

陳獨秀著作選編

第六卷

音韻學文字學卷

主編　任建樹
副主編　李銀德　邵華

上海人民出版社

陳獨秀著作選編

第六卷

音韻學文字學卷

主　編　任建樹
副主編　李銀德　邵　華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独秀著作选编/任建树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ISBN 978-7-208-08141-3

Ⅰ．陈…　Ⅱ．任…　Ⅲ．陈独秀（1880～1942）—著作—简介　Ⅳ．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49958号

总 策 划　陆宗寅
责任编辑　孙　瑜　毛志辉
封面设计　甘晓培
技术编辑　伍贻晴

陈独秀著作选编
任建树 主编　李银德 邵　华 副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635×965　1/16　印张197.25　字数2,770,000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250
ISBN 978-7-208-08141-3/Z·174
定价 298.00元
（全六册）

編輯説明

陳獨秀的一生除參加革命工作外，其餘的精力和時間大多花在研究音韻學和文字學方面，他是這方面的專家，有很高的造詣，留下很多著作。我們卻限於篇幅，同時又鑒於二〇〇一年中華書局已出版了《陳獨秀音韻學論文集》，因此編入本書的音韻學著作只有《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連語類編》以及與魏建功來往書信和《表》。這一部分是録自何之瑜編的《獨秀叢著總目》一書。文字學方面的是《小學識字教本》及致臺靜農手迹信，和陳立夫、陳可忠等人的信。這些信都選自《臺靜農先生珍藏書札》。關於《小學識字教本》則須要多寫幾句。

《小學識字教本》是陳獨秀在南京獄中所著《識字初階》未完成之續作。上篇字根及半字根部分，早經完成，下篇尚待續寫，不料當寫至「抛」字時竟成絶筆。

《小學識字教本》書稿由當時國立編譯館油印五十册分贈專家。梁實秋亦分得一册，十分珍愛與讚賞。日後帶往臺灣。但油印稿「磨損蛀蝕，恐難保存久遠」。於是「請專人逐頁以毛筆將模糊之處細心描過」，然後影印五百册，但效果仍不見好。於是再請人「費時十個月將全稿重描，使各頁清晰無誤」。梁已將《小學識字教本》書名改作《文字新詮》，並隱去作者陳獨秀的姓名及其《自叙》，代以他寫的《序》，於一九七一年由臺灣語文研究中心影印出版。（以上引文均見梁實秋寫的《序》）梁私下對友人説這是陳獨秀的遺作。他所以那樣做實有不得已的苦衷。現據《文字新詮》本，將梁所改换的書名與隱去作者的姓名及叙，一律復原，編入本卷。爲了專家學者研究的便利，我們將陳獨秀的音韻學、文字學的著作的目録附後。

目録

音韻學

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一
同魏建功來往書信十餘件……七四
連語類編……八九
表……一四二

文字學

小學識字教本……一四三
致臺靜農手迹信及同陳立夫、陳可忠來往信……五五二
附：文字學音韻學著作目録一覽……六一四

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

一　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

魏序

夷考中國音韻之學，有反切之表音，乃至有等韻經緯聲韻調之圖攝，其於分析語文音讀至明且顯，徒以表音工具爲囫圇不可分化之形體，時移地轉，轇轕至無以瞭曉；學者復尊華攘夷，以其法乎天竺，聲明轉唱，棄若敝屣，鄙不置論；寖假流傳於荒寺老僧，窮鄉學究之口，玄談繳繞，沉淪煙瘴，神奇歸於腐朽，極天下滑稽之大觀！於是侈言「今音」「古音」「等音」三大部者出矣。殊不知中古韻書之興，本源反切歸納文字，等音之書挈其全書之綱領，並行不悖，所謂合之雙美，離之兩傷者也。即由韻書上考古音（「古音」正義應指現代音以前各時代音之沿革），自資料之搜比論證言，固屬考據，而其所以爲考據之準則，何莫非等音之事乎？昔休寧戴東原論崑山顧寧人考古之功多，而審音之功少，蓋得之矣。戴氏初與婺源江慎修商略古韻標準（江氏四聲切韻表當是同時並作之書），後自著聲韻考，皆可見其重審音也。自餘言古音者，多詳於部類分合，至金壇段若膺能見之、脂、支三部之分於資料中，而不能說其音理上之所以不合，其最著也（歙江晉三亦以等韻說古音，蓋爲徽州學者之特別表現也）。戴開論音之端，段定分部

之局，曲阜孔撝約明用戴氏所立「陰」「陽」之名，高郵王懷祖踵訂段氏所分「平」「上」「去」「入」之譜（王氏古韻譜稿藏國立北京大學，爲明析古音四聲第一人）。王氏不以古音研究著於世，獨孔氏書下衍，發餘杭章太炎成均圖對轉之風，大行海内者數十年；蘄春黄季剛爲之補充，列「陰」「陽」「入」三部相對之序。諸君者，戴氏以等音排列部類，寓説音於立名，章氏著二十三部音準以言其古韻音讀，黄氏亦有説在其音略中，而世之論古音者，類能用其矩矱著書立説，古音之學炳焉大明，壹若别出乎「等音」與「今音」。先師吴興錢玄同先生講説音韻沿革，始用近代西洋文字略言「陰」「陽」「入」韻收聲之别（見文字學音篇）；又有廣韻韻類合併爲二十二攝表，與戴氏聲韻考用意相同，見文字學音篇，後以其出自演繹，置而不用；晚年撰「古韻二十八部音值之構擬」，更取「國際音標」及「注音符號」爲之標識，蓋以近年語音學及語言學之輸入而有作也。時西方漢學家瑞典高本漢（B. Karlgren）治中國音韻學，以廣韻反切及等韻系統爲資料，參考方音若干種，論定隋代聲韻系統，進而取段王所分古韻部，由隋音上推周秦古音（高氏稱隋代爲古音，周秦爲上古音），其法加密於中土諸賢，國中學者亦多能用其方術，古音之學似復會於「今音」「等音」。此所論音值，「陰」「陽」「入」固屬於音素，爲一要事，「平」「上」「去」「入」别屬於音調者，亦於聲韻交錯影響上尋其踪跡，又爲一要事。向者音素之「入」與音調之「入」，爲六朝切韻所混淆不能辨，得釐劃如指於掌，一救段若膺以來言古音者所坐之失，庶幾豁然開朗，别出一境地與？

竊謂今後談説古音所用工具及方法，舍語音學及語言學必無勝義表見，實亦所謂「等音」「今音」「古音」三部不可分離，而後如戴氏所倡「考古」「審音」二者兼美也。例如一入聲問題，前悟者循取故名不爲剖分，後學迷惘不敢變易，滋謬誤而不可解，蘊没故實，層纍滯積，自有古音學研究以來，即如雲翳蔽日，皆在模糊影響之中，不有語音學及語言學之觀念，將何以明「音素」「音調」之别乎？顧寧人全重考據，得古音入聲歸於陰聲之結果。以語音實例言，是古代音系正如今國音系統也；此爲音素上韻讀情形，至於音調之辨，寧人則逕以「四聲一貫」之説了之。蓋其所以如此簡易言者，大抵所據資料中現象不足以别音調界劃之嚴也；取後衍之唐韻（顧氏言唐韻即切韻實是廣韻材

料）系統反求古音，自不少爲時代增減之事實，然其界劃寬嚴處，消息亦正出於其中，嚴於唐韻者固即其本跡，而寬於唐韻者亦未嘗非其本跡。今國語區中通俗韻轍固不以四聲分協，而四聲之界不泯也，以此喻彼，謂古人協韻爲「四聲一貫」未嘗不可，論古人語音爲「四聲一貫」實有未可（實際四聲非六朝新刱，乃漢語本然，六朝江左文人爲之立名耳）。江慎修似已明此理。段若膺能道四聲古今不同，蓋亦基於古音不同於今音之觀念，惜不能辨音素與音調之別，而混謂周秦漢初無去，魏晉以下始大備云云。（世乃有從而考訂古無上聲者，尤可怪也！）余謂段氏「古四聲不同今韻」一語，乃一絶好古音研究題目，尚未得人致力。亡友北平白滌洲著「北音入聲演變考」，取元明以至現代北音入聲分配平上去三聲之現象整理，而知今國音所分入「陰平」「陽平」「上」「去」中之入聲字，與聲類有相應之條例；（其例如下：一、邦，非，端，知，見，精，照，七母入陽平；二、滂，敷，透，徹，溪，清，穿，七母入去；三、並，奉，定，澄，羣，從，牀，七母入陽平；四、明，微，泥，娘，疑，五母入去；五、心，審，曉，三母入去；六、邪，禪，匣，三母入陽平；七、影，喻，來，日，四母入去；八、上列一、二、五三類有入上者；九、各類又有入陰平者。入上之例，爲元代讀音之遺痕，入陰平之例，爲近代新趨勢。）他如今音宋以來濁聲母之上聲調字讀歸去聲，亦音韻史之明例；以此喻彼，則於聲類韻部整理以外，音調之當研析，彰彰明矣。海寧王靜安於近代古文史學貢獻極大，所爲「五聲説」（見觀堂集林）謂：『錯綜戴孔段王江五家之説，而得其會通，無絲毫獨見參於其間』，實頗自得，其言曰：『余則謂陽聲自爲一類，有平而無上、去、入。今韻於此類之字，讀爲上、去者，皆平聲之音變；而此類之平聲，又與陰聲之平聲性質絶異。如謂陰類之平爲平聲，則此類不可不別立一名。陽聲一，與陰聲平、上、去、入四，乃三代秦漢間之五聲。此説本諸音理，徵諸周、秦、漢初人之用韻，求諸文字之形聲，無不脗合。』此就考據所分類目壹若成理，而不悟「陽」「陰」（入依舊説歸於陰。）之分自爲一事，「陽」之「平」與「陰」之「平」何得爲二事？果精密而分之，或者以爲調值上有不同，則「陽」之分類何可逕定爲「平」（前人皆已併爲平）？而「陰」之分類又何可混合爲「平」「上」「去」「入」四類也？「陰」之與「入」先當分之，如「陽」之與「陰」分；次則「陰」之「平」當分二，一爲純陰聲者，一爲與入聲通協者（極

少)；「陰」之「上」當分二，一爲純陰聲者，一爲與入聲通協者；「陰」之「去」當分二，一爲純陰聲者，一爲與入聲通協者；如是陰入協者得「平」「上」「去」三類，又於「入」分二，一爲純入聲者，一爲與陰通協者；試以段氏十七部爲例，大齊當假定爲十類，庶於音理與例徵兩相脗合。(十類者：甲、陽聲平上去，在段之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諸部；乙、陰聲平上去，在段之一、二、三、五、十五、十七諸部；丙、陰聲平上，在段之四部；丁、陰聲平，在段之十六部；戊、入聲入，在段之七、八兩部；己、入聲平上去入，在段之一、三、五、十五諸部；庚、陰入協聲平上去入，在段之一、三、五、十六諸部；辛、陰入協聲去入，在段之十二、十六兩部；壬、陰入協聲平，在段之二部；癸、陰入協聲上去入，在段之十五部。由此甲癸十類，再合聲韻分配關係，方可論斷何者爲有，何者爲無，而必下接中古及現代。)王氏之錯綜會通，適足示余説之論古音必當以語音學及語言學工具方法爲宗之不謬，且更昭古音研究之成績於韻部分合討論已臻峯極，而於聲類調類分配之關係仍付闕如也。(語音變遷至爲繁賾，聲韻交互影響之理，已爲學人共喻而常道，然尚未有應用於古音研究者，調更無論矣。)

高本漢論我古音之作，嘗道及韻因調變之例。大致言入聲因降調而失聲附，入於去聲，然於上古音詩經中平入協韻之例則不爾，别擬其平有聲附爲濁母；去入協韻之例去有聲附爲清母降調，其他古音之調類並未論及。高氏之論據，自其隋代音系上溯於古音陰平與入通協，有所構擬，實取段(若膺)王(懷祖)分部爲資料。而依資料之現象以爲説焉；故如段氏第一部與第六部之例，高氏於其「詩經研究」中，列爲四表；一陽聲(段第六部)，二純入聲(段第一部之入)，三陰入聲相協者(段第一部中入與平上去協韻者)，四陰聲(段第一部之平及上)；陽聲爲-ŋ聲附，純入聲爲-k聲附，陰入聲相協者，及陰聲皆假定爲*-g聲附(其他各類定爲*-d *-b *-r)，壹若古音家所謂陰聲者，古初皆爲别種塞聲之入聲，後來遺失而成陰聲，而陰聲無聲附之韻反爲中國古語中所不見矣！(陰入無通協例者，段表僅一第十七部。高僅有三類構擬爲陰聲。)高氏且更由其構擬而著爲中國語詞義類之分族研究(張世禄譯稱漢語詞類)，亦已自陳未及注意古語音調，將另爲文以論之云(見張譯本一〇四頁)。此所謂「漢語詞類」之研究，以有聲附

之韻尾爲類三：-ŋ，-k，-g 爲一類；-m，-p，-b 爲一類；-n，-t，-d，-r 爲一類；與（一）k-，k'-，g-，g'-，ŋ-，x-；（二）t-，t'-，d-，d'-，t̂-，t̂'-，d̂-，d̂'-，ts-，ts'-，dz-，dz'-，tṣ-，tṣ'-，dẓ-，dẓ'-，ś-，s-，z-，ṣ-；（三）n-，ń-，l-；（四）p-，p'-，b'-，m-；（古複聲母高氏略指其例，認作事屬冒險，而不詳列其類，後文論之。）四類聲母相經緯，成（一）k—ŋ，（二）t—ŋ，（三）n—ŋ，（四）p—ŋ，（五）k—n，（六）t—n，（七）n—n，（八）p—n，（九）k—m，（十）t—m，n—m，p—m，十表，於此十表得中國語言上義類轉換之法則。轉換之法則分屬「韻之聲附」，「聲」，「韻呼」，及「韻」四部分。韻之聲附轉換法則得三類：ŋ—k—g 一也，ŋ—t—d—r 二也，m—p—b 三也。聲之轉換法則得主要者二事：不送氣清母與送氣濁母相轉換一也，送氣清母與送氣濁母相轉換二也。韻呼之轉換法則，開齊合撮（高訂之○余稱之爲開，i ǐ 余稱爲齊，u w 稱爲合，iu̯ iw 稱爲撮），錯綜得九類，而以開齊轉換爲基本方法。韻之轉換法則，合同一元音之變異及不同元音者凡二十四類（此多爲高氏本人之假定）。匯合四部分之法則，自韻與聲附集合之轉換賅括爲十三例。考其術與昔賢之言音轉初無二致，即如聲附之轉換例實陽入陰對轉之排列，其他數事言音韻訓詁者屢道不一道，特多片零斷碎，未嘗櫽括成書；有之，則戴東原「轉語」之規模，章太炎「文始」之系統，足以敵當。章氏固開近世中國語言文字學之端緒，首言義類之語根矣，終不能如高書易爲人識曰：「由古音韻學轉入古語言學」也，實至奇事！試念高氏遺置「複聲母」（章太炎有「古雙聲說」而未能大其用）「音調」兩大問題而論證古語詞類轉換之法則，視戴段王章以來所勝者何在？余乃深究其所以，無他，蓋仍不出工具方法之利用語音學及語言學基礎而窮探聲音之究竟耳。

古音研究自爲古語探討之工作，理至明淺，其問題之繁多又非一言可盡，自來諸家以及今日學者於語言之整理要皆失於爲個體字音所剮割；文始也，漢語詞類也，皆中國語言讀音之彝鼎也！余不敏，安昧之見，以謂古音研究至章而不得不活用於語文之整理，章以後爲之補苴者不在守框格以爲填嵌，當別從語言之形式尋求其面目。例如古聲母之複合，即其一事。高氏取我諧聲字論複聲，資料不足，輒爲閣置。且「漢語詞類」不取廣韻、集韻、爾雅、蒼

頡篇、方言、説文解字、廣雅中一切語詞，甚至謂「不能接收」，以爲非最普通語言中流行者也。蓋高之運用資料必轉假吾人之整理，見知當不全同於我日常造次習用者，然未可以其所蔽没其所察也。（前年高氏又有新著Grammata Seirea，則已改變舊觀，三十四年，建功註。）至若聞風嚮慕，執其策而不能跬步自行，則崇高後車何異於戴章前轍乎？此余所以主張古音研究之資料當再增多於前人，而向來結果尤宜重爲檢討，如諧聲系統今必參合古文字學爲之校覈，更加斷代剖析是也。戴東原程易疇王懷祖所啓發之「轉語」研究，有能繼作則必可觀。所謂「轉語」，亦稱「連語」若「連綿詞」，其音例尚未有大著述。（王懷祖有「疊韻轉語」稿，例不甚多，未成書也。）連綿詞音之形式有雙聲，有疊韻，有非雙聲疊韻者，非雙聲疊韻者往往可以與雙聲或疊韻者證驗，於字與字間音之同異離合，及義類語根之條理，皆足發明，且尤有助於近時趨向之漢藏語系比較研究。

十年前余寫「古音系研究」一書，意在擎舉斯學總總問題（或以未有若何解決爲憾，是未識余意耳。）蘄向於中國語言學之新建設，已發此説，更歷喪亂，倥偬保命，碌碌未有所成，蓋所知加廣，所見愈複，所可爲者更多，而所能爲者彌少矣；況身不欲爲學專絶於己，往往好作淺説爲泛衆貢知識，輒醜恥剽竊炫夸之行也。去年來國立編譯館，既得讀懷寧陳仲甫先生「小學識字教本」稿，讚歎歡喜以爲自有古文字資料以來，文字學家趨末棄本，抱殘守闕，兩無裨補之失，俄然掃空，因有問疑，獲加命提。先生不棄譾陋，更以所爲「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寄余讀之。余惟先生實爲檢討向來古音分部結果而有此作，其要旨具詳自序，鋭思精斷，非依違章高者所可夢想。古音之分部，余嘗究心，初以段氏有「十七部合用類分表」一變顧江因依分合廣韻先後爲次第之法，而以所見合韻之現象爲之排比，下逮章黄人自爲叙，莫知適從，故頗疑焉；且見陰陽入之異類常相涉，同類又常相混，以爲自其通而當合也似可不必分，請益於先師錢先生。先生始以余言凝思而疑然，繼則以爲不然；部類之分爲其大異而設，相涉相混者乃大異中之小同，大小之辨，不可不察。余又進而曰：「然則分其所必不可合，而合其所常混涉以另分之將何如？」先生曰：「善，顧其繁瑣破碎將有不足表徵者耳。」因相與泛論時地縱横分理詩書古籍韻文之最目，已録於古音系研究書中，

荒落因循，莫報師命；「古陰陽入三聲考」則在其前時草率之作有待芟正。今讀仲甫先生序，乃有如出諸己口者，是又覺余業之不當廢。抗戰以來先師病留北平，侘傺寂寞而歿，昔者躑躅東安市場書攤搜購「實庵字說」（仲甫先生發表於東方雜誌中文字），走余書齋喜相告示，情景猶如昨日。今先生亦老矣，避兵入蜀，盡失藏書於故鄉，重以母姊骨肉之喪，雖在病苦，不廢著作，小學識字教本與此三聲互用例表而外，尚有多篇，惜先師皆不得見已！

余於「古陰陽入三聲考」中，取段表陰聲上聲之獨分者別列之；後先師訂古韻部曾於黄氏二十八部以外加五部，爲三十三部，晚論古音韻值又用二十八部，雖已示審音之準則；或人尚有不愜其爲説之簡，未若海外高氏之條縷闇闡者。夫切韻反切系統之紀録，本漢魏以下古今南北之綜和，分韻乃多，存其面目固可一一構擬，藉明所以分之理，其先後時代之客觀現象皆不相侔，強不相侔之事實爲相貫之解釋，庸非「強作解人」？其所得詳，是先生所謂「鑿孔栽鬚」也。向以先師爲過簡者，諒亦如憾鬚稀邪？今讀先生作表，於資料分析之揭櫫「古人無用聲附爲韻，聲附不同且亦爲韻」之義，專主以韻讀訂類，得毋有憾其孔少者乎？善察秋毫，短視輿薪，是亦專家之蔽耳。

古音分部方法，自戴氏之九類二十五部，段氏之六類十七部，乃有「類」以攝「部」。戴氏之「類」似以韻母爲主，陰陽入隨韻讀而貫系，段氏之「類」則以聲附爲主，陰陽入依聲附以分別。段氏之類無論矣；戴氏第一類兩陰一入，第八九類一陽一入，於音理不可説，且謂一類皆收喉音，二三四五類皆收鼻音，六七類皆收舌齒音，八九類皆收脣音，似又視陰聲爲有收音（即聲附）者矣！「陰」「陽」「入」之界説，當戴之時，猶未昭明，故不免於模棱。即脣聲附之「陽」「入」韻，自來各家亦如戴所分無「陰」相當，其實侵、緝、覃、盍於脣聲附之前皆當有同讀之陰韻，理至明淺。循是以往，排比考證資料壹似向來對轉系統爲至當不易，深長思之，其疏漏實至大而不爲人覺。此亦先生所謂察及秋毫而不見輿薪之又一端也。先生此表綜計四類十系五十韻；陰四以開、齊、合分爲十；陽以脣、舌頭、舌根、聲附分爲二十，入如陽之數；所以分合之準則，壹依資料表現之自然，而分分合合，與戴氏法近而不盡同（戴言平者，今分入陰陽，去屬陰，入則仍爲入。今第一類當戴一、五、七、八、九，第二類當戴三、四、一、五、八、九，第三類當戴二、六、

八，第四類當戴八、二）。「考古」「審音」，不相蔽壅。余所爲古陰陽入三聲考，韻類系列皆以陰韻絜領貫聯陽入，與先生說合，其即以爲可教而命之序耶？

余所能言者盡此，爰爲比列類次，而告學者：此實懷寧陳先生古韻分部系統也。

第一類[a]

第一系　陰[a]歌支魚模麻佳皆祭泰夬……（1）

陽[an]寒元删山仙……（1）……入[at]曷月薛黠鎋

陽[aŋ]唐庚……（2）……入[ak]鐸陌麥昔

陽[am]侵覃談咸銜……（3）……入[ap]緝合盍洽

第二系　陰[ia]支脂齊佳祭……（2）

陽[ian]先仙真……（4）……入[iat]屑薛質

陽[iaŋ]耕清青……（5）……入[iak]陌昔錫

陽[iam]侵鹽添嚴……（6）……入[iap]緝葉怗業洽

第三系　陰[ua]戈支佳皆模祭泰夬廢……（3）

陽[uan]桓元删山仙……（7）……入[uat]末月黠鎋薛

第二類[ɔ]

第四系　陰[ɔ]肴豪尤侯魚虞模歌麻……（4）

陽[ɔŋ]江東冬鍾陽唐庚耕清……（8）……入[ɔk]覺屋沃燭藥鐸陌麥黄

陽[ɔm]侵覃談鹽銜……（9）……入[ɔp]緝合盍狎

第五系　陰[iɔ]蕭宵尤幽魚麻……（5）

陽[iɔŋ]陽庚清青……(10)……入[iɔk]藥陌昔錫

陽[iɔm]侵鹽……(11)……入[iɔp]葉業

第六系　陰[uɔ]虞模戈麻……(6)

陽[uɔŋ]陽唐東鍾……(12)……入[uɔk]藥鐸陌麥屋燭

陽[uɔm]凡……(13)……入[uɔp]乏

第三類[i]

第七系　陰[i]脂微齊……(7)

陽[in]真臻欣先……(14)……入[it]質櫛迄屑

陽[im]侵添……(15)……入[ip]緝帖

第八系　陰[oi]之咍脂皆灰尤侯虞……(8)

陽[oin]真臻……(16)……入[oit]術櫛物沒屑

陽[oiŋ]蒸登東鍾……(17)……入[oik]職德麥屋沃

陽[oim]侵……(18)……入[oip]緝

第九系　陰[ui]微脂齊皆灰……(9)

陽[uin]諄文魂……(19)……入[uit]術質物沒屑

第四類[u]

第十系　陰[u]虞侯……(10)

陽[uŋ]東鍾……(20)……入[uk]屋燭

先生所由發明不過陰陽入互用一事，已大改前人陳陳相因之觀，學者儻亦深韙余言古音研究所當新闢之途逕

乎？然則歷禩之醯葅語文面目，將由是而知有以變彎鼎爲丹竈，煉真還原邪？理有至近淺百世不能明者，學有至幽深一語無足奇者，衆共鹵莽，大道所以艱難也。老聃有言：「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如臯魏建功謹序，三十年十月十五日成于四川江津中白沙黑石山。

自序

數百年來，言古韻者衆矣，惟顧戴二氏爲傑出，餘則承其流以補綴之而已，或至失其勝義而襲其紕繆且加甚焉。顧氏之前，鄭庠總廣韻二百六韻爲六部，陳第確定古音不同今音，非協音，非合韻，非古人韻緩之説，誠如段玉裁所稱：鳳鳴高岡，而啁噍之喙盡息也；而於廣韻之支、尤、麻、庚各韻均分爲二，則自顧氏始也。顧之後，江永繼之，進而虞、侯、先、蕭、宵、肴、豪、覃、談、鹽亦分爲二；江晉三更進而灰、尤、屋、覺、錫、支、先、真，均分爲三焉；可謂以次加密矣，然不知東、脂、麻且可分爲四也。知廣韻之數韻可合爲一部，而不知廣韻之一韻可分隸數部，則於古韻非協非合之故，仍不可以爬梳，此合韻、旁轉、至隊獨立、諸説之所由起也。段玉裁明知古韻文有不合於彼所分十七部者，仍以古合韻解之，明知古音尤讀怡，牛讀疑，丘讀欺，今音轉尤，而其第一部只舉陸韻之、咍而不及尤，於是十七部所收之字，△（古本音之標識）〇（古合韻之標識）滿紙矣；有江晉三「最近之部爲通韻，隔一部爲合韻」説，章太炎「旁轉」「隔越轉」之説乃出矣；（韻母旁轉隔越轉之説，與聲母類隔説，可稱雙生子。）此皆不達顧氏分韻之精義，而强爲之辭也。自鄭庠六部至章太炎二十二部，後者皆自謂視前加密，實則五十步百步間耳。鄭庠六部，陰陽各三，入承陽，與廣韻同；顧氏十部，陰四陽六，入三承陰，一承陽（侵覃以下九韻）；自是厥後，分部遞增，而得失參半（江永十三部，分顧氏第四部爲真、元等兩部，分顧氏第十部爲侵、覃等兩部，皆是也，分顧氏第三部爲魚、侯等兩部，分顧氏第五部爲蕭、尤等兩部，則非矣。段玉裁十七部，分顧氏第二部爲之、脂、支三部，是也；分顧氏第三部爲魚、

麻、侯等三部，分顧氏第五部爲蕭、尤等兩部則非矣，江氏既分真、元； 段氏又分真、諄爲兩部，意在開合分立，不使雜厠，善矣。 而嚴、凡不分，寒、桓不分，歌、戈不分，則何耶？ 古韻分部至段氏已大定，段後實際無所增加，其有增加者，王懷祖之至、祭、盍、緝、四韻獨立，江晉三之祭、葉、緝三部獨立，劉申受之錫、職、屋、藥、陌、末、質、緝八韻獨立，章太炎之泰、隊、質、緝、盍、五部獨立，皆無理取鬧耳； 循此以往，二百六韻將無不可獨立也），其陰陽平列，入聲承陰，則大率一致。（江永以質等承真等，以月等承元等，以緝合等承侵覃等，則稍異焉。 段氏亦以緝合承侵覃，以質屑承真先； 且取異平同入説，謂陸韻以職、德配蒸、登； 以屋、沃、燭、覺配東、冬、鍾、江； 以藥、鐸配陽、唐； 不爲無見，而自作韻表，則仍不採用。 孔撝約江晉三則并葉、緝亦不承侵、談； 於入聲承陰不承陽之説，視顧、段尤爲登峯造極矣。）攷諸發音學，陰韻加鼻聲附（ŋ，n，m），則氣流改由鼻出而成陽聲加塞聲附（k、t、p）則氣流因閉塞而促成入聲，陰韻理可總攝陽入也。 若主陰陽入三者平列，各不相承，於音理固乖，而其立説自身之形式，尚可強謂之通； 倘謂陰陽可平列，入衹可承陽或承陰，則皆不可通矣。 以陰聲總攝陽入，依鄭庠古韻只分三部，依顧氏只分四部，江永氏只分五部，段氏亦只八部而已（之咍一部，蕭宵肴豪一部，尤幽一部，侯一部，魚虞模一部，脂微齊皆灰一部，支佳一部，歌戈麻一部）； 若陰陽入三者皆平列，依段氏音表，陰聲八，陽聲九，入聲八，則爲二十五，若依王懷祖、江晉三、劉申受、章太炎輩，不惟入聲，即陰聲之去亦有獨立者，段玉裁於若干部陰聲之上，亦有獨立傾向，則古韻分部，可增至無已時，故余以爲用陰陽平列法以分古韻，則所謂視前加密者，乃察及秋毫而不見輿薪，其疏密蓋難言之矣。 清初潘耒之「類音」雖已有異平同入之説； 江永之「四聲切韻」，雖以入聲六部兼承陰陽，已導陰陽入互通説之先河； 然戴震總古音二十五部爲九類，每類大率陰陽入混合爲一（惟第一類無陽聲，不及江永以曷兼承歌泰寒； 第八第九類無陰聲，不及其後學孔撝約「詩聲類」侵覃與宵類互收説，嚴鐵橋「説文聲類」侵談與幽宵對轉説）； 且每類標音及目次均不沿用切韻廣韻之謬，而以影母字標音，以喉、鼻、舌、脣、定目次者，則自戴氏始也。 戴之後，用戴説者蓋寡，發揮而正其缺誤者，益無聞焉。 孔撝約嚴鐵橋明定陰陽對轉之例，固足多矣。 而以入聲隸陰，猶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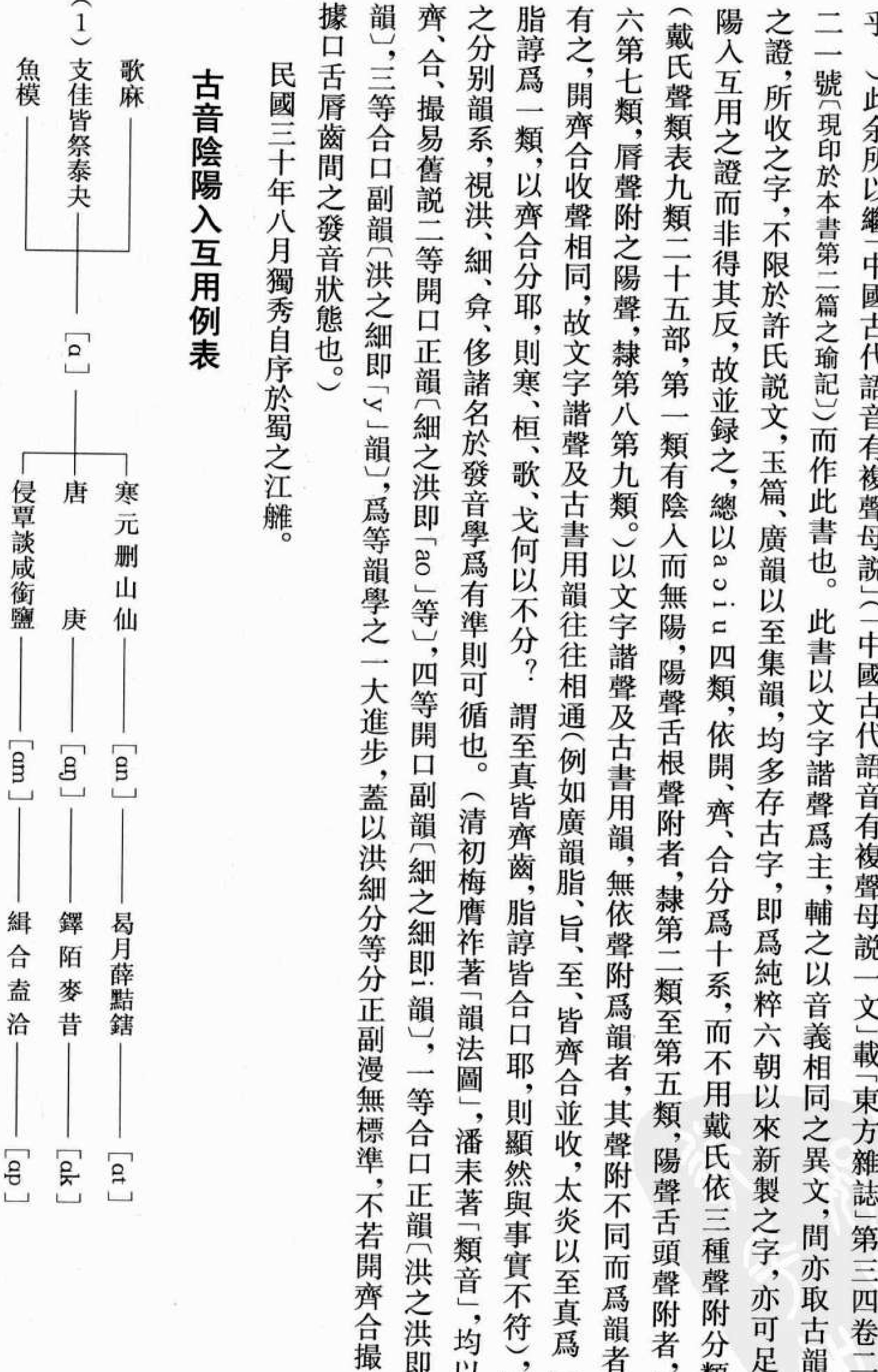
於顧説，且對轉之名亦含混易滋謬論，以其爲當時互用或異時轉變，不可知也； 章太炎益盛用陰陽對轉之説，而於異平同入，仍依違其詞（章氏既盛稱江戴以陰陽二聲同配一入之法，而又只認陰入相轉，於陽入相轉者則謂：「谷聲爲容，束聲爲竦，屮聲爲蚩，易聲爲錫，黄聲爲蟥，昷聲爲殟，兀讀如夐，芛讀如聿，此皆對轉變聲，非其相麗」，其矛盾如此，皆由於未就江戴二家之説而深思之也）； 段玉裁則並陰陽對轉之説亦不採用，復籠統襲用廣韻韻目不加離析，是乃棄顧戴之精英而取其糟粕者也。 余爲此書，乃兼採顧戴二家之長，冶於一爐，蓋切韻廣韻大率用魏晉以後之音，若不加以離析，於古韻不能合也； 既離析矣，而不明古音陰陽入相通互用之理，於文字諧聲及古書用韻仍多扞隔而不能通焉。（不知陰陽入相通互用之理，匪獨於文字諧聲及古書韻文多音讀難通，即於近代方音亦往往費解也。 例如： 宋元人之我每，今作我們； 河南山東一帶，門讀如眉； 四川及安徽若干處，謀讀如蒙； 淮河流域，觀讀如歌，丸讀如俄，安徽讀張如查； 北平讀數字之兩爲Lia，你字敬語爲您，他字敬語讀如灘，栅欄讀爲sala，北方咱字讀tza，或tzaŋ，打字北方讀ta，上海一帶讀toŋ，湖北讀母如猛； 萆麻子之萆，四川讀如賓； 那字紹興讀如罕，四川讀如朗； 此陰陽之相通也。 拉字今陰入並讀； 安慶言到底曰到篤； 此陰入之相通也。 湖北讀目、木皆如夢； 擴字自宋至今皆讀曠廓二音，此陽入之相通也。）言古韻而不明陰陽入互用之理，謬見遂至横生； 顧氏明知「詩三百篇中亦往往用入聲之字，其入與入爲韻者什之七，入與平上去爲韻者什之三」； 而不解此什之三陰陽入相通互用之理，乃創爲「入爲閏聲」「入聲可轉爲三聲」説，以釋其疑滯，其後遂衍爲古無入聲之説焉； 反之段氏則創爲「周秦漢初之文有平上入而無去」之説，以解釋古文陰陽入相諧之祕（段氏論古音有入無去之言曰：「不明乎古四聲，則於古諧聲不能通，如李陽冰校説文，於臯字曰自非聲； 徐鉉於裔字曰冏非聲，是也； 於古假借轉注尤不能通，如卒於畢郢之郢，本桯字之假借，顛沛之沛，本跋字之假借，而學者罕知，是也。」此可知段氏古入聲爲去説，乃爲古文諧聲假借往往陰陽入相通而設也； 不知古音陰陽入本互用，無勞無入或無去之解釋），且進而立「古平上爲一類，去入爲一類，上與平一也，去與入一也」之説，此承沈約以來之繆誤，使音素微別之陰陽入與音素相同只音勢不同之平上去（每一

音素相同即同一聲韻之字音，出口後，音勢向上揚則成爲上聲，平出則成爲平聲，向下沈則成去聲，凡陰陽入之字，皆可讀成此三種音調，聽感雖微有不同，不與因聲附而影響於音素之陰陽入爲倫類），纏夾爲一談，斯真胡越一家，老韓同傳矣； 晚近外國人治中國古音者，又創爲入聲二種之説，其一爲純粹入聲，其一則爲與陰聲相通之入聲，此紛紛者，皆以不明陰陽入雖以聲附而別，其韻母相同者，古音本自相通互用，不勞此等鑿孔栽鬚之創見爲之釋疑解惑也。 世界各民族語音皆有陰陽入（例如英語： 媽媽Mamma 讀陰聲； 人曰Man 讀陽聲； 瘋顛曰Mad 讀入聲），今日中國語亦然，何獨疑古音無入聲耶？ 謂古音不分平上去，或有之，既謂有平上矣，何獨謂其無去？ 若夫入聲二種，何以分之？ 謂音素無別耶？ 是爲逞臆之談，謂音素有別耶？ 則何以別之？ 謂以塞聲附之清濁分爲二種耶？ 驗之今日閩粵入聲，其語尾各塞聲皆只讀前流而無後流（陽聲收聲之鼻聲〔ŋ n m〕亦如此），前流固無清音k、t、p，與濁音g、d、b，之分也。 或謂古音入聲語尾，讀若歐語中無韻收聲之塞聲及今日中國通語帽子鞋子卓子架子之「子」字，乃輕微之全音，與閩粵入聲但讀前流者異。 然吾人應知凡輕微音皆有清而無濁，故歐語語尾之爲單純g、d、b者，其音讀仍爲輕微之k、t、p或無音，讀濁音者必以韻母收聲，成爲獨立一音節而非入聲語尾矣； 良以濁音之所以異於清音，因其發音時氣流必震動音帶而成樂音，與韻自然結合不可分也。 若謂入聲有二，亦如陰陽聲之有平上去三聲； 驗之粵語，入聲且有三，律呂十二聲，細分之且有八十餘聲，樂音重在急徐高下，不顯聲韻，與語言異趣，是以音勢與音素相夾纏，無有是處； 且以音勢破聲附之閑，亦未見輕重失衡，冠履倒置也。 近代治文字學者，喜以古音説古義，此術善矣； 然欲明古音，首宜瞭知古音有複聲母及古韻陰陽入互用之理，否則依守温字母以言古聲，依廣韻以言古韻，則所謂古音者，乃六朝以後之古音耳，非周漢之古音也； 若夫妄人以今音濫用一聲之轉以言古音古義者，更無足論矣。（以聲韻相錯綜，其同音異義之字，尚不知凡幾，況僅只聲母相同，如何一轉而定其同義乎？ 以古音校守温字母，去知、徹、澄、娘、非、敷、奉、微、照、穿、牀、審、禪、曉、喻、日十六母，古音聲母不過二十，謂二十音盡一切義可乎不可？ 王氏「一聲之轉」説，本自不能以之推求古義，況以今音濫用之

乎？）此余所以繼「中國古代語音有複聲母説」（「中國古代語音有複聲母説一文」載「東方雜誌」第三四卷二〇及二一號〔現印於本書第二篇之瑜記〕）而作此書也。此書以文字諧聲爲主，輔之以音義相同之異文，間亦取古韻文爲之證，所收之字，不限於許氏説文，玉篇、廣韻以至集韻，均多存古字，即爲純粹六朝以來新製之字，亦可足成陰陽入互用之證而非得其反，故並録之，總以a ɔ i u四類，依開、齊、合分爲十系，而不用戴氏依三種聲附分類法，（戴氏聲類表九類二十五部，第一類有陰入而無陽，陽聲舌根聲附者，隸第二類至第五類，陽聲舌頭聲附者，隸第六第七類，脣聲附之陽聲，隸第八第九類。）以文字諧聲及古書用韻，無依聲附爲韻者，其聲附不同而爲韻者且多有之，開齊合收聲相同，故文字諧聲及古書用韻往往相通（例如廣韻脂、旨、至、皆齊合並收，太炎以至真爲一類，脂諄爲一類，以齊合分耶，則寒、桓、歌、戈何以不分？謂至真皆齊齒，脂諄皆合口耶，則顯然與事實不符），而以之分別韻系，視洪、細、弇、侈諸名於發音學爲有準則可循也。（清初梅膺祚著「韻法圖」，潘耒著「類音」，均以開、齊、合、撮易舊説二等開口正韻〔細之洪即「ao」等〕，四等開口副韻〔細之細即i韻〕，一等合口正韻〔洪之洪即「u」韻〕，三等合口副韻〔洪之細即「y」韻〕，爲等韻學之一大進步，蓋以洪細分等分正副漫無標準，不若開齊合撮之依據口舌脣齒間之發音狀態也。）

民國三十年八月獨秀自序於蜀之江離。

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



出宿于干◎（寒韻）

飲餞于言◎（元韻）

載脂載舝◎（鎋韻）

還車言邁◎（夬韻）

遄臻于衛◎（祭韻）

不瑕有害◎（泰韻）

我思肥泉◎（仙韻）

茲之永歎◎（寒韻）

——詩邶風泉水之三章

陰	陽	入
踏鄌（歌） 廣韻歌韻鄌下注云：或作鄼，漢書地理志沛郡有鄼縣，莽曰贊治；應劭曰：音嵯；師古曰：此縣本爲鄌。應音是也。	先兟簪（侵）譖（沁）賛鄼囋（翰）趲（旱） 廣韻云：賛說文本作贊。今本說文譌作賛，隸又或作賛。	鄼噆䠞（合）囋（曷）
且（魚、馬）蛆（魚）	駔（蕩）	蛆（曷）
犧戲（支）獻莎娑（歌）沙（麻）	虖獻（願）巘（阮）讞甗（獮）甗（元、線）	櫶（曷）钀（曷、鎋）轙（曷、薛）钀（月、薛） 讞瓛（薛）

魯頌：犧尊將將，釋文云：犧素何反。禮明堂位：周獻豆，疏云：獻音娑；釋文云，獻，素何反。郊特牲：汁獻，注云：獻讀爲莎。

漢書王莽傳：建華蓋，立斗獻，師古曰：獻音犧。廣韻：獻鐏見禮記，亦作犧。集韻：犧或作獻、戲。

許（祭）

毄（哿）鶡（泰）

丯（怪）夆害（泰）犗犗（夬）轄（泰）

集韻：害又音何割切，在曷韻。

磕溘郃蓋㦺壒（泰）

𠴲（夬）

𨚗（那）（歌）陊（墒）隓（支）陊（哿）

説文云：陊，落也，从𨸏，多聲，徐鉉曰：今俗作墮。按説文陊墒同。墮即墒。

柰（箇、泰）

汭枘鈉（祭）

干頇（寒）豻馯（刪）靬（山）酐盰（蕩）

旱（旱）

憲（願）

説文云：憲从害省聲；害从丯聲。

奄（琰）

説文：奄，覆也；詩閟宮：奄有下國，箋亦訓覆；淮南脩務：而知不足以奄之，注：蓋之也；奄、覆、蓋三字義同。墨子：東處于商蓋；韓非子：周公旦將攻商蓋；此則借同音之蓋以爲奄也。

䎃䟦珊姍（寒）刪𡙡狦（刪）柵（諫）

冄（冉）（鹽、琰）枏（覃）聃（談）坍（坍）（談）丹（寒）𠊎（勘）

廣韻：坍訓水衝岸壞。

䣛（潸）

妠（勘）

許（月薛）頇（曷）赶（月）

鶡（曷）

犗䜰割（曷）碏（黠）鎋轄瞎（鎋）

盍郃闔嗑蓋榼磕（盍）溘（合）

古書盍、曷、害多適用。

册（麥）栅（陌、麥）𠴲（曷）

搨傝蹋榻塌㙐（盍）

集韻塌訓墮，玉篇塌㙐同。陳琳討曹操檄文：垂頭塌翼。

捺（曷）瘵（黠）

㕯吶（薛）㕯豽肭（黠）妠（鎋）納衲妠軜（合）

詩秦風小戎，合、軜、邑爲韻。

賴籟癩瀨藾蔛(泰)

廣韻泰韻藾下注云：藾、蒿、蔛同

扒(怪)巴(麻)杷(麻、禡、卦)

廣韻怪韻扒下注云：拔也，詩云：勿剪勿扒，案本亦作拜。此引詩作扒，當爲陸法言切韻原文，案語則宋時重修廣韻語。

厲礪勵(祭)糲(祭、泰)邁勱(夬)

於(魚、模)淤(魚)瘀(御)

於、烏、雅、鴉皆古今字，雅在馬韻，鴉在麻韻。

多痑(歌)跢(泰)

柯(歌)

廣韻柯下云：枝柯，又斧柯，說文訓斧柄。

笴(哿)

嬾懶(旱)

頒鳻肦(删)扮盼(襇)攽

八訓分別，孶乳爲分；廣韻分在文韻，从分之字亦多在文韻；文韻亦有頒、豳、邠、汃，同在真韻，此皆非古音。說文攽訓分，大徐音布還切，亦在删韻。

萬(願)

閼(仙)

痑嘽(寒)

說文：痑訓馬病，引詩痑痑駱馬；嘽訓喘息，引詩嘽嘽駱馬。今本詩作嘽，廣韻：嘽訓馬喘，痑訓馬病與說文同。

榦幹(翰)

廣韻榦訓楨榦，幹訓莖幹。

笴(旱)

剌蔛癩鰳(曷)獺(曷、鎋)

廣韻曷韻蔛下注云：蔛蒿。

八扒朳汃(黠)扒(薛)

廣韻朳下注云：無齒把也。說文邠，豳一字，汃下引爾雅曰：西至於汃國，今本爾雅作西至於邠國，釋文云：邠本作豳，說文作汃。

糲(曷)

閼(曷、月)

蛥(薛)

方言：楚謂之蟪蛄，秦謂之蛥蚗；廣韻：蛥蚗，蟪蛄別名，蛥音同舌。

格挌格

變。入鐸陌韻，廣韻鐸韻之格訓樹枝；說文：挌，枝挌也，大徐音古百切；玉篇：格，枝柯也，即說文之挌。

廣韻：笴，箭莖也。

觶(支)驒鼉(歌)驔癉(哿)

儺䕢(歌)

瓦(馬)

把(馬)

詩大田：彼有遺秉，傳云：秉，把也；小爾雅廣物：把謂之秉。

貝(泰)浿(泰、怪)敗(夬)垻(禡)

說文：坪訓地平；廣韻垻下注云：蜀人謂平川爲垻；今語川滇黔湘各省尚謂平地曰坪或曰垻。垻或作埧作壩，埧者垻之譌形，壩則埧之變音也。

它佗他(歌)也(馬)沱(歌)池(支、歌)

漢書師古注，虖池之池，皆音徒何反，蓋沱池本一字，故廣韻池字支歌二韻並收。

瀥(祭)

大(箇、泰)汏(泰)

帶(泰)　从帶之字讀齊齒者，在霽祭韻。

介砎忿(怪)

餲(祭、夬)惕憩(愒)偈揭(祭)匃(泰)

喝(夬)藹靄(泰)

單(寒、仙)驒(寒)蟬嬋撣禪(仙)

難(寒)灘攤(仙)灘(翰、山)

坘(覃)

秉(梗)柄棅(映)

平坪(庚)

唐塘(唐)

劉向九嘆：委兩館於咸唐，王逸注曰：咸唐，咸池也；廣雅釋地：塘，池也。

篹(諫)

汏(曷)

墆揥㡇　讀齊齒音[ia]在屑韻。

扴玠骱砎价(黠)砎(鎋)

曷餲(曷)揭(月、薛)愒偈(薛)謁(月)

靄(曷)

說文：愒，息也，从心，曷聲；徐鉉曰：
今別作憩，非是，去例切，詩甘棠，敗、憩
爲韻，民勞，愒、泄、厲、敗、大爲韻，爾雅
釋詁作憩，蒼頡篇作𢞓，廣韻憩𢞓同。

祭𨨳（祭、怪）菽（祭）瘵殺（怪）蔡（泰）

古姓祭蔡通用。

積漬（寘）債𧶭（卦）

差（支、麻、佳、皆）磋瑳蹉傞（歌）

𠂢派（卦）

阸（卦）

說文曷，何也，从曰，勹聲。

察檫膫襟殺（黠）蠑（薛）𥿊撥擦礤（曷）

蔡

昭元年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
釋文云：上蔡字音素葛反，說文作𥿊。

責債（麥）積（昔）績（錫）

縒（鐸）

𧖴𣶏脈覛䚈（麥）

戹阸（麥）乙乞軋（黠）

廣韻質韻乙，鳦均音於筆切，乙下注
云：辰名；鳦下注云：燕也，說文本作
乙，本烏轄切，或从鳥。按甲乙字本借
用燕乙字，自許氏說文誤分爲二，甲乙
之乙遂別讀於筆切；漢書律曆志：奮
軋於乙；此以軋釋乙，不讀於筆切可知
也。廣韻黠鎋韻雖未收燕乙字，其音義
則具見鳦下也。

余(魚、麻)荼(模、麻)𣘻荼(麻)

廣韻麻韻𣘻下注云：春藏葉可以爲飲，俗作荼。

燕(由寒變先)

聅(寒)

笪坦疸袒(旱)旦笪昰狚(翰)組(襇)

亶(旱)

閒鬜(山)

弇龕(覃)

咸(咸)

臽陷(陷)

戔殘餞(寒)

散(翰)

安(寒)案(翰)頞

酴(薛)

乙

聅(薛)

笪怛狚妲靼(曷)

𩎖靼(薛)

鬜(黠)

合(合)

䁍鹹(洽)

帕掐(洽)

餞(黠)閷(薛)

𥳑(曷)撒

集韻撒音桑葛切，亦在曷韻。

胺頞咹(曷)

廣韻云：胺，論語作餲。說文：頞，鼻莖也，或从鼻曷聲作齃；釋名：頞，鞍也，偃仰如䩕也；史記西南夷傳注：頞音案。

	匽偃堰(阮) 盦(覃)	堰晻(黠) 盦(盍)

（2）支脂齊佳祭——[iɑ]——
- 先仙真——[iɑn]——屑薛質——[iɑt]
- 耕清青——[iɑŋ]——陌昔錫——[iɑk]
- 侵鹽添嚴——[iɑm]——緝葉帖業洽——[iɑp]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陌韻)。鬒髮如雲，不屑髢也(霽韻)。玉之瑱也，象之揥也(祭韻)。揚且之晳也(錫韻)。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霽韻)。

——詩鄘風君子偕老之二章

陰	陽	入
易賜(寘)瑒(紙) 爾尒壐(鉩)(紙) 古印鉩字作鉩，即壐字。	錫(清) 獮獮(獮) 說文云：獮或作㹎。按獮爲獮之省形。	瘍蜴埸鬄鬄賜賜(昔)錫踢逷剔惕(錫) 籋(葉、怗)苶(怗)
霹(支)	鮮(仙)	析(錫)

詩邶風新臺首章，泚、瀰、鮮爲韻；二章洒、浼、殄爲韻；泚、瀰在支韻，[iɑ]與仙韻[iɑn]字陰陽互用；洒在齊韻[i](洒从西聲，詩桑柔，西與殷、辰、瘖韻，六月，西與棲，騤韻。故知西洒均讀在脂，齊之[i]韻)，浼在賄韻([ui]脂齊合口)，與先韻[in]字陰陽互用，

顧炎武不知此，妄謂西本音鮮，今讀屖，鮮本音屖，今讀仙，二字互誤，非也。按說文西或作棲，詩以[in]韻之殷、辰、痻，[i]韻之棲與[ui]韻之騤，與西爲韻，西字焉有音鮮之理；說文鮮从㹏省聲，㹏或从亶作羴，羴羶在仙韻，亶在旱韻[ɑ]，爾雅釋詁，禮記表記民鮮克舉之注，均以罕(旱韻)訓鮮，鮮字亦不應音[i]韻之屖也。禹貢析支，史記五帝紀索隱作鮮支，後漢書西羌傳作賜支，此亦可證鮮字不讀脂齊之[i]韻。

巂鑴(齊)蠵鑴(支、齊)纗孈(支、卦) 古巂、規互假；楚辭大招，佳、規、施、卑、移爲韻；呂覽精諭篇疵、知、窺、離爲韻，說文孈訓愚戇多態，訓戇鳥之鷁，乃在錫韻；以此知巂、規古讀[iɑ]韻，不讀[i]韻。	鵑(先)蜎(先、仙)圓(先、仙) 悁捐娟(仙) 說文作子巂，爾雅釋鳥陸疏作子規，埤雅云：杜鵑一名子規，廣韻鵑在先韻，此爲廣韻先韻中讀[ian]韻之字，猶偰、絜、鍥之在屑韻，說文圓亦訓規。	焆𠯗(薛)孑(薛)蠵(陌) 爾雅釋蟲蜎蠉郭注云：井中小蛣蟩赤蟲，一名孑孓，廣雅亦云：孑孓，蜎也，大徐本說文孑音居桀切，桀在薛韻。
瘞(祭)瘱(霽) 說文：瘞，幽薶也，从土，㾜聲；瘱，靜也。从心，㾜聲，徐鉉曰：㾜非聲，未詳；此徐氏不知陰入互用之故也。	娹(琰)	夾郟筴狹陜峽硤裌(洽)㾜匧挾愜俠 娹(怗) 說文：㾜，病息也，从疒夾聲。
卑脾碑椑裨陴鞞庳(支)廲(支、佳) 牌簰郫(卦)粺稗䅭(卦)捭(蟹)鞞鼙	鞞(迥)庳廲(耿)	椑萆𣯍(昔)綼(錫)
椑(齊)		
陡(齊)	定掟錠(徑)	

濘（霽）	寧（青）
豕彖（紙）希（霽）彘（祭）	緣彖剶椽（仙）椓篆瑑（獮）掾瑑（線）
示（支、至）眎（旨、至）狋（脂）	狋（仙）
媊（支）	前（先）煎（仙）湔（先、仙）翦剪（獮） 前已从刀，剪又加刀，前即剪，音讀同爲[ian]。
臇⿰火雋（支）檇（脂、至） 廣韻脂韻檇下云：左傳越敗吳於檇李，又音醉。按說文引左傳亦作檇李，公羊作醉李，廣韻至韻檇下云：又遵爲切，支韻有欈無檇，玉篇廣韻之欈，皆檇之譌，按檇李字蓋古有二音，檇字律以雋聲，以[ia]音爲正，不應讀醉。	雋臇⿰火雋（獮）
⿸厂欠（支）羨（脂） 說文云：⿸厂欠、歠也，讀若移，廣韻脂韻之羨訓沙羨，邑名，在江夏，出地理志。按漢書地理志江夏郡沙羨縣下晉灼曰：羨音夷。此爲廣韻脂韻中讀[ia]韻之字。	次（仙）羨（線） 說文云：次慕欲口液也，廣韻次涎同。
⿰爿鳥（脂）	并（清）姘（耕、青）栟（耕）
欹畸（支）跬⿺走圭（紙）	頃（清、靜）

詩卷耳：不盈頃筐，韓詩作攲筐；禮記祭義：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注云頃當爲跬；方言：半步爲跬，類篇引司馬注：凡人一舉足曰跬，跬三尺也，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也。公羊宣十五年傳注：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按此用頃字與畸義同，說文：畸，殘田也；廣雅釋詁二：畸，衺也；畸衺不正，亦與頃義同。

帝（霽）啼蹄（齊）啻（寘）禘（霽）揥（祭）

替（霽）

鬀剃（霽）

說文云：大人曰髡，小人曰鬀，盡及身毛曰鬄。

挮蝷蔕遰（霽）痸懘滯蹛（祭）

地（至）髢（霽）

適（昔、錫）嫡滴甋鏑蹢摘（錫）

偺（屑）

鬄（昔、錫）

說文云：鬄，鬀髮也；鬀，鬄髮也。

墆揥懘（屑）

裼（錫）失（質）

池、他、地均从它（也）得聲，他猶在歌[ɑ]韻；漢書師古注，虖池字之池，皆音徒何反，亦尚在歌韻，廣韻池字支歌二韻並收，在支韻者已讀齊齒[iɑ]；地在至韻，亦讀齊齒，故詩小雅斯干，地裼爲韻；屈子天問，歌地爲韻也。（戴氏謂歌讀如基，蓋方音；按基在之韻，不能與地爲韻，彼蓋忽於地字之得聲，遂臆謂歌讀如基以求與脂韻字叶也。）地字籀文，說文收録作墜，卯敦地字作陊，無土而爲豕（虘彝作㚁，故知从豕。）

隶逮(至)隸(霽)		逮(緝)
盭(霽)		盭(屑)
𠛱(紙)例痢栵洌(祭)		列洌裂(薛)

說文𠛱訓分解，隸變爲列，廣韻虞韻之列字訓列殺，列字之本義也。故孳乳爲裂，其義同誅，廣韻謂其音同誅則非，禮記服問：上附下附，列也，注云：列等比也；此分別比例之義，古只作列；後加人作例；禮記禮運，列藝爲韻，是列字古亦讀祭韻也。

戾㑦唳捩綟(霽)淚(至)		戾唳捩綟(屑)
泣(霽)泣莅位(至)		立(緝)
智(寘)		覡(錫)㵩(昔)
制掣(祭)		掣(薛)
淛猘狾(祭)		浙(薛)

集韻浙同淛，正韻淛同浙。

𥛜(霽)哲蜇𥯗逝誓𨂂㡤(祭)		折哲晢(薛)
朿刺(寘)		刺(昔)
祭(祭)		嚓瞥(屑)
支跂(支)		屐(陌)

說文云：屐，屩也，从履省，支聲，莊子天地篇，假跂爲屐。

丽麗(霽)驪(齊、支)酈(支)		酈(錫)

槩（齊）繫毄繫嫛毉（霽）
契挈楔稧（霽）瘛（霽、祭）
蛪菥（支）
世泄抴（祭）
曳（祭）
兒（支、齊）蜺倪霓（齊）猊掜說（佳）
埶蓺藝（祭）

廣韻支韻鄳下注云：魯地名，又音歷；錫韻鄳下注云：縣名，在南陽，亦姓，郎擊切，又力知切，按漢書高帝紀注鄳食其音歷異基，吳芮傳注鄳音郎益反，此皆與廣韻同；地理志南陽郡鄳縣下如淳曰：鄳音蹢躅之蹢，弘農郡析縣下師古注：鄳音持益反，此音讀與廣韻雖聲母不同而仍在昔錫韻。

毄擊墼（錫）
瘛禼偰（薛）契偰楔絜潔鍥（屑）喫（錫）
析蜥菥淅晳（錫）
泄抴痆紲（薛）
洩拽痩絏（薛）
廣韻云：泄亦作洩，抴亦作拽，痆亦作痩，紲亦作絏。
㞒鶂鬩欱（錫）霓蜺（屑）
褻熱爇（薛）
徐鉉不知陰入相通之理，謂褻从熱省乃得聲；然則熱亦从埶，又何省邪？

劓甈(祭)埶蓺藝槸(祭) 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置槷以縣，鄭康成注云：槷古文臬假借字，說文槸訓木相摩，徐鉉音魚祭切；臬訓射準的，徐鉉音五結切，廣韻槷、臬，同音五結切。		臬(屑)闑(屑、薛)槷(屑) 臬與偰、絜、鍥、撆、瞥、蹩，同爲廣韻屑韻中讀[iat]之字。
乀		失(質)迭跌軼(屑)秩帙(質)

說文：厂象抴引之形；乀訓流，从反厂，讀若移，廣韻祭韻有厂，音餘制切，支韻無乀，大徐說文，音弋支切，在支韻，說文云：失从手，乙聲；按失字从乙無義，乃从乀，乀亦聲，失、秩、迭、跌等皆質、屑韻中讀[iat]之字，故屈子橘頌，失、地爲韻。

縊(寘、霽)謚(至)隘(卦)		益嗌謚(昔)溢鎰(質)
茷(紙)		役茷(昔)
避臂譬檗(寘)薜甓(霽)辟(卦)		辟(昔)
敝弊幣斃潎蹩鷩(祭)		撆瞥蹩(屑)潎蹩鷩鼈憋撆瞥(薛)
	奠(徑、霰)鄭(勁) 古書奠、定互訓，廣韻霰韻亦收奠字者，先韻中讀[ian]韻字也。	擲躑蠮(昔) 廣韻，擲擿同，躑、蹢同。
	腁(獮)	腁(薛)
	念総埝(㮇)唸(㮇、霰)惗(線)諗稔	捻埝敜惗(怗)苶(屑)
	鯰(寑)	

	說文新附云：捻，指捻也，从手，念聲，奴協切。
占（鹽）黏（鹽）坫店（㮇）	姑詁（葉）怗帖鉆貼黏（帖）
銛（鹽、忝）恬湉銛（添）栝（忝） 說文云：銛，鍤屬，从金，舌聲，讀若棪，桑欽讀若鐮。按廣韻鐮在鹽韻，棪在琰韻，古無舌上聲，及舌腹聲，舌、銛、棪同讀定母。	舌（薛）
陝陵（琰）	夾（昔）
全（仙）	絟（薛）
脅（釅）	脅（葉）劦協（怗）
嚴（嚴）儼礹曮（儼）	嚗（陌）
奄（琰）罨（琰）淹（鹽）	罨（業）腌𢿔（葉、業）
冥覭（青）	冖幎褀覭（錫）
蚩（獮） 說文云：蚩，蟲曳行也，从虫，屮聲，讀若騁；大徐音丑善切，按廣韻騁在靜韻［iəŋ］，以讀若騁之蚩从讀若徹之屮得聲，此亦許書陽入互用之例。	屮（薛） 說文云：屮，艸木初生也，讀若徹；大徐音丑列切，按廣韻屮、徹均在薛韻。

陰	陽	入
	穎（靜）	役（昔） 詩大雅生民：禾役穟：此借役爲穎也，毛傳以列訓役，非是，說文穎下穟下兩引詩均作禾穎，蓋三家詩。

戈
（3）支佳皆祭泰夬廢——［ua］——桓元删山仙——［uan］——末月黠鎋薛——［uat］
模

柞棫拔◎矣（月韻），行道兑◎矣（泰韻），昆夷駾◎矣（泰韻），維其喙◎矣（廢韻）。

——詩大雅緜之八章

按緜之詩八章有首二句「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屬陽，問韻，依先生分類當在第九表，此處未列。

建功記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陰	陽	入
果（果）夥（蟹）	祼裸（换） 說文云：祼，灌祭也，从示，果聲，按灌、雚均在换韻；雚从萑聲，萑在桓韻。	菩（苦）栝（末） 說文菩下云：菩萋，果蓏也；廣韻菩下引說文曰：菩萋，果蓏也，按爾雅作栝樓。
涴（過）	夗宛婉畹（阮）鴛蜿怨（元）剜智踠（桓） 盌椀（緩）惋腕（换）	腕惋皖（末）餐黦（月）
波婆媻䃁（戈）	般媻䃁槃盤盤磐（桓）	般廣韻般下注云：釋典又音鉢（末）。

說文嫛下云，奢也，从女般聲；大徐曰：今俗作婆；娑下云：舞也，引詩曰：市也婆娑；今詩陳風東門之枌，婆娑其下，市也婆娑；嫛均作婆，說文無婆字，廣韻娑下注云：婆娑，舞者之容；婆下注云：老母稱也。

圖篅(支)揣(紙、果)穑(果)瑞(寘)	耑端穑(桓)圖遄篅(仙)喘歂(獮)
說文云：揣从手，耑聲。	
臇(戈)	䜌(桓、線)戀孌(線)鑾鸞(桓)
廣韻臇訓驢腸胃，與臠異字。	
卵(果)	卵(緩)
亂(過)	亂(換)
愞堧稬㬉(過)	愞稬偄渜(換)煗㬉稬(緩)耎輭愞偄(獮)
	廣韻云：偄愞同。
綣(祭)	卷(阮)
骫(紙)	丸(桓)
烜(紙)䱥(支)	桓洹貆狟(桓)宣(仙)喧䱥暄(元)烜(阮)
說文有烜無暄，周禮司烜氏亦不作暄。	
涣(泰)	奐涣换(换)
番鄱皤嶓(戈)播(過)	番(桓、元)磻蟠潘甂(桓)
蜕(過、祭、泰)兑(泰)說帨(祭)	敓棁脱侻(末)蜕說悦閲娧(薛)頝(鎋)

祋(泰)

蠡(戈)

楚辭劉向九嘆惜賢，峨、蠡、嵯爲韻，洪氏補注曰：蠡，禮戈切，此以合口之蠡與開口歌韻字莪差爲韻也。

酹毦(泰)

餟綴醊畷啜輟(祭)

最襊(泰)

歲劌濊(祭)濊穢薉(廢)

彗篲熭(祭)

蕝脃(脆)(祭)

毳膬(祭)

鱖蹶(祭)

夬快駃(夬)

祋(末)

漢書地理志左馮翊祋祤縣，師古亦音丁活丁外二反。

蠡

廣韻戈韻蠡下注云：瓠、瓢也，又禮、鹿二音；薺韻蠡下注云：又彭蠡，澤名；屋韻谷下注云：漢書匈奴傳有谷蠡王，蠡音离；讀离者開口，讀禮者齊齒，讀鹿者合口。

寽捋(末)毦鋝(薛)

廣韻捋下注云：或作寽。

叕餟綴醊畷啜輟(薛)

襊繓撮(末)

奯濊薉(末)噦(月)

熭(月)䨮(雪)槥(薛)

絕蕝(薛)

膬𥗾(薛)

厥蹶鱖(月)

缺蒛(薛)

从夬之字如決、缺、玦、訣、駃、鴂、觖、抉等，廣韻皆在屑韻，此猶之說文：苜讀若末，廣韻苜亦猶在末韻，當承切韻之舊讀，而大徐乃音徒結切；說文莫蔑均从苜聲，而廣韻則皆在屑韻（惟从蔑之醱、糲、瀎，尚在末韻，韈、襪、僈尙在月韻。蔑撥字，字林作抹撥，小爾雅蔑，末也，此皆可證蔑音如末）；末、未本一字，廣韻未及从未之字，多在微灰韻之去聲，桊妻妹喜字，廣韻在末韻，而字則作妹，昧星字廣韻亦在末韻。注云：字林作昧，王肅音妹；此皆後世之音變由[uɑ]入[ui]者也。

會儈繪嬒檜劊（泰）噲噲（夬）		檜嬒劊（末）
科蝌（戈） 廣韻蝌下引爾雅曰：科斗，活東：蝦蟆子也，字林从虫。		括活（末） 廣韻末韻活字音古活、乎括二切。
話（夬）咶（夬、怪）		舌（昏）刮趏姡咶（鍺）䏦（末、黠） 說文昏下云：塞口也，从口氏省聲，氏音厥，廣韻銽韻舌下云：塞口，說文作昏，話括之類从此；薛韻舌下云：口中舌也；塞口之昏，隸變與口舌字混，宜寫作舌，舌以別之。
畫澅繣（卦）		畫繣嫿劃擭（麥）
布怖（暮）		怖（月）
巿（市）（卦）沛芾（泰）肺柿昁（廢）		昁（月）
祓（廢）		犮茇跋盋魃（末）坺拔颰（末、月）抜（黠）
茷（廢、泰）		伐茷栰筏閥垡（月）筏（末）

廢橃癈(廢)

考工記梓人：必撥而怒，故書撥作廢，鄭司農云：廢讀爲撥，漢書郊祀歌，殺、廢爲韻。

眛株沬(泰)

廣韻泰韻之眛，株、沬皆从未，眛訓眛眛，目不明；株訓木名，沬訓水名。

昒(怪)

算(緩)筭(换)

纂(緩)

涮(諫)

官棺婠(桓)綰(潸)逭(换)

寬(桓)

說文云：寬，屋寬大也。从宀，萈聲。

按萈亦在桓韻。

斡

發(月)鏺撥潑鱍醱癈(末)

末沫抹眜秣靺眛妹(末)

廣韻末韻之沫、抹、眜、秣、靺等皆从末，眛妹則从未；沫訓水沫，一曰水名，在蜀，又武泰切，此明與泰韻从未之沬爲一字；眛訓目不正，與泰韻之眛同。

昒(末)

劗(鎋)

攥(末)

㕞刷(鎋、薛)

棺(末)婠(黠)

闊(末)

廣韻云：闊，廣也，漢書王莽傳：闊其租賦，注云：闊，寬也。

斡(末)

漢書百官公卿表：斡官，如淳曰：斡音筦，或作斡，斡，主也，主均輸之事；食貨志下：欲擅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師古曰：斡謂主領也，讀與管同；按筦管在緩韻，是斡亦讀緩韻也。

(4) 魚虞模 / 肴豪尤侯 / 歌麻 —— [ɔ] ——
江東冬鍾陽唐庚耕清——[ɔŋ]——覺屋沃燭藥鐸陌麥昔——[ɔk]
侵覃談鹽銜——[ɔm]——緝合盍狎——[ɔp]

昊天孔昭◎(宵韻)我生靡樂◎(效、覺、鐸韻)視爾夢夢我心慘慘◎(感韻)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小韻)匪用爲教◎(效韻)覆用爲虐◎(藥韻)譖曰未知立聿既耄◎(号韻)

詩大雅抑之十一章

陰	陽	入
冓搆構遘媾購(候)溝篝(侯)	講傋構(講)	斠(覺)
鷇嫛嚳督翠毂(候)	肻 說文云：㱿，从殳，肻聲；徐鉉音苦角切，肻，苦江切。	肻盬彀觳(覺)縠嚳彀轂縠(屋)
虎(婋)虒虢(肴)號(豪、号)	琥(敢、闞)	虢唬(陌)

樂(效)

擣(皓)

說文擣、築互訓，擣變爲築，猶鑄字今方音有讀如到者，古音本如此。

涑鏉鞦揪鬆(侯)瘷嗽欶漱(侯)

朱咮(虞)燭(厚)咮噣(候)

廣韻候韻噣下云：鳥口，或作咮，音同鬥。

說文云：虒，虒屬，从虎，去聲，徐鉉曰：去非聲，未詳。按虒當爲虎聲。廣韻敢韻之虒，訓同說文，闞韻之虒，訓虎怒，音呼濫切。

彡髟(銜)慘(感)驂慘(覃)彭(庚)

段氏六書音均表，於詩抑之十一章我心慘慘，據五經文字，改慘爲懆，於月出三章則未改，是慘可韻肴、宵韻字可知；且髟从彡聲，亦收宵幽韻，彭从彡聲在庚韻，詩小戎，中、驂爲韻，倘知樂、彡、慘、中、驂、彭、髟之韻母同爲[ɔ]，則渙然冰釋矣。

箽(鍾)

悚涑(鍾)

歜(感)

說文云：歜盛氣怒也，从欠蜀聲，大徐音尺玉切，古人名歜者，左傳有甘歜，邴歜，國策有顔歜。廣韻燭韻之歜字，訓

樂(覺、鐸)盥轢躒瓅(鐸)濼(鐸、屋、沃)

效韻覺韻之樂，均讀疑母，其初音也，鐸韻之樂，及从樂諸字則變讀來母，从樂之字讀齊齒音者，則在藥韻錫韻，開，齊，合，收聲同，可共韻，後並同。

築筑(屋)璹(屋)

束涑(燭)涑速遫餗蔌嗽(屋)嗽欶(覺)

蜀(沃)襡(屋、沃)歜(燭)噣(覺)咮

廣韻有韻咮下云：鳥口，又鬥、卓二音，噣同。按說文，噣訓喙，咮訓鳥口；是咮、噣同爲鳥口，同讀侯覺二韻也。

同說文，亦人名；感韻之歇，訓昌蒲葅，音徂感切。按僖三十年左傳享有昌歇杜注云：昌歇，昌蒲葅，疏云：周禮醢人朝事之豆，其實有昌本。引鄭康成云：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爲葅，……相傳爲在感反。

姤（暮）柘（禡）

宕窗（宕）甑儋擔（談）

石碩祏䄷跖（昔）拓（昔、鐸）橐（鐸）

古十斗量名及漢官祿秩數均用石。書五子之歌關石䄷鈞疏云：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說文䄷下注云：百二十斤，按石即䄷之初形，周語重不過石注亦云：百二十斤；說苑辨物篇云：十斗爲一石，一石即今之一担，（或用擔，或加點於石作石。）史記貨殖傳：漿千儋，注云：一儋，兩罌也；通雅謂漢書一石爲石，再石爲儋，言人儋之也；按此說非是，再石爲二百四十斤，人何可儋，蓋儋指人擔荷兩罌而言，其重量仍爲一石，所謂一儋兩罌也，兩罌如今之兩籮，廣韻甑下注云：大罌可受一石，是罌小於罌，蓋半石耳。

癄（效）

廣韻癄音側教切，注云：縮也，小也，亦作痳，痳在有韻，同皺。

醮（陷）

醮讀齊齒音，在笑韻。

穛糕蕉（覺）

焦及從焦之字讀齊齒音，在蕭、宵、藥韻。

毛（豪）耄眊秏（耗）（号）無（虞）

𥡴（唐之合口）

眊毣吒（覺）毣（屋）

說文云：眊，目少精也，虞書耄字作此。按漢書，武帝紀亦作老眊。廣韻云：秏，減也，俗作耗。禮記王制：視年之豐耗；此耗義爲𥡴，說文：𥡴，虛無食也；玉篇：𥡴，凶年也。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靡有孑遺，耗矣，師古訓耗爲盡；後漢書馮衍傳：飢者毛食；佩觿集云：河朔謂無曰毛。

陰	陽	入
矛(尤)瞀(候)蝥茅(肴)敄務(遇)	雺髳霿霚霧(東)	瞀(覺)鞪鍪鶩蓩(屋)
豆(候)頭(侯)首(有)道(皓)途(模) 尗變爲豆，猶首變爲頭，用爲道(成十六年左傳疏行首注云：決開營壘爲戰道)，孳乳爲途。	商(陽) 大荒南經：舜與叔均之所葬也，注云：叔均商均也。	尗叔菽踧(屋)督(沃) 从尗之字讀齊齒音者，在宵、錫韻。
吼(厚、候)	孔(董)	
后(厚、候)缿 廣韻講韻缿音胡講切，引說文云：受錢器，古以瓦，今以竹，又大口切，厚韻無缿字；說文，缿字大徐音大口切，又胡講切；集韻亦音户講、徒口二切；知缿字亦讀厚韻，如斗后橐亦作項託。	缿(講)項(講)	
㫗𠪋(厚)(厚、候) 說文云：㫗，厚也，从反亯(按當云从倒亯)，𠪋，山陵之厚也，从㫗，从厂；㫗、厚大徐均音胡口切。	亯(享)(養)亨(養、庚) 說文云：亯，獻也；大徐音許兩切，又普庚切，又許庚切。按許兩切即今享字，許庚切即今亨字，普庚切即今烹字；廣韻庚韻亨下云：俗作烹。	
午滸(姥)杵許(語)	汻(蕩) 廣韻云：汻，姓，呼朗切。	
爪(巧)	爪仉掌(養) 說文云：爪从反爪，大徐音諸兩切。揚雄河東賦：爪華蹈衰，蘇林注云，掌據	

	之，足蹈之也；師古亦云：爪，古掌字，集韻云：仉音掌，孟子母仉氏；廣韻云：梁公子仉眥後；按仉爲爪之譌形，莊卅二年左傳：初公築臺臨黨氏，杜注云：黨氏，魯大夫；釋文云：黨音掌；廣韻有掌姓，通志氏族略謂掌係魯大夫黨氏之後，以音掌故從音改；蓋由黨變掌，掌書作爪，遂譌爲仉也。
曹（号）	慒（冬）
臭殠齅（宥） 說文云：齅，以鼻就臭也，讀若畜牲之畜。	趨踈（送）
酋趥遒（尤）	趥（送）
斗（厚） 爾雅釋魚，科斗，活東，郭注云：蝦蟆子。	東（東） 詩邶風桑中，中、東、上爲韻；小雅大東，東、空、霜、行爲韻；車攻，攻、同、龐、東爲韻；魯頌閟宫，蒙、東、邦、同、爲韻；楚辭哀郢，江、東爲韻；管子白心，東、鄉爲韻；司馬相如大人賦，東、光爲韻；楊泉蠶賦，旁、東爲韻；以知東字古讀江、陽、唐、庚韻[ɔŋ]。

句（侯）

奴筵帑（模）呶怓（肴）拏詉（麻）筵（模、麻）

磠獶（肴）嶩（豪）惱嫋（皓）

廣韻肴韻硇下注云：硇沙，藥名，磠同；

玉篇及集韻作硇，音義並同。

柔（尤）

猶冘（尤）

詩白華，茅、猶爲韻；召南小星，昴、猶爲韻。

近人每舉冘豫或作猶豫，禫服或作導服，以爲幽侵對轉之例；殊不知尤侯肴豪韻中有若干字韻母之爲ɔ者，與侵覃韻中韻母爲ɔ者若干字，自可互用，非一切

攻（東）

金器文之攻吳，即史記太伯世家之句吳。

帑（蕩）

農憹獶（冬）濃穠（鍾）膿噥氄（江）

説文嫋，有所恨痛也；廣韻又有惱，訓懊惱；晉隆安初有懊憹歌。

梥荏（寑）染（琰）

説文：柔，木曲直也；梥，弱皃；荏，桂荏蘇也；染，以繒綵爲色。按詩小雅巧言：荏染柔木，傳云：荏染，柔意也；論語：色厲而内荏，孔注云：荏，柔也；漢書翟方進傳内荏注云：屈撓也；任、荏、染，均無柔義，乃假借也。

冘枕沈（沉）訦（侵）耽酖眈（覃）央（陽）

説文冘訓淫，淫，行皃；廣韻侵韻之冘訓行皃，音同淫，尤韻之冘訓冘豫，音同猶。按漢書馬援傳，冘豫未決；後漢書來歙傳：冘豫不決；史記吕后紀作猶豫，曲禮作猶與。冘从冖从人，央从



幽侯尤之字均可與侵覃諸字對轉也。以幽攝肴豪尤侯，亦非。

導（号）

孚孯殍孵（虞）桴脬（肴）

孚及从孚之字讀齊齒音者，在尤小韻，説文云：孚，卵孚也，𤓰古文孚，从呆，呆古文保，廣韻云：菢，鳥伏卵也；伏，鳥菢子；今音孵，正讀菢。

普（姥）

冃冒瑁媢帽帽（号）

莽蟒（姥）茻草早（皓）

门从大，大即人。

禫（感）

儀禮士虞禮記：中月而禫；鄭注云：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中，凡二十七月，古文禫或爲導；説文禫篆下云：除服祭也，㐁篆下云：古文㐁，讀若三年導服之導。

膀（唐）光（唐之合口）

説文云：脬，膀光也；廣韻脬下注云：腹中水府，史記倉公傳：風癉客脬，正義云：脬亦作胞。

髮毦（蕩）傡（耿）踫（銜）湴（鑑）並

史記漢書之並河，並南山，並勃海，並皆讀如傍，亦在蕩韻，廣韻並字讀齊齒音，與併同在迥前，古音開、齊、合，可同韻。

䁤（送）

莽蟒蟒（蕩）

九章思美人，莽、草爲韻，戴氏謂草蓋方音，段氏以爲古合韻，皆不知模韻字本讀與肴、豪韻同，非方音，更無所謂合韻也。

無蕪（虞）舞（⿱羽亡）撫（⿺辶亡）（麌）幠（模）

說文云：古文舞从⿱羽亡；古文撫从辵亡。

交（肴）較（效）絞（巧）

告靠誥部（号）窖（效）浩（皓）

高（豪）敲（肴）嗃（效）犒（号）

句軥（侯）

磝（肴、效）

廣韻磝音口交、苦教二切。

亡（陽）荒⿰巾巟（唐之合口）

亡爲有無之本字，說文：荒，蕪也；幠，覆也；廣韻：幠，大也；詩周南：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此荒字義爲掩覆；周頌：天作高山，太王荒之，此荒字義則爲大；爾雅釋詁，幠亦訓大；禮喪大記：幠用斂衾，此爲覆義；說文，⿰巾巟訓⿰巾巟隔，廣韻，⿰巾巟訓蒙掩。

較（覺）

告梏牿郜酷鵠（沃）梏（覺）浩（合）

敲碻塙嚳滈（覺）謞（覺、鐸）熇（屋、鐸）

嗃（鐸）

豞（覺）

⿱敫角（覺）

廣韻⿱敫角音古岳切，又胡歷切。敫及从敫之字讀齊音者，在蕭、宵、藥、麥、錫韻。

羔（豪）

⿰禾睪（豪）

廣韻⿰禾睪音同餻，注云：今之餹餅曰⿰禾睪。周禮籩人疏作糕。

膠轇漻摎嘐顟⿰貝翏（肴）醪⿰耳翏嫪（豪）

翏及从翏之字讀齊齒音者，在蕭、宵、尤、幽韻。

尻⿸尸亘（豪）

九及从九之字讀齊齒音者，在尤韻，如豪韻之⿸尸亘音苦刀切，其本音也；尤韻之⿸尸亘音巨鳩、去牛二切，其流變也。

路露輅賂（暮）咎（豪）

尚書大禹謨，保、咎爲韻；易小畜道、咎爲韻；尚書臯陶，漢書百官公卿表作咎繇；僖二十三年左傳廧咎如釋文：咎，古刀反，廣韻有韻又收咎者，乃因聲

⿰禾羔禚（藥）

鐸籜⿰扌⿸广睪（鐸）擇澤（陌）

睪本讀如鐸，變喻母讀如齊齒，入昔韻，音羊益切，此一讀也；古書睪、澤，與皋（隸變或作臯）多通用，音亦如皋（史記天官書注，滜音澤，列子天瑞篇釋文睪音皋），睪丸字宋以後作睾丸，睾亦音皋。此又一讀也；而韻母則皆同。

戮勠穋蓼磟僇繆（屋）

⿰阝尻⿰土尻⿰木尻⿱髟尻⿰⻊尻⿰氵尻（屋）

廣韻⿰阝尻等均音渠六切，讀如菊，今音以聲母腭化之故讀爲撮口矣，惟粤語仍讀鳩如溝，讀菊如谷。

各洛落格駱閣（鐸）客（陌）

母腭化，影響韻母類似齊齒矣，後出之
綹，遂讀若柳。
咎(豪)道(皓)就(宥)
詩小旻是用不集，與猶、咎、道爲韻；韓
詩作是用不就。
古(姥)固痼錮婟(暮)箇(箇)
臼與輿舉(魚)
爻肴(肴)攪(巧)孝教覺(效)
嚇(禡)
惡(模、暮)啞(馬)亞(禡)諲誣(暮)
呹(肴)夭芺(皓)䞦(号)
夭及从夭之字讀齊齒音者，在宵韻。
奧隩燠墺澳(号)襖懊腴(皓)
罩箪鵫趠踔棹淖(效)悼(号)

集(緝)
涸(鐸)
臼(屋)
覺學(覺)礐(屋、覺)嶨(屋)
赫嚇(陌)
惡堊(鐸)啞(陌)
沃(沃)
詩唐風揚之水，鑿、襮、沃、樂爲韻，顧炎
武引此詩以爲沃韻不協於冬、腫、宋之
證；而不知古音東、冬、鍾及屋、沃、燭韻
字，多數音讀本與廣韻不同，而與江、唐、
覺、鐸同韻，故沃字與鐸韻字鑿、襮、樂爲
韻也；小雅隰桑，亦沃、樂爲韻。
隩燠墺澳噢腴(屋)
卓桌啅倬晫鵫掉趠逴踔(覺)
从卓之字讀齊齒音者，在嘯、藥韻。

櫂濯（效）糴（号）

廣韻效韻棹下注云：檝也，櫂同。櫂音罩，糴音盜，爾雅釋魚：蜃小者珧，釋文云：珧衆家本皆作濯；知濯古音同珧。

趙啁（肴）綢翢裯（豪）裯（皓）

周及从周之字讀齊齒音者，在蕭，尤、錫韻。

呪祝（宥）

説文云：禱，告事求福也；祝，祭主贊詞者，从示，从人口，一曰从兑省，易曰：兑爲口，爲巫。廣韻屋韻祝下注云：巫祝。詩大雅侯作侯祝傳云：祝，詛也；疏云：祝無用牲之文，口告而祝詛之也，書無逸：厥口詛祝，疏云：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案禱祝皆謂以口告神，不用牲，蓋一事一字，孳乳爲詛，後又作呪，今世或寫作咒。

禱（皓、号）壽（宥）鑄（遇）翿濤檮（豪）

庶（御）遮（麻）蔗鷓樜（禡）

廣韻柘樜同。上林賦：甘柘巴苴，甘柘即甘蔗。

者（馬）堵（馬、姥）都（模）著（語、御）

丑（有）

从丑之字讀齊齒音者在有韻，如扭、紐、狃等。

擢濯嬥擢㺟蠗鸐戳（覺）

翟及翟之字讀齊齒音者，在嘯、笑、藥、錫韻。

倜讀齊齒在錫韻。

𠬪

州及从州之字如𠬪等讀齊齒者，在尤韻。

祝（屋）

擣（屋）

摭蹠（昔）謶（藥）

廣韻摭拓同，蹠跖同。

著（藥）

衄忸蚰粈（屋）

畜(宥)

亍(遇)

說文云：亍，步止也，从反彳，讀若畜。

芻趨雛犓(虞)煼謅(巧)縐(效、宥)

鄒騶(尤)

訴泝(暮)斥(禡)

愬⿰言朔遡塑(暮)

說文云：訴或作⿰言朔愬。⿰氵㡿或作遡，廣韻泝⿰氵㡿同。

洓(麻)

說文：厂籀文作厈；隸變作厈，譌作斥，大徐音呼旱切；廣韻旱韻有厂無厈；斥在禡、昔二韻，昔韻之斥與⿰氵㡿同。按从厂猶从广，从干猶从屰，厈即㡿，非厂之籀文。說文㡿字大徐亦音昌石切，與廣韻同，爾雅釋地之釋文斥亦音尺，集韻音闓各切，音讀最正，大徐音呼旱切，蓋依說文厂厈一字而譌。

⿸疒由軸妯舳柚(屋)

廣韻屋韻之柚訓杼柚，宥韻之柚，訓橘柚，由及从由之字讀齊齒者，在尤、錫韻。

畜蓄慉(屋)

亍(燭)

齣(覺)

斥(昔)坼⿰片斥⿰斥皮(陌)柝(鐸)拆(即坼)

屰逆(陌)朔(覺)㡿(昔)⿰土㡿(陌)⿰木㡿(鐸)

廣韻㡿斥同，⿰木㡿柝同，⿰土㡿坼同，集韻又有拆，即廣韻之坼。

赤(昔)

敫(禡)
約(效)
數(麌、遇)
慮(御)
漢書雋不疑傳：每行縣録囚徒還，師古曰：録囚今云慮囚；唐書百官志：大理寺……凡繫囚五日一慮。
嗾(厚)
錯措醋湝厝(暮)蜡(御、禡)藉(禡)
作(箇、暮)祚胙(暮)乍詐笮榨(禡)
足(遇)

鼜(昔)
汋肑箹趵犳篍葯葯(覺)
勺及从勺之字讀齊齒音，在宵、嘯、藥、錫韻。
數(覺)
爝爵(覺)
爵及从爵之字讀齊齒音者，在笑、藥韻。
录(屋)録(燭)
族簇鏃(屋)
昔踖耤藉(昔)簎(昔、覺)錯厝(鐸)
廣韻昔韻，耤訓耤田，藉訓狼藉；禡韻之藉訓以茅藉地。説文藉下云：祭藉也，一曰艸不編狼藉，从艸，耤聲；大徐音慈夜切，又秦昔切。
作迮柞昨酢筰作笮筰(鐸)窄迮笮蚱(陌)咋(陌、麥)
足(燭)

趙（小）梢捎筲蛸鮹綃颵鞘（肴）稍（效）
叜（厚）嫂（晧）鞖（侯）
秀（宥）莠（有）透（候）
宿（宥）
酉醜（有）
素（暮）
中庸素隱，易繫辭作索隱。
到倒菿（号）
⿰衤毒（号）
秅（麻）詫侘吒咤姹蛇（禡）

矟箾㮥⿱肖手⿱罒削（覺）
肖及从肖之字讀齊齒音者，在蕭、宵、藥韻。
趚（屋）
透禿（屋）
宿縮蹜摍（屋）
茜（屋）
索（鐸、陌、麥）
離騷索、妒爲韻，洪氏補注云：書序：
八卦謂之八索，徐邈讀蘇故切。
菿（覺）
毒⿰衤毒⿰衤⿱毒鳥⿰衤督裻（沃）
說文⿰衤毒訓衣躬縫，讀若督，裻訓背縫；
大徐並音冬毒切，玉篇廣韻均又有⿰衤⿱毒鳥、
⿰衤督，音義並同；廣韻號韻之⿰衤毒，音都導
切，訓衣背縫與沃韻之⿰衤毒同。
乇託馲拕（鐸）矺（鐸）虴宅厇（陌）
集韻又有托，即廣韻訓手承物之拓。漢
書西域傳馲駝字，師古注曰亦名橐駝；
長楊賦作橐它；玉篇作駱駝；知馲、
橐、駱皆同音字，乇、石、各，亦同音字。

度渡鍍（暮）

條脩（豪）

攸及从攸之字讀齊齒音者，在蕭、尤、錫、屋韻。

兪窬（虞）窬竇（候）瀆

禮記儒行：篳門圭窬，釋文云：窬音竇；襄十年左傳正作篳門圭竇。襄三十年左傳：伯有自墓門之瀆入，瀆徐邈音豆。

勞⿱𤇾豆（豪）

鄜（虞）

若婼（麻）惹（馬）如（魚）

耨鎒搙（候）

勹包颮爮鞄跑（肴）骲鞄（巧、效）

礮（效）

暴瀑（号）爆謈（效）

怕（禡）

覇（禡）

度⿰忄度踱剫（鐸）⿰糸度（合）

儵倏倐儵（屋）

賣讀（讀）瀆（屋）竇

集韻竇又音徒谷切，亦在屋韻。四瀆字周禮注作四竇。

犖⿱𤇾告（覺）

説文：犖，駁牛也，从牛，勞省聲。

鹿鄜（屋）

若惹婼鄀箬（藥）諾（鐸）⿰足若（陌）

辱蓐縟溽媷（燭）

骲（屋）雹跑⿰馬包骲爮窇颮鞄（覺）

駁（覺）

暴瀑（屋）曝嚗懪㩧（覺）爆（覺、鐸）襮（鐸）

白怕拍伯帛迫柏（陌）帕（鎋）泊粕（鐸）

魄（陌）

說文霸下引周書曰：哉生霸，徐鉉音普伯切，今本尚書霸作魄，釋文云：漢書律曆志作霸。

皃貌（效）

敢（敢）

冢塚（腫）

詹（鹽）

參（侵、覃）趁嫪（覃）

叢（東）

說文云：叢，聚也，从丵，取聲。按叢从丵聲，聚省，非取聲，故廣韻叢下有藂，謂爲叢之俗字。漢書息夫躬傳：藂棘棧棧，藂棘即叢棘也。

龍（鍾）襱襩（東）

說文：襱或从賣作襩。賣在屋韻，襩在

皃邈藐㒵（覺）

譀（狎）

豖（燭）啄豚豥豩（屋）

譫（盍）

趁嫪𨔵（合）

丵（覺）鑿（屋、鐸）業

說文云：丵，叢生艸也，象丵嶽相並出也，讀若浞；業，大版也，从丵，从巾，巾象版。按丵爲鑿之初形，下爲辛，上业象以辛所鑿之齒，業以丵之业象大版上所刻畫之鋸齒，叢从丵之业象聚生之艸。詩大雅常武，業、作、爲韻，業讀齊齒音，在業韻可與開口音鐸韻之作爲韻，猶之詩商頌殷武，嚴與遑爲韻，屈子天問，嚴與亡、饗、長爲韻也。

龖（合）襲（緝）

燭韻，廣韻襩同襡，引玉篇云：長襦也。 明盟盟(庚)囧 說文：明古文朙；盟古文盟，又作盟，囧讀與明同。	睦(屋)𦚔 說文：𦚔、古文睦。

(5)
蕭宵尤幽
魚 ——[iɔ]—— 陽庚清青——[iɔŋ]——藥陌昔錫——[iɔk]
麻
　　　　　　　侵　鹽——[iɔm]——葉　業——[iɔp]

月出照◎兮(笑韻)佼人燎◎兮(宵笑韻)舒夭紹◎兮(小韻)勞心慘◎兮(感韻)

——詩陳風月出三章

天之方虐◎(藥韻)無然謔謔◎(藥韻)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宵藥韻)匪我言耄◎(号韻)爾用憂謔◎(藥韻)多將熇熇◎(鐸韻)不可救藥◎(藥韻)

——詩大雅之四章

陰	陽	入
鷣(笑) 廣韻笑韻之鷣字音同鷂，注云：一名負雀，	鷣(侵) 廣韻侵韻鷣字音同淫，注云鷂之別名；鐔字亦侵、覃二韻並收，侵韻鐔字音亦同淫，注云：劍鼻，又尋、覃二音。今湖南覃姓仍讀尋。	

料(蕭、嘯) 說文斗部：料，量也，从斗，米在其中，讀若遼。	量(陽、漾)	
慘(尤、幽)音同搜。	慘讀開口音者，廣韻在覃韻，音同三。	
少(小)	省(靜) 說文，省字篆文从眉省，古文从少，从囧。	
髟(宵、幽)音同彪。	髟讀開口音者，廣韻在銜韻，音同彡。	
弔伄𨑳(嘯)盄(宵)		弔𨑳(錫)
嫋(篠)尿屎(嘯) 廣韻尿下云：小便也，或作溺。按說文篆文从尾从水，隸作尿。		弱(藥)溺(藥、錫) 廣韻錫韻溺下云：溺水，古作休；玉篇亦謂休古文溺字，說文溺爲弱水字，休訓没，没訓沈；元包經：舟休于水，正爲沈溺之義。詩大雅桑柔，削、爵、濯、溺爲韻。
翏廖(蕭、宵)寥(蕭)繆(尤、幽、幼) 繆本謂絲麻糾纏，引伸爲詩豳風綢繆字，禮大傳：五者一物紕繆，釋文云：繆本作謬，周書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此皆借繆爲謬，禮大傳：序以昭繆，注云：繆讀若穆；公羊隱三年傳：葬宋繆公，釋文云：繆左氏作穆；春秋秦穆公，漢書韓安國傳作秦繆公；史記魯世家：太公召公乃繆卜，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此則借繆爲穆。		寥(錫)繆讀開口音者，廣韻在屋韻，音同穆。

糶藋嬥（嘯）燿耀曜（笑）

攸悠滺（尤）脩修脙（尤）儵絛篠（蕭）

筱篠（篠）

由油邮抽妯紬怞（尤）冑宙伷鼬詘

岫袖柚（宥）

周啁綢稠（尤）雕鵰彫淍琱（蕭）調（蕭、尤）

釣瘹尥（嘯）杓（宥）扚杓芍（篠）

掉踔（嘯）

椒（宵）

焦樵鐎燋憔顦譙屮蕉鷦（宵）噍（宵笑、尤）鷦（尤）醮（笑）

釂嚼爝皭（笑）

趭（語）

借（禡）

蕭簫蟰橚潚飀捕（蕭）繡（宵）嘯歗捕

驌（嘯）

小（小）肖鞘誚峭哨俏（笑）箾（蕭）宵

翟糴緍糴趯躍籊（錫）躍（藥）

翟讀[ia]者在陌韻。

滌蓧蓨䱜（錫）

迪笛邮頔苗油（錫）

倜（錫）

勺礿灼酌妁芍杓（藥）的杓玓（錫）

綽婥（藥）

戚槭慽慼惄寂宋啾（錫）

尗讀開口音在屋韻。

燋（錫）

爵爝嚼嚼（藥）

雀（藥）

借（昔）鵲（藥）

肅及从肅之字如蟰、橚、潚、飀、捕等，

讀開口音，在屋韻。

削（藥）

消捎䡈霄逍綃銷硝蛸(宵)趙(小)
寫(馬)瀉(禡)

邀憿(蕭)徼(蕭、嘯)敫竅激噭(嘯)皦
繳儌(篠)
窔(嘯)皎恔校晈(篠)
去胠呿(御)祛胠笶芸阹(魚)

喬驕嬌蹻蕎憍撟橋僑轎(宵)
豦(魚、御)璩醵(魚)據遽醵(御)

夜(禡)
麘(宵)餘昭切。
射麝(禡)

猒(鹽)厭魘壓(琰)

舄瀉(昔)
漢書地理志：海瀕廣潟，師古注云：潟音昔。

敫繳(藥)敫激檄燩(錫)
皎(錫)
却(卻)脚(腳)(藥)朅(薛)怯呿胠劫(刧)(業)
廣韻云：劫俗作刧。

蹻屩(藥)
噱臄醵(藥)劇噱(陌)
説文云：谷，口上阿也，或作㖦，或作臄。按谷象食器，卻象人跽而就食，豦象虎據豕而食之，形義皆不同，㖦、臄非一字。

腋掖液袘(昔)
睪(昔、葉)斁(昔)
射麝(昔)

厭魘壓靨(葉)

詩葛覃，服之無斁，說文斁下引詩云：服之無斁；斁，猒也；書太甲：朕承王之休無斁，傳云我承王之美無厭；此皆以斁爲厭也，周頌：無射于人斯；漢書律曆志：無射言陽氣上升，陰氣收藏而復始，無厭已也；此則以射爲厭。

京（庚）涼（陽）掠諒（漾）	掠（藥）
旝（琰）	旝廣韻琰韻旝下云：又於葉切，當在葉韻。

（6）佳

虞模、戈麻——[uɔ]——陽唐東鍾——[uɔŋ]——藥鐸陌麥屋燭——[uɔk]

凡——[uɔm]——乏——[uɔp]

執爨踖踖◎（昔韻）爲俎孔碩◎（昔韻）或燔或炙◎（昔韻）君婦莫莫◎（鐸韻）爲豆孔庶◎（御韻）爲賓爲客◎（陌韻）獻酬交錯◎（暮韻）禮儀卒度◎（暮、鐸韻）笑語卒獲◎（麥韻）神保是格◎（鐸韻）

——詩小雅楚茨之三章

按楚茨三章末二句有「報以介福，萬壽攸酢」二句，依先生例酢入聲應在本表，原稿未列。

建功記，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陰	陽	入
鼓（模） 樂記旅、鼓、武、雅、語、古、下與廣爲韻。	廣（蕩）	郭廓（鐸） 說文云：鼓，郭也，按郭孳乳爲廓，中空之義，鼓中空始有聲。

[谷皿](虞)裕(遇)

臾(虞)

漢書古今人表鬼臾區，藝文志作鬼容邱。

臾(虞)

漢書衡山王傳：日夜縱臾王謀反事；注云：臾讀曰勇。廣雅釋詁：慫慂，勸也。

䀠瞿戵臞躣(虞)懼(遇)

護濩擭頀䨼(暮)檴(禡)

父甫(虞)爸(果)尃(虞)縛(過)搏(遇)

溥(姥)

模摸嫫膜謨(模)暮慕募墓(暮)蟆(麻)

窪(麻)窊(麻、禡)

說文：窪，清水也，一曰窊也；窊，污衺下也，廣韻云：窪，深也；窊，凹也。

容(鍾)

說文云：宏古文容从公；按公聲猶谷聲。

容(鍾)

勇慂(腫)

谷(屋、燭)欲浴(燭)

詩周南葛覃一章，谷、木(屋)爲韻；二章，谷、莫、濩(暮、鐸)、綌(陌)、斁(昔)爲韻，桑柔，谷、穀(屋)、垢(厚)爲韻，(莊忌哀時命，垢、處、渚、宇、雨、野、者，耦、後、與爲韻，處渚與在語韻；宇雨在虞韻；野者在馬韻；禹在虞韻，耦在厚韻；後在厚候韻。)欲字，呂覽大樂篇與具、務(遇)爲韻；詩文王有聲與孝(效)爲韻；文子道原篇與慕、慮(御)爲韻。

矍矆彏戄玃钁攫躩(藥)

彠(陌、麥)濩擭(陌、鐸)獲(麥)臒蠖檴

穫(鐸)

說文云：蒦或作彠。

縛(藥)搏溥薄簿博(鐸)

莫(鐸)

凹(洽)

陰	陽	入
籲（遇）	黄（唐）廣（蕩）獷（養）擴（宕） 荀子天論篇："冬、廣、行爲韻，此亦冬、唐同韻之證。	龠籥（藥） 彉彍矌（鐸）劆（鐸、陌）
	凡帆杋（凡）芝（凡、梵）颿（范）泛汎（梵）梵（梵、東）風（東）覂庱（腫） 嵐、葻讀開口音在覃韻，从乏之字讀齊齒音者，貶在琰韻，砭在鹽、黯韻，窆在豔韻。	乏泛（乏）貶讀開口音在洽韻。 廣韻梵韻，泛同汎。

（7）脂微齊——[i]——真臻焮痕先——[in]——質櫛迄屑——[it]
　　　　　　　　　——侵　添——[im]——緝　怗——[ip]

碩人其頎◎（微韻）衣錦褧衣◎（微韻）齊侯之子衛侯之妻◎（齊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脂韻）譚公維私◎（脂韻）

——詩衛風碩人之一章

陰	陽	入
絺郗箈脪瓻（脂）希稀（微）豨唏（尾）	痛脪（焮）	謡（迄）
矢（旨）嫉（至）	弞矤（軫）	疾嫉（質）
摯贄騺摰墊勢（至）	墊蟄霸（椓）摯（震）	墊（執）蟄摯蟄縶（緝）墊疊墊慹（怗）

比(脂、旨、至)琵齜蚍(脂)屁坒庇
(至)陛(薺)
祕毖秘鉍閟泌(至)
欭(至)
利(至)
資齎霣(脂)
說文：霣，雨聲，从雨，真聲，讀若資；廣
韻脂韻：齎，雨聲，霣同。按真聲之字
讀若資，此亦許氏知陰陽互用之一例。
䡅(脂)
祈頎旂蚚岓沂蘄(微)
畿圻(微)

玭(真、先)蠙(真)
說文云：夏書玭从虫賓作蠙。
覞𩏒(震)
因姻茵烟氤絪(真)咽烟胭(先)
洒(霰)
真(真)
辰(真)䡅(軫)
斤欣忻訢芹蘄圻齗(欣)近(焮、隱)
狺菦(真、欣)齗听釿(軫)
圻(痕、欣)

漢書地理志，巴郡墊江，孟康墊音重疊
之疊。
比坒吡(質)
必蜜宓謐珌秘鉍密泌(質)瑿覞鴓䪐
柲(屑)
咽䋖(屑)壹(壹)(質)
易繫辭：天地絪縕；說文引作壹壺；
班固典引作絪縕，拾遺記作氤氳。

說文云：畿、天子千里地；詩周頌：邦畿千里，周禮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又職方氏云：方千里曰王畿，或借圻爲畿，逸周書職方：方千里曰王圻；左傳：天子之地一圻，皆是。又書酒誥圻父鄭注：謂司馬主封畿之事；襄十六年左傳：賦圻父，毛詩又以祈爲之。

涀(薺)

洗(薺)

西(齊)

厗徲屖[illegible](齊)墀遲(脂)

七牝(旨)

覞(齊)

廣韻，覞訓病人視皃，音與迷同。

衣(微)

㐆(微)

廣韻微韻㐆音於希切(如衣)，注引說文曰：歸也，从反身。

見現蜆涀(霰)

先(先)洗(銑)

廣韻薺韻之洗訓洗浴，又姓；銑韻之洗訓姑洗，律名。

哂(軫)茜(霰)

辛新親(真)莘痒(臻、寑)

牝(軫)

民泯怋痻(真)

殷(欣)

殷(欣)身(真)㐆(隱)

殷从㐆聲；康誥殪戎殷，中庸作壹戎衣，鄭注：齊人言殷聲如衣。

陰	陽	入
⿺乚垔(至) 寅黃鑌(脂) 忾(脂)氕(微)气氣吃欯(未) 旡既暨塈嘦(未)暨塈(至) 薊(霽)	垔禋湮堙陻(真)⿺乚垔(震)煙湮(先) 寅黃夤臏螾(真)	乞迄汔訖吃屹(迄)齕紇籺(屑) 暨(迄、質) ⿺走薊魝(屑) 說文云：⿺走薊，走意；从走，薊聲，讀若髽結之結。廣韻在屑韻，訓走皃。說文：魝，楚人謂治魚也，讀若鍥。(屑)
髻(霽)		吉詰姞(質)結頡(屑)髻

說文新附云：髻，總髮也，从髟吉聲，古通用結，古詣切。集韻髻有入聲，音激質切，漢書陸賈傳：尉佗魋結箕踞，注云：結讀曰髻，結髻古今字也。

陰	陽	入
尼(脂)		昵暱(質) 說文云：暱或从尼作昵。
切砌(霽)		七(質)切(屑)
鬣(霽)		鬣(屑)
至輊致輊駤踕(至)莖(脂)		桎郅蛭侄姪窒銍庢挃室(質)姪垤耋 絰咥莖鮚蛭窒(屑) 詩良耜，挃、栗、櫛、室爲韻。
質躓疐礩(至)		質礩櫍鑕(質)

說文碩下引詩曰：載躓其尾，廣韻引作載疐其尾，與今本詩同。

醳(霽)

閉(霽)

曀殪殪墳譩(霽)殪懿饐壇豷鷧撎(至)

夷姨(脂)荑銕(齊)

㐱軫疹胗診眕(軫)珍(真)跈抮殄(銑)趁(震)

丏眄(銑)麫眄宀(霰)

畢(質)

閉(屑)

壹(質)噎(屑)

銕戜鐵(屑)戴(質)

說文：銕古文鐵，从夷，鐵从𢧜聲，𢧜从戜聲。

飻餮(屑)

粫紩(屑)

---

(8)

尤 侯		真臻魂痕	[oin]	術櫛物没屑	[oit]
之咍脂皆灰	[oi]	蒸登東鍾	[oiŋ]	職德麥屋沃	[oik]
虞		侵	[oim]	緝	[oip]

公車千乘◎(蒸韻)朱英綠縢◎(登韻)二矛重弓◎(東韻)公徒三萬貝冑朱綅◎(侵韻)烝徒增增◎(登韻)戎狄是膺◎(蒸韻)荆舒是懲◎(蒸韻)則莫我敢承◎(蒸韻)

俾爾昌爾熾◎(志韻)俾爾壽而富◎(宥韻)黄髮台背◎(隊韻)壽胥與試◎(志韻)

——詩魯頌閟宮第五章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職韻），不諫亦入◎（緝韻）。

——詩大雅思齊第四章

按大雅思齊第四章諸家稱無韻，依先生例三四句入聲同類互用也。 建功記，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北有寒山，逴龍赩◎只（職韻），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職韻）。 天白顥顥，寒凝凝◎只（蒸韻），魂乎無往，盈北極◎只（職韻）。

——楚辭大招

陰	陽	入
代黛黱貸⿰馬弋（代） 廣韻德韻⿰馬弋下云：又徒戴切。貸貣本一字，而有施求之分，與假借同。	⿰亻关（佚）賸（證）朕（朕）栚螣◎（寑）勝塍（蒸）螣騰滕縢謄（登）送（送） 黱从黑朕聲。集韻黱音直稔切，亦在寑韻。	弋杙（職）螣◎貣蟘（⿰虫貸）⿰馬弋（德）蚮 小雅大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說文引詩螣作⿰虫貸。按螣字廣韻登、德、寑三韻並收，蟘賊，亦均在德韻，蟘即⿰虫貸；段玉裁謂詩螣、賊爲合韻，非也。方言云：蟒，宋魏之間謂之蚮，集韻，蚮音敵德切；此亦即廣韻訓螣蛇之螣。
之持（之）待（止）寺侍（志）待等（海）	等（等）騬（蒸） 說文云：騬，犗馬也；犗，騬牛也，周禮夏官校人注云：攻特謂騬之。	特（德）犆（職） 廣韻云：犆，⿰牛婁犆牛也；玉篇云：⿰牛婁本作犍，犆本作特。

而陑陾（之）	陾 廣韻蒸韻雖未收陾字，而之韻陾下注云：又音仍。大雅緜六章，陾亦與薨、登、馮、興、勝爲韻。	恧（職、屋）鮞（屋）
能（哈）態能朁（代）	能（登）熊（東） 昭七年左傳疏引王劭曰：古人讀雄與熊皆于陵切。	朁䏻（德）
疑嶷礙（之）薿（止）	凝（蒸）	嶷礙薿嶷儗（職）
母（厚）每（賄）海毒（海）畮（旨）侮鴟罶（麌）	敏憋畮（軫）	坶坶牧（屋） 廣韻云：坶野，殷近郊地名，古文尚書作此坶，説文作坶；按説文坶字大徐音莫六切，在屋韻；今作牧，亦在屋韻。
乃疓（海）	仍艿訒迈礽扔杌（蒸）	
耳（止）	茸（鍾）	
來（哈）	猌憖（震）䲨（軫）贈（嶝） 説文云：猌，从犬，來聲，讀若銀。按此與玟下謂从玉，文聲，皆東漢人知陰陽互用之證。詩鄭風女曰雞鳴，來、贈爲韻。	
徵（止）	徵懲癥（蒸）	

才(咍)在(海、代)	存(魂) 說文：在，存也，从土，才聲；存，从子，才聲，魂韻之有存，與物韻之有不，皆半合口[oi]與合口[ɯi]可以爲韻之例；故詩出其東門，門、雲、存、巾、員爲韻。巾在真韻，[i]舉半合口之[oi]合口之[ɯi]，亦可爲韻，以其收聲皆爲[i]也，故真系韻有敏，鰵、囟、印、卂等。	
思(恖)罳緦偲(之、咍)細(霽)諰(佳)崽(佳、皆)鰓顋(咍)脺 說文，囟或从肉宰，宰在海韻。	囟顖(震) 說文思、細均从囟聲，以此可證東漢人知陰陽可互用。	
敳(咍) 說文：敳，从攴，豈聲，讀若豤。	豤(很)	
肯(肎) 莊子釋文肯下引說文字林音口乃反；知集韻肯音可亥切之有據矣。	肯(等)	
鄘(灰) 說文云：鄘从邑，崩聲，讀若陪。	朋崩(登)崩(等)倗(等、嶝)堋塴(嶝)	
瑇(代)玳		毒瑇(沃)

廣韻云：璹俗又作玳。

值植揰置埴(志)

織識幟熾(志)

試弑(志)

食飤(志)

廁(志)

[氵賊](代)

香(止)

廣韻沃韻璹下注云：璹瑁又音代。

直植揰埴(職)

戠織識(職)

式(職)

食蝕飾飭飾(職)

則(德)測側(職)

賊[氵賊](德)

香孴(緝)

廣韻皀字職德二韻並收；詩經六月，飭(職)服(屋)熾(志)急(緝)國(德)爲韻；易井卦，亦食(志、職)惻(職)汲(緝)福(屋)爲韻；此皆可證屋、緝韻字中有讀職德韻者。

塞(代)

誶(至、隊)醉瓻粹萃倅瘁翠(至)倅

焠啐碎(隊)

塞寨(德)

卒捽猝(術、没)誶踤啐(術)猝倅(没)

詩陳風墓門：歌以訊之，釋文云：訊又作誶；廣韻至韻誶下引此詩亦作歌以誶止；此詩下文訊予不顧，王逸注楚辭引作誶予不顧，大雅：執訊連連，箋云：訊亦作誶；史記賈誼傳：訊曰已矣，李奇曰：訊，告也，漢書作誶；小雅雨無正：凡百君子，莫肯用訊，此訊亦訓告，與退、遂、瘁爲韻；文選張衡思玄賦：占水火而妄訊，注云：訊，告也，後漢書作妄誶；莊子凌誶字，釋文云：誶亦音信；據此，訊、誶二字音義悉同，本可通用，誶或作訊者，决非偶然譌誤，段氏據楚辭注及廣韻，改詩墓門之訊爲誶，並雨無正之訊

而亦改之，蓋以陰陽不韻之成見，改訊爲誶，使與瘁，退、遂叶也。

幗慖簂䉡（隊）

戒（怪）

詩采薇：戒、棘爲韻，大田：戒、事、耜爲韻，常武：戒、國爲韻；易震卦：得、戒爲韻，屈子天問：戒、代爲韻，九章惜往日：戒、得爲韻；荀子成相篇：戒、有、悔、態爲韻；又事、戒，識、意爲韻；泰山刻石：戒與治、海、志、事、嗣爲韻；再證以皆韻有荄，駭韻有挨唉；知皆韻字中古音有讀同之咍韻者。

亟（志）

怪㚇（怪）

説文，怪、㚇均从圣聲，大徐怪音古壞切，與廣韻同，㚇音苦回切，在灰韻；九章懷沙，怪、態爲韻，遠游，怪、來爲韻，以知怪、㚇在咍皆灰韻讀koi也。

國（德）**幗蟈摑慖**（麥）**裓輱**（德）**惐**（職）

亟極殛悈諽（職）**急**（緝）

亟急義通，詩經六月，亦以急韻飭、服、熾、國。

圣（没）

説文云：圣从土，从又，讀若兔窟。

亥(海)荄(哈、皆)劾(怪)	餩刻劾(德)核(麥)
穊(海、代、隊)嘸(至)	黑墨默(德)
侐(至)	血衃窊茈(屑)衈恤(術)洫侐(職)
背邶鄁偝(隊)	北(德)
富副輻葍(宥) 詩小雅我行其野：葍、特、富、異爲韻；小宛：克、富、又爲韻；瞻卬：富、忌爲韻；荀子成相篇：富、志、待、思爲韻；瑯琊刻石：富、志爲韻；馬融長笛賦：富、喜爲韻；漢書翟公署門語：富、態爲韻。	畐副幅匐(職、屋)福(屋) 詩經用福字凡十有五，皆與之、哈、職、德韻字爲韻；易困卦、震卦、書洪範、士冠禮、考工記梓人、安世房中歌、班固明堂詩、賈誼傳師古注曰：福古逼(職)字。詩經用服字凡十有六，亦皆與之、哈、職、德韻字爲韻。
葡備(備)犕(至)㸬憊鞴(怪)	鞴服箙(屋)

詩旱麓，載、備、祀、福爲韻；荀子成相篇，德、辭、事、備爲韻，又態、備、忌、匿爲韻；是備字古音乃讀[oi]韻；說文：箙訓弩矢箙；廣韻：箙訓盛弓弩器，字亦作韝。按葡亦即箙，毛公鼎之魚葡，即詩經之魚服；易繫辭之服牛，說文引作犕牛；左傳之伯服，史記鄭世家作伯犕；葡爲本字，箙乃假借，古無輕脣，箙葡同讀，後出之鞴字，正謂革製之箙也。

復瘦覆複椱(宥)	覆(德、屋)復瘦複椱(屋)愎馥(職)
伏(宥)絥(至) 廣韻宥韻伏下云：鳥菢子，又音服。	伏絥(屋)
枝(枚)(灰)赴訃(遇)仆(遇、宥)菩	攴(屋)卜扑牧(牧)(屋)仆(德)

（有）殕（有、麌）倍菩（海）培陪醅（灰）

涪掊𨌠（尤）剖（麌、厚）

丕邳秠岯（脂）否痞（旨、有）秠杯肧

坏（灰）不芣（尤）不（有）

娟（至）瑁（隊）

牟麰（尤）

周頌思文：貽我來牟（說文來篆下引詩作來麰），與稷、極、育爲韻；稷、極在職韻，育在屋韻。

自（至）

菩殕踣趙（德）

不（物）

冒（德）瑁楣娟（沃）

麥（麥）

詩經七用麥字：桑中與北、弋韻，載馳與極、子、尤、思、之韻，丘中有麻與國、食韻，碩鼠與德、國、直韻，七月與穋韻（說文稑或作穋，廣韻在屋韻，段玉裁謂穋讀如力，是也，顧炎武謂七月穋、麥二字非韻，蓋不悟魯頌閟宮亦稑、福、穋、麥、國、穡爲韻也），思文與稷、極、育韻（屋韻字古音讀職德韻者，如福、穋、育、伏、服、牧、彧、復、禄等皆是）；閟宮與稷、福、穋、國、穡韻；管子樞言篇，亦以麥韻戒、敕、伏、稷、得；再證以麥韻有从亥从國得聲之字，知廣韻麥韻字中古音有讀職、德韻者。

息（職）

說文云：息，从心、从自，自亦聲。

意（志）

異（志）冀驥（至）

有栯（有）洧鮪痏（旨）賄（賄）囿（宥）

詩靈臺：亟、來、囿、伏爲韻；司馬相如封禪文，囿韻喜；張衡東京賦，囿韻事、備。詩經用有字凡十有一，皆韻之，哈字。九有一作九域。

尤（尤）就僦鷲殧（宥）

又（宥）

憶億臆薏（職）

趩廙翼瀷潩（職）

漢書地理志：師古注曰：潩音翼。

或（德）域緎（職）彧馘郁栯囿（屋）

彧、馘、郁三字，形異而音義並同。詩小雅信南山：翼、彧、穡、食爲韻；公冠篇：或與祿、服、德、福、極爲韻。

殧噈蹴（屋）

囟汲（緝）

說文云：囟讀若聶。

登（登）

得（德）

公羊隱五年傳：公觀魚於棠，登來之也；注云：登讀爲得，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

夌陵淩凌菱（蒸）

先坴陸稑（屋）

㐭廩（寑）

嗇濇（職）濇（緝）

印（震）

卩（卪）節蝍（屑）楖（櫛）即蝍楖抑（職）

說文云：卪，瑞信也（隸變作卩，今用節），印執政所持信也（隸變作印）；抑按也，从反印，俗从手作抑（隸變作抑）。

卂訊迅（震）汛（震、霰）

一蝨（櫛）

荀子賦篇，塞、偪、訊、塞爲韻； 盧文弨謂訊非韻，改原文託訊爲訊託，是不知古韻而安改古書者也，按託在鐸韻，與職韻之偪、德韻之塞不能爲韻，而震韻之訊則本可與職、德字爲韻，例如： 之韻之思字，从震韻之囟得聲； 軫韻之敏字，从賄韻之每得聲； 震韻之愁䀹，从哈韻之來得聲； 此皆可證真韻中古音有讀之哈韻字者，訊字其一也。

陰	陽	入
	針(侵)	十什斟汁(緝)
	殑(蒸)	克(德)

（9）微脂齊皆灰——[ui]——諄文魂——[uin]——術質物没屑——[uit]

王事敦我(灰、魂韻)，政事一埤遺我(脂韻)，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灰韻)。

——詩邶風北門之三章

戎車嘽嘽，嘽嘽焞焞(諄韻)，如霆如雷(灰韻)，顯允方叔，征伐玁狁(準韻)，蠻荆來威(微韻)。

——詩小雅采芑之四章

陰	陽	入
內(隊)	抐(慁)焫(混)	訥㕯(吶)肭抐殁(没)
荾葰(脂)脧峻㕙(灰)梭(隊)	夋逡皴(諄)浚峻俊畯駿(稕)焌捘(慁)	焌(術)
伊(脂)	尹(準)讀如允。	芛(術)
威(微)蔚(未)	君莙(文)	
屈原漁父以汶韻衣，亦微文共韻也。易革卦象傳：其文蔚也，與君爲韻。	說文：莙，井藻也，从艸，君聲，讀若威，此亦許知陰陽互用之一例。	
敦(灰)錞(賄、隊)憝譈鐓(隊)	敦墩暾(魂)惇燉(諄、魂)諄錞淳(諄)	

廣韻灰韻敦字音都回切，注引詩曰：敦彼獨宿。按詩北門亦以敦、遺、摧爲韻，摧在灰韻，遺亦脂之合口。

蜦（齊）

隹（脂）碓（隊）

揮煇輝暉翬（微）

卉涛（未）賁蟦（微）

說文：賁，飾也，从貝，卉聲，大徐音彼義切；朱駿聲謂爲奔省聲，亦可通。說文饋或作餴，可爲賁、奔同音之證。廣韻，微韻之賁音符非切，同肥，又音布昆、彼義、符文三切；寘韻之賁訓飾也，音彼義切，又肥、墳、奔三音。

肥（微）萉黂（未）

說文云：萉，枲實也，或作黂。

穦（尾、未）

玟（灰）焛潣（賄）

癸揆（旨）葵戣騤（脂）睽（齊）湀（旨、齊）

頯（灰）

侖蜦淪倫論輪綸（諄）

隼雔（準）

軍葷（文）渾獋餫煇褌（魂）運暈鄆（問）

奔賁鷾（魂）噴（魂、慁）賁墳蕡濆饋（文）

廣韻文韻之賁訓三足龜，音符分切；魂韻之賁訓勇也，音博昆切，又肥、祕、墳三音。

賁（文、魂）

糞瀵（問）

文（文）閔潣（軫）

騤闋湀（屑）

骨（没）頯

祟㲚(至)

出(至)朏(尾)

帥⿱帥月率(至)

孛悖誖(隊)

未味(未)妹昧(隊)

說文：昒，尚冥也，从日，勿聲；昧爽，旦明也，从日，未聲，一曰闇也。書太甲：先王昧爽丕顯；漢書郊祀志：冬至昒爽，師古注云：謂日尚冥，蓋未明之時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曶爽、闇昧，索隱云：曶爽，早朝也。

沸疿茀狒髴怫佛誹(未)費(至、未)

配㠑(隊)

芾(未)

說文：顝，大頭也，从頁，骨聲，讀若魁，大徐音苦骨切，在没韻。骨聲字讀若魁，此東漢人知陰入互用之證。

鶌⿰出几⿰出卩(術)

出怞窋絀黜炪崛(術)聉(質)屈掘堀詘

倔剧(物)淈咄朏窟(没)

帥⿱帥虫率達衛蟀(質)繂膟(術)

字勃悖䳰餑誖(没)綍(物)

勿(物)昒(物、没)

弗紼拂茀髴怫佛(物)

㠑

說文：㠑，崩聲，从屵，配聲，讀若費；大徐音蒲没切。

芾(物)

陰	陽	入
廣韻未韻云：芾茀同。 袚（未）祓（隊） 廣韻云：袚，蔽膝，蓋亦市之異文。 尉熨蔚慰（未） 胃鼂謂蝟渭（未）喟（至）	盾（準）楯輴鶞循揗（諄）遁（慁） 圂溷慁（慁）棞掴（魂） 吻脗刎伆（吻） 說文吻或作脗。 昷（昷）温殟轀（魂）　熅氳緼蒕（文） 搵（慁、吻）慍（問）	廣韻物韻之芾訓草多。 市韍紱（物） 說文云：市，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篆文作韍。徐鉉曰：今俗作紱。 尉熨蔚（物） 鼂搰䁯猬（物） 腯䭯（没） 掴（没） 勿物伆吻芴（物）沕（質、物）忽笏惚（没） 膃殟嗢榲榅蒕（没）

（10）虞侯——〔u〕——東鍾——〔uŋ〕——屋燭——〔uk〕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候韻）藐藐昊天，無不克鞏（腫韻）無忝皇祖，式救爾後◎（候韻）

——詩大雅瞻卬之七章

陰	陽	入
禺愚隅（虞）遇寓（遇）藕偶耦（厚） 䣶（遇） 須（虞） 具（遇）	顒喁䶛鰅（鍾） 凶（鍾） 縙（腫）	㬥𣄼㬥（燭）

編校説明

「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係作者著於南京獄中，把古音分爲四類十系，將「説文」、「玉篇」、「廣韻」、「集韻」所收之字依類録入，比參古陰陽入三聲相通互轉，條分縷析，極爲明朗。一九四零年冬，作者成「小學識字教本」上篇及「自序」後，重訂此稿。次年秋，書「自序」囑學生魏建功序印於四川江津白沙。

同魏建功來往書信十餘件

通信一

建功兄左右：上月二十九日手書讀悉，五日寄上一函，内附有韻表增改稿，想已收到，拙作韻表，並非我創，乃襲用顧與江戴之舊法，特前人不甚措意此方法，吾拾以發揮之耳。陽聲乃鼻音，非鼻韻，韻必由喉出口而無阻，如蘇州讀「恩」字之類，一般陽聲之鼻音，乃因阻而音由鼻出，非由口出也。音由聲韻二者合成；聲由舌根、舌尖、脣等節制成阻；韻則無阻；吾以爲定義應如此。因此序文中，有一段：「考諸發音學，陰聲加三種鼻聲附皆成陽聲，加三種塞聲則成爲入聲」，擬改爲：「按之發音學，陰聲加三種鼻聲附皆成陽聲，因氣流受舌根鼻聲(ŋ即ng)舌尖鼻聲(n)或脣鼻聲(m)前流之阻，改由鼻出。是爲鼻音，即陽聲；陰聲加三種塞聲附則成入聲，因氣流受舌根塞聲(k或g)舌尖塞聲(t或d)或脣塞聲(p或b)前流之阻，音由阻塞而短促，是爲入聲。」原文過於簡單，在發音學熟悉者，固一說即解，對於老派人似宜解說稍詳也。

「不知陰陽入相通互用之理，匪獨於文字諧聲及古書韻文多音讀不諧，即於近代方音亦往往費解也。」此段亦請兄擇序文原稿適當處或修改或新加；且加以旁注：如宋元人讀們字，河南山東人讀門字，湖北人讀母幕等字，四川安徽若干處讀謀字，湖北人讀目木等字(麥不讀陽聲，勿加入)等等。

甚盼兄有一序文，可否將擬作之長文，先寫一短短大綱，此時即同印出？

印二十份恐不够，印二十五份如何？

紙費（連蠟紙）若干，希即示知！

説文：襱（朿）或从賣（屋）作襩（燭）；廣韻襩同襡，引玉篇云：長襦也。褻熱（同在薛）均从埶（祭）聲（徐鉉不知陰入相通之理，謂褻从熱省乃得聲；然則熱亦从埶聲，又何省耶？），又如安徽讀張如查，北京讀數字之兩爲lia，打字北方讀ta，上海讀taŋ，咱字北方讀tza，或tzaŋ，北平你字敬語爲您，他字敬語讀若灘，萆麻子之萆四川讀若賓，拉字今陰入竝讀，栅欄北平讀爲ʃala，那字紹興讀若罕，四川讀若朗，如此之類，各地多有，請盡量加入旁注中，此亦三聲互用之一今證也。倘原稿無此，亦請加入，旁注亦加入，原稿或已有褻熱，或不全，或無旁注，請注意檢之！

靜農兄久無信來，諒館中事甚忙也，此祝

健康

弟　獨秀手啓　九月十日

仲甫先生尊鑒　二十七日手示奉悉，大序亦已讀到，此作開古音學界一新紀元，以陰攝陽入，功往作古陰陽入三聲考，曾有此臆想，又作陰陽橋一文，論其音理，以謂中國寫韻家埋没一種鼻韻讀音，鼻韻讀音隨各方聽感分屬於陰或陽，如河南山東一帶門字與眉音讀同（故宋元人我們作我每也）。四川謀讀若蒙，湖北則入聲目麥木讀若蒙。細審之，其陽聲實爲鼻韻（吾輩皖蘇淮域之觀丸如歌俄亦此故也）。先師玄同先生贊否參半，十數年來，荒落未有以更證己説，春間聞先生言已有所感，此次歸來，百務紛集，然必欲於赴昆之前作一文將以就正。大著擬即進行油印，拙文如過長則清鈔一本奉覽，功當別謀發表印刷處所也。匆此草草，敬請

著安

學生　魏建功敬上　八月二十九日

又序文中,「説文上宜加許氏」二字,「中國古代語音有複聲母説」下,宜加旁注如下:(載東方雜誌第三四卷二〇及二一號)

油印已開始乎? 前幾次增改稿均趕得上乎? 印好,兄等處留八份(請代寄重慶沈尹默、顧頡剛各一份,北平沈兼士一份,昆明唐立厂一份,白沙胡小石一份,餘三份,兄及靜農各一份,國立圖書館一份),餘寄談錫珊兄轉弟收,此祝

健康

弟　獨秀手啓　九月十三日

建功兄:十日十三日奉上二函,内均有改稿,已先後入覽否?

漢書地理志,巴郡墊江,孟康墊音疊,韻表陽聲已收墊,入聲有執,似未收疊(怗),望補入,并録漢志注爲注文。

此祝

健康

弟　獨秀手啓　九月十四日

建功兄:

説文豔从盇聲,韻表原稿陰入收蓋、盇,而陽未收豔者,韻有開齊之别猶可解釋,聲母則絶遠也。(蓋盇古在群匣。豔讀喻母,群、匣之變爲于非喻也。)尊意以爲如何?

十日、十三日、十四日,均有韻表改稿寄兄,均先後收到否? 前有數次改稿寄靜農兄者,想早已收到改過矣。

識字教本總目次中,「(二)字根或并合字根後加偏旁者」,望删去「後」字。又象人行動類兄兑字條之最後一

句：「用兑爲兑換字者，謂巫祝之供物與神之賜福相交換也。」望改爲「自唐以來用兑爲兑換字者，假借以爲同音之對也。（說文：⿰亻對，帀也。按古當用對，後加人。）」

此書遲遲不能付印，其癥結究何在耶？ 若教部有意不令吾書出版，只有設法退還稿費，別謀印行耳。（請問問陳館長，如有此事，囑他直言勿隱，以便弟早日籌備退還稿費。）如何，希有以示知！ 數函兄等問韻表用紙共需若干，至今未見示知，何也？ 此祝

健康

弟 獨秀手啓 九月十九日

建功兄：上月二十六日手示讀悉。

半鼻音之陽聲ŋ或ʔ聲附之入聲自與陰聲更接近，但弟以爲此皆係近代音之流變，古音似不如此。古音m附之陽聲，今惟閩粵有之，然凡韻字亦變爲n附，讀寒韻，他處則由m變n，或由m變ñ(ɲ)，蘇常一帶，不獨有古m附者讀ñ者，即ŋ附者亦或讀ñ，如陽、爭、邦、姜、郎、亮、様、仰、兩、量等是也。至m附之三、談、男、蠶等則讀陰聲矣。原爲n附者，亦多變讀陰聲，如件、現、先、烟等是也。觀此等音變痕迹，可知古今音變之程序，乃由m附漸變爲n附或ñ附，或全失聲附而讀陰聲，非倒轉過來由陰聲漸變爲ñ附而m附也。（適之即主張古無陽聲，乃由陰聲失去收聲之韻母變成陽聲，例如關關雎鳩之關關，古音讀kuana kuana後失去a乃讀kuan kuan，其說如此，謬誤顯然，此詩全體皆四音節一句，若如適之之說則惟首句六音節，是何故耶？ 適之又舉北京語「甚麼」以爲證，我不知北京語中有保存最古語音之可能耶？）以今世方音證古音，雖是一法，然必十分謹慎，必與他證相發明，孤證則甚危險，因無論聲母韻母古無而今有者不少，不可不詳考古今音變之程序而亂用之，譬如近讀責善半月刊中（二卷九期）某君以黎軒爲拉丁文Graecia之譯音，竝謂「以軒譯cia，韻母雖不似，聲母實相近故也」。殊不知韻母尚可以陰陽互用解

之，聲母則完全不合，彼蓋不知軒字聲母乃由群變見變匣，由匣變曉，由曉變近世音如注音字母之T（守溫字母曉母不讀T，曾如今音南方之讀匣，顎化之舌腹音，至早不過始於漢末魏初劉熙作釋名時；顎化之曉母當更在其後，日本漢讀顯字猶爲「ケン」也），此等古今音變之程序也。「ɲ」爲顎化符號，顎化音古代無之，東漢末以後，始漸漸由附庸蔚爲古國，守溫字母之、知、徹、澄、孃，即由端、透、定、泥變讀此音（今粵語即如此），所謂半鼻音（半鼻音最爲喪失，其所行地域必不廣，時期必不長），乃由m附變爲ɲ（ñ）附（亦即孃母，「孃日歸泥。」太炎此説不可易也），亦即閉口聲附漸趨喪失之現象，故吾以爲非古所有，前賢不論此，未可非也。ʔ爲影母塞聲，古即有之（此處附帶奉告前函所謂鼻韻如蘇州之讀恩，細思之乃不然，吳音之讀鞋〔陰〕恩〔陽〕洽〔入〕皆影母通聲，非鼻韻，古亦無此音）；h爲聲門通聲。起於最晚近；長江流域此等入聲，亦由k、t、p漸變爲、ʔ爲h（淮陽尚有k，如讀脚字），亦即聲附漸趨喪失之現象，非古所有。

以上所論，尊意以爲如何？尚希賜教！

前接靜農兄九月十八日書云：韻表自序蠟版已寫就；尊函乃謂改序之文如不及補入，則另爲補注，豈蠟版已寫好，改稿始到耶，不知是何部分也？

地字籀文墬可照兄辦法加入，卯敢地字作[illegible]，無土而爲豕。（虡彝作[illegible]，故知此爲豕。）説文所收此籀文或有據。

此祝

健康。

弟　獨秀手啓　十月四日

仲甫先生：屢奉手示，均已分別加入稿中。

功前言鼻韻是指鼻音以外之半鼻音。例如上海讀「三」爲純粹陰聲，正則韻書傳統讀法附-n者即先生所云附鼻音之陽聲，乃如江北一帶之讀「三」爲sɑ̃南通sɛ̃如皋及江淮間寒桓韻讀-œ̃者亦爲通常視同陽聲之價值，然並非鼻音而爲半鼻音與元音同時發出也。此種陽聲讀法爲寫韻家所不細分，西人如高本漢於方音字彙中録而不言其理。功嘗偶以此「三」字觀察地理上之分布，北方（關外同）河北山東河南爲-n，江蘇北部自淮屬分界其南爲ɛ̃或ɑ̃，江以南直至温州又或爲純陰聲，入福建爲陽聲轉讀爲-ŋ，廣東乃爲-m，折而西南廣西爲-m，雲南爲ɑ̃，貴州四川爲-n，湖南北江西亦爲-n，陝甘山西又爲ɑ̃，而安徽似北部壽潁與蘇之徐淮及東豫相同爲-n，江流兩岸以至徽州似與南京一系爲ɑ̃。循是以求，大抵蘇皖東楚吴越故地晉秦隴界及古滇之m變n，三字陽聲多爲半鼻音。（鼻音在他類者分布情形又不同，如-ŋ陽聲及-n陽聲之他字魯豫冀境亦作半鼻。）我前賢論陰陽對轉而不及知此半鼻音，今西人知此半鼻音而不論陰陽對轉，一奇蹟也！

陰 無聲附　　向來混作陽　　陽 有聲附鼻音

（　）無聲附有半鼻音

此音失半鼻音即爲陰

鼻音明朗化爲鼻音半

聲附即爲陽

先生所主張三類相通互用之説，功以爲全體字例搜得完全時可以此讀法言其互用之音理，蓋向不爲人所理會之半鼻音不若是無以得所也。陰入之間，功以爲是我等江淮間通聲附（h）或吴語區中聲門塞聲附（ʔ），向來正如半鼻音之混作陽而視爲入。如是——

陰　　向來混作入　　入

（　）有聲附皆爲聲門阻音　　有聲附塞音

不知先生以爲如何？ 此即古陰陽入三聲考中舊説也。
改序之文如不及補入，當爲設法另作補注。
黝字問題似可列入而説明其疑點。 又地字古文墬从彖，是否可補第二表豕字條而移地字條於豕字條後？
識字教本改訂處已轉交靜兄。 匆此，敬祝
健康！

學生　魏建功敬上　九月二十六日

仲甫先生：

四日論半鼻音一書奉到。 先生所示論音條件，極所佩服。 惟建功尚欲嘵嘵者，即所謂半鼻音與（ɲ）符所示音值爲二事也。（ɲ）音爲一純粹顎部鼻音。 半鼻音即爲與韻母同時讀出者也。 功爲解釋陰陽二類韻所以成初本互用而分離爲不相通用之情勢，故頗重視此半鼻音問題。 半鼻音即可爲先生互用説之音值説明。 凡此諸部字並非一一可以互用，似尚有一定之聲類限制，且詩文協韻現象更當有地域條件。 半鼻音以功所見，即較早於尊見所謂近代音之流變，大抵漢代已漸加多。 古音之變，恐不能甚爲劃一而整齊。 寒、歌互用似最早而最廣，（以楊氏方言觀之，似陳宋淮楚寒入歌，燕趙齊魯入魚模。）自餘仙、支互用，真、脂互用，諄、微互用，各以其地而異。 此現象且似以-n附韻爲最發達。 同時材料中幾不見-m附韻之有此也。 -ŋ附韻如以甲骨文即亡作無用，是爲最早，而亦不若-n類之多。 今日言古音，類皆漢人轉手，除甲金諸資料而外，似又不得略退後一時期論之，切韻（廣韻）集韻又多傳漢經師音讀者也。 先生以爲如何？ 國内各刊物言音韻者多係囈而臆者，亦提倡本位文化者所不能了了矣？ 先生論入聲晚起之説極獲我心。

音表功已謄清。 惟按「陰陽入」「陰陽」「陰入」「陽入」四類歸齊，略依聲母再爲類次，（聲類次序大致先舌次

舌齒，次牙喉，次脣，惟第4表以牙喉、舌齒、舌脣爲序。其間偶有出入，或因字義，或因字音，分亦未絕對了）蓋按尊著似無一定不易之次序乃敢如此更動，不識果當否？紙買兩刀，䰟十餘元。將來再致寫蠟紙酬若干可耳。山居小極，不無停頓，總之行前，必經功眼寫好，先生放心。匆此敬頌

健康！

之瑜兄好！

學生　魏建功敬上　三十年十月九日

建功兄如握：江津城晤談甚歡，別來又將兩月矣。十月三十一日手書敬悉，久未覆至歉！韻表已由靜農兄前後寄來十三份，略可分配，靜農處留八份，云已寄兄二份，內有送唐立厂先生一份也。史存直君已來見面，其學力似尚未充，而不肯輕信他人之說，能自深思，足多也。鄙意廣韻韻目同讀音各有不同，守温字母一母不讀二音，蓋以明認爲讀音相同而分二韻，讀音不同而歸一母，太不合情理也。史君於此二說皆不之信，兄以爲如何？徐老想尚未回昆明，信及近作一篇兄閱後請留給他！日英已開戰，昆明能安居否？此祝

健康！

弟　獨秀手啓　十二月十三日

建功兄：日前寄上一函內附致徐老一書近作論文一篇（油印的），想已達到。昨接陳覺玄兄函，附上一閱，不知尊見以爲如何？依覺玄語氣，高説尚可商量，鄙説互用直不能成立。鄙意高説即段氏所謂入聲轉去，照覺玄的説法，古音但有陰聲，陽入乃後代之變音耳。（不知弟看法有誤否？）如古音本無陽入，近世陽入又有消失之趨勢，特中古有此一現象，則殊可怪也。覺玄函閱後尚希寄還，因對拙作持反對意見者必不乏人，擬彙齊將來作一後序總討論之也。此祝

教安！

弟　獨秀手啓　十二月十九日

仲甫先生函丈：月初由白沙轉到大著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適以失眠症劇發，朝晚練習太極拳，致扭傷要呂，息偃在床，近始就痊，特展讀數過，細繹書中基本原則，雖無明文規定；然由例字之排列，及音讀之構擬，知爲凡古陰陽入互用之字，其元音必屬从同。易詞言之，即元音相同之字，不問其聲附之有無同異，古代皆可互用也。由鄙見言之：古代諧聲、假借、押韻，必取其音之相同，或相近者，方可互用。至異時異地而有異讀，如由陰聲加聲附而爲陽聲或入聲，此古今音轉變之所由來也。若同時同地，似不至以陰聲之a與陽聲之an aŋ am，入聲之ak at ap任情互用也。若今日北平音之利(li)吝(lin)令(liŋ)，顯然有別；廣州音之連(lin)廉(lim)，獵(lip)列(lit)，音讀迥殊，均不能任情互用。至有時地之變易，乃有音韻之轉迻。當古人互用之時，其音必爲同部，或至相近，逐漸演變而有後日陰陽入轉變之現象，非古人用時，即有陰陽入之分別而互用之也。如大序中所引皖音「讀張如查」之一例，以張查並讀a韻，故可互用。非a與aŋ異讀之互用也。由是言之：後代所謂陰陽對轉者，乃説明音韻變化之過程，非解釋互用之條例矣。故今所謂古人陰陽互用之字，當古人互用時，其音值究爲何如，似尚待精密之研討，遽難加以斷論。西人高本漢以古聲附之遺失解之，如謂「至」古有d聲附，故可與有t聲附之「室」「窒」「垤」諧聲或押韻，「背」古有g聲附，故可與有k聲附之「極」「克」「力」押韻。雖所釋僅爲一部分之現象，且亦未必有當，然亦不失爲考證古音之一道也。質之卓見，以爲如何？太平洋風雲變色，東亞或有澄清之一日歟，並懇指示及，是荷！此請

誨安！

學生　中凡頓首　十二月十一日

仲甫先生：

去年十二月十二日手示，十六奉到。十九一示，二十一日奉到。比時警報頻仍，十八日敵機臨空，最爲倉皇。二十、二十二、二十四均有警報，功體力實已疲乏。今年一月三日應旭老約，至其山居看茶花，行二十餘里歸，以天色向晚稍急促，走傷，觸犯舊疾，吐血潮熱，精神狼狽，息養一星期，勉強上課，現在寒假考試，即可大偷嬾也。近日已恢復，請勿念。來示亦因此遲遲未復，至乞宥之！

韻表收到以後，頗覺校對尚多問題。功序一頁後十行黄氏譌作董氏；二頁後九行顧寧人訛作願寧人；四頁前八行首字當作「上」，訛爲「去」；六頁後九行嚮慕譌作響慕；前轍訛作前輒；八頁後六行諒亦如誤倒作諒如亦；九頁後三行挐譌作絜。先生屬送唐立厂兄一份已轉交。

史存直君前所著論，功亦覺其能自深思。尊示與史君所討論廣韻韻目讀音與守温字母讀音二事，功意適同於史而爲説之根本則正基於先生之所謂「情理」也。此以近日細玩韻鏡一類等韻書，參覈高本漢一流立説之意，又雜數年來整理唐五代韻書系統之心得，而有所見。按等韻最早之書與其同時韻書本相映照，後起十六攝自爲宋元以後音韻系統，而韻鏡七音略一類四十三轉之書如以開合類視爲一攝則當有二十五攝。二十五攝與廣韻分韻相對關係如次：（韻鏡）

（一）東入附（下同） （二）冬鍾 （三）江 （四）支 （五）脂 （六）之 （七）微廢 （八）魚虞模 （九）齊皆灰咍祭夬 （十）佳祭泰 （十一）真諄臻魂痕 （十二）文殷（欣） （十三）元山仙 （十四）寒桓刪先仙 （十五）蕭宵肴豪 （十六）歌戈 （十七）麻 （十八）陽唐 （十九）庚清 （二十）耕清青 （二十一）尤侯幽 （二十二）侵 （二十三）覃談鹽添咸銜嚴 （二十四）凡 （二十五）蒸登

其中惟仙與清祭分屬兩攝，大抵已可見韻書分韻並非絶對以讀音爲準，若按此二十五攝類之分劃，所有讀音似又當以同攝者爲相同爲原則，其不相同實由於後來音變之故。建功深信陸法言切韻序「論南北是非古今通

塞」之語，以爲此類韻書之系統爲一種理論的分劃而非實際的排列。中原音韻之十九韻與今國音相承，與古音家之分部亦相繫屬。此種中段韻書，即合併四聲亦有六十韻，固不可言其不能有，然上之言古音最多如黃季剛三十三先玄同師曾分至三十七，下之中原音十九國音十八，獨中分多於上者近一倍，多於下者近三倍許，不能無疑也。若以等韻一派審音著作實況論之爲二十五，似可以有成立之理由也。四等排列之韻有一韻分在兩圖以上者，有一韻在一圖而數等者；必謂韻之分必爲讀音之異，則一圖之等不同者自必如高本漢之分別苛細而一韻分在兩圖以上或一圖數等者豈不更當說一韻之中有若干不同之讀音乎？自韻書史料觀之，真諄、寒桓、歌戈，初不爲二；是今開合分韻者原合一也，則灰咍、佳皆、魂痕、文殷、山刪、先仙、陽唐、蒸登諸韻或亦本不分爲二。然其分也固因開合之讀音不同，但若東有一二，戈有一三，麻有二四，將謂絕不相同即不能爲一韻，既爲一韻，即有不同要亦不能迥殊。是以功爲同圖之韻其讀必不甚懸異，故廣韻韻目不同而等韻同攝類者音當同也。以此觀點檢討廣韻同用獨用之規定與等韻分圖之同異，其古今變異消息亦大致可見；如支、脂、之等圖分別而廣韻同用，是分者合於上古音而合者合於隋唐以下音也。此一觀念與高本漢說大有出入。高說可謂讀音以分等之異而不同，然於一韻數等者，則定其主要元音爲相同不同在於介音，數韻一圖者則定其主要元音爲不同。蓋其論音依據爲切音指南之十六攝並非韻鏡一類四十三圖之二十五攝也。今試以其所訂之讀音與上列二十五攝對照，則違合情形如次：

（一）東　uŋ ĭuŋ　（二）冬鍾　uoŋ ĭwoŋ　（三）江　ɔŋ　（四）支　iĕ wiĕ　（五）脂　i wi　（六）之　iː　（七）微廢　ɐ̆i wɐ̆i ĭɐi ĭwɐi　（八）魚虞模　uo ĭwo ĭu　（九）齊皆灰咍祭夬　iɐi iwɐi ại w ại ɑ̣i u ɑ̣i ĭɛi ĭwɐi ai wai　（十）佳祭◎泰　ai wai ɑi uɑi　（十一）真諄臻魂痕　ĭĕn iuĕn ən uən　（十二）文殷　ĭən ĭuən　（十三）元山仙◎　iɐn ĭwɐn ạn w ạn　（十四）寒桓刪先仙　ɑn uɑn an wan ien iwen ĭɛn ĭwɛn　（十五）蕭宵肴豪　ieu ĭɛu au ɑu　（十六）歌戈　ɑ uɑ ĭuɑ　（十七）麻　a ĭa wa　（十八）陽唐　ĭaŋ ĭwaŋ ɑŋ wɑŋ　（十九）庚清◎　ɐŋ wɐŋ　（二

十）耕清青 æŋ wæŋ ĭɛŋ ĭwɛŋ ieŋ iweŋ （二十一）尤侯幽 ĭəu iəu əu （二十二）侵 ĭəm （二十三）覃談鹽添咸銜嚴 ɑ̣m ɑm ĭɛm iɛm ɑ̣m am ĭɐm （二十四）凡 ĭwɐm （二十五）蒸登 ĭəŋ ĭwəŋ əŋ wəŋ

以上一攝讀音合於韻鏡之分者有一、二、三、四、五、十二、十六、十七、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凡十一。其以去聲獨韻寄附者，亦可視同相合，有七、十，二攝。自餘皆係韻異圖同而擬讀音不同也。十六攝自有反映之時代聲音，與此二十五攝當不同；二十五攝與切韻廣韻中相應之系統，又當不同於再古者，竊謂從諧聲字再作一韻表，與韻鏡比，其痕跡亦可見矣。（江氏四聲切韻表或可用。）高氏以韻書及等韻相輔論音，其法不可易，而其必韻韻別異，實不盡合於實際。此點由韻之讀音牽及字母讀音問題。先生所主各韻必殊之説似同於高，而字母一音之主張似又不與之相同。按一母一音説最近理，此固爲從語音分析之科學觀念應有之理論。然以功所見，古人審音固未必全如今人之細，而其分合總不外依其時地唇吻習慣之自然；此「自然」之現象即不必爲合於今所謂語音分析系統也。三十六母以反切在韻書及等韻中相對照之分析，可多至五十一，而唐存守温字母卷子即三十耳，今音僅二十四（國音，實用二十一），連無聲母者共二十五類；其五十一類在等韻書中纔列爲二十三行，脣之重輕，舌之舌頭舌上，齒之正齒齒頭，固三十六母中所明分，而牙喉半舌及齒頭之再分爲兩類，初未嘗顯著辨別也。竊謂昔人所已分，實當時確認不能合；而其所未分，事實亦必不可合者，當亦自有其實在事實也。是又一母一音之説是也，而一母包有兩音亦不可斷其必無矣。即如等韻之分等，同圖異韻，韻之主讀，功以爲不當大異；而同韻異圖除開合外，惟仙清祭三韻爲異攝，是爲韻讀受聲讀影響而變其值。仙在十三攝，當爲今國音ㄢ韻之類，而十四攝與寒桓同類者，當爲淮南音之讀法如中原音韻之桓歡韻也（懷寧音屬之）。是一爲iæn yæn，一爲iœn yœn，同圖異等之同韻或不同韻者，功以爲韻讀當以同一爲原則，而由聲讀條件發生變異。故仙之在十三攝者與元山當同爲ɑ，在十四攝者與寒桓删先當同爲o，再以聲讀之變化而與元山不同，與寒桓删先不同。此即高本漢所定各韻各讀，功以爲可作論其所以不同之具實説明，而不應謂即各有此不同

因以分也。建功對於四等之説，近亦有謬見，與此可相表裏。

凡一等韻之讀音確定爲一種。

凡二等韻之讀音不定，得有兩種讀音：一種與一等同，一種與三等或四等同。

凡三等韻之讀音確定爲一種。

凡四等韻之讀音確定爲一種。

一三等之不同在有無介音，三四等之不同在聲類。二等爲最不確定之音，韻讀聲讀皆因其變而變。史君之不以尊説爲信，不知作何理論。而建功此意恐亦非彼之所同耶？粗率具陳，還祈先生教之。徐旭生先生已奉復否？

陳覺玄君書讀過（函附還），先生之互用表，建功所敢從同者在以此解釋現象。其陰陽入分界，以私意揣之，恐先生與覺玄皆不能有混一不分之説也。先生大著，以未明言「互用」之條件，恐讀者誤解滋多耳。覺玄之説陰聲加聲附而爲陽聲入聲云云，頗似主古只有陰聲，惟其引高説則又不盡然矣。舊音韻學者合陰入於一，不過是古音系統中之一種現象。「陰」「陽」「入」爲論音工具，音韻實際似當分別言之。建功以爲中國語系音韻狀況，古今方國之殊自來有之。其別約有三支：

一、陰、陽、入　俱備　如今粵語。

二、陰入、陽　兩類　如今國語。

三、陽入、陰　兩類　如今吳語。

第三類之入實爲聲調之相配，而其音值與第一類不同；第二類直變同於陰矣。

覺玄似誤以先生主張陰陽入互用爲「任情」而無條件，然正代表一般觀感也。建功往與先生論「鼻韻」，本爲解釋互用之理，而互用之條件一事則未嘗提出請益。先生之意，功能會心，頗欲以此重檢古詩韻例，而一般意見之所爭執者實又一事耳。然與先生所指明之事實本身似無可動搖。立厂讀大著後，與其新識一友人正致力

古韻分部，以故頗注意大著分部之然否。此亦非建功在大著中所認爲重要之事也。建功儻能本大旨於古韻狀況覆覈一過而有所得，將再伸論爲文，再求誨教。

滇中天氣大佳。空襲近極少，敵在馬來一帶有如燎原，緬局如緊張，則不知如何。生活奇昂，所入不足贍家，內子在白沙，不能不稍謀自給。最近奎校紛更，亦不欲計其成敗矣，聞之瑜兄照拂，將與燮康兄達意，固大佳也。伊來夏將分娩，故功暫不擬勸其他往作事，能在山中頗合宜。日內當函之瑜，乞先生先爲道意致感！草率作復，不及端書。敬此，順頌

健康！

學生　魏建功敬上　三十一年二月六日

建功兄左右：前上二函，一內附致徐老書及油印近作一份，一附陳覺玄兄來信，想已先後達覽；今有音學數事與兄商榷者：

（一）ia io ie iu 爲同一性質後起之結合韻母，高本漢堅謂y（ㄩ）爲單韻母，反對法國人寫作iu，弟殊不以爲然。鄙意iu寫作y，猶之英人ai寫作i，俄人ia寫作я，io寫作ë，急讀之皆似單韻母也。

（二）ʃ m̩ n̩ ŋ 等聲母可單獨成一音節者，乃以ɹ爲完全通聲，舌尖距顎甚寬，鼻聲母氣改由鼻出而無阻也，故此等聲母可以獨用，韻母獨用乃寬式辨法，嚴以審音，aiu與微有摩擦之ʔjw有別也。高本漢認爲無別者，其用意或留j̈以爲彼所謂j̈化用耳，正因如此，彼果認爲ij無別，何以云j̈化而不云i化耶？可見在聲母仍應作j̈也。史存直君推演高氏之說，竟謂本無「影」「喻」母，而不知高氏後來在分析字典中於北平之「音」「應」等字都用j為聲母也。

（觀此信則仲甫先生對鄙見似有所誤解。鄙見不過不同意高本漢氏定影母爲聲門閉塞音之ʔ或ʔj，認影母爲以元

音開始之虛位聲母，而喻母則爲與此虛位聲母相對應之濁母，猶藏文ཨ之於འ。此實反對高氏之說，非推演高氏之說也。——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存直附記）

（三）「知徹澄」「精清從」「照穿狀」等母之字，古音皆讀「端透定」，故今音知、精、照三系之字，各系在各地方言中皆有知、精、照三種讀法之不同，且有讀端系原音者，惟精系讀「ㄓ」者較少一點，史存直惟矜矜於「ㄓ」「ㄗ」之同源與「ㄍ」「ㄐ」之同源，似均未融澈。舌面顎音之「ㄐ」有二來源，一由見系向前顎化，一由端系向後顎化。（後者日本最多，中國亦有。）

（此處仲甫先生對鄙見之誤解尤甚。夫顎化之有見系與端系二來源，乃初學所盡知。存直僅在談話中表示擬定拼音文字方案時應顧及ㄓ系與ㄗ系之轉變關係，ㄍ系與ㄐ系之轉變關係，非泛論古今音變也。——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存直附記）

右係先生病逝前尚未完成之信。而存直與先生之談論音韻事，則在二十年冬也。

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之瑜記

編校説明

陳獨秀對文字學的研究由來已久，且生有異禀，兼具書香門第出身，傳統文化對他自然根深蒂固。在辛亥革命前即已審視東漢許慎「説文解字」，而著「説文引伸義考」。闡發其中國語言文字傳統文化的義諦。在南京煉獄期間，先後曾著成帙的音韻學專著，其「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及其他」和「小學識字教本」，原擬由國立編譯館負責出版，並確定由魏建功擔任聯繫校訂工作，魏係北大出身，在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時，曾列門墻執弟子禮，師生論學早具淵源，「例表」著成時，魏曾爲作「序」，后結集成書（「陳獨秀音韻學論文集」），魏「序」竟居陳「自序」之前，可見魏對文字、音韻之學頗饒素養。今據「獨秀叢著總目」（陳獨秀遺著）編成音韻學復致魏建功往來交馳書信集。剴切説明其背景耳。

連語類編

自序

此書何爲而作耶？闢華語單音節之説也。華語之非單音節，不獨可以今語證之，古語之有複音遺留其痕迹於書籍者，今日尚可得而考焉；此可證華語由單音節發展爲複音節之説亦非也。自宋張有以來，連語（即聯緜字）率爲言文字學者所注意，明確認識連語之爲一字而複音者，則章太炎先生也。惟自張有以至太炎之視連語，皆與雙聲疊韻併爲一談；此編所録連語，雙聲疊韻者固多，非雙聲疊韻者亦不少。連語雖有全屬借音或一字有義餘爲借音之别，而其爲複音語則一也。其山川氏族之爲外族語音譯而華化者，此編亦或録之，以其可爲複音語之明顯例證故。中國拼音文字之難行，單音及方音爲二大障礙，古今語皆多複音之義明，拼音文字之障礙去其一矣。故此書非徒以考古。

民國三十年春，獨秀自識於蜀之江雒。

連語類編目次

天象第一
山川第二
草木第三
鳥獸第四
蟲魚第五
氏族第六
人體第七
飲食第八
疾病第九
親屬第十
城郭宫室第十一
服飾第十二
用器第十三
舟車第十四
兵器第十五
農器第十六

樂曲第十七
形況第十八
行動第十九
語辭第二十

天象第一

玄枵　周語：武王伐紂，星在天黿，注云天黿，星次名，一曰玄枵。

娵觜　娵訾　星次名，爾雅釋天作娵觜，襄三十年左傳作娵訾。

螮蝀　蝃蝀　爾雅釋天：螮蝀，虹也，詩作蝃蝀，古音當爲Tatoŋ，雙聲連語也。

挈貳　爾雅釋天：蜺爲挈貳；注云：雌虹也（韻會謂蜺爲屈虹），按漢書天文志注如淳曰：蜺讀曰齧，是蜺本讀入聲與挈同在舌根，長言之曰挈貳（Khitni），短言之則曰蜺（ŋit），疊韻連語也，讀平聲則爲說文訓屈虹之霓，唐韻音五雞切（ŋi）。

豐隆　淮南子天文訓：豐隆乃出，注云：雷也，按豐隆乃疊韻連語，謂雷聲也。

霢霂　溟濛　溟沐　濛濊　詩信南山：益之以霢霂，毛傳云：小雨曰霢霂；說文及釋名亦曰：霢霂，小雨也。揚子太玄：密雨溟沐。初學記引潘尼苦雨賦：始濛濊而徐墜。

空濛　涳濛　廣韻涳下注云：涳濛小雨，或作空濛。

濛鴻　鴻濛　思玄賦：踰濛鴻于宕冥兮，注云：濛鴻，天之高氣也。春秋命曆序：濛鴻萌兆，乃謂天地初分之元氣；莊子在宥篇作鴻濛，司馬注云：自然元氣也。淮南子俶真訓：以鴻濛爲景，注云：鴻濛東方日所出也。

昤矓　廣韻：昤矓，日光，出道書。

朦朧　説文新附朦下注云：月朦朧也。

扶摇　爾雅釋天：扶摇謂之猋；注云：暴風從下上。

䫻颮　䫻飉　廣韻：䫻颮，暴風，䫻飉，狂風。

埃晢　瞌晢　説文晢下注云：埃晢，日無光也；集韻作瞌晢。

曭㬒　廣韻云：曭㬒，月不明也。

颯飄　廣韻云：颯飄，大風。

曈曨　説文新附云：曈曨，日欲明也。

黮䨴　説文新附云：黮䨴，雲黑貌。

靉靆　玉篇云：靉靆雲貌。

沆瀣　屈原遠游：飡六氣而飲沆瀣兮，王注云：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洪氏補注引莊子御六氣之辨，李注云：平旦爲朝霞，日中爲正陽，日入爲飛泉，夜半爲沆瀣，天玄地黄爲六也。賈誼惜誓：吸沆瀣以充虚。王注謂：吸清和之氣。説文新附云：沆瀣，氣也。

氤氳　絪緼　壹壺　烟煴　緸緼　易繫詞：天地絪緼；説文引作天地壹壺；班固典引作烟煴；魏大饗碑作烟煴；抱朴子作緸緼；王嘉拾遺記作氤氳。

干支異文

	爾雅釋天	史記厤書	淮南子天文篇
甲	閼逢	焉逢	閼逢
乙	旃蒙	端蒙	旃蒙

丙 柔兆　游兆徐廣曰：一作游桃。　柔兆
丁 强圉　彊梧正義曰：梧音語。　强圉
戊 箸雍　徒維　箸雝
己 屠維　祝黎索隱曰：祝黎己也，爾雅作著雍，釋文亦云箸雝，本或作祝黎，是今本爾雅乃沿淮南子之誤。　屠維
庚 上章　商横　上章
辛 重光　昭陽索隱曰：爾雅作重光。　重光
壬 玄默　横艾　玄默
癸 昭陽　尚章索隱曰：爾雅作昭陽。　昭陽
子 困敦　同説文叙作困頓。　同
丑 赤奮若　同　同
寅 攝提格　同　同
卯 單閼　同徐廣曰：一作亶安，索隱曰：單閼，丹遏二音，又音蟬焉。　同
辰 執徐　同　執除
巳 大荒落　同一作大芒落，天官書作大荒駱。　同
午 敦牂　同　同
未 協洽　同一作汁洽，天官書作葉洽。　同
申 涒灘　同正義曰：又作涒漢，字音與上同，涒灘一作芮漢，禮器碑作涒歎。　同
酉 作噩　同天官書作作鄂。　作鄂

戌	閹茂	淹茂天官書作閹茂。	閹茂
亥	大淵獻	同	同

山川第二

隆慮　林慮　漢書地理志：河内郡隆慮。注云：隆慮山在北，避殤帝名改曰林慮。

醫無閭　爾雅釋地注：醫無閭，山名；今在遼東。漢書地理志閭作慮。

空桐　空同　崆峒　爾雅釋地：北戴斗極爲空桐；漢書武帝紀：元鼎五年初幸雍，遂踰隴，登空同；廣韻作崆峒。

昆侖　崑崙　爾雅釋名、水經注均作崑崙。説文云：崑崙，山名，惟漢書揚雄文通用昆侖。

崔嵬　毛詩卷耳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釋名亦云：土載石者曰崔嵬。

顛軨　賓軨　穆天子傳：賓軨之隥；僖二年左傳作顛軨，杜注云：坂也。

培敦　説文培篆下云：培敦，土田山川也。按左傳：分之土田培敦，即詩：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亦即小山，古用連語，後此作堆，作墩。

巀嶭　説文巀篆下云：巀嶭山在馮翊。

岑崟　説文岑篆下云：山小而高，崟篆下云：山之岑崟也。

崒危　説文崒篆下云：崒危，高也。

嵯峨　説文峨篆下云：嵯峨也；嵯篆下云：山貌。

崝嶸　崢嶸　説文嶸篆下云：崝嶸也；崝篆下云：嶸也，徐鉉曰：今俗別作崢。

焦嶢　説文嶢篆下云：焦嶢，山高貌。

嶺嶒
嶙峋　揚雄甘泉賦：嶺嶒嶙峋，洞無涯兮；說文新附云：嶙峋，深崖貌。
磊砢　說文：磊，衆石也；砢，磊砢也。
徂來　岨徠　詩魯頌：徂來之松；水經注作岨徠。
具區　說文周禮職方氏同。
雲夢　說文周禮同。
甫田　說文，甫田，周禮，圃田。
孟諸　說文，孟諸，周禮，望諸。
大野　說文周禮同。
弦圃　說文，弦圃，周禮，弦蒲。
奚養　說文，奚養，周禮，貕養。
昭餘祁　說文周禮同。
楊紆　說文周禮同。
楊紆　見淮南墬形訓（與周禮說文同）。
陽盱　見淮南修務訓。
陽紆　見穆天子傳。
揚陓　見爾雅。
陽陓　見廣韻。
說文云：九州之藪，揚州具區，荆州雲夢，豫州甫田，青州孟諸，沇州大野，雝州弦圃，幽州奚養，冀州楊紆，



并州昭餘祁，是也。爾雅十藪：魯，大野；晉，大陸；秦，揚陓，宋，孟諸；楚，雲夢；吳越之間，具區；齊，海隅；燕，昭余祁；鄭，圃田；周，焦護，按說文用周禮說，只字有小異；爾雅增大陸、海隅、焦護，而無弦圃、奚養，或云周禮職方用殷制，爾雅用周制，故增焦護；呂覽淮南無大野、焦護，而以趙之鉅鹿晉之大陸並稱，此言晉國三分以後之事也。

潺湲　謝靈運詩：乘月弄潺湲，說文新附云：潺湲水聲，九歌：橫流涕兮潺湲，用水流之義爲涕流也。

淜渚

臮灂　郭璞江賦：淜渚臮灂，淜渚，波相激聲，臮灂，水勢。

瀺灂　宋玉高唐賦：巨石溺溺之瀺灂，此言石在水中出没之貌。潘岳閑居賦：遊鱗瀺灂，此言遊魚出没之貌。

砰磅　司馬相如上林賦：砰磅訇磕，師古曰：皆流水鼓怒之聲。

訇磕

澎湃　司馬相如上林賦：洶涌澎湃，注云：澎湃，波相戾也；玉篇云：澎湃，水勢。

峛施　邐迤　揚雄甘泉賦：登降峛施；法言：觀東嶽而知衆山之峛施也，廣韻：峛施，沙丘狀，集韻或作邐迤。

泱瀼　廣韻云：泱瀼，水不淨，見海賦。

滃泱　廣韻云：滃泱，水貌。

嵣㟐　廣韻云：嵣㟐，山貌。

嵻崀　廣韻云：嵻崀，山空；㝩㝗，空虛。

滉瀁　廣韻云：滉瀁，水貌。

部婁　小山也，襄二十四年左傳：部婁無松柏。

甌臾　荀子大略篇，流丸止於甌臾，注云：甌臾，窊下之地。

畢沸　觱沸　詩小雅采菽：觱沸濫泉；說文引詩作畢沸。

草木第三

豐彤　豐融　漢書馬融傳注：豐彤，林木貌；琴賦：豐融披離，注云：盛貌。按古音無輕脣無喻母，豐讀重脣，融彤古通用，豐彤，豐融，皆讀如撲通，豐彤豐融謂林木相撞之聲，猶之近世語謂巨物落水聲曰撲通，皆疊韻連語。

披離　毗劉　仳離　配藜　辟歷　劈歷　霹靂　礔礰　琴賦之豐融披離，正謂林木相撞墜落之聲，爾雅釋詁：毗劉，暴樂也，邢疏云：木枝葉稀疏不均者爲暴樂。仳離見詩王風。甘泉賦注：配藜，披離也。辟歷見釋名釋天，劈歷見說文及方言二郭注，霹靂見爾雅郭注，礔礰見一切經音義十五引蒼頡篇，皆疊韻連語。

暴樂　見爾雅及毛詩，爆爍見詩大雅桑柔傳箋，按披離暴樂，本義乃象林木破裂墜落之聲，即近世語之劈歷拍拉，後引申以及一切物之破裂離折，由複聲母bl演化而成疊韻連語，即由bli *bla*演爲pili *pala*。

枇杷　司馬相如上林賦：枇杷橪柹，張揖注云：枇杷似槲樹而葉長，子似杏。

籦籠　南都賦：其竹則籦籠箽篾。

蔓菁　蕪菁　周禮天官：醢人菁菹，注云：菁，蔓菁也。後漢書桓帝紀：種蕪菁以助人食。

芭蕉　笆苴　芭苴　漢書司馬相如傳：諸蔗笆苴，注文穎曰：芭蕉。芭蕉亦見玉篇、廣韻。南方草木狀云：芭蕉或曰芭苴，莖解散爲絲，可以紡績爲絺綌，名蕉葛。

蘆菔　蘿蔔　蘆葩　說文云：蘆菔似蕪菁。爾雅釋草云：葖，蘆葩，注云：葩宜爲菔，蘆菔也。唐韻：菔，蘆菔也，魯人名菈遾，秦人名蘿蔔。

菈遝　玉篇引方言云：東魯呼盧菔爲菈遝子，唐韻遝音徒合切。

彫胡　漢書司馬相如傳：東蘠彫胡，注云：彫胡，菰米也。

瓠𤬏　壺盧　瓠𤮐　葫蘆　廣韻瓠下注云：瓠𤬏，瓢也。玉篇作瓠𤮐。正字通云：壺盧即瓠也，俗作瓠𤮐，又譌爲葫蘆。

蕓薹　廣韻云：蕓薹，菜名。

芙蕖　爾雅釋草：荷，芙蕖。說文蓮下云：芙蕖之實也；茄下云：芙蕖莖；荷下云：芙蕖葉；蔤下云：芙蕖本；藕下云：芙蕖根。

鼎董　爾雅釋草：鼎董，疏云：狀似蒲而細可爲屩，可以陶爲索。說文董下云：鼎董也，杜林曰藕根。

唐棣　常棣　棠棣　夫栘　詩召南：唐棣之華，小雅作棠棣之華，陸疏謂唐棣，奧李也，所在山中皆有，其花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棠棣，白棣，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赤棣正赤，五月始熟，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爾雅釋木：常棣，棣；唐棣，栘，注云：常棣子如櫻桃可食，與唐棣栘赤花者微別；說文栘訓棠棣，棣訓白棣。按許書之棠棣，即爾雅之唐棣，其花赤；許書之白棣，即爾雅之常棣，其花白；棠、唐、常皆同音，一物而微別者也；棠棣之花，三家詩作夫栘之華。

來牟　來麰　來麥　詩周頌：貽我來牟，傳云：牟，麥也；釋文云：牟字或作麰；說文來篆下引詩作貽我來麰。

箘簬　箘簵　說文簬篆下云：箘簬也，夏書曰：惟箘簬楛，簵古文簬，今禹貢及戰國策均作箘簵。

茱萸　說文云：茱萸，茮屬。

萐莆　說文：萐莆，瑞草也。

桂荏　爾雅說文均云：蘇，桂荏；後漢書馬融傳：桂荏鳧葵。

营藭　說文：营藭，香草也。

江蘺

蘼蕪　說文蘺下云：江蘺，蘼蕪；蘼下云：蘼蕪也。

萹筑　說文萹下云：萹筑也。

椒聊　詩唐風：椒聊之實，傳云：椒聊，椒也；疏云：聊，語助也。

芞輿　說文芞下云：芞輿也。

馬莓　說文莓下云：馬莓也。

銚弋

萇楚　詩檜風：隰有萇楚，傳云：萇楚，銚弋；爾雅釋草亦云：萇楚，銚弋，注云：今羊桃也，説文云：萇楚，銚弋，一名羊桃。

薏苡　說文薏下云：薏苢。

夫蘺　說文蒚下云：夫蘺也。

芣苢　說文云：芣苢一名馬舄，其實如李，令人宜子。

藷蔗　說文蔗下云：藷蔗也。張衡南都賦：藷蔗薑䕶，注云：甘蔗也。南方草木狀云：諸柘一曰甘蔗，交阯所生者圍數寸，長丈餘，斷而食之甚甘。

牂䕭　說文䕭下云：牂䕭，可以作縻綆（䕭音囊）。

灌渝　說文夢下云：灌渝。

盜庚　說文蕧下云：盜庚也。

馬藍　說文葴下云：馬藍也。

篔簹　廣韻：篔簹竹名。

葳蕤　葳蕤　東方朔七諫初放：上葳蕤而防露兮，王注云：葳蕤，盛貌；補注云：葳音威，蕤儒隹切，草木垂貌，集韻作蕤。

萿婁　說文萿下云：苦婁，果蓏也。

須從　說文葑下云：須從也。

蒺棃　說文薺下云：疾棃也，詩曰牆有薺。

薢茩　見說文。

昌蒲　說文茚下云：昌蒲也。

菡𦽎　說文云：菡𦽎，芙蓉華未發爲菡𦽎，已發爲芙蓉。

芙蓉　見說文新附。

蘿莪　說文云：蘿莪，蒿屬。

蘠靡　說文云：蘠靡，虋冬也。

析蓂　說文云：析蓂，大薺也。

莖藸　說文云：莖藸，草也。

絺綌　說文葛下云：絺綌草也。

菨餘　接余　說文莕或作荇，菨餘也，詩周南：參差荇菜，傳云：接余也，疏云：白莖，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

蕛苵　稊苵　廣韻蕛下注：爾雅曰：蕛苵也，郭璞云：蕛似稗，布地生穢草也，或作稊。

芋熒　爾雅釋草：朐，芋熒；說文芋下云：芋熒，朐也。

蘊荎　廣韻荎下注：爾雅云：蘊荎，今之刺榆也。

菸邑　菸悒

煩挐　離騷：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挐而交横；王注云：邑一作悒，五臣云：言草木殘瘁也，菸悒，傷壞也；煩挐，擾亂也。

檳榔

仁頻

并閭　栟櫚　上林賦：仁頻并閭，注云：檳榔，一名椶。按仁頻即説文之櫇木，亦即檳榔，并閭則椶也；説文栟下云：栟櫚也；椶下云：栟櫚也；故玉篇作椶櫚，與檳榔非一物。

離支　荔枝　漢書司馬相如傳：荅還離支；史記司馬相如傳及三輔黄圖，離支均作荔枝。

秜秠　廣韻：秜秠，稻名。

䅭程　説文程下云：䅭程也；䅭下云：䅭程，穀名。

鳥獸第四

町疃　詩東山：町疃鹿場，傳云：町疃，鹿跡也。

馲駝　橐駝　橐它　駱駝　漢書西域傳：鄯善國多馲駝，師古注曰：亦名橐駝。長楊賦作橐它，玉篇作駱駝。

沐猴　母猴　獼猴　獮猴　獼猴見戰國策及玉篇廣韻，或作獮猴；沐猴見史記項羽傳及埤雅；母猴見説文；今作馬猴，獼、獮、母、沐、馬皆雙聲。

猴猻　猢猻　猴猻見玉篇廣韻，近世作猢猻。

鸚鵡　鸚䳇　曲禮：鸚鵡能言，不離飛鳥；説文：鸚䳇能言鳥也，此非雙聲疊語。

解廌　解豸　獬豸　獬獡　說文,字林,字樣,均作解廌,史記司馬相如傳作解豸,神異經,論衡,獨斷,後漢書輿服志,均作獬豸,集韻作獬獡。

的盧　埤雅馬額有白毛謂之的盧。

魍魎　蝄蜽　罔兩　方良　左傳作魍魎,說文作蝄蜽,魯語作罔兩,周禮夏官方相氏:以戈擊四隅毆方良,注云:方良,罔兩也。

螭魅　魑魅　左氏宣王三年傳:螭魅魍魎,服虔云:山神獸形,玉篇廣韻皆作魑魅。

離黄　鵹黄　黧黄　鸝黄　黎黄　說文離篆下注云:離黄,倉庚也;爾雅:倉庚,高庚,注云:即鵹黄也;又鵹黄,楚雀,注云:即倉庚也;又倉庚,黧黄。晉書郭璞傳:欣黎黄之音者,不顰蟪蛄之吟。

倉庚　鶬鶊　詩豳風,月令,爾雅釋鳥,說文,均作倉庚;正字通云:倉庚,黄鸝也,雙飛相麗曰黄鸝,以黄色黑章曰黧黄;以鳴嚶嚶曰黄鶯,廣韻曰鶬鶊。

子巂　子規　子鸛　說文巂篆下云:蜀王望帝婬其相妻,慙亡去爲子巂鳥。爾雅釋鳥:巂周,燕燕,乙;陸璣云:巂周子規也;釋文:巂音規,揚雄蜀都賦作子鸛。埤雅:杜鵑一名子規;華陽國志:杜宇稱帝,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規鳥鳴,故蜀人聞輒悲思之。揚子方言云:自關而西,秦漢之間謂之鵜鳩,其大者謂之鳻鳩;廣韻鳻音如班;爾雅鳲鳩,鴶鵴,郭璞云:今之布穀也;玉篇云:巂即布穀,非也。今蜀中稱布穀曰鳻鳩,稱子規曰陽雀,狀重複語曰:「杜鵑陽雀子規啼」,陽雀較鳻鳩身小而聲尖銳,二月即啼,亦早於鳻鳩,二者非一物,且鳻鳩各地皆有,不獨蜀也。李時珍曰:杜鵑出蜀中,狀如雀鷂而色慘黑,赤口有小冠,春暮即鳴,夜啼達旦,……至夏尤甚,晝夜不止,其聲哀切,田家候之以具農事;布穀與子規同於芒種前後盛啼,田家候之,此所以玉篇混同之也。

於菟　烏䖘　鬬穀於菟,見莊卅年左傳,楚人謂乳曰穀,謂虎曰於菟也。說文䖘篆下云:楚人謂虎爲烏䖘。廣

雅亦云：烏䶅，楚謂虎也。

鸛專　鸛䳬　鸛鷤　說文鸛下云：鸛專，畐蹂，如鵲，短尾，射之銜矢射人；廣韻鷤下鸛下皆云：鸛鷤鳥，釋文爾雅並作鸛䳬。

狺吽牙　見漢書東方朔傳，說文謂狺爲犬怒貌，玉篇云：兩犬相爭也。

鳷鶄　鳷青　司馬相如上林賦及說文均作鳷鶄，爾雅作鳷青。

鸕鷀　說文鸕篆下云：鸕鷀也。

鴛鴦　說文鴛篆下云：鴛鴦也。

鸑鷟　說文鸑篆下云：鸑鷟，鳳屬。

鷫鷞　鷞鷞　說文鷫篆下云：鷫鷞也，……司馬相如說從叟作鷞，按即左傳之爽鳩。

鶻鵃　說文鳩篆下云：鶻鵃也；爾雅：鷗鳩，鶻鵃；注云：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江東呼爲鶻鵃。

秸鵴　誥鵴　秸鞠　秸鞠　說文鵴篆下云：秸鵴，尸鳩；爾雅作誥鵴；漢書鮑宣傳作秸鞠；詩傳作秸鵴。

伯勞　說文鶪下云：伯勞也。

卑居　說文鷽篆下云：卑居也；雅篆下云：楚烏也，一名鷽，一名卑居，秦謂之雅。（今作鴉）

鶾鸑　說文鸑篆下云：鶾鸑也，山鵲，知來事鳥也；鶾篆下云：鶾鸑也。

鴟鴞　說文鴞篆下云：鴟鴞，寧鴂也。

寧鴂　說文鴂篆下云：寧鴂也。

鋪豉　說文鴃篆下云：鋪豉也；徐鉉曰：鋪豉，鳥名。

鷦鷯　說文鷦篆下云：鷦鷯，桃蟲也。按鷦鷯或作鷦鵰。

鶹離　說文鶹篆下云：鳥少美長醜爲鶹離。

鵱鷜　廣韻鷜下引爾雅曰：鵱鷜，鵞，即今之野鵞。

蔞鵝　説文鷜篆下云：蔞鵝也。

鴚鵝　説文鴚篆鵝篆下均云：鴚鵝也。

鷞鸊　説文鷞篆下云：鷞鸊，鳧屬。

鶻鷉　鸊鷉　方言：野鳧其小而好水中者謂之鸊鷉，大者謂之鶻鷉；説文鸊篆下云：鸊鷉也。廣韻云：鸊鷉，水鳥；陳藏器曰：似鳧而小，足連尾不能陸行，常在水中。

揄鋪

𢄔𢁢　方言，揄鋪，𢄔𢁢，毳也，荆揚江湖之間曰揄鋪，楚曰𢄔𢁢。説文云：毳，獸細毛也。

晨風　鷐風　詩秦風：鴥彼晨風；爾雅：晨風，鸇；説文：鸇鷐篆下均云：鷐風也。

雝䳸　説文雝下云：雝䳸也；鳽下云：石鳥一名雝䳸，一曰精列。按石鳥廣雅作碣鳥。爾雅：鳽，鵁青；郭注云：似鳧，脚高，毛冠。集韻云：鸇古作鳽。按爾雅云：晨風，鸇；郭云鷂屬，陸云：似鷂；説文亦云：鸇，鷐風也；爲鷙鳥，似非鳽。

鴔鵖　鶝鶝　説文鴔篆下云：鴔鵖也。按玉篇廣韻亦均作鴔鵖，爾雅及集韻則均作鵖鴔。廣韻鶝下注云：鶝鶝，即戴勝也。

戴任　戴鵀　呂覽季春紀：戴任降於桑，高誘注云：戴任，戴勝，鴟也；爾雅釋鳥：鵖鴔，戴鵀；郭注云：鵀即頭上勝，亦呼爲戴勝；疏云：戴勝齊魯之間謂之鵖鴔；按弋之初音如戴，戴任即弋任，非雙聲疊韻之連語也；弋加鳥作鳶，任加鳥作鵀，遂視爲二鳥矣；其實，爾雅之戴鵀，即詩大雅「鳶飛戾天」之鳶，夏小正「鳴弋」之弋，亦即漢書梅福傳「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之鳶，鳶鳶，戴鵀，古皆訓鴟，頭有冠毛，似婦人首飾之勝，因以戴勝呼之耳，非如爾雅郭注所云：鵀即頭上勝也。

鷦鷯　刀鷯　説文鷯下云：刀鷯，剖葦食其中蟲；玉篇云：鷦鷯，小鳥，在葦；廣韻鷍同鷦。按鷦鷯即刀鷯，亦即今之麻雀。方言：自關而東謂之巧雀，或謂之女匠，自關而西謂之懱雀，或謂之巧女，江東謂之桃蟲；爾雅：桃蟲，鷦；郭注云：鷦䳬，桃雀也，俗呼爲巧婦；疏云：此鷦䳬小鳥而生雕鶚者也；詩周頌之桃蟲，陸疏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爲雕；是詩及爾雅方言之桃蟲，説文之鷦䳋及刀鷯，玉篇廣韻之鷦鷯，方言之懱雀，皆一物也。

鵂舊　鵂鶹

鵂鶹　舊留

鵋鵙　説文雈篆下云：鵋鵙也；而鳥部無鵋鵙。廣韻云：鵋鵙，鵂鶹鳥，今之角鵂。説文舊下云：鵂舊，舊留也，舊或從鳥休聲，作鵂。

鸜鵒　雊鵒　鴝雊　説文鳥部鴝篆鵒篆下均云：雊鵒也；隹部雚篆下云：今雚似雊鵒而黃。山海經注云：鸜鵒，鴝鵒也。正字通云：鴝鵒又名八哥。廣韻云：鸛鵲，鳥名，似鴝鵒而黃。説文云：鵒或作雊。

羌鷲　説文鷲下云：鳥黑色多子，師曠曰，南方有鳥，名曰羌鷲，黃頭，赤目，五色皆備。本草云：鷲即白雕。按鵰一作雕，與鷲鶚爲一物。

瞑䳢　説文䳢下云：瞑䳢也。廣韻云：䳢，小青雀也。

鶬鴰　麋鴰　爾雅：鶬，麋鴰；郭注云：今呼鶬鴰。（按漢賦多作鶬鴰）説文鶬篆鴰篆下均云：麋鴰也。（按鴰隸作鴰）。廣韻鴰下引韓時，鶬鴰逆毛，一身九尾。

鸃鷟　見説文，玉篇云：鸃鷟，水鳥。

鵕鸃　説文鸃下云：鵕鸃也，秦漢之初，侍中冠鵕鸃冠；鵕下云：鵕鸃，鷩也；鷩下云：赤雉也。正字通云：鵕鸃，似山雞而小，即錦雞也。

鶌鳩　見説文新附。

鉤輈格磔　埤雅：鶌鳩臆前有白圓點文，多對啼，常向日飛，畏霜露，……志常南向，不思北徂，……故一名懷南，其鳴自呼云：鉤輈格磔，行不得也哥哥。

布穀　勃姑　步姑　鵓鴣　六書故云：斑鳩差小者，頸有白點斑，聲若布穀，又謂勃姑，又謂步姑。近世亦作鵓鴣，爾雅：鳲鳩，鴶鵴，注云：布穀也。

鼱鼩　䶆鼩　精鼩　爾雅：鼩鼠，郭注云：小鼱鼩也，亦名䶆鼩；説文作精鼩，今語曰松鼠。

驒騱　説文驒下云：驒騱，野馬也。

騊駼　説文騊下云：騊駼，北野之良馬。

駃騠　説文駃下云：駃騠，馬父嬴子也。

駗驙　説文驙下云：駗驙也；駗下云：馬載重難也。

駊騀　説文駊下云：駊騀也；騀下云：馬摇頭也。

朴特　説文特下云：朴特，牛父也。

踶𤜆　説文𤜆下云：牛踶𤜆也；廣韻祭韻𤜆下注云：踶𤜆，牛展足；廢韻𤜆下注云：牛觸人。

肅爽　定三年左傳肅爽注云：駿馬名。

騶虞　騶吾　騶牙　詩毛傳及説文均謂騶虞爲白虎。

䳋鶥　山海經：北嚻之山有鳥人面，名曰䳋鶥，宵飛而晝伏，食之已暍；注云：鵂鶹屬。

駚驣　廣韻云：駚驣，馬容。

翺翔　説文翺下云：翺翔也；翔下云：回飛也。

咆嗥　咆虓　咆獆　説文咆嗥互訓，譚長説嗥從犬；玉篇云：獆(獋)，犬呼也。廣韻：咆虓，熊虎聲，嗥亦訓

熊虎聲，貘同。

鵕鸏　私鈚頭　淮南子主術訓：趙武靈王貝帶鵕鸏而朝，趙國化之；高注云：鵕鸏讀曰私鈚頭，爾雅：雉南方曰翯。

駊騀　廣韻：駊騀，馬行。

拉揩　舞賦：拉揩鵠驚，注云：拉揩，飛貌。

颯沓　舞鶴賦：颯沓矜顧，注云：颯沓，羣飛貌。

蟲魚第五

科斗　蝌蚪　活東　爾雅釋魚：科斗，活東；注云：蝦蟆子。廣韻作蝌蚪，謂字林從虫。科斗古讀khuɑtɔ，活東古讀khuɑttɔŋ，皆非雙聲疊韻之連語。

蚍蜉　說文云：螘，蚍蜉也；玉篇：蚍蜉，大蟻。按此爲雙聲連語。

螉蜙　螉蜙，蟲在牛馬皮者，見說文，此爲疊韻連語。

蜥蜴　蜥易　說文云：易，蜥易，蝘蜓，守宮也，方言云：蜥蜴，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蠦蠌，南洋呼蝘蜓，其在澤中謂之蜥蜴，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蠑螈。

蝘蜓　螾蜓　說文云：在壁曰蝘蜓，在艸曰蜥易；又云：蝘蜓，一曰螾蜓。

蠑螈　榮蚖　蠑蚖　爾雅云：蠑螈，蜥蜴。說文云：蚖，榮蚖，蛇醫，以注鳴者。廣韻云：蠑蚖，蜥蜴也，一名守宮，字林云：在壁曰螾蜓，在洲曰蜥蜴。

蛣蚰　說文云：蛣，蛣蚰，蝎也；蝎，蝤蠐也。

蝤蠐　詩衛風：領如蝤蠐，疏曰：方言云：關東謂之蝤蠐，梁益之間謂之蝎，其在木中者白而長，故詩人以比

婦人之頸。爾雅云：蝤蠐，蝎；又云：蝎，蛣蚍；注云：木中蟲；又云：蝎，桑蠹，注云：即蛣蚍。

螻蛄　螻蟼　楊子方言：螻蟼謂之螻蛄。

蟪蛄　莊子：蟪蛄不知春秋，說文新附云：蟪蛄，蟬也。玉篇云：蟪蛄即蛁蟧蟲也。

蠛蠓　蔑蒙　說文蠓下云：蠛蠓也；新附云：蠛，蠛蠓，細蟲也。史記司馬相如傳：蔑蒙蛹躍。今語：江南謂之蠓蟲子，廣東謂之蠛子。

蚝蜢　說文新附云：蚝，蚝蜢，艸上蟲也。按方言作蟅蟒。

悉蟹　蟋蟹　蟋蟀　說文蟹篆下云：悉蟹也；徐鉉曰：今俗作蟀。新附蟋下云：蟋蟹也。詩唐風：蟋蟀在堂，歲聿其莫。按此爲非雙聲疊韻連語。

阜螽　負螽　負盤　阜螽　說文螽篆下云：自螽也；爾雅釋蟲云：蛗螽，螽；詩趯：阜螽傳亦云：螽也；說文螽蝗互訓；是阜螽及螽皆蝗也，而阜螽則爲異物。說文云：蜚，臭蟲，負螽也；爾雅：蜚，蠦蜰，注云：蜰即負盤，臭蟲；是阜螽即今之臭蟲，吳語音變曰畢蝨。

堂蜋　螳蜋　螗蜋　螳蜋　蟷蠰　說文蜋篆下云：堂蜋也；蟷下云：蟷蠰，不過也。爾雅釋蟲云：不過，蟷蠰，注云螗蜋別名。月令：仲夏螳蜋生，方言，韓詩外傳，吳越春秋，亦均作螳蜋，莊子作螳蜋，說文新附亦作螳蜋。

渠蝌　說文蝌篆下曰：渠蝌，一曰天社。

蠨蛸　蠨蛸　詩蠨蛸在户，傳云蠨蛸，長踦也；郭璞曰：蠨蛸，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爲喜子。說文云：蠨蛸，長股者。

蜘蛛　鼅鼄　蛛蝥　說文黽部鼅鼄或从虫作蜘蛛。揚子方言云：趙魏之郊謂之鼅鼄，北燕朝鮮洌水之間謂之蛛蝥。按皆雙聲連語。

蟜蟥　説文蛢篆下云：蟜蟥，以翼鳴者。

強蛘　強芊　蛄䗐　爾雅釋蟲：蛄䗐，強蛘；説文䗐篆下云：蛄䗐，強芊也。揚子方言亦云：蛄䗐謂之強蛘，郭注云：米穀中蠹，小黑蟲也，今語：廣東曰米牛，紹興曰米象。

蛅斯　蛅蟴　爾雅釋蟲：蟔，蛅蟴；説文云：蛅斯，墨也。陶弘景曰：蛅蟴，蚝蟲也，在石榴樹上，其背毛螫人。

蠦蜰　盧蜰　爾雅釋蟲：蜚，蠦蜰；注云、蜰即負盤，臭蟲；疏云：蜚越之所生，其爲蟲臭惡，南方淫氣之所生也。説文蜰篆下云：盧蜰也。今吳語曰畢蝨，阜、負、蜰、蜚、盤、畢，皆雙聲。

蛣蜣

蜣蜋　蝍蜋　爾雅釋蟲：蛣蜣，蜣蜋，疏云：蛣蜣一名蜣蜋，黑甲，翅在甲下，啖糞土，喜取糞作丸而轉之；玉篇亦云：蜣蜋，啖糞蟲也。説文作蝍蜋。

蝦蟆　史記龜筴傳：月爲刑而相佐，見食于蝦蟆。

蝙蝠　爾雅釋鳥：蝙蝠，服翼；方言云：自關而東，蝙蝠謂之服翼。

蒲盧

蟜蠃　果蠃　蜾蠃　詩小雅：蜾蠃負之，傳云：蜾蠃，蒲盧也；説文云：蟜蠃，蒲盧，細腰土蠭也，純雄無子，蟜或从果作蜾。爾雅作果蠃。

螟蠕　螟蛉　詩小雅，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説文引詩作螟蠕，訓桑蟲。

蜾蠃　蛤蜊　合蝨　合黎　玉篇云：蜾蠃，蜯屬，又作蛤蜊；南史王融傳亦作蛤蜊；王充論衡作合蝨；蜀志郤正傳注引淮南子作合黎。

蛺蜨　蛺蝶　蝴蝶　説文作蛺蜨，古今注作蛺蝶，廣韻蛺蜨、蛺蝶竝作，莊子及玉篇均作蝴蝶。按廣韻：蛺、

蝶、蜨均在帖韻，然夾在洽韻，从夾之蛺，不當在帖韻，蛺蜨古音當讀gamdim，故得聲轉爲蝴蝶，皆非雙聲疊韻之連語。

撻末
紺幡
童幡　古今注云：蛺蝶，江東呼爲撻末，……遼東人呼爲紺幡，一曰童幡。

蜻蛉　蝍蛉　蜻蜻　說文蛉篆下云：蜻蛉也；揚子方言云：蜻蛉謂之蝍蛉；又云：蟬之有文者謂之蜻蜻；爾雅釋蟲云：蚻，蜻蜻，注云：如蟬而小。

狐梨　胡黎　胡離　古今注云：蜻蛉有青赤黄三種，青而大者曰青亭，小而黄者曰胡黎，一曰胡離，小而赤者曰赤卒。爾雅郭注謂江東呼蜻蛉曰狐梨；今北平呼赤蜻蜓爲火壺盧，即狐梨、胡黎、胡離之音變也。

青亭　蜻蜓　博物志及廣韻均作蜻蜓。

馬蟥　本草云：水蛭一名馬蟥。

蜻蛚　詩唐風蟋蟀疏及韻會，均以蜻蛚爲蟋蟀。

蝒馬
麥蚻　揚子方言云：蟬，其大者謂之蟧，或謂之蝒馬，其小者謂之麥蚻。

蚹蠃　僕纍　爾雅釋蟲：蚹蠃，螔蝓，注云：蚹蠃即蝸牛。山海經：青要之山多僕纍、蒲盧，注云：僕纍一名蚹蠃，蒲盧細腰蟲蠮螉也。

螔蝓　揚子方言云：蜘蛛謂之螔蝓。

蠮螉　爾雅釋蟲：果蠃，蒲盧，注云：即細腰蜂也，俗呼爲蠮螉。

蜙蝑　蚣蝑　說文云：蜙蝑，以股鳴者。蜙或省作蚣。

螽斯　斯螽　蜇螽　詩：螽斯羽及斯螽動股傳，皆云：蚣蝑也，爾雅釋蟲：蜇螽，蚣蝑。

盤蝥　說文云：盤蝥，毒蟲也；徐鉉曰：蝥今俗作蟊，非是，蟊即蠿蟊，蜘蛛之別名也。

蠿蟊　說文云：蠿蟊作罔，蛛蟊也。蠿唐韻音側八切。

蛜威　蛜威　伊威　蛜蝛　說文蛜篆下云：蛜威，鼠婦也，詩豳風：伊威在室。韓愈詩：破竈蛜蝛盈。

螇鹿　螇螰　螇蚸　說文云：螇鹿，蛁蟟也；方言作螇螰。爾雅釋蟲云：蟿螽，螇蚸，注云：蚸音歷，今俗呼似蚣蜙而細長飛翅作聲者爲螇蚸。

蛜蚗　說文云：蛜蚗，蛁蟟也。

蛁蟟　蜩蟧　虭蟧　蝭蟧　蟂蟧　蝭蠑　鯑蟟　貂蟟　貂蟟見說文，蜩蟧或虭蟧見方言，蝭蠑見夏小正，鯑蟟見廣雅，貂蟟見淮南子道應篇高注。

蚻蚗　說文云：蚻蚗，蟬屬。

蛥蚗　方言云：蛥蚗，齊謂之螇螰，楚謂之蟪蛄，齊謂之蛥蚗，又云：自關而東謂之虭蟧，或謂之蝭蟧，郭注云：江東人呼爲蟂蟧。唐韻蛥音舌。

渠略　蟲蟟　說文蟟篆下云：蟲蟟也，一曰蜉游，朝生莫死者，唐韻蟟音离灼切，爾雅作渠略。

蜉蝣　蜉游　爾雅釋蟲云：蜉蝣，渠略，注云：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聚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啖之。方言云：蜉蝣秦晉之間謂之渠略。

戚施　䵶䵹　鼀䵹　規頌　鼀䵹音如戚施，說文云：鼀或从酋作䵶。規覗，廣韻云：規覗亦作戚施。

詹諸　蟾蜍　韓詩薛君說：戚施，蟾蜍。說文鼀篆下云：詹諸也；䵹篆下云：䵶䵹，詹諸也，詩曰：得此鼀䵹。按今詩邶風：得此戚施，蝦蟆，古今之通名也，今浙江呼癩施，北方呼癩蝦蟆，安徽呼癩得鼓，北方或名屈造，屈造見夏小正，淮南說林訓作鼓造。

斯彌　蝕醯　食醯　莊子至樂篇：斯彌爲蝕醯，陸氏釋文引李頤注：斯彌蟲也，司馬彪注云：蝕醯，苦酒上蠛蠓也。列子天瑞篇：斯彌爲食醯，段氏釋文亦用李説。

丹良　古今注云：螢火一名丹良。

彷徨　莊子達生篇：野有彷徨，音義云：彷徨狀如蛇，兩頭五采文。

蒲羸　僕纍　蒲盧　薄羸　復累　國語吴語：其民必移就蒲羸於東海之濱，韋注云：蒲，深蒲也，羸，蚌蛤之屬；按韋説非是，中山經之僕纍，蒲盧，(夏小正：雉入於淮爲蜃，傳亦云：蜃者，蒲盧也。)淮南子俶真訓高注作薄羸，説文盦篆下所云：魁盦一名復累，皆複聲母bl演化之疊韻連語，曰玭，曰螷，曰蠙，曰蜌，曰蚌，曰蜯，皆用上一音也。禹貢蠙珠，説文云：玭，珠也，夏書作蠙；螷，陛也，(按應作蜌，即爾雅之蜌螷，字林：蜌，小蛤也；玉篇云：蜌，蚌長者。今生海中者曰淡菜)脩爲螷，圜爲蠇，蠇，蚌屬；蚌，蜃屬。玉篇、廣韻，蜯同蚌。

鼰鼢　廣韻：鼰鼢，斑鼠。

蠍蝓　廣韻：蠍蝓，蝸牛。

蚰蜑　螾蜑　蚰蜒

蜧蠡

蚨虷

蚍蚭　方言，蚰蜑，自關而東謂之螾蜑，或謂之蜧蠡，趙魏之間或謂之蚨虷，北燕謂之蚍蚭。按玉篇作蚰蜒。

蚯蚓　螼螾　蚯蚓見月令，爾雅作螼螾。

夗蟺　蜿蟺　説文：蟺，夗蟺也；廣雅：蚯蚓，蜿蟺也；本草云：蚯蚓一名曲蟺，一名土龍，按今或作曲蟮。

蜸蚕　爾雅：螼螾，蜸蚕(音淺腆)；注云：即蛩蟺，江東呼寒蚓。

蟚蜞　蟚蜞見晉書蔡謨傳，古今注云：蟚蜞，小蟹，生海邊泥中，今粵語尚呼蟚蜞。

鮔鯍　說文鮔下曰：鯍也；鯍下曰：鮔鯍也。

叔鮪　說文鮪下云：鮥也；鮥下云：叔鮪也。

鯸鮐　左思吳都賦：魠鮪鯸鮐，注云：鯸鮐魚狀如科斗，大者尺餘，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黃文。說文云：鮐，海魚名；正字通云：鮐，河豚別名。

蚨蝪　螲蟷　爾雅釋蟲蚨蝪注云：即螲蟷，似蜘蛛，在穴中，有蓋。今語河南北讀若抵蕩，山東呼爲丁當，此蟲鑿土穴若井，上覆以土蓋，蟲蟻過者多陷入。此蟲孤獨不群，用以稱人，字變爲倜儻或跌蕩或俶儻。廣韻云：跌踼，行失正。

尺蠖　斥蠖　說文：尺蠖，屈申蟲。考工記弓人：斥蠖注云：屈申蟲也。

肸蠁　說文云：蠁，知聲蟲也；上林賦作肸蠁。

蟕蠵　說文云：蠵，大龜也，以胃鳴者；玉篇云：蟕蠵似玳瑁而有文；本草云：蟕蠵生海邊，甲有文堪爲物飾。

瑇瑁　玳瑁　瑇瑁見漢書西域傳，廣韻瑇字沃、代二韻並收，沃韻瑇下注云：瑇瑁，又音代；代韻瑇下注云：俗又作玳；引異物志云：如龜，生南海，大者如籧篨，背上有鱗，鱗大如扇，有文章，將作器，則煮其鱗如柔皮。

噞喁　說文新附云：噞喁，魚口上見也。

氏族第六

伏犧　伏羲　庖犧　包犧　宓羲　虙犧　易繫辭作包犧，釋文云：包本又作庖，孟京作伏犧，字又作羲。按說文叙即作庖犧。顏氏家訓云：孔子弟子虙子賤爲單父宰，即虙犧之後，俗字亦爲宓。按孟康漢書古文注：宓今伏字，皇甫謐云：伏羲或謂之宓羲；是古自有作宓羲者，本皆借音，無正字，無所謂俗也。

邾婁　鄒盧　取慮　鄒莒　春秋邾國，左傳作邾，孟子及國語作鄒，公羊及檀弓作邾婁，漢志作鄒盧，金器銘文作姝，作取慮，作奄，作邾，國語鄭語曰，曹姓鄒莒，是邾莒二國同姓接壤，本同稱邾婁，疊韻連語也，後單舉一音，則或曰鄒或曰莒耳。

僬僥　周饒　韋昭國語魯語注云：僬僥，西南夷別名；廣韻云：僬僥，國名，人長一尺五寸，一云三尺。海外南經云：周饒國其爲人短小。

咎繇　皋陶　廣韻咎下注云：皋陶，舜臣，古作咎繇。

都盧　漢書地理志：南入海有都盧國，注云：其國人勁捷，善援高。

鱄設諸　鱄諸　剸諸　專諸　左氏昭二十年傳：乃見鱄設諸焉，注云：鱄諸，勇士。史記吳太伯世家：勇士專諸，索隱：專一作剸。廣韻：專亦姓，吳刺客專諸，或作鱄。按專姓一作鱄設，雙聲連語也；若以鱄設諸三字爲名，亦雙聲連語，古音無舌上也。

壽夢　襄十年左傳：會於柤，會吳子壽夢也；服虔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

惡來革　惡來　來革　史記秦本紀云：惡來革者，蜚廉子也，又云：蜚廉生惡來；賈誼惜誓則作來革；王逸注謂：來革，紂佞臣。按惡來，來革，皆即惡來革，與鱄設諸皆一語三音。

於越　定五年左傳：於越入吳注云：夷言發聲也。

句吳　史記吳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宋衷曰：句吳，太伯始所居地名。

貊貉　説文云：貉，北方豸種；大傳據唐韻音莫白切；後出之貊字，廣韻亦音莫白切；此爲正讀，或讀曷各切，乃或假爲貈字而誤也，論語狐貉之厚以居，説文引作狐貈。詩吉日：既伯既禱，乃假伯爲禡；周禮肆師：祭表貉，注云：師祭也，此乃假貉爲禡；禡、伯、貉皆同音，故知貉之莫白切爲正讀，曷各切爲譌誤也。周禮職方氏：七閩九貉；周書職方解：七閩八貉；孟子：子之道，貉道也；公羊宣十五年傳：寡乎什

一，大貉小貉也；此皆作貉。書武成：華夏蠻貊；詩大雅：其追其貊；又：貊其德音；論語：蠻貊之邦；此皆作貊。史記匈奴傳：以臨胡貉，索隱：即濊也。按濊貉或稱濊，或稱貉，猶鄒莒之或稱鄒或稱莒；濊訓水多貌，濊貉乃外語釋音，無義，猶之匈奴及万紐于也。

匈奴　玁狁　獫狁　淳維　薰育　葷允　葷粥　獯鬻　周書王會篇匈奴注云：北狄之别名。海内南經匈奴注云：一曰獫狁。詩小雅六月作玁狁。史記匈奴傳作淳維，獫狁，葷粥；周本紀作薰育；五帝紀作葷粥。漢書霍去病傳作葷允。孟子作獯鬻。廣韻云：夏曰獯鬻，周曰獫狁，漢曰匈奴。

万紐于　勿忸于　廣韻云：万，十千，又虜三字姓，西魏有柱國万紐于謹，按万紐于，万俟，在後魏、周、北齊，俱爲虜中望族，代有聞人，万紐于後省姓于，魏書于栗磾傳，于栗磾，代人，栗磾子洛拔，洛拔子烈，烈子祚，世爲魏將；北史于栗磾傳，于謹爲栗磾六世孫；後魏于烈碑云：遠祖之在幽州者，世有部落，陰山之北，有山號万紐于者，弈葉居之，遂以爲氏。通志氏族志：代北三字姓有勿忸于氏，注謂：官氏志云，改爲于氏，疑與万紐于同。

回禄　火神名，昭十八年左傳：鄭禳火於回禄；説文聆下引國語曰：回禄住於聆遂。

軒轅　黄帝號軒轅，又以爲星名，（史記天官書：軒轅十二星。）乃疊韻連語；漢書古今人表謂：黄帝作軒冕之服，故謂之軒轅氏；此附會也。

馮夷　冰夷　海内北經冰夷注云：冰夷，馮夷也，即河伯也。

渾敦

窮奇

檮杌

饕餮　古有不才子渾敦、窮奇、檮杌、饕餮四人，見文十八年左傳；山海經以此四者爲惡獸名；鄭玄、孔穎達均

以渾敦爲驩兜，窮奇爲共工，檮杌爲鯀，饕餮爲三苗，按此四者原非獸名，亦非人名，皆氏族稱號耳。

臺駘　海神名，見昭元年左傳。

人體第七

膀光　膀胱　説文脬篆下注云：膀光也；釋名作膀胱。

廖牢　釋名釋形體云：尻，廖也，尻所在廖牢深也。按廖牢當爲人體孔竅之義，説文云：廫，空虚也；徐鉉曰：今别作寥，非是，新附又有廖，注云：人姓，从广，未詳，當是省廫字。

嫛婗　緊倪　鷖彌　嬰兒　説文婗篆下云：嫛婗也；釋文云：嬰兒或曰嫛婗，嫛，是也，言是人也，婗，其嗁聲也，故因以名之也。廣雅釋親云：婗，子也，亦作緊倪，孟子梁惠王：反其旄倪，注云：倪，弱小，緊倪者也。禮記雜記鄭注：嬰兒猶鷖彌也。按嫛婗、緊倪、鷖彌、嬰兒，皆疊韻連語，兒曰嬰兒，猶之蠜曰皁蠜，蝱曰悉蝱也，釋名謂：胸前曰嬰，抱之嬰前乳養之；非也。嬰爲頸餙，無胸前義，或謂借嬰爲膺，亦穿鑿。

傀儡　通鑑：段綸徵巧匠楊思齊造傀儡，此即今木偶戲之傀儡，疊韻連語。

喉嚨　胡嚨　爾雅釋鳥：亢，烏嚨，注云：謂喉嚨。後漢書五行志童謡：吏買馬，君買車，請爲諸君鼓嚨胡，乃胡嚨之倒讀以成韻。古音讀喉如胡，今吴音猶讀喉嚨爲胡嚨。

鬇鬡　廣韻：鬇鬡，亂髮貌。

羊矢　説文：臑，臂羊矢也；甲乙經云：陰廉在羊矢下；是股内廉近陰處曰羊矢，因之臂内廉則曰臂羊矢。

傴僂　痀僂　痀瘻　昭七年左傳：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禮喪服：傴者不袒，注云：袒，露膊，傴者可憎，故不露。淮南子齊俗訓：傴者使之塗，注云：傴人塗地，因其俛也。莊子達生篇作痀僂；集韻：痀瘻，曲背。博雅云：衡州南嶽有岣嶁峰，上有神禹碑；當謂山形如曲背老人。方言云：車

枸簍，南楚之外謂之篷，或謂之隆屈，郭注云：即車弓也；此亦取曲意。

倸倯　方言：倸倯，罵也；玉篇：燕之北郊曰倸倯，謂形小可憎之貌。

髃骬　廣韻云：髃骬，肩骨。

顣頞　説文顣下云：飯不飽面黄起行也，顣下云：面顣頞貌；廣韻顣下云：顣頞，瘦也，頞下云：面黄醜。

矘䁋　廣韻云：矘䁋，目無精。

窒嫛　廣韻云：窒嫛，女作姿態。

唅呀　廣韻云：唅呀，張口貌；又谺下引字統云：谽谺，谷中大空貌；岈下云：蛤岈，山深之狀。

㤚忓　廣韻云：㤚忓，伏態。

偛傷　廣韻偛下引纂文云：偛傷，小人貌。

顲頼　廣韻云：顲頼，大面貌。

顤顡　顤頟　廣韻顤顡，顤頟，均訓大頭，顤音苦巧切，頟音五巧切。

髭鬑　廣韻云：髭鬑，白頭人也。

髑髏

顐顚　廣韻，顐顚，秃無髮也。

䀹䀺　廣韻：䀹䀺，目睫長。

朱儒　侏儒　左傳襄四年，魯敗于邾，國人誦之曰：「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諷臧紇爲人短小也；禮記王制：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注云：侏儒，短人也。侏儒本謂短人，引伸之，梁上短柱亦曰侏儒，禮記明堂位：棁畫侏儒；語轉而爲棳儒，見釋名釋宫室；淮南子主術篇：短者以爲朱儒枅櫨，注云：朱儒，梁上載跪人也。又引申之蟲之短者曰蠋蝓，方言第十一：鼅鼄（即蜘蛛）……

或謂之蠋蝓。

哀駘　莊子德充符：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李云：哀駘，醜貌，它其名也。

顦顇　憔悴　楚辭漁父：顏色憔悴，王注云：皯黴黑也，說文作顦顇。

尲尬　尷介　說文尬下云：尲尬也；尲下云：行不正也。正字通云：尷，俗尲字。

跁踦　廣韻：跁踦，短人。

飲食第八

醍醐　說文新附云：酪，乳漿也；醍醐，酪之精者也。本草綱目云：酪上一重凝者爲酥，酥上如油者爲醍醐，甚甘美。此疊韻連語。

酩酊　說文新附云：酩酊，醉也，此疊韻連語。

醔𨢛　說文𨢛下云：醔𨢛也；醔下云：醔𨢛，榆醬也。

䣟𨡊　䣟𨡊(音暫冉)味薄也，見玉篇及廣韻。

㡯嘾　廣韻云：㡯嘾，乳汁狀，出莊子。

餹餅　玉篇云：餹餅，餌也；廣韻云：餹餅，黍膏。方言云：餳謂之餹；急就章，霜、餳爲韻；詩簫管畢備箋云：編小竹管如今賣餳者所吹；按說文徐鉉新附及廣韻又有糖字，餳、餹、糖蓋一字，說文訓飴和饊之餳，或餳之譌。

臉臘　廣韻臉下云：臉臘，羹屬也。

疾病第九

虺隤　詩周南：我馬虺隤，爾雅釋詁：虺隤，黃病也，注云：皆人病之通名，而說者便以爲馬病。

疻痏　説文痏篆下云：疻痏也；疻篆下云：毆傷也。

痛瘌　説文瘌篆下云：楚人謂藥毒曰痛瘌。

歍⿰鼀欠　説文⿰鼀欠篆下云：歍⿰鼀欠也，俗⿰鼀欠从口从就作噈；歍篆下云：心有所惡若吐也。

睆睆　廣韻云：睆睆目病。

𦛗𩪳　廣韻云：𦛗𩪳手足曲病，骫同𩪳。𦛗讀於靴切，𩪳讀去靴切，按𩪳當即瘸字。

酸痟　酸削　説文痟下云：酸痟頭痛。周禮疾醫：春時有痟骨疾，注云：痟，酸削也。

聊啾　劉向九嘆遠逝：耳聊啾而㦬慌，王逸注曰：聊啾，耳鳴也。

親屬第十

築娌　妯娌　方言築娌訓匹，廣雅云：妯娌，姨似先後也；説文：築，擣也；妯，動也；無娌字。

城郭宮室第十一

睥睨　埤堄　僻倪　俾倪　釋名釋宮室曰：城上垣曰睥睨；説文陴篆下注云：城上女牆俾倪也。正韻云：

埤堄，女牆也，亦作僻倪，或作睥睨。

囹圄　明堂月令：仲春省囹圄，按蔡邕獨斷及廣雅並云：周曰囹圄。

罘罳　罦罳　桴思　浮思　覆思　罘思　釋名釋宮室云：罘罳，在門外；廣雅釋宮云：罦罳謂之屏；明堂位疏作桴思；考工記匠人注作浮思；宋玉大言賦作覆思；漢書文帝紀顔注作罘思；古今注云：罘罳，屏之遺象，漢西京罘罳合版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殿舍前皆有焉，於今郡國廳前亦樹之。玉篇云：罘罳，屏樹門外也。

瀏汋　爾雅釋水釋名釋宮室均云：井一有水一無水曰瀏汋。玉篇云：瀏，井水也，一曰泉出皃。

㮏儒　都盧　釋名釋宮室云：㮏儒，梁上短柱也，㮏儒猶侏儒，短故以名之也；單言之爲㮏或棁，爾雅：梁上楹謂之棁，孫炎注云：梁上侏儒柱也；玉篇：㮏，梁上楹也。張衡西京賦：都盧尋撞；釋名釋宮室云：櫨，在柱端如都盧，負屋之重也；説文云：櫨，柱上柎也；按柱上柎即梁上短柱，亦即侏儒柱，語轉而爲㮏儒或都盧，單舉一音，則或曰㮏或曰櫨，非取都盧國人善援高之義。

甂甎　甂㼜　甂甎見玉篇及博雅，甂㼜見漢書尹賞傳注，今俗作碌磚。

㼧瓳　通俗文云：甎方大謂之㼧瓳；廣韻瓳音如胡，注云：㼧瓳，博雅曰甂甎也。

瓴適　瓴甋　説文甓篆下云：瓴適也，一曰未燒也；爾雅釋宮：瓴甋謂之甓。

流離　瑠璃　琉璃　漢書西域傳：罽賓出璧流離，師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黄青緑縹紺紅紫十種流離，古詩爲焦仲卿妻作：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牕下。玉篇廣韻作瑠璃。

玻璃　頗黎　玻璃　玉篇：玻瓈，玉也。廣韻：玻瓈玉，西國寶。玄中記：大秦有五色頗黎，梁四公記：扶南人來賣碧頗黎鏡，廣一尺半，内外瑩潔，向明視之，不見其質。正字通云：明三保太監出西洋，攜燒玻瓈人來中國，故中國玻瓈頓賤，燒者有氣眼而輕。又云：或作頗黎，因頗黎國所出，故名。韻會云：玻璃亦西國寶，此云水玉。按玻璃透明與琉璃别。

廲廔　廣韻云：廲廔，綺窗。

閶闔　説文云：楚人名門曰閶闔。

闉闍　説文闉下云：城内重門也；闍下云：闉闍也。

芭黎　芭籬　史記張儀傳注索隱云：芭黎，即織木葺爲葦籬也，今江南亦謂葦籬曰芭籬。按今語曰籬芭。

服飾第十二

瓏玲　玲瓏　漢書揚雄傳：和氏瓏玲，孟康曰：瓏玲，聲也。吳都賦：珊瑚幽茂而玲瓏。

珊瑚　蘇胡　説文云：珊瑚，色赤，生於海，或生於山；孝經援神契作蘇胡。

琅玕　禹貢：雍州球琳琅玕。

玫瑰　説文：火齊，玫瑰也，一曰石之美者。

玓瓅　説文，玓瓅：明珠色。按此爲複聲母dli演化而成疊韻連語。

玪塾　説文：玪塾，石之次玉者。

璵璠　與璠　説文璠篆下云：璵璠，魯之寶玉。按説文璵篆爲徐鉉所補十九文之一，左氏定五五年傳疏引説文魯之寶玉，釋文云：璵本作與。

瑾瑜　説文：瑾瑜，美玉也。

侯腧　漢書萬石君傳注，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袖衫爲侯腧。

繞袷　方言曰：繞袷謂之帬，郭注：俗人呼接下，江東通言下裳。

侯頭　釋名釋衣服曰：齊人謂衫而小袖曰侯頭。

不借　搏腊　不借綁　薄借綦　釋名釋衣服曰：齊人謂草履曰屝……或曰不借（古今注云：不借者草履也）……齊人曰：搏腊。説文綁篆下云：詩，縞衣綁巾，未嫁女所服，一曰不借綁，綁或從其作綦；周禮弁師：玉璂，鄭注云：讀如薄借綦之綦。按不借，搏腊，薄借，皆同讀，借腊均从昔得聲也。

鞣釋　索擇　釋名釋衣服曰：鞣釋，鞾之缺前壅者，胡中所名也。廣韵云：鞣釋，胡履也；按説文此二字均無，即急就篇之索擇。

翕呷

萃蔡　子虛賦：翕呷萃蔡，張揖曰：翕呷，衣裳張起之貌，萃蔡，衣聲也。

氍毹　裘溲　氍毹　御覽七百八引通俗文云：織毛褥謂之氍毹，細者名毾㲪；聲類云：氍毹，毛席也；釋名釋牀帳作裘溲；說文新附作氍毹。

毾㲪　㲮㲪　後漢書西域傳：天竺國有細布好毾㲪，注云：埤蒼曰毛席也。東觀漢記：景丹率衆至廣阿，光武出城外，下馬坐毾㲪上設酒肉；班固與弟書云：月支毾㲪大小相雜，但細好而已。說文新附云：氍毹，毾㲪，皆氈緂之屬，蓋方言也。釋名作榻登，謂：施之承大牀前小榻上，登以上牀也；此說穿鑿。古樂府：坐客氈氍毹，㲮㲪五木香，易毾爲㲮又作何解？

氆氌　正字通云：中天竺有毾㲪，今曰氆氌，秦蜀之邊有之，似褐，五色方錦，廣中洋舶亦有至者，又名多羅羢。

牟追　毋追　釋名釋首飾云：牟追，牟，冒也，言其形冒髮追追然也；此說穿鑿。士冠記、郊特牲、白虎通，皆作毋追，鄭注士冠記云：毋，發聲也；追猶自也；按二字皆有聲無義，不可強釋。

委貌　鄭注士冠記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白虎通曰：周統十一月爲正，萬物始萌小，故爲冠飾最小，故曰委貌，委貌者言委曲有貌也；釋名云：委貌，冠形委曲之貌，上小下大也；按此皆望文生義，實則有聲無義，與牟追同。

籧篨　說文云：籧篨，粗竹席也；方言：簟或謂之籧篨；廣韻：籧篨，蘆簾也。詩：籧篨不鮮；晉語：籧篨不能使俯；篇海云：編籧篨爲囷，如今擁腫而不能俯，故以名醜疾也。

流黃　留黃　古詩：少婦織流黃，廣雅作留黃，此謂綵帛；唐詩：珍簟冷留黃，更教明月照流黃，蓋竹簟之類。

琥珀　陶宏景曰：松脂千年化爲茯苓，又千年爲琥珀。

鎕銻　說文銻篆下云：鎕銻也；鎕篆下云：鎕銻，火齊。按鎕銻爲赤珠，黍耳之美者曰鎕銻。

珣玗琪　玗琪　爾雅：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山海經：開明北有玗琪樹，注云：玗琪，赤玉屬也。

藍縷　襤褸　宣十三年左傳：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注云：藍縷，敝衣。方言：南楚，凡人貧衣被醜弊，或謂之襤褸。

猖披　昌披　倡披　昌被　離騷：何桀紂之猖披兮；王注云：猖披，衣不帶之貌，猖一作昌，或作倡披；王注云：昌披，謂亂也，補注曰：博雅云：裮被，不帶也，被音披。

戌削　史記司馬相如傳：揚袘戌削，注云：戌削，衣刻除貌。

用器第十三

寠數　寠籔　漢書東方朔傳盆下爲寠數，顏注云：寠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寠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楊惲傳作寠籔。

櫝盝　説文盝篆下云：櫝盝，負戴器也。

笑盧　笑蘆　説文云：凵盧，飯器，以柳爲之，凵或作笑。儀禮注作笑蘆。

鹿盧　轆轤　轆蘆　鹿盧見檀弓公室視豐碑注。廣韻轆下注云：轆轤，圓轉也，或作樚，轆同；轤下注云：轆轤，圓轉木也。

鞦韆　秋千　廣韻鞦下注云：鞦韆，繩戲，古今藝術圖曰：鞦韆，北方山戎戲，以習輕趫者。據此鞦韆本爲山戎繩戲，張有以爲始於漢武帝後宮祝壽，本云千秋，語譌爲秋千，後又譌爲鞦韆，是不然矣。

笊籬　見廣韻三十一巧。

鋃鐺　説文：鋃鐺，鎖也。

楄柎　楄部　左氏昭二十五年傳：楄柎所以藉幹，説文楄篆下引作楄部，訓方木。按此即今世牌扁及學校所用黑版之類，聘禮：不及百名書於方；既夕禮：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鄭注云：方，版也；乃假方爲楄柎，若今世商人所用記事水牌。

銼鑹　説文銼篆下云：鍑也；鑹篆下云：銼鑹也。

鉏⿰金御　鉏鋙　説文錡篆下云：鉏⿰金御也，江淮之間謂釜曰錡；⿰金御篆下云：鉏⿰金御也，⿰金御或从吾作鋙。

鈭錍　説文鈭篆下云：鈭錍，斧也；錍篆下云：鈭，錍也。

鎢錥　廣韻云：鎢錥，温器。

瓺甀　廣韻云：瓺甀，瓶有耳。

方諸　淮南子：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高誘注云：方諸謂陰燧大蛤也，孰摩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滴。周禮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鄭注云：夫遂，陽遂也，鑒，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説文亦云：鑒，大盆也，一曰鑑，方諸（各本無方字，依段氏補）可以取明水於月。

舟車第十四

湩容　童容　周禮巾車注：容謂幨車，山東謂之裳帷，或曰湩容；詩氓傳：帷裳，婦人之車也，鄭箋：帷裳，童容也。

靯𩌦　急就篇：鞇䩻靯𩌦鞌鑣鍚；釋名釋車云：靯薄，車中重薦也；廣韻云：靯𩌦謂之鞇。

笭突　釋名釋船云：舟中牀以薦物者曰笭……南方人謂之笭突。

紼纚　詩小雅：紼纚維之，傳云：纚，緌也；釋文：纚，韓詩云：筰也；釋名釋船云：引舟者曰筰。案紼爲引棺索，纚爲系冠纓，本義皆非筰，紼纚當由複聲母演化而爲疊韻連語。

俾倪　䡶輗　急就篇：蓋轑俾倪枙縛棠，顔注云：俾倪，持蓋之杠，在軾中央，環爲之，所以止蓋弓之前卻也；華嚴經音義引聲類云：俾倪，軾中環，持蓋扛者也。釋名釋車作䡶輗。

箳篂　廣韻：箳篂，别駕車轓。集韻：箳篂，車轓。

欸乃　靄迺　曖迺　唐元結有欸乃曲，項氏家訓云：劉蜕文集中有湖中靄迺曲，劉言史瀟湘詩有「閑歌曖迺深峽裏」，皆謂櫓聲也，俗誤作款乃。

⿰方⿱𠂉酉皻　廣韻：⿰方⿱𠂉酉皻，車具，又小兒履名。

兵器第十五

兜鍪　鞮鍪　說文云：冑，兜鍪也；廣韻云：兜鍪，首鎧，漢書作鞮鍪。

㕣矛　厹矛　酋矛　仇矛　說文作㕣矛，詩小戎作厹矛，考工記作酋矛，釋名作仇矛，自來説者皆望文生意，實皆疊韻連語，猶之蜚曰悉蜚，蠜曰負蠜，蜋曰堂蜋，蝍曰渠蝍，蛬曰麥蛬也。

彭排　旁排　釋名釋兵云：彭排，彭，旁也。御覽三百五十七，引諸葛亮軍令曰：帳下及右陣各持彭排；又引晉安帝紀：孫恩以彭排自載，僅得還船，玉篇云：樐，彭排也。急就章注云：盾，即今旁排也。後漢書袁紹傳注云：楯，今之旁排，即彭排。

吳魁　吳科　吾科　吳戈　釋名釋兵云：盾，……大而平者曰吳魁；廣雅云：吳魁，盾也，御覽引吳魁作吳科；楚詞九歌：操吳戈兮被犀甲，王逸注：或曰操吾科，吾科，盾之名也。

鏷鏄　僕姑　左氏莊十一年傳：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廣韻鏄下引字林曰：鏷鏄，魯矢，左傳作僕姑。

干將　劍名，吳越春秋：陽曰干將，陰曰莫邪。

鏌釾　鏌鋣　莫邪　鏌邪　說文鏌篆下云：鏌鋣也，玉篇云：鏌釾，劍名。莊子大宗師作鏌鋣，揚雄羽獵賦作

鏌邪，荀子、吕覽、淮南子，皆作莫邪。

鋞鍜　說文：鋞鍜，頸鎧也。

渠答

蒺藜　漢書鼂錯傳：布渠答；注云：渠答，鐵蒺藜也。

太阿　東方朔七諫：鉛刀進御兮遥棄太阿；王注云：太阿，利劍也。

農器第十六

碌碡　廣韻碡下云：碌碡，田器。正字通云：碌通作轆、磟，亦借鹿、轆，碡或作碡、磧。按此疊韻連語。

鈐鏞　說文云：鈐鏞，大犂也。

磥𥑮　集韻：磥𥑮，磨也，齊人語。按磥字，音義同磊；朱龜碑及魯靈光殿賦皆有磥，今蜀語稱農家磨穀之礱曰磥子，讀去聲，即磥𥑮也。

梎柌　廣韻云：梎柌，鐮柄，梎音於交切，柌音詞，集韻柌同栥。

樂曲第十七

箜篌　空侯　坎侯　釋名釋樂器云：箜篌，師延所作靡靡之樂也。（樂記鄭注云：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通鑑胡三省注引世本作篇云：空侯，空國侯所造。風俗通作坎侯。杜氏通典云：箜篌，古施郊廟雅樂，近代專用於楚聲，或謂師延靡靡樂，非也。按空侯或作坎侯，明爲雙聲連語，世本之說蓋穿鑿。

枇杷　琵琶　釋名釋樂器云：枇杷，本出於胡中，馬上所鼓也。漢蔡琰十八拍及晉傅玄琵琶賦均從玨作。說文徐鉉新附云：琵琶，樂器，義當作枇杷；廣韻以琵琶爲樂器，以枇杷爲果木；或以琵琶器盤圓柄直似枇

杷，故以爲名，然枇杷又何似耶，實皆雙聲連語耳。傅玄琵琶賦序，樂府雜録，皆爲琵琶始烏孫公主，馬上彈之，證以蔡琰十八拍「琵琶本自出胡中，緣琴翻出音律同」之説，琵琶自當爲烏孫樂器。

淳于　説文云：鐏，大鐘淳于之屬。

丁寧　丁寧，鉦也，見宣四年左傳。

鎗鏓　説文鏓篆下云：鎗鏓也；鎗篆下云：鐘聲也。

干遮　子虚賦：淮南干遮；注云：干遮，曲名也。

子夜　晉時曲名，樂府題解云：昔女子名子夜者，造此聲。

形況第十八

隴種　瀧涿　龍鍾　儱僮　蹱踵　荀子議兵篇：隴種東籠而退耳，楊注云：隴種，遺失貌。方言七：瀧涿謂之霑積，琴操退怨歌：空山欷歔涕龍鍾，此亦言涕之霑積；惟韓愈詩：東野不得官，白首誇龍鍾，丹鉛録謂龍鍾似竹搖曳不自持也。正字通謂龍鍾即隴鍾字聲之轉，或又作儱僮，盧仝詩又作蹱踵。

東籠　涷瀧　荀子議兵篇楊注：東籠與涷瀧同，沾溼貌。

磧歷　漢書司馬相如傳下：磧歷之坻，注云：磧歷，不平也。

霢歷　彌歷　釋文釋天云：霢霂，小雨也，言裁霢歷沾漬如人沐頭；釋言語云：詈，歷也，以惡言相彌歷也。按霢歷，彌歷，爲同義之疊韻連語，謂惡言侵人亦若微雨之霑衣。太玄：密雨溟沐，注云：溟沐漸積潤澤之意，亦謂小雨之侵潤也。

蒙籠　甘泉賦：紛蒙籠以棍成，注云：膠葛貌；漢書注云：深通貌。

涌裔　溶滴　容裔　容與　融泄　枚乘七發：軋盤涌裔，注云：涌裔，行貌；宋玉高唐賦：洪波淫淫之溶滴，

注云：溶滴，猶蕩動也。離騷：遵赤水而容與，注云：容與游戲貌；史記司馬相如傳：翱翔容與，索隱云：容與自得也；東京賦注：容裔，高低之貌。景福殿賦：隨雲融泄，注云：融泄，動貌也；笙賦：泓宏融裔，注云：聲長貌。按涌裔，溶滴，容裔，容與，融泄，融裔，皆雙聲連語。

須臾　須搖　漢書：願須臾無死；北征賦：聊須臾以婆娑，注云：須臾，小時也，漢書禮樂志：神奄留臨須搖。

模糊　杜甫詩：馳背錦模糊。

糊塗　金壺字考云：糊塗音忽突。

佁儗　漢書司馬相如傳：沛艾赳嗅仡以佁儗兮；注云：佁儗，不前也；長笛賦注：佁儗，寬容之貌。

猗儺　阿那　猗狔　椅柅　旖旎　旖施　檹椸　倚移　妸娜　婀娜　姌嫋　嫋娜　嬝娜　詩檜風萇楚一章：猗儺其枝；二章：猗儺其華；三章：猗儺其實。說文作旖施，訓旗旖施也。高唐賦作猗旎；南都賦作阿那；九辯、九嘆均作旖旎；上林賦：旖旎從風，張揖曰：旖旎，猶阿那也，鄭衆注考工記引倚移從風。上林賦：嫵媚姌嫋；杜甫詩：連笮動嫋娜；李白詩：花腰呈嬝娜；皆與阿那同。廣韻作妸娜或婀娜，又云：猗狔，從風貌。類篇：椅柅，木弱貌；按椅柅即說文之檹椸，說文木部檹下云：木檹椸；玉篇云：檹椸，長貌，又不正貌。

委蛇　委佗　逶迤　逶迆　逶移　逶虵　逶蛇　倭遲　郁夷　威夷　毛詩召南羔羊：委蛇委蛇，傳云：行可從跡之貌，箋云：委曲自得之貌，韓詩作逶迤；說文作逶迆；又鄘風：君子偕老，委委佗佗，又小雅四牡：周道倭遲，韓詩作周道威夷，漢書地理志作郁夷；皆猶說文訓衺去貌之逶迆也。劉向九歎靈懷作逶移，遠逝作逶虵。漢書禮樂志：旗逶蛇，義同旖旎矣；甘泉賦亦作逶蛇。

殿遻　殿鄂　釋名釋形體云：臀，殿，也，高原有殿遻也；釋宮室云：殿，有殿鄂也；釋言語云：逆，遻也，遻

不從其理，則生殿遻不順也；蓋高下不平之義。

殷軫　淮南子兵略訓：士卒殷軫；注云：殷軫，乘輿多盛貌。

參差　嵾嵳　詩周南：參差荇菜。廣韻云：嵾嵳，不齊貌。

寥窲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霐寥窲以崢嶸，注云：寥窲，幽深貌。

呰窳　呰窳　史記貨殖傳：以故呰窳，徐廣曰：呰窳，苟且惰嬾之謂。漢書地理志：呰窳偷生；玉篇云：呰窳，苟且也。

闒茸　漢書司馬遷傳：在闒茸之中，注云：闒茸，猥賤也。劉向九歎憂苦：雜斑駁與闒茸，王注云：闒茸，駑頓也。

捷盧　周禮春官典瑞：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注云：駔讀爲組；鄭司農云：駔外有捷盧也；疏云：捷盧，若鋸牙然。

仿佛　彷佛　髣髴　仿弗　甘泉賦：猶仿佛其若夢。傅毅舞賦：彷佛初動。屈原遠游：時髣髴以遥見兮；後漢馮衍傳：以至人之髣髴，注云：言髣髴似之。説文：仿，相似也；佛，見不審也；僾，仿佛也；髴，若似也。廣韻云：髣髴亦作彷佛；又云：仿佛俗。漢書睦丙夏侯贊作仿弗。

汪郎　釋名釋飲食曰：羹，汪也，汁汪郎也。

千眠　文賦：清麗千眠，注云：光色盛貌。

磅硠　思玄賦：伐河鼓之磅硠；説文訓硠爲石聲；按磅硠爲複聲母 bl 演化之疊韻連語 baŋlaŋ。

雷硠　吳都賦：拉擸雷硠，釋名釋天：雷，硠也，如轉物有所雷硠之聲也。按釋名之雷硠，即吳都賦之雷硠，雙聲連語，今本釋名或譌作硠雷或譌作雷硠。

鱗眴　西京賦：坻崿鱗眴，注云：鱗眴，無涯也。

拉擸　吳都賦注云：拉擸，木摧傷聲。

狼戾　孟子：樂歲粒米狼戾；淮南子覽冥訓：狼戾不可止，注云：猶交横也。

合遝　迨遝　洞簫賦：騖合遝以詭譎，注云：合遝，盛多貌，廣韻作迨遝。

鋃鏜　説文云：鋃鏜，不平也。

駁遝　陸機文賦：紛葳蕤以駁遝，注云：文辭壯奮也。

旁魄　旁礴　旁薄　彭魄　荀子性惡：雜能旁魄而無用，注云：廣博也；吳都賦：旁魄爲論都，注云：寬大之意；封禪文：旁魄四塞，注云：衍也。莊子消遥遊：旁礴萬物，司馬注云：猶混同也。太玄：昆侖旁薄，注云：猶彭魄也；地旁薄而向乎上，注云：地之形也。

厏厊　廣韻：厏厊，不合。

闌干　古樂府善哉行：北斗闌干，此横斜之義；白居易詩：玉容寂寞淚闌干，此言流淚貌也。

萑蘭　芄蘭　漢書息夫躬傳：涕泣流兮萑蘭，注云：萑蘭，淚闌干也。揚子太玄：萬物芄蘭，注云：芄蘭，茂密也。

零丁　伶仃　晉書李密傳：零丁孤苦。廣韻作伶仃。

惺憽　廣韻：惺憽，了慧貌，出聲類。

擸㩹　廣韻：擸㩹，破壞也，又云：和雜。

崱屴　魯靈光殿賦：崱屴嵫釐，注云：宮殿高竦貌；杜甫封西嶽賦，則用崱屴爲山高貌。

磞硠

嘐嘈　成公綏嘯賦：衆音繁奏，若笳若簫，磞硠震隱，訇磕嘐嘈。

皺皵　廣韻：皺皵，皮瘦寬貌。（皺音臘，皵音答。）

邋遢　廣韻：邋遢，不謹事；又云：行貌。
驪騔　廣韻：驪騔，馬行不進。
安𩕄　𩕄𩕄　說文云：安𩕄，濕也；廣韻云：𩕄𩕄，煖狀；今語曰温暾。
頛顋　廣韻云：頛顋，健也。
愠惀　韻會云：愠惀，煩憒也。
寂寞　啾嗼　宋漠　家漠　說文云：宋，無人聲；啾，嗼也，嗼，啾嗼也。漢書揚雄傳：惟寂寞，自投閣；屈原遠遊：野寂漠其無人，王注云：寂一作家；宋玉九辯：蟬宋漠而無聲。
宋廖　寂寥　寂㵳　宋玉九辯：宋廖兮收潦而水清，注云：宋一作寂，廖一作寥，一作㵳，王注云：寂㵳，虚靜貌。
蕭條
泬寥　宋玉九辯：泬寥兮天高而氣清，王注云：泬寥，曠蕩空虚也，或曰泬寥，猶蕭條，蕭條，無雲貌。
姡姼　廣韻：姡姼，輕薄貌，又美也。
骯髒　見廣韻。
䆲䆹　廣韻云：䆲䆹，無色狀。
佷傷　廣韻云：佷傷，長貌。
矲㙰　廣韻云：矲㙰，短貌。
傀儰　廣韻云：傀儰，不媚貌。
忤惀　廣韻云：忤惀，很戾。
窈窕　妖冶　窕冶　姚冶　詩關雎：窈窕淑女，傳云：窈窕，幽閒也；方言二：美心爲窈，美狀爲窕；班昭女

誠：出則窈窕作態，注云：窈窕，妖冶之貌也；據此，窈窕蓋與漢書司馬相如傳：妖冶，閑都之妖冶，荀子禮論：不至於窕冶（注云：姚冶妖美也）之窕冶，同爲妖美之義，毛傳非也。

挑達　誂達　叏達　詩鄭風子衿：挑兮達兮；說文叏下引作叏兮達兮；達下引作誂兮達兮；左傳：楚師輕窕；七發：目窕心與；離騷：余猶惡其佻巧，注云：佻，輕也；左傳鄭罕達字子姚；凡從兆之字，多有輕挑妖冶之義。

狼藉　說文藉下云：一曰艸不編狼藉。

蹇產　𡾊嵼　屈原九章哀郢：思蹇產而不釋；王注云：蹇產，詰屈也；補注云：山曲曰𡾊嵼，義與此同。

侘傺　屈原離騷：忳鬱邑余侘傺兮；注云：侘傺，失志貌。

顑頷　離騷：長顑頷亦何傷；注云：顑頷，不飽貌。

侵尋　浸尋　侵淫　浸淫　浸潯　潯潭　史記武帝紀：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晉灼曰：遂往之意也；師古漢書注曰：侵尋，漸染之義。史記封禪書作浸尋。風賦：侵淫谿谷；說文云：侵淫，隨理也；謂隨其脈理而侵漬也。漢書食貨志：侵淫日廣，注云：浸淫，猶漸染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浸潯衍溢，索隱云：浸潯，猶漸浸也。又司馬相如傳：浸潭促節，索隱云：浸潭，猶漸冉也；淮南本紀：呼吸浸潭，注云：浸潭，廣衍也。

荏染　荏苒　詩小雅：荏染柔木；傳云：荏染，柔意也。魏書彭城王傳：荏苒至今；廣韻云：荏苒，展轉也。

穹隆　爾雅釋詁：穹，大也；注云：穹蒼亦爲大也。西京賦：闕道穹隆，注云：長曲貌。廣韻云：穹隆，天勢，俗作窿。

冉鐮　方言云：東齊，僞物謂之冉鐮。

撆擭　說文擭下云：撆擭也；撆下云：撆擭，不正也。

娽妃　說文娽下云：妃也，一曰女侍曰娽；妃下云：娽妃也，一曰弱也。

娑妗　說文娑下云：妗也；妗下云：娑妗也，一曰善笑貌。

嬋娟　說文新附云：嬋娟，態也。

駘蕩　玉篇：駘蕩，廣大意；正字通云：春色舒放曰駘蕩。

觱發　滭沷

栗烈　凓冽　詩豳風七月：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說文滭下云：風寒也，沷下云：一之日滭沷；今本詩作觱發，說文凓下云：寒也，無冽字。玉篇云：冽，寒氣也；廣韻云：冽，寒也。按栗烈當爲凓冽之借音。

温蠖　史記屈原列傳：而蒙世之温蠖乎；楚辭作而蒙世俗之塵埃乎，王注云：史記作温蠖，說者曰：温蠖，猶惛憒也。

凌兢　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凌兢，寒涼戰栗處也。

捷獵　吳都賦：施榮楯而捷獵，注云：捷獵，高顯貌；洞簫賦：羅鱗捷獵，注云：捷獵，參差也。

捷盧　周禮典瑞司農注：駔外有捷盧也；疏云：捷盧，若鋸牙然。

捷業　說文業下云：所以飾縣鐘鼓，捷業如鋸齒。

匒匌　海賦：磊匒匌而相豗，注云：匒匌，重疊也。

霅煜　答賓戲：霅煜其間者，注云：霅煜，光明之貌。

颯戾　劉向九嘆遠逝：遊清靈之颯戾兮，王注云：颯戾，清涼貌。

攝葉　攝僷　莊忌哀時命：衣攝葉以儲與兮，注云：攝葉儲與，不舒展貌；玉篇引作攝僷。

儲與

歟干　昆干　說文歟下云：昆干，不可知也。

頎典　考工記，輈人：輈欲頎典，注云：堅刃貌。

行動第十九

慫慂　縱臾　廣雅釋詁：慫慂，勸也；漢書衡山王傳：日夜縱臾王謀反事，注云：臾讀曰勇。

動搈　動容　春容　從容　廣雅釋詁：搈，動也；說文：搈，動搈也；孟子：動容周旋皆中禮，動容即動搈；學記：待其春容；廣雅釋訓：從容，舉動也。

捫搎　摸㨻　廣韻搎下注云：捫搎，摸㨻也。此疊韻連語。

盧胡　孔叢子抗志篇：盧胡大笑。正字通云：盧胡笑在喉間聲。

踟蹰　蹢躅　峙躇　躑躅　說文蹢下云：住足也；躅下云：蹢躅也；躇下云：峙躇不前也。詩邶風靜女：搔首踟蹰，玉篇：踟蹰，行不進也。荀子禮論篇作躑躅。後漢書隗囂傳：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注云：躑躅猶踟蹰也。

囁嚅　玉篇：囁嚅，多言也。

次且　趦趄　趑雎　趑趄　說文趄下云：趑趄也；趑下云：趑趄，行不進也。（趄字爲徐鉉所補十九文之一。）周易夬卦：其行次且，王肅注作趑趄。新序雜事作趦趄。廣雅釋訓：趑雎，難行也。

逡巡　集韻云：逡巡，行不進也。

匍匐　扶伏　扶服　毛詩生民：誕實匍匐；谷風：匍匐救之。說文云：匍，手行也；匐，伏地也。昭二十一年左傳：扶伏而擊之；檀弓引詩作扶服救之。

綢繆　說文繆字下曰：一曰綢繆也。詩唐風綢繆豳風鴟鴞之傳箋皆云：綢繆，纏緜也。

流連　孟子：流連荒亡；淮南本經：愚夫愚婦皆有流連之心；注云：流連，猶瀾漫失其職業也。

甹夆　荓蜂　𢔁𢓜　爾雅釋訓云：甹夆，掣曳也；郭注：謂牽拕。按甹夆即詩小毖之荓蜂，説文作𢔁𢓜。

摩娑　末殺　抹摋　摩莎　釋名釋姿容云：摩娑，猶末殺也，平上下之言也；周禮司尊彝鄭注作摩莎。漢書谷永傳：末殺災異；集韻引字林作抹殺，云滅也。

相羊　相佯　離騷：聊逍遥以相羊，注云：相羊，遊也；西京賦注：相羊，彷羊也；後漢書張衡傳注：相佯，猶徘徊也。

望羊　望佯　望洋　望陽　盳洋　史記孔子世家云：眼如望羊；家語辨樂篇注：望羊遠視也；釋名作望佯；莊子秋水篇：望洋向若，釋文作盳洋，引司馬崔云：盳洋猶望羊，仰視貌；論衡骨相篇云：武王望陽。

消揺　逍遥　禮檀弓：消揺于門，注云：消揺又作逍遥。説文新附云：案詩只用消揺，逍遥二字字林所加。

方羊　仿佯　彷徉　左氏哀十七年傳：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釋名釋言語云：翔，佯也，言仿佯也；後漢書東平憲政王蒼傳：消揺仿佯。毛詩載驅傳云：翱翔猶彷徉也，史記吴王濞傳：彷徉天下，集韻云：彷徉，徘徊也。

尚羊　倘佯　賈誼惜誓：託回飆虖尚羊，注云：尚羊，游戲也，一作倘佯。

裵回　徘徊　徘回　漢書燕刺傳：裵回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説文裵下云：長衣也；徐鉉曰：案漢書裵回，用此，今借作徘徊。張衡思玄賦作徘回，注云：言踟蹰不進也。

譇挐　説文譇下云：譇挐，羞窮也。

倉卒　蒼踤　倉猝　玉篇云：倉卒，暴疾也，突也；説文作蒼踤。蘇轍功臣寺詩：興廢何倉卒，又滕王閣詩：俳語終倉猝。

倉黄　倉皇　説文：倉，穀藏也，倉黄取而藏之，故謂之倉。風土記：大雪被南越，犬皆倉黄吠噬。杜甫送鄭

虔詩:倉黄已就長途往。

方皇　仿偟　彷徨　甘泉賦漢書溶方皇于西清,注云:猶仿偟。莊子逍遥遊:彷徨乎無爲其側。

屏營　吳語:屏營彷徨於山林之中;廣雅云:屏營,怔忪也。

征伀　怔忪　方言:征伀,遑遽也,玉篇:怔忪,懼貌。

丁寧　叮嚀　後漢書郎顗傳:丁寧再三留神於此。玉篇作叮嚀。

伶俜　竛竮　伶俜　廣韻:伶俜,行貌;又云:竛竮,行不正,亦作伶俜。

厥瘉　邪揄　邪厥　揶揄　揶揄　説文厥篆下云:人相笑相厥瘉。後漢書王霜傳: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廣韻厥下注云:邪厥,舉手相弄,或作厥歈。白居易詩,數被鬼揶揄。歐陽修詩:以示世俗遭揶揄。

勃屑　媻姍　蹣跚　廣韻云:蹣跚,跛行貌。東方朔七諫怨世:蓌母勃屑而日侍;王注云:勃屑猶媻姍,膝行貌,補注云:媻姍一作蹣跚。

囒哰　㨔拏　廣韻云:囒哰㨔拏,語不可解。

讕哰　謰謱　集韻云:讕哰謰謱,言語不解也;玉篇作讕哰嗹嘍。

攋捭　廣韻云:攋捭,搥打。

眳睜　瞀猛　廣韻云:眳睜,不悦視也;瞀猛,視貌。

踉蹡　廣韻云:踉蹡,行不正貌。

咣哴　廣韻云:咣哴,小兒啼。

瞌盯　廣韻云:瞌盯,瞋目。

繭倀　廣韻云:繭倀,失道貌。

趫趞　廣韻云：趫趞，跳貌。

摟揪　廣韻云：摟揪，取也，出陸氏字林。

靸霅　吳都賦：靸霅驚捷，注云：靸霅，走疾貌。

躡蹀　南都賦：羅襪躡蹀而容與，注云：躡蹀，小步貌。

炰烋　咆烋　彭亨　詩大雅：女炰烋于中國，傳云：炰烋，彭亨也，箋云：自誇氣健之貌。左思魏都賦作咆烋。類篇云：彭亨，驕滿貌。

顉頞　廣韻云：顉頞，搖頭貌。

傷儽　廣韻云：傷儽，不自安。

周章　章皇　周流　羽獵賦：章皇周流，注云：猶彷徨也，吳都賦：周章夷指，注云：章皇周流也。

差池　蹉跎　王褒九懷株昭：驥垂兩耳兮中坂蹉跎，補注曰：蹉跎，失足。說文新附云：蹉跎，失時也，經史通用差池。

蹭蹬　說文新附云：蹭蹬，失道也。

蹁躚　新附云：蹁躚，旋行。

踸踔　新附云：踸踔，行無常也。

邂逅　新附云：邂逅，不期而遇也。

趌趨　說文趌下云：趌趨，怒走也；趨下云：趌趨也。

趯趗　說文趗下云：趯趗也；趯下云：行趯趗也，一曰曲脊貌。

趚趡　說文趡下云：行趚趡也；趚下云：側行，引詩曰：謂地蓋厚，不敢不趚；玉篇云：今作蹐。

趢趗　說文趢下云：趢趗，輕薄也。

遮遂　說文遮下云：遏也；遂下云：遮遂也。

嘮呶　說文嘮下云：嘮呶，讙也。

吸呷　說文呷下云：吸呷也。

喤呷　廣韻呷下云：喤呷，象聲。

讙譁　史記叔孫通傳：無敢讙譁失禮者；廣韻類篇均作諠譁，今作喧譁。

諠譁

鞅掌　秧穰　詩小雅北山：或王事鞅掌，傳云：失容也。說文秧下云：禾若秧穰也；集韻云：秧穰，禾密貌；按禾密曰秧穰，事繁曰鞅掌，傳訓失容非。

唸吚　殿迷　說文吚下云：唸吚，呻也。唸下云：吚也，引詩曰：民之方唸吚；今本詩大雅板作民之方殿迷；傳云：呻吟也。

喔咿　嚅兒　嚅唲　屈原卜居：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王注曰：強笑噱也，一作嚅唲，韓詩：喔咿而笑之；亦強笑之意；廣韻喔下云：喔咿雞聲，又強顔貌。

嘔唲　廣韻：嘔唲，小兒語也。

喑噁　廣韻：喑噁，怒貌。

趚趚　廣韻云：趚趚，行貌。

踧踖　說文云：踧，行平易也；踖，長脛行也，一曰踧踖。按論語鄉黨篇：踧踖如也；廣韻云：踧踖，敬貌；此雙聲連語，與行平易，長脛行之義無關。

蹀躞　踥蹀　屈原九章哀郢：衆踥蹀而日進兮；王注云：踥一作躞；補注云：躞蹀行貌。廣韻作躞蹀。

媻娑　婆娑　說文娑下云：舞也，引詩曰：市也媻娑；今本詩陳風東門之枌：婆娑其下，市也婆娑；媻均作婆。說文無婆字，廣韻娑下注云：婆娑，舞者之容；婆下注云：老母稱也。

歍𣤊　歍噈　說文：歍下云：一曰口相就；𣤊下云：歍𣤊也，噈，俗𣤊，从口，从就。廣韻云：歍噈口相就也。

婟嫪　說文婟嫪二字互訓；聲類：婟嫪，戀惜不能去也。今用爲男女間情人之稱。

侜張　譸張　輈張　書無逸：譸張爲幻；玉篇云：譸張，誑也。劉琨答盧諶作輈張；六書故云：譸亦作侜。

啾唧　廣韻：啾下云：啾唧，小聲。

嗷咷　號咷　說文云：楚謂兒泣不止曰嗷咷；周易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呢喃　玉篇：呢喃，小聲多言也；廣韻云：言不了呢喃也。燕語呢喃，即由此引申。

哫訾　促訾

栗斯　慄嘶　屈原卜居：哫訾栗斯，王注云：承顏色也，栗一作慄，斯一作嘶，一作促訾栗斯，補注云：以言求媚也。

突梯　滑稽　卜居：突梯滑稽，王注云：轉隨俗也；洪氏補註引文選注五臣曰：委曲順俗也；顏師古曰：滑稽，圜轉縱捨無窮之狀，一云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出口成章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

造次　草次　論語：造次必於是；馬注云：造次，急遽也；隱四年左傳注作草次。

叢脞　虞書：元首叢脞哉；鄭注云：總聚小小之事。

鋪頒

抖藪　抖擻　方言：鋪頒，索也，東齊曰鋪頒，猶秦晉言抖藪也；郭注云：謂抖藪舉索物也。王維詩：抖擻辭貧里。

嚜尿　方言：江湘之間凡小兒多詐而獪，或謂之嚜尿。

語辭第二十

夥頤　史記陳涉世家：客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索隱引服虔云：頤者助聲之辭。案夥頤爲驚嘆語

詞，古讀爲 ɣoï，由複韻母演化而爲連語，故漢書止作夥（ɣa）。禮器：「不麾蚤」之麾，史記外戚世家：「嚄！大姊父母何藏之深也」（正義曰：嚄，失聲驚愕貌）之嚄，大戴禮衛將軍學篇：「賜女偉爲知人」之偉，史記荆軻傳：「何太子之遣」之何，襄二十六年左傳：「寺人惠牆伊戾」（服虔云：惠伊皆發聲）之惠，洛誥：「惠篤叙」之惠，緩言之皆爲夥頤。

於戲　嗚呼　烏虖　烏乎　匡謬正俗云：今文尚書悉爲於戲字，古文尚書悉爲嗚呼字。漢書司馬遷傳注云：古字或作烏虖，今字或作烏呼，按毛詩或作於乎，皆疊韻連語，古讀 ʔaɣa，感嘆語辭，今語爲啊哈。

咄歎　説文歎篆下云：咄歎，無慙，讀若卉；大徐音丑律切，説文咄訓：相謂也；廣韻咄訓：呵也，當没切；歎訓：訶也，許吉切，又丑律切。漢書李陵傳：立政曰：咄！少卿良苦；又東方朔傳：朔笑之曰咄！師古曰：咄，叱咄之聲。後漢書嚴光傳：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正字通云：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咄，按今語呼人曰 de！雖非敬語，亦非訶斥，蓋即咄字，借出以象呼聲，加口作咄也；作咄咄者，重其聲也；作咄歎者，蓋古音複聲母 dhe 所演化，故説文歎讀若卉，廣韻音許吉切，歎又音丑律切者，乃咄咄連聲之譌，故史傳但作咄或咄咄，不作咄歎也。

于嗟　于嗟乎　詩周南：于嗟麟兮；召南：于嗟乎騶虞。按于借爲於，即烏，用爲感嘆詞，加口作吁（説文訓：驚也），堯典亦用爲感嘆詞，尚書甘誓，詩周南，均用嗟爲感嘆詞，今皖語「唉嗟」，即古書之「于嗟」也。

輿謣　于喁　邪許　號許　吕覽淫辭篇：今舉大木，前呼輿謣，後亦應之；莊子齊物論作前者唱于，而後隨者唱喁；淮南子道應訓亦云：今夫舉大木者，前者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毛公鼎：謣許上下，與輿謣，于喁，邪許，均爲衆人共力之聲，詩小雅：伐木許許，亦此義。

阿得脂　章太炎謂：苻秦趙整琴歌發聲曰阿得脂，亦猶今吳越鄙俗謳歌云阿得偉。

噫興　噫歆　噫興，見既夕禮注：噫歆，見士虞禮記及曾子問注；皆揚聲警告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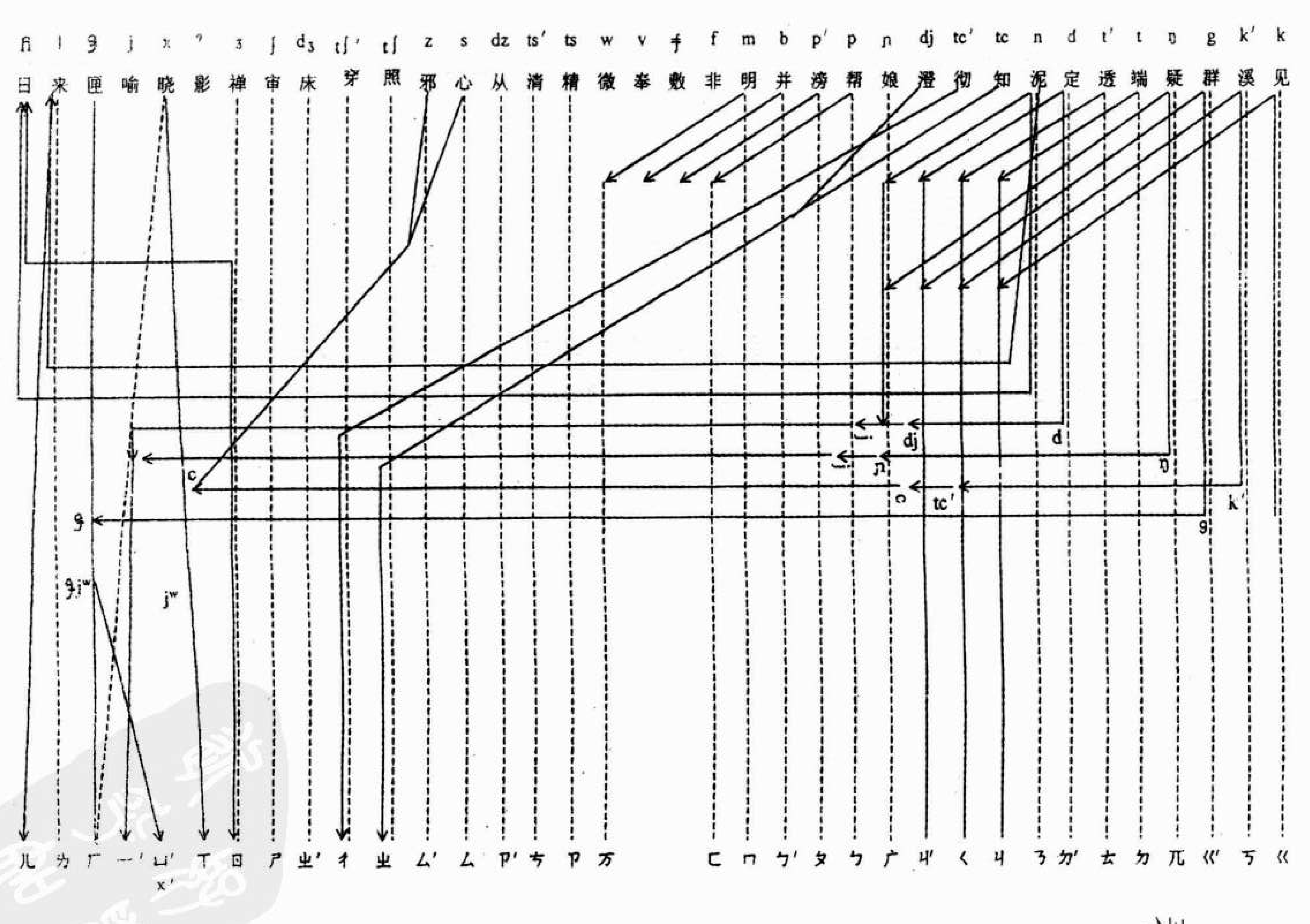
燠休　左傳：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正義引服虔曰：燠休，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燠休，代其痛也。按即今語之啊唷。

阿堵　晉書王衍傳：舉卻阿堵中物；按阿堵猶今言此處彼處也。

爾馨　寧馨　寧[illegible]　王導與何充語曰：正自爾馨；王衍傳：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按寧馨猶今言這樣那樣也。通雅云：寧[illegible]，寧馨。

奈何　尚書召誥：曷其奈何弗敬；按奈何猶今言怎麽，怎地，吳語曰那哈，那亨；唐宋詩詞及元曲，均奈那通用。宣二年左傳：棄甲則那，注云：那，猶何也，按長言之爲奈何，短言之則爲那。說文[illegible]（隸變爲𨚗或那），西夷國（按即冄駹）；奈爲果名，奈何與𨚗皆借音無義。

表


ɦ l ʝ j x ʔ ʒ ʃ dʒ tʃ' tʃ z s dz ts' ts w v ɱ f m b p' p ɲ dj tc' tc n d t' t ŋ g k' k
日 来 匣 喻 晓 影 禅 审 床 穿 照 邪 心 从 清 精 微 奉 敷 非 明 并 滂 帮 娘 澄 彻 知 泥 定 透 端 疑 群 溪 见
儿 为 厂 一' ㄩ' ㄒ 日 ㄕ ㄓ' ㄔ ㄓ ㄙ' ㄙ ㄗ' ㄘ ㄗ 万 ㄈ ㄇ ㄅ' ㄆ ㄅ 广 ㄐ' ㄑ ㄐ ㄋ ㄉ' ㄊ ㄉ 兀 ㄍ' ㄎ ㄍ
d dj j ŋ ɲ j c tc' c k' g ʝ ʝjʷ jʷ x'

小學識字教本

陳獨秀著

《小學識字教本》油印本封面，書名六字係摹自陳氏手稿。

小學識字教本（教師用）

上篇　字根及半字根





《小學識字教本》油印本書影。

小學識字教本自敘

昔之塾師課童，授徒而不釋義，盲誦如習符咒，學童苦之。今之學校誦書釋義矣，而識字仍如習符咒，且盲記漫無統紀之符咒至二三千字，其戕賊學童之腦力為何如耶！即中學初級生，猶以記字之繁難，累及學習國文，多耗日力，其他科目，咸受其損。此中小學習國文識國字之法急待改良，不可一日緩矣。本書取習用之字三千餘，綜以字根及半字根凡五百餘，是為一切字之基本形義，熟習此五百數十字，其餘三千字乃至數萬字，皆可迎刃而解，以一切字皆字根所結合而孳乳者也。上篇釋字根及半字根，下篇釋字根所孳乳之字，每字必

釋其形與義，使受學者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此不獨使學者感興趣助記憶，且於科學思想之訓練植其基礎。不欲窮究事物之所以然，此吾國科學之所不昌也。或以為文字訓詁之學，老師宿儒皓首治之猶難盡通，將何以教童蒙耶？余曰不然。中國文字訓詁之難通，乃由誤於漢儒未見古文，不知形義，妄為六書之謬說，許慎又易班固象形、象事、象意、象聲之說為指事、象形、形聲、會意，中國文字訓詁之學益入歧途，而又依經為義，經文幾經傳寫，往往乖謬，儒者乃從而穿鑿附會之，又或故為艱深，以欺淺學，使學者如入五里霧中。說文字之書愈多，而文字之形義愈晦，原本小學而

變為專家之業，宜其用力久而難通也。漢律，學童十七以上，試諷籀（籀謂通其形義）書九千字，乃得為史，初無待於老師宿儒也。蓋以古之制象字者，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此皆視而可見察而可識者也。本非艱深難喻，今之教者依此口講而手傳之，習者如睹畫圖，雖不愚可曉，如撥雲霧而見青天也。作始者或不易，傳習者必不難，中國在拼音文字未行以前，識文字兼教育之道，捨此無他途。本書解字頗採用黃（生）顧（炎）以來諸人之說，而悉未稱其名，徒簡略也。陳獨秀

目錄

上篇　字根及半字根

一、象數（七字）

一 1　二 1　三 1　五 1　七 1　八 2　十 3

二、象天（十五字）

日 3　白 3　旦 4　倝 4　月 5　夕 5　夜 5　雨 6　雲 6　气 6

乞 6　仌 6　夂 7　晶 7　申 7

三、象地（三十二字）

土 8　六 8　厽 9　田 9　𠂤 9　阜 10　山 10　丘 10　凹 10　凸 10

上 11　下 11　凵 11　石 11　少 12　小 12　川 12　巛 12　州 12　永 12

辰 12　泉 13　水 13　谷 13　𠔌 14　州 14　回 14　井 14　丹 15　金 15

火 15　王 16

四、象草木（五十七字）

屮 16　个 16　屯 16　生 17　而 17　亥 17　耑 18　長 18　𠂹（垂）19　乇 19

丵 19　華 19　朵 20　甘 20　果 20　由 20　卣 21　𠧪 21　木 22　本 22

末 22　未 22　禾 23　朩 23　卜 23　丯 23　不 24　帝 25　才 25　𢦏 26

音 26　𢆶（幺）27　玄 27　民 29　女 29　母 29　丫 31　東 31　朿 31　束 32

東 32　齊 33　丩 33　禾 33　秀 33　秃 34　米 34　朮 34　尗 35　來 35

黍 36　朩 36　桼 36　瓜 36　韭 37　冂 37　两 37

五、象鳥獸蟲魚（八十二字）

勹 104
乳 104
爲 105
交 105
至 106
丑 107
引 107
弔（弔）107
無 108
文 108

又 109
叉 109
父 109
氏 110
氐 110
民 110
出 113
若 113
差 114
疑 114

美 115
我 116
眔 118
四 121
九 121
吏 122
史 122
事 122
支 123
臾 124

隶 124
聿 124
肅 125
周 125
畫 125
縣（県）126
直 127
帀 127
之 127
乏 128

正 128
業 129
對 129
或 130
兄 130
兑 130
蔑 131

八　象宮室城郭（四十字）

宀 132
穴 133
宮 133
厂 133
广 133
户 134
主 136
囧 136
囟 136
户 136

卯 137
留 137
當 139
舍 139
余 139
倉 140
亩 141
高 141
亭 142
京 142

享 143
亨 143
亞 144
壺 144
行 146
彳 146
廴 146
黑 147
黄 148
册 148

乂 149
爻 149
㸚 150
珏 151
疋 152
爾 154
冂 155
亘 155
南 156
㝁（丂）156

九　象服飾（二十五字）

衣 157　卒 158　衰 158　巾 159　冖 159　冂 159　冃 159　㡀 160　黹 160　帶 161

兒 161　弁（覍）162　全（仝）163　玉 163　朋 164　朱 165　兜 166　冑 166　朁 167　替 167

兂 167　〇 168　匹 168　糸 168　𢇍 169

十　象器用（一百五十七字）

丨 169　文 170　午 171　矛 171　丁 172　矢 172　矦 173　斤 173　弓 174　耒 174

勿 176　比 177　丽 177　力 179　弋 183　必 180　戉 181　戊 181　戌 181　干 183

戈 183　爭 183　爿 184（191）　辛（䇂）185　H 187　壬 187　几 189　几 189　且 190　俎 190

丌 191　爿 191　片 191　冓 194　尺 194　癸 195　規 195　工 196　巨 196　㔾 196

[illegible] 197　丯 198　者 199　克 201　彔 201　已 202　弗 203　甴 204　匚 205　匡 205

六　象人身體（六十三字）

1	2	3	4	5	6	7	8	9
鳥 37	雚 41	牛 44	豸 47	离 51	兔 55	平 60	龜 64	辰 73
隹 37	卵 42	羊 44	廌 47	夔 52	尤 57	釆 60	蜀 66	魚 74
烏 38	爪 42	犬 44	莧 48	夒 52	鼠 57	肉 60	牙 67	
於 38	羽 42	苟 45	虍 49	夏 52	角 58	龍 61	乃 67	
焉 38	飛 42	犮 45	虎 49	憂 52	尸 58	虫 61	易 67	
舄 39	非 42	豕 45	甶 49	能 54	皮 58	它 62	芇 69	
燕 39	卂 43	彑 45	鬼 49	象 54	革 59	也 62	介 69	
乙 39	西 43	豖 46	畏 50	犀 55	毛 59	巴 63	甲 71	
隼 40	巢 43	象 46	禺 50	㲋 55	求 59	萬 63	兆 72	
雈 41	馬 44	鹿 47	禹 51	兔 55	巤 59	黽 64	貝 73	

—11—

人 75	以 77	囟 83	口 84	脊 87	寸 90	歺(歹) 93
儿 75	巳 77	首 83	牙 85	要 87	足 90	九 93
大 75	已 77	頁 83	齒 85	乃 87	止 90	尸 93
太 75	子 77	面 83	臼 85	𠃋 88	夂 90	
天 75	兒 80	眉 83	臣 86	了 88	夊 90	
夫 76	匕 81	冉 83	亢 86	𠄎 88	𠂤 91	
立 76	𠫓 81	臣 84	肩 86	匕 89	心 92	
并 77	㐬 81	目 84	亦 86	手 89	囟 92	
亼 77	彡 81	耳 84	北 86	𠂇 89	肎(肯) 92	
吕 77	巛 82	自 84	呂 87	又 89	骨 93	

七 象人動作（六十七字）

身 94	于 98
㐆 94	兮 99
厂 95	乎 99
乀 95	考 100
夭 95	老 100
夨 95	欠 100
卪 96	旡 100
㔾 96	后 102
丂 97	司 102
可 97	曰 103

声 258	离 253	弟 246	傘 239	畐 234	丙 229	冎（另） 221	只 217	因 211	曲 205
壴 259	禽 253	予 246	久 240	酉 234	兩 229	咼 221	示 217	百 211	用 205
豈 259	畢 253	幻 246	昔 240	酋 235	再 229	刀 226	食 218	同 213	甬 205
樂 260	曼 254	廿（卅） 247	作 241	爵 236	匕（乇） 231	刃 226	會 218	瓦 214	甫 207
今 260	單 254	巠 248	丵 243	壺 237	良 231	匕 226	合 218	缶 214	甘 209
㫃 261	丸 255	互 248	入 243	卷 237	量 231	勺 226	皀 218	皿 215	卓（桌） 209
中 261	旱 256	索 248	内 243	谷 238	母 232	升 226	鬲 220	血 215	葡 210
圉（函） 262	章 256	古 249	業 244	夳（去） 238	串 232	斗 226	鼎 220	豆 215	囟（西） 210
車 262	盾 256	東 250	乂 244	盍（盇） 239	弗 233	千 226	曾 220	豊 216	鹵 210
旁 262	叟 258	网 252	庚 245	琴 239	宁 233	万 226	复 221	豐 216	叓 210

方 262

凡 264

舟 264

亙 265

卒 266

柰 267

真 267

下篇　字根孳乳之字

（一）字根并合者

一　複體字

廿 273
卅 273
世 273
卌 273
晶 274
多 274
圭 274
垚 274
畾 274
弜 275
磊 275
鑫 275
炎 275
赫 275
焱 275
艸 275
卉 275
竹 276
林 276
森 276
甡 276
丝 276
兹 276
姦 276
棗 276
棘 277
驫 277
犇 277
羴 277
猋 277
麤 277
毳 278
蟲 278
賏 278
从 278
众 278
竝 278
孖 278
聶 279
䀠 279
品 279
友 279
双 279
叕 279
廾 279
臼 279
舁 280
癶 280
步 280
歰 280
舛 280
惢 281
哥 281
鬥 281
門 281
珏 281
絲 281
𠂢 281
戔 283
幵 283
劦 284
祘 284
轟 284

臥 319	衰 312	吉 306	鳴 305	難 299	奮 294	䜌 291	討 287	吾 284
監 319	僉 312	舌 307	吠 305	堆 300	奪 294	誰 292	童 288	言 284
臨 319	睘 314	咠 307	名 305	津 301	蒦 295	售 292	妾 288	音 284
臤 321	見 314	商 308	問 305	淮 301	鷹 295	雠 292	宰 288	意 285
腎 321	覓(覔) 314	唐 309	啟 305	崔 302	雉 296	隻 293	屖 288	戠 285
臧 321	艮 314	告 310	舌 305	進 303	雀 296	雙 293	辟 288	計 286
聲 322	看 315	君 311	吞 305	雖 303	雋 296	霍 294	刺 290	薛 286
恥 322	眚 315	命 311	吹 305	維 304	巂 296	集 294	辣 290	亲 286
耿 322	省 315	龠 311	吳 306	惟 304	雁 297	梟 294	善 290	叢 287
煩 323	相 317	哭 311	士 306	唯 304	堇(𦰩) 298	喿 294	燮 290	鑿 287

頃 323　須 324　髟 324　髮 324　彡 324　鼻 326　臭 326　臬 328　皋 329　息 330

思 331　細 331　慮 331　巤 331　念 332　愛 332　患 332　列 332　夗 334　叒 334

壑 335　濬 335　眘 336　岳 336　散 337　屛 338　屍 338　尾 338　尿 339　屎 339

尼 339　大 340　支 341　尹 342　秉 342　兼 343　帚 334　埽（掃）344　婦 344　歸 344

妻 344　疌 344　侵 344　彗 345　雪 345　灰 346　盡 346　叉 346　突（罙）346　及 347

反 347　曼 348　圣 348　拾 349　拿 349

象聲字（一百五十八字）

霆 351　雹 351　震 351　霹 351　靂 351　淅 351　瀝 351　瀟 352　颼 352　颯 352

颮 352　溯 352　滂 352　崩 352　嘖 353　漬 353　隊 353　隋 353　坍 354　塌 354

磕 355　瑲 353　滄 355　浪 355　濤 355　滔 355　浩 356　瀾 356　洪 356　鴻 356

哨 373	咄 372	噁 370	唉 369	喤 367	嚶 364	貓 362	蘆 359	滚 357	江 356
嘶 373	呸 372	噦 370	欸 369	唧 367	爸 364	蛙 362	雁 359	混 357	河 357
啞 374	咦 372	嘍 370	欷 369	咷 367	媽 364	咆 362	鷹 359	汹 358	砰 357
撞 374	哈 372	噍 371	歔 369	噥 367	爹 365	哮 362	雅 361	沸 358	磅 357
擣 374	喊 373	嚼 371	噓 369	啼 368	爺 365	嗡 362	鴉 361	煮 358	澎 357
搗 374	訌 373	吃 371	噫 369	喧 368	粵 366	吼 362	鵲 361	滴 358	湃 357
擦 374	哄 373	喝 371	嘻 369	譁 368	婆 366	咂 363	鴨 361	涿 358	活 357
搕 374	烘 373	娃 371	呃 370	欬 368	呱 367	舔 363	鵝 361	拍 358	沖(冲) 357
批 374	嘈 373	哇 371	歐 370	咳 368	啾 367	嗒 363	鵠 361	拉 358	淙 375
摑 375	嘯 373	叱 372	嘔 370	孩 368	聊 367	啄 364	喔 362	葫 359	渾 357

搕(鼓) 375
敲 375
推 375
發 375
潑 375
德 376
踏 376
宏 376
弘 376
空 377

弸 377
綳 377
綁 377
挷 377
梆 377
柝 377
砲 378
礮 378
鼕 378
鐸 378

鏜 378
鎗 378
錚 378
所 379
鋃 379
鐺 379
乒 379
乓 379

上篇 字根及半字根

索引

一劃
一 1
乙 39
ㄥ 88
⺄ 95
厂 95
○ 168
丨 169

二劃
二 1
七 2
八 3
十 3
凵 11
卜 23
丩 33
人 75
儿 75
厶 77
匕 81
了 88
阝 88
匕 89
𠂇 89
又 89
卩 96
卩 96
丂 97
勹 104
九 121
厂 133
乂 149
冂 159
丁 172
力 179
几 189
㔾 196
匚 205
刀 226
匕 226
入 243
乂 244

三劃
三 1
夕 5
乞 6
夂 7
土 8
山 10
上 11
下 11
小 12
川 12
巛 12
屮 16
个 16
乇 19
才 25
（幺）幺 27
女 29
丫 31
月 37
凡 43
夂 45
尸 58
也 62
孑 67
孓 67
大 75
巳 77
已 77
子 77
彡 81
巛 82
口 84
乃 87
寸 90
夂 90
夊 90
丸 93

壬 187	户 136	丑 107	云 81	牛 44	火 15	五 1	己 202	巾 159	尸 93
爿 191	爻 149	引 107	亢 86	犬 44	王 16	日 3	刃 226	冖 159	矢 95
尺 194	(丐)丏 156	(吊)弔 107	手 89	尤 57	屯 16	月 5	勺 226	文 170	于 98
丰 198	冃 159	文 108	止 90	毛 59	木 22	气 6	千 226	弓 174	叉 109
升 226	匹 168	叉 109	心 92	巴 63	禾 23	仌 6	万 226	弋 179	之 127
斗 226	午 171	父 109	夭 95	介 69	朩 23	六 8	(乇)乜 231	干 183	宀 132
田 232	斤 173	氏 110	兮 99	太 75	丯 23	少 12	久 240	廾 187	广 133
内 243	勿 176	币 127	欠 100	天 75	不 24	水 13	丸 255	几 189	彳 146
予 246	比 177	乏 128	曰 103	夫 76	朩 36	井 14	凡 264	丌 191	叉 146
幻 246	戈 183	户 134	乩 104	以 77	爪 42	丹 15	四劃	工 196	冂 155

而 17	丙 229	片 191	(卞)弁 162	四 121	牙 85	襾 37	本 22	田 9	(卅)卄 247
亥 17	宁 233	叵 196	玉 163	史 122	北 86	戉 45	末 22	丘 10	互 248
朵 20	(厷)厷 238	弗 203	先 167	支 123	(歺)歹 93	皮 58	未 22	凹 10	殳 258
戋 26	乍 241	凷 204	矛 171	正 128	可 97	平 60	玄 27	凸 10	今 260
朿 31	古 249	用 205	矢 172	兄 130	乎 99	它 62	民 29	石 11	中 261
米 34	**六劃**	瓦 214	必 180	穴 133	旡 100	甲 71	母 29	永 12	方 262
尗 35	厽 9	皿 215	戌 181	主 136	司 102	立 76	朿 31	台 14	**五劃**
羽 42	州 12	只 217	戊 181	卯 137	氐 110	吕 77	禾 33	生 17	臼 3
西 43	斥 12	示 217	爿 184	册 148	氏 110	冉 83	朮 34	甘 20	旦 4
羊 44	回 14	(鬥)鬥 221	且 190	疋 152	出 113	目 84	瓜 36	由 20	申 7

咢 9	酉 234	兒 161	臣 84	卵 42	再 229	匡 205	聿 124	亦 86	虍 49
阜 10	谷 238	系 168	呂 87	豕 45	网 252	曲 205	行 146	佀 91	甶 49
金 15	弟 246	(辛)辛 185	足 90	豸 47	於 261	甘 209	亘 155	(肙)肙 92	肉 60
長 18	巠 248	克 201	身 94	角 58	舟 264	(西)囟 210	衣 157	肙 94	虫 61
果 20	旱 256	甬 205	我 116	求 59	亟 265	因 211	(全)全 163	考 100	兆 72
音 26	声 258	甫 207	兑 130	釆 60	七劃	百 211	朱 165	老 100	并 77
東 32	車 262	豆 215	囧 136	芇 69	谷 13	同 213	耒 74	后 102	囪 83
秀 33	八劃	皀 218	囪 136	貝 73	卣 21	缶 214	戌 181	交 105	耳 84
來 35	夜 5	良 231	余 139	辰 73	東 32	血 215	芉 183	至 106	自 84
佳 37	兩 6	串 232	亨 143	充 81	禿 34	合 218	幵 197	吏 122	臼 85

高 141	鬼 49	(盇) 239	南 156	首 83	韭 37	昔 240	效 150	卑 124	於 38
衰 158	夏 52	盾 256	胄 166	頁 83	飛 42	庚 245	卒 158	隶 124	非 42
帶 161	能 54	壴 259	侯 173	面 83	茍 45	東 250	尚 160	周 125	豕 46
冓 194	眷 87	十劃	俎 190	眉 83	象 46	九劃	朋 164	直 127	虎 49
鬲 220	骨 93	倝 4	癸 195	要 87	畏 50	泉 13	朙 177	或 130	免 55
卷 237	差 114	(繇) 19	者 199	囟 92	禺 50	門 14	彔 201	舍 139	易 67
丵 243	罘 118	桑 36	食 218	若 113	禹 51	耑 18	(卓) 209	亩 141	兒 80
索 248	宮 133	烏 38	复 221	美 115	色 55	枼 19	咼 221	京 142	臣 86
豈 259	留 137	隼 40	畐 234	(縣) 126	兔 55	卤 21	兩 229	享 143	肩 86
(鬯) 262	倉 140	馬 44	酋 235	亭 142	革 59	帝 25	弗 233	亞 144	事 122

下篇　字根孳乳之字

1	2	3	4	5	6	7	8	9
旁 262	兜 166	雲 6	業 129	傘 239	當 139	對 129	罟 254	爵 236
真 267	規 195	華 19	黑 147	單 254	壺 144	爾 154	樂 260	十九劃
十一劃	葡 210	舄 39	黃 148	絫 267	豊 216	朁 167	十六劃	夔 52
桼 36	鹵 210	雈 41	珏 151	十三劃	會 218	㡭 169	燕 39	
烏 37	婁 210	莧 48	黹 160	廌 47	鼎 220	十五劃	龍 61	
焉 38	离 253	禼 51	替 167	鼠 57	業 244	畾 7	龜 64	
巢 43	畢 253	象 54	曾 220	萬 63	禽 253	憂 52	十八劃	
鹿 47	章 256	犀 55	量 231	蜀 66	十四劃	巤 59	雚 41	
黽 64	率 266	爲 105	壺 237	肅 125	齊 33	齒 85	夒 52	
魚 74	十二劃	無 108	琴 239	畫 125	疑 114	蔑 131	豐 216	

哂 363	臤 321	宏 376	見 314	舛 280	列 332	竹 276	尼 339	尹 342	三劃
爸 364	念 332	八劃	外 334	門 281	灰 346	絲 276	圣 348	叉 346	廾 279
呱 367	秉 342	炎 275	奴 334	吾 284	江 356	众 278	叱 372	及 347	士 306
咄 372	帚 344	林 276	尾 338	言 284	吃 371	羽 278	弘 376	反 347	丈 340
呸 372	妻 344	叕 279	屎 339	吠 305	乒 379	劦 284	六劃	五劃	四劃
空 377	疌 344	所 281	坍 354	呑 305	乓 379	名 305	卅 273	世 273	廿 273
所 379	河 357	戔 283	(冲)沖 357	吹 305	七劃	舌 307	多 274	卉 275	从 278
九劃	拍 358	妾 288	吼 362	吳 306	冊 273	吉 306	圭 274	尺 280	友 279
垚 274	拉 358	命 311	吮 370	告 310	臼 279	舌 307	弜 275	㐱 324	双 279
姦 276	咆 362	卧 319	批 374	君 311	步 280	艮 314	艸 275	尻 338	支 341

雪 345	啟 305	十二畫	砰 357	彭 324	宰 288	析 377	洶 358	省 315	品 279
曼 348	商 308	售 292	哮 362	臭 327	屖 288	十畫	沸 358	相 317	昇 280
淅 351	覓 314	梟 294	爹 365	臬 328	隻 293	牲 276	咷 367	思 331	珏 281
淵 352	頃 323	崔 296	欬 368	息 330	隺 297	茲 276	咳 368	甾 331	音 284
崩 352	細 331	堇 298	唉 369	岳 336	問 305	竝 278	孩 368	屏 338	計 286
淙 357	患 332	堆 300	訌 373	兼 343	唐 309	眀 279	娃 371	屎 339	亲 286
混 357	晉 336	淮 301	烘 373	窦 346	哭 311	哥 281	哇 371	侵 344	刺 290
涿 358	埽 344	崖 302	哨 373	拿 349	眘 315	冃 281	咦 372	拾 349	津 301
啄 364	婦 344	帷 304	挪 377	浪 355	恥 322	祢 284	哈 372	洪 356	咠 307
婆 366	彗 345	唯 304	砲 378	浩 356	耿 322	討 287	哄 373	活 357	看 315

摑 375	鳴 305	鄉 377	滔 355	喿 294	啼 368	渾 357	善 290	森 276	聊 367
敲 375	監 319	十四劃	葫 359	雉 296	喧 368	滚 357	集 294	棗 276	欽 369
綳 377	鼻 326	赫 275	雅 361	雋 296	喝 371	奠 358	進 303	棘 277	欷 369
十五劃	颯 352	賏 278	嗡 362	僉 312	喊 373	雁 359	喪 312	犇 277	啞 374
磊 275	瑲 355	翌 280	嗒 363	煩 323	發 375	喔 362	腎 321	烖 277	揺 374
誰 292	滴 358	辢 283	媽 364	愛 332	十三劃	蛙 362	須 324	毳 278	弸 377
髮 324	舔 363	辣 290	爺 365	雹 351	疊 274	粵 366	散 337	聶 279	擲 377
臱 329	嘘 369	奪 294	搗 374	滂 352	意 285	啾 367	隊 353	惢 281	十二劃
慮 331	嘔 370	蒦 295	(敲)搕 375	塌 354	戠 285	喤 367	隋 353	絲 281	晶 274
盡 346	嘈 373	維 304	摧 375	滄 355	辟 288	啣 367	湃 357	童 288	焱 275

霆 351	嘻 369	鋃 379	嘯 373	礐 335	巂 296	繇 291	嚶 364	讎 292
震 351	歐 370	十六劃	錚 378	濬 335	歸 344	難 299	廿一劃	廿四劃
颳 352	噁 370	霍 294	十七劃	濤 355	颼 352	瀝 351	轟 284	鑫 275
隤 353	噍 371	奮 294	薛 286	鴻 356	鵝 361	鵲 361	罵 314	鑿 287
潰 353	嘶 373	鴟 361	燮 291	嚏 370	鶚 361	譁 368	霹 351	鷹 295
磕 355	撞 374	鴨 361	雖 303	擦 374	擣 374	鍠 378	嚼 371	靂 351
磅 357	潑 375	貓 362	龠 311	十八劃	鼕 378	二十劃	礮 378	三十劃
澎 357	廢 376	噥 367	臨 319	彝 277	鎗 378	瀟 352	鐸 378	驫 277
鴈 359	德 376	噫 369	臧 321	蟲 278	十九劃	瀾 352	鐳 379	卅三劃
歔 369	踏 376	噦 370	聲 322	雙 293	叢 287	蘆 359	廿二劃	麤 277

—30—

總目錄

上篇　字根及半字根

（一）象數
（二）象天
（三）象地
（四）象艸木
（五）象鳥獸蟲魚
（六）象人身體
（七）象人動作
（八）象宮室城郭
（九）象服飾
（十）象器用

下篇 字根孳乳之字

(一) 字根并合者

(甲) 複體字

(乙) 合體字

(丙) 象聲字

(二) 字根或字根并合字之附加偏旁者

上篇　字根及半字根

一　說文云：弌，古文一，訓專壹之壹，篆文从壺吉，今亦用為數名。

二　說文云：弍，古文二，訓副益之貳，从弍貝，今亦用為數名。

三　說文云：弎，古文三。一、二、三加弋作弌、弍、弎，甲文金文均不見。弋為木橜，从弋，益如後世之籌馬。肆訓放肆，伍為行伍，陸為陸地，柒為桼之俗字，捌為別之後起字，玖為玉名，拾訓拾取，今皆假為同音之數名。參為星名，亦用為數名，今俗作叁。

一｜一

五　八卦之☰，古金器丁子尊之☰皆五之初文；後因繁重改作ㄨ，蓋取象於手勢叠中食二指為之也；甲文金文因之作Ⅹ或X，篆文亦作X，隸小變作五。二ㄨ為爻，二五亦或作Ⅹ，毛公鼎吾字作吾，可證。十數也；爻孳乳為斈、為斆、為學，父母教之，子效之也，故爻訓效。手示之為五，口言之為吾，假借以為同音之我，後又加言為語，余義鐘語作誋，心識之為悟。說文悟之古文作𢘑，吾為語字之初形，故吟哦聲曰伊吾，言語無條理曰支吾。寤从吾者，說文云：寐覺而

七

有言曰寱，故詩多寱言、噆言、瞎語、聍歌、連文。

甲骨文及古金器文之七字，均作十。古初蓋以七進數，漢書律曆志謂「伏羲畫八卦由數起」，故八卦記單數之畫止於六（☷），七復為一（☰），乾☰為三，坤☷為六，艮☶為一，巽☴為二，（巽訓巽順，象二停人依次而跽）離☲為四，坎☵為五，自下而上，震☳反艮為一○，兌☱反巽為二○，重卦六十四，自下而上讀，自上而下讀，均合十一至七十之數，其中亦與十七、十八、十九，以至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等數。易繫辭所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乃繫辭作者以當時記數之法（即十進法）計大數也。七進數之七十，即當時之百，正合十進數之四十有九；（七七四十九。）後世追念死者，或以百日，用今數也，或以七日，以四十九日為滿七，亦即古數百日之義。易復卦☷☳（自上而下讀為一○○即七十，☳☷則為一○即七，此卦包涵二極數）所謂七日來復，以七數為終極之義也。故切字从七，七為終極數，結繩之世乃以縱橫二繩結束之，以表示終結之義，（古秘魯結繩制，亦以單結表十，双結表二十。）此古文七字之所以作十也。後發明十進數，初用丨，篆文以十代丨，同時微變十之形作七，以為第七之數，以別於第十之數，秦公敦七作十，十作丨，直至漢時，尚沿用此法，以橫畫長短為別。

—乙—

八　既發明第八之數，則七不為終結之數，而結可分解矣；故以八象之，故分字从八。說文云：八，別也。

十　甲骨文十字概作丨，周初之盂鼎五十作□，八十作八丨。東周之秦公敦，十已作十，後遂取用第七數之十，蓋嫌丨近於橫一也。

右象數　七字

日　Chen象形字日字作□，Ojibwa字作□，Moki字作□，均象日光四射。

應作大字

中國原始象形字亦如此，今遺文可考見者，伯姬鼎日字猶作⊙，古金器文皇字作□、□、□、□、□諸形，皆象日光照耀地上，篆文譌□為□作皇，說文遂謂从自矣。□變為⊙，為□，篆文作日。

甲骨文古金文均作□，象初出之日。日初出半見，故微銳其上，以別於全日。

白　白色無可象，乃以初日微光象之，今語所謂東方發白也。尚書哉生魄，漢志引作哉生霸，乃同音假借，正謂初吉以後，月體始受日光，日漸充實有光輝，故用為魄力氣魄字。日之始出色白，故用為王白、侯白、白仲字。甲文金文王伯、侯伯、伯仲字，均作白，取始出之義，後專以白為黑白字，始加人作伯。日漸出，天漸明，明白、自白、白事字，由此引申。金文皇字上皆从日，亦即白，象日初

出時，光芒上射，下多从土，从王者乃晚周之器；篆文譌為从自从王，說文遂以始皇者三皇大君為訓，沿秦人之謬說也。

旦

說文云：旦，明也，从日見一上，一，地也。金文作[字形]，象日初出猶未離土之形，孳乳為但、為袒。說文但訓裼，袒訓衣縫解，皆以日出喻人之裸露；今語光旦即用此義；坦腹、坦白，亦用此義。但用為語詞，亦別無所有之義，今語一無所有曰精光，曰光坦坦，但是曰光是，皆袒露義之引申。

倝

說文云：倝，日始出光倝倝也，从旦，㫃聲。說文倝下又有[字形]篆，注闕，當為一字。（倝之籀文）朱駿聲以為此為易（孳乳為揚）之異體，金文或作[字形]，甲文揚字作[字形]，（𢼄子卣「對[字形]王休」，敔𣪘、曾窦伯鼎及𣪘，易字均如此作，旦為日，丿或~象徽末；从㫃，謂旌旗飄揚於日光中。王孫鐘易字作[字形]，楚曾侯鐘作[字形]，其上亦象旌旗）說文謂乾字从乙倝聲。乙乃乚（說文訓流之譌，說文乚字多與燕乙字相亂）以日象天，故以為乾坤字；物易於日光中則燥，故以為乾濕字；又引申為乾沒字。倝孳乳為翰，說文翰訓天雞赤羽，謂日光照耀禽羽之光彩；雞毛或以為筆，故以為書翰字。（長楊賦「藉翰林以為主人」注：翰，筆也。引說文：毛長者曰翰）㫃已有杠，後又加丨作[字形]；（說文謂象旌旗杠皃）

應作雙行小字

□亦有杠，後又加木作□（榦）或加干作斡，（六書故引唐本說文曰：斡遷之斡也，按干即木，即丨，亦即杠，非乾遷字，）朱駿聲謂斡从㫃倝又从干，有聲無形，蓋即榦之俗體，亦非。蘖乳為斡，為旋，（說文：斡訓蠡柄，旋訓周旋，旌旗之指揮。）為戟（今作戟），皆取義於旗之杠。

月

說文篆文作□，甲骨文作□，古金器文多作□，均象半月形，以月圓時少，且避與日混也。

夕

說文篆文作□，謂从月半見。按甲骨文月夕二字均作□或□，均為月半見，古金器文兄癸卣月作□，敔敦月作□，曶鼎夙夕之夕作□，毛公鼎外字作□，或作□，（外義本為卜月。）亦皆月夕通用，蓋古人以日表晝，以月表夜，故月夕二字互用不分也。

— 5 —

夜

己酉戍命彝夜字作□，橫視之，象月垂穹蒼之下，猶存遠古圖畫文字之形。師𩛥尊作□，師虎敦作□，則星月並垂，叔夜鼎作□，克鼎作□，則有月無星，大即天也。（古天大人不分。）說文篆文作□，謂从夕亦省聲，非也。掖（後又作腋）从夜者，非取義於亦，乃謂掖亦在人臂下脅間幽暗處也。

雨

說文云：雨水從雲下也，一象天，冂象雲水霝其間也，古文作𠕲。

雲

說文云：雲，象雲回轉形，古文省雨作云，亦作[illegible]。按[illegible]為初形，云已省便，後假用為同聲之曰，遂加雨作雲以別之。若依許氏古文省雨之說，則篆文反在古文之前矣，說文中所謂古文省者，皆先後顛倒如此。說文謂㐅為古文五省，亦一例也。

气　乞

說文云：气，雲气也。按气本雲气字，引申為凡气之稱。自以氣為气，乃別作餼為氣。氣本謂饋客之芻米，由饋與之義，轉為乞求之義，與借字與取二義妓用同。自以氣為雲气字，遂專以气為乞求字，說文乃云：匄，气也。齊侯壺：用气嘉命，皆用气為乞求之義。後更省气為乞，凡从气之字亦均省改為乞，如訖、迄、吃、汔等。漢書朱買臣傳師古注猶謂：乞音氣。

仌

說文云：仌（冰）凍也，象水凝之形。按仌象始冰形，今廢仌用冰，或省作氷。仌之用於偏旁者，隸變作冫，說文云：冰，水堅也，俗从疑作凝。徐鍇曰：冰讀魚陵切，今作筆陵切，以為冰凍之冰。

—6—

夂

說文仌部□（隸變作冬）下云：从仌，从夂。夂古文終字；冰部□下云：从水，夂聲，夂，古文終（廣韻㳄作泈）；糸部□下云：□，古文終；䖵部□（螽）下云：从䖵，夂聲，夂，古文終字。按冬字甲文作□□□諸形；金文作□或□；皆樹枝凍折垂冰形。以冰象徵冬，猶之以艸象徵春，木象徵夏，禾象徵秋，後誤連畫為□，後又加仌作□，後又加糸作□。冬為一歲之終，終即冬之引申義，古無二字；許氏知□為終之古文，而不知本冬之古文，蓋未達文字之始末源流也。

畾

說文云：□，古文作□，籀文作□。古金器文作□，後省作□，篆文加雨作□，隸又省作雷，三田或四田皆象雷聲如連鼓，非从田。疊、壘均不當从畾，疊本作曡，壘當作垒，从畾無義。說文从畾者十字，而無畾篆，當為逸文。

申

申字甲骨文作□或□，古金器文克鼎作□，餘多作□或□或□，石鼓文作□，皆與甲骨文合。說文陳古文作□，申籀文作□，亦與甲文

金文石鼓合，皆象電形。籀文依甲文金文石鼓文圖畫形而整齊之作[古文字]；篆文又从籀文整齊之作[古文字]；隸又連畫作申。電光伸屈無常，神妙莫測，故以為申屈引申字，後乃加雨為電，加示為神，加人為伸，以為之別。知此二條字古音均讀端紐，先韻字，古音多讀真韻，申神伸電皆同讀[古文字]。

右象天　十五字

土

甲骨文之[古文字]、古金器文之[古文字]，徐鍇本說文且之古文[古文字]，皆象土塊，亦象男陰，此一字象二物形之例。地，土，吐生萬物，人亦生殖子孫，故牡字从土。樹蓺勢力、字古只作埶，蓺从土謂樹蓺，割陰曰去勢，則以土象徵男陰矣。故从埶之褻訓私服，使器曰褻器，引申為穢褻、猥褻字。

六

最古之六字亦六畫，八卦之坤卦☷是也。漢（書律曆志及）碑乾坤字均作乾巛，即☷之變形。古以六數為坤為地，故六字甲骨文作人∩∩∧介等，皆象各種不等邊之土塊形。金器文多作介，大盂鼎六百合文作[古文字]，與甲骨文同。篆文作

圥即介之變，隸又變為六，反近於古文。說文云：𡴀（夫），从屮，六聲；蓋謂帶艸之土塊也。此六字猶近古文，與齊刀笵之六作 ⽳ 全同，非篆文之圥也。漢吳仲山碑：熹平夫年，乃以夫為六；集韻：𡴀字音莫六切，即說文睦之古文㚇，亦即夫為六也。𡴀後又加土作坴，樹埶字種以為陸地之坴，（說文坴訓土塊，史記始皇本紀陸梁地，說文作坴梁地。）後又加阜作陸。竈从夫，義正為土。（隸从土作竈。）

厽

篆文作厽，象土塊積絫之形。後加土作垒，加糸作絫，或變厽為畾作纍，後省作累。

田

田始於田獵，後加攴作畋（畋），以與田疇字別。詩小雅車攻傳曰：田者，大芟草以為防，……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周書多方曰：畋尔田；詩齊風：無田甫田；皆田之初義。古者田獵乃在農耕之初期，圈圍艸地，田字之口象圈圍，亦即防，乂艸逐獸，田字之十象縱横逐獸，說文謂十為阡陌之制，非也。以闢田疇，故田疇字亦用田，古文田字多作方形，作圓形者，果、象果實，留、象溝函，當、象瓦當，均非从田疇字也。

𠷎

說文云：𤰝，耕治之田也，从田，𠷎象耕田溝詰詘也。（此從段氏依韻會改本。）或省作𠃬。

按𠷎、為初形，後始加田，非疇之省。說文𠷎篆下云从口𠷎，許自亦不云从疇省。隸又改从壽作疇，𠷎象田之溝畔相連形。耕治之田，必非一耦，賈逵注國語曰：一井為疇；杜預注左傳曰：坡畔為疇；王逸注楚辭曰：二人為匹，四人為疇；故引申為疇類疇侶字，後又作儔。如淳注漢書律曆志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班固兩都賦：農服先疇之畎畝；故𠷎（隸作壽）字从𠷎，疇昔字亦由此引伸。

阜　山　丘　凹凸

篆文作𨸏，說文古文作𨺅，甲文作𠂤，金文作𠂤或𨸏，皆象山阜層累之形，隸偏旁作阝。

古金器文多作山，說文篆文作山，實其虛白即為山。

說文云：四方高中央下為丘，象形；古匋器文作丠或𠀉，隸變作丘。說文：屔（屔）反頂受水丘，从丘，泥省聲；故孔子名丘字仲尼。

廣韻十六屑：凸訓高起，音徒結切；十一沒：凸訓凸出貌，音陀骨切，與突同。凹

訓下，音烏洽切。楊慎丹鉛錄謂：土窪曰凹，土高曰凸，古象形字；此說無據。凸、凹古作突窊，玉篇廣韻又有窪字，音義同窊。凸、凹為六朝人仿山、丠（丘）而作之象形字。通俗文已有凸字，江淹青苔賦已有凹字；廣韻凸、凹均讀入聲，集韻凹有平入二讀，與今語同。

上

下

甲文、金文，上下均作二、二，毛公鼎上下二字合作三；說文帝篆下亦云：二，古文上字；丅篆下云：二，古文下字；古文恆以一象地，上下無可象，乃加一短畫於地之上下以象之。篆文上作丄，下作丅，或作丄丅，隸小變之作上下。

——//——

凵

象地坑形，為坎坑之初字。說文：坎，陷也。爾雅：坑，虛也。凵坎坑三字音義悉同，乃井臼之始。說文凵訓張口，非是。

石（石）說文篆文作石，口象石形，非从口，从厂謂在厓下。史記滑稽傳：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古時度量衡初無定制，用石為十斗字，猶之用杖文（杖）為十尺字，斗、升、勺亦以挹酒漿之器為量名。宕、柘均从石得聲，石之古音即如担，玉篇担訓拂，今亦用為量名，又或加点於石作石。

少 小

少小一字，甲文作 小、少、小、小 諸形，金文作 小、小、小、小 諸形，皆象沙形。小無可象，乃以沙象之，猶之大無可象，以人象之也。金文沙字作 沙、𣲡、𣲡、𣲡 諸形，少小無別，乀象沙中水道。鄘侯鼎少字作 少，篆文小作 小，少作 少，均象沙中有水道，後加水作沙。

川 巛 州

說文云：巛，貫穿通流水也。隸變為川，偏旁或作巛，災、邕等从之。

說文云：𡿧，害也，从一雝川。災字之初形，川雝則成災也。

說文 州 下云：水中可居曰州，从重川。古文作 州。按古金器文均作 州，無从重川者，甲骨文亦作 州，均與說文古文合，中象可居之土地，兩旁象川流，隸小變作州，後加水作洲。

永 𠂢

說文永篆作 永，訓水長，𠂢篆反永作 𠂢，訓水之流別。按古文何左向右恆無異義，毛公鼎永字作 永，芮公壺蓋永字則反永作 𠂢，後永字

—12—

引申為凡永長字，乃加水於𠂢作派，加血或肉於𠂢為人體之衇，山水之脈，以為之別。今脈或作脉，世謂為俗字，實正合古義。

泉

甲文作[illegible]或[illegible]，象水從山穴石罅中涓涓流出之形。說文云：[illegible]，水原也；孳乳為源，以別於平原字，平原字篆文作[illegible]。

水

篆文作巛，象水流形，隸變作水，偏旁作氵，或作氺，如泰。甲文淮字洹字之水旁皆省作乚，攸字亦从水省，說文：攸，行水也，从攴从人，水省，秦刻嶧山文作[illegible]。

谷

說文云：泉出通川為谷，从水半見出於口。按谷字孳乳為谿，說文謂谿為山瀆無所通者，是有稽留之意，谷谿之義皆為水自山穴流出成谿，雖不必皆為死水，而以僅至山口或水口，尚未出山通川也。詩云：進退維谷，即用此義。甲骨文谷作谷或[illegible]，古金器文作谷，或谷，均象水流至口，八八或川皆象水流，非半見。許氏所謂出口通川，乃據篆文作谷而言，與谿訓山瀆無所通之義相乖矣。

㕣

說文云：㕣山間陷泥地，从口，从水敗貌，讀若沇州之沇，九州之渥地也，故以沇名焉。古文作㕡，按谷㕣同義，㕣之古文正从谷，上加八象山穴，八猶八八也，均象水流，非水敗貌。今兗州字古本作㕣，說文沇篆下曰：㕣古文沇，今各本說文㕣作沿，徐鉉注曰：口部已有，此重出；按口部有㕣無沿，此可見鉉本說文本作㕣非沿；且說文沿篆下訓緣水而下，亦不云沿為沇之古文也。葢古文作㕣或容，篆文作沇，漢隸合容沇二字作兖，今字省作兗，㕣加水為沿，謂水沿谷而流；加金為鉛，謂沿銀而生也，凡銀坑處皆有鉛。

𣶒

說文云：淵 回水也，从水，象形左右岸也（按謂川），中象水貌（按 [illegible] 象水橫流）或省水作𣶒。古文作 [illegible] 甲骨文亦作 [illegible]。

回

象回水之漩渦，說文篆文作回，古文作 [illegible]，隸或作回者，肖古文也。引申為凡回轉字，象城垣字亦與此同形，如去之例，故垣字篆文作垣，郭字篆文作 [illegible]。

井

古者掘地以陷鹿馬諸獸，小者為坑，即凶字，甲文作 [illegible]，象獸陷坑中，篆文作 凵 象人陷坑中，說文訓凶為小阱是也；大者為井，甲文作 [illegible] 或 [illegible]，

象獸陷井中，井象坑井口之四圍，中或加畫象有水，金文去獸形，惟作 丼 或井，篆文作 丼，孳乳為穽，為阱，猶函之孳乳為陷也。初本陷井，後因有水，益深掘而為水井。古者井少，氏族時代，井屬公有，定居井之周圍，屬於同一地區之耕者，可用同一井，故曰井田，猶後世之稱莊田，非如孟子所謂方百里而井，井九百畝，八家共一井也。人集井共汲，因便交易，因井成市，故曰市井。中不加畫之井，與型范之井同形，說文：型，鑄器之法也，初形為井，形，刑，型均从此，㓝則陷井，荆則水井矣。

丹

說文云：丹，巴越之赤石也，象采丹井，丶象丹形。金文作 ⽇，⽈ 與井同，象井口。說文古文丹作 彬，甲文井亦作 丹，可證。

金

古金器文金字多數作 金 或 金 或 金 或 金，皆象金在土中，上作 亼 或 亼，乃掘金者之棚舍，與倉舍同意。說文篆文作 金，謂从今聲，非也。說文古文作 金 與金器文合，亦不从今也。

火

火字甲骨文作 火，火 或 火，古金器文从火之字作 火 或 八，說文篆文作

—15—

火，均象火燄形，隸偏旁作火，或作灬，如然、熊、烹、焦、照、熟、熏等。

王

甲骨文王字作 △ 亼 㐳 𠀡 王 諸形，以時遞變，再變則為金器文及篆文之王。古金器文多作 王 王，下皆象火。上作一或二，象地，乃謂埋藏之火，或作 王，與說文王之古文 王 合。古者火貴用而難得，保藏火種，酋長貴族之任，故王字、朕（朕）字均从火，後世稱火盛曰旺，猶存王之古義。

右象地　三十二字

屮

篆文作屮，象艸木初生之莖枝形。艸从二屮，義為屮之繁生，非有二義。說文屮部云：屮分或从艸作芬；班固漢書敘傳作屮木，又曰：天造屮昧，均不作艸；說文亦云：屮，古文或以為艸字，讀若徹。隸之偏旁作十。

个

象竹之一莖二葉形，艸木枝向上，竹葉下垂。竹从二个，个非半竹，左傳、周禮、儀禮、荀子、史記、漢書，均有个字，說文作 箇、（漢書刑法志用荀子議兵篇文：負矢五十个；師古注曰：个讀曰箇，箇，枚也。）後又作個。

乇

篆文作 乇，从屮貫一，一，地也，象艸木初生難出而尾屈。

生

篆文作□，从屮在土上，象艸木生長出土上。隸或變主，如□又作□。

而

古金器文作□或□，石鼓文作□，象艸木之鬚根。鬚根輭弱，故凡由而展轉孳乳字，皆有輭弱短小之義。說文篆文作□，訓頰毛，形義俱非。需謂鬚根待雨培養，从頰毛無義。

亥

家語：或讀史云三豕渡河，子夏曰己亥渡河，己譌為三，亥譌為豕，校之果然；據此，則豕亥形近而非一字，亦如三己非一字也；否則不得謂之譌矣。龜甲卜辭豕字皆作大腹如□形，金文父乙觚亦作□，大腹為豕之特徵也。干支戌亥字，甲文作□等形，金文乙亥鼎作□，乙亥敦作□，無一作大腹形者；亦亥豕之有別也。豕為家畜，□蓋野豕，本字久廢，一借用亥，一變為豬，說文：豬，野豕也。野豕獷悍，奔突可駭，亥字即以此得聲，後加馬作駭。說文戌亥字之篆文作□（隸變作亥），古文作□，此皆根荄字之初形，非大腹之豕也。金器銘文之戌亥字，已或借用根荄之亥，晚周尤然，如齊太僕歸父盤、齊侯鎛、公孫班鎛、其𠩺句鑃之作□，沇兒鐘之作□，子璋鐘之作□，僕兒鐘、余義鐘之

作二豕，均象根荄形，至為明白。說文謂：古文亥為豕，意亦以篆文非豕，然許書所謂古文，率六國文字，非真古文。戌亥字亦野豕非豕，與根亥字更遠。自晚周金文多借根亥字為戌亥，二字遂譌為一形，音雖同而義則大異。所有从亥之字，以義別之，當為二類。荄、說文云：艸根也。閡，說文云：外閉也。核、由艸根引申為果核。陔、說文云：階次也。艸根以次增多。垓、八極九垓，均言眾多。故用為數字。該 賅 說文有該無賅，該玉篇訓盛，廣韻訓備，賅集韻訓贍，皆取艸根豐備之義。骸、說文云：脛骨也。人之下體有脛骨，猶艸之有根荄。頦 玉篇訓頭下，亦取下部之義。之从亥，均取根荄之義；駭、刻、劾之从亥，則取義於野豕之駭及伐物，與豤之从豕，篆文之从彖同。若欬、咳、孩之从亥，乃肖氣逆及小兒笑聲，與艸根野豕二義均無關。

耑

說文云：耑，物初生之題也，上象生形，下象根也；徐鍇曰：中一，地也。下象根，似而非必从而，以甲骨文作耑，古金器文作耑，偏旁作耑而知之。本義為艸木之發耑，引申為凡耑始字，後加立作端。敚亦从耑，散氏盤作敚可證。凡發端皆微眇，說文謂：从人，从支，豈省聲，合三文皆無微小之義，徐鍇謂从耑省，實乃从耑，非耑省。

長

甲骨文作長或長，古金器文作長或長或長，說文長之古文作長或長，

皆上象生長，下象鬚根，與耑同意。本象艸木之滋長，滋長則加長，乃引申為長短字；孳乳為張，為脹，為漲。篆文變作[篆形]，乃生許氏从兀、从匕、亾聲，訓久遠之謬說。

𠂹

（垂）下垂字，篆文本作[篆形]，說文云：𠂹，艸木華葉𠂹，象形。後以加土之邊𡍮（垂）字為之，遂以陲危字為邊陲字。

乇

篆文作[篆形]，上象垂蔕，一象近蔕之託葉，下象莖。蔕重垂，莖每微屈，孳乳為託。

枼

古金文作[篆形]、[篆形]、[篆形]、[篆形]、[篆形]、[篆形]、諸形，皆象木葉之層見疊出，非从世，後始加艸作葉。說文：枼，訓楄，訓葉薄，从木，世聲（讀同葉）；葉，訓艸木之葉，从艸，枼聲；皆非也。按楄部即楄柎，昭二十五年左傳：楄柎所以藉幹；說文引作楄部，訓方木；薄楪，皆木葉層疊之引申義，猶後世書編亦稱葉。今或借用同音之頁。城上女垣曰堞，說文作壖；今碗碟字，亦用木葉層疊之義。古無喻母，枼、葉，皆讀如堞碟。

華

古匋器文作[篆形]，毛公鼎作[篆形]，均象全枝之花，非如許氏之說，𠌶訓艸木華，从𠂹，亏聲。[篆形]訓榮，从艸从𠌶。二字音義故同，隸作華，反近於古文。北魏以

— 19 —

後始作花

朶　篆文作[seal]，象花朵在樹木上，隸或作朶。

甘　篆文作 曰，說文謂从口含一。按篆文从甘之猒、金文皆从口，从甘之曆、甚、旨亦从口，說文从甘之某古文从口作槑，皆不含一；含一固非，从口亦非。甘或曰皆象未熟之果，已熟則為⊕，果實又抽條則為由。未熟之果恆酸，故某訓酸果；酸中有甘，故以為甘美字。五味皆以口識，何獨於甘，故知甘非从口，甲文即以[seal]象已熟未熟之果。

果　篆文作 果，象果在樹木上，非从田。果為樹木之結實，引申為結果、效果、果斷字，後加艸作菓（見史記叔孫通傳）以別之。

由　說文从由者二十二字而無由篆，其形聲義則見於說文之𢎘篆。說文云：𢎘，木生條也，从丂，由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𢎘枿，古文言由枿。（今本尚書正作由櫱）按巳為型笵字之初形，果由木生，以木為笵，新木之條又由果生，以果為笵，故𢎘字从巳。由象果核，上出者象新條之初抽也，故㨨或从由作抽。新條抽

—20—

出於由，故訓後胤之胄从由，从肉。新條由果核生，故由用為因由字，訓自，訓從。禹貢厥草惟繇，馬注云繇抽也，古書多借用同音之繇為由。笛、苗、柚，說文訓條，詩杼柚弄言。軸、宙，淮南覽冥訓高注宇，屋檐也，宙，棟樑也。迪、詩桑柔傳、爾雅釋詁，迪均訓進。之从由，均取義於新條之上進。古音無喻母及舌上聲，由及从由之柚、軸、宙皆讀如笛。卑、粤、油之从由，皆為由之篆變，卑字師酉敦作□，粤字番生敦作□、□，毛公鼎作□，甲文猷即鼬字作□，可證。初由即以瓜果之殼為之，大者以為由，小者以為卣，篆文遂即用由。卣由同音。此亦二字譌為一形，如亥之例。甲胄字小盂鼎作□、豦敦作□，皆以□或□象胄形，篆變亦譌為由。

卤 卣

說文云：卤，艸木實垂卤卤然，象形，讀若調，籀文作□。今北方語猶謂穀果一大球曰彫，南方及四川亦謂稻穗曰稻彫，皆即卤字。篆文栗字粟字皆从卤，說文栗字古文作□、上□當為卤□之譌，觀說文粟之籀文作□可知也。上加西，故隸之栗粟變从似西非西之西也。書洛誥秬鬯二卣，文侯之命秬鬯一卣，詩江漢秬鬯一卣，說文無卣篆，卤即卣。中尊之卣，初即以果殼為之，故字亦用卤，古音無喻母，為

尤亦同韻，卣、卣無二讀。如由之例。其上之卜，猶存連蒂之歧枝形，甲骨文卣作（卣）（卣）（卣）諸形，古金器文作（卣）（卣）（卣）諸形，上象器，下之凵或凵，皆為承器之具。說文乃部云：𠧪，驚聲也，从乃省西聲；隸作廼，徐鉉曰：西非聲，未詳。𠧪，气行貌，从乃卤聲，讀若攸。古音攸同韻。按（卣）即卣亦即卣，非西也。隸變作西，亦如栗粟之从西。凵為承具之變形，非乃也。盂鼎廼字作（卣），毛公鼎廼字作（卣），與甲骨文卣字同。可證。廼字蓋由果實轉為語詞，果熟乃落也。

木 本 末 未

（一）中應作便行小字

篆文木作（木），木長成上下莖根長度相等。隸作木，偏旁作木。木下加一為本，（金文本字作（本），根際作粗圓形，非加一，說文本字篆文作（本）、古文作（本）、即（本）之譌。）木上加一為（末）（末），木上加屮為（未）（未），末未皆謂末梢，古本一字，後分化為二，故古書末未及偏旁从末从未之字多通用。象艸木上之幼枝；幼枝尚未壯大，故引申為未來字；幼枝恆

稚嫩，故妹、昧、眛、味，从未。

禾　篆文作 禾，象木之頭曲不能上行，稽字从之。

朩　篆文作 朩，此𣏟字之初形，說文𣏟訓削木札樸，謂由木削下之木屑。今語，由木鋸下者曰木屑，削下者曰木柿。隸之偏旁變作六，孳乳為孛，為勃，皆取削下木片迸勃之義；彗星稱孛，以彗星有除舊布新之義也。隸之偏旁或作巿，如沛、肺等，與市井字及朱巿字三者相混矣。

卜　卜為去枝未盡之木，攴从之；如土回之例，龜兆縱橫之卜亦用此，象灼龜坼文兼象灼龜之木，貞卦从之，卦之初義亦謂掛於木枝之上。甲文之卜或卜，說文篆文作卜，古文作 卜，智鼎作 卜，均象木去枝未盡形。

丰　說文云：丰，从生上下達也。按艸木之生長，皆上下達，無丰盛之義。說文邦从丰，甲骨文及古金器文皆从㞢，㞢从屮為繁生，重屮象枝葉增多，則丰盛矣。說文封字籀文亦从丰作𡉚，金文亦从丰。古言封豕（見左傳）、封狐（見離騷）、封牛（爾雅作犎牛，漢書西域傳作封牛），義皆為大，丰盛之引申也（師古曰：封牛，項上隆起也）。今語浙江呼大豬曰封豬，即左傳之封豕；蜀語謂甚重甚硬

（　）中應作單行大字

甚臭曰鞤帬重、鞤帬硬、鞤帬臭，吳語亦云鞤帬硬，粵語曰硬鞤帬，鞤帬字皆為封，亦即丯也。古音無輕脣，封讀如邦，東冬鍾韻字，古多讀江唐韻，故从丯之邦在江唐韻，从封之鞤帬在唐韻。丯又孳乳為蚌，為肨；肨字篆應从丯作𦙶，即玉篇訓脹之肨，不應从半。說文肨訓半體肉；內則注云：肨謂脅側薄肉，不應有肥大之義。變易為𢐀，說文訓弓彊貌。

不

不有三義：甲骨文作个𠆢者，象艸木尚未出頭，不成形，淮南子所謂「萌兆牙櫱，未有形埒」是也；甲骨文作不丕或不者，古金器文作不不或不丕后因之作丕，其實古金器文不丕通用，象土，非如說文所云从一不聲。者，與帝同，詩小雅：「鄂不韡韡」，鄭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為拊，拊，鄂足」，此正用不字之本義，鄂不猶今言萼蒂，故坏胚从不，後或从丕，蓋以蒂乃花果之胚胎，猶不為花果也。種子𠂆變而為蒂，蒂再變而為花果，故否从不；甲骨文作丙𠀚者，說文櫱之古文作朩說文木部：櫱，伐木餘也，或作𣡌，朩古文櫱，从木無頭。者，伐木之餘幹，已不為木矣。杯字从不，杯字說文篆文作桮，籀文作匿；隸作桮，或杯，从籀文也，按从不義勝於从否。蓋挖空餘幹以為飲器。古杯可分羹，非如今酒杯之小，酒杯名同者其器尤大，與字从同从廾，四手始舉之也。說文云：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

— 24 —

从二，一猶天也，象形；此說迂曲，且[字形]正同古文[字形]，不象鳥形，隸小變為不，頗近金器文。

帝

帝字甲骨文作[字形][字形][字形]諸形，古金器文作▽▽[字形][字形][字形][字形]諸形，說文篆文作[字形]，古文作[字形]，均以虛▽或實▼為共同基本形狀，象子房也，餘則象蒂之全體。帝為蒂字之初形，後加艸作蒂，義作蔕，假借同音之蔕也。花之有蒂，果所從出，故尊始祖為帝，祭始祖則曰禘，禮記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後由人鬼推及天神，乃以為天帝字。秦始皇時始以為皇帝字。締从帝者，蒂締結於花果也，諦从帝者，花果之色香味已含藏於蒂，其事微妙，必詳審密察而後知之也；啻从帝者，蒂不異於花果，且生長為花果也。書云：不啻若自其口出，謂不但心口如一，且心猶有餘，不啻猶今言何止、不止、不但。戰國策：疑臣者不適三人，（適从啻）即不止三人；啼从帝者，虎之借音也。說文有嗁無啼，嗁訓號也。

才

古文才在（在）二字通用，古金器文才在多同作[字形]，或[字形][字形]，盂鼎在字作[字形]或扗，甲骨文在字作[字形][字形][字形][字形]諸形，與金器文同，皆象插枝或壓枝土

中形，即栽之初字。才加木為材，謂成材之始基也；加土為在，謂插木於土中也；加子為存，謂栽種子也。古初艸木自生，後至庭園時代，始由人工插枝、壓枝，栽子，是為種植之初期，故古文才、在通用，古書存、在同義也。播種始於農耕時代，若接木，則園藝之技術更進步矣。

𢦏

甲骨文𢦏字作𢦏𢦏𢦏諸形，古金器文作𢦏𢦏諸形，篆文作𢦏，隸作𢦏，仿於金文也，亦皆壓枝接木之義。从戈者謂以利器截之也。截之以利器，有傷害義，故說文𢦏訓傷，甲骨文云亾𢦏，猶言無害。才為種植之始，𢦏為分種之始，故才、𢦏均訓始。栽種初興，非由人智，乃由經驗，即偶然插枝壓枝，或目睹子落成芽，人類初試為之，其已否成功，每相察問，故在存二字均訓問，訓察，故加口為哉，用為疑問詞，感歎詞。加車為載，謂新接之木猶載於舊者之上也；加異為戴，謂舊者所戴新接之木，必為異類花果始繁盛也。說文云：分物得增益曰戴。加衣為裁，喻接木有所剪裁也。

𠯑

此接木字，篆文作𠯑，不象去頭之舊幹，ㄐ象新接之木，口謂接木相銜

𠪚，非从否。集韻音普[illegible]切，猶存古音，徐鉉據唐韻音天口切，非也。隸變咅為音，訓增土之培，說文訓重土，玉篇訓貳，訓隨，訓加之陪，加倍之倍，剖判之剖，以手杷土之掊及掊克之掊，分別部居之部，有頸瓦器之瓿，梁上短柱之棓，以及近世賠補賠償之賠，皆由接木取義。製酒之法再釀曰醅，以至九醞甘醴，十旬兼清，故醱醅字亦从音，如說文音訓相與語唾而不受，則一切从音之字，不得其解矣。

幺（幺）　玄

說文云：8（幺），小也，象子初生之形；88（幺幺），微也，从二幺。漢書敘傳：又況幺麿尚不及數子。鄭氏云：麿，小也。通俗文曰：不長曰幺，細小曰麼。說文新附麼亦訓細。幺麼今譌作么麼，俗謂一為么，晚生之子亦曰么。幺孳乳為幼，幼孳乳為幽，其義皆為微小，幺何以訓小，何以象初生子形，說在玄。說文申玄二字之古文均作[古文字形]，申下之古文[古文字形]當為[古文字形]傳寫之譌；說文虹篆下云：籀文虹作[古文字形]，从申，申，電也；陳篆下云：从𨸏，从木，申聲，[古文字形]，古文陳，皆可證。甲文金文申字皆與[古文字形]類似，無作[古文字形]者，偏旁申字作[古文字形]者，惟間於漢鏡漢碑中見之。

玄下之古文[古文字形]，乃象瓠內含藏種子，由植物而推及人獸，故孳乳為茲，為畜（畜或从茲作蓄），為孳，為慈。植物種子色多黑，故玄有黑義，種

子微小生殖萬物，此道家說玄之原始義。眩、炫諸字又由此引申。〔司馬相如封禪書：采色玄耀。注云：玄，讀曰炫。〕幺字、玄字，甲文金文均作幺、幺、幺諸形，二幺之丝，二玄之茲，甲文金文均作𢆶或𢆶，此可證幺玄一字，丝茲亦一字也。畜字秦公敦作𢆶田；說文引魯郊禮畜从田从茲作𢆶田。毛公鼎錫女𢆶弁，丝弁即玄弁也。丝加艸為茲，〔彔伯敦茲艸不加艸。〕木之孳生也；茲加水為滋，水之增益而混濁也。〔說文茲篆下引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茲。今本哀八年左傳作滋，杜注云：滋，濁也；釋文云：滋音玄，本亦作茲，子絲反。字林云：黑也。〕段玉裁不知丝茲一字，同為種子孳生之義，凡說文从茲之字，如𢆶田、𢆶、𢆶、滋等，均改作从𢆶，說文謂茲字从艸，茲省聲，已謬，段氏改為絲省聲，尤謬。爾雅：鯤，魚子。鯤為鯀之借字，猶之莊子列子之鯤，玉篇訓大魚，乃鯨之借字也。〔莊子釋文引崔譔云：鯤當為鯨。〕昆訓同，不訓大，亦非種子，惟鯀从玄，義當為魚子，鯀義亦為魚子，乃鮌之譌；〔鯀禹，吳語作鮌禹，注云：鮌即鯀字。〕蓋以玄之古文作幺，除說文外，惟見於春秋時鄀公䂿鐘、碧落碑〔亦作幺〕。其餘省之幺或幺，遂與糸之古文相混，如并之例，故从茲之孳，籀文譌作从絲。从幺之字，率字甲文金文从幺或幺，說文謂象絲罔；弦字篆文作弓幺，說文謂象絲軫之形，皆不云从玄；惟於牽

— 28 —

民　字云玄聲，實則牽與率弦之玄同象繩索，非紲亦非種子。

說文云：民，眾萌也。古文民，徐鉉本作□、徐鍇本作□，古金器文民字作□□□，其作□者與古鉢文作□者，皆與說文合，皆象艸木之萌芽，□□均象種子已脫殼，□象種子尚在殼中，上象萌芽，或成屮或未成屮，下象由種子發出之正根。民萌同有繁生、紛𢯱懵昧無知之義，古者土著稱姓者曰百姓，謂俘獲或征服之人曰民或氓，賤之也。詩氓之蚩蚩，傳曰：氓，民也。玉篇曰：蚩，癡也。

女　甲骨文女字作□，金器文作□□□□□諸形，篆文作□，隸變作女。

我你本男女相悅相呼之詞，本即作女，後假用同音之爾，省為尒，今加人作你。

母　甲骨文母字作□或□，與女無別；作□，與篆文□（母）字無別；又或作□□或□，即篆文□（毋）字；然或只一點。古金器文母字作□□者，亦與女字無別；作□□者，與民字無別；古金器文母字有作□者，即女字；趩尊及兮田盤，母敢字作□或□，毛公鼎凡母字均作□，均即母字。龔弃

禹毋與母均作，此可證女、母、毋、民，皆非異字。母女同字者，在初民意識中，母女之別甚微也。中作一點或二點二畫者，象種子，非母乳。毋、母同字者，古書亡字多假用同音之無、末、勿、莫等字為之。以母為毋，亦假為同音之亡也。女母民不異者，女母之於人，猶種子萌芽之於艸木。微有分別者，女母字中畫之尾，甲文概作人跽形，金文亦間有之，民字則絕無，然字源則同。又如說文云：（每）艸盛上出也。从屮，母聲。（毒）厚也，害人之艸，往往而生。从屮从毒。（李陽冰以為从屮从土，非毒聲。然依篆形，不如直謂之从生也）此亦與民訓眾萌同義矣。左傳：原田每每。杜注云：晉君美盛，若原田之艸每每然。此用每字之本義也。母上加屮，萌芽已上出矣，故每有美盛之義。眾艸蔓生，往往有害，故毒有毒、厚二義。倘母無萌芽之義，則每、毒二字均不可解矣。从每之字均有懵昧義，如晦、痗、霉、悔、侮等，此與民訓眾萌之義相會矣。海字从每，謂海為眾水之母也，此與母字為種子萌芽之義相會矣。穆公鼎每字作，祀敦每、母、民皆作，古鉥文海字从母作，說文侮字古文亦从母作㑄，此亦可證母、每

相關之義。或謂篆文海字从每，自不知母每之古義也。

丫

丫杈也（字見廣韻，揚子方言作杈椏）象艸木幼枝之歧頭，引申為今語幼女、幼婢，均稱丫頭。

朿

說文云：朿，木芒也，象形，讀若刺；古金器文作朿，象倒順刺。

𣎵

說文朿篆作𣎳，束篆作𣎳，當為一字，惟从屮从木之微別，古屮與木每不分也。冒鼎秭之偏旁作朩，正象木芒，非如說文所謂从𣎳盛而一橫止之也。責字說文篆文从朿作𧴪，爾雅釋器：簀謂之笫；注云：牀棧，按簀即笫，非皆用木，亦編葦荻為之，今蜀語猶謂編葦荻之蓆為簀，史記范雎傳，雎卷以簀，置廁中，索隱：簀，謂葦荻之薄，葦荻之蓆可卷，牀板不可卷也。說文亦云：笫，牀簀也；是簀之从朿猶笫之从𣎵矣。釋名釋親屬云：姊，積也；猶日始出積時多而明也；廣雅亦云：秭，積也；是从𣎵之字皆有積義。毛詩衛風綠竹如簀傳云：簀，積也，言茂盛似積聚；按積義為積聚，債義為積欠，初文皆為責，責从朿，笫从𣎵，皆有積義，亦以朿茂盛似積聚，此皆𣎵朿同字之證。𣎳隸變作𣎵或朿，又或譌作市（例如柿作柹），遂與市井、宋市，字相亂矣。

東

說文云：□，縛也，从口木。按東為囊橐字之初形，口為囊，朩為兩端結束之頸，非从木。古金器文呂鼎東緐字作□，召伯虎敦東帛字作□，可證也。後東石矢者作□（橐），東衣物者作□（囊），說文云：漢令：解衣耕謂之襄，襄下云从衣□（□）省。遂專以東為束縛字。

東

說文謂：□从日在木中，非也。日在木中為東，何以日在木上為杲亦非東。甲骨文東字作□、□、□，古金器文周公敦作□，陳字東旁有作□、□、□、□、□、□諸形者，皆非从日，皆非从木，東蓋與束同意，束謂束縛，東謂所束之物，如今語禾把艸把之類。所束之物不僅一本，故上作歧形，下象其根，中象索之結束，與□（東）同意。初義本為禾艸之東，引申之竹木紛麻之束亦曰東，農人曝晒禾艸，必晨起為之，晨日在東方，故以為東西字，猶之以雞栖字為東西字也。東在土上為重；說文謂□，从壬，東聲，非也。亦東，周公敦東人字即如此作。□以力運東為動；从重猶从東，古金器文及鉥文動字皆从東。取東而排列於山阜之旁為陳，引申為戰陳，隸小變為陣。※字風俗通云：冰壯曰凍，取義於重也；棟字取義於負重；重用為重複字，謂

※漢書刑法志：善師者不陳。師古注曰：戰陣之義本因陳列為名而音變耳，字則作陳，更無別體，而宋代學者飄改偏旁作陣，非經史之本文也。

東所東不僅一本也；史記倉公傳：氣當大董，卽氣當大重，周禮九拜四曰振動，鄭注：動讀爲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左傳：余髮種種，釋經音辨引作董董；說文董作董，古鍾鐘通用。音爲負重勞動之僮，說文：童从重省，金文从東；重，動，陳，湅，棟，董，重之聲根義根皆爲東，可證東西字非東之本義，日在木中，絶無重義，或以東爲橐橐字，中國民族負橐東行，遂以爲東西字，此說不確，以中國文字始於殷世，去民族東來之時代已遠矣。

齊

說文云：亝，禾麥吐穗上平也，象形，徐鍇曰：生而齊者莫若禾麥，二地也，兩旁在低處也。隸變作齊。甲文作亝，金文作亝或亝無二。

丩

說文篆文作丩，隸變作丩或勹。本象藤類糾結之形，引伸爲凡句曲字，後加口作句（句），說文云：句，曲也。後用爲章句字，謂字之聯結而成句也，遂別作勾，或加金作鉤，作鈎。

禾

秀

禿

甲骨文禾作□，金文作□或□，篆文作□，均象禾垂穗形，秀禿皆禾之繁形，非異字。石鼓文秀字作□，說文篆文作□，均下象禾根，非从乃，段玉裁謂从人亦非。禿字說文篆文作□，下亦禾根，與秀一字，非从儿。徐鍇所謂「禾有實梢，垂如禿者，髮種種然」是也。秀本亦讀如禿，故透从秀得聲；禾初種曰秧，秧出曰苗，苗長成垂穗曰禾曰秀，禾秀之結實者曰禿，禾秀之垂穗不盡結實，論語所謂「苗而不秀，秀而不實」是也。

米

說文云：米，粟實也，象禾實之形。甲文金文多作□，縱畫不連，尤象米粒瑣碎之形。禾秀之結實，北方為粟，南方為稻（殷周皆在黃河流域，多粟少稻，古所謂米者乃粟禾，非稻禾）。稻粟之皮曰糠，其中之人通名曰米，引申之凡穀物之實皆曰米，如今語高粱米，花生米，薏米。粟米之異名曰粱，今稱粱米或小米。隸之偏旁或作氺，如康。

朮

說文云：□，稷之黏者，象形，或省禾作□。按□朮為初形，後加禾作秫，即今高粱，謂秫身高於粟也。

尗

說文云：尗，豆也，象尗豆生之形。周禮文字鄭注：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為九穀；博雅：大豆，菽也，小豆，荅也；說文亦訓荅為小尗，按菽當為大小豆之總稱，豆荅皆為音借、初形為尗，上象豆生旁出，下象根，後加又作叔，以為拾尗字，後又加艸作菽。豆傍田陌隙地而生，矮小於禾麥，故从尗之戚為隨身小斧。伯叔之叔，初非假用訓拾之叔，亦非取義於尗，乃假借同音之茮為之也。今桐城土語猶稱叔叔曰椒椒，詩唐風椒聊之實，陸疏云：椒樹似茱萸，有針刺；真臘風土記：胡椒纏藤而生；說文：茮字从艸，尗聲，徐鍇注茮即今之椒；是椒亦蔓生，不皆成樹，故說文茮字从艸，甲文及古金器銘文伯叔字均作 弔、弔正象蔓生有針刺之茮。用弔為伯叔字，借音並借義，以纏藤之茮幼弱須他物扶持之也。弔一變為茮，茮實如豆（故从尗），再變為椒，伯弔字則去木用叔矣。師𩛥父𣪘已作𣏟，是弔之變叔，已始於秦漢以前，尗椒古音當均讀如豆，由舌頭音（以舌上音（舊云正齒音，餘同）書之則為尗，例如頭變為首，（以舌腹音言之則為椒，例如天讀為顛，刀鷉或作鵰鷉，鐎斗或作刀斗（俗作刁斗）

來

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即二穗（莖）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詩周頌「貽我來牟」，（說文來篆下，作貽我來麰。）引傳曰：牟，麥也；釋文云：牟字或

作𪎊，按麥、牟、麰、𪎊均同音，來牟即來麥，本複音字，單言之，或云來，或云麥。甲骨文來作[illegible]，麥作[illegible]或[illegible]，同象麥一莖二穗形，故非从來，麥从夊，亦有行義。孳乳為麳，變易為麰，訓福，麳麰均从𠩺，𠩺金文作[illegible]，象人執卜打麥之形，麰字金文多从來作[illegible]，[illegible]均象麥，非从禾木。

桑

甲骨文也有桑字作[illegible]或[illegible]，象桑葉茂盛之形；扶桑若木之說，起於秦漢間，假然諾（金器文作[illegible]即若，字形頗似[illegible]）（桑）字以譯異域之音，扶桑為今日本北海道及庫頁島，若木為日本之赤楡皮可為布。中國古書亦早有桑字，例如詩大雅桑柔，決無从叒木字之理。篆文[illegible]譌為[illegible]，[illegible]譌為[illegible]，說文遂謂桑从叒木字之叒。正字通謂[illegible]為俗桑字，實則[illegible]字反近於古文。

朩

說文云：朩，分枲莖皮也，讀若髕。麻从二朩。

桼

說文云：桼，木汁，可以髹桼物，象形，桼如水滴而下，後加水作漆。廣韻云，淶俗桼字。

瓜

篆文作[illegible]，中象瓜下垂形，餘象瓜藤，古匋器文作[illegible]，瓜形益顯。

韭　說文云：韭，菜名，一種而久者，故謂之韭，象形，在一之上，一，地也。後加艸作韮，見集韻。

月　說文：冂訓覆，冃訓重覆，冂象殼，其中之一為殼所重覆艸木之實，冃為初形，加屮作耑，謂殼上連莖；說文𣪊訓从上擊下，謂以殳擊耑也，𣪊字从之；隸變耑為青，今又變為壳，𣪊亦變為殼。

襾　說文云：襾，覆也，从冂上下覆之。按襾象兩殼相覆，故孳乳為覈。說文：覈，實也；周禮地官大司徒：其植物宜覈，是覈與核同。漢書陳平傳：亦食糠覈耳；是覈即殼也。賈覆亦从此。

右象艸木　五十七字

鳥　說文云：[illegible]，長尾禽總名也，象形，鳥之足似匕。

隹　說文云 [illegible]，鳥之短尾總名也，象形。按隹象短尾禽，亦象羽毛尚未豐滿之小鳥，故加小作雀，隸小變聯畫作雀。說文云：雀，依人小鳥也，从小隹，讀與爵同。漢後所製之稚字亦从隹。析言之曰鳥曰隹，混言之皆曰鳥，故文字偏旁鳥隹

互用無別。

烏　於

說文云：[篆文]，孝烏也，象形。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為烏呼。按後加口作嗚呼。古文作[古文]，[古文]，象古文烏省。許氏謂[古文]為象古文烏省，當為籀文或篆文，隸變作於。按[篆文]已象烏形，右旁[篆文]，[篆文]當為毛羽，毛公鼎烏呼字作[金文]，說文所謂古文，當由此而譌變。古言烏呼，今音阿哈，皆讀喉聲麻韻，故孳乳為雅，與烏之古音同。說文云：雅，楚烏也，秦謂之雅。大小雅者，即史記李斯傳所謂秦人「歌呼烏烏」之音。漢書楊惲傳：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師古注曰：烏烏，秦聲，關中舊有此曲，今樂劇秦腔猶如此，周京本秦地，故以雅為中原正音，後專以雅為雅正字，乃作鴉或鵶以別之。今語曰烏鴉，烏色純黑，故淤、瘀从於，淤泥黑色，血瘀亦黑也。

焉

說文云：[篆文]，焉，黃色，出於江淮，象形。自來釋之者，皆不知焉為何鳥，周伯琦謂焉為鳶，按鳶說文作蔦，訓鷙鳥，玉篇云：鴟類，訓美之嫣，不應取義於

鷽鳥。焉即白項烏，爾雅云：燕白脰烏，小爾雅云：白項而群飛者謂之燕烏，廣雅云：純黑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烏，項白故有美義，焉亦烏，故亦用為於也，字形與毛公鼎烏字極近。宣六年公羊傳何注：焉者，於也；孟子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即人莫大於無親戚君臣上下；此皆可證焉即於亦即烏。焉訓何訓安者，安之同音假借，用為語已詞者，也、矣之假借。

舄

古金器文舄字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諸形，說文篆文作[illegible]，皆以上齒為特徵，與鼠同，非从囟。說文亦謂舄象形，而以舄為雝，則非。爾雅云：鴷，斲木；爾雅翼云：山中人呼為山啄木；此即廣韻所謂啄木鳥，古詩所謂鳥囟鳥，集韻所謂鳥鷽鳥也，亦即舄，古複履之舄，即後世之屧，亦因屧下有齒，故以舄名之。寫瀉从舄者，謂如舄啄木，蟲及木屑瀉出也；瀉本作寫，漢書溝洫志：終古舄鹵兮生稻粱；師古注曰：舄，即斥鹵也，謂鹹鹵之地；地理志：海瀕廣潟，師古注曰：潟，鹵鹹之地，音昔，此借舄潟為斥（斥），說文：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與雝義絕遠。

燕

篆文作[illegible]，象燕鳥首身雙翅闊尾（灬為闊尾，與魚同，非从火）之形。

乙

篆文作乀，象燕鳥高飛時只見其略形，讀烏轄切，音阿，象燕鳴聲，說文所

謂「齊魯謂之乙」，取其鳴自呼」也。十干之甲乙字亦用此，非別有如說文所云「象春艸木寃曲而出」之乙。殷之先公先王皆以十干字為廟號，古有契母吞燕卵而生契之神話，故殷為子姓，孔子殷人，孔為乙子。尊契曰玄王，尊湯曰大乙，此為甲乙字即燕乙字之確證。後用為鉤乙字者，乃乚之譌，說文云：乚，鉤識也；隸變為乚，音厥。史記東方朔傳：朔初上書，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三月乃盡，此乙字即乚，謂鉤識其讀止處也，今猶用之。義與燕乙甲乙皆無關。

隼

說文云：雖，祝鳩也，一作隼，一曰鶉字。詩：翩翩者雖，釋文云雖音隹，本又作隹，按隹加鳥作雖，猶之乙加鳥作鳦，皆重叠無理，惟此隹非短尾禽之隹，乃隼字傳寫之譌，隼象鳥蹲登橫木上，篆文隼字左畫延長，加一似十，非从十。或作鶽，作鷻，作鷙，皆取義於隼蹲登橫木上之借音。西京賦薛注云：隼，小鷹也；御覽引古樂府曰：豹則虎之弟，鷹則鶻之兄；是鷹之小者曰隼或曰鶻，故古書恆鷹隼連文，鷹為爽鳩，隼為祝鳩，皆鳩類；古所謂五鳩，即祝鳩、鵙鳩、尸鳩、爽鳩、鶻鳩，皆鷙鳥，即今動物學所謂利嘴銳爪肉食之猛獸類；今世所謂鳩，乃斑鳩，其嘴短小，今動物學屬鴿類，與左傳所言五鳩非一類。鳩字从九，正謂其喙之句曲也。加

— 40 —

水為準，加木為榫，皆取鷹隼以喙雕物準直之義。史記始皇本紀之蜂準，漢書高祖紀之隆準，皆言鼻之高曲如鷹隼之喙也。

萑　雚

說文云：萑[illegible]，鴟屬，从隹，从丫，有毛角，讀若和；今音歡。雚[illegible]，从萑，吅聲，詩曰：雚鳴于垤。按今詩豳風作鸛鳴于垤，釋文云：本又作雚，甲骨文觀字作[illegible]或[illegible]，即萑雚也，萑即雚之省吅者，非二字。从𠆢象雚之冠毛，如人總角之丱，與羊之角有別，非从丫，更非从艸；吅象雙目，鴟雚之目恒從高處下視，故孳乳為觀看臺觀字。觀之从雚，猶顧之从雇，雚雇蓋一物也，甲骨文即以雚為觀字。說文云：[illegible]古文觀，从囧，與从見同義。後加鳥作鸛，說文謂鸛如䧿，短尾，射之，銜矢射人；古金器文雚字有作[illegible]者，此个正象銜矢。歡字从雚者，取雚之呼笑聲，猶哭之从犬，鳥獸字多因毛角爪牙耳目蹄嘴等之特徵以為之別，如牛羊以角為特徵，象以長鼻為特徵，魚燕以闊尾為特徵，鳩類以句喙為特徵，鴟類則以冠毛大目為特徵。鴟類見於古書者有五：萑見說文；鴟鴞見詩及爾雅說文，狂茅鴟、怪鴟、梟鴟，均見

爾雅茅鴟怪鴟均有大目之稱，莊子鴟鵂夜撮蚤，察毫末亦謂其目之明也。鴟鵂或作鵃舊，說文云：舊或作鵂。即怪鴟。說文謂雈為鴟舊頭上角雈，舊从萑正象其毛角與目。鴟之从氐，亦謂其目常下低以覓取鼠蚤也。

卵

篆文作 𠨰，象鳥子在殼中形。人獸之外腎亦用此字，今語曰卵子，故〻之。唐以後字書均以卝或作丱，為卵之古文，非也，卝為詩「總角丱兮」之丱，不象卵形，二徐本說文及字林均不以卝為卵。

爪

本象鳥獸之爪，引用之亦用於人。說文云：覆手曰爪，爫从反爪，義亦無別。甲骨金器文 爪 爪 均正反無二義，變易為掌，顏師古漢書注曰：爪，古掌字，後人遂分爪 爪為二字二音，非也。

羽

說文云：羽，鳥長毛也。長毛何以〻之，本象鳥翅，由翅取下之長毛亦曰〻，後始加支作翅。

飛

篆文作 飛，象飛時舒頸展翅之形。

非

說文云：非，違也，从飛下翅，取其相背。按 〻 不象翅，古金器文作 非，乃象兩

翅相背矣。扉之从非，猶扇之从羽，皆以兩翅喻兩扇也。

卂

說文云：卂，疾飛也，从飛而羽不見。隸變為迅、訊从卂者，訊問欲疾達也；訊罪欲疾得其情也。汛从卂者，古云汛掃，亦取疾義；今云汛地，備警急也。蝨从卂者，謂蝨行疾也。

西

說文云：卥，鳥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為東西之西。西或从木妻作棲。𠧧古文西，卤籀文西。詩王風：雞棲於塒，日之夕矣。傳云：鑿牆而棲曰塒。初只鑿牆棲雞，或以木為之，即王風所云雞棲于杙也。棲雞之卤乃屬後起，蓋為竹筊或蘆葦編成之器，以之置鹽則為鹵，以之棲雞則為卤。卤又以為曝晒洗濯物之用，故洒滌字从西。（說文云：洒，滌也，古文以為灑掃字，今用之。）曝曬字後亦从西作晒也。卤隸變為西，因用為東西字，遂加木作栖，或假借同音之妻作棲，以為雞棲字，引申為鳥棲獸棲及一切人與物之棲息字。鳥自有巢，卤非鳥巢，篆文西作卥，說文乃謂象鳥在巢上，與古籀文不合。

巢

說文云：巢，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从木，象形。象形者，謂以巛象羣鳥，以

㈠象巢，从木非从果。

馬

甲骨文作□，盂鼎作□，他金器文畧同，頸上均有鬃鬣四或二或三，馬之特徵也；說文云：□，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古文作□，籀文作□，籀文馬與古文□同有髦。曲禮：乘髦馬，云：不鬄鬊鬣。禮記投壺：請為勝者立馬，注云：馬，勝算也；故引申為籌馬字。今世所謂碼頭，亦取立馬之義。說文訓馬為怒為武，故罵从馬，說文云：罵，詈也。隸變作罵，或譌為駡。

牛

篆文作□，象一頭二大角，二大角，牛之特徵也。

羊

篆文作 羊，上亦象二角，帷視牛角小而下曲，羊角之特徵也。甲骨文古金文羊字變體頗多，而以□或□象羊角均同，且視篆文尤肖羊角形。說文又有□篆，訓羊角，其實□即羊之省體，非訓羊角之別一字，甲骨文羊字有作□或□者，古金器文有作□或□者，皆只以角為象徵。

犬

甲骨文直繪犬形作□，以句尾為特徵。豕鹿之尾短，魚燕之尾濶，馬牛之尾長而下垂，犬之尾何上句曲，故狗字从句，皆相異之特徵也；篆文作□，形稍

變矣。隸變為犬，偏旁作犭，說文引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知春秋時犬字猶似甲文畫狗之形。

苟

苟為狗之初字，韻會引荀子：曾不如相雞狗之可以為名也；襄十五年左傳：鄭人奪堵苟之妻，釋文本作狗，皆可證；埤雅狗字亦从苟。說文云：苟，艸也，从艸，句聲，隸變作苟；狗，从犬，句聲，隸變作狗；茍，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也，从羊，羊與善義美同意，隸變作苟；是分一字而為三矣。說文解茍篆迂曲難通，苟艸不言何艸，亦無苟且之義。苟从艸，蓋廾之譌形，廾象狗耳，句喻曲尾，是即狗也，非艸名。茍象狗向人敬跽（故敬从苟，狗性機警，故驚警亦从苟），乞食形，上象兩耳，非从羊省，从口，謂張口受食，故用為苟且字，苟專用為苟且字，遂加犬作狗，或別作狗。

犮

說文云：犮，走犬貌，謂防犬逸走而縶其足也，與馽（篆文作[illegible]）同意。

豕

攴

彖

說文云：㣇（隸作豕），彘也，竭其尾故謂之豕，象毛足而後有尾，古文作𠂤；𢑚（隸作彖），豕也，从彑，从豕，讀若弛。徐鉉本豕彖均音式視切。豕字甲骨文皆直繪大腹竭尾豕形，與篆文大異，古金器文亦多作圖畫形；豕字戊辰彝作𧰨，亥字甲骨文有作丂者，與金文乙亥鼎作丂者，蓋皆野豕。篆文彖字上彑象豕之銳頭，下豕象竭尾，合之乃豕之全身，彑與豕皆彖之省形，亦非異字。彘字从彑，亦彖徵全豕，非豕頭，說文別有彑篆，訓豕頭銳而上見，讀若罽，徐鉉本音居例切，非也。說文又別有𢑚篆，訓脩毫獸，一曰河內名豕也，讀若弟，徐鉉本音羊至切，亦非，上為彑，下為古文豕，與彖無異；又別有𢑚篆，訓豕走，徐鉉本音通貫切，其形與訓脩毫獸者全無異，謂為从彑从豕省，亦與彖彖篆下解說同；此二字皆為重出無疑。豕頭銳而上見，善發土，故豤墾（墾）从豕，核劾从亥，篆从彖也。

豖

甲骨文有[illegible]字，象矢著豕身，蓋即彘字，亦即豖字。說文謂：豕後蹄廢謂之彘；謂：㣇為豕絆足行，从豕繫二足；廢蹄之豕何以从矢，豕絆二足何以能行，其說皆不可通。按从豖之字如：啄、諑、琢、瘃、𣪊、椓、涿等，皆有迫擊之義，而無繫足

之義，以此可知丶亦象矢，豕讀如著，謂矢著豕身也。古者牛馬雞犬豕初非家畜，馴養之初，每易逃逸，故牛之有牿，馬之有帚，雞之从奚，犬之有犮，皆繫之也，豕之有豕，謂追者射而擒之也。逃者豕，追之者人也，故遯从豚，逐从豕，徐鍇謂豚走而豕逐之，以釋逐之从豕，非也。甲骨文逐字或从豕，或从犬，或从兔，或从鹿，象獸逸而人追之，並不限何獸。

鹿

說文云：□，象頭角四足之形，鳥鹿足相似从匕。甲骨文作□或□，古金文作□，皆二長角，尾短，鹿之特徵也。

豸　廌

豸篆文作□，廌篆文作□，石鼓文有□，去艸艸即廌字，上似鹿，下似豕，說文謂廌象形，从豸省，實豸廌為一物，乃一字之異形，蓋即豪豬刺蝟之類也，豸、廌、字均上象首，下象豪刺，其特徵也，與易之从彡同意。集韻：刺蝟字从豸作□，說文从㣇作□、或从虫作蝟，亦豕類。說文云：蝟，蟲似豪豬者，玉篇亦云：蝟，蟲也，似豪豬而小。爾雅說文皆云：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正謂刺蝟足短

如無也。說文謂豪鬣如筆管；山海經郭注謂：豪彘，夾髀有麤毫長數尺，能以脊上毫射物；蝟亦全身皆刺針，有犯之者則毛刺攢起如矢；易林云：虎饑欲食，見蝟而伏；故說文謂：豸行豸豸然欲有所伺殺。廌之本義亦為伺殺，乃傅會為古者以廌決訟令觸不直之神話，如說文所云也，今北方猶視蝟為神物。宣十七年左傳：庶有豸乎，釋文云：本作廌；說文廌篆下云：解廌，獸也，神異經，論衡，均作獬豸；廣韻云：字林，字樣，俱作解廌，陸作獬豸；史記司馬相如傳：弄解豸，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解豸，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不直者；後漢書輿服志，法冠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故以為冠，廣雅釋器作解豸冠；此皆豸、廌一物一字之確證也（廣韻紙韻之豸、廌同音池爾切。）古以廌為神獸，其所食所居之艸亦稱曰廌，遂加艸作薦，故後以為薦席、進薦字，或作荐，說文薦訓獸之所食艸，荐訓薦蓆，均非艸名。

莧

說文云：[seal form]，山羊細角者，从兔足，苜聲，讀若丸，寬字从此。（莧又加羊作羦，見廣韻。注云：山羊細角而形大也。）按莧即爾雅、玉篇、廣韻所謂牡狼之貛，字或作獾、（古文偏旁豸犬往往互用。）爾雅云：狼，牡貛，牝狼；說文云：狼似犬，

銳頭，白頰，高前廣後，牡狼之莧廣後，故寬廣字从之，莧之从丫，亦如苟之从丫，均象兩耳，非兩角；从目者，古云狼目縱，正其特徵；下足似犬，非从兔足。貛从雚亦取兩耳與目之特徵。徐鉉謂：莧从首，象形非聲，此說甚確，野豕亦稱貛者，謂其兇猛如貛也，猶之今語曰豬貛，曰狗貛，並不限於野豕也。

虍 虎

說文云：□，虎文也，象形；□，山獸之君，从虍，虎足象人足，象形。按甲文金文虎文多繪全虎之形，下有尾爪，並不从人；金文有作□或□者，即虍字也，亦全虎，非虎文。篆文加人作虎者，乃人戴畫虎之假面以舞蹈也，虎之从虍，與虞（虞之義為歌舞）劇、戲、諸字从虍同意。

甶 鬼

說文云：甶，鬼頭也，象形；□从人，象鬼頭；鬼陰氣賊害，从厶，古文从示作□。按甲骨文及古金器文，鬼、⿰示鬼皆作⿱甶儿、⿰示⿱甶儿，無厶。鬼神字本作⿰示鬼，⿰示鬼示旁置鬼，猶之礼示旁置乙，（說文云：禮，所以事神致福也，古文禮作□。）乙為燕，鬼則夔，初皆以為圖騰，故礼⿰示鬼字从

之也。畫怪夔於假面為甶，鬼象人戴之而舞，以擬圖騰之狀。說文云：夔，神魖也；魖，耗鬼也；彪，老精物也，或从未作魅。國語魯語言木石之怪夔蝄蜽，左傳作螭魅魍魎（周禮鄭注引作螭彪魍魎）。此可證夔魅一物，夔鬼一字。齊侯鐘夔字作□，正為鬼頭而無角，說文魅字籀文作□，亦為鬼頭，夔蓋類人猿，服虔所謂：魅，怪物，人面獸身而四足，即此物也。後世以希見之故，疑為精靈鬼物，乃加之以魖、彪、魅、魑（廣韻云山魈出汀州，獨足鬼。此亦夔鬼一物之證。）諸名，古之禹、禼、夔、龍及國名鬼方者，皆氏族之圖騰也。

畏

說文云：□，从甶，虎省；按說文虎下从人，上甶而下人，是亦鬼字矣。甲骨文及古金器文畏皆作□，王孫鐘作□，象人戴甶畫鬼之假面而手執杖，有威可畏也。古金（器文威字作□，象女執斧，亦有威可畏，故古書畏威二字通用。）

禺

說文云：□，母猴屬（母猴，獮猴，沐猴，皆同聲，非父母字。）頭似鬼（此亦夔鬼為類人猿之一證。）从甶从厹。按禺非實猴，乃畫夔鬼之木偶，艸偶以為從葬行巫之用者，初作禺，後加人作偶，史記封禪書木禺龍欒車一駟，可證也。檀弓云：為芻靈者為俑者不仁，注云：芻靈

束草為人形，以為死者之從，畧似人形，俑則設機發動，全似人能踊躍也。後漢書宋穆傳注：偶人，明器之屬也；廣韻亦謂俑為從葬木偶，木偶，以偶死者，故耦耕字从禺，遇字从禺，亦謂二人相偶。愚字从禺者，謂其人心同木偶也。六書故云：寓即說文之禺，爾雅釋獸郭注云：寓謂獮猴之類寄寓木上。禺、遇，唐韻皆音牛具切，古讀疑母也。

禹

說文云：[篆]，蟲也，从九，厹象形、古文作[篆]，按齊侯鐘作[篆]，古鉩文作[篆]，上象猴類之頭，下象爪尾與禺同，亦非从厹，九(厹)為許氏偽造篆文之一。

禼

說文云：[篆]，蟲也，从厹，象形，讀與偰同，古文作[篆]。按上象猴屬狒狒之頭，下亦象爪尾，為說文[篆]篆之省形。說文謂此獸人身反踵自笑，笑即上脣掩其目，引爾雅云：𩳁𩳁如人被髮，今本爾雅作狒狒如人，被髮迅走。左思吳都賦：猩猩啼而就擒，𩳁𩳁笑而被格，此正用禼之古文，巛象被髮，如子字古文作[篆]同意。猴類善竊，故竊字从禼，竊謂禼盜米藏於穴中也。竊字篆文作[篆]，从廿無義，隸省之是也。

夔 夒 夏 憂

今世動物學，類人猿有三種：一曰大猩猩，直立步行，面極似人，昔時探險家往往誤認為人，故國語韋昭注云：夒，富陽有之，人面猴身，能言；玉篇亦謂夒，母猴似人。一曰黑猩猩，高與人齊，最善登樹，故小雅角弓：毋教猱升木，箋云：猱之性善登木。此物恆早晚集羣合唱，聲聞於野，其反響有如數百，故山海經云：夔蒼身，無角，聲如雷；韋昭謂夔能言，玉篇亦云：猳似獼猴而大，能嘯；其力極強，能入水拉斷鱷魚大蛇，山海經謂夔能出入水。一曰長臂猿，長文餘，亦能下地直立步行，朝夕集羣合唱如黑猩猩。說文云：夔也，从夊，象有角手人面之形；夒也，貪獸也，一曰母猴，似人，从頁，巳止夊其手足；夏也，中國之人也，从夊从頁，从臼，臼兩手，夊兩足也；憂也，从夊，𢚧聲；此後之分別，初義皆象母猴形。夔夒二字，除夔有角，餘皆同形，說文獶字，廣雅及爾雅郭注均作獶，廣

韻引山海經亦作夒，今本山海經作夔，山海經本謂夔無角，是夔夒一字；韋昭謂夔人面猴身，說文夒訓母猴，猴訓夒，是夔夒一物同為猴也。夒篆象猴首足，與夔夒同，加心者俗語所謂意馬心猿也；夒詩小雅角弓作猱，傳云猱猿屬；樂記作獶，鄭注云獶，獼猴也；玉篇謂獶與猱同，玉篇廣韻均謂夔俗作夒，此正為夒字；獶、獿，隸均从夒作獶、獿，形義完整，必有所承，非由改篆，亦如早字戎字从十不从甲也；此可證夒與夔夒亦一字一物。猨啼聲哀，杜詩所謂「聽猿實下三聲淚」是也。方言云：爰、暖，哀也；故夒用為憂愁字；猿能擾人為患，故夒又用為憂患字，加手作擾，人及類人猿之智慧高於他獸，在動物學屬於靈長類，故優字从人从夒；夒訓和行，謂類人猿從容直立步行地上也。夏篆與夒同，惟以臼易止而已，臼為兩手，已止亦兩手，猿之手足無別，有頭及兩手兩足，人之共象，非僅中國之人也；說文夏訓中國之人，蓋以中國民族古稱諸夏，與羌、狄，並峙於西北，夏與羌、狄之名，均起源於氏族之圖騰，其中有以熊為圖騰者，有以禹為圖騰者，以禹即夏為圖騰者最為大族，因此

夏氏族演變為氏族之共名、禹氏族演變為夏王之初祖。春夏字甲骨文作[illegible]，至曹魏時三體石經之古文尚作[illegible]，作夏時，假借也。古者氏族往往共屋而居，夏為最大族，故大屋字亦作夏，後加广作廈，从春夏字則無義矣。

能

說文云：[illegible]，熊屬，足似鹿，从肉，㠯聲，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彊壯稱能傑也。徐鍇曰：㠯非聲，疑皆象形，甚是。能字毛公鼎作[illegible]，番生𣪘作[illegible]，均象熊俯行之側面，只見一耳二足一尾，[illegible]或[illegible]象頭耳，前肉乃象徵熊之肥壯。國語：晉侯夢黃能（今本作熊）入於寢門，韋昭注云：能，似熊，可見三國時國語尚作能，不作熊；昭七年左傳釋文云：熊亦作能，可見隋時左傳已有作能作熊二本；羆字象熊在网中，說文羆之古文作[illegible]，（義即熊皮）此皆可證能本即熊虎字。熊謂炙熊火上與炙然同意，故稱火光熊熊，非如說文所云熊从炎省聲也。

象

說文云：[illegible]，長鼻牙，南越大獸。中國古時象多，殷時尚與牛馬同用，其後漸少，人猶追想其形，故以為圖象、想象、肖象、象徵字，相似之像字亦从之。象性行遲緩，故猶豫字从象。

犀

（一）為雙行注文

說文云：[篆文]，南徼外牛，一角在鼻，一角在頂，似豕，从牛，尾聲。按犀伯鼎犀字作[篆文]，正象頂上有角，亦象毛，非从尾聲。爾雅釋獸云：犀似豕，注云：犀似水牛，三角，亦有一角者；古器犧尊圖率繪牛形，頂有一角，犀之特徵也。犀革堅，故用為犀利字；犀行緩，故遲緩字从犀。古器犧尊，（禮器犧尊疏云：刻為犧牛之形，用以為尊；按犧牛即犀，今作犀牛，本南徼外牛。）背凹處乃以注酒，兕字即象此形；（詩兕觥亦即刻畫犀首形之飲器，博古圖之犧首杯，金石索之周兕觥，乃為一物，皆以牛角為之，其銳端刻畫犧首形，有索貫其鼻，以便於馬上攜飲，故詩云：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牛角曲，故詩云：兕觥其觩。）非犀之外別有兕獸。說文謂兕壯如野牛，爾雅釋獸亦謂兕似牛，注云：一角，左傳疏引說文其皮堅厚可制鎧，是皆犀也，說文本謂犀為南徼外牛，又謂似豕者，承爾雅之誤也。

㲋 兔 兔

說文云：兔[篆文]象踞後其尾形兔頭與㲋頭同；㲋[篆文]，似兔，青色而大，頭與兔同；按

皀兔、一字，決無因色青而大別製一字之理，且皀字亦不顯青大兔四足，皀字足二見，兔字足一見，無別，石鼓文兔字有作[illegible]者，足亦二見，有作[illegible]或[illegible]者，皆足不見，即兔字，說文皀篆或作[illegible]，亦足不見，正與石鼓文兔字同，从二皀之皀，說文訓狡兔，是可證皀兔兔、皆一字。兔字篆文作[illegible]，說文無此字，即石鼓文之[illegible]（兔），說文之[illegible]（皀），皆謂兔急奔而足不見，猶之凡字象鳥急飛，而羽不見。兔本訓逃兔，猶云兔脫，故逸字从兔，說文云：逸从兔，兔善逃也，兆象相背，兔象兔脫，漢書項羽傳：羽進圍成皋，漢王跳，（史記作逃）左傳：君兔乎，銳司徒兔乎，此跳、兔、義皆為逃亡。人獸逃亡皆俯首疾奔，故頫字从兆，或从兔作俛（後俗作俯）徐鉉曰：頫首者逃亡之貌。勉从兔者，逃亡必勉力也；挽、輓从兔者，引弓引車亦必勉力也；晚从兔者，日夕路暗，須俛首勉力而行也；冕从兔者，冠冕者不便仰視也。說文娩訓兔子，挽訓生子兔身，唐韻均音芳萬切，蓋為一字，人獸兔身字子女均應無別。古無輕脣音，頫、俛、挽、輓、晚、娩、挽均讀重脣，集韻俛音免，正為古音。

尤

説文有猶無猷，毛公鼎及石鼓文均有猷，其他金文及甲文酋旁在左或右，無定形，猶猷一字。尤字説文篆文作尤；猷字甲文作[illegible]，或⿰甴尤、毛公鼎作猷；均从尤，非犬，从犬乃形近而譌，犬尾向上句曲，金甲文猷字之尾皆下垂，故知其从尤非从犬。甲文之⿰甴尤，明為从甴作⿰甴尤，此即鼬字。廣雅云：鼠狼，鼬，今語：南方曰黃鼠狼，北方曰黃鼬，字初作尤，朱駿聲謂尤即猶之古文是也。謂為犬子則非。後作⿰甴尤、猷、⿰方酋者，謂尤喜竊食油類，故加盛油器之甴，或酋，酋同酉盛酒器也，甴加水旁為油，酉加水旁為酒。後又作鼬者，謂尤形似鼠，且善竊亦同。龜甲卜辭之「亡尤」，麥尊之「亾𨑒」，「亾尤」皆與「無它」同義，尤（黃鼬）與它（蛇）人之所惡，故尤有罪咎之義，蚩尤，周禮肆師注作蚩蚘，亦惡之也。黃鼬竊食恆畏掩捕，進退多疑，故用為猶疑、猶豫字，庶幾，還，尚諸義，皆由此引伸。黃鼬味惡，與狐臭同，故薰藩字从猶。猷訓圖謀，亦取黃鼬謀竊審慎周詳之義。用為尤異，尤物字者，乃以物性狀人事，與狐媚虎威同。集韻有犹字，音宥，獸名；今用為猶之簡體，得其義矣。

鼠

篆文作鼠，下象爪尾，上象齒，利齒善齧物，鼠之特徵。

角

甲骨文作[字形]或[字形]，古金器文作[字形]或[字形]；篆文作[字形]，已不甚似；隸因之作角，則全不似矣。說文謂與刀魚相似，蓋不悟[字形]乃象角上之橫紋，後世因此乃杜撰刀下用為角之謬說，書角為甪；又譌作甪，廣韻甪有覺、祿二讀，甪下云甪里先生漢時四皓名，此明謂四皓名作角不作甪，俗分角、甪為二，角讀覺，甪讀祿非也。古以角為飲器，爵、斝之名均由此孳乳。

皮 尸

說文云：[字形]，剝取獸革者謂之皮，从又，為省聲，古文作[字形]。按[字形][字形]均象獸革形，非為省，从又者，謂以手剝取之，古文从⺮者，謂以竹披離之也，皮為披字之初形，又即手也，後又加手作披，加木作柀。說文云：從旁持曰披，柀，樧也，一曰析也。按披、被、初只作皮，戰國策聶政皮面抉眼，僮約落桑皮椶，釋名釋飲食[illegible]皮[illegible]以為脯，畢沅注曰：剝其皮曰皮，此皆可證皮之本義為披析也。[字形]與尸（尸字象人橫臥形）形近，篆文誤同作尸，遂至義為从尸（皮）之字如屋、履、屨、扉、屛、層、屢、屑等，皆以皮革或樹皮為之，謂為从尸，均不可解矣；說文屋[字形]篆下云：从[字形]在尸下，尸，屋也；屚下云：从雨在尸下，徐鉉亦謂尸者屋也；此屋正謂樹皮所製之屋，非象人臥之形可知；至說文尸部[字形]字訓柔皮，更明非从尸也。彼从皮者，乃指示獸之行所在，引申為凡指示詞，古

金石刻辭或逕作皮。被从皮者，古者衣寢多用獸皮，衣之則曰裘，寢之則曰被。

革　說文云：[illegible]，獸皮治去其毛，古文作[illegible]。按古文象兩手治去其毛之形，改皮毛為革，故用為改革字。

毛　篆文作[illegible]，本象獸毛，引申為人身毛髮字。

求　說文云：[illegible]，皮衣也，古文省衣作[illegible]。按[illegible]字番生敦作[illegible]，君夫敦作[illegible]，皆象人手取得獸之皮毛形，故引申為求索、乞求、追求字；詩關雎「君子好逑」之逑，正用乞求追求之義，初形為求，偏旁乃後加，引伸義為匹耦。章太炎謂「求索字為逑之假借，非也」，若逑字非以乞求字為初形，但如許書所云从辵求聲，試問求索追求匹耦之義何自而來。加衣作裘，乃謂已製之皮衣，本非一字，非古文省衣。鞠毬字从求者，謂束羽毛如求也。

巤　說文云：[illegible]，毛巤也，象髮在囟上及毛髮巤巤之形。狩獵使用犬馬，故獵字从犬从巤，以馬巤象徵馬也；禮記鄭注：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故臘字从肉。說文云：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漢書武帝紀注亦云：臘者，冬至後臘祭百神也，改稱十二月為臘月。

平 釆

說文云："亏，語平舒也，从亏，从八，八，分也。𠀭，古文平。"釆，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乎，古文釆。按釆即古文平，乎即篆文平，蓋一字；平字平陸戈作𠀭，平阿左戈右戈均作𠀭、𠀭，正始石經平字古文作𠀭，皆如說文古文平。象獸指爪分別，非从亏从八。平釆一字，故古文尚書「平章百姓」，鄭康成所據今文作辨章也。獸爪踏地，可使之平，故土治曰平，平安君鼎及古鉨文，平皆加土作坪，象獸爪踏在地上也。說文 坪（坪）訓地平，孳乳為玉篇廣韻之坝，注云蜀人謂平川為坝，今語兩湖曰坪，雲南曰坝，四川曰坪或曰坝，坝又譌作壩或埧。宷、悉之从釆乃取義於辨別，番象以獸足翻土，加火作燔，謂燒以肥田，加手作播，謂播種也；加艸作蕃，謂禾苗蕃衍矣。

肉

篆文作肉，外象胾束衣，中象肌理，本謂鳥獸之肉，後人身之肉亦用之。徐鉉曰："說文本作肉，後人相承作月與月字相類。"此說無據，古金文凡偏旁从肉者，皆作月，無作肉者，月字古作月，並不與月相混。秦始皇廿六年之瓦壺銘文，尚月

字作ID，有字作[illegible]，一器之中，月肉二字分明，如此相混者乃說文所據之篆文，遂至誤謂有从月耳。賄贈字从有，有象手持肉，手持肉可贈人，月不可為賄贈之物。隸書肉之偏旁亦與月相混。

龍

古文龍字異體頗多，以非實物，故無定形，約分二類：一為環形或半環形，故孳乳為攏，為龐，為壠，為龔，為嚨，為櫳，為聾；一為竪形，故孳乳為瀧。竪形中與篆文龍較近者為甲文之[illegible]或[illegible]，古金文之[illegible]或[illegible]，惟篆文移首與肉於左旁，置爪、尾於右旁耳。隸有竜省，不移尾於右，頗近古文。

虫

說文云：[illegible]，一名蝮，象其臥形，或行或毛或蠃，或介或鱗，以虫為象。徐鍇本音許偉切，與虺同讀。說文虫部別有虺篆、虫一名蝮，虫非虺，不讀許偉切可知。按虫字甲文作[illegible]，金文作[illegible]，蓋象微虫，人胎之精虫亦酷肖此形。今之生物學以原虫（Protozoun）為一切動物之原始形，說文以虫概行、毛、蠃、介、鱗，爾雅釋文引說文增飛為六。月令：鱗、羽、倮、毛、介，皆謂之蟲，周禮分動物毛、鱗、羽、介、蠃為五；大戴記亦分蟲為鱗、羽、倮、毛、甲、五類；羽即飛，甲即介。亦一切動物之通稱，此虫字之廣義也；狹義之虫，乃謂今動物學之昆蟲類，虫、蚰、蟲、

三字音義並同，不應以虫數別，說文虫部之字有从二虫者，如蜃、蠆、彊、蠡；蚰部之字有从一虫者，如蛾、蚤、蝱、蝥、蚊、蜚、蜉；蟲部之字有从一虫二虫者，如蚍、蜚、蝥、或从蚰；說文之蜀，甲文从二虫作[古文字]，說文之蠱，甲文从二虫作[古文字]；虫、蚰、蟲三字不分可知。說文虫訓蝮，又別有蝮篆，蚰訓蟲之總名，讀若昆，蟲訓有足謂之蟲，非矣。

也它

說文云：它（它）虫也，从虫而長，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或从虫作蛇；也（也），女陰也，象形。古金文它、也、匜三字同作[古文字]、[古文字]、[古文字]、[古文字]、[古文字]、諸形，篆隸均分為三字，於是蛇或變為虵，沱或變為池，柁或變為拖，佗或變為他，蛇、也、同在麻（ㄚ）韻，古音喻母及舌上皆讀舌頭音它、蛇、也、同讀如他（ㄊㄚ）。蛇行弓背，故孳乳為佗、柁、舵、駝、駞、駝、沱等；蛇尾弛曼，故孳乳為弛、池、施、迆、馳、匜、拖、等；也用為語尾助詞，亦取蛇尾弛曼之義。說文訓也為女陰，非也，女陰無尾，字本為匕，以舌取食字，有舓、䑛、𦧇、諸形，皆

取象於蜥蜴蛇犬取食之形，也果為女陰，將作何解？上古艸居，足之所履，往往有蛇，艸地多蛇，因以稱地，後乃加土作坨，隸變為地，故龜甲卜辭「無它」字作「[illegible]」，象足在虫上，古蛇虫無別，說文亦以虫訓蛇；屈原天問歌地為韻，是地字古音亦與它同，與今音異。

巴

說文云：「巴，蟲也，或曰食象蛇，象形。」古無蟒字，巴即蟒也。山海經曰：「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郭璞山海經圖讚云：「惟蛇之君，是謂巨蟒，小則數尋，大則百文」，今南美洲之蟒亦有長至三丈者，吞食牛羊及人，此即巴也。巴字孳乳為𧉢，即今掃𧉢字，說文云：「𧉢，搔擊也」，蓋象巴蛇搏人象之形，又孳乳為爬，象蛇伏地爬行，今動物學蛇屬爬蟲類，又孳乳為杈杷字，象其齒也，蛇齒向內生，故獲物不易脫出，故又孳乳為把握字，象其緊握獲物也。古音幫、明二母往往互通，故宓从必得聲，貊陌从百得聲，陰陽可互用，故莽字帑字廣韻模唐二韻並收，巴讀（ba）與模（o）韻音近，故巴可讀蟒。

萬

說文云：「[illegible]，蟲也，从厹象形」，不言何蟲，甲骨文萬字作「[illegible]」，古金器文

仲㪤作[illegible]、靜㪤作[illegible]，均象蠍形，亦非从厹。蠍與萬蠆為同類，通俗文云：萬蠆長尾謂之蠍，蠍萬蠆之別在尾，故說文萬蠆之篆文作[illegible]，下从虫，上象形與萬同，惟無尾，隸从有尾之萬作蠆，失其義矣。頌鼎萬字作[illegible]、與篆文[illegible]同，乙為長尾，與甲骨文及仲㪤靜㪤並同，惟加ㄓ或九，乃象足爪也，非从厹，千萬字萬舞字均用此，以蠍尾長，萬舞人眾也。

龜

說文云：[illegible]，从它，龜頭與它頭同，按尾亦同。象足甲尾之形，古文作[illegible]，隸有作龟者，但見頭尾、足隱甲中，頗似古文。甲文金文多畫龟全形、智鼎作[illegible]，其最簡易者，正面者足皆四見、側面者則二見，篆文足亦二見，龟以甲為特徵，受驚嚇時首尾及四足並藏甲內以自衛，此時只見甲而不見全龟，故甲文以至今字之龟變體雖多，而有甲則一也。古秋字从龜作[illegible]者，灼龜以卜來年之秋收也，鬮字从龟者，拈鬮猶卜以決勝負也。

黽

說文云：[illegible]，从它，黽頭與它頭同，象形，徐鍇曰：象其腹也。籀文作[illegible]。按黽字甲文作[illegible]、與籀文近，皆即青蛙也。今動物學蛙為兩棲類，乃魚類與爬蟲類之

過渡，謂黽从它，頭與它同，固可，而蛙類無尾，獨篆黽字皆有尾，則非。水陸兩棲之蛙，大別有二：一為居陸之蝦蟆及詹諸，或作蟾蜍，蝦蟆背有黑點，身小能跳，其聲咕咕，善怒，怒則腹鼓，今名癩蝦蟆，又名癩肚鼓，詹諸詩作戚施，說文引作䵴鼀，皆無黑點，不能跳躍，其身拳局，其聲謇吃，俗稱三腳蟾，為五毒之一，即此物。一為居水之鼃黽及蛤，爾雅釋魚云：鼁䵴，蟾諸，在水者黽，亦以水陸為別。爾雅郭注云：黽似青蛙，大腹，一名土鴨，疏引陶注本艸云：一種小形善鳴喚，名為䵷者，即郭璞云青蛙者也，後腳長故善躍，大其聲則曰䵷，小其聲則曰蛤。按大聲善鳴之䵷即青蛙，䵷鼃同，後改从虫作蛙，亦即周禮蟈氏掌去鼃黽之鼃黽，黽象其形，鼃象其聲。鄭注所謂「為聒人耳去之」是也。青蛙恆居池艸中，色青，聲大，可食，今名水雞，春季生殖時期，勤鳴不息，故用為黽勉字，蠠黽从黽者，古器圖錄蠠黽身恆繪龍蛇形，繪黽者蘄勤也。小聲之蛤，非蚌蛤，其身小色黑，不可食，今名田雞，以其恆居田中也。鼃黽與蝦蟆雖同類而非一物，說文黽訓鼃黽，是也，鼃訓蝦蟆則非。漢書武帝紀：元鼎五年，鼃蝦蟆鬥，師古曰：鼃，黽也，似蝦蟆而長腳，其色青，荅謂青蛙。五行志亦云：元鼎五年秋，蛙與蝦

蜀

蟇羣鼃；此明謂鼁即青蛙與蝦蟆為異物也。隸之偏旁黽或作黾。

說文云：蜀，葵中蠶也，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蜎蜎形，詩曰：蜎蜎者蜀。爾雅釋文引說文作桑中蠶。詩豳風：蜎蜎者蠋，烝在桑野。傳曰：蠋桑蟲也。淮南說林訓云：蠶之與蜀，狀相類而愛憎異。韓非內儲云：蠶似蜀。今名多脚虫之馬蠲，或作馬蚿，字亦从蜀。司馬彪注莊子庚桑楚篇云：藿蠋，豆藿中大青虫也。今吳語豆及他植物中似蠶之虫曰豆蜀。讀如獨，古無舌上聲，蜀本讀如獨。然則蜀為形體蜎蜎轉動時首尾相接如環者之通稱。葵蠶，桑蠶，馬蠲，豆蜀，皆是。孑孓即肙，亦可稱蜀。說文云：肙，小蟲也。後加虫作蜎，孑孓後亦作蛣蟩。肙字从肉者，謂其耎而無骨也；从○者謂其轉動時首尾相接如環也。孑孓頭大尾小，故篆文以○象之。甲文蜀字有二形，一有二虫作[illegible]者即蜀字，一無虫作[illegible]者即肙也，即所謂蜎蜎之形。孑孓多生止水中，故濁字从蜀；行時搖掉其尾與首相接成環形，故屬、髑、鐲，均从蜀。詩：蜎蜎者蠋。鄭箋云：蠋蜎蜎然特行，故狷字从肙。獨字从蜀。揚子方言云：一蜀也，南楚謂之獨。郭注云：蜀，猶獨

也。孑亦有獨特之義，詩曰：孑孑干旄，又曰：靡有孑遺，是也。蜀地之名亦起於蠶，揚雄蜀王本紀云：蜀之先王者，有蠶叢、柏濩、魚鳧、開明，從開明以上至蠶叢，凡四千歲，蓋其族之先以蠶虫為圖騰也。

孑 孓

篆文孑孓作 ，說文謂了从子無臂，孑無右臂，孓無左臂，皆非也。淮南說林訓云：孑孓為䖟（即蚊），高誘注云：孑孓，結䗐，水上倒跂蟲，此蟲頭大尾小，尾末有歧，孑孓即象其歧尾，行則搖掉其尾，翻轉其頭，止則頭在下，尾浮水上，故謂之倒跂蟲，今名跟頭蟲或翻跟頭蟲。據今動物學，蚊產卵水面，孵化為幼蟲，即孑孓，七日後尾生四足成蚊。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蜎化為蚊，爾雅釋蟲云：蜎，蠉，郭注云：井中小結䗐赤蟲，一名孑孓，廣韻亦云孑孓蜎也，此皆可證孑孓即蜎。

易

說文云：易，蜥易，蝘蜓，守宮也，象形。據今動物學，蜥蜴類多生熱帶，體色多呈種種變化，以適應環境，周易即取變易之義，由掌卜官名用為書名，

其體色易變，故又用為容易字；墨西哥之毒蜥蜴，全體遍佈黃褐色之粒，下顎之齒，具有毒管，又有所謂角蟾者，亦產於美洲，其形似蛙而有尾，皮膚粗糙，有多數角質之鱗，尖銳如刺，遍布全身，在頭之後部者，尤為堅大，遇敵則直豎，目中流出血色液體，望之令人戰慄，故惕字从易；踢之从易，亦由蜥易狀貌使人驚恐而來。廣韻：跊踢，獸名，左右有骨，出山海經，跊踢當即蜥蜴，漢書揚雄傳：河靈矍踢，注云：驚動之貌，說文有踼無踢，踢為踼之譌，說文踼跌互訓，跌踼皆驚動失足跌仆之義，今用踢為腳踢字，乃使之跌仆也；鬄說文作鬄或髲，詩及左傳作髢。今之假髮也；鬄，後省作剔，又作鬀或剃。剃髮也，皆从易，取義於變易。甲骨文易字作[illegible]，古金文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諸形，伯家父敦作[illegible]，尤似尋常守宮形，皆用為錫予字而不加金，即易字，象蜥蜴之頭角身刺及尾，字形雖多畧異，而象身刺之彡則同，易之特徵也。虢季子白盤：[illegible]用弓，[illegible]用戉，[illegible]乘馬，義均為錫為賜，毛公鼎：不[illegible]，義為不易，皆从目，正象毒蜴之血目，說文有从目之睗篆，訓目急視，即虢盤毛[illegible]鼎之

易也。易遇敵則毒刺直豎，目流血水，令人驚恐，古或以為賜物，以勵戰士，猶之趙武靈王之製鵕冠也，故以為賜予字，初只作易，後加貝作賜，加金作錫。錫用為金錫字者，古時鐵不易治，銅又脆弱，乃取易得而易治之錫合銅而變易為青銅，以易銅鐵也，故又用為交易字。

芇

說文丫丫部云：芇，相當也，闕，讀若宀。按芇為初形，後加糸虫作繭，疑說文芇篆下闕字，本謂形聲義皆闕，如[illegible]之例，相當也，讀若宀，六字皆後人所加。糸部：繭，蠶衣也，从糸、从虫、芇省。按集韻引說文作芇聲，六書故引說文作从芇；一切經音義引郭璞倉頡解詁亦曰：繭，未繰也，字从虫从糸芇聲；是唐以前許氏說文及郭氏解詁繭均从芇，芇益象蠶簿形也。

介

今動物學，介即硬殼物，分屬三類：一屬軟體動物，如蜃、蚌等之兩貝類及螺、蝸牛、等之卷貝類；二屬節肢動物中之甲殼類，如蟹、蝦等；三屬脊椎動物中之爬蟲類如龜、鱉等，及脊椎動物中之硬鱗類如骨魚、鰭魚、鱣魚等。硬鱗類學名Ganoidei，古代極盛，後漸稀少，上列三種，為今日僅存者；其特

徵為皮面有五縱列硬鱗如板狀，表面被以琺瑯質，頭向下曲，狹義之介，即專指此類。爾雅郭注云：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詩碩人疏引陸璣云：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字林亦謂鱣為長鼻魚；甲骨文介字作[illegible]或[illegible]，正象曲首、長鼻、縱列板鱗之形，篆文作[illegible]，亦如甲骨文而小變，非說文所云介从八从人也。鄭注月令曰：介，甲也，象物閉藏地中，龜鼈之屬，高注月令亦曰：介，甲也，象各閉固皮漫胡也；此皆以介為甲，乃謂廣義之介。介本謂介類之硬鱗或硬殼，人身自衛之介，即倣於此，故被甲之人稱价人；詩大雅：价人維藩，鄭箋云：介，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賁介字即由此引申，甲亦如此，故介胄或云甲胄。从手訓括之扴，謂以手持介而刮也；从石之砎，謂以介刮石也；古時字少，未有扴、砎，以介刮石亦謂之介，易豫卦：介于石，是也，馬本作扴于石，鄭本作砎，注云：砎，謂磨砎也。介為介甲，說文介訓畫，非本義也明矣。介縱列之硬鱗相比次，故用為疆介、介畫字，後加田作界；相比次者必有間，故又用為間介、媒介、紹介字；介為板硬之物，故用為狷介、耿介字；孟子：

一介不以與人，乃芥之假借；詩：以介眉壽，乃匄之假借。古金器文正作用匄眉壽

甲

甲字始於龟鼈黿之甲殼，今猶稱鼈黿為甲魚。人身自衛之甲冑，即倣於此，與介同意；爪甲指甲字，亦謂硬殼似甲，十干之甲乙字，甲骨文及古金文均有二形：一作十，一作田。初蓋取用數名之十，後嫌混淆，乃加口作田以為之別；後又以與田獵字相混，乃改為甲，秦陽陵虎符甲兵字即如此作。又與龟甲字近，篆文乃譌為甲，反不如隸書作甲之合理，魏三體石經及吳天發神讖碑，甲字尚皆作甲，雖小變古文，而其中作十尚不譌。其所以應作十者，乃以象龜甲之縱橫紋理也；龜字之形雖代有小變，而以乂象龜甲之縱橫紋理則皆同，十亦猶乂也，今字有作龟者，龟正甲之小變。自以甲為十干之首，一切訓首之字皆由此引申；孚甲，艸木之初生也；早（篆文作𣅀，隸从十作早，用古文也）字从甲，又孚甲義之引申；令甲或甲令，法令之首章也；甲第，首第也；漢書高帝紀：賜大第室，孟康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張衡西京賦：北闕甲第，注云：第，館也，甲言第一也。科甲，漢時歲課有甲乙丙科也；富甲於天下，天下之首富也；此皆十干甲乙字之引申義，與龜

甲無關，柙、匣从甲者，則取象於龜藏甲中，以示管轄之義矣。押字从甲，按壓拘束之義與柙字同，狎字从甲者，虎兕囚於柙中，乃君近可玩弄也。鴨、呷、从甲，乃象其聲，與龜甲、甲乙均無關。

兆

說文云：卜，灼剝龜也，……一曰象龜兆之縱橫也；𠧞，灼龜坼也，从卜兆象形，兆，古文兆省。據此，龜兆字本有二：卜象縱橫坼文（卜為龜卜之一，故甲文卜問曰貞，不曰卜，說文貞字亦訓卜問，後世用卜，乃貞之省文。）兆則有縱無橫，橫為吉兆，故漢文帝卜之兆得大橫以為吉，全縱者為凶兆，故遠廟為祧，取遠凶之義；桃茢用以避凶；（周禮桃茢注云：桃，鬼所畏也。）挑為挑戰、挑鬥；佻，訓偷；（見釋詁）誂訓相呼誘，（見說文。）咷為號咷；（見周易同人。）朓為日晦食；（見漢書五行志服虔注）類非吉事；故塋墓界域曰宅兆，（見孝經。）兆象多數縱坼，故又引申為億兆字，段玉裁謂說文重八之𠔁即今之兆字，非也，篆文重八之𠔁，甲文作𠔁，玉篇作𠔁，音義均為別，八即別之初文，𠔁乃八之繁形，與兆之形聲義均不同；且𠔁之隸作兆見之許書解說者幾二十，重八之隸玉篇明作𠔁，焉可以兆當之。重八之𠔁篆文變

為𠔁，遂與卜兆字相亂，此乃段氏致誤之由也。

貝

說文云：貝，海介蟲也，貝為蜃蛤之介殼，非其全身；蜃蛤之介殼有二，故稱兩貝類。甲骨文作[字形]，古金文作[字形]或[字形]，均象雙貝形，篆文作[字形]，取其半也。

古者初以貝為頸飾，說文云：賏，頸飾也，孳乳為嬰，為纓；纓取大者法螺以為盛食物之器，後倣之作鼎，故則字籀文从鼎作鼎刂；後又以為田器，淮南子：古者摩蜃而耨，是也；後又以為貨幣，說文及詩箋均謂：古者貨貝，故員字賑字均从貝，說文云：員，物數也；賑，富也；此蓋起源於漁獵之族，以貝之數計富，猶之畜牧之世以牛羊頭數計富。說文㝵字甲文作[字形]，師望鼎作[字形]，均象手持貝；說文得（隸作得）字甲文作[字形]，𢦏敦作[字形]，謂往取貝也；肉在手曰有，貝在手曰得，有字从月，得字从見，其義遂不可解。

辰

淮南氾論訓：「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高注云：蜃，大蛤，摩令利，用之耨；除田穢也。辰為初形，後因用為星辰字，乃加虫作蜃，見說文；或加土作[辰/土]，見韓非子八說篇注。又或加䖵作[辰/䖵]，見玉篇。辱字从辰，正取象於蜃之兩貝。辰字

甲骨文作□，古金文作□者，乃象蜃形；甲骨文作□或□，古金文作□乃象在石上摩利之蜃甲；說文磬字古文作□，甲骨文作□，其中之□象磬折之石，辰之从□正與之同；辰之篆文作□，即甲骨文□之小變，其上之□，正與古文磬之左旁同象石，其下之□，即甲文□之變，皆謂摩利之蜃甲。辰為耨器，故農、晨、辱、均从辰；辱為耨之初形，後以為榮辱字，（艸木華謂之榮，除苗穢謂之辱，引申為榮辱義。）乃加耒作耨，或加木作槈，（說文云：槈，薅器也；薅，拔去田艸也；廣韻：槈如鏟，柄長三尺，刃廣二寸，以刺地除艸。）加艸作蓐，（象手執辰以除艸。）又加女作媷。（除艸之事多由婦女任之，今猶如此。）辱字从寸，猶从手，而古金文辱字从手或爪，甲骨文从趾作□，均不从寸，耕作之義益為顯然。說文云：辰，震也，三月陽氣動，雷電振，民農時也；又云房星為辰，田候也；是十二支及星名之用辰，亦取義於農耕，故辰亦訓時。

魚

說文云：□，水蟲也，象形，魚尾與燕尾相似。甲骨文及古金器文魚燕均作圖畫形，甲文魚作□，燕作□，皆闊尾；毛公鼎魚字作□，石鼓文作

顛，已近篆文，皆以火象鬪尾，非从火也。

右象鳥獸蟲魚　八十二字

人　ㄦ

說文云：人，此籀文，象臂脛之形；（隸變作人，偏旁作亻，惟負字猶存篆形）ㄦ，古文奇字人也。（隸變作儿）人字甲文作[字形]，古金文作[字形]或[字形]，與篆文均象人之側立，見其臂脛之一面。甲文金文兜、允、兄、兌、皃等字下仍作[字形]或[字形]，與篆文[字形]無大異，非所謂古文奇字；說文所謂古文奇字ㄦ者，甲文金文[字形]之譌也，甲文先字或作[字形]，見字甲文或作[字形]，金文匽侯鼎及衞公叔敃均作[字形]，可證也。說文ㄦ篆下引孔子曰：在人下故詰屈；此正謂[字形]字象人屈膝長跪形。甄豐所校定者當即此類，非其鄉壁虛造也。

大　太　天

說文云：大，象人形，古文大也；介，籀文大，亦象人形；天，顛也，从一大。按大

字甲文作大或大，古金文亦作大或大、與甲文同，大保鼎作大，均象人正立之形，與篆文同，無作亣者。說文夫、立、竝、奕、奚諸篆，均从籀文大作亣，而甲文金文均作大，無从說文所謂籀文大作亣者。亣為甲文金文所無之字，非大字。天字甲文作天，金文多作天，皆以口或●象人之顛頂，非从一大。天在人顛頂上，故以為天地字。人、大、天三字古文均無大異，人象人之側面，大象人之正面，天象人之顛頂也。古無太字，太子、太宰、太王、太原之太，古均作大。近世太字乃說文所謂夳古文泰之省變；泰字說文篆文作泰，从大从廾从水，象人雙手在水淅米，後省作汏，引申為淘汏字。說文泰訓滑，汏訓淅瀾，今語曰淘米。乃分為二字，後以泰為大，泰平遂或作大平，淘汏字亦作淘汰。

夫

說文云：亣，丈夫也，从大，一以象簪也，周制以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

立

說文云：立，住也，从大立一之上。徐鍇曰：大，人也；一，地也。按甲文金文夫字均作夫、立字均作立，無从亣作立者。古位字亦作立，後加人作位。二立為竝，謂

并

二人竝立也，隸變作並。

說文云：幷相從也，按从二人以二連之，如今繫囚。隸作幷或并，加女作姘，男女相連也；加手作拼，二物相竝，或二手相擊也；今拼命字或譌作拚；加尸作屏，屏蔽物相連也。

厶 吕 以 巳 己 子

龜甲卜辭干支辰巳字作[glyph]、[glyph]、[glyph]、[glyph]、[glyph]、[glyph]、[glyph]諸形，古金文作[glyph]、[glyph]、諸形，孟鼎作[glyph]、毛公鼎作[glyph]，說文篆文作[glyph]（[glyph]為[glyph]之小變，隸作巳或已），亦即說文子之篆文[glyph]，皆象無髮之胎兒形，引申之艸木種、鳥卵、亦曰子，故孳乳存、孔、乙（卯字，易屯卦：女子貞不字；史記平準書：乘字牝者；字皆孕義）孕、孩、秄、季、㝅、孚

皆从子；說文云：□(包)，象人懷妊，巳在中，象子未成形也；此巳字之本義。說文訓□為巳；謂兇雖未成形而巳成胎也；孟字从子，謂巳臨盆也，故用為巳然字。今以末筆無鉤挑之巳為辰巳字，以有鉤挑者為巳然字，古無是也。卜辭子丑字作□、□、□諸形，古金文有作□或□者，皆象囟上有髮及脛足之形，與說文子丑字古文作□，籀文作□合。卜辭子丑字皆有髮，概不作無髮之子，辰巳字皆無髮，概不作有髮之□，其分別甚明；古金器文辰巳字雖概作無髮之子與甲文同，而子丑字則或省髮作子，（篆文𦣻(首)字或作百，亦省髮也。）子巳二字遂至混同，因此金器銘中之干支乙子，癸子諸文，皆六十甲子所不能有。自宋以來說者紛起，而無一可通。今知辰巳字本作子，乙子、癸子，即乙巳、癸巳，千載之疑，一朝頓釋矣。

說文云：㠯，用也，从反巳。按甲骨文作□或□，古金文作□或□，乃倒巳，非反巳，以胎兒恆倒出也，隸變為厶、㠯二形，厶用古文，㠯用篆文，台、

允、夋、矣、公、私、以皆从厶，耜、佀、則从㠯。台謂胎兒初墜地開口出聲也，故始、初、胞胎、胚胎，字从台，冶金冶器之初型亦曰胚胎，故冶治均从台，枲為牡麻，炱為燒木未成炭者，故字皆从台，又引申為台悅字，後加心作怡。允字象人奉耜，蓋為殷人祈年之祭，或加田作⿰田允，（甲文金文均如此）篆文允下加夊作夋，⿰田允遂亦作畯。豳風七月之詩，蓋謂農夫於四月舉家至南畝以酒食享田畯，如今農村之祭土地神，故祭肉之餘曰餕；⿰方夋訓直項，朘、䘒之為赤子陰，則取義於男陰，而非取義於允祭。耜與矢皆止於地，矣字从厶从矢，故用為語已詞。公、以、之从厶，亦象男陰，象胎兒倒出之㠯，用以象徵耜與男陰者，以三者皆形似蝌蚪，亦取生殖之義，猶之古文⊥字象土亦象男陰也。公私之私甲文作㠯或𠃊，正為倒巳，古金文公字有作𠙴或𠙵者，亦象男陰形。私之从公，取雄大之義，加禾艸之秳以蔽之則為私，故謂陰處曰私，女子褻服亦曰私，謂鳥之雌雄曰公母，夫之父母曰公婆或曰翁姑。耒耜字古只作㠯，古文作㠯，正象一首之耜，與歧首之耒（古文作𠄎）有別。（說文只有梠、梩、枱、鈶、辝字而無耜，加

耒作耜在漢後，古金器文之[illegible]或[illegible]乃象雎雄二器亦即耒耜之合體易繫辭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即[illegible]字之義也；曹魏三體石經以[illegible]為古文，[illegible]為篆文，以為一字，非也，隸因之變[illegible]為以，或變[illegible]為以，亦以㠯、以、為一字，而不知以字乃耒耜二器二文之合體矣。左旁為㠯，右旁為刀，即耒非从人。耒㠯均為用器，故以訓用。㠯又孳乳為佀，說文云：佀，象也，隸以㠯以為之字，故佀亦變為似。胎兒頗似蝌蚪形，耜似胎兒，胎兒似先人，故佀訓象；詩斯干裳裳者華、卷阿、江漢傳皆曰：似，嗣也，斯干似續妣祖箋云：似讀為巳午之巳，謂倒巳之胎兒嗣續其先人也；私有財產制興，耕器亦父子相傳，古書嗣或台，亦取義於耜。

兒

篆文作[illegible]，上象兒𡿺，兒生𡿺巳長於子矣；說文謂从儿，象小兒頭囟未合。按頭囟字篆文作[illegible]，𡿺字說文古文作[illegible]，古鉨文作[illegible]，說文解說與篆形不相應，必有誤。古金文僕兒鐘作[illegible]，亦象𡿺，居簋作[illegible]，則象𦣻囟未合矣，此古時一字二形之一例。

匕

說文云：匕，變也，从倒人。按匕亦象胎兒，胎兒在胎中恆頭在下倒置，呂覽所謂：紂剖孕婦，欲觀其化，是也。化本貨字之初形，齊刀作𠤎，象（耒）耜，易言資斧、𥀆斧、耒、耜，古皆以爲交易之貨貝。故尚書言：懋遷有無化居也。自以化爲變化、教化字，遂加貝作貨。凡變化恆有差誤，故譌字後或从化作訛，史記天官書之化言即訛言也，後世花字从化，亦取義於變化。

𠫓　㐬

說文云：𠫓，不順忽出也，从倒子，或从古文倒子作㐬，即易突字。育或作毓，育从𠫓，毓从㐬，胎兒恆倒出也。甲文毓字作□、□、□諸形，象倒子自母體下突出之形，或从母或从每，或从女，此亦女、每、母古義相通之證。流字从㐬，象水自山谷突流而出也；疏之从㐬，象胎兒髮之稀疏也。

彡

篆文作彡，此字象二形，如土、回、卜之例：一爲說文訓毛飾畫文之彡，形、彫、彤、弱等从之；一爲鬚髮字之最初形，一變而爲須、髟，再變而爲鬚髮，故㐱字从彡，㐱字象人披髮，說文引詩曰㐱髮如雲。今詩作鬒髮。廣韻彡訓毛長，

巛

此彡字之確詁也，亦彡、髟、一字之發。說文髟訓長髮，从長从彡；徐鉉注：彡，髟均音所銜切；甲文金文子字之有髮者，皆以巛象髮形；金文頁字首字亦以巛或巛象上髮；說文子字之古文、籀文均从巛作𢀖，百之古文𦣻(首)亦从巛，首下云：巛象髮，謂之鬊，鬊即巛也；子下云古文子从巛，象髮也。按鬊即巛之聲化字，从髟，借同音之春以為巛也。喪大記注：鬊訓亂髮；漢書天文志：日出時有黑雲狀如焱風亂鬊。鬊下注云音舜。巛髮字，遂與川篆相混，篆文从巛之順、訓、馴、巡等，隸變除巡外均譌作川，倒子之𠫓亦譌作㐬(流从此)。大徐本說文鬊音舒閏切，順音食閏切，聲母均屬照系；廣韻川在仙韻，而春、䡅、杊、紃、巡、馴、在諄韻，鬊、順、在稕韻，無一入仙韻者。博雅及後漢書方術傳注均云：訓，順也；說文云：馴，馬順也；史記漢文帝紀：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正義云：馴古訓字；說文：巡，延行貌；禮記祭義：始終相巡，注云：巡讀如沿。按此即說文延行之義，故集韻謂順古作巡；是順、訓、馴、巡等字音義，皆孳乳於巛，非从川也。許書之說解於訓、馴、巡下雖云从川，而順下則云从巛，玉篇亦以𢀖為古文訓字，皆猶存篆文原形。順从亂髮之巛者，蓋謂歸順之俘人不得束髮正冠，與齊民伍，此與若同意。說文謂佚古

文以為訓字，佚(佚)下云：送也，呂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佚女，古文以為訓字，按古者以俘奴為賞賜媵送之物，女曰媵，佚字从人，蓋兼男女而言，皆歸順之俘人也。此亦可證順、訓等从巛之義。𡿪(列)字義謂人受斬裂之刑，髮肉零亂，亦當从亂髮之巛，非从川也。

囟

說文云：囟，頭會腦蓋也，象形。𡿺从囟，今作腦，煩惱在心腦，故惱字从心、从𡿺，恖亦从囟、从心，隸變為思，用思貴小心細密，故子𢆶(細)字亦从囟。

首　𩑋

說文云：𦣻(百)頭也，𩠐(首)，古文百也，巛象髮；𩑋(頁)頭也，从百、从儿。按𦣻、百、均讀書九切，百為省髮之𦣻，乃一字；說文顏、頰、項、頤、諸字从頁或从𦣻，百、頁、均訓頭，亦一字。

面

說文云：𩈋，顏前也，从百，象人面形。麪為麫之借音，說文丏訓不見，麪訓麥末，今云麪粉，謂麥末微細難見也。

眉

說文云：𥄉，目上毛也，从目，象眉之形，⺁，按謂上象額理也。按謂

冄

篆文作𠕁，象髯冄，亦象蓑衣，篆文作𦴧，即衰字，後加艸作蓑。皆以𠕁為初形，如土、回、卜、

彡之例。

臣 目

甲文金文从目之字，皆横作[illegible]或[illegible]、篆文竪作目，（篆隸亦有作横目者，如睘、罪、罬、眔、瞢、蔑、曼等。）中二畫乃〇之變，非說文所謂重童子。金甲文臣字均竪作[illegible]或[illegible]，乃示臣僕對君主目直下不敢平視之義。自篆文目字亦竪書，臣目二字遂至相混，諸應从目之字如臥、望、監、臨、堅、賢、豎、頤、（說文云：頤，舉目視人貌）等字，說文皆謂从臣，其義乃不可通矣。

耳

篆文作[illegible]，金文作[illegible]，均象耳形。聞，謂方入門未見人先聞人聲，則以口問之。

自

說文云：[illegible]，鼻也，象鼻形；鼻，引气自畀也。人恆指鼻自稱，故自用為自己字；人之引气從鼻，故自訓從，訓由。臭从犬，謂犬鼻敏銳善嗅，或加鼻作齅，後又从口作嗅。犬嗅不擇地，故用為香臭字。

口

篆文作ㄩ，古文作▽，本謂人口，引申以為孔器物之口。

牙

說文云：牙，牡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古文作□。古者軍中有牙旗，取義於爪牙利攻戰也。（張衡東京賦注云：牙旗，竿上以象牙飾之。牙旗立於帳前曰牙門，後漢書袁紹傳：遂至攢營拔其牙門。）牙、吾古同音，後世乃稱衙門。萌芽謂艸木初生如牙；今語稱小兒為小牙，（集韻作犽。）乃取義於萌芽。

臼齒

齒字說文篆文作□，古文作□，古籀文作□，下从古文，上亦加止者，謂齒之止於口中也。臼無齒，舂臼字古作凵，即篆文之凵（凵）字，說文所謂古者掘地為臼也。（篆文臽字作□，象人陷坎中，猶用臼之古義，說文臽訓小阱不誤，而謂从人在臼上，則不可通矣。）後作篆者，以其時已有石臼，乃取用齒之古文亦即說文古文牙下之□為之，謂舂臼之磨碎穀物亦如牡齒之磨碎食物，臼中四畫謂石臼中凸凹不平如齒，說文謂□中為米，非也。今解剖學名最後上下各三曰臼齒，稍前上下各二曰前臼齒，即牙，亦即說文所謂牡齒，謂其能磨碎食物如臼也。許氏不知臼本齒之古文，謂舊、舅、均从舂臼之臼，其義乃不可通。

𦣞

篆文作𦣞，橫視之，象今語所謂下杷或下頦。（玉篇：頦訓頤下。）後加頁作頤。

亢

說文云：亢，人頸也，从大省，象頸脈形，或从頁作頏。詩邶風：燕燕于飛，頡之頏之，謂交頸相視也，故伉儷字从亢。說文云：項，頭後也，人頸前為亢，後為項，人之頸頡頸而舉，故項有強項義，亢有高亢義，孳乳為抗，為阬，（說文阬訓閬，閬訓門高。）為閬，閬即阬，引申之高深之穴亦曰阬。阬又或作坑，今語坑凡、大坑，謂其高出於平地也。

肩

說文云：肩，髆也，从肉，象形；（謂户象肩之半。）俗作肩。按隸從俗，户即户之省，亦象半肩，非从門户之户。

亦

說文云：亦，人之臂亦也，从大，象兩亦之形。（謂大兩旁之八。）後又作腋者，謂人亦覆於肩臂之下，猶星月覆於穹蒼之下也。公羊何注云：亦者兩相需之意，人之臂亦正兩相需，故用為重累之詞；今語云也者，同聲假借也。

北

說文云：北，从二人相背；韋昭國語注云：北者古之背字；故邶又作鄁。中國民族向南遷徙，其背為北，故以為南北字。敗走之人以背向敵，故引申為敗北

字。孳乳為乖，亦取相背之義，說文誤以乖从𠓗八作𠁥，隸从北作乖，是也。逃跳字古逃跳（宋今蜀語猶如是）。甲文从北从彳作𠓗(𠀤)，象二人相背而行，篆文北譌作𠀤，亦猶乖之北譌為𠀤也。

呂

說文云：呂，脊骨也，象形。篆文作膂。據今解剖學，脊椎體如纍豆形，椎孔極大，各椎間有軟骨以聯之，呂字正象此形。

脊

說文云：𠦬，背呂也，象脅肋也；从𠦬从呂之脊，亦訓背呂。𠦬蓋脊之初形，後加肉作脊，呂謂脊椎骨，𠂆象脊骨，仌象左右肋骨，一指橫隔膜。

要

說文云：𡚾，身中也，古文作㜎，隸从古文作要，後加肉作腰。篆文𡚾象人身，身中無骨，為最弱處，二腎及腰部五脊椎所在，又為最要害處，故以𦥑手（即𦥑）指示之，用為要害、要求、要約字，即由此引申。古文从囟者，謂腎上通於腦也；从女者，謂腎主性交也。腰為腎所在，今語人獸之腎均曰腰子。

乃

甲文作𠄎，金文作了了𠄎諸形，篆文作𠄎，皆象乳形，日常語音，古今恆不變，今字加女作奶，雖字書所不收之俗字，而形聲義俱切當。母乳曰

奶，母亦稱奶，集韻嬭訓乳，又云：嬭古作㚷，音女蟹切，博雅云：楚人呼母曰嬭，嬭為借音，㚷不成字，當以今字奶為正。乃用為語詞，說文訓曳詞之難者，奶擠之乃出也。說文云：扔，因也，博雅扔訓引，訓就，甲文作[illegible]或[illegible]，正象以一手或二手就奶之形，仍義同。一切經音義引說文孕，乃聲，凡二見，今本說文孕字篆文作[illegible]，解說从几，徐鍇謂取象於懷妊，則包字矣，實為乃之譌形，隸作孕是也，婦人有孕，則奶發動。

乚

說文云：[illegible]（厷）臂上也，乚古文厷，象形，厷或从肉作肱。按乚亦以之象徵陽器，故雄从厷，雌从此，凡从乚从厷字，率有俊偉之義，如弘宏閎皆訓大，雄又引申為英雄字

了　𠄏

玉篇：了，力鳥切，挂也，𠄏，丁了切，懸物貌。廣韻亦云：𠄏，懸貌，都了切。方言云：佻，懸也，郭注云：了佻，懸物，丁小反。按了𠄏倒順一字，本象男陰，引申為懸挂者謂長柄曲首之物，有以鉤之也，說文云：[illegible]（了），从子無臂，非也。今語男陰正讀了，或

乚、了乚象男陰下垂時懸狀，故擊乳為吊，後世又作从尸从吊之屌。見字彙。懸物率用鉤鐶，後用以掩門者亦曰了佻；了佻有止義，故近代語引申為了結，了當，及語已詞。今北方語已詞，了又變為啦，垂下來亦曰搭拉下來，則猶了乚之舊義也。明了者，憭瞭之同音假借也。

匕

說文，牝訓畜母；麀訓牝鹿；甲骨文有牝、豝、牝、駜諸字，石鼓文之駜正謂牝馬，與甲文同，古字畜分牝牡，不獨牛鹿也。妣字籀文作𣬉（妣），甲文祖妣字作𠤎，古金文作𠤎或𠃌，齊侯鎛始作𣬉或𣬉，乃晚周之器矣；皆以匕象徵女性，今語女陰正讀匕。平聲，正字通作屄，讀如今音。廣韻牝字讀匕品二音，陰陽互用也。

手

篆文作𠂦，象手有五指形，隸變作手，偏旁作才。

ナ　又

說文云：又，手也，象形；ナ，ナ手也，象形。古文向左或向右同，又ナ皆手之畧形，向左遂謂之左手。隸變為ナ又，引申為凡ナ又字，後以相助義之左右為ナ又，乃加人別製佐佑為左右。ナ，手也，又，亦手也，故又字訓亦訓再。

寸　足　止　夂　夊

隸變□為又，惟聿、筆、畫、帚、彗、雪等字，尚畧存篆形。說文云：「□，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脈謂之寸口，从又从一。」篆文偏旁从寸之字，如專、尊、寺、辱、等，甲文金文皆从□，寸即手也，尋之寸亦為手。

篆文从足从止之字，甲骨文皆作□、□，或□、□，左右倒順不分，古金文足字作□或□，止字作□，篆文足字作□，止字作□，皆甲骨文□之遞變。足字加○以象踝骨，非與止為異字，金文篆文之偏旁亦往往足止互用。人身止於足，故引申為停止、知足字，後加足作趾，仍謂人獸之止；加土作址，謂人足所停之地。說文篆文之□及□，即甲文倒□之□，篆文□(夌)字甲文作□，可證，說文夌篆下徐鍇注云：夊，足也，得其解矣。二止之□、□(登)从之，二夊之□，舞、韋、从之，亦皆左右倒順不分與甲

𠂤

文同，說文分足止夊夂為四字四部，非也。

師字甲骨文作□或□，古金文作□或□；官字甲骨文作□或□，古金文作□；追字甲骨文作□或□，古金文作□或□；遣字甲骨文作□；歸字甲骨文作□或□，古金文作□或□；甲文之□，金文之□，即篆文之𠂤，可無疑義。說文官篆下云：从宀，从𠂤，𠂤猶眾也，此與師同意，而𠂤訓小𨸏（阜），得於彼失於此矣。从𠂤之字如師、官、追、遣、歸，作小阜解皆不可通。師謂人眾，𠂤象眾人之足跡，而倒為㞢（之），象足著地上，爾雅訓之為往是也。師从𠂤又加之，歸从𠂤又加止或㞢，皆謂人眾同往，師旅人眾，送女于歸亦人眾也。

𠂤之訓眾，古人所同。公羊桓九年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許氏說文謂：師从帀从𠂤，𠂤四帀，眾意也；鄭注洛誥至於洛師，亦訓師為眾，蓋人眾所聚，輒成都邑，故金器銘文地名之下往往綴以𠂤字，京師猶云京都，洛師猶云洛邑也。

師旅必有帥，師、帥一字，古無分別，毛公鼎：帥用先王，帥字作□，與武氏石闕帥字作□同。說文誤以帥同於佩巾之帨。君師字亦由師帥字引申。中國古時有象無獅，獅子來自西域，周時始有獅，呂覽古樂篇商

人服象為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爾雅郭注云：師子出西域。初假師師字為之，漢後始加犬作獅。爾雅釋畜作師，前後漢書均言師子，說文有師無獅，玉篇廣韻始有獅字。篩从師者，借師以為篵麗，篩與篵麗一物也。漢書賈山傳：篩土築阿房之宮，師古曰：篩以竹篵為之：是漢時已有篩字。說文：篵，篳，竹器也，麗，竹器也，可以取粗去細。廣韻紙韻之篵者所綺切，支韻之籭麗者山佳切；篵取動作時回環轉篵之義，麗取此器有孔籭廔可以下物之義。

心

古金文作 或 ，篆文作 ，皆象心臟之左右心房及心尖形，中或加丨，乃今解剖學所謂「膜帳中隔」也。隸變作心，偏旁或作忄、如性等；或作小，如恭等。

图

說文云：胃，穀府也，从肉，图象形。按图為初形，後加肉，孳乳為菌，說文云：菌，糞也，古借用同音之矢，今作屎。

肎(肯)

說文云：肎，骨閒肉肎肎著也；隸變作肯。莊子養生主：技經肯綮之未嘗，釋文引字林云：肎，著骨肉也。冖象骨肉間相結之物，是筋非肉。語中肯綮，則點頭認可，故肯訓可。肌篆文作 ，與肎為一字，古鉥文肌字作 ，冖在上與在右同。據今解剖學，筋附著於骨骼，肉之纖維由其媒

介始與骨相聯結，形為筒狀。故筋字从竹。英法文均為 Tendon，德文為 Sehne，漢譯為筋或腱。說文云：筋，肉之力也；笏，筋之本也，或作腱；按古書有腱無笏，腱為筋之或體，笏為筋之譌形，即今語所謂牛筋、豬蹄筋、人筋亦同形，筋、腱、肎、肌，一物，肎、肌，一字也。說文訓肌為肉，今安徽四川語謂瘦肉曰筋肉，對脂肪體之肥肉而言，皆名實相違。

骨　篆文作骨，筋為骨肉間之聯結物，故骨字从肎，上以冎象骨形。

歺（歹）　說文云：歺，列骨之殘也；隸變為歺，音櫱，後又變為歹，以為好歹字。按歺當為骨肉之殘，上象殘骨，下象殘肉，孳乳為殞，為殘。說文云：殘，賊也；殞，禽獸所食餘也。

尢　說文云：尣，跛曲脛也，从大象偏曲之形。謂人曲一脛也，隸變為尣或尢，讀若汪。𡯁（今字作跛）、尥，音料，㞷尬（今或作尷尬）字从之。

尸　說文云：尸，陳也，象臥之形。按指人臥形，橫觀之仍為人字；孳乳為屍，為屖，為居。用為尸祝字者，象先人之身也。

右象人身體　六十三字

身　㐆

說文云：[篆]，躳也；[篆]，从反身。徐鍇謂身象冠帶之形，近似而不全確，身字乃象人衣甲腰挾弓矢之形，反身為㐆，與身為一字，加矢為躲(射)，加殳為殷，皆戎裝之義。書康誥：殪戎殷，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書武成：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注云：衣，服也，一着戎服而滅紂；此可證戎殷即戎衣也。周禮大宗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按時見者無常期，殷見者，定期之戎裝大會也。傳卣：令師田父殷成周，父乙彝：明保殷成周，殷皆殷見之義；大豐段之衣祀即殷祀，衣、殷、陰陽互用，戎裝而祀之祭名也。月令：以習五戎，注云：五戎謂五兵，弓、矢、殳、戈、戟也；戎謂武器，殷謂武裝，一戎殷而有天下，謂武王一次用兵而滅紂也。盤庚改商曰殷，以攻戰勗其族也。身傳古今字，大雅：大任有身，傳曰：身，重也，箋云：重謂懷孕也；此言孕婦身重如武士之衣甲。殷訓盛訓大，訓眾，乃戎裝盛會義之引申。

乀　厂

說文云：「厂，抴也，象抴引之形，虒字从此；乁，流也，从反厂，讀若移。」按乁厂反正一字，古文向左向右多通用不分。說文流乁字，多與燕乁字相亂，例如：𠂈(失)，象從手流失去，說文謂从手乙聲；𤔔象兩手在H(架也)上治絲，抴引之則亂矣，說文謂从乙从𤔔；皆不可通。

說文𤔔訓治；糸之籀文𢆶訓繫；𤔔之古文𤔔訓亂又訓治；此三者一字一義，皆象手治絲，甲文作𤔔或𤔔者，即此字；與加乁者義本相反。說文於𤔔訓亂又訓治，於加乁之亂亦訓治，此承爾雅釋詁之誤也；因此集韻亦以𤔔(即𤔔)為古文亂字，於是治亂混淆矣。此亂名也，亂名無以曉眾。論語之亂臣十人及尚書諸訓治之亂字，皆金器銘文中𤔔之譌，離騷亂曰之亂，乃𤔔之譌，𤔔即糸，象治絲者兩手總絲成糸，亂曰者，一篇總結之辭，韋昭國語注所謂「凡作篇章，篇義既成，撮其大要，爲亂辭」是也。

夭　夨

說文云：「夭，屈也，从大象形；夨，傾頭也，从大象形。」按从大象人，頭向左右傾屈，舞態也，夭夨一字，頭向左傾向右傾無別。夨字甲骨文頭右傾作夨，或夨，从夨之吳字，金文或从夨或作吳(如南宮鼎，及吳夭姬鼎)，則从頭右傾之夭矣。夭字甲骨文作夭，石鼓文从𧾷(走)諸字，皆作夭，均上下其左右手，亦

舞態。夨加口為吳，謂歌且舞也，故娛樂歡娛字从吳。詩周頌絲衣，魯頌泮水，兩言不吳，傳箋皆云：吳，譁也，說文讙譁互訓，不吳，謂不歌舞讙譁也。夭加竹為笑，竹象樂器，亦象舞者含笑折腰之形；傾首折腰皆舞態，人大笑時恆屈首折腰，今語每云笑死，故夭引申為夭折字。詩曰：桃之夭夭，謂桃色如舞者之美豔，後加女作妖，以為妖媚妖怪字。

卩　㔾

說文篆文卩作[古文字]，[古文字]之隸變有三形，一作卩，如即、卬、艮、辟、卿、却、卸、抑、令、鄰、印、等；一作巴，猶近篆文，如色、絕等；然與巴蛇字相亂矣。一作巳，如卷、卮、危、巹、巷、等，與犯巳字相亂。反卩之㔾作[古文字]，二卩作[古文字]，巽从此。卩㔾相對作[古文字]，卿从此。甲骨文从卩之字皆作[古文字]或[古文字]，象一人獨跽，向左向右無別，㔿則作[古文字]，象二人依次而跽，卯則作[古文字]，象二人相對而跽，卿作[古文字]或[古文字]，古金文令字有作[古文字]者，即字有作[古文字]者，卿字有作[古文字]者，皆象人跽形，與甲文同。令謂跽而受命，古命令一字，後加口作命。即謂一人就食，卿謂二人對跽而合食。古金文饗食之饗，相嚮之嚮，鄉党之鄉，公卿之卿，皆作[古文字]，本義為相向而食，引申為凡相向字，又引申為鄉党、公卿字。許氏不識

卩字之義，訓卩為瑞信，乃以卩為符節字，諸从卩之字遂至曲解，其義無一可通。符節字从竹，以竹為之也；从㔾，謂㔾事，亦取卩之跽而受命義；竹有節，人跽則屈其厀之骨節，故厀亦从卩、今从肉作膝；故用為竹節、骨節字。

丂 可

丂，說文篆文作丂；反丂為丆，隸變作丁、（與丁字不同，亅稍偏右。）說文云：讀若呵；均象人俯首呵腰扶杖之形，其音則象負重者，老者，行路時呼气聲。丂孳乳為考，金文壽考字或只作丁；孳乳為甹，象負重者呵腰執杖而行。丆孳乳為可，說文訓肯，謂俯首認可也。甹字番生敦从丂作[illegible]，毛公鼎从可作[illegible]，是可亦从丂，丂與反丂一字一義之發也；可又加口作呵，用為呵欠、呵气、呵腰字，呵呵，笑聲，今作哈哈，負重呵腰前進之聲，古作邪許，今作呵哈、哈呵、或邪呵；可加人作何，說文云：何，儋也，正為負重之義，後假為誰何字，遂以荷為負荷字。哥从二可，說文云：哥，聲也，从二可，古文以為謌字。後加言作謌，加欠作歌，歌詠乃起源於眾人共力協作之聲；唱歌恆長者教之，幼者學之，故稱兄曰哥。

亐

說文篆文从丂作亏，甲骨文作于或𠀆、金器文作于，石鼓文作亐，中畫均上通，隸作于者，用古文也；金文迂字作迂，說文謂䙹字从亏，亦上通。說文洿訓穢，一曰小池為汙，隸作污或汙，污為污穢，汙為汙積，實則污汙一字，汙積則污穢也。廣雅及荀子疆國篇注皆云：汙，濁也，孟子：暴君汙吏，尚書胤征：舊染汙俗，汙皆即污。說文：杇，所以塗也；戰國策作杅，論語作圬，襄三十一年左傳作圬；說文：盂，飲器也，荀子君道篇、宣十二年左傳均作杅；隸書亏、于、亐三形並用，皆一字也。說文亐篇皆云：亐，古文以為亏字，齊鎛之皇考、考命字均作亐，其兎句鑵之考字作㞢，此皆丂、于一字之證。于亦象呵腰曲背扶杖之形，故孳乳為迂、汙、盂，（盂下凹似曲也）杅、紆、玗，（史記孔子世家謂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丘（丘），索隱曰：圩頂，言頂上窳也）等字。宣二年左傳：于思于思，（杜注云：于思，多鬚之貌，釋文云：思又音西，才切，賈逵云：白頭貌，鬢鬚又作𩯔）謂腮多髭鬚如老人也，此用于為考老之義。莊子齊物論：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此用于為衆人共力負重之聲也。訓於之于，龜甲卜辭或作𢎗，古金文或作𢎗，即㺮字，說文云：㺮，滿弓有所鄉也，从弓于聲；滿弓弦背皆彎曲，故从于，有所嚮，故

用為介系詞，訓於，用于者，亐之省，戰國時始假用同音之於，故詩、書、易，用于，論語用於。

兮　乎

甲骨文乎字作[illegible]，兮字作[illegible]；古金文乎字作[illegible]或[illegible]，兮字作[illegible]；說文篆文乎字作[illegible]，兮字作[illegible]，按兮乎皆丂之繁形，說文謂乎字象聲上越揚之形，兮亦如此，非有二義。丂加口為号，号又加虎為號；丁加口為可，可又加口為呵，加言為訶；丂丁變為于，于加口為吁，加言為訏，丂丁變為乎，乎加口為呼，加言為評，加虍為虖，虖又加口為嘑，加言為謼；次第增繁，其聲根義根初皆為丂，聲屬匣曉，韻屬歌麻，義則負重者、老者、呼气之聲也。故感歎詞，古曰吁（見尚書堯典），曰呼（見文元年左傳及檀弓），今曰呵，古曰于嗟（見詩周南），曰吁嗟（小爾雅：吁嗟，嗚呼也。），曰於乎（見大雅），曰烏呼（見說文），曰嗚虖（見漢書武帝紀）；今曰呵哈，古曰于嗟乎（見詩召南）；今曰啊哈哈。孔子呼曾子曰參乎！譯以今語則為參呵！中庸：莫見乎隱，莫顯乎

徽，孟不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此假乎爲于，于、乎、音義皆同也。用乎爲疑問詞者，感歎詞之引申也。

考　老

說文云：□，考也，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老也，从老省，丂聲。按老字甲文作□或□或□，金文有作□者；考字金文有作□、□、□者，皆象老人衣冠扶杖之形，考老一字，篆文老从匕，乃卜之譌，卜亦木杖也。

欠　旡

說文云：□(欠)張口气悟也，象气从人上出之形；□飲食气屰不得息曰旡，从反欠，古文作□。李陽冰謂□當作□，許氏擅改作□；徐鍇本說文从之，凡大徐本作□者，鍇本皆改作□。大徐本篆文从□之字如歆、歐、歡、款、歐等，古金文皆从□或□反□之古文既作□則□之古文自當作□，陽冰之

說為有據矣。甲骨文旡字作□或□或□，既字作□或□；金文既字作□或□，石鼓文既字作□；蓋器在左則迴首開口向右，器在右則迴首開口向左，向右則為旡字，向左則為欠字。次字篆文从□(次)，金文則从欠作□，或从旡作□；此亦可證欠旡一字，向左向右無別。此就字形而言也，再就義言之：說文，旡訓气屰，从欠之欬亦訓屰气；从欠之欭訓嚘，玉篇嚘訓气屰也；从欠之歕訓咽中息不利，欪訓歐，歐訓吐，歍訓心有所惡若吐；范注大玄曰：歐歍，逆吐之聲也。歍即噁，今語作噁作嘔，即若吐之義。此皆欠、旡同義之證。不得息曰旡，謂气息不利不足，欠訓張口气悟，謂人困倦張口打呵欠及欠伸，亦由於气息之不利不足，故引申為欠缺字。次、㳄古今字。羨、欲、欿欲得也。歉、食不滿也。㵣、飢渴之本字。均从欠，㤅、古文㤅，篆文愛。則从旡，皆不足貪得之義，所謂欲起于不足也，此亦欠旡之義無別。人或飢，或飽，或倦，或飲食屰气，或病反胃，凡此等咽中息不利者，張口出气時，其聲與態皆與尋常出气不同，故旡與欠非二事二義，气息不順利，張口呼

出則舒矣，故歉（飢虛也）、歁（愁貌）、歙（縮鼻也）、歔（悲意）、欷、歐等字从欠，而歇、歡、歎、欣、歌、歠等字亦从欠。旡孳乳為㕭、為嘖、為嗌、為呃，今語所謂打呃、打飽呃是也。即字象人就食，既字象人食已飽回首向後打呃之形，論語所謂不使勝食既，正用既字之本義，引申為凡既然字。灌溉字从雚者，象鴟雚之目从高處下視，从既者，象旡气之舒散也。

司后

說文云：后，繼體君也，象人之形；司，从反后；此引申義也，后之本義與育、毓為一字。說文云：育或从每作毓；按每即母，𠫓、㐬皆為倒子，甲骨文后字作□、□、□、□、□諸形，皆象倒子在人後，即產子之義，故用為先后字；□即后，（上為人，下為倒子，后字𠂆亦人，𠙵為古之省或譌形。）□即毓，□譌變而為育，卜辭□祖乙，即后祖乙也。（殷人繼體之君多稱后，以別於太乙湯也，乃取義於先後。）說文嗣之古文从子作□，晉姜鼎作□，亦皆后字。產子以為後嗣，繼體之君后及先后字，亦由此義引申；產子乃婦人之事，故君之妻亦曰

后，以后專為君后字，育、毓為養育字，先后字遂別作後。（后後讀匣母，育讀毓讀喻母，惟古音喻母字多讀匣母，今吳音讀后、後，亦在喻母，如育之去聲。）后為產子，故婚姤字从后；產子不潔，故污垢字亦从后；咶字从后者，產婦嗟怨之聲也。反后為司，與后同義，故嗣从司，古金器文嗣字多只作司，（毛公鼎：司余小子，宗周鐘：司配皇天，叔向敦：余小子司朕皇考，司義皆為嗣。）與說文嗣之古文同。後司后分化，司用為司治、司察（孳乳為伺）字者，音義皆受於𤔲，即𤔲之省形，非產子之司后字。說文云：辭，訟也，籒文作𤔲；隸作𤔲，後又作詞字。按𤔲字从口从𤔔，非从司，古金器銘文司治字皆作𤔲，象二手在冂上治絲，冂象治絲之器，義為治絲，引申為凡治理之義，古書中訓治之亂，皆𤔲之譌。𤔲訓訟，治訟之官曰有𤔲，引申為𤔲徒、𤔲馬、𤔲寇、𤔲空字，皆取義於治理，故𤔲从𤔔，後省作有司、司徒、司馬、司寇、司空。（作司者多晚周之器，散氏盤毛公鼎均作有𤔲，楪司徒卣作𤔲徒，虞司寇壺作𤔲寇，魯大司徒敦作𤔲徒，古鉨文或作𤔲或作司。）

曰

說文云：曰，詞也，象口气出也。甲骨文作曰，散氏盤、毛公鼎、虢季子

白盤、均作[字形]、隸作曰、近於古文；遂與篆文作[字形]、金文作[字形]、隸亦作曰如曾、者者相混矣。

勹

說文云：[字形]、象人曲形有所包裹。此包裹字、後以包胎字為之。勹之形聲所孳乳字為包、胞、抱、飽、苞、匏、泡、鞄、袍、庖、匍、匐、葡、備等；勹之聲所孳乳字為保、緥、褒、孚、脬、孵、郛、寶、箙、伏、絥、袱、[illegible]等；皆有曲屈包容之義。若旬、匊、掬、鞠、鞫、匀、均、鈞、匈、胸、匋、匑、軍（軍）、運、暈、朐等，則皆从[字形]，非从[字形]。[字形]象人曲，[字形]象手曲，形聲義均各別，說文誤合為一也。甲文旬字作[字形]、[字形]、[字形]諸形；金文古鉥文匀字作[字形]；蓋摘一手或二手以示一旬之周徧也。

丮

說文云：[字形]、持也，象手有所丮據也。此字隸變有三形：在鬥為[字形]，在巩、恐、蛩、筑等為凡，在藝、孰、埶等為丸，音據。甲骨文作[字形]，金器文及石鼓文執字之偏作[字形]，毛公鼎巩字有作[字形]者，全同甲文。鬥字甲文作[字形]或[字形]，象二人徒手相搏。

爲

爲字甲骨文作[illegible]，金文作[illegible]或[illegible]，石鼓文作[illegible]，殷人服象，爲字象以手牽象有所作爲也。篆文作[illegible]，長鼻向右，猶畧存象形，隸變作爲，猶存人之手爪；今字作為，全不似矣。

交

說文：尞，柴祭天也；柴，燒柴焚燎以祭天神；槱，積木（各本說文本作火燎，依嚴可均說改木燎）燎之也，或从示作禉，柴祭天神；烄，交木然也；玉篇云：烄，交木然之以燎祭天也；說文云：佼，交也；（交加人作佼，猶巽加人作僎，交象一人被縛，僎象二人被縛。）[illegible]，交脛也；易噬嗑：屨校滅趾，注：以木夾足止行也；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詩昊天有成命序云：郊，祀天地也；龜甲卜辭：「貞烄奴出从雨」，（殷虛書契前編五之卅三頁）「烄此有雨」；（藏龜拾遺第八頁烄字作[illegible]，明為焚人非焚木。）合觀以上諸說，可知交象縛人兩脛，烄謂焚人，郊乃於邑外積柴、縛俘奴於上，焚之以祭天地。因之其地曰郊，其祭亦曰郊祀，周禮吉禮三祀：禋祀，實柴，槱燎，皆謂此也。卜辭烄奴，烄此，同謂焚俘人。此字从止，如奴字从又；从匕，如奴字从女，此亦奴也，故柴祡均从此。柴祡本一字，从木謂燎木，从示

謂祀神。初本積木焚人，後但焚木而已，或以木偶代之，故效字从交从攴，謂其效人形而為之也。殷人重巫，人神糅雜，帝嚳即始祖，亦即天神。周人欲絕地通天，別天神於始祖之外，祭天一歲凡九，莫大乎圜丘及南郊。禮記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鄭注云：禘嚳，冬至祭天於圜丘以嚳配也；郊稷，夏至祭帝於南郊，以稷配也。按周人南郊之祭亦名曰禘者，酌存殷之舊俗也，實乃郊祀天神而以嚳稷為配耳。配天之說正以別於殷俗，又別以宗廟三禘（時禘、大禘、吉禘）專祭其祖先，其天神人鬼之祀分別如此。故自周祀言之，郊祀為祭天，自屬正解，而殷人固人神不分也。

至

甲骨文作[glyph]，金文篆文同，此即从交字之倒文，下一象地，象人交脛倒弔形，故桎（說文云：桎，足械也）、室、致、侄（集韻云：侄，癡也，侄佗不前也）。均从至，人倒弔則頭抵地，故至訓抵，訓止，古音知、照二系字均讀端系，至止皆讀如抵，故義亦相通。人倒弔則頭足顛倒，（顛，頭頂也，頭頂向下曰倒，此亦可證至象人頭向下。）故顛倒字初亦用至，後加人作到，（金文到字概从人作到，篆文譌為刀，說文謂為刀聲，隸遂作到，後加人作倒。）自經曰弔，懸物亦曰弔（今作吊）。故詩毛傳，爾雅釋詁，弔均訓至。太平御

覽卷六百四十四引風俗通云：梐，實也，言其下垂至地，然後吐情首實。據此則梐之爲用，不獨械足以礙行，且倒懸以逼供，此正合至字之義；惟應氏疑以人之倒懸爲梐之下垂耳。足械下垂至地，焉足以使之吐情首實耶？

丑

說文云：丑，紐也，象手之形。甲文金文丑及从丑之字，多逕作又，篆文加ノ，謂有物（繩索或木）縶之也，故足械曰杽，手械曰杻。（作杽）說文紐訓系，一曰結而可解；鈕訓印鼻；故皆从丑。

引

檀弓：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注云：亦助之以力，車曰引，棺曰紼，疏云：引，柩車索也；曲禮，助葬必執紼，注云：紼，引棺索；紼與引之別，一在繫於柩，一在繫於柩車，紼爲繩索環繫於柩，以備下葬；執紼者分兩旁曳之而行，故从丿丨；引則繫於柩車，執引者居中引車而行，故引从丨。弗引之从弓，皆象繩索，非弓矢字。說文引訓開弓，非也，引弓、引車、及凡引導字，皆引柩之引申義。（引弓，秦漢時語，猶今語曰放弓，古曰彎弓，孟子作關弓。）

弔（吊）

弔篆文作[illegible]，（古文叔字从弔，古書傳寫往往致譌。）此亦非从弓矢之弓，弓象繩索，

—107—

然與綿引異意，綿引謂人執繩索，弔乃象人懸弔於繩索，其本義為人之自縊，引申之凡懸物皆曰弔，今字作吊，字彙云：吊，俗弔字。按吊字象自縊者以巾束頸而口張，義亦可通。其音義皆受於匕。自縊乃不幸之事，戚族誼應慰問，故弔用為弔問字，並不限於問喪。

無

無為旋舞字，猶之武為兵舞字，夭為人舞字。周禮樂師：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干舞，有人舞。鄭司農云：帗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旄舞者氂牛尾，干舞者兵舞，人舞者手舞。後金文加彳作𢓜，篆文加舛作舞，以為一切舞之共名。甲骨文無舞均作[illegible]或[illegible]，金文無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諸形，舞字从無加彳作[illegible]，篆文作[illegible]，皆象大（即人）二手執氂牛尾以舞之形。說文𣞤篆下云：籀文从舞作𣞤，此可證無舞一字。無用為有無字者，亡之同音假借也，篆因作[illegible]以為有無字。無為旋舞，故同音之耗、毛，亦訓無，今湖南語猶如此。

文

詩大雅江漢：秬鬯一卣，告於文人，謂以秬鬯享公尸，此文人與文

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同謂尸祝之尸，非如毛傳所謂文德之人，周頌烈文辟公，錫茲祉福，亦謂公尸之錫福，思文后稷，克配彼天，乃謂以尸象后稷配祀上帝。文字甲骨文作□、□、□諸形；金器文作□、□、□、□、□、□、□、□、□、□諸形；皆从大即人，而畫其胸前，蓋效上古文身之俗以飾尸也；篆文作□，說文訓錯畫，謂象交文，失其義矣。

叉　㕚

叉篆文作□，「一」象指間所叉之物，後加手作扠，加金作釵，加木作杈，加水作汊。㕚篆文作□，此搔字之初形。叉謂扠著一定之物於指間，故以一喻之；㕚不如是，故二之。蚤之从㕚，正取義於搔。說文慅訓動，爾雅釋詁騷亦訓動，亦皆取義於搔。

父

父篆文作□，說文云：家長率教者，从又舉杖，實乃舉斧以率耕，非舉杖以率教，古金文父斧均作□，可證。古者用蜃除艸，削木令銳

以耕，即淮南子氾論訓所謂「剡耜而耕，摩蜃而耨也。」木杖即耜之原始形，亦即木斧，（古初用石斧，木斧，無金斧）同為一物而兩用。木斧即歐洲古代社會學所謂削首令銳之投槍，益耕器彷於兵器，貨幣又倣於耕器也。最初以削木之歧枝為之，其後削木之器與術稍進，遂有銳首之耜與歧首之耒。易繫詞所謂斲木為耜，揉木為耒是也。發明耕種，古之大事，故尊率耕之長老為父，又用為男子之美稱，不獨子稱其父也。因之諸利用厚生之發明，其字亦多从父，如砍木之斧，製衣之布，（篆文从父作[illegible]）熟食之釜，編竹為器之甫，均从父以誌作器利用之功；編竹為甫，亦古代一大發明，父甫遂同為男子之美稱，故釜一作鬴。

氏 [illegible] [illegible]

篆文氏字，古金器文作 [illegible] 諸形；篆文氐字，金文無之，石鼓文作 [illegible]；皆象人執木斧俯身掘地下種之形。舉斧

率耕為父，以斧掘地為氏。氏之加一，一，地也，謂以斧抵地；禪母之氏，古音讀端系，定母如氐，故氐羌或作氏羌，月氏或作月氐，偏旁亦氏氐互用無別。（昭廿九年左傳，物乃坻伏，開成石經作坻，說文坻訓箸，韻會作箸止，按小渚曰沚，謂水之所止，與泜同義，水之所止曰沚曰泜，土之所止曰坻，箸止即抵，故坻坻無別；漢書揚雄傳，響若阺隤，說文引作響若氏隤，天水隴氏字，說文作阺；氏氐一字，阺阺亦一字也。）氏氐均謂以斧著地，故山旁堆欲墮地者亦曰氏曰氐，後加阜作阺或阺，天水隴阺，正謂山勢盤桓而上如龍，旁堆欲墮如氏也。氐象著地，故孳乳為柢，為抵，為低，為底，（音借用督，今語或云督底。）為抵。邸从氐，旅人之所止也；詆从氐，猶譽之从與，與从舁，舁訓共舉，以言高舉之曰譽，以言低抑之則為詆也；祇祇从氏或氐者，謂地出萬物而敬祀之也。（說文祇訓敬，祇訓地祇，分為二字，非也。）民字象種子萌芽，氏字象人掘地下種，義本相通，故昏或作昬；氏用為姓氏字，義起於種子，亦起於耕地，隱八年左傳云：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蓋母系社會有姓無氏，姓系於母，故姓字从女生，入父系社會，氏乃从父，初取一族耕地之名以為某氏，後取家長耕地之名以為某氏，且蒙以母系時代姓

之名，遂至姓氏混淆。漢碑有云姓某是者，乃假用同音之是以為氏，段玉裁謂姓氏之字本作是，作氏為假借，則顛倒矣。氏、氐之形與義皆出於㇁，即木之幹，今曰木棍，古曰木橛，或用為耕地之杖，或用為擒鳥之弋，或用為鍵門之梱，說文之氐，亦即此。說文云氒，木本，从氏，大於末，讀若厥；此為厥、橛、掘、撅之初字；（說文云：厥，發石也；撅，手有所把也（集韻撅掘同）；橛，弋也，（日門梱也，梱，門橛也。）莊子：若厥株拘，列子作若橜株駒，殷敬順列子釋文云：橜，說文作氒，廣韻謂氒為古文厥，汗簡亦謂氒即厥，出尚書，今敦煌本尚書厥正皆作氒，此皆氏、厥、橛、一字之證。史記引尚書，厥多改用同音之其；（由耕橛選地擇種之義，引申為別事詞，後以厥專為發厥字，別事詞遂借用同音之其為厥，是為氏，者、底為氐，今語北方用這，吳越用地，即氏氐也，粵語用渠，金華寧波用其，即厥也。）古金器文指事詞之厥字皆作乁、乁、[glyph]、[glyph]、[glyph]、諸形，皆象掘地之木橛，例如大盂鼎，𤽄正乁民，即𤽄正厥民。氐或氐皆氏之小變，皆象木橛著地形，自專以氏為姓氏字，氏亦廢，乃別作厥，（象在厂下使气力用芉（芉即干）發掘之形，此撅字之初形。）又以厥與同音借用之其相亂，乃加手作撅，或

別作掘以為發掘字，加木作橛以為木橛字。知氏之為橛亦即橛與橛，則氏象以木橛掘地之形，益無疑義矣。

出

甲文出字作□或□，金文作□，石鼓文作□，說文篆文作□，形雖微有遞變，而从止下象屨則同。古禮入則解屨，出則納屨，古者席地，故入必解屨，屨為革屨，有齒者曰舄，即屐，無齒者曰屨，若今套鞋。故出入字以此象之。釋名曰：屨，拘也，所以拘足也；納屨則止拘屨中，故詘、屈（屈）、均从出。說文謂出字象艸木益滋上出達，而詘訓詰詘，或从屈作誳，屈訓無尾，其自相乖違如此。

若

甲骨文然諾字作□或□；古金文文母敦作□，與甲文同，盂鼎作□，毛公鼎作□，形稍變矣。然猶未加口，師虎敦則有口作□；初形蓋象俘人諾降時，散髮舉二手跽而巽順之形；後加口作若，後又加言作諾，以為然諾字，故書傳若訓敬順，詩傳若亦訓順，喏从若，玉篇訓敬言。魯頌：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此正用諾、若為被征服者順從之義。若訓如，訓汝，乃同音假借。香艸名杜若者，乃

艸木字諸多隨音假用，及木字亦作若木。說文訓擇菜之若，即散氏盤之若，亦即甲文之若，乃尹字（訓擇艸，讀如又，不讀若。）亦即叒字，象手持艸，不从口也。

差

說文云：差，不相值也。齊侯鎛鐘作差，齊侯鐘作差，國差𦉜作差，皆手持剉工作形。剉齒相錯不相值，相差猶相錯也，故用為差錯字。古剉以石為之，故加石作磋，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傳曰：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按治器切開之後，繼之以磋磨令平，未必限于治象牙；先切而後磋，磋者佐切者以成器，故差訓佐，國差𦉜之國差，即齊之國佐，齊侯甔：國差立事，即國佐立事也。說文無佐字，祐即佑，無佐字，差即佐。

疑

說文云：疑，惑也，从子止匕，矢聲。按胎兒恆倒出，足在下先出，疑難之產也；疑為甲文疑之譌，象產母搖首气息不足之形。伯疑父𣪕疑字从疑，說文籀文疑（肄）字，孟鼎作疑，克鼎作疑，毛公

鼎作[illegible]，皆可證；秦詔版疑字作[illegible]，右旁亦从子止與說文同，左旁之下已近矢形，然中畫猶上通，非从矢也。加人作儗，說文云：儗，僭也；僭訓假。是疑似之義。加手為擬，說文云：擬，度也；是疑惑猜度之義。加石為礙，說文云：礙，止也；正字通：碍，俗礙字。是疑難阻礙之義。加疒為癡，說文云：癡，不慧也；是迷惑不明之義。廣韻：痴，癡不達之皃；正字通：痴，俗癡字。加山為嶷，本只作疑。漢書武帝紀，祀虞舜於九疑；離騷：九疑繽其竝迎；元結九疑山記：山方二千里，四州各近一隅，世稱九峯相似，望而疑之，謂之九嶷。加口為㘈，說文云：㘈，小兒有知也，詩曰克岐克㘈；今本詩大雅作克岐克嶷，假嶷為㘈也。廣韻唭下注云：唭㘈，無聞見也。小兒之知仍迷離。加仌為凝，說文云：俗冰从疑，是漢時已以冰為仌，乃假與冰同音之疑疑在之韻，冰在蒸韻，之咍與蒸，陰陽互用。作凝。

美

說文謂美从羊，从大；徐鉉謂羊大則美，故从大；均非也。羌、姜、羣、善、羔，从羊有義，美、義均非从羊。美字甲文作 [illegible] 或 [illegible] 或 [illegible]；美爵作[illegible]；象人戴毛羽美飾之形，易漸卦云：鴻漸北逵，其羽可用為儀；故義、儀从之。甲文羊字無作 [illegible] 者，故知美非从羊。

我

說文云：我，施身自謂也，从戈，从𠂹；𠂹，或說古文垂字，□古文我。我字甲文作□、□或□；金文作□盂鼎、□散盤、□召伯虎𣪘、□、毛、□曾伯霥簠、□僕兒鐘、□叔我鼎者，皆象干戈上懸旗，與說文古旨文同；毛公鼎作□，則漸近篆文；最初形義乃象文木懸旗彡ヨ或皆游象旗，以為國界之儀表，木作干戈形，又加戴冀毛羽為義，又加人為儀，謂守界表之人或神（即鄉表畷）之威儀也。我、義、儀乃（義之所孳乳。儀从義得聲，義从我得聲，廣韻我在歌韻，儀義在支韻，歌韻讀a，支韻字古音大部分亦讀a，故詩：下泉，柏舟，均彼我為韻；菁菁者莪，莪阿儀為韻，棫樸，峩宜為韻；柏舟，阿儀他為韻；東山，螭儀嘉何為韻；閟宮，犧宜多為韻；易：鼎卦，義何為韻；書：洪範，頗義為韻；禮記：禮運，義過為韻；荀子：成相篇，過施義禍為韻；詩魯頌，犧尊將將，釋文云：犧音素何反，禮記郊特牲汁獻涚云：獻讀當為莎，周禮司尊彝鬱齊獻酌注云：獻讀為摩莎之莎，廣韻歌韻之獻，音素

何切，注云：「獻讀為犧」，禮明堂位：周獻豆，疏云：獻音娑，釋文云：獻素何反；廣韻獻在元韻（ㄩㄢ），犧在支韻（大部分讀a）並在歌韻（a），獻與犧並陰陽互用，故又借獻為犧讀並。此皆我與義、儀、義从我得聲，犧从羲，羲从義得聲。同音之證。金器銘文無儀字，叔向敦：「德秉威義」，虢叔鐘：「皇考威義」，王孫鐘：「惄于威義」，此威儀字皆不加人；周禮典命掌諸侯之五義，注云：古者書儀但為義；周語：「義文之制也」，孟子：「非義襲而取之也」，此義皆為儀；說文云：「鄰，臨淮徐地」，春秋傳曰：徐鄰楚。今本左傳（昭六年）作徐儀楚；衡方碑：「悼蓼儀之劬勞」，魯峻碑：「悲蓼義之不報」，皆用詩「蓼蓼者莪」之義；蛾或作蟻；說文：蛾，羅也；䖸，䖸化飛蟲，或从虫作蛾；爾雅釋蟲：䖸羅，釋文云：蛾本又作蛾，螘下釋文云：按說文，螘，羅也，螘或作義；廣雅釋蟲：蛾螘也；列子湯問篇：命夸蛾氏二子，釋文云：蛾（本作蟻）；廣韻歌韻蛾下注云：䖸蛾，禮記又音蟻，紙韻：蟻、蛾皆同螘，魚倚切。硪或作礒；說文云：硪，石巖也；作礒。廣韻：厜儀或作厜㕒；爾雅：山頂冢崒者厜㕒，釋文云：或作厜㕒；按說文作嵳峨，廣韻作嵳峩。此皆我與義、儀，音義並同之證。說文義訓「己之威儀」，亦得義與儀、我相通之證也。郊特牲：「饗農及郵表畷」，注云：「農，田畯也」；爾雅、說文均訓畯為農夫，爾雅孫注云：畯，田官。疏云：畷

者，謂井畔相連畷之所，造此鄰舍，田畯處焉；按疏非是，郊特牲八腊之祭，
農已為田畯，豈有複祭田畯住處之理？蓋鄰謂邊垂之邑，表謂邊垂表
木，管子君臣上注，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漢書淮南厲王傳注，表者，樹木為之若柱；國語，列樹以表道；封字衞康侯封鼎作丰，說文籒文作㞷，邦字毛公鼎作[illegible]，叔向敦作[illegible]，篆文作[illegible]，皆象列樹為表；散氏盤界表字作[illegible]，或注象兩手植丰以為表木，聲化為標，與从衣从毛者為異字，隸混同。
畷謂表木綴旗（樂記鄭注引詩「為下國綴旒」作「為下國畷郵」，是綴畷義通。）立於田間大道上，（說文：畷，兩陌間道也，廣六尺。）古人國界與田界之義無大殊異，國界表木即樹於田間道上，猶之畿字庚贏卣、友敦、龜父敦、陵敦，均加示作禨，（唐韻集韻均有此字）亦謂戍人亦以守禾，八腊之祭鄰表畷，當亦有此義。此鄰表畷之義也；祭之以為神，乃立干戈綴旗冕毛羽
以象之，襄三十一年左傳所謂「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是也。此即我、義、儀三
字之義。我國、我田、我禾，皆樹表以守，彼我之義乃起，春秋稱魯為我，即
此義。說文謂我左旁手為垂字，按說文㐺之古文作[illegible]，左干右旗，為
說文𢦏古文我之反形，（甲文我字亦或旗游在右作[illegible]，集韻我古文左右反正不分。）即我字，亦古文㫃，
謂干上旗游之下㫃也。

眔

說文云：眔，目相及也。按說文迨、遝、互訓，無以見義，王褒洞簫賦「鶩

合遝以詭譎，注云：合遝，盛多貌；漢書劉向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曹植洛神賦：眾靈雜遝；此皆用遝與沓同義。（漢書蒯通傳：魚鱗雜襲，師古曰：雜襲猶雜沓。）說文沓篆从水从曰，徐鍇曰：語多沓沓若水之流；按說文曰部之字若曶、若朁、若沓，皆从象器形之曰（趙朁鼎作[古文]，古匋朁亦作[古文]，可證。）非从曰，沓謂編竹之器盛水則下漏，故用為泄沓字，義與泄同，語多如流乃沓之引申義。眔則象目水下流，甲文之[古文]、[古文]、[古文]皆即眔字，金文眔字：靜敦作[古文]，與篆文同，[古文]彝、免簠、周公敦、皆作[古文]，象水點下滴如甲文。今語謂水下滴曰眔眔滴，謂濕貌曰濕眔眔，集韻作潔，訓溼，今俗用搭，無義。目流水為眔，變易為涕，為涔；（江淹雜體詩：涔涕猶在目。）鼻流水為濞，為泊，（佩觿作臮。）變易為洟，（說文：洟，鼻液也。）為𪖐，（玉篇：𪖐，鼻𪖐。）用濞為水聲，用泊為肉汁；（見襄二十八年左傳。）口流水為四，變易為呬，（方言：呬訓息，乃四之引申義。）為泗，（詩陳風：涕泗滂沱，傳云：自鼻曰泗，按此當云自口曰泗。）用四為數名；其本義皆變，久而難知矣。廣韻，眔及从眔得聲之遝，均在合韻，與沓同讀徒合切，無又音，引申為雜遝，為合遝，周人遂合眔

與弟作罤弟，以為眾弟兄之稱，說文：周人謂兄曰罤，从弟从眔，按儀禮，同姓大功以上曰昆弟，小功以下同，異姓皆曰兄弟；爾雅釋親，男子先生曰兄，後生為弟，罤弟字用之於父之從父罤弟，父之從祖罤弟，族父之子相謂為族罤弟，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為從父罤弟，來孫之子曰罤孫，釋名亦云：來孫之子曰昆孫，昆，貫也，恩情轉遠，以禮貫連之耳；兄弟之稱古今相同，諸父諸兄之稱，猶上古母系氏族社會之舊俗，周人別之，乃造罤弟字，用眾多雜遝之義也，爾雅之義似較儀禮為長。後借昆為罤弟，詩葛藟謂他人昆，傳云：昆，兄也。乃知罤弟之音讀如昆，非眔有昆音。說文謂罤弟从眔，未云眔聲。詩齊風敝笱鄭箋：鰥為魚子；爾雅：鯤魚子，初字皆當為鰥；鰥寡字則為矜之假借，王制：老而無妻曰矜，禮運：矜寡孤獨，皆作矜，不作鰥。鰥从眔者，李陽冰謂鰥當从罤省，是也。廣韻，真韻有矜，注云：古作矜；昆罤、罤均在魂韻，詩齊風敝笱，鰥雲為韻，雲在文韻，楚辭天問，鰥、親為韻，親在真韻；魂、文韻字多為真韻字之合口，是鰥字古讀如罤，不讀古頑切也。褱之初字為褱，說文褱訓藏，褱訓俠（一曰橐），其義一也；廣韻褱、褱均音户乖切，徐鍇謂褱从眔非聲，而不知罤鬼雙聲也。褱為披舞衣戴假面而舞蹈，人即包藏於假面與舞衣之內，故孳乳為懷。論語：懷其寶；曲禮：懷其核，初義為懷俠，引申為胸懷，懷念。為儴，為儴，省變為傀，為瓌。說文：傀，偉也，周禮曰：大傀異，或从玉褱聲作瓌。世傀儡戲，即起源於古之假面舞。廣韻，儴同傀，瓌；集韻儴同傀，儴，後漢書班固傳：因瑰材而究奇，注引埤蒼曰：瑰瑋，珍奇也；按瑰即瓌之省（玫瑰字乃借聲連語），猶儴省為傀，廣韻瓌同瓌，瑰，初形皆為褱。說文壞之古文作𡊅，當為隤之初文，謂土山崩

隤如淚落也。

四

甲骨文、古金文、說文、籀文、均重畫作亖，說文古文作𠃢，篆文作四；按𠃢當在籀文後，晚周時字，借口涎之𠃢以為亖，猶之以弌為一、以弎為三，非真古文。𠃢象口中流涎形，揚子方言云：呬，息也，東齊曰呬；此呬之引申義。詩大雅：昆夷駾矣，疏訓駾為奔突；說文引詩作昆夷呬矣，按謂昆夷懼恐涕泗，訓息無義。初文作四，後加口作呬，篆文變𠃢為四，避與六之篆文𠆢相混也。

九

甲文金文之九字，多作[古文字]或[古文字]者，象伸手有所攫之形，篆文作九，形稍變矣。古者刑罰未興，俗尚直接復仇，受傷害者與傷害者和解不諧，乃由血族或氏族攫仇人而為之，以最後手段，在十進數九為終結之數，故以此象之。故復仇之仇，奸宄之宄，窮究、研究、查究、究辦之究，均从九也。凡从九者，逃者恆俯身向前疾奔，追者從後攫其臀部也。軌从九者，車行轍而疾馳也。說文：勼，聚也，蓋攫取而包藏之義，莊子天下篇選作九。今語引伸手攫物讀如遒，即九字。

史 吏 事

覲禮所言之六玉，周禮所言之六瑞、六器，鄭玄周禮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說文曰：瑞，以玉為信也。皆後起之事，初為無文字時代各部落間和戰救災之通牒，至周代始演變為禮器，初用土，圭字从重土，象其質，非象圭形，蓋摶土為之也，土圭尚見於周禮。後用玉，猶北美洲土人之貝帶也。一部分亦起源於隨身佩帶之石刀石斧，周禮春官典瑞：王晉大圭，鄭眾注云：晉讀為搢紳之搢，謂插之於紳帶之間，若帶劍也。周禮春官典瑞：珍圭以徵守，杜子春云：珍或為鎮。以恤荒，牙璋以起軍旅，考工記亦言：牙璋以起軍旅。穀圭以和難，鄭玄注云：難，仇讎。琬圭以結好，鄭眾注云：琬圭無鋒芒，故以治德結好。琰圭以除慝；鄭眾注云：琰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夏官：環人，掌致師；鄭玄注云：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揚軍旅，降國邑；荀子大略篇：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說文：琥，發兵瑞玉，為虎文；後世虎符，亦主發兵。猶存古時信玉之初誼。說文篆文史作□，吏作□，事作□；甲文史、事皆作□；金文史作□，或作□，即篆文吏字。或□，或□；皆即篆文事字。事字多作□，即篆文吏字，盂鼎、毛公鼎、頌壺、頌鼎、舀鼎、守敦、秦公敦、齊鎛，皆

叏

此，如石鼓文事亦作𡍮；皆可證史、吏、事、為一字，象使者手執信玉之形，故使字从史，古金器文使事二字亦往往通用。凵或○均象環玉中丨乃象玉組，𡍮與𡍮上之屮，乃象組上之束結。（考工記駔琮，鄭玄注云：駔讀為組，以組繫之。）或謂中象簡冊簿書，然簡冊周始有之，官府簿書恐猶在其後，甲文已有史字，焉得象手執簡冊簿書，以周秦之制說古事，往往而謬。

爾雅：好倍肉謂之瑗，肉倍好謂之璧，好肉若一謂之環；說文、周禮鄭注、淮南高注，均謂：半璧為璜；白虎通曰：玦，環之不周也；漢書五行志注：半環曰玦；廣韻言：玦佩如環而有缺；是瑗、環、璜、玦、皆半璧，即圜璧之有缺者。璧中之瑗、環，蓋如圭中之穀圭與琬，所以示和好，故叏字从中；璧中之璜、玦，蓋如圭中之牙璋與琰，所以示絕決，故叏字（隸或作夬）从屮，象環之有缺者；說文云：叏，分決也，从又，屮象決形，即謂象玦形也。詩小雅：決拾既佽，亦假決為玦，周禮之抉拾，亦假借字。玦缺之从夬，用夬之本義；決之从夬，謂水从缺處衝決而出；抉之从夬，初義為挑戰；

說文云：抉，挑也。訣之从夬，取義於分決。說文云：訣，别也。漢書蘇武傳李陵與武決去，決即訣。法術用訣者，韻會云：訣，方術要法，謂決定、不疑也；絕決宜有決心，故用為決定、堅決、決斷、決然、猶豫不決字；史記項羽傳范增數以手舉玦示項羽，乃警項羽之猶豫不決也。決事宜迅速以付事機，故孳乳為快，又引申為愉快字。

卑

卑為說文訓圜榼之椑之初形，後卑用為尊卑字，乃加木作椑。說文云：榼，酒器也；卑字金文作□，說文篆文作□，均象人手持椑之形。椑形橢圜，有柄，考工記注云：齊人謂斧柄為椑；又云：椑，橢圜也。廣雅釋器云：匾榼謂之椑。故卑上从□，正象有柄橢圜之器。周禮六尊，皆以待祭祀賓客之禮，故用為尊貴字；椑為常器，故為卑賤字。

隶

聿

說文云：聿，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按合音為筆。燕謂之弗。古無輕脣音，弗讀如筆，亦不應讀余律切。聿甲文作□，金文作□或□，均象人手執筆作書畫形；□蓋為刻字之書刀，□則為刷，即後世毛筆之起源。說

文又有隶篆，亦刷即毛筆，故畫字从聿或从隶作畫或劃，肄字从聿亦或从隶作𦘼（說文籀文）；隸从隶者，謂執刷帚以糞除也。隶訓及聲乳為逮者，隸為僕奴，及篆作及，象人逃而追及之，以手逮捕之也。

肅

說文篆文作肅，謂从聿（謂隶从又持巾）在𣶒上，非也；王孫鐘肅字作肅，象手執艾蒿以淨宮中壼道。（𡨄即說文訓宮中道之壼）今俗端陽日猶懸艾於室門以為禳除。蕭即艾蒿，故字即从艸从肅，蕭牆亦以此得名，（論語：蕭牆之內，何晏注曰：蕭之言肅也；周禮地官甸師蕭茅，注鄭讀所六反，音本同肅。壼內肅靜之地也。）蕭牆之內，即壼內，亦即今之二門以內之內院也。

周

畫

說文云：畫，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古文作畫或劃。隸省作畫或画。畫田四界何以用筆？又何以用刀？不可通也。毛公鼎畫字作畫，師克敦作畫，宅敦作畫，番生敦作畫，吳尊作畫，彔伯

戎敔作畫，均象手執書刀（考工記，築氏為削，鄭注云：今之書刀，疏云：古未有紙筆，以削刻字，漢雖有紙筆，仍有書刀，古之遺法也。）鏤刻之形。所鏤刻者，為交文，為大小方格形。从玉者，謂鏤刻於玉。方格形之[古文]、[古文]、田、[古文]、[古文]，與周字同為鏤刻之方格花紋，故彫、（說文云：彫，琢文也。）琱、（說文云：琱，治玉也。）均从周。（甲文周字作[古文]或[古文]；金文周字作[古文]、[古文]、[古文]、[古文]諸形，亦為彫鏤之方格形，非如說文所云从用口作周也。金文琱字作[古文]、[古文]、[古文]諸形，周旁亦均不从用口也。）方格花紋均有周邊四界（非田之四周），故用為圜周字；花紋密接，故又用為周密周比字。畫之初義謂鏤刻，繪之初義為會五采以繪，非如後世之繪畫不分也。

県（梟）說文云：県，到首也，賈侍中說此斷首到縣県字；縣，繫也，从系持県。按中鼎之[古文]，[古文]妃彝之[古文]，象以系係首於木，即縣字亦即県字，[古文]省木為縣，再省系則為県，當同讀胡涓切；後以縣為郡縣字，義為縣系於郡國。以梟為梟首字，（說文：梟，不孝鳥也，日至，捕梟磔之，从鳥頭在木上，故用為梟首字。漢書高帝紀，梟故塞王欣頭，是梟用為梟首字，自漢已然；廣韻県下引漢書三族令仍作県首。）県遂隨梟讀古堯切，又別製懸為懸挂字。（廣韻謂懸為縣之俗字。）

直

說文云：直，正見也。从乚，从十，从目。按从直之德字甲文作徝，金文邦人鐘作德，毛公鼎作悳，盂鼎作德，嶧山刻石兩德字均作德，目下無乚，則甲文之直即直字，象木工以目視墨線取直之形，大雅所謂其繩則直也。說文篆文加乚，則謂同時以矩畫直線也。在目為直，得於心為悳，後世所謂得心應手也。从十無義，(徐鍇謂十目所見為直，非曲直之初義。)蓋古人有以丨與十同形者，遂造从十之直與悳。隸直或作直，悳或作惪。

之 币

甲文作𠂹或㞢；古金文變作止；篆文變作㞢；(與甲文㞢為異字。)皆象足著地上，人有所之也。爾雅釋詁：之，往也；此之本義。反㞢為币(帀)，義與之同，亦與足同。人有所之，其鵠的必有所屬，故用之為屬性助詞；後世借用同音之「底」或「的」。(古無舌上聲，之本讀如底的，的字篆文作旳，隸作的，从白與日同。)

正 乏

正字甲文作[甲文]、[甲文]、[甲文]、[甲文]諸形，金文作[金文]（盂鼎、師遽敦）、[金文]（毛公鼎、無㠱鐘）、[金文]、[金文]（師兌敦、免敦、善鼎）[金文]、[金文]諸形；說文篆文作[篆文]，古文作[古文]；上皆為丁，（凡物以丁釘之則穩定矣）故篆文[篆文]下為人足，象人向一定鵠的而行，乃征字之初形。（甲文定从正作[甲文]。）征行、征伐字均作正，征伐者均謂自以為正而他人不正，而往正之也；政之从正，義亦同此。正月字亦用此義。（尚書大傳，周以日至為正，殷以日至三十日為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為正，皆自以為正也。）詩傳、爾雅，征均訓行。征金文加彳為征，或加辵作延，加攴作政，篆文从之。行、征伐，均謂行向一定鵠的而欲有所獲，故引申為征取、征稅字，（孟子：王制：關譏而不征。）周禮作正。（周禮司門：正其貨賄。注云：正當為征。司勳：惟加田無國正。注云：音征，稅也，獨加賞之田無稅。）反正為[篆文]（乏），篆文从止，隸从之，（之訓往，其義一也。）與正一字。（甲文止字向左或向右同，正字作[甲文]者即正，反之作[甲文]者即乏也。中子化盤正字作[金文]，邾大宰簠正字作[金文]，其次句鑃正字作[金文]，皆即乏字。）征取由於不足，故用乏之為空乏之匱乏字，貶損字亦从乏。射者之矢亦向鵠的而行，故周時射儀，侯之中曰正，蔽矢者曰乏，每侯皆有乏，使持旌告獲者藉以蔽矢，是正乏同為矢之所止，故砭鍼字从乏。侯中曰鵠，亦曰正，（中庸：失諸正鵠。注：畫布曰正，棲皮曰鵠。）

故用為正直、中正字。

菐

説文云：□，給事者，从人，从菐，古文从臣作□。按菐為初形，甲文作□，象人手奉糞𦋖之箕（菐與糞𦋖形義俱近），人形後有尾者，説文尾篆下所云古人或飾系尾，西南夷亦然也。从辛，與篆文童妾之从辛（金文从辛）或辛，甲文妾作□、□、□，與辛均象平首干。同為僕奴服賤役者所執之干即鏟，系尾則其特殊之衣飾也。童象力役舉重，僕則象執箕糞除，金文史僕壺从人作□，公伐郤鼎从臣作□，右旁均象奉甾干。

對

甲文作□或□；金文作□、□、□、□、□諸形；皆象手執兵器形，有从大者，謂器之下端著於地也。篆文作□，从寸猶从手也。古文从又者，篆文多變為又。（説文謂對从丵，从口，从寸，漢文帝去口以从士，此據應對義而肊説之也。金文間有从大者，猶从八象地，非从士，从口者則絕無。）古今儀仗及貴人之宿衛皆成對，尚書顧命，二人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執戈夾兩階；一人執劉，一人執鉞，立于東西堂；一人執

或

戣，一執瞿，文于東西垂；惟執銳文于側階者一人，餘六兵惠、戈、劉、鉞、戣、瞿，侍臣執之者凡十人，皆左右相對文，此對字之本義也。引申為凡相對及應對字。

說文云：或，邦也，从口，口謂地上城邑，从戈以守一，一，地也。或又从土作域。或，象人執戈以守國土，孳乳為域，為國，古金文國字作或，作𢦏。各守其土，不能無所猜疑，故用為疑或字，後加心作惑。

兄 兊

甲文祝字作祝者，象人戴酒食之器跽於神前；作祝者，象巫祝跽於神前而灌酒；作兄者，即篆文兄字，象戴酒食器而跽形；皆巫祝字。古者尊巫祝，即以為先生者之稱。孳乳為況，前漢東海郡祝其縣，漢碑作況基。訓滋益；孳乳為貺，訓賜與；皆引申於巫祝祈求賜福多多之義。兊上之八，象酒食气上出，與曾之从八同意。故易曰：兌為巫，巫祝用以悅神，說文云：兊，說也；釋名云：兌，說也，物得備足則喜悅也；故兌孳

兊為悅，為銳。稅从兊，謂利得；（史記禮書：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索隱云：稅音悅。荀子禮論篇作：終乎悅得，利則悅也。）挩、脫从兊，謂挩禍；悅从兊者，由挩禍引申為挩垢，悅如今之抹布，女子用之淨器，事人猶事神也。（內則：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木燧。士昏禮：母施衿結帨。內則又云：女子設帨於門右。注云：帨，事人之佩巾也。帨即抹布，事舅姑時繫之左腰，以便取用，不用時則懸諸門右。）銳从兊者，取義於酒气之上出。（史記天官書：隨北端兊，兊即銳。）閱从兊者，謂巫驅厲於門也，引申為蒐閱字，又引申為伐閱字。（漢書車千秋傳：又無伐閱功勞；今作閥閱。）自唐以來用兊為兌，換字者假借以為同音之對也。（說文：對，市也。按古當用對，後加人。）

蔑

說文云：蔑，勞目無精也，从苜，人勞則蔑然，从戍。按蔑字金文作蔑、免卣蔑、彔敔蔑、遹鼎、競卣諸形；甲文作蔑、蔑、與免卣之蔑同；皆象人持干戈張目而注視。𥄕（目）即頁，亦即人，人而特張大其目者，戍者之特務為注視；目上之屮或丫，當為韋弁結之上出。（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云：韋弁，以韎韋為弁；成十六年左傳：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杜注云：韎，赤色，跗注，戎服。廣韻云：韎韐，大帶。說文云：士無市有韐。蓋首冠韋弁，身服韎韐，股連足，背著跗注，全身皆韋，即甲也。跗注，股足相連之袴。疑韎韐亦與韋弁相連，故字从合，故韋弁上有結。）蔑即戍字，首戍皆蔑之省形，

非蔑字从苜从戍。歸夆敨、王命益公征[illegible]敄；此即說文讀若末之首字，苜敄當即莫敄，[illegible]與散盤之境字同象戍守，故知苜亦蔑之省，非如說文所謂目不正也。久戍則勞目無精，此蔑之引申義也，故又引申為輕蔑字、蔑搬字；（字林：抹搬，滅也；韈襪又作袜，皆以末為蔑，後出之聲化字也。）說文韤訓足衣，亦取輕蔑之義；（廣韻又有韤、襪；集韻又有幭、韈、韎、韤、袜、帓。）法言：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蔑也；小爾雅：蔑，無也，末也；說文：櫗，㭾也；廣韻：篾，竹皮；（說文無篾）揚子方言：木細枝謂之杪，江淮陳楚間謂之篾。法云：篾，小貌；此皆勞目無精義之引申。金器銘文每言蔑曆，義為戍役所經歷。敔尊：敔蔑曆中業父錫從師淮，父戍于口𠂤（亦師字）。緻卣：緻從師淮，父戍于古𠂤，蔑曆；其義至明顯，阮氏謂蔑曆皆為勉力之義，恐不盡然。惟邑卣：卯公姞命邑治田，乃邑蔑曆（邑尊同）此又作勉力解，然亦戍人勞目義之引申也。

右象人動作　六十七字

—132—

穴

說文云：宀，交覆深屋也，象形；音綿。穴，土室也；義實無別，同如今北方穴居之土洞。从宀之室字，卯㲃从穴作窒；从宀之宿字，叔宿㲃从穴作宿；从穴之竈字，邵鐘从宀作竈；从穴之突字，突瓶从宀作突；从穴之寮字，毛公鼎从宀作寮；其他金文亦均从宀，隸亦从宀作寮。从穴之窖字，窖罄从宀作窖；皆宀穴通用無別。甲文有宀無穴，宀作∩或介，此為最初之形，後加八以為闢土之義。

宮

甲文宮字作宮或宮，皆以口口或吕象數室斜對或相連之狀；金文宮字東宮鼎作宮，尹卣作宮，其斜對或相連與甲文同，皆非心呂字之形；說文為躳省聲，非也。

厂 广

說文云：厂，山石之厓巖，人可居，象形。音罕。广，因广為屋，象對刺高屋之形，讀若儼然之儼。按厂广無別，與宀穴同，說文妄為分別。甲文、金文、石鼓文，皆厂广同字通用，例如从广之龐字，甲文或从厂；从广之府字，

厃

伯要敦从𠆢或𠆢；从广之廔字、師湯父鼎从厂；从广之廚字，孝成鼎从厂；从广之廏字，諆田鼎从厂；从广之廣字，番生敦作厂；从广之庶字，齊侯鎛鐘、伯庶父敦、毛公鼎、召伯虎敦、孟鼎、及石鼓文，概从厂；从广之廟字，克鼎从厂；京作大廟簋从厂。因山石之厓為屋，已較穴居進步，蓋在穴居與宮室之間厂已築半壁，如今之屋簷，厂即檐簷之最初形，古曰櫋檐，或曰㮰，說文云：檐，㮰也，今日披屋。惟尚未及築成完全牆壁門窗離崖而獨立之宮室耳。爾雅釋宮：無室曰榭；禮記鄉飲酒義疏云：無室謂之序；古書序字皆為虢季子白盤𢊶之謝，榭為𢊶之後出字，孟子：序者射也；周禮地官：州長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皆可證。序如今世三面無壁之演武廳閱兵壇，字从广，義為無室，非象高屋之形可知。

說文厂部云：厃，一曰屋梠也，秦謂之桷，齊謂之厃。音危。木部云：桷，榱也；榱，秦名為屋椽，周謂之榱，齊魯謂之桷；㮰，梠也；梠，楣也；楣，秦名屋櫋聯也，齊謂之檐，楚謂之梠。許氏說此甚混亂，蓋櫋、檐、㮰、為一物，謂屋邊毘聯於屋之檐；榱椽為一物，均謂承瓦之椽；楣為一物，

—134—

爾雅釋宮：楣謂之梁，本為門上橫木，屋四邊橫椽亦曰楣，因其橫見如眉也；厃及桷又為一物，梠亦屬之，屋脊之中央翹起者曰厃，脊之兩端或四角翹起者曰桷。詩魯頌：松桷有舄，謂桷上刻畫翹首之舄鳥，莊廿四年左傳：刻桓宮桷，正謂刻舄於桷。梠謂承桷之木如人之脊呂。廣韻云：梠，桷端連綿木也。厃加㔾人即為危，孟子所謂不立於巖牆之下也；危孳乳為攱，謂檐傾斜而支以木也，後又作庋；厃又孳乳為詹，从八與穴同意，从言與䜌變同意，皆取義與辛，言字从辛，辛即辛，平首干也。干有扞衛之義，詹之从言，亦謂檐傾斜而以木干支柱之也；淮南子氾論謂宇為屋檐，亦取義於干之象木杖。檐傾斜而支以木干，則觀瞻壯可以瞻仰矣，故孳乳為瞻；支柱有負重之義，故孳乳為儋，後又作擔。擔加於肩旁，亦如簷之在屋旁；爾雅釋器：衣被前謂之襜，亦如詹在屋旁蔽前也；詹孳乳為膽者，謂膽毘聯於肝旁而輔翼之，若檐之於屋也，說文膽訓連肝之府，後或借用同音之胆為之；集韻胆訓肉胆，廣韻訓口脂澤。詹加木作檐，乃復歸於厂之初義，後或从竹作簷。

主

甲文主作𣎳或𣎳，說文篆文作𡈼。此字如土回卜冉之例，亦象二物，一為柱字之初形，下象礎，古以木或土或石為之，丨象柱置其上，柱有礎如矛戟之有鐓；一為炷之初形，下象錠，古亦以木或土為之，丨或〇象燭炷。用為木主，賓主字，皆引申義。

囧　囪

囪篆文作⊗，說文云在牆曰牖，在屋曰囪，或从穴作窗，古文作㒭。說文又有囧篆，訓窗牖麗廔闓明，象形，讀若獷，賈侍中說讀與明同。囪㒭囧與甲文之囧，即囧。均象已有窗櫺之窗，視向已為進步。向字从宀口，象穴上一洞，古者複穴，開其上以取明曰向，如今之屋頂天窗。窗承向制，初亦當在屋頂，故說文謂囪牖有在屋在牆之分。詩傳說文均謂向為北出牖，則向亦在牆，非向初制。

戶

篆文作戶，不象門扇之形，乃月之譌，戌辰彝戶字作𢨠，甲文金文門字多作𨳇，說文謂門从二戶，亦不作門。金文門字，散氏盤作𨳇，格伯敦作𨳇，師酉敦作𨳇，正象二户之門。冂古象形字，門字作目、

日、目、目、諸形，正中國戶字。中國字戶與門亦無異義，單則為戶，故則為門，亦如屮之與艸，个之與竹，屮非半艸，个非半竹，戶亦非半門。

卯留

卯字甲文作[字形]、[字形]、[字形]、[字形]、諸形，金器文卯字及从卯之偏旁概作[字形]。留字，留鐘作[字形]，屯留幣作[字形]，安首幣作[字形]；柳字，散氏盤作[字形]，石鼓文亦作[字形]；劉字，漢碑漢印均从[字形]或[字形]或[字形]或[字形]，無从丣者。此字如土、回、卜、冉、主之例，亦象二物：一為中霤，今語曰明溝，後加田作留，非从田疇之田，乃象溝函，如今暗溝，或陰溝。溝函以漏水留穢，故引伸之義為止。又加雨作霤，或加广作廇，說文雨部：霤，屋水流也；广部：廇，中庭也，實為一字。古者穴居複室，有向無窗，於穴之中央，穿地開洞以取明。雨水由此漏下，乃掘溝以排水，故名中霤。排水之溝曰霤，霤所在之室亦曰霤、後始作廇以為中庭字；實則中庭即中霤之所在地也。月令鄭注曰：中霤猶中室也，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為霤。正義引庾蔚之云：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霤之，是以後因名室為中霤也。釋名曰：室中央曰中霤，古者複穴，後室之霤當今之棟下，直室之中，古者霤下之處也。一為雙斧，後加金刀作劉，

尚書顧命：一人冕執劉，一人冕執鉞，正義引鄭注云：劉，盖今鑱斧，鉞，大斧。劉即卯，卯為宰殺之器，引申之殺亦曰卯曰劉。甲文多言卯幾牛，即殺幾牛也。盤庚：重我民無盡劉，即無盡殺也。君奭：咸劉厥敵，即咸殺厥敵也。書孔傳、左杜注、爾雅釋詁、揚子方言，劉皆訓殺。盖避免以訓殺之義加於國姓，乃以田易刀，妄造鐂字，而東漢讖緯卯金刀之說，明明不作卯金田也。㨨之从留，乃取義於卯。說文：㨨，引也，或作𢭃，籀文作抽；廣雅釋詁三：抽，拔也，𢭃，縮也；說文：搯，蹴引也；義起於引刀，聲演於複母 dl，抽、𢭃，古音同讀透母端系。說文謂丣為酉之古文，並謂劉留聊柳均从丣；按酉為酒器，甲文金文十二支字，均作酉，無一作丣者，留、柳之偏旁亦从卯，丣即卯，音讀即如劉、留、聊、柳，非酉之古文，古有複母，明(m)來(l)合讀，例如，明母之理，从來母之里得聲；明母之姥，从來母之老得聲，明母之繆、繆，从來母之翏得聲，命、令同字，麓、禁亦同字，禁有茅聲，二音；螟蛉、朦朧、迷離、孟浪、莽浪，皆複聲母 ml 所演化之聯綿字也。蕭、尤、字古音同韻，卯、丣，古音亦非有二讀。不識古字古音之許迷，以劉、留、聊、柳，从卯為俗寫，必依說文書作劉、畱、聊、桺，方為古雅，

實乃淺陋也。

當

當之田象瓦當形，秦漢宮當字均作當，漢印或作當，非从田疇之田，與果留同。瓦形長方，瓦當形圓，瓦臥置，瓦當豎置以抵當一攏之瓦，不使下墜。韓非子外儲篇所謂玉卮無當，即用此義。从尚者，謂瓦在其上也。後又加玉作璫，史記司馬相如傳：華榱璧璫，司馬彪曰：以璧為瓦之當也；西都賦：裁金璧以飾璫；亦用从玉之璫，是漢宮當或以玉為之，非皆瓦矣。

舍　余

說文曰：舍，市居曰舍，从亼屮，象屋也，口象築也。余，从八，舍省聲。按曹魏三體石經尚書大誥：予惟小子，篆文作予，古文作余，是余舍一字，並不省口。金文舍字多作舍，與說文篆文同。亼為屋頂及梁，說文亼訓三合，亦許氏僞造。屮為木柱，叡彝作舍，居簠作舍，居後彝作之篆文：舍，篆文余之木，皆木柱，非从八。口象築物之下基，與倉同意。[illegible]象形字，屋字作[illegible]，亦無下基，正中國之余字，加口則

倉

為舍。甲文余字作余或余，散盤以下金器文，多作余或余，間有作余者，木亦木之譌變。大保敨余字作余，石鼓文作余，余皆正為木，與甲文同。余（余）即省口之舍（舍）也。古無旅舍，旅人惟止宿於路旁居人舍中，周禮所謂路室也。舍之主人以舍給人止宿，故自稱曰余，即今語所謂舍下，皆施身自謂之義。因之舍亦訓施，（毛公鼎之舍命即施命。）施捨餘屋予人止宿，故捨字从舍，（初只用舍，論語不舍晝夜，猶未加手；金器文捨字，均作舍。）舒字从予舍，餘字从余食，賒字从余貝，其義皆源於以餘舍捨予他人止宿。古音余舍，同讀麻韻，（廣韻余字魚、麻二韻收，从余之畬、荼、⿰女余、⿸疒余、畬、⿱宀余、塗、梌亦或在麻韻。）故余姓或變為佘；施身自謂之余，後世亦變為沙，為洒，為咱，皆讀麻韻。舍主自稱曰舍，旅人尋問舍主亦曰舍，今語曰啥，南北均讀麻韻，以反切讀之則為甚麽或什麽。

古金文作倉，古鉨文作倉，亼為屋頂及梁與舍同，曰無枝，象倉形，中一象倉中所藏之物，口象下基亦與舍同。篆文作倉，畧同古

文，惟象倉形之⊖左畫延長，說文遂誤以為从食省，口象倉形，訓穀藏；按古有車、兵、祭、樂、宴五庫，見月令蔡邕章句。庫為車庫，說文云庫，兵車藏也，从車在广下。倉為兵庫，以槍、鎗、創、瑲等从倉而知之，藏穀者廩，倉之初義不為藏穀，何得从食。Cang 象形字，倉字作⿱亼日，正如中國金器文⿱亼日字而省下基，訓貯藏室，亦謂普通倉庫，非專謂穀藏。

亩

篆文作⿱亼回，亼與倉舍之亼同象屋頂，回則如說文所云：象屋形中有戶牖。應云窗非戶牖。亩以藏穀，與倉有別，古金文鈗文亩字多从禾或来，即篆文稟字，後又加广作廩；啚、嗇均从亩，故知亩以藏穀也。亩廩唐韻均音力甚切，稟唐韻音力錦切，本為同讀，又音筆錦切者，亦複聲母61之所演化；例如剝从彔得聲，變从䜌得聲，龐从龍得聲，讀鹿同、扶公二切，筆曰不律，貍曰不來，風曰孛𩙫，鵙曰伯勞，亦皆複聲母61所演化。亩稟以藏穀，引申之賜穀、受穀，皆曰亩稟，今又以白事為亩稟，俗或作稟。

高

亭京

高字甲文金文均作□、□、□諸形，無一似篆文□者。隸作高，乃从篆文。高乃象亭臺，亼為頂及梁與舍倉同，H H 冂均為柱，篆文作○無義，冋為下基，下基特高大，以與舍別，韻會謂俗作高，真無知妄說。亭字，晉姜鼎作□，古匋器作□，篆文作□；京字，金文作□（靜敦）、□（公姒敦、師酉敦、井鼎）、□（克鐘、芮公鬲）諸形，甲文作□、□、□諸形，篆文作□，說文从京之就字，籀文作□，即金文□（大克鼎）、□（師鰥父敦）、□（散氏盤）之譌形；皆象一亭或重亭之形。高、亭、京，皆為亭，訓高，訓大，皆引申義；後惟亭用本義，高、京皆用引申義，久之讀音亦緣之而異。亭字从丁，謂亭基固定如丁釘之也，故亭孳乳為停，為渟；甲文丁字作口，金文作●、○、▼、▼、T、↑諸形，篆文變作个、隸變為丁，高之从口，京之从丨，與亭之从丁同。（篆文□下从巾，乃甲文金文冂之微變，說文謂□从高省，丨象高形，不可通。）

亨 享

享字甲文作亯，金文享敢作亯，父乙敢作亯，皆象宗廟形。（今語猶有宗廟稱享堂者）一變而為白者君盤之亯；再變而為杞伯敢等之亯；三變而為孟鼎等之亯；四變而為寶和鐘之亯；五變而為說文之亯；說文云：亯篆文亯，此六變也；古鉩文有作亯或亯者，此七變也；隸書合篆文鉩文作享，用享神之屋為享神字，說文訓獻，此八變也；人享神而精神與神通，隸又作訓通之亨，（伯囧父敢享字作亯，此當為隸書亨字之所祖）此九變也；享神恆以熟物，說文因謂：亯从高省，曰象進熟物形，後人更因之加火作烹，以為烹飪字，此十變也。說文無亨、烹，玉篇有亨無烹，亨下注云：同享，俗作享，又音許庚、匹庚二切；據此，六朝時或已有讀匹庚切之烹字，以前則無之，（晉語：晉人將亨之，韋昭注云：亨，煑也；此可證三國時尚無烹字。）趙宋時類篇火部始收烹字，古書烹字皆後人所改。亯字隸變有三形：一為亨，一為亯，淳、惇、或作涫、悺；一為享，敦、孰、或作敦、孰。（孰本謂手奉孰食之享物，後人加火作熟。）說文亯

訓享，从反亯；按反正無別，[字形][字形]一字，敦（敦）惇（惇）皆訓享，字皆从亯，非反亯可證也。享神必豐享，後加厂作[字形]，隸變作厚。城郭字之偏旁隸變亦作享或享，與[字形]之隸變完全相同，此最紊亂無理。城郭字篆文作[字形]，初文為[字形]，說文云：[字形]，度也，民所度居也，从回，象城𩫏之重，兩亭相對也，或但从口。（音韋）城郭字甲文作[字形]、[字形]、[字形]諸形，金文作[字形]（周公𣪘等）、[字形]（禽𩫏𣪘等）、[字形]（師鼎）諸形，中从○與甲文同；惟較晚之國差甔作[字形]，中从◎與篆文同。○象城垣，蓋為初制，後从◎者象重垣也。兩亭，即今世所謂城門樓，城樓非一，故从二亭，非必城郭重垣始兩亭相對；（說文古文墉作[字形]，籀文城作[字形]；籀文陴作[字形]，訓城上女牆；是[字形]即象城垣，非必定有外郭。）篆文兩亭之[字形]與[字形]譌作[字形]與[字形]，與高亭京同。

壼 亞

說文云：[字形]，宮中道，从囗象宮垣，道上之形，（按謂[字形]）詩曰：室家之壼。

今本詩大雅作室家之壼，爾雅釋宮：宮中衖謂之壼，郭注云：巷閤閒道。按說文䢼（隸變作衖）共𢀜（隸變作巷）一字，訓里中道；是在里中曰衖，在宮中曰壼，在通衢曰行，皆謂卝之空白四達，（爾雅四達謂之衢）今語所謂十字路也。壼下之亞，即金器亞形圖象之亞，口為宮垣，其中空白為宮中通道，四隅則宮中室也，猶甲文宮（宮）字內之吕字。壼上之串，蓋象巷閤閒止扉之木橛，爾雅云：所以止扉謂之閎，郭注云：閎，長杙，即長橛也；故壼或作閫，（見史記馮唐傳）壼之从串，猶閫之从困，說文云：橛，一曰門梱也，荀子：井里之厥，晏子作井里之困。困字口象牆垣，木即謂止扉之橛。亞即壼之初形，甲文亞字作亞或亞，延簋作亞，足跡罍作亞，與甲文同為陰文十字形，篆作亞形，稍變矣，隸書作亞，壼字从亞，視篆文近古。亞用為姻亞字者，閫內之事也，詩所謂：瑣瑣姻亞是也；詩曰：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中冓即閫內，故亞孳乳為惡，（滹沱字，禮器作惡池，詛楚文作亞駝，史記盧綰傳之亞谷侯，漢書作惡谷侯，亞惡古通用。）亞又孳乳為椏，

—— 145 ——

同丫，謂歧枝如歧路；亞有次第之意者，謂宮壼中諸室相次也。

行（[古文字形]） 彳 又

爾雅：「路、場、猷、行，道也。」詩：「行露」、「周行」，傳、箋均訓行為道，「謂行多露」，言道中露多，此皆用行之本義；引申為行列、行輩字。今俗加點作衍，以為行市牙行商行字，亦行列、行輩義之引申。道路曰行，人行道路上亦曰行，引申為品行、行動、行為字。甲文卝字，正象四達之通衢；其作[古文字形]者，即卝之微變。其从人作[古文字形]者，謂四達之衢人所通行也；其作[古文字形]者，[古文字形]之省；再省則為[古文字形]、[古文字形]，一切行之偏旁均作此。金文行字作卝、[古文字形]、[古文字形]、諸形，與甲文同。說文篆文作[古文字形]，今字作行，漢碑概作亍亍，猶近古文。作彳或亍者，省行之右或左，非有二音二義，更非如說文所謂行字从彳从亍也。集韻所謂：左步為彳（音敕）、右步為亍（音畜），此沿說文之誤。說文[古文字形]（行）訓人之步趨；[古文字形]（彳）訓小步；[古文字形]（亍）訓步止，从反彳；辵（隸變為辶，音綽）訓作

—146—

行作彳、廴（又音引）訓長行，从彳引之；實皆行之省變也。所有甲文金文古匋器、古鉨文、石鼓文，以至秦李斯泰山刻石，凡从彳之字，均作彡或ㄋㄟ，道字，散氏盤从行作衜，石鼓文亦从行作衜，無一作ㄋㄟ者，篆蓋許氏杜撰，以符合其象人脛三屬相連之說也。徐鍇反謂說文作ㄋ、李斯筆跡小變作彡；似謂說文所據篆，乃秦李斯以前之古文，許述之謬，一至於此。彳亍，為行之省，左右無別；又為彳之末畫偶或稍長者，亦非異字。觀延字甲文作□或□，延字師遽敦作□，盂鼎作□，建字毛公鼎作□可知也；建字，秦嶧山刻石作□；延字頌壺作□、頌敦作□，皆从乚，即卜之省也。辵（辵）字，甲文、金文、篆文，皆从彳从止，从止猶从人，即人行道中之義。甲文金文彳、辵，皆互用同義，即說文亦謂：延或作征，[辶且]或作徂，𨑒（即徙）或作[彳止]，返或作[彳反]，[辶艮]古文作[?]（即退），後古文作[?]，亦彳、辵不分；凡从辵之字皆為行義，即退亦行也，無一有作行作止之義。

黑

說文云：□，火所熏之色也，从炎上出㕣，㕣古窗字。加山作□（熏），謂以屮熏之也，後又加艸作薰，加火作燻。

黃

說文謂：黃，从田，从炗，炗古文光。古金器文黃字多形，而从⊞則同。按⊞非田疇之田，乃象窗形，囟小變則為⊞。黑之从㓁，乃在屋之窗，亦即竈突，今語所謂烟囪也；黃之从⊞，乃在牆之牖。黑無可象，乃以烟囪象之；黃無可象，乃以紙窗上火光象之。張中（薛阮二書均釋作張仲）簠其玄其黃字，薛書四器作黃、黃、黃、黃四形，均象火光四出，非必从光。火在烟囪則上行，火光在牖則橫見，故孳乳為橫；衡象牛行觸橫大木於其角，義亦訓橫，故金器銘文黃、橫、衡、三字通用。（毛公鼎，朱市蔥黃，即詩之錯衡，從橫（一作從衡）。）廣从黃者，謂火光滿屋更廣大也，故光、黃、廣、皇、（皇字金文作皇，象日光照耀地上，鄭眾謂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正肖此形，說文謂皇舞以羽翿自翳其首，以祀星辰也。）義均相通，古音亦同。

冊

冊或作册，甲文作冊或冊；金文作冊冊或冊冊，𢾭尊及眀父丁敦作冊，父癸卣作冊；說文篆文作冊，古文作冊；均象竹籬笆形，其竹長短不一，中有二編，乃栅之初字，故說文古文从竹。父癸卣尤酷肖栅籬，為完全圖画矣，𢾭尊及眀父丁敦，則象竹籬雙扉未闔也。後世編木為

栅欄，即效竹籬之形，故栅字从冊从木。冊命、簡冊，皆後起之事，因木編竹為之，遂亦用冊，如土、回、卜、冉、主、卯之例。

乂 爻

乂、爻之義起於結繩，初用為數名，後用以象网格之交加形，如冊之例。後又引申以象一切物之交加形，例如：网之从乂，謂繩之交加也；离、禽、畢（甲文作[illegible]）之从乂，謂繩或竹之交加也；甘（箕之最初形）之从乂，謂竹之交加也；凶之从乂，謂亂石之交加也；囟之从乂，謂腦中經絡之交加也；胃之从乂，亦謂胃中經絡之交加也；（四點象食物）鹵、𠧪（覃）、簟（簟）之从乂，謂蒲葦之交加也；（四點象鹽粒）[illegible]（古文緦）之从乂，謂麻之交加也；卤（古文西）、卥（籀文西）之从乂，謂竹木之交加也；鬯之从乂，謂香艸之交加也；（四點象米）㚇之从乂，鳥足之交加也；（說文云：㚇，鳥飛歛足也，引爾雅云：鵲鵙醜，其飛也㚇。）㚇、稯、椶之从乂，謂葉之交加也；嵏（或作嵕）之从乂，謂山之重疊交加也；壼之从乂，謂壼中气之交加也；（篆文作[illegible]，象气閉壼中不得洩，易曰：天地壹壼，或作絪縕，或作烟熅，又或作氤氳。）垔（隸變作垔，又或加土作堙，加阜作陻）之从乂，謂土之交加也；甄（隸作甄，匋也）之从乂，謂泥土

之交加也；湮（隸作湮）之从㐅，謂水之交加也；熄（隸作煙或烟）之从㐅，謂氣之交加也；緦之从㐅，謂線之交加也。二㐅為爻，說文云：爻，交也，古金器文作爻。棥之从爻，謂竹木之交加；肴（肴）、殽（殽）、淆（淆）之从爻，皆謂交加錯雜；希（希）、稀（稀）、絺（絺）之从爻，與襄之从㸚同意。㐅雖與數名之㐅同形，而音義不同，數名之㐅即五，讀疑母，爻讀匣母，交讀見母，匣見、均出於羣母，與疑母雖同屬見系，而微有別，故㐅、爻之音義近於交也。交為交脛，義亦近於爻，故爻亦訓效，效从交。交孳乳為絞，正謂繩索相交；孳乳為校，校為木枷及木囚，謂木之相加；孳乳為齩，或咬，謂齒之交加；凡从爻之字均與从㐅、爻同。五孳乳為吾，乃語字之初形；金吾為兩末塗黃金之銅棒，漢司隸校尉執以禁夜者（見古今注及集韻）；經典捍禦字，說文作敔敔，毛公鼎作𢆉吾（干吾）；是从五从吾之字，均與㐅、爻交加之義相遠。

㸚

說文爾下云：麗爾猶靡麗也，从冂从㸚，其孔㸚；按其孔㸚即謂窗格間空處麗廔闓明也，說文㸚篆下無義，㸚之義見於此。廣韻㸚下注云：

㸚尒，布明白，象形也；按此云㸚尒，即說文之麗爾，㸚為本字，麗為假借，廣韻㸚在紙韻，音力紙切；麗在齊韻，音郎計切；同讀為Lia.麗義為偶耕，無有孔通明之義，說文囧下云：窗牖麗廔闓明；廔下云：屋麗廔也；此麗廔均為㸚廔。說文：籭，竹器也，可以取麤去細，𨣼，下酒也，一曰醇也；纚，冠織也；漢書江充傳：冠禪纚，步搖冠，飾古曰：纚，織絲為之，即今方目紗；西京賦：纚鱺鰋鮋，薛綜注云：纚网如箕形，是絲織之纚乃有目如網者也。亦皆假麗為㸚。籭、𨣼、纚之假麗為㸚，猶籭、漉之假鹿為寠，說文籭訓竹高篋，簍訓竹籠，同為編竹器也，漉訓浚，一曰下水貌；籔訓炊箕，箕訓漉米籔；其器曰籔，其用曰漉，知漉為假鹿為寠也。故寠即編竹簍之初形，㸚、寠均有孔，故可以取麤去細，可以漉酒下水，而有闓明之義，此皆借音造字之例。尒爾與爽則用㸚之本字本義，爾為窗簾，爽謂人當窗氣爽也，故說文謂爾从㸚與爽同意。

㠭

說文云：㠭，極巧視之也，从四工。按㠭亦象窗格間有空隙，與㸚叕同有麗廔闓明之義，非从四工。知㠭為窗格間空隙者，以𡨄（塞）字从㠭，象二手捧土以窒屋窗格之空隙，此即詩豳風塞向之義也。加衣作襄

說文訓丹縠衣；縠即師古所謂方目紗，今曰輕紗，其細孔㸚㜯，縠衣，即江充傳所謂紗縠襌衣也；襄之从㠭，猶𢁉絺之从爻，纚之假麗為㸚。省襄加尸作㞜（展），象人被縠衣也；窗格麗㜯通明，紗縠亦麗㜯通明，故用展為展視字；周禮祭僕展而受之，鄭訓展為錄視，肆師展犧牲，注訓展為省閱。紗縠有伸縮性，故用展為伸展展布字；爾雅釋言：展，適也，注云：得自申展適意也；廣雅釋詁三：展，直也；釋詁四：展，舒也；晉語：修必展，注云：展，申也；漢書王温舒傳注：展，伸也；詩關雎展轉反側，正以展轉為舒轉求適之義。劉向九嘆惜賢，憂心展轉，王逸注引詩展轉反側，不作輾轉。後加車作輾，說文無輾，玉篇廣韻有之。加馬作驏，字林云：馬卧土中也；韓詩外傳：其馬佚而驏吾園而食吾葵。加手作搌，見廣雅。加石作碾。見正字通。

疋

篆文作𤴔，象門窗刻穿花紋，其空隙處麗㜯通明也；孳乳為䟽，說文云：門戶疏窗也，从疋，疋亦聲，囱象䟽形，讀若疏。為㽰，說文云：通也，从爻从疋，疋亦聲。為疏，說文云：通也，从㐬从疋，疋亦聲。其義皆為疏通，其形其聲皆在疋。後又作踈，正韻云：踈同疏。疏之本義為門窗刻穿

花紋，招魂：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古詩：交疏結綺窗，或作交疏結綺囱，皆謂門窗之鏤刻花紋交錯也。明堂位：疏屏天子之廟飾也，疏云：疏，刻也，西京賦薛注曰：疏，刻穿之也；後漢書梁冀傳：窗牖皆綺疏青瑣，注云：鏤為綺文也。引申之，畫為綺文亦曰疏，管子：大夫疏器，注云：疏，飾畫也；何晏景福殿賦：羅疏柱之汨越，注云：疏柱，畫柱也。刻穿處可通明，故引申為通達，月令：其器疏以達，玉篇引作𤴓以達。注疏、疏記，義為疏通，奏疏義為敷陳上達，扶疏之義亦為上達；太玄作扶𤴓。刻穿處有空隙，不能密接，故疏又引申為疏密、親疏、疏闊字；蔬之从疏，謂菜蔬青色叢生，如門窗或柱飾畫之綺文，或但作疏。周禮大宰：聚斂疏材，鄭注云：疏材，百艸根實可食者，疏不熟曰饉。疋又孳乳為楚，謂林木稀疏也，故用為清楚字；又孳乳為胥，胥从肉疋，如今醉蟹，說文云：胥，蟹醢也。从疋者，謂蟹之骨肉散足疏解錯雜若疋也；釋名云：蟹胥，取蟹藏之，使骨肉解足胥胥然也。用為鈔胥字者，乃取疋之疏通，疏達、疏記義也；古即用疋，說文云：一曰疋，記也。胥訓相，亦取義於疋，疋之穿刻以木，花紋相互連綴，其空眼如目，相之本義亦為木中空，有眼如目；胥孳乳為壻或婿，亦取義於疋，猶聰之取義於囱，蓋以通明者才智，晦塞者稚魯，壻或謂之倩，倩、壻皆才智之稱也。說文心部之㥠，言部之諝，均訓知；周禮天官序官：

冢宰胥十有二人，（後世胥吏之稱，即起於此。）鄭注云：胥讀如諝，謂其有才知，為什長，此皆取義於疋之麗廔通明。弟子職問疋何止，乃足之譌；疋用為雅，乃取義於古夏字。春夏字甲文从㮚作𣈆，樹木㮚盛之義，三體石經从疋作⊙疋，樹木扶疏之義；後以同音假借，春夏字與華夏字不分，夏為雅音，遂用疋為雅。後世又用疋為布疋字，乃匹之譌。（說文云：匹，四丈也；雜記鄭注亦云：四十尺謂之匹；小爾雅云：倍兩謂之匹；二丈為兩，倍兩，四丈也，蓋謂布帛之整匹，其形取於正（說文：𤴔古文正），與𤴔形近，故隸書變是為是，變定為定），其音則仍為匹。

爾（尒）

說文云：爾（隸作爾），麗爾猶靡麗也，从冂，从㸚，其孔㸚，尒聲。朱駿聲謂：爾即㸚字，小篆加冂又聲也，本義為窗䆻之交文，玲瓏可觀；按此說是非。象人手，謂㸚象窗䆻之交文固是，謂爾即㸚則非也。㸚加巿，謂㸚竹（中个即竹字）編成有幹有邊之簾，八謂編竹之繩也。簾近窗或門，故爾訓昵，訓近，𡥈乳為邇，簾之中邊均以硬竹夾持之，故𡥈乳為訓箝之𥳑及絡絲柎之檷；簾蔽全窗，故𡥈乳為訓滿之彌瀰瀰等。亦（隸作尒或尔）為爾之省形，說文分為二字，謂爾从尒聲，尒从入丨八，八象气之分散；

皆非。爾用為爾我字者，女汝之同音假借也；用為「爾爾」義者，「如此如此」之合音也；用為「爾耳」義者，「如此而已」之合音也。

口

說文云：口，回也，象回帀之形。後加韋作圍，猶今語圍牆也，亦垣之初字，故从口之字如啚困圈囿園圃固圖囚困國邑或等，皆象垣牆。說文謂[illegible]字从回，或但从口，古金文正从○，甲文則从方形之口作[illegible]，皆象城垣。

亘

說文云：垣，牆也，从土，亘聲；[illegible]，天子宣室也，从宀，亘聲；亘（隸作亘）音宣，从二从回，回，古文回。按回回，均象回水之漩渦，回亦象城郭，而回則不象矣。城郭字从口或○，均象城垣，从◎則象重垣之郭，無从回者，垣之从回，當為回之譌。亘為宣之省形，垣不應从此。說文所謂天子宣室字，甲文作[illegible]，虢季白盤作[illegible]，晉姜鼎作[illegible]，邾敦作[illegible]，皆象門窗或欄杆穿刻兩巳相背之花紋，尚書傳、爾雅注，均謂黼文如斧，黻文如兩巳相背，與疋疏同意，故爾雅釋訓：宣亦訓通，謚法：善問周達曰宣，引申為宣揚、宣洩字。

較晚之甘泉鐙之[illegible]，始作回紋形，然非从回水字，篆文亘作[illegible]，亦回紋形，惟謂亘从古文回，宣、垣、皆从之，其義遂不可通。隸變[illegible]為亘，垣、宣、洹、桓、皆隨之而變，从月之恆，从舟之亙，亦變為亘，則益混亂矣。

南

甲文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諸形；金文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諸形；篆文作[illegible]，皆象行帳，如蒙古包，近世行軍之帳蓬尚肖此形，中央豎木為柱，內有二橫梁。說文：湳，西河美稷保東北水，在內蒙古鄂爾多斯族，水經注云：羌人因湳水為姓，按吾族由西北南下，正經過此地，此地水艸素盛，攜行帳者多集於此，故水以南名。亦以為姓，不獨羌人，漢人亦有南姓。帳門向南，遂以為南北字。殷人雖已有城郭，而畜牧猶盛，攜行帳逐水艸之事，當仍有之，故製此字。南人、南樂字，又皆南北義之引申。

丏（丐）

說文云：丏，不見也，象壅蔽之形；字彙謂象避箭短牆。按倉頡篇：旁視曰眄；說文云：眄，目偏合也，一曰衺視也，秦語；史記鄒陽傳：按劍相

眄。漢書敘傳：以顧眄而捐相印；張衡西京賦：睨鶩流眄，一顧傾城；據此，則丏義非全不見，避箭短牆，雖有所壅蔽，而中留空處可伺外窺探也。从丏之麪，訓麥末，亦謂微細難見而已。廣韻二十七銑之丏訓不見，十四泰之丏同匄，注云：本又音緬。是丏用為乞匄字，自唐宋已然，後更小變其形作丐以別之耳。

右象宮室城郭　四十字

衣

甲文作[字形]或[字形]，金文作[字形][字形]或[字形]，篆文作[字形]，皆象襟衽左右掩覆之形。說文謂：象覆二人之形；按衣無覆二人之理，段玉裁謂：覆二人則貴賤皆覆，亦曲為之詞也。甲文作[字形]者，正象衣蔽人體，亦即依字，衣為人所依倚以蔽體也。徐鍇疑義篇衣作[字形]者，謂「說文字體與小篆有小異者，許慎所解其義也，點畫多少，皆案程式，李斯小篆，隨筆增減，如衣之類，本以覆二人為義」。按李斯小篆誠多隨筆增減，然斯生秦火以前，猶多見古文，所增減者乃就古文為之，故小篆[字形]字與甲文

金文無異，皆非象覆二人。金文有衣作□者，伯晨鼎、盤、𧷢侯鼎。裏（衮）作□者，伯晨鼎、𧷢侯鼎。褻作□者，毛公鼎。甲文表作□，古鉨文衰作□，均絕非二人；許氏解說雖誤，而猶未改篆，徐鍇改作□，不知其據何古文，案何樣式也？字果作□，義為覆二人，則象二人共一冠笠，非衣字矣。鍇益牽就許書覆二人之說，遂至無知妄作。此與大徐謂□為李斯筆跡小變同一謬誤，同一詐述。

卒

說文云：□，隸人給事者衣為卒。卒衣有題識者。卒本象隸人之衣，引申之衣此衣者亦稱卒。隸卒為末職，故卒訓終，訓盡，人死亦曰卒。孳乳為倅，亦謂末職，周禮或逕作卒。猝謂隸卒之多忙，醉謂飲酒盡量，悴、瘁、謂盡力之勞也，碎石為石之微末者，粹謂米之精細者，皆用卒之引申義。

衰

古金文作□，古鉨文作□，皆象簑衣形。說文云：□，艸雨衣，从衣，象形。謂□也，與髯之篆文同形。隸變為衰，以艸為衣，必依層次編之，故引申為等衰

字；每層以次下垂，故又引申為衰落字；後以本義為引申義所奪，乃加艸作蓑，以别於等衰衰落字。

巾

說文云：巾，佩巾也，从冂，丨象糸也。按古者拭手之巾曰帨，枕巾曰㡊，覆衣大巾曰幋，覆髮之巾曰幘，覆牀或覆食案之巾曰幕，覆尊之巾曰幂，見儀禮字皆从巾；凡覆物者，皆可稱巾，當不限於佩巾。

冖 冃 冃

說文云：冖，覆也，从一下垂；徐鍇曰：今俗作冪同莫狄切。冃，重覆也，从冂一；莫保切。冃，小兒蠻夷頭衣也，从冂，二其飾也。按冃及後出之冒字，皆今帽字之原始形，最初為冂為覆物之巾，亦為覆髮之頭巾，後稱曰幘，今語曰包頭，巾、市、即韍冠、冃、冕、冪、鼏、儀禮鄭注：鼏，鼏覆也，冪、从此，盂鼎、錫女鬯一卣、冂衣、市、舄、車馬，冂即冕也。冕、冥、网、亦从此。加冖作冃，加二作冃，皆象頭巾之疊紋，非其飾。冡、壳、均从冃，冕冑均从冃，並不限於小兒及蠻夷之頭衣。加目作冒，謂帽加於目上也。後又加巾作帽，古只

用冒，漢書雋不疑傳：著黃冒，是也。說文無帽字，玉篇、廣韻有之。釋名云：帽，冒也，是東漢之末已有帽字。說文冒訓冡而前，及後世用為干冒、冒犯、貪冒、冒昧，假冒字，皆謂以帽蔽目，冒之引申義也。

㡀

說文云：㡀，敗衣也，从巾，象衣敗之形。按古匋器文㡀字作㡀或㡀，非从巾，乃象破布垂條，以八象分散，亦即受聲於八。以木擊衣而破之曰敝，以木擊貝而破之曰敗，以石器離皮曰破，敝、敗、破，古皆同音。㡀敝在祭韻，敗在夬韻，破在歌韻，廣韻祭泰夬廢四韻及歌韻，古音同為a；音同義近者，每可通用，故今吳語讀敗如罷，餘姚讀破如怕，猶存古意。

說文以敗訓㡀。僖十年左傳敝於韓，注云：敝，敗也；玉篇云：敗，破也；敗，壞也，亦曰破壞，擊敗亦曰擊破。

黹

頌鼎作黹，頌敦作黹，黹、黹、黹、黹，頌壺作黹，師𩛥父鼎作黹，寰盤作黹，休盤作黹，此諸器之文，舊釋作黹或黻。甲文之黹亦即黹字。尚書孔傳、左氏杜注、爾雅孫注，均謂黻若兩已相背，甲文金文之「亅」「ㄈ」，均正作此形；餘則為織縷之縱橫紋。黹為黻之初形，亦即黼之正字。黼从黹，乃黹之譌變，與篆黼、黼所从之黼為異字。皋陶謨云：「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華蟲即雉作會」，謂

以五采繪此六章，即六種花紋；「宗彝（即虎彝之虎文）、藻、火、粉米、黹黼、黹黻、絺繡」，謂以五色絲繡此六章即六種花紋於絺也。（說文云：絺，細葛也，初形為希；皋陶謨會（即繪）繡有分，繪、繡亦稱文繡，文謂以色采繪花紋；繡謂以色絲繡花紋（如今刺繡）；畫謂以書刀刻花紋，義各有別。說文繡訓五采備，繪訓會五采繡，非也。蓋以繪字从會絲（亦繪於帛，故从絲），而不知黹，篆文作黹，亦象花紋之麗屢，畧似甲文金文，說文訓黹為箴縷所紩衣；按黹謂衣上所繡花紋（今語猶云鍼黹），非衣也，猶之黼黻亦非衣。

帶

古者男子帶革，婦人帶絲，故帶字亦有二形：宰辟父敦帶字作[glyph]或[glyph]，伯姬鼎作[glyph]，此為革帶，象革條佩玉及綬，後世所謂玉帶，中綰以玉或寶石，猶此遺型也。篆文之帶，則為絲葛織帶，上卅畧似黹之花紋，加巾成帶矣。說文云：帶，紳也，男子鞶革帶，婦人帶絲，象繫佩之形，佩必有巾，从巾；此蓋謂卅象以革繫佩玉，義當專指革帶，而又男革女絲並舉，則未免混亂矣。

皃

弁(十七) 說文云：皃，頌儀也，从人，白象人面形，籀文作貌；覍，冕也，周曰覍，殷曰吁，夏曰收，从皃，象形，貌籀文覍，从廾，上象形，或作弁。按皃訓容儀，乃引申義，皃之本義與弁同，亦即帽也；冃為初形，白非象人面形，乃冃冠人首，不見髮顏，故形似白，以弁从冃而知其為初形，籀文以貌象弁，又知篆文亦以白象弁，上皆為冃也。籀文加豸作貌者，取司殺之豸以壯威嚴也。禮郊特牲曰：委貌，周道也；又曰：周弁，殷吁，夏收；委貌即弁，此貌、弁，同字之確證。釋名云：委貌，冠形，上小下大，冃字正肖此形，覍字加八無義，當為弁之譌形，故隸依弁作弁，弁从廾者，謂弁緊覆髮上，如兩手之拍合，故孳乳為拚，說文云：拚，拊手也，歡笑拊手字，今云拍手。弁又譌變為卞，歡拚字亦譌變為抃。汴水字則為汳水之譌變。說文云：冠，弁冕之總名也；弁非冕可知；又云：冕，大夫以上冠也，然則大夫以下用弁而無冕，冕弁之有別又可知。釋名云：弁如兩手相抃時也，以爵韋為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為之，謂之皮弁；弁益為最古之冠，士冠禮記曰：三王共皮弁；又皮弁鄭注云：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其時冠冕

未興，惟有簡陋之弁、宀（形畧如冂之幞以覆髮，貴賤共以為冠，後尊以弁為大夫以下平民之便帽，與大夫以上之冕，有上下貴賤之別，故後世稱下級武職曰弁、其語源蓋起於古者耕戰之士恆著弁，後遂以弁稱其人，意同卒、皁。又或作皂，字本作早，釋名云：皁，早也，日未出時早起視物皆黑，此色如之也。養馬之隸衣色黑，故稱其人亦曰皁，皂角之實亦黑色，故草字从早，後以皂角之草為艸木字，早之本義又為早晚字，乃別作皁以為皁隸字，又作皂為皂角字。从白猶从日，从七猶从十（早字戎字，篆文均从甲，隸均从十，用古文也）。其理可通，徐鉉謂俗書早，或从白从十，或从白从七，皆無意義，無以下筆；實乃自不識字而妄譏耳。他人皆以其人之衣冠稱人也。弁之視冕簡便應急，士冠禮鄭注云：爵弁無緌，皮弁無玉。又云：大古質，蓋亦無飾，重古始冠，夏收，取義亦只以斂髮。故引申為弁急字，定三年左傳：邾莊公卞急而好潔，是也。

全（仝）

玉

玉，甲文、金文、篆文、均作王，說文謂象三玉之連，｜其貫也，甲文之丰或丰、象玉一串，丰丰即玨，象玉二串，與朋貝字同意，象三玉相連之義益顯，乙亥殷：玉十丰，即十串玉也。後世假用朽玉之玉，以別於帝王字、

玉之偏旁仍作王，不作玉。廣韻玉音肅，訓朽玉；史記公玉帶，索隱曰：三輔決錄注云：杜陵有玉氏，音肅。說文以為从王，音畜牧之畜；此可見唐時說文尚有玉篆，今各本說文訓朽玉之珛篆，乃後人所增改。朽玉加點者，謂玉有瑕點也。說文：仝，完也，从入，从工，全，篆文仝，从玉，純玉曰全。按工即玉，非从工巧之工，甲文巫字作[illegible]或作[illegible]，湯叔尊寶字作[illegible]可證也；人為掘玉者之棚舍，與金同意，非从入。考工記玉人：天子用全，注云：純玉也，按純玉當為璞玉，無瑕不待琢治者，初得未治之玉當在掘者棚舍中，未入市，故上从入。考工記弓人：得此六材之全，注云：全，無瑕病也；周禮醫師：十全為上，注云：猶愈也；按十全亦謂無瑕病，故孳乳為痊。見莊子徐无鬼，廣韻謂仝為同之古文，出道書。

朋

朋字甲文作拜或拜。詩菁菁者莪：錫我百朋，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為朋；易損卦崔憬注云：雙貝曰朋；金器銘文效卣言五十朋，字作[illegible]；呂鼎言卅朋，字作[illegible]；有言廿朋者，效卣敔作[illegible]，匽侯鼎作[illegible]；紳敔言十

二朋，字作[古文字形]；遽伯簋言十有四朋，字作[古文字形]；庚嬴卣言十朋，字作[古文字形]；有言五朋者，宰甾簋作[古文字形]，趞卣作[古文字形]；趞叔卣言三朋，字作[古文字形]；俎子鼎言二朋，字作[古文字形]；遽伯還簋之[古文字形]則為一朋矣。一朋二串，串各五貝，此鄭箋所謂五貝為朋也；每朋皆二串，此崔注所謂雙貝曰朋也。每朋皆二串者，古初以為頸飾，二串左右垂也；說文賏訓頸飾，此亦以雙貝象二串，即一朋。二串相偶，故用為朋友字，後又作倗。甲文之鳳雖有略似說文所謂古文鳳之[古文字形]形者，乃象大鳥之豐羽修尾，非朋字，朋為[古文字形]之隸變，非[古文字形]之隸變，說文誤以朋為[古文字形]之變，故[古文字形][古文字形]亦變鵬。

朱

朱為珠之初形，金文多作[古文字形]，•象珠形，丨象貫，即貫珠之組，與貫玉之丨同，組之上下均作結如[古文字形]形者，防其脫落也。毛公鼎作[古文字形]，吳尊作[古文字形]，金文鼄之偏旁作[古文字形]或[古文字形]，[古文字形]漸變為篆文之[古文字形]；•變為一者，與[古文字形]變為[古文字形]，[古文字形]變為正，[古文字形]變為日，同失造字之初義。說文謂朱為赤心木，固非；或謂朱為琅玕珠，亦非。上古已盛用貝，自應有珠，禹貢、淮夷蠙珠暨魚，是周末已有蠙珠，禹貢蠙珠與琅玕並見，必非一物，

書傳說文、郭注山海經及爾雅，均謂琅玕似珠，古若無珠，於何云似？若謂珠字从玉，疑為玉類，非蠙珠蚌珠，而說文玉部璙篆以下五十餘字，幾皆非玉，不獨珠也；玭珠即蠙珠，字亦从玉也。珠色微紅，故用朱為色名，琅玕多種，古以青色者著稱，此亦珠非琅玕之證。猶之以丹石字為丹青字也。殊、誅从朱者，借朱為殳也，音義皆孳乳於殳，說文云：殳，以投殊人也。鳥咮字為啄之假借，古字體用不分也。蜘蛛字从朱者，謂其身圓如珠也。侏儒字从朱者，謂其人身短，舞時旋轉如珠也。

冑兜

豦敦、甲□干戈，此明為冑字。小盂鼎作□，伯晨鼎作□，上皆象冑形，非从由，下皆从目，非从月，謂冠於目上也。篆文作冑，說文謂从月，由聲；从月則為□之省目，猶可通，从由不可通也。隸變為冑，遂與从由、从肉訓裔之胄相混矣。冑、兜二篆，說文均訓兜鍪，實非一物一字。說文鍪訓鍑屬，冑如覆釜，正似今世之鋼盔，冑頂上出之古，中國古冑之飾以系纓者。古釜以貝，覆之則為冑，詩閟宮：貝冑朱綅，是古冑亦以貝為之也。兜頂無上出之飾，且以蔽全面，與冑異制，蓋舞蹈及戰爭之

兂 朁 替

面具也。

說文云：兂，首笄也，从人，匕象簪形，俗从竹作簪。釋名云：簪，兓也，以兓連冠于髮也。按兓為二兂，穿冠之左右兩旁以連於髮，（从竹，謂以竹為之；从甾，謂盛簪之器。）故孳乳為贊，為鑽，（或又作欑，作穳，是鑽初用木，後用金。）贊象二人兂執貝而行進見禮，相者亦如之，故用為贊襄字；鑽則取義於兂之穿冠。說文云：鑽，所以穿也。說文云：朁，曾也，从曰，兓聲；𣌭，廢一偏下也，或从兟从曰作暜，（今作替。）按兓、兟、朁、兟之譌，甾乃曰之譌，暜、替、朁即簪也。兂、先形近，說文兓譌為兟，朁譌為暜，贊譌為賛，鑽譌為鑽，遂分暜、替為二；隸又或譌兂為夫，賛或作賛，鑽或作鑽，暜遂亦作替。暜孳乳為潛，為僭，為譖，潛謂潛入，僭謂僭越，韻會云：旁入曰譖，皆取義於簪之穿冠。爾雅釋詁：替，止也；釋言：替，廢也；二簪以止冠，廢一則偏下也。潛、僭、譖、

○

隸亦或作潛、僭、譖。（俗以僭僣為二字，僣訓踰僭，僭訓僭侻，非也。）

戴敦環字作◯，亢敦作◯◯，亘閘敦作◯◯，此連環之形；單一之○則為玉環字之初形。此形之見於他字者，如蠶字齊侯壺作𤩽，環字毛公鼎作瞏，皆用玉環字之本義。說文云：肙（肙，蜎之初形），小蟲也，从肉，○聲；（徐鍇謂口音韋，非也。訓回之口，其義雖謂回環，但象四面圍繞，方圓無別，孳乳為圍；○則孳乳為圓，象圓環，不相混也。）謂小蟲之蜎蜎如環也。員（員）訓物數，古者貨貝，周時鑄錢，已象肉好為若一之環，故从○，孳乳為圓，為圜。車 訓車軸耑，此以○喻軸之圓頭也。

匹

說文云：匹，四丈也，（漢書食貨志亦謂：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从八匸，八揲一匹。八揲猶云八疊，一揲五尺，匸為盛布帛之器，類如今世嫁女之柗。（匸為筐篋等之初形，說文分匸、匚為二字，非也。）昏禮納幣一束計四十尺，此匹之本義，引申為匹偶字；古者用馬駕車，或四或六或八，亦率為偶數，故馬數亦稱匹。

糸

㡭

說文云：糸（糸），細絲也，象束絲之形，讀若覛，古文作糸；絲，蠶所吐也，从二糸，實乃一字，皆象束絲之形，糸之與絲，猶屮、个之與艸、竹，皆非二物二字。胤（胤）之从幺，幾（幾）與茲之从𢆶，義皆為絲也。說文：繼，續也，从糸㡭，一曰反𢇍為繼；絕篆下亦以𢇍為古文絕，象不連體絕二絲；按古文無反正左右之分，𢇍與㡭為一字，㫁字象以斤斷絲，與絕字象以刀絕絲同意，知𢇍非絕之古文，𢇍㡭皆繼之初形。

右象服飾　二十五字

丨

徐鉉云：古本切，朱翺云：音袞，孤損反。按丨即木榦古語曰矜，（說文：矜，矛柄也。方言：矜謂之杖，古謂老而無妻者曰矜，今語曰光棍，音義皆同。）今語曰棍。榦、幹、梃皆孳乳於丨，棍又後出之聲化字也。自原始之木榦以至近世最精機器之槓桿，乃人類一切工作用具之基本工具。丨豎用之則為杖、為杵、為柱、為梱、為槍、為矛、為斧、木斧為斤、為耜、為一切器之柄，煣曲之則為弓。歧首者為耒、為卜、為戈、為必、

丈

為戉、為戊、為戌、為干、(杆、桿)為戈、為月；(斨戟)平直者為辛。(辛)；橫用之則為ㄩ、為壬、為榷、為梁。橫豎交加用之則為几、為九、為且、為宜、為俎、為丌、為廾、為冓、為冊、為楙、為囱、為尺、為規、為工、(杠、槓)為巨、(矩)為井、為幵。古書無丨字，惟用橛、杖、梲、棓、棒、(說文作棓，宋修玉篇作梓或棒)榜、棍、(說文玉篇俱無棍字，宋修廣韻始有之)等後出之字；甲文、金文亦均無丨字，惟偏旁有之。說文丨訓上下通，中字从丨，亦訓上下通，奇謬。說文㫃訓旌旗杠貌；从丨為杠，得其誼矣。㫃(㫃)為旌旗等字之初形，左旁之㫃，為屮或㞢之譌，即旌旗之杠，後又加丨象杠，乃㫃之後出字。

手執卜為攴，手持竹為攴(支)，手執木為支(丈)。(从屮猶从木。)篆文攴字誤為从十作支，說文遂謂从又持十；隸變攴為支，遂不得不變支為丈；後又加木作杖。甲文鼓字从攴者，手持木丈也，从攴者，手持竹丈也，金文从攴者，亦手持木也。說文謂攴从又舉杖，丨正象木杖。丈用為十尺字，猶之用石為十斗字也。

午

甲文午字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諸形，金文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諸形，其作[illegible]者，已近於篆文之[illegible]，皆為杵字之初形，後加木作杵，以別於子午字。舂字篆文作[illegible]，說文謂从廾持杵臨臼，此正以午為杵也。說文成字古文从午作[illegible]，亦謂以杵築土，故城字从之。啎、迕从午者，取義於杵之觸地。許从午者，謂持杵力作之聲也。（詩：伐木許許；朱傳云：众人共力之聲；淮南子道應訓：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毛公鼎作虢許。）玉篇、廣韻，仵訓偶敵，此象人以杵逆敵，後世用為仵作字，此以杵象徵驗傷之鍼。（字之偏旁从午从矢者，每為鍼之象徵。）

矛

說文云：[illegible]，酋矛也，建於兵車，長二丈，象形。按[illegible]為矛首及柄，左右為重英；（魯頌閟宮傳云：朱英，矛飾也。）此古之酋矛也，即詩小戎之厹矛，（說文引詩作厹矛。）故其首曲，類今世之撓鉤，是為句兵；今世之矛，蓋古之夷矛。（考工記：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其首不曲，是為刺兵。（考工記：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注云：句兵戈戟屬，刺兵矛屬；刺兵之矛當為夷矛，其首不曲，篆文[illegible]字曲其首，專謂酋矛，考工記酋矛注云：酋之言遒也，正謂其首遒曲如篆文。說文謂酋矛長二丈，正合考工記酋矛常有四尺。）刺

兵利於銳首，故茅字从矛。夷矛之最初制，乃削木之一端令銳為之，如今竹木之棱標，投之則曰投槍，執而刺之則曰矛，初非長二丈，後減短之則演為丁，為矢，故短矮字从矢。增長之則為夷矛。

丁

丁字甲文作口、▢、口、○、⬡、諸形，金文作口○●━■▼▼↓↑，皆象釘頂或全釘形；篆文作个，形近象竹之个；故不識一个字，謁為不識一丁字，丁初用木為之，後用銅鐵，故加木作村，加金作釘，以別於丙丁字。木丁曰村，以斧撞丁亦曰村，說文云：村，撞也；通俗文曰：撞出曰村。猶之頂本頭頂，以頭戴物亦謂之頂，唐以後撞丁之村變為打。凡物村以丁則正則定，故訂字从丁，正字从●，定字从正，亭字亦从丁，孳乳為停，為渟。 頂字从丁者，初謂村丁於器之頂，引申為人之頭頂。

矢

矢之最初形制，乃削銳投槍截短之演變；繼以銳石為鏃（一名鍭，今名箭頭），甲文作 ⊗ 或 ⊕，象石鏃、木榦及括（矢著弦處）之形；甲文偏

矦

旁作 □ 或 □，金文作 □ 者，乃金器時代鏑作三逆鋒，字只能見其二面，近鋒鏑處加鐵●以增力；篆文作 □，則象矢置架上。說文謂 □ 从人，从厂，象張布，矢在其中；甲文作 □ 或 □，金文亦作 □ 或 □ 或 □，其極少數作 □ 者，矢已同篆文，皆晚周器及秦權，□ 為射矦旁持旌告獲之人，非在張布上，字書作㑭，故隸變侯；持旌者伺察於侯旁，故引申為伺候斥候、諮候字，後又加人作候，隸省變作候，（說文有矦無候。）以別於射侯字；斥候字後又加土作堠，以別於伺候、諮候字。氣候字又諮候之引申。古者重射，故用為侯伯諸侯字。埤雅云：猴善候，其字从侯。（白虎通云：侯，候也。）喉為胡之同音假借。（侯古音如胡，今吳音尚讀喉為胡。說文云：胡，牛頷垂也；漢書郊祀志有龍垂胡頷，注云：胡謂頸下垂肉，引申之，喉亦曰胡，鬍頷亦曰胡，後乃作鬍。）

斤

斧利於直使其刃以伐木，斤即今之錛，（釋名謂：板廣不可得削，又有節，則用斤，所以平滅斧跡也，集韻錛亦訓平木器。）橫使其刃以伐樹皮，故斧斤並稱。金文斤字作 □、□、□、□、

斤、𠂆、諸形，篆文作[illegible]，皆象一端空，蓋後端空實以木，不用全金也，柄在中央，與器成丁字形。

弓

甲文作[illegible]者，象弓背及弦，作[illegible]者，則象弛弓之弦；金文亦有全弓及弛弓之弦二種：如父庚卣作[illegible]，餘作[illegible]；篆文作[illegible]，亦為弛弓之弦。偏旁从弓者不盡為弓矢之弓，猶之从口者不盡為人口之口也。如引、如弔、如弼，皆非从弓。弼篆文作弻，說文訓輔，古文作[illegible]；按古無輕脣音，弼茀一物一字，詩采芑：簟茀魚服，毛公鼎作簟弼魚葡，弼之㐁及宿（隸作宿）之㐁，說文訓：舌皃之㐁，皆即說文席之古文[illegible]，說文㐁之古文作[illegible]，廣雅釋器云：㐁，席也。弼茀皆為編竹箴之席，編竹箴之器恆以粗竹夾輔兩旁，故用為輔弼字。說文弜訓彊，音其兩切，今吳語稱竹籬曰弜籬笆，亦謂編竹為籬，其中必夾輔粗竹以加彊其力也，非二弓之義。說文云[illegible]，古文[illegible]（[illegible]），亦象編竹，非象气，亦非二弓。弜‖均象編竹箴之器以粗竹夾輔之也。

耒

甲文尚未見有耒字，而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諸字，均象人扶耒，當為耕字之初文，後由象人之手足譌變為[illegible]，遂成耤字。耤田字，古金器銘文及說文均作耤，後加艸作藉。措訓措置，語云手足無所措，猶存古文象人手足之遺意。耤之本義為耕耤，說文云耤，帝耤千畝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

耤，按借用民力之耕，乃耤之引申義，籍之从耤，亦用耤之引申義，古者書籍用竹簡，故从竹。竹簡繁重非人人所能有，惟借讀傳寫，故从耤。加艸作藉者，與薦同義。說文云：藉，祭藉也，謂以艸墊祭器，易大過所謂藉以白茅，是也。以祭器置艸薦之上，故引申為憑藉假藉字。令鼎王大[古文字形]農於諆田，此器作於周初，故耤字亦近甲文，象人手持耒；耒彝之[古文字形]，耒作父己彝之[古文字形]，耒敦之[古文字形]，亦皆象手持耒；武梁祠所刻神農手持之器作[古文字形]，正為長曲柄歧首之耒。說文篆文作耒，乃[古文字形]之譌形，許氏謂手耕曲木則是，謂从木推丯則非也。「耒非推艸之用」，朱駿聲已知之矣；則丯為刻木之齧，故栔刻字从之，亦非艸也。[古文字形]、[古文字形]、[古文字形]、[古文字形]、[古文字形]、[古文字形]，均象長柄歧首之耒，以大為最初形制，蓋同一歧枝之木榦，歧枝向上以戰為[古文字形]（干），歧枝向下以耕為耒；其他諸形，乃象已加人工揉治之耒。易繫辭所謂斲木為耜，揉木為耒，是也。（說文云：煣，屈申木也；考工記作揉，鄭注：揉謂以火槁之。蓋煣木令稍屈，利於推之伐土。）耒上柄微屈，下端兩歧與不歧首之耜有別。（鄭眾考工記車人為耒注云：耒上歧；鄭玄考工記二耜為耦注云：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今之耜歧頭兩金，象古之偶也。是漢以前耒歧首兩金，耜不歧首一金，可知。）故耒字作[古文字形]，耜字作[古文字形]。詩豳風一言耜，

勿

小雅一言耜，周頌兩言耜，未嘗言耒，是周人已廢耒用耜。秦漢以來，耜演變為犁，為鏵，為鋤，為㭒或朳，急就篇㭒杷顏注曰：無齒為㭒，有齒為杷。玉篇廣韻皆訓㭒朳為無齒杷。耒演變為鏵鍫，說文云：𣐺，兩刃臿也，从木，𦥑象形，宋魏曰芣。今本方言云：宋魏曰鏵。按芣字从木謂柄，从𦥑象歧首，顏師古急就篇注云：耒，今之曲杷，芣鍫，其遺制也。芣、鍏、銚、錢、鏵、杈、杷，皆同一古耒所演變，歧首田器之異名。漢人已不識古耒耜之形制，遂至耒耜不分，易繫辭釋文引京房注：耜，耒下耓也；月令鄭注、莊子釋文引三蒼、食貨志顏注，均謂耒為耜上曲木，耜為耒下端之金；釋名云：耜，齒也，似齒之斷物也；後漢書章帝紀注：耒其柄，耜其刃，玉篇謂耜為耒端木；試問歧首兩金之耒下又接以一金或一木之耜，或歧首曲木耒之下，又加以如齒如耓之耜，成何物乎？呂亦加耒旁作耜。說文有梠無耜，釋文始作耜，乃在三國之世矣。

說文云：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遽稱勿勿，或从㫃作𣃔。按許氏所說乃𣃔之義，非勿之義。勿、𣃔非一字，𣃔為繪勿（即耒）之旗，鄉官載以促耕，周禮：鄉遂載物（此借物為𣃔），鄭注云：鄉遂，鄉大夫也，鄉大夫、州里皆鄉官。故引申為怱遽之義。後世怱字（六朝已有此字，見顏氏家訓），非加画於勿，乃悤之省，怱為悤之變，聰總，亦變聰總。勿為坺之初字，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鄭注云：伐之言發也，說文廣韻皆謂一臿土為坺；按伐、發，皆坺之借字，後又作墢，說文耦篆下云：耒廣五寸為伐，二伐為耦，此謂一伐五寸，與考工記不同，蓋由於漢人混耒耜為一物也。甲文

勿字作□□或□；金文盂鼎克鼎召伯敦均作□，石鼓文作□，□正為歧首之耒，其中斜畫為所墢之土，故一臿土謂之墢。萬物生於土，故引申為萬勿字，後萬物字作物者，乃假用雜色牛之名為之也；一臿之土，未必皆純土，每雜有瓦礫，故雜色牛名之物从勿，雜帛旗名之□亦从勿。牛犂未興以前，不及深耕，乃以耒挖土隆起，以納日光，故易字从旦从勿。利字篆文从刀，乃□（耒）之譌，說文古文从勿作□，利𥝢从□作□，師遽方尊从勿作□，甲文亦有从□从□二形，其義一也。

丽　比

耕耤字甲文偏旁或作□，人字甲文或作□，金文或作□作□：祖妣字甲文作□或□或□，金文作□或□；匙勺字甲文□字作□或□，金文作□或□，因此人字與象耒之匕、及祖匕字、匕勺字往往以形近而譌，祖匕與匕勺竟混合為一，如亥、由、尸之例。因此从二耒之比，亦譌為从二人，說文訓密，謂為反从；按二人為从，義乃二併，與比義

別。比為二耒，比夨作𠀤，从比之昆字，昆疕王鐘作𠀤，皆可證；說文比古文作𣏟，乃𠀤之小變，非二人从之小變。古者耦耕，二耒相比，故引申為比敘、比偶、比附、朋比、比較字。 丽字，甲文作𪊨，亦从二耒，麗字，甲文作𪊨或𪊨，从二耒二犬，从犬與从鹿同意；金文丽字作𪊨或𪊨，亦二耒，麗字則从二耒三犬；古者或以犬鹿助耕，（女真亦有使犬部使鹿部）如後世之用牛馬，丽、麗皆取象於耦耕，故凡从麗之字均有比偶義，如：說文之驪馬，周禮作麗馬，鄭注云：麗，偶也；左傳之伉儷，杜注云：儷，偶也；聘禮之儷皮，（說文作麗皮）鄭注云：儷，猶兩也；（士冠禮儷皮，鄭注謂儷皮為兩鹿皮，說文亦謂麗為鹿皮，此皆不知篆文麗从鹿之義而誤解）月令宿離不貸，鄭注云：離讀為儷偶之儷，此與周易：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皆為兩兩相附之義。 麗廔或作離婁、離樓，麗、離，皆㸚之同音假借，㸚象門窗刻穿花紋，美觀而透明也；用麗為華麗、美麗字，即由此引申。方言：娌，耦也；按里為麗之借音。汗簡之丽，說文麗字古文之𠀤，篆文之𠀤，皆𪊨之譌變，猶𠀤之

小變為 也。

力

力無可象，說文作 ，謂象人筋之形；齊侯鎛鐘力字作 ，則似手實為歧首之耒，同器和協字作 ，正从二人二耒，協力之義。从力之加，孳乳為嘉，加義始於加爵，从力為耒，从口與嗣同意，嘉字金文概作 ，蓋作樂以慶加爵；从力之男，甲文作 、 、 、 諸形，亦形似手而實為歧首之耒，金文作 或 ， 象手持耒，龜甲卜辭之男，乃謂侯伯男之男，非男女之男，其義非謂男子力田，乃以田與耒為襲爵象徵。自私有制興，至封建之世，遂以土田耕器為嗣位襲爵之象徵，故微欒鼎嗣作 ，盂鼎作 ，說文古文爵字作 ，父癸尊作 ，丹匜作 ，父丁觶作 ，此皆爵祿之爵，與酒器之爵為異字，皆以耒為嗣爵之象徵；加、嘉、男之从耒，亦同此義。以耒象力者，力耒雙聲，亦以耒有助於人力也。

弋

周禮夏官：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

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恆矢、庳矢、用諸散射。鄭注云：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枉矢、殺矢、矰矢、恆矢，弓所用也，絜矢、鍭矢、茀矢、庳矢、弩所用也，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茀矢象焉，二者皆可以弋飛鳥。依鄭說，結繳於矢以弋飛鳥，文選文賦注引說文：繳謂縷繫矰矢而以隿射也；詩鄭風弋鳧與雁，箋云：弋，繳射也；疏云：弋謂以繩繫矢而射也。矰矢、茀矢同，所不同者，矰矢用弓，茀矢用弩。說文云：[字形]，橜也，象折木衺銳著形，从厂，象物挂之也；農卣弋字作[字形]，亦象歧首木橛上有物挂之；所挂之物，當為繳矢與弓或弩，繳矢無弓或弩，無以弋射，弋之義為弋射，故不必象器之全形，而以丿象繳之也。

必

必為柲之初形，即戈、戉等之柄。鄦惠鼎作[字形]、休盤作[字形]、初器無蚤，即以繩索緊縛於木橛歧首之一端，以必其不至脫落，故用為必然字。[字形]上象木橛歧首之一端，下象著地之一端，非从弋；八或八指柄與器之繩縛處，非从八。說文云：[字形]，分極也，从八弋；形義

俱非。

戉戉戉

說文云：戉[字形]，斧也，从戈乚聲。後加金作鉞。甲文戉字作[字形]或[字形]，戉尊作[字形]。今世所傳古戉，亦或為月形或為半月形，戉即得聲於月，非得聲於乚，乚（篆文作[字形]）訓鉤識，後譌為乙，與戉義絶遠；甲文或作[字形]，亦象歧首木橛下端著地，與必同意，非从戈，更非从戉。書顧命：一人冕執劉，一人冕執鉞，傳云：劉，鉞屬；（劉字从卯，正象雙鉞，勝於鄭說鑱斧（說文鑱訓銳），此偽孔傳不可盡廢之一例。）書釋文引說文，疏引鄭注，均云：鉞，大斧；詩公劉疏引太公六韜云：大阿斧重八斤，一名大戉。周禮大司馬：右秉鉞，鄭注云：鉞，所以為將威也；故後世稱鉞為威斧。戉字，甲文作[字形]，金文作[字形]、[字形]、[字形]、[字形]、[字形]、諸形均象半月，篆文作[字形]，半月形微變。號季子白盤：錫用[字形]用政蠻方，此戉戊一字之證。[字形]（武）字甲文篆文

均从戈，戉辰奐从戉作□，可證戉戌與戈同為兵戰之器。戉、戌、皆為長柄大斧，用諸兵戰，故用歧首長橛以為柲，非从戈；短柄較小之斧，用諸伐木，克雷特（Crete）象形文字斧字作□、□二形，其雙刃斧則作□或□，均以虛實畫象短柄斧形；中國古文斧字亦象短柄斧形作□（斧）、□（爵）斧為後出之字、益以為由小斧戚戉以至長柄大斧戉戌之通名也。戌戉為兵戰大斧，以為將威，故威字从戌，（威字篆文从戌，金文多从戌。）用為威儀、威武字。茂訓茂盛，茂之从戊，與訓木盛之楙从矛同意；越从戉，故用為超越、優越字。歲字篆文从戌，甲文从戌，金文从戌或从戉，戌即戉，从戉者越之省也。（釋名云：歲，越也，越故限也。爾雅釋天：夏曰歲，鄭注云：取歲星行一次。疏云：按律曆志，分二十八宿為十二次，歲星十二歲兩週天。歲字从步，从戉，謂每年步越一次，从戌無義。）戌字，甲文作□或□，師毛父敦作□，呂鼎及師虎敦作□，虛畫實之則皆為斧爵之□、頌鼎作□或□形，色稍變，篆文左畫更延長作□，諸多从戌、从戊之字互相譌誤，說文遂誤謂戌為从戊含一。戉、戌為一類，皆兵戰大斧，戌、斧、又

為一類，皆伐木製衣器之小斧，故成字戚字均从戌，（成字說文篆文古文均从戊，甲文从戌，金文亦多从戌。）戌斧用諸伐木為斲戚，（金文戚字从屮木从火。）用諸製衣器則為成就。

干　戈　屰

甲文屰字作□或□，□，皆象有歧枝之木橛，別未見有干字，蓋屰即干也。毛公鼎：以乃族□吾王身，干吾即扞禦，虢敔干戈字亦作□，干氏叔子盤作□，篆文作□，皆即甲文之屰字；※秦繹山石刻屰字从□，尚近古文，說文篆文屰字作□，（說文又有𢆉（羊）篆，㚔、報、執、睪、圉、籟等从之，羊即屰，亦即干。）移一於二歧枝之間，遂形義俱失。干初但用歧枝之木橛，首向上則為干，首向下則為耒，均利於刺，金文作□或□者，蓋用金時代別裝干首，□或一其縛繩於柄處也。戈字甲文作□□□諸形，金文率作□，與篆文同，蓋就歧首之干，加橫木以為句兵，下象箸地之一端，或作□形。立戈卣之□，毋乙卣之□，則猶為初期橫金之戈，與後出之戈異。（考工記云：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是戈刃廣二寸，直援長八寸，橫胡長六寸，內即柄端入銎之柄長四寸，援即直刃長於胡，古

※說文：𧻓，距也，从走，屰省聲。漢令：𧻓張百人。訴，告也，从言，斥省聲。訴或从言朔作謝，或从朔心作愬，此許氏亦以干屰為一字也。

之橫金變為無刃之胡，由句兵變為刺兵矣，近世著錄之戈形，與考工記同，與古文異，蓋非初制也。周禮五兵，月令五戎，考工記鑪器，皆有戈無干，蓋干戈同源，（可於甲文金文車字軒字證之）；說文籀文車字从戈作[glyph]，甲文則从干作[glyph]，金文亦从干作[glyph]（盂鼎）或[glyph]（兮甲鼎、不𡢁敦、吳尊、師兌敦、番生敦）或[glyph]（𩰫伯𣪘）；軒字說文篆文作[glyph]，金文牧敦作[glyph]，與兮甲鼎之車同，均係籀文之[glyph]。閟宮鄭箋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蓋持矛持戈無定制。古者干戈無大異，後橫金為戈，始專為利器，干則兼用為他器。故五兵以戈包干。以干刺入他物則為屰（後又作逆），猶干之訓犯，午之訓牾也。干涉、干求字，又干犯義之引伸。干孳乳為扞，為杆，為捍，為竿，正兼為他器之用。

[glyph]

[glyph]為斨之初形，與反片之爿為二字，且辛父庚鼎作[glyph]，子璋鐘已加斤作斨，篆文作[glyph]。說文斤部之斨與戈部之戕為一字，从戈猶从斤也；引申為戕害字，以戕殺人曰戕，自殺亦曰戕。[glyph]即戟，說文云：[glyph]，有枝兵也，周禮戟長丈六尺，讀若棘；釋名云：戟，格也，旁有枝格也；三國志呂布傳：諸君觀布射戟小支；華嚴經音義引論語圖，戟形旁出兩刃，

今世武術所用之戟正作□形，旁有枝格，與且辛父庚鼎文同。孑璋鐘及篆文戟旁均作丮，乃左畫中斷之譌形。古車戟長丈六尺，今戟柄短，乃手戟也。手戟見三國志。戟之形制，旁出之枝有上下兩刃，上主刺，下主鉤，兼戈矛之長，考工記戟屬句兵，不盡然也。

辛（□）甲文庚辛字作□、□、□諸形；金文作□、□、□、□、□、□、□、□諸形；皆平首干也。說文分□、□為二字，□訓辠，讀若愆，□亦訓辠，辥亦訓辠，辠、辥均从辛，是□、□明為一義一字。廣韻，辛在仙韻，辛在真韻；但古音真韻字，亦多讀仙韻（ian），故古書真韻字往往與清、青韻（iəŋ）字為韻。即如从辛得聲之新，楚辭九辯，與清、生、聲、鳴、征、成為韻，从辛得聲之親，莊子養生主亦與名、刑、嬰、生為韻，管子四稱亦與令、駢為韻，韓非揚權亦與幷為韻，呂覽貴信亦與寧、嬰、令、貞為韻；據此，則辛字原亦讀仙韻（ian）也。□即金文之□、□即金文□之變，其下均象柄插土中，•變為一，

如曰變爲曰，本變爲本，土變爲土，朱變爲朱，正變爲正，聿變爲聿，立變爲立，米變爲米，北變爲北之例。甲文之▽↓，金文之▼↓，當爲辛字之原始形，此器亦有二用，如斧：大者用之推火、故變字从言，从言猶从辛，金文作䛒，古鉢文作𠦬，省象平首器推火。平艸穿木，故叢字从丵，義爲取丵推叢艸；丵字亦从丵，孳乳爲鑿，鑿訓穿木；辟字从辛（金文从辛或从𢆉）義爲以辛治众从屮；孳乳爲劈，說文訓斷。變易爲鑊，說文云鑊，（一曰平鐵）廣韻云鑊，平木器也。爲剗，玉篇云剗削也，集韻云剗平也。且以刑人；故大辟字从辛，孳乳爲劈；凌屖字亦从辛（金文作𡰪）。小者用之契刻，故辡字从辛，說文訓判，或作辨，隸變作辦，辯从辛，與言从辛同意；古者漆簡未興以前，文字刻於木，是謂契文。說文栔訓刻，契訓上約；古者契約刻木爲之，易繫辭：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書契即謂刻文字於木，刻於木者謂之文字，宣於口者謂之語言，謂之辯。變易爲削，考工記：築人爲削，長尺博寸；鄭注云：今之書刀；疏云：古者未有紙筆，則以削刻字。說文云：錐刀曰劃，亦即此物。爲剞劂，今曰刻字刀。

辛（亦即辛）之形孳乳爲言；辛之聲孳乳爲箋，說文：箋，表識書也；按義爲刻識書表，如後世之署簽。爲簽，見集韻。爲鐫；說文訓穿木鐫，今刻字猶云鐫字。音假用虔，虔訓虎文，訓固者音假爲堅也；訓殺者，音假爲辛也。孳乳爲虔，見唐韻，集韻。爲犍；玉篇云：犍本作犍，集韻云犍犗牛也。或用建作犍，見說文新附。又音假用奄，周禮天官酒人，奄十人，注云：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官人；續漢書五行志，奄官無陽施，猶婦人也。孳乳爲閹，說文

云：閹，豎也，宮中奄閽閉門者。近代又有騸，正字通云：騸，割去勢也，或迻作扇，五代史郭崇韜傳：當盡去閹宦，至於扇馬亦不可騎。此辛所孳乳字之一族也。辛之形孳乳為戠，小徐本說文戠皆闕義，大徐本云从戈从音，後之解者紛紛，惟王筠牽引禹貢釋文埴，鄭作戠，謂戠與埴同義，又林義光謂戠即題識字，義漸近之。从音即言亦即辛，辛戈皆割刻之具，戠字甲文金文雖有多形，而从▽或▼以象刻木之辛則畧同。後加言作識，說文栞訓槎識，此識之本義。加牛作⿰牛戠，龜甲卜辭有或牛，隸▽可作⿰牛戠，▽即犍牛之辛。義為犍牛，後又借同音之寺或直作特及犆；廣韻云：犆，犍牛也；玉篇云：犍本作犍，犆本作特。又或借同音之乘作騬；說文騬下云：犗馬也；犗下云：騬牛也。周禮夏官校下注云：攻特謂騬也。此辛所孳乳字之又一族也。栔刻艱難，刑人大苦，故辛用為艱辛、辛苦字；辣字从辛，謂其味之刺舌。

H　壬

壬癸字甲文作工、金文作I或王，橫視之亦為H，說文謂H皆後世同冋坰。之擔字，左右二畫象繫物之繩，篆文作壬，中畫為擔上所懸物，以為中途息肩之用者。壬為擔，孳乳為任，故用為擔任、負任、任重字。妊、飪、袵、曲禮云：袵訓卧席，周禮玉府注：袵席，單席也。之从壬，均取負擔之義。玉藻：袵當旁；深衣注云：

袵在裳旁者也；釋名：袵，襜也，在旁襜襜然；楚辭注：襜，襜搖貌。袵訓衣袵，亦取擔加於肩旁搖擺貌。壬用為僉壬字者乃佞之假借，日母字古讀泥母也；隸或作壬，乃與象人挺文之壬相亂矣。說文謂 𡗜(冘)从人出冂，甲文亦从人作 冘，說文謂 𡘛(央)从大在冂之內，虢季子白盤亦从大作 𡘛；从大猶从人。冘、央，皆象人荷擔形，央謂中央，謂人在擔之中央也。詩：王事鞅掌，箋云：鞅猶何(荷即)也；孟子：盎于背，注云：謂如負之於背；此皆央之本義。冘訓行，謂人荷擔而行也，孳乳為沈，取義於負荷重壓下沉，故用為浮沈沈重字；隸或作沉，从冖猶从人也。枕之从冘，謂如擔之橫於人之肩項，故車後橫木亦謂之枕，今敷鐵道之木亦曰枕木。魚腦中橫骨亦曰枕。市字篆文作 𡳿，古金文、鈢文均作 𡳿 从冂，从㞢省，義為荷擔者之所之。說文謂篆文从乙，乙古文及，按乙為乃之譌，篆文及作 𠬪，本从又从人。隺从冂从隹者，猶霍之从隹，玉篇云：霍，鳥飛急疾貌，文選陸機文賦注：揮霍，疾貌；揚雄甘泉賦注：翕霍，疾貌。鳥在雨中恆張翅疾飛，

入荷擔如鳥張兩翅，疾行則輕快，緩步則沉重，物理然也。鸛之从雈，取義於鸛之高飛急疾；榷之从雈，取義於H，榷之横木如擔也。說文云：榷，水上横木所以渡者也。漢書武帝紀，初榷酒酤，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師古曰：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榷，獨取利也。

兀 几

几、兀皆為四足之几，側面惟見二足，與丌、片同。几孳乳為机，周易渙卦：渙奔其机，釋文云：机音几；王弼注云：机，承物者也。家語：俯察机筵，注机作几。昭五年左傳：設机而不倚，玉篇：几案也，亦作机。今日本猶稱短足小桌曰机。小變增周為案，考工記：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後漢梁鴻傳：舉案齊眉；按案當為有足有周承器上食之方盤，如今日日本之案。說文云：案，几屬；登謂有周而別於几也。上有周則安穩矣。故案从安。今日中國上食之托盤，有周而無足，源於古代承禮器之棜禁，鄭注特牲饋食禮謂：棜上有四周，下無足，禮器鄭注云：棜案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今出土之棜禁，正隋長有周局長不及三寸，非無足也。几在近世變為大者曰茶几，曰案桌，廣韻：卓，桌同字，卓即罩，桌置地上，猶罩之張於水上也。無周之桌，亦蒙以案名，用承食器之舊義也。小者曰炕几，曰兀凳，廣韻云：橙，几橙，凳，牀凳，出字林。凳謂人登几上，兀初為去枝葉之木根，用為無足之几，如今世石或瓦製之鼓鐓，後加足為兀即几。入去髮曰髡，樹去枝葉亦曰髡，人無足曰兀者（見莊子德充符），說文：刖訓斷足，或作跀，故臬兀（易困卦作鼿䠎，書秦誓作杌隉）義為不安；玉篇云：杌，木無枝也；此皆用几之本義。今吳語猶謂為四足或三足凳曰小兀子。H為擔，兀為几，冂為說

文訓覆之冂，為幕幔帷幄之初文，勞字从炏从冂，謂置燈火於帷幕中而力作也。學字从爻从臼从冂，謂子在帷幕中以手勢習數名也；熒字螢字从冂，謂燈火或螢火照映於帷幕之間也。說文云：熒，屋下燈燭之光，从炏冂。說文冂訓踞几，是也；而丌訓高而上平，从一在人上；謂冂象遠界，古文冂从口象國邑，作冋，混冂於冂，形義俱非。絅為襌衣，金文作冋，不从冂作冋也。

俎 且

古者置肉之俎，亦為小几，俎字甲文作□或□或□；金文作□或□，皆象置肉於几上之形。篆文作俎，移肉於几旁矣。且為置肉之几，故几中有一橫或二橫，與他几不同者，足間有橫檔，如今之几凳，故藥乳為阻隔字。魯頌閟宮之籩豆大房，即明堂位之房俎，鄭注曰：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房為狀詞，或謂房亦俎，非是。肉加几上，故語詞用且為加義。祖、俎，非从同（之）且。俎字金文甲文均象肉在几上，篆文移肉於左，右旁遂作且；祖妣字之

祖，甲文作且或且，金文作且、且或且、且，乃象供神主之龕，晚周金器始加示作祖。故說文訓祖為始廟，與象俎几之且為異字，篆隸之變乃同為且耳。宜字說文篆文作[illegible]，乃甲文[illegible]之譌；古文作[illegible][illegible]或[illegible]，乃金文[illegible]之譌，金文鉨文宜字亦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諸形，宜、俎同為祭器，亦為祭名，書傳：社祭曰宜。乃為一字；古書俎、宜、多同訓肴，均謂俎上之肉。說文宜篆从夕，謂从多省，其實甲文偏旁肉字作夕亦作夕，重肉為多，非从重夕。甲字夕字率作D等半月形，多字作多，明為重肉，非从夕。說文𡖋訓厚脣貌，金文作[illegible]，此字从多，正應為重肉，非重夕也。隸書宜字从且，博山鑪作[illegible]，皆以置肉之几象徵俎，加冖或宀，謂在屋內，義不可通。甲文俎字有作俎者，亦以刀几象徵俎。宜訓安者，肉置俎上則安穩也。

丌　爿　片

丌、爿、片，亦形同有足之几，說文云：丌，下基也，薦物之丌，象形，讀若箕

同是也。凡器下有丌以薦之則安定矣，酉酉即酉，酒器也。置丌上為奠，册

置六上為典，↑置六上為矢，甘置六上為其，隸變為其，後借用為同音之厥，加竹作箕。

田經典畀字皆从田不从由，从畀之鼻、異，亦作田不作由，田象果，與果字之从田同，非田疇字。置丌上為畀，卯或顛為卯

二人相次踞形，在丌上為𢁉或𩠐。𢁉隸變為巽，巽、𩠐一字，古者殺俘以顛象人頭上。為人祭，𩠐見於左傳，巽顛即象人祭

之形，故巽訓遜順，孳乳為選，用為選與選懦字。片字有二源：一為片之譌形；一為牀之初形。

古文正反不分，片、片一字，片、片橫書之則為工或兀，皆即牀矣。

說文云：牀，安身之几座也；依徐鍇繫傳本孟子隱几而臥，則似今之炕几；說文：

尻，処也，从尸得几而止，孝經曰：仲尼尻，尻謂閒居如此，此可供閒坐

之几，較大而為牀矣。版牖从片，均謂牀版，版今字作板，說文云：牖，牀版也；方言云：牀，其上版或曰牖

按从扁者，編木為之也；从反者，覆木於其上也。編木以為牀版，必待鋸判，故片訓判木；編木非

一木，故用為片段字；今語一家店曰一片讀版，平聲之店，片即片，亦段之

義；牘、牒之从片，謂簡札之在丌上也，與典同意；牖从片者，謂近

牀也，古者牖東戶西，皆南向，牀必依牖，若今北方依窗之南炕，古牀蔽以

— 192 —

帷幔或屏風，不施帳，若後世之木榻，用兼坐臥。舜在牀琴，管寧常坐一木榻，皆坐牀也。今北方南炕，男讀女工，皆坐其上，以其向陽也。古牀依牖，亦以此故。孔子問伯牛之疾，自牖執其手，牀不依牖，手何由執？說文牖，築牆短版也；牆，垣蔽也；一从片，一从爿，牆為垣蔽，猶屏風之為牀蔽。顧命之黼扆，明堂位作斧依，鄭注均謂屏風，画斧文，置戶牖間；今日本席地而臥處亦曰牀，蔽以屏風，猶類黼扆。說文有片無爿，而有疒（隸變為疒，寢寐从爿不从疒），疒即爿之譌形；廣韻陽韻牀下有疒字音同牀，乃古讀，又音女戹切，則兼收廣韻之譌音也。甲骨卜辭有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王[illegible]、妣壬[illegible]、子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語，其義為告病，有病、無病、勿降病、病止、王病、妣壬病、不漁病、病齒，其形从爿或片，皆即牀，不从疒，象人臥牀上病體支離之狀，或膿血潰出。此字後譌變為二：一譌[illegible]為矢作疾，譌[illegible]為父，後變為痛，詩毛傳及說文均訓痛為病，又假同聲之丙作病；一譌[illegible]為犬作狀，由病狀字引申為凡形狀字。壯之从爿，則為爿之譌形。將之从爿，則為几矣。將之初形，為古金器文之[illegible]，从爿，从肉，从匕，从鼎，正合儀禮「匕俎從設」之義，鄭注云：匕從鼎而設，匕所以別出牲體也，俎所以載也，

冓

甲文金文或省匕作爿鼎（即玉篇廣韻之爿鼎字，音商），金文或省鼎作爿肉，篆文遂譌為將（說文酉部醬字作醬，不从將，水部漿字作漿，謂从將省，其實所省者非寸也），从寸無義，說文訓將為帥，非將之本義。將謂取鼎中之肉置於几上，行將以之奉享進食，故將之引申義為將來，為將養，為將命，為將兵，為將帥；醬、漿之从將，取義於進食，後世加木作槳，亦取推進之義。

說文云：冓，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按材木交積，不成何物形，不必為此特製一字。冓當為屋未成形時棟樑交加之屋架，即結構、構造字之初形，後加木作構，加手作搆，上層則為樓也，故用為中冓字；中冓即閨內，閨外門垣不在冓內，古中霤即在中庭，霤下有溝，故溝字从冓；覯見、遘遇字，婚媾字，从冓，則取結構之義，故亦用媾（為）和字；說文講訓和解，（戰國策：秦未與魏講，即謂秦未與魏和解也；史記甘茂傳：樗里子與魏講罷兵，注云：講讀如媾，此皆用講之本義。）引申為講說字，今語媾和亦云說和。篝為熏衣竹籠，正象屋構之橫豎材木交加也。

尺

規 癸

孟子：規矩者方圓之至也；曲禮、文柷五嶲，注云：嶲猶規也，謂輪轉之度；詩沔水序箋云：規者正圓之器也。龜甲卜辭壬癸字作□或□，金文亦如甲文作□或□、□，皆謂畫圓時先作十字方形，（周髀算經所謂圓出於方也。）以規尺輪轉一週畫之則成圓形也，其作□或□者尤肖；周語：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注云：規，畫也，是畫圓之器曰規，畫圓亦曰規，（引申為規畫規正字。）□等之義為以規畫圓，畫圓之器則曰尺，甲文金文尚未見此名，說文篆文作尺，頗似今之兩足規，後又加見作規，說文謂規字从夫固非，正字通謂規與矩並从矢，亦無義，矩亦不从矢。說文謂壬癸字籀文作□，按□象規尺之兩足，矢為尺之譌形，隸變作天，乃象規尺，不从矢是也。說文篆文作□者，乃象三鋒矛，金文壬癸字已或作三鋒矛形如□，（祖乙甗、趠鼎。）或□，（癸作父己鼎。）故篆文亦以為壬癸字，因籀文作癸，遂加戈作戣，（尚書顧命：一人冕執戣，鄭注：亦亦蓋今三鋒矛。）其孳乳為揆者，猶規尺揆度之義；易序卦傳：睽者乖

也；說文：𥄎，左右兩視也；亦皆取規尺兩足相距義。

工　巨

說文云：工，巧飾也；巨，規矩也，从工，象手持之，巨或从木矢作榘，今字省作矩。按金文矩字作□或□，正象人手持矩形，以此可知矢為大（即人）之譌，工即矩也。周髀算經云：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卧矩以知遠；正形製器多用矩，故以為百工字。女工黹織以絲麻，故孳乳為紅，漢書酈食其傳：紅女下機。顏師古注曰：紅讀如工。繡以色絲，又紅用為紅紫字。周天三百六十度，矩得正角九十度，故巨訓大，大指曰巨擘（或曰巨指），大族曰巨室，大嫂曰巨嫂，大師曰巨子（或曰鉅子），大橋曰巨橋，大風曰巨風（淮南子：南方曰巨風，後作颶風）。雞距之距，後用為距離字，歫止之歫，後作拒。溝渠之渠，从巨者，取義於矩之橫直木交加也。

㔾

說文云：型，鑄器之法也，从土，刑聲；通俗文云：以土曰型，以金曰鎔，以竹曰笵；按範、笵初形皆為㔾，猶之型之初形為井也。磚形以四木為之，故字作井；鐵笵以二金為之，中有凹道支流所以入金液，他金器笵形畧不如此。

故字作㔾，服虔所云乃誤解字之偏旁。型不必以土，範不必以竹也。荆字从井，謂以荆範圍人之行為，書堯典：觀厥刑於二女，詩思齊：刑於寡妻，皆以刑為型範，非陷阱之義。說文井部荆字从井，乃井之譌；刀部刑字从幵，亦井之譌，非有二字。說文井譌幵者，又如：形謂因型成形；研、硯、一字，製硯亦用型，磨之於硯曰研，字皆从井，不應从幵也。𢍏（并）謂二人相及，說文謂从幵，亦非。

幵

說文云：幵，平也，象二干對構，上平也。古賢切 按干字作Ұ，象歧首，幵上平，乃二辛非二干也。禹貢：隨山刊木，史記作行山表木，說文引作栞或栞，訓槎識。槎，衺斫 此栞字正謂以辛刻識於木以表道。廣雅釋詁亦云：栞，識也，此亦可證識从辛之義；今本禹貢作刊，今文刊字本作刊，南宮中鼎 从不歧首之干如隸書，不从Ұ也。笄字从幵者，笄，簪也，古者安髮之笄，男女皆有，固冕弁之笄，惟男子有之，安髮固冠皆以笄貫穿左右，如二辛也。幵音古賢切，亦與辛之愆音相會，辛孳乳為鐵

丰

說文鐵訓銳訓貫；廣韻釋器云：鐵謂之鏟；字苑云：弗（音鏟）謂以鐵貫肉炙之者也；玉篇：竹鐵用以卜者。為卄，見正字通，亦今用為鐵與笄貫冠髮之義相會。

書契字从丰，从刀，从木，義為以刀刻木，丰象刻木齒之鍥；契約字从刀，从丰，从大，義為刻木計齒以為契約，从大謂締結契約之人也。古者以栔刻代結繩，例如數名，初以繩結計，至是乃以齒數計，墨子公孟篇：是數人之齒而以為富。列子說符篇：宋人有遊於道得人之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刻齒於木以為契者剖而為二，各執其一以為信，曲禮：獻粟者執右契，注云：兩書一契，同而別之。周禮地官司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注云：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疏云：質劑謂券書。按質劑之兩書一札，即古之刻木，東漢之下手書，則如今之契券矣。故用為契合字。刻木以書刀，刻木齒則以丰，丰象兩面有齒之鍥，與今鋸異，古埃及象形文字鍥字作□、克雷特（Crete）文作□，近中國之丰字惟一面齒。說文丰訓艸蔡，讀若介，蔡義為殺，丰介字亦音義相通，古者蚌介以之芟草，亦以之刮鍥木石，金鍥之前，當為石鍥，介鍥。近日新鄭出土之蚌介鍥，邊有鍥齒可證也。舌根聲顎化，麻變為魚，故丰讀為鍥，魯語：中刑用刀鍥，是戰國時已有鍥字矣。今粵語鍥木曰蓋木，廣東土字作攋木。他省亦或讀蓋，此猶為鍥之古音。

丰孳乳為害，為憲，害、憲、篆文从丰，金文均从不戉首之干即丰，與宲同意，說文云：宲、辠人在屋下執事者，周禮職方氏：周知其利害，法云：神姦鑄鼎，所象百物也；山虞與其利害矣，毒物及蠱嗌之蟲獸，害、憲之初義，蓋謂以丰或辛刻畫害物以示人民之趨避，故害用為利害字，懸法示人亦曰憲，憲从目从心者，目驚心之義。□ 又孳乳為割，割難（割勢）為犗；說文云：犗，騬牛也，今語曰騸，謂以刀去畜陰。又借同音之曷作羯；說文云：羯，羊羖犗也。近人謂割、犗、羯等，劇、猳、犍、閹等，同孳乳於乂，而不知割等乃孳乳於丰，劇等則孳乳於辛也；此由於迷信許書誤以丰為艸蔡，以辛从干二（即犯上），義為辠（罪）；而昧於形聲義相關聯之要義，離形而泛言音轉，亦其致誤之一因。 又音借用蓋，爾雅釋言：蓋、割，裂也，釋文云：蓋，舍人作害；緇衣鄭注云：割之言蓋也；堯典：洪水方割，大誥：天降割，此二割字義皆為害；呂刑：鰥寡無蓋，此蓋字義亦為割，割害同義，蓋為同音假借，借蓋為害，猶之借害、蓋、曷以為何也。 故今語鍇亦云蓋。 豁从害取義於穿刻。

者

金文者字作 □、□、□、□、□、□、諸形，秦權作 □，秦斤作 □，說文篆文作 □，皆上象刻木，下象承器，故箸、書皆从者。○者於竹帛謂之書，此猶較後之義，書之初義亦謂刻木，金文作 □，泰山刻石作 □，說文篆文作 □，皆象手執筆刀刻木、 箸謂刻於竹木，引申為匕箸字，以亦削竹木為之也； 刻竹木刀箸於竹木，匕箸箸於飯菜，故又引申為箸落字，俗从艸作著，或寫作着。 者孳乳為屠，猶丰之孳乳為割； 豬之从者，猶刻之从亥； 奢之訓誇，猶屠之訓剖； 著為部署以治事，从

者乃取義於契刻之治竹木。文字著於竹木或竹帛，則顯著可見，故者字加目為睹，加見為覩，加邑為都，箸用為顯著、著明字。說文䊵訓絲耑；莊子讓王：其緒餘以為國家，司馬注云：緒者殘也；九章涉江：欸秋冬之緒風，王逸注云：緒，餘也；管子弟子職：奉椀以為緒，注云：緒燃燭燼也；據此，則緒之初義，當為殘餘絲頭，从者乃取義於刻木之殘餘也。說文訓者為別事詞，此亦引申義也，栔刻本為別事而作，故古金器諸侯、諸老、諸凡字均作者，諸、者，一字也。爾雅釋魚：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弇諸果，後弇諸獵，郊特牲：或諸遠人乎；此皆用諸為者。別事詞用於句首者。如諸侯、諸老、諸凡及元明詞曲說部之者箇、者般、者回者邉，後代以迎這字等，皆歐洲文法所謂指示形容詞。用於句末者，為古書之通例，如：如有用我者，此為泛稱代名詞；如：孝悌也者，者即指孝悌；三家者，者即指三家，公羊傳所謂某者何，者即指某；喪服鄭注：者者，明為下出也，下者字即指上者字，此皆反身代名詞。煮或作[illegible]，乃以者象鬲中水沸之聲；楮或作柠，假者以為同音之宁也；赭、睹、暑、堵、渚、階、闍則皆假

者為土，褚之从者，乃赭之省。

彔克

克篆文作[字形]，說文云：象屋下刻木之形。[字形]古文克，[字形]亦古文克，隸作克，即由此省變。彔篆文作[字形]，說文云：刻木彔彔也，象形。此二字說文均訓刻木，蓋一字也，音讀為二，亦如角、慢之例。說文克之古文作[字形]，甲文作[字形]，金文作[字形]、[字形]、[字形]、[字形]孟鼎克字加刀，即後世之剋字、[字形]散氏盤从攴，即後世之尅字。諸清人序：高克好剝，釋文云：克本作尅，从寸猶从攴也。[字形]、[字形]諸形，上象刻木之刀及承器，下象刻木之人。伯克尊作[字形]左旁為刀承器及所刻之木，右旁正為人也。古鉥克字作[字形]上象刀及承器，下象二手及所刻之木，篆文遂譌變作[字形]，後起之田器碌碡字、金文作[字形]散氏盤、[字形]大保敦、[字形]頌敦、[字形]宰峀敦[字形]彔卣諸形、上象扶架，⊙或○象石，下象所碾之穀粒或連艸，篆文亦譌為[字形]，隸亦作彔，彔碡字遂與刻彔字誤合為一，如亥、由、尸、匕之例。刻彔字孳乳為記錄字，彔碡字孳乳為福祿字，畐為盛酒器，彔碡為碾禾器，酒食具而福祿備矣，故不穀、

不祿、義同。亦義各有當。剝之从彔，取義於刻木；綠之从彔，取義於禾苗之色，（說文云：綠帛青黃色也。）義亦有別。克伐、克敵，乃克之引申義。克敵，重任也，故引申為勝任之義。說文謂克象刻木之形，而又訓肩，爾雅釋詁肩訓克，即此義也。刻字始見於秦權，及秦刻石，以克字為引申義所奪，乃別製此字；刻之从亥，猶篆之从彖，墾（豤）之从豕，皆謂豕銳嘴喜伐物如刻木之刀也；引申為苛刻、刻薄、深刻、刻漏字；後世時刻字，又刻漏之引申。

己

圮从己者，以己喻土岸之層疊，遂漸崩毀也。

說文云：䛐，疏也；（謂一一分別疏化之也。）紀，絲別也；皆非初形初義。己字甲文作己或5、金文作己、5、乙、乙、諸形，此為記紀之初形，篆文始加糸作紀，（釋名、廣雅均云：己，紀也。）加言作記；其形義起於結繩以記事，金器花紋恆作此形。說文訓鉤識之𠄌、乚，隸作亅、乚，讀若厥者，即由此畧變，或誤用燕乙字。今世讀書及算賬，恆作乚以記其止處，即己字之義也。結繩作往復層疊之己形以為識別，識別之大者莫如人己，言己

即以別他人，故用己為人己字。曩跽从己者，皆以己喻疊股也。跽與曩跽即曩跽，說文跽訓長跪，曩訓長跽，按長字疑後人誤增。之形態雖不同，而疊股則一也；說文訓己象萬物辟藏詘形，按疊股亦辟藏詘形。或謂己象人屈膝長跪之形，按人之屈膝長跪側面形，甲文金文均作𠃑，小篆作卪；隸作卩，非己字。

古者土器之初興，乃由於偶然以粘土塗於樹皮或蘆竹所編之籃，使之耐火，今南太平洋土人猶如此。後始發現去籃而純用成型粘土，亦可為耐火之容器，此即一切土器之起源。後世匋器之花紋，猶前世用籃之遺跡；弗字即象編籃之樹皮或蘆竹縱橫往復之形。甲文弗作#、$、#、#諸形。縱者‖或|||，橫者或己或三，與己同意，非弓字，故𢐀字从弗，後省為作沸。以弗象水沸聲兼誌製器之初意。又其後一切縱橫編竹木之器及竹籬，皆仿於此，故車第或作茀，甲文作[illegible]，上為竹頭枝葉，非从竹，更非从艸，或謂為茀矢字，非也，茀矢、矢結於繳也，與車第字異字亦从弗。詩載驅，簟茀朱鞹，傳云車之蔽曰茀；韓奕簟茀錯衡，箋云簟茀，漆簟以為車蔽，今之藩也；采芑簟茀魚服，箋云茀之言蔽也，車之蔽飾象席文也。載驅釋文作簟第；說文有茀無第，爾雅釋器：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第，疏云第，車後戶名也。玉篇廣韻均云第，輿後第也，按第如今編竹蘆之簾以蔽車後者也。執緋字从弗者，謂緋索往復繞柩如

甾

編竹形也。弗用不意，及加手作拂者，皆取犮復糾繞不能順意直行之義；且古無輕脣，弗不亦同音。周頌：佛時仔肩，箋云：佛，輔也，……輔佛是仕；按輔佛猶言輔弼，輔、弼、皆編竹之器。

說文云：□，在楚名缶曰甾，象形，古文作□。說文缶訓瓦器，所以盛酒漿。按鉨文匋字作□或□，金文作□、□、□，即缶，□象推火之器，□或□均象窑灶之口，引申以為瓦器之通稱，猶後世總稱匋器。後瓦器大腹歛口者亦曰缶，（急就篇注云：缶即盎也，大腹而歛口；漢書韓信傳：以木罌缶度軍襲安邑，師古曰：罌缶謂瓶之大腹小口者。）古瓶為汲器，與後世之長頸異。非編竹之甾也。字从缶者卒為瓦器，从甾之字，疀為田器，畚，說文以為盛種之蒲器，周禮鄭注以為盛糧之器，公羊何注及廣韻以為艸器，宣十一年左傳秋畚築，杜注云：畚，盛土器，以草索為之，筥屬；𤭛為盛米器。杜林以為竹筥，揚雄以為蒲器，無一為瓦器。□象甾修口歛頸之形，（此亦與大腹小口之缶異。）十或丰縱橫編竹之紋也。編竹之甾，糊以紙，亦以盛油酒，如今歛頸之油簍，（楚人或以此種盛酒漿之缶曰甾。）篆文變甾為由，油

字从之、油之从由猶酒之从酉也。

匚　匩　曲

説文云：匚，受物之器，象形，讀若方，籒文作□；甲文作□或□。匩，飯器，筥也，匩為方器，筥底稍圓，故字从呂，如今飯籮與筐不同；匩或从竹作筐；□象器曲受物之形。按匚、匩、曲皆今之筐也，匚正視之則為凵形，□則正為籒文匚字正視之形，金文匩字皆从□，如匚字籒文，□及□，均象筐編竹之紋。筐以竹編，物盛其中，故引申為匩輔字；孳乳為框。筐為方形，曲折為之，故引申為彎曲、委曲、曲折、曲直字；樂章為曲，謂歌聲曲折而成章也。故歌曲之章段曰折。

用　甬

用字甲文作□、□、□、□諸形，金文作□、□、□諸形，説文篆文作□，古文作□；甬字金文作□、□、□諸形，篆文作□；

皆象編竹木盛物器之一面，亦為編竹木圓形深器之通稱，其用途甚廣，故引申為器用字。用、甬、雖有無柄有柄之別，而皆為縱橫編竹形，音義亦同，近日壽縣出土之曾姬壺銘文，甬作宗彝，後嗣甬之，皆以甬為用。用、甬與由近，與匡異，由、用、甬為圓器，匡為方器，匡為淺器，詩傳：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用、甬、為深器。用甬之有底者，如今之桶，以竹為之曰筩，漢書趙廣漢傳：教吏為缿筩，師古曰：若今盛錢藏缾，有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缿（按即今之積錢罐）或筩（即今市肆之錢筩）皆為此制，而用受書令投其中也。以木為之曰桶，月令角斗甬，鄭注云：甬，今斛也；呂氏春秋作角斗桶；史記商君平斗桶，桶即甬也。孳乳為葡，盛矢之器。為庸；篆文作□，說文訓用，从用从庚；召伯虎𣪘作□，从二由；虢季子白盤作□，毛公鼎作□□，从由，从廾，廾謂版築；石鼓文作□，从由，从𠔿，从用，从用猶从由；（𠔿象版築覆土之層疊，即版數。說文云：堵，垣也，五版為一堵；故庸孳乳為墉，詩大雅崧高：以作爾庸，傳云：庸，城也；此本不加土。用甬之無底者，如今之轂囷，故孳乳為通，簫曰通簫，一曰洞簫，說文作筒，漢書律曆志作筩。引申為甬道字，見史記秦始皇紀。庸保亦謂之甬。見楊子方言。庸甬、皆有負重力作之義，故孳乳為勇，以金為之則曰鏞；說文云：鐘或从甬作銿，寅簋鐘宗作□，字或从庸，爾雅說文均謂鏞為大鐘，或但作庸。

—206—

甫

詩商頌：庸鼓有斁。傳曰：大鐘曰庸。古者無喻母及舌上聲，用、甬、庸、本與桶、甬通，鏞、鐘、鏞，皆讀如同，鐘、鏞起源於同，形亦類於用、甬。此皆可證用、甬之為圓形深器也。

甫字金文作[glyph]、[glyph]、[glyph]諸形，說文篆文作[glyph]，皆下象縱橫編竹之形，與用、甬同意，非从用，上从父。金文輔字右旁之甫均从父，寅簋作[glyph]尤顯明。編竹蘆或篾以為器用，乃在陶器之前，以發明此器有利用厚生之功，故甫與父同為男子之美稱。甫與用、甬不同者，用、甬皆為已成之立體圓器，甫但編成方形或長方形之平面，任何方圓深淺之器及終為平面之席簟，必先造此形，可謂為一切竹篾編器之始，故玉篇甫訓始。甫形如今竹簾蘆席，故以為車輔。僖五年左傳：輔車相依；小雅正月：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無棄爾輔，員于爾幅。按輔為車上編竹柵棧，夾輔車之兩旁（蔽車後者曰席，義亦為輔），如今車箱或名車棚。惟古之車輔，乃臨時加置，以載貨物，非同車身，故云相依，故云可益車幅，故云可棄。人有頰如車之輔，故頰亦曰酺。今語腮幫，或腮巴，鞋邊曰鞋幫，亦鞋之輔也；古無輕脣，魚虞在麻，輔古讀如巴，陰陽互用，則讀為幫。傅字从甫，義亦為輔，師鰲父敦銘文之小輔，輔即少傅也，官名。大傅、少傅，皆輔佐之義。編竹為器，古益專業，故用為師傅字。後以業為姓氏，如甫侯、傅說，風俗通所謂「氏於事，巫卜陶匠」之

類也。專字古有二形：一為金石刻辭之叀，毛公鼎叀命于外，即敷命于外，以田象編竹之織橫，上下二手編之，（金文圖字作[glyph]，象田艸非从甫，甲文[glyph]或[glyph]，亦為田艸，非甫，更非圖；篆文[glyph]變為圖，猶之[glyph]變為圍，圍象編竹以囗之也。）此殷周文字也。秦嶧山刻石：乃降専惠，字當作叀；一作[glyph]，象手持甫，此說文所用漢時之篆文也。編甫為蒲席，有廣布之義，故毛公鼎用叀，為敷（𢿌）；說文専訓布，孳乳為敷、為傅，（禹貢：禹敷土，史記夏本紀作與人徒以傅土，大戴記亦作傅土，敷土即布土，今語云鋪土。）為博，為溥，（音義並同音。）為賻，取義於輔助；為膊，取義於左右臂之相輔。為搏，（金文作戟或搏，謂臂挾干戈以鬥也。）為縛，（說文縛訓束，如繩之束物，猶竹篋之束器如菑。）為鎛。說文鎛訓田器，引詩曰：庤乃錢鎛；鏄訓大鐘淳于之屬，周禮鎛師，鄭注云鎛似鐘而大，儀禮大射儀：其南鎛，釋文云鎛本作鏄，齊侯鎛正作鏄，不作鎛也。甫為平面方器，故簠从甫，鏄从専，編竹為箕，初為糞除之器，用金時代，遂以金為之，以迫地去草，釋名云鎛亦鋤田器也，鎛，迫也，迫地去艸也；後世之兩足布[glyph]即肖錢，即耒形，錢布[glyph]則肖鎛形也。同時竹同漢變而為金鐘，鐘之一面似鎛，大鐘曰鎛，亦取博大之義，最大者曰鎛，最小者曰鈴，鎛為通名矣。甫乃孳乳為鋪，說文云鋪，著門鋪首也，（漢書揚雄傳：排玉戶而颺金鋪兮，注云：鋪，門首也。）增韻云：鋪所以銜環者，作龜蛇之形，以銅為之，故曰金鋪，按以金飾布於門環之四側，以為夾輔，陳於門首，故廣韻訓鋪為陳、為布。樂記：鋪筵席，陳尊俎，此為今語鋪張、鋪蓋之所祖。賈肆古亦曰鋪，義為鋪陳貨物，後又作舖，韻會云鋪，賈肆也，正字通云鋪俗作舖，按以舍易金為店舖字，以別於鋪義亦可通。為浦，（夾輔小土之義，今廣東土字作埔。）為蒲，（水艸也，可以編器。）為

補，補衣之闕，猶編竹成器，或用輔，為捕，詩谷風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傳云笱所以捕魚也，孔疏云梁者為堰以鄣水，空中央，承之以笱，爾雅釋器云：嫠婦之笱謂之罶，郭注云：謂以薄（簿）為魚笱，淮南兵略訓云：發笱門，高注云：笱，竹笱，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綜觀上說，笱罶一物，即今江南之魚簿，編竹成排，置水中如門，有門隨潮啟閉，魚入則留之不得出。編竹為笱以捕魚，故捕字从甫；本謂捕魚，後捕獸捕人字亦用之。為逋，說文籀文作遒，謂迷於捕者之手也。為脯，周禮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蓋謂編竹之器掩捕小獸，形如捕鳥兔之畢，故从甫，為匍，从勹象人屈身，从甫，象編竹時下手伏地，手足分布，故與敷通，金縢敷佑四方，孟鼎作匍有四方，為哺。取輔助之義。

𠀠

說文云：箕，簸也，从竹，𠀠象形，下其丌也，𠀠、𠀠、𠀠、皆古文箕，𠀠、𠀠籀文箕。甲文作𠀠、𠀠、𠀠、𠀠、諸形，其第一二形與說文古文同，第三形變為說文古文𠀠及金文𠀠及𠀠，第四形變為籀文𠀠。篆文加竹作箕，隸作其，依籀文也。後借其為厥，其之本義遂廢而用箕。

卓（桌）

說文云：罩（罩）、捕魚器也，从网，卓聲。按初形為卓，後加网作罩，或加竹作䈇，廣韻罩䈇同字。或變為桌，廣韻卓桌同字。桌亦罩於地上也。廣雅釋器：籗謂之罩，郭注云：捕魚籠也。詩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孔疏引李

葡

巡云：篝、絺細竹以為罩捕魚也。說文卓之古文作[字形]，上象鉤柄，非从匕，下象籠罩，非从[字形]（早）也。說文云：葡，具也，从用，苟省。金文作[字形]（毛公鼎）、[字形]（番生敦）、[字形]（丙申角）諸形；說文文有[字形]（箙）篆，訓弩矢箙，引周禮仲秋獻矢箙，甲文作[字形]或[字形]；（周禮司弓矢鄭注云：箙，盛矢器也；詩小雅象弭魚服，箋云：服，矢服也。按服即箙之省借。）葡箙一字，盛矢之竹器也，丙申角葡字與甲文箙字完全同形，象矢倒置器中，非从苟省。（易傳服牛乘馬，說文犕篆下引作犕牛；左傳王使伯服如鄭請滑，史記鄭世家作伯犕；毛公鼎之魚葡，即詩之魚服，齊侯罍之備玉，即周禮玉府之服玉；趙策騎射之服，史記趙世家作騎射之備；後漢書皇甫嵩傳注云犕古服字。）甲文及丙申角，皆肖矢形，毛公鼎番生敦及篆文之葡，已稍譌變矣，作箙或服，乃為音借。荀子成相篇服、備、均與職、德、韻字為韻，古應同讀。

卥（西）

鹵

婁

囟　日　百

說文謂鹵从西省，象鹽形。按指中四點。甲文西有作 囟 或 囟 者，金文且子鼎亦作 囟，說文西字古文作 卤，籀文作 卤，均為編竹之宴。鹵即从此，非从西省。說文舁部：䙴 升高也，从舁囟聲，或从卩作 䙴；火部：𤈦 火飛也，从火䙴，與䙴同意；按䙴卷孳乳為遷，隸變為遷，囟 亦即此編竹之宴，非腦囟。䙴 象众手舁之以遷移，𤈦（應作 𤈦）从火䙴（應作𤈦）者，謂火之流行如人遷物也，隸變 囟 為似西非西之西，𤈦 遂為卷，𤈦 遂為票，後世用票為錢票字，取其流行如火之義也。說文：㜷字篆文作 㜷，訓安，从母中女；古文作 㜷；席字古文作 囟，甲文作 囟 與 囟 同皆象席形。西字篆文作 西 古文作 囟，訓舌貌。弼字从此；夙字古文作 𠈆 或 𠈆，宿字从𠈆；宿字甲文作 𠈆 或 𠈆，金文作 𠈆，皆象人依席旁或席上。弼字篆文作 弼，說文訓輔，从弜西聲。金文作 弼 番生敦 或 弼；毛公鼎之簟弼魚葡，即詩采芑及韓奕之簟茀，鄭箋云簟茀，漆簟以為車蔽。按鄭以漆簟釋

簞茀，當即小戎之文茵，說文茵訓車重席，引司馬相如說茵从革作鞇，集韻作筃，故毛公鼎𢐗从因。　千百字說文篆作[字形]，古文作[字形]。訓十十，从一[字形]，魯字亦从魚从[字形]，魯公鼎魯字作[字形]即鹵字。　按說文茵訓重席，廣雅釋器因訓席，[字形]、[字形]、[字形]、[字形]、[字形]、[字形]，皆此類也，象編竹平面之席，或立體竹器之一面；[字形]、[字形]、[字形]、[字形]、[字形]、[字形]、[字形]則又為一類，象編竹立體之器，鹵寠、百、曰，皆屬此。　鹵為盛鹽之簍，魯為盛魚之簍，故鹵與魯，樐與櫓，古皆通用。金文魯或作[字形]即鹵，魯莽或作鹵莽，鹵簿或作櫓簿，說文櫓訓大盾，或作樐。　寠即漢書東方朔傳之寠數，師古曰：寠數，戴器也，以盛物戴於頭者，則以寠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也。　从女者，女子戴之也。編竹之器數層，故孳乳為數，為屢，為婁，為樓。　因為竹席，故集韻作筃；席為人所依，故因訓依，恩从因，心所依也，姻从因，枕席之事也。[字形]亦為編竹盛物之器，故隸變[字形]為粥，變[字形]為宿；[字形]謂一百，金文作[字形]或[字形]，二百作[字形]，三百甲文作[字形]，五百虢季白盤作[字形]，可證也。千百之初義但為众多，非有定數，器中所盛之物不以個數計，但以器計，故用百為數多之義。堯典百姓，只謂众姓，非以數計也；若白虎通用緯書吹律定姓之說，五音相乘，復以四時乘之，而得

百數，豈非迂謬？說文謂：百从一白，白亦自字，白之古文从自作百，按自象鼻形，說文从白之字如習、皆、魯、者，从雙百之奭，皆象器，無鼻義；習，周陽侯甗从曰作習；皆，秦權从曰作皆；魯，金文从曰或白或曰；者，金文从白或曰，秦權从曰作者；說文从白之𣷫（智），毛公鼎从曰作智；白、曰、均象盛物之器。說文日部訓同之昆，上亦當為器，與皆同，非从日；曰部曶、朁、沓、朁之从白（曰），亦器形曰之譌。

同

冂為亮之初形，說文訓重覆，亦非

同字甲文作同，金文作同（散氏盤）、同（鄭同媿鼎）諸形，石鼓文作同，篆文作同（篆文同上从凡，象盤，說文誤入冂部，謂同从冂从口，義不可通。）。皆上象盤（散氏盤凡作凡，象盤或帆），从口象栝，與栝从口同。周書顧命：上宗奉同瑁，傳云同，爵名；鄭注謂同為酒栝；虞翻駁鄭，謂瑁古作冃，似同而誤重；按下文兩言大保受同，授宗人同，豈得皆釋以鎮圭之瑁耶？且翻自云所見別本有作銅者，則是同非冃可知矣。金石索所載底文五同之周器，重千餘斤，口徑建初尺一尺九寸八分，深三寸六分，三足均高七寸；此器頗重大，蓋用之

置地奠酒，不可持飲，故[illegible](與)字象四手舉同也。古書多用興為同，以此證以古文古物，同為酒器，可以確定鄭是而虞非，千餘年之聚訟可以息矣。古初以竹筒為飲器，故同孳乳為筒；同初為竹器，後用木故有桮；至用金時代，以金為之，乃孳乳為鍾；說文云鍾，酒器也；大者又以為量器，見襄廿九年左傳。俯之則以為鐘，周禮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故書同作銅；大司樂六律六同注，合陰聲者也，漢書郊祀志作鏞，按六同者，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也，亦曰六呂。古器古書鍾、鐘通用，漢志黃鍾字，周禮作鐘；鐘鼓字，詩亦作鍾；林云鍾，酒器也，一曰樂器。溯源皆始於同，古音無舌上聲，鍾鐘皆讀如同。鍾、鐘从重从童皆無義，乃借同音之重童以為同，鍾鐘皆同之聲化字，故从重从童無別也。鍾鐘以銅為之，故銅字遂从同，顧命同瑁，今文作銅瑁，銅即鐘亦即同也。竹筒中空，故孳乳為洞，為衕。或作衕，說文云衕，通街也。

缶 瓦

甲文金文均未見缶字，麓伯敦之[illegible]即匋字，古鉨文之[illegible]，古匋文

之□，皆即窑字，篆文作□，皆上象推火之器，下象窑口，遂以缶或匋為凡土器之總名；盛酒漿之缶，則狹義之缶，其專名也。□象瓦形，亦用為土器之總名，非瓦之本義。

皿 血

說文云：皿，飲食之用器也，象形，與豆同意；血，祭所薦牲血也，从皿，一象血形。甲文皿作□或□，若豆之有骹，故與豆同意；血甲文作□或□，以○象血，篆文變為一。皿可盛血，當為瓦器。□字象人監視皿中之物，則皿中之一非血矣。

豆

說文云：豆，古食肉器也；□（豋），禮器也，从廾持肉在豆上，讀若鐙。金文豆字作□或□，古匋作□或□，皆有骹，豆（足，字作||者，乃畫邊緣，中為虛白，非二骹）或無蓋。甲文豋字作□或□，象手奉豆，手或在上或在下，均無肉。大雅生民：于豆于登，傳云：木曰豆（後又加木作梪），瓦曰豋，箋云：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爾雅釋器亦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豋。按豆初用瓦，

後或用木，僅質料不同，非形制各異，登象手奉盛肉之豆，器仍為豆也。甲文手或在上，隸亦移一手於上作登，後世遂或與發車字相混矣；甲文金文登車字皆𢍏上加癶（甲文作登、登，金文作登或登，說文籀文亦作登，癶象二足，𢍏取廾進之義）。篆文省𦥑（廾）作登，豆為矮器，故短从豆。侸、豎、逗之从豆，皆取豆有止立之義。樹之从豆，猶豎之从豆，樹字甲文作尌，石鼓作尌，皆从木从豆，从又，謂以手植木，說文樹字籀文亦作尌，从寸猶从手也，自尌變為尌（从屮猶从木），遂又於左旁加木作樹。世以樹為樹之俗字，亦不識字之過也。尗之用豆，乃同音假借。頭从豆者假同音之豆以為首之聲化字也。

豊 豐

說文云：「豊，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讀與禮同。」「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古文作豐。」甲文酒醴字作豐、豐、豐、豐諸形；金文之豐（散氏盤以為地名）或豐（𢑴仲甗以為醴字）或豐（豐姝敨）或豐（豐兮敨）文、豐器與甲文之豐，皆豐字。豊、豐、本皆承尊之編竹器也，儀禮大射

儀，膳尊兩甒，在南有豐，鄭注云豐以承尊也；鄉飲酒禮命弟子設豐，鄭注云豐形似豆而卑；顧命敷重豐席，傳以豐為蒲，鄭注以為竹席；燕記豐人，狩首，此豐之引申義也，蓋以豐足卑首大，故喻人之大首，又引申為凡盛大義。上象縱橫編竹，編竹有疏密，乃一字而異形，故豐鼎作豐，戲仲鬲以豊為醴。豊豐為禮器，故孳乳為禮；豐以承尊，故孳乳為醴；骨承人猶豊之承尊，故孳乳為體。

只

篆文作只，象豆、豐等一切器及骹之通稱，今語猶謂器一個曰一只。器依骹即足而止於地，故只訓止，又引申為語已詞。八寸曰咫，周尺也，謂器骹之高不及一尺。四肢或作四职，謂人之肢如器之骹。

示

示字甲文作丅、亍、工、爪、亍、示、示、諸形，金文作示或示或亓，說文篆文作示，古文作𡿨，最初形當為丅，蓋起源於結繩之世，懸圖騰以祀祖先，與美洲土人供奉圖騰桿（Totem pole）之意畧同，或加一於上，以與下之古文別；後於下加一作工，已為置於地上，而非懸之於繩矣；後作亍、示、爪、示、示者，即後世祔字之義。說文云祔，後死者合食於先祖。

由人鬼之祀推演至天神、地祇物鬽，故一切祠祭字均从示。殷之卜辭祀但作示，示即圖騰，亦即木主之濫觴，史記殷本紀，殷之先祖主壬、主癸，甲文作丁工，亦是主與示不分也．故祏从石示。說文云：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為主．按石主之制無聞，昭十八年左傳：從主祏於周廟，哀十六年左傳：得祏於橐中；又：反祏於西圖；杜注均謂祏為藏主石函，蓋得之，疏謂慮有非常火災，於廟之北壁內為石室，以藏木主，此沿周禮之誤，石室非易徙之物，更不能得之於橐中也．管子小權篇：數十世則為祏，蓋遠祖及毀廟之主或藏諸石函，故得遷徙，說文云：宔，宗廟宔祏，此與昭十八年左傳，均主祏並言，蓋宔謂木主，祏謂藏主石函，非以祏為石主，甲文有[illegible]或[illegible]，均从石示，正象藏主於石，當即祏字．祘字非从二示，乃象懸繩，古者結繩以計數，猶之筭算从竹，謂刻竹持籌以計數也。示之起源於結繩，此亦可證。

食會合皀

說文云：皀，穀之馨香也，象嘉穀在裹中之形，匕所以扱之，又讀若香；徐鍇本音皮及切，合，合口也，从亼，从口；會，合也，从亼，从曾省，古文作㣛；食，

一米也，从皀，亼聲，或說亼皀也。許氏說此四字形義俱非，說文亼訓三合，讀若集，此為許氏杜撰，根本無此字，凡說文所謂从亼之字，多象屋頂如倉舍等，均無三合義。篆文皀乃簋敦皀之譌形，上象食器，下為座，非从匕。即（卽）象人跽而就食，鄉象二人會食，本義為二人相對會食，孳乳為相饗之饗及饗食之饗；鄉黨、公卿，皆人所嚮往，故引申為鄉黨、公卿字，古金文饗食字、相嚮字、鄉黨字、公卿字皆作鄉。既（旣）象人食飽，既（金文作既，甲文作既，象手持勺取食於皀，自宋以來，不識金器銘文之簋即簋，據古錄所載百餘器，其銘文明明為簋，皆誤釋為敦，即𣪘；𣪘為𦎫之省形，即據古錄所載陳侯午錞之錞，與簋異器異字異音。說文殳部之𣪘，形近金文之簋而大異，說文：𣪘，从殳，从皀，皀亦聲字；訓馬舍之廄，从𣪘，古文从九作𠀬，謂糾繩繫馬於舍也。玉篇謂廐為廏之俗字，盖隸變廏為廐，誤以皀為皀，音雖近而義殊遠也。）即簋，象人取食，字皆从皀，篆譌作皀，音讀當即如簋，非讀若香或畐。食字甲文作食或食，金文作食或食，篆文作食，乃器上加以覆巾，與鼏、冪同意（士冠禮離肺實于鼎，設扃鼏；鄉飲酒禮尊綌冪賓至徹之）。與冟同字（說文冟讀若適）。古今用字每體用不分，故食器之字亦用為進食之義。金文鄉字作鄉（虢季子白盤等）、鄉（故宫等）、卿（金鼎等），合為盒之初形，象器與盖之上下相合，盒合音義並同，說文云：盒，覆也，从血从大，徐鍇

會 鼎 鬲

曰：大象蓋覆之形，孳乳為蓋。三形：𣪘字甲文或从食作𩚀，金文亦或作𩚀，（函皇父敦）或𩚀，（杞伯敦）此皆可證㿝（食）皀（皀）一字，所異者食加覆巾以示方食前之狀耳。𩚀字廣韻在皆韻，讀ㄍㄞ，由合口上聲變為齊齒入聲則為玉篇廣韻苦擊切之喫，讀ㄎㄧˋ，今語或假口吃字為之，此亦皀、食，音義相同之一證。會字說文古文及魏三體石經之古文均作㣛；且子鼎：王命且子𨓆西方于相，此會字从合，从辵，畢仲敦及古鉨文則从食作𨓆，此皆即說文辵部訓遝之迨；說文迨遝互訓，玉篇云迨遝，行相及也。說文辵部又有𨓆，訓恭謹行；是㣛、迨、𨓆、𨓆，皆行往會食之義，後引申為凡會合字。篆文會，乃𩚀亥鼎會之省變，均象食器；石鼓文合字作合，下正象器，非如說文所云从口也。

复

冎（另）

咼

古初熟食之器，石器時代當為螺蚌；匋器興，初以土作鬲；迄乎殷周之際，農事漸盛，器亦用銅，烹與食不同器，乃仿鬲為鼎而實其足，此時之鬲鼎皆兼用瓦銅。烹牲於鬲，鑊字甲文作𩰫，象烹禽於鬲中，周禮春官，省牲鑊，鄭玄云：鑊，烹牲器也；天官亨人掌共鼎鑊，鄭玄云：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既熟乃脀於鼎，內饔：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鄭注亦云取於鑊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說文云：鬵，鬲煮也，是鑊鬵皆即烹牲之鬲，非別器也。熟則盛於鼎中以食，宣四年左傳：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此周人之用鼎也。玉篇廣韻之將鼎，字，甲文作鼑，正象出牲於鼎以實俎，此殷人之用鼎也，皆可證鼎為食器，非烹器，故根本無析木以炊之事，省鼎之多足而為一足之豆，亦為食肉器。別為甑加於鬲上曰甗，以炊黍稷；甑上復加器曰鍑；皆別於烹牲之鬲。敦即餗，為盛黍稷之禮器，與盛牲之鼎別；簋（殷）則食黍稷器，與食肉之豆別。加無足之釜甑於竈，以代有足之鬲，或釜、鬲並用，春秋時已如此。詩檜風：誰能亨魚，溉之釜鬵；方言云：甑，自關而東謂之甗，或謂之鬵；召南采蘋：于以湘之，維錡及釜；傳云：湘，烹也，有足曰錡，無足曰釜；方言：江淮陳楚之間謂之錡，吳揚之間謂之鬲；郭注云：錡，或曰三腳釜也；錡即說文訓三足鍑之鬷，其形制皆鬲也。按其時烹牲已用釜，炊飯則加甑

於釜上，（孟子：以釜甑爨。）由秦之土釜相承為後世之鍋。（說文云：秦名土釜曰鬴，讀若過。史記：黃帝合符釜山。魏土地記云：山形如覆釜，故以名之。正字通云：俗謂釜為鍋。）今世所見之土器及銅器；鬲、甗、鼎，皆兩耳三足或四足，鬲除空足之外與鼎無別。甲文鑊字所从之鬲□或□，金文召仲鬲作□，鬲叔簋作□，均象三足鬲形；說文云□，鼎屬，象腹交文，三足，或从瓦作𤮼，漢令鬲从瓦，厤聲，作㽁；（鬲腹交文，即今世所見土器之繩紋，其後銅器花紋亦倣此，乃上古塗土於籃之遺跡。）鬲有隔、厤二讀，乃受聲於孋蠃，即蛤蜊，蓋以古初烹器與食器不分，皆用貝，釜鬴仿於兩貝之蚌，鬲則仿於卷貝之螺，（說文云：祳，社肉，盛以蜃，故謂之祳，天子所以親遺同姓，漢書五行志服虔注亦謂：脤為祭社之肉，盛以蜃器，故謂之脤。師古曰：蜃，大蛤也。定十四年穀梁傳：祭肉生曰脤，孰曰膰。閔二年左傳：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脤於社，杜注云：脤，宜社之肉，盛以脤器；上篇曰：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皆社稷宗廟之肉也；按殷周已用土器銅器，祭社仍用蜃器，存古制也。）螺豎用之，故有足，一足不能文，故三之，非合三螺為一器，猶之飲器角斝亦三足，非合三角為一器也，釜鬴擬蚌，平用之，故無足。土鬲無耳，其有耳之鬲，乃後世轉仿銅鼎而為之也；鬲之空足乃為注水以烹，中有橫隔，故孳乳為隔，是古鬲已兼蒸煮二用，故後蛻化而為甑、甗。甑初

形為曾，金文作曾或曾或曾，說文篆文譌作曾，後加瓦作甑，猶之鬲、上象氣出，中為有孔之甑，下象有他器承之。鬳，按鬳字鬲上加虍，乃象鬲中水沸之聲，後作[鬲瓦]甗。說文鬲部之鬳訓鬲屬，瓦部之甗訓甑，此可見甗為甑鬲二器所合成。近日貌不窩出土之瓦甗，故宮博物院所藏之銅甗，皆上為穿孔甑、下為三足鬲合成之物，如今蒸籠加鍋上盛水以蒸也。考工記、陶人為甗，厚半寸，脣寸，盆厚半寸，脣寸，甑厚半寸，脣寸，七穿；鄭眾曰：甗，無底甑。按說文云：窐，甑空也，箅，蔽也，所以蔽甑底，是甑底為七孔，必著竹箅，飯始不至下落，世說新語、賓客詣陳太邱宿，太邱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邱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著箅，飯落釜中成糜。無底之甑，將何以炊。考工記言甗之上下器皆厚半寸，脣寸，甑亦厚半寸，脣寸，蓋上器即甑，今語甑及蒸籠均謂上器，均有孔，非獨此器不加於鬲釜之上，無以炊也。下器為鬲，自大國以來皆用釜，合之則曰甗，非別有無底之甗，故說文甑甗互訓，方言亦云：甑，自關而東謂之甗。甑加鬲釜之上，故孳乳為增，為層；爾雅曾祖注云：曾猶重也；矰之从曾，謂加繳於矢也；罾之从曾，謂加竹索於上所以舉網也。說文謂：古文以貞為鼎，籀文以鼎為貞；按古音無舌上，貞讀如鼎，二者本無大別，金器銘文貞鼎，均有作鼑者，蓋古者貞卜，於貝鼎中燃木灼龜也。貞字上从卜，下从貝為鼎，貝字

（甲文金文皆無足，惟極少數之金文作□者及篆文作□皆見兩足，乃以鼎之形象以蚌之名也。）說文：則，籒文作□；員，籒文作鼎；史頌敱之□，史頌鼎作□；此皆貝即鼎也。鼎字甲文作□或□，金文有作□（鼎□）、□（鼎□）、□（文貞）者，皆直繪鼎形，多數作□，側面惟見兩足；貞字甲文作□、□、□、□諸形，或象鼎或象變貝，上均不加卜也。說文謂：鼎之三足兩耳，本不誤，乃贅以析木以炊一語，乃誤解篆文□之兩耳兩足為析木也。鍑即漢書匈奴傳：「多齎鬴鍑薪炭」之鍑，（鬴鍑並舉，鍑非鬴可知，師古注謂鍑為釜之大者，乃沿說文以鍑為大口釜之誤。）說文篆文作□，周陽侯甗作□，□、□為初文，象兩器相疊，後加戈作□以為徒□字，隸變作复，加金作鍑。鬲上加甑為甗，甑上復加甑為鍑，如今之蒸籠然。今之鍋即古之釜，釜山謂山如覆釜，正如今之覆鍋也。秦名土釜曰鬲，乃異言非異物，秦之鬲即他國之釜。釜音受於蒲盧，（蚌、貝、釜、蒲皆同聲）鬲音受於蠕蠃，蒲盧聲轉為貝為蚌，蠕蠃聲轉為蛤蜊，釜鬲一物，仿於兩貝之蚌。鬲擬蚌無足，加竈上始能

炊。故𩱧之从𢆉，謂跨於竈上也。說文云：𢆉，跨步也，𩱧从此；玉篇云：𢆉，越也，與跨同；昭十三年左傳，康王跨之，杜注云，過其上也。按𢆉為跨與跨之初文。𩱧後變作冎，集韻云：冎或作𩱧。上冎象鍋灶，其下之凵象火門。與𡨥同意。篆文之冎，即金文之冎；後世形似从口从刀之另，即由此變。金文鑄字大保鼎作[illegible]，上从鬲，𦎫公鼎作[illegible]，則从冎也；冎孳乳為過，猶跨之訓過，𢆉之訓越，說文冎訓口戾不正，亦跨越義之引申；渦之从冎，謂旋流下陷如鍋，同之从冎，蝸牛小螺，正與蠃之義相會矣。冎本象鍋，鍋跨灶上，別為一物，作篆者乃加刀作𠛬，說文乃訓𠛬為分解，訓冎為剔人肉置其骨，後隸又變𠛬為别，古分別字乃作重八之𠔁，不作别，後又加手作捌。說文新附有捌，篆，注曰：方言云：無齒杷，从手，別聲；按此字唐韻作扒；急就篇亦有捌杷，師古注曰：無齒為捌，有齒為杷，皆所以推引聚禾穀也。淮南子說林訓：解梓者不在於捌格；義為剖分，後世用為數字之八，說文云：八，別也；𠔁，分也，从重八，八𠔁别捌字遞變而義不變。或省刀作另，玉篇同別。微變作另，玉篇同冎。孳乳為枴為拐，枴廣韻作柺，注云：老人拄杖。後又易刀為力作另。五音集韻另音郎定切，義仍為別。玉篇廣韻以為俗字之剮，乃六朝人因仍說文冎之譌訓而作之者。冎加金作鍋，揚子方言及玉篇以為盛

刀 刃 匕 勺 升 斗 千 万

膏器，廣韻謂為溫器。明代人所著正字通始云：俗謂釜為鍋。

刀斧同起源於石片，刀薄而背厚，其特徵也。其後分化，橫面較長，利於砍伐者為斧，縱面較長，利於切削者為刀；祖乙卣作[glyph]，上象刃，下象柄，最肖刀形。篆文譌作[glyph]，上似柄，下似兩刃。徐鍇亦悟刀無兩刃，說云刀背與刃，然依古文處鉤之例，不應空首也。故往往誤以人匕為刀，例如：到本从人([glyph])，召本从匕勺之匕([glyph])而說文均以為刀聲；刃字後出，刄為許書杜撰之字。徐大

本說文作[古文]，小徐本作[古文]，無定形，說文梁、刱、均从刅，按梁當从刀，毛詩衞風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謂舟小如刀也，說文古文梁作[古文]，中一象梁，小舟以為
梁也。說文之刱創，釋名及玉篇廣韻之瘡（釋名各本或作瘡，或作創），玉
篇之創，此四字皆甲文[古文]之演變，謂人受創於陷阱臥牀也，刱存井形，从
瘡存爿形，倉為爿之借音，加刀或戈，亦為創，說文創本从刀，知刱亦从
刀之譌也。創為創傷，刱為刱業，刱業之事困苦艱難，亦創之引申義。

匕起源於歧首之木朿，詩小雅大東，有捄棘匕，是也，利於刺取牲體
於鼎，詩大東毛傳云，匕所以載鼎實，士昏禮，匕俎從設，注云，匕所以別出牲
體也。儀禮特牲禮，宗人執畢先入，注云，畢狀如叉，禮記雜記，畢用桑
長三尺，注云所以助主人載者，按此二畢字，皆
匕之假借，其狀如叉，故知為歧首之匕而非勺也。匕不可以切削，故異於刀，匕
不可以挹酒漿，故異於勺；後制器日精，廢匕用勺，今歐美人食事刀叉
勺並用，故叉即類於
之匕也。中國古時 故勺亦蒙以匕名，且別製匙字，今之湯是，及說文謂匕為取
飯之柶，皆明為勺也。短劍曰匕首，其首亦似勺，而不似歧首之匕。匕是
古今字，應同讀如朿，廣韻匕讀卑履切者，一誤於說文
相與比敘之說，復誤於以匕與祖妣之匕為一字也。

勺之小者起源於蚌殼，大
者起源於瓠𤬛，廣韻瓠下注云，瓠𤬛，瓢也，玉篇作瓠甗，漢書東方朔傳以筦闚
天，以蠡測海，張晏曰，蠡，瓠瓢也，方言作[古文]，郭注云，瓠勺也，說
文云，斡，蠡，柄也，
類篇曰，蠡，蚌屬。小者曰勺，甲文作[古文]
[古文]甲文毀之偏旁作[古文]，格伯敦毀作
均象手持勺，篆文譌為[古文]。 者是
也，大者曰升曰斗，甲文作[古文]或[古文]
甲文勺作[古文][古文]諸形，中有實或無實，
習毀衫祭字作[古文]與甲文同，篆文變作

□，中亦有實；秦公𣪘升作□，斗作□，周陽侯鐘，谷口甬，好時鼎，眉𥂴鼎，𥂴姝鼎，斗字均作□，太官壺斛字作斛，此可證升斗皆大勺。者是也。昔以挹酒漿。小者若今之湯匙及銅鐵木勺，大者若今之瓠瓢即木製有柄者，安徽曰瓠子，江蘇曰杓子，又若各地通行竹木銅製之簞子，（方言云：簞，陳楚宋魏之間或謂之簞，或謂之瓢。今語簞讀合口韻如端。）皆挹器，非若刀之能切，匕之能剌也。刀匕勺三者，來源各異，器用不同，余不以為一器一字之分化；反之升斗勺三者，只大小深淺之殊，非根本異器，故古文乃為一字也。說文篆文斗作□，升字作□，云：斗象形，有柄，升从斗，亦象形，實皆不成挹器之形，乃古文□之譌也。漢時讖緯家「人持十為斗」之說雖謬，然可證當時通行之斗字尚近古文□，（谷口甬或作升，汾陰鼎作升，可證。）不似許書篆文譌變之甚。

說文：枓，勺也；杓，枓柄也；（枓杓乃斗勺加木旁之後起字。）考工記：梓人為飲器，勺一升，鄭注云：勺，尊斗也；（今本考工記及士冠禮鄭注，均尊升，並依段玉裁說改為尊斗。）此亦升斗勺一器一字之證。升斗勺本為挹酒漿之器，後又用為量名，猶之以斧斤之斤，陶鈞之鈞，石塊之石為權衡之名也。史記商君傳云：平斗桶（月令作甬，周秦曰桶，漢曰斛，皆十斗。）權衡

文尺。蓋秦以前升斗桶雖有大小之殊，尚無定量，自商君平斗桶以至於漢，始有定量。如漢書律曆志所云：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古之刀斗，今之熨斗，皆以斗名，似有柄之古斗，與今斗異。說文謂从十从人之[字形]（千），廣韻訓十千之万（古鉩文作[字形]或[字形]，新出土之莽鏡作（[字形]）），亦取象於斗勺，非从人，初皆以器計，義為衆多，非定數，如百同；[字形]為一千，非从十，甲文二千作[字形]，三千作[字形]，金文四千作[字形]，五千作[字形]可證。

丙　兩　再

丙，丁字甲文作[字形]、[字形]、[字形]、[字形]、[字形]、諸形，金文亦作[字形]（丙寅卣）、[字形]、[字形]（均父丙卣）、[字形]（父丙爵）、[字形]（敔𣪕）、[字形]（[illegible]鼎）、諸形，或實之作[字形]（舉父丙鼎）、[字形]（兄日句兵），皆象擊火之石刀形。石鼓作[字形]，或[字形]，說文篆文作丙，形稍變矣。更字篆文作[字形]，从丙，正謂擊火之石刀，从攴，謂鑽木。古者鑽燧取火，初以木，後以

石，㪅訓改，乃取義於鑽燧改火；硬、梗、骾、埂、稉、綆之从更，均取義於丙之堅；便之从更，謂擊木石取火以便民用也。丙加火為炳，說文訓明，亦丙為擊火刀之一證。㒳字晉姜鼎作[字形]，大𣪘作[字形]，明為二丙之合，說文㒳訓再，引易曰參天㒳地；兩訓二十四銖為一兩；是兩為一㒳二字之合，猶之百為一百，丙為一丙也。（曾𣪘父𣪘之兩，齊侯壺之兩，義皆為一㒳；甲文金文兩字上皆無一，石鼓之丙、篆文之丙，義皆一丙二字之合。）爯字甲文作[字形]、[字形]、[字形]、諸形，或省手爪作[字形]，金文爯𣪘作[字形]，皃生𣪘作[字形]，象手執權以稱之；是爯字爪下之内即权，故爯下从内；丙益十二銖，當一黃鐘之重，因以為權；（兩字為二丙之合，故知丙重十二銖。博雅權謂之錘；說文謂錘八銖，錙六銖，淮南詮言：雖割國之錙銖以事人。注云：六兩曰錙，倍錙曰錘；此六兩當為六銖之譌，倍錙曰錘，則為十二銖，說文錘八銖當為十二銖之譌。）二丙為兩，重二十四銖，當二黃鐘之重，故兩有二義。說文云㒳，再也；再，一舉而二也；爯，并舉也；其義益謂丙即權之自身標準重量。雖為十二銖，而權在衡上遠近移動，固可輕重并舉也。周秦之幣，足布，

即肖權形，即□形。錢名半兩，魯陽布亦重十二銖，亦重如權。漢書曆律志所謂「權本起於黄鐘之重」也。或謂□象權形，權形仿於錢布，此實為顛倒見。甲文金文再字均从□，非□，雙足布魯陽布均作□形，亦皆似□非□。權起於黄鐘之重，十二銖亦非兩，是以知權本用□，錢布肖之，非權仿錢布之形。且甲文已有再字，是遠在錢布未興之世，已有物以為衡量輕重之權矣。

（七）亾良量

亡之甲文作□、□、□、諸形，金文作□（叔氏鐘）、□（兮甲盤）、□（虢叔鐘）、□（辛鼎）、□（毛公鼎、遽尊）諸形，義皆為有亡之亡（古書有無字亦皆作亡，秦以後始假借「無」蹈字為之，說見無下）。說文篆文作□，訓逃；良字甲文作□，金文作□（季良父盉）、□（君氏簋）、□（司寇良父敦）諸形，說文篆文作□，訓善；量字克鼎作□，父乙甗作□，量侯敦作□、秦權作□，說文篆文亦作□，訓稱輕重也。按亡字象

漏斗，漏下則無矣；良字中○或⊙象量器，與量字同，（大梁鼎量字作☐，器中亦無物。）上下象傾入傾出之器，詩公劉：乃裹餱糧，釋文云：本作粮，釋名釋言語云：良，量也，海內北經：犬封國有文馬，名曰吉量，乘注云：量一作良，廣韻：粮同糧，此皆良量字相通之證；量字⊖象器與良同，下从東或重，稱物輕重之義也。釋名：良，量也，量力而動，不敢越限也，蓋平權量所以杜奸偽，故良之引申義為善良。又由善良之義引申為夫婦互稱之良人。（詩唐風：今夕何夕，見此良人，毛傳云：良人，美室也。孟子之良人，則為婦稱其夫。）故孳乳為郎，為娘。（娘字初見於唐韻，為少女之稱。稱父母曰耶孃，見六朝樂府，蓋為北方夷語，說文：孃，煩擾也，一曰肥大也，廣韻：孃，亂也，皆不以為母稱，廣韻麻韻爹下云：羌人呼父也，聲轉為耶，耶孃後又作爺娘，今本玉篇有爺字。）

毌　串

說文云：毌，穿物持之也，从一橫貫，象寶貨之形，讀若冠。患，憂也，从心上貫吅，吅亦聲，☐古文患。按許書說此二字俱非是。甲文毌字作☐、☐、☐、☐、☐諸形，皆縱貫，於理甚順；橫貫則無以持之也。从貫之

實字，散盤作貫，國差𦉜作貫是⊟或回乃為財藏寶貨之器，非象寶貨，以丨貫之，則為甲文之申、申，或金文之田、田，篆文之毌也；孳乳為鑵。（見說文徐鉉新附，此借雚音以為毌，即所謂聲化字，非許書形聲之說，亦與鵝鴨江河等象聲字不同。蓋聲化字必其先本有象形字，而後借同音字代之加偏旁以別製新字也。）詩大雅及荀子之串、（大雅皇矣：串夷載路，箋云：串夷即混夷（按即昆夷）；荀子大略篇：國法禁拾遺，惡民之串以無分得也。（按此即以串為貫）詩魏風：三歲貫女，爾雅釋詁：貫，習也，說文作遦或攢，唐韻又有慣，均訓習；廣韻串亦讀古患切，訓穿，訓習；謝惠連秋懷詩：聊以布親串，亦以串為習狎之義。）乃象以物貫寶貨矣。父乙甗之串，南宮中鼎之串，晉姜鼎之串，（說文古文患所从者，即此字之譌形）皆即串字，所貫者為貝或玉，與毌義微別。患字即从串，易繫辭慢藏誨盜之義也，說文謂為貫吅，與春秋繁露持二中者謂之患，同為臆說。

弗

字苑：弗以籤貫肉炙之者也；廣韻弗讀如鏟，注云：炙肉弗也。韓愈贈張籍詩：（如以肉貫弗；通俗文又以弗為門鍵，蓋弗以貫寶貨，弗以籤貫肉，又以為門揵，其用同。）

宁

說文云：宁，辨積物也，象形。甲文作宁與毌字之作毌者極近似，此蓋可證毌為財藏寶貨之器。金文亦作宁如甲文，或作宁如篆文；

後加貝為貯，說文訓積，玉篇訓藏，廣韻訓居訓積；（廣韻貯下本音丁呂切，讀音尚在舌頭，後卷末新添類隔更音和作知呂切，則北宋重修時所為也。）加人為佇，爾雅釋詁，訓久，說文新附及廣韻均訓久立，居積義之引申也。

畐

說文云：〔古文字形〕滿也，从高省，象高厚之形，讀若伏。福，祐也，从示畐聲。按福字甲文作〔古文字形〕或〔古文字形〕者，象雙手奉尊於神前，或省手作〔古文字形〕或〔古文字形〕，則為畐矣；手奉肉於示為祭，手奉尊於示為福，是福乃祭之進酒者也。金文福字不从手，亦或省示作〔古文字形〕、（畐父辛爵）〔古文字形〕、（叔氏鐘）但存尊形，篆文〔古文字形〕為〔古文字形〕之譌，如高、亭、京也。張仲簠福字作〔古文字形〕，曾子簠福字作〔古文字形〕，國差𦉜作〔古文字形〕，則直从酉矣。畐為酒器，觀此更無可疑。以酒器為酒，猶之以彔磚之彔為穀，古語不祿與不穀同義。奉酒於神以祈福，故福訓祐。愊、匐，取義於敬神，富、幅、輻、偪、逼皆取義於酒滿。

酉

酋

卯酉字甲文作□、□、□、□、□、□、□、諸形，金文作□、□、□、□、□、□、諸形，似今之酒罎，或酒桶，無一作說文所謂古文丣形者。丣即卯，甲文卯或作□，非如說文所謂卯象開門，丣从卯，一，閉門象也。說文篆文从丣之□，留鐘作□也，留幣作□，說文篆文从丣之□，散盤作□，石鼓作□，皆不閉門。篆文酉字作□，近金文。甲文作□或□或□者則象角形，亦酒器，禮記禮器所謂卑者舉角，是也。

甲文酒字作□、□、□、□、諸形，象由器中挹出之酒滴；金文則皆以酉為酒。

酋字甲文作□或□，象酒氣由器上出；說文謂□篆从酉，水半見於上，實乃氣，（非水）禮有大酋，掌酒官也；月令，仲冬之月乃命大酋，法云，酒熟曰酋，大酋者酒官之長，酋者久遠之稱，久熟者善，故名酒官為大酋。故後世用為酋長字。說文，□，酒器也，从酋，廾以奉之，或从寸作□；甲文作□，象手奉酉，金文作□、伯寶卣□、旁鼎或□，从酉者如甲文，从酋者如篆文。□（奠）字象酒器在丌上，此可證酋酉一物一字；後加木作樽，加缶作罇，見玉篇廣韻，仍

爵

為酒器。

禮記郊特牲：「舉斝角」，疏云：「天子曰斝，諸侯曰角。」按斝角不必以天子諸侯而分，古初以獸角為飲器，尤便於馬上攜飲，故觚、觶、觴、觥等字多从角，後以不能直立，乃為裝置三足，如禮器三足爵之形，甲文酉字底形銳曲者，即肖原始角形也。近世出土之爵，器形皆一流，一鋬，二柱，三足，二柱即裝置二足之遺跡，甲文□、□、□、即象此器之形，側觀之或惟見一柱二足。說文篆文譌作□，謂象雀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蓋誤以柱為冠毛，以鋬為尾，以流為味，以器足為爪，又增鬯與又也。爵之二柱三足而無鋬與流者，即甲文之□或□（金石索載父舟斝，無流與鋬。）說文篆文譌作□，謂从吅，从斗，□象形，蓋誤以二柱為吅，□譌為□，又增斗；今皆可據古器古文而證其譌也。斝無流與鋬，與爵只小異，爵斝皆起源於角，古讀亦如角；說文承禮明堂位之說，謂：「夏曰琖，殷曰斝，周曰爵」，詩大雅行葦：「洗爵奠斝」，明言周時二器

故用也。爵用為爵祿字，乃同音假借，説在力下。

壺

説文云：□，昆吾圜器也，象形，从大，象其蓋也。甲文作□，金文作□（番匊生壺）、□（虞司寇壺），皆最肖壺形，上為蓋，旁為耳。秦權之□（隸變作壹），乃六國時於壺上加花紋以代一字，以杜譌亂，又因之作□，説文謂此字从凶，从壺，不得泄，凶也，引易曰：天地壹壺；今繫辭作絪緼；廣韻云：烟煴，天地氣，易作絪緼，又云：氤氲，元氣盛也。壺起源於葫蘆，形聲俱肖之；陸佃埤雅謂：蒲蘆為瓠之細腰者；按蒲蘆本謂細腰瓠，後稱蜂之細腰者亦曰蒲蘆，瓠、缶，皆受聲於蒲蘆，壺則受聲於葫蘆，古文缶字壺字，均肖瓠也。

鬯

説文云：□，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从凵，凵，器也，中象米，匕所以扱之，易曰：不喪匕鬯。按鬯字甲文作□□□□、諸形，金文作□（孟鼎師兌敦）、□（毛公鼎）、□（彔伯戎敦）、□（彔伯敦）諸形，略如甲文，皆以∴或∵或∴象米粒，Ｘ象香艸之交加，非以※象米字，下象器

座，篆文譌為匕，猶[glyph]之譌[glyph]也。

𧮫

厺（去）

說文云：凵，凵盧，飯器，以柳為之，象形，或从竹作[glyph]。[glyph]（去），人相違也，从大，凵聲。按凵為初形，[glyph]為器蓋，猶壺上之[glyph]，非从大象人，後加竹作笶，揚子方言：笶，盛餅筥也。食時必去蓋，故用為來去字，猶之以來牟字為行來字也。後世有丟字，訓失，訓投，蓋謂一去不來也。說文又有𧮫（𧮫）篆，訓口上阿也，从口上象其理。按詩：有卷者阿，說文阿訓曲阜，口上阿謂上脣凹處，今語曰人中。[glyph]不象口上阿，𧮫乃[glyph]之同義字，[glyph]象蓋與[glyph]同，[glyph]為器，非人口，古文多以[glyph]象器與凵同，故甲文卣字作[glyph]或[glyph]；金文魯字作[glyph]者師虎敦，字作[glyph]殳季良父壺亦以[glyph]象器形。說文訓節欲之𧮫卩，隸變作却，或作卻者，乃从山谷之谷矣，與後出从去之却字，均象人踞器旁而食，與即同意，人踞則腿腳却後，故腿字从退，腳字从卻或却。說文腳訓脛，玉篇腿訓脛。釋名：腳，卻也，以其坐時卻在後也。廣

韻謂却腳爲卻腳之俗字，只以說文無却篆耳

盍（盇）　爾雅釋詁：盍，合也；說文云：𥁋（盇），覆也，从血大；徐鉉曰：大，象蓋覆之形。按盇之从大，與壺、去之从大，皆象器蓋，隸變𥁋爲盍，亦以厺益之大，同爲蓋也；去之器下又加皿作㚎，猶之合之器下加皿作盒。廣韻，盒，盤覆也。盍字皿上之一謂所盛物，非从血。器蓋字本作盇，今用蓋者，假同音之苫蓋字爲之也。廣韻蓋字泰、盍二韻收，泰韻蓋字音古太切，盍韻蓋字與盍同音胡臘切，匣母字古音讀見母，盍蓋讀入聲均爲古臘切。㚎加木爲榼，左氏成十六傳：行人執榼承飲，此以榼爲飲器；淮南子氾論訓：霤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此以榼爲盛水器；說文廣韻均訓榼爲酒器。盍字中畫即謂酒或水也。

琴　說文云：珡，禁也，……象形。古文从金作[illegible]。按琴篆象柱及弦，說文解說作珡；古文从金，隸从今作琴，皆象形，兼以金或今象琴聲也。

傘　晉輿服志：功曹吏繖扇騎從；說文徐氏新附云：繖，蓋也；南史：王縉以笠傘覆面；廣韻云：繖，絲綾，今作繖蓋字，又云：傘，傘蓋；是繖、傘，皆六朝人所製字，古

久

曰蓋，今人謂繖古兩傘俗，非也。傘字象蓋枘及傘骨。

說文云：久，從後灸之，象人兩脛後有距也。周禮曰：久諸牆以觀其橈。按今本周禮考工記廬人作灸諸牆，鄭注云：灸猶柱也；士喪禮：冪用疏布久之，鄭注云：久讀為灸，謂以蓋塞鬲口也。既夕禮：皆以木桁久之，注云：久當為灸，灸謂以蓋案塞其口。此皆久灸通用之證。說文云：灸，灼也；砭，以石刺病也；按古以砭石為針，（素問：其治宜砭石，注云：謂以石為鍼也。醫之从医，即謂砭針。）以艾灼之治病，（今醫針灸法，猶以艾灼針而灸之。）久字象針刺兩脛，加火，謂以艾灼之也；故久灸通用。以柱距牆，以蓋塞鬲，皆如以針灸人體，禮之用久，其引申義也。公羊莊八年傳：為久也，注云：久，稽留之詞；孟子：可以久則久，注云：久，留也；此亦久之引申義，為灸為柱，為塞，皆須稽留也；柩之从久，亦謂屍體稽留於棺中。（小爾雅云：有屍謂之柩。）

昔

說文云：昔，乾肉也，从殘肉，日以晞之，與俎同意。籒文从肉作[illegible]。按篆文巛不象殘肉，籒文加肉，乃周禮之腊字；（廣韻昔之籒文作[illegible]。）甲文昔作昔

或□，金文亦作□、留鼎□、克鼎□、師嫠敦諸形，均與籀文所从之昔同，乃錯字之初形，从昔之字多讀錯音也以此。與𢀩（差）同意；𢀩从巛者謂手執剉磋物也，□字从巛者謂今之日與昔之日相錯也，後加金作錯，今或用剉；小雅：他山之石，可以為錯，傳云：錯，石也，可以琢玉，是古錯用石，後用金，皆刻淺齒為之。說文差訓不相值，謂錯齒之不齊也，故引申為差錯、錯雜、錯亂、交錯、錯綜字。昔之義非乾肉，乾肉字應加肉作腊，周禮天官腊人掌乾肉。腊之从昔，謂非今日之鮮肉也；廣韻腊音同昔，今讀如臘，因鄭注月令臘即腊祭而致誤也。醋之从昔，謂賓與主人交錯也；說文醋為酬醋字，酢為將漿字，今互易之。蜡說文蜡蠅胆也；周禮秋官蜡氏注蜡骨肉腐臭蠅蟲所蜡也，唐韻蜡蛆鵲切之从昔，謂日久蛆蟲生也。

乍

廣韻：笮，酒器也；醡，壓酒具也；榨，打油具也。按乍為初形，金文作□、盂鼎□、善夫克鼎□、杞伯敦□、慮父丁觶□、量侯敦諸形，皆用為作字。乚為盛豆榨油之器，木卜或丁，皆謂撞壓之木，作孳乳為作，猶工孳乳為攻為功也。

乍用為倉猝義者，倉卒或倉猝，與乍皆借聲托義，本無正字，支氏定

八年傳：楂子咋謂林楚，注云：咋，嚙也；此則以咋為之。乍本為榨油器，壓酒具亦以名之，因之酒器亦名笮，又因之矢箙亦或名笮。既夕禮鄭注：笮，矢箙也。釋名亦云：受矢之器，……織竹曰笮，相迫，笮之名也。說文云：笮，迫也。壓笮後漢書耿恭傳：笮馬糞汁而飲之，注謂壓笮也。或作壓迮，後漢書陳忠傳：共相壓迮，文選歎逝賦注引聲類：迮，迫也；詐之从乍，謂以言壓迫而有所詐取也。呂覽務本：無功伐而求榮富，詐也，注云：以虛取之為詐。物受壓迫必狹，故窄字从乍，廣韻：窄訓狹窄。西南夷以竹索渡水曰笮或筰，亦取狹窄之義；乍為壓榨之器，義亦通於錯之壓迫，故笮、措、通用；史記梁孝王世家：李太后爭門措指，晉灼曰：措字借以為笮，師古曰：為門扇所笮；漢書王莽傳：迫笮青徐盜賊，本亦或作迫措。昨之从乍，謂昨日之日與今日之日相隔而猶相迫近；胙酢之从乍皆取義於昨，與腊同意，謂胙為祭餘之肉，酢隔日始酸也。漢書東方朔傳：孤豚之咋虎，師古曰：咋，嚙也；史記灌夫傳：魏其必內愧杜門齚舌自殺；咋謂以齒咬虎，齚謂以齒咬舌，乖舌亦云咋舌，義均起於壓笮。今世爆炸字，亦謂火與藥相迫也。說文：乍，止也，一曰亡也，从亡，从一；徐鍇曰：出亡得一則止；按古今从乍之字二

十餘，無一有止亡之義，此謂乍字為以一止亡，與謂丐字為以亠礙气，朿字為以一止木，毋字為以一止奸，同為肊說。

丵

說文云：鑿，穿木也。丵為穿木之器，从丵即辛，為鑿刀，（說辨上丵辛下。）象所鑿之缺處如齒，說文丵訓叢生艸，非也，叢雖假丵之业以象叢艸，而丵之形聲義皆是鑿非叢；後加臼，（謂以手持之，非从臼。）加殳，（謂以殳擊其柄。）加金，（柄用木，器用金。）為鑿。鑿本謂穿木，引申之穿木之器亦曰鑿，（漢書刑法志：其次用鑽鑿。海外南經：鑿齒持盾，注云：齒如鑿。此皆用鑿為器義。）能穿之孔亦曰鑿。（考工記：調其鑿內而合之；莊子天下篇：鑿不圍枘，此皆用鑿為鑿下端受枘之孔。荀子哀公篇：五鑿為正，注：謂耳目鼻口及心之竅，是凡孔皆曰鑿也。）

入 内

鑿枘字初形為人（入）；（南宮中鼎內字作人，不加冂，可證。日母字古音讀泥母，入內雙聲。）後加冂作內（散盤）、內（毛公鼎）、內（克鼎出內朕命）諸形：以冂象受枘之鑿，人則為柄銳端之枘，謂已穿器成鑿，刻柄一端令銳成枘以納之，非若古初只於柄上作孔以受器也；後又加木作枘，謂柄納以木為之也。玉篇云：枘，柄枘；類篇云：枘，刻木

耑所以入鑿，莊子天下篇：鑿不圍枘，成云：鑿，孔也，枘者，內孔中之木，宣云：枘自入之耳，鑿未嘗圍之。凡金石器之有枘者，為刻柄耑令銳成枘，以入器首之嵒，並不限於鑿柄也。說文無枘字，考工記及鄭注，凡製器之枘字均作內。內之用為納柄於器嵒，故引申為出納字；詩烝民：出納王命，釋文云：納本作內，師望鼎正作出內王命，克鼎作出內朕命，周禮職內，即職納，孟子：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亦即納之溝中。　枘納入器之嵒內，故入用為出入字，內用為內外字。

業

說文云：業，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鋙相承也，从丵，从巾，巾象版。釋名曰：所以懸鐘鼓者，橫曰筍，……從曰虡，……筍上之板曰業，刻為牙，捷業如鋸齒也。按業字曾伯霥簠及古鉨均作業，下象版，上象刻齒形，古鉨或作業，亦象版與齒，非从丵从巾。秦公毀：「保業氒秦」之業字作[illegible][illegible]，中作厺為食器，左右懸鐘鼓，班固東都賦：「食舉雍徹，太師奏樂」。此王者之儀也，故用為功業字。

乂

說文云：乂，芟艸也，或从刀作刈。按徐鍇謂乂象刈艸之刀形，是也，[illegible]

— 244 —

字从□乃象以乂刈禾穀之器，引申之亦為乂取，後加刀為刈取字；加艸作艾，初義亦為刈艸，（詩葛覃：是刈是濩，釋文云：刈本亦作艾。）猶殳之加艸作芟也。艾為蒿類，謂刈取其末始為藥艸之用；故引申為少艾字。（毛詩傳云：除艸曰芟，鄭箋云：芟末曰艾。）詩周頌臣工：奄觀銍艾；國語：挾其槍刈槈鎛，韋注云：刈，鎌也；此以艾或刈為乂也。

庚

庚字甲文作□、□、□、□、□、□、□、諸形，金文亦多數作□或□如甲文；說文篆文作□，皆象干置架上。惟文王命鬲鼎作□，伯姬鼎作□，則象雙手扶干，此為李陽冰以來篆文□之所从出也。說文明謂□象人臍，其篆非作□可知，今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景印之宋本大徐說文庚篆均作□不作□，从庚之庸、康、唐、賡亦作□。康字甲文作□或□，康侯鼎作□，伊敦作□，矢令彝作□，毛公鼎作□；唐字甲文作□或□，大豐敦作□，唐子且乙爵作□，賡字甲文作□□己酉戍命彝作□；無从□者，惟齊侯鎛鐘唐字作□，今庚篆作□者，乃从李陽冰所改也（小徐繫傳袪妄篇云：李斯篆庚字正如許慎，則知陽冰妄也。以此可知徐鍇所見說文庚篆應為□非□）。庚干雙聲，庚亦即干；庸即墉，唐即塘，从庚謂以干發土，以柄築土也；（今版築猶以發土器柄築土，器同上。）康即糠，从庚則為舂杵也。

弟

說文云：□，韋束之次弟也，从古字之象，□古文弟，从古文韋省，丿聲。按金文弟字作□應公鼎、□良父壺、□同上、□齊侯鎛諸形，與篆文同，象韋束；說文古文弟作□，古文韋作□，均為譌形，韋字甲文金文篆文均作兩止圍○，孳乳為圍，為衞，非象韋束，故說文亦謂「借以為皮韋」，弟字亦非从韋省。韋束有次弟，故用為次弟、兄弟字。次弟字後加竹作第，廣韻：第，次第。又用為宅第字，漢時列侯賜宅有甲乙次第也。見漢書高帝紀孟康注。集韻又有第，世或以為晚近俗字，其實西漢之器已有作□或□者矣。

予　幻

說文云：□（杼），機之持緯者。按初形為予，後加木作杼；即玉篇、類篇之篗，類篇云：織具，所以行緯也。廣韻作梭或梭，注云：織具，今用梭。說文謂反□為□，引周書曰：無或譸張為幻；篆文作□，故隸變作幻；按反予應作倒予。亦予，予之訓幻，猶玄之孳乳為眩也。漢書張騫傳：犛靬眩人，注云：眩，讀如幻同。

古鉨文予字作[古文字形]、[古文字形]、[古文字形]諸形，杼本以行緯之緯，此从糸，勝於篆文之作[古文字形]或[古文字形]也。說文訓予為推予，乃與之借字；又借為余。用杼為緩，緩平擲，故篆文舒、豫、紓、野之从予，皆有平緩之義。金文舒字从夫从舍；

古鉨文紓字从余从糸，即集韻之絲；甲文及克鼎野字均从林从土，即集韻之埜，說文謂古文野从里省，从林，字亦當為埜，篆作[古文字形]者，傳寫之譌也；以此可知舒、紓、野諸字，古皆不从予，从予者篆文，序之从予則為射之譌。

卝（丱）說文云：[古文字形]，織絹以糸貫杼也，从絲省卝聲；卝，古文礦，周禮有卝人。

按甲文[古文字形]字作[古文字形]，正象以絲貫杼，字當作卝，益以與二十混，變易為卝，又變易丱，詩齊風甫田：總角丱兮，傳云：總角，聚兩髦也；丱益謂以絲貫此兩髦；毛傳：丱，幼稺也，朱傳：丱，兩角貌，俱非。朱駿聲乳為關，亦謂以木貫兩戶也。丱義本為以絲貫杼，引申以為總角之卝，礦古文用卝，乃謂礦脈貫地，亦卝之引申義。卝、[古文字形]、貫、礦，皆雙聲，張參、唐元度、郭忠恕、段玉裁、朱駿聲皆以卝為卵之古文，形聲俱遠，不可从也。[古文字形]篆下徐鍇注云：卝古礦字，可見大徐所見說文卝在礦篆下，而不在卵篆下也，廣韻亦卵卝異字，卵在緩韻，注引說文曰：凡物無乳者卵生；卝在梗韻，注云：金玉未成器也。

巠

盂鼎經字作巠，毛公鼎作巠，克鼎作巠，均象絲經在架上，類篇謂經絲具曰㮓；即巠字。後加糸作經，以為絲之經緯字，又用為人身經絡字；經絡彊急曰痙，筋力彊曰勁，人膝下骨曰脛，牛膝下骨曰牼，頸莖曰頸，艸木之幹曰莖，水直波曰涇，見釋名。小道曰徑，直馳敵致師之車曰輕車，皆經絲義之引申也。

互

說文云：笙所以收繩也，从竹，象形，中象人手所推握也，或省作互。按互為初形，非笙省，小篆加竹作笙。互為糾繩之器，中象兩繩交纏，非象人手推握，一象二木相反轉動以糾之，引申為交互、相互字。

索

說文云：索，艸有莖葉可作繩索，从宋糸。按伯索孟索字作索，索諆角作索，古鉥文索字作索、索、索、索或索，非从糸，乃象艸索及兩端之結，从𦥑象二手糾之，篆文之八即𦥑之譌形，非从宋。用為求索字者，乃索之假借，說文云：索，入室搜也；廣雅釋詁：索，求也；謂持繩索入人家搜捕，古書皆用索。

— 248 —

古

古字十象繩結，漢印故或作㕜，胡或作㠯象結繩之繩圍，古匋器古作古，古鉨文沽之古旁作古或古，固之中作古，或古，胡之古旁作古均非口。胡屮象繩結與惠同意。書契之世去結繩之世已遠，乃以此為往古字；加攴作故，謂結繩掛於橫木之上，今秘魯土人結繩法即如此。前言在此，以言語解說之則為詁；說文云：詁，訓古言也。後漢書桓譚傳鄭興傳注引說文皆如此。居象人蹲踞形，初只作古，後加尸作居，後又加足作踞，足著地，聳膝下臂，如繩圍，蹲踞今語曰蹲，湘楚猶曰踞，音如姑；姑从古者，結繩之事，古者視為神秘，解說其義者，屬諸神秘專家，稱其人男曰士亦即覡，女曰姑亦即巫，後以姑為凡女子之尊稱，夫之母曰姑，見說文，父母之姊妹曰姑，見爾雅，男之母曰外姑，妻之母亦曰外姑，婦謂夫之庶母曰少姑，均見爾雅，又詩邶風泉水：問我諸姑，白虎通曰：親如母而非母者，姑也。猶之以巫祝之兄稱諸男子之先生者，漢書王莽傳：鄧曄將三萬餘人從閿鄉南山棗街作姑。師古注曰：作姑邪道所由也，此即用姑之初誼，今稱施邪術之婦女猶曰姑，即男子為之亦曰姑，如靈姑。引申之又為婦女之通稱，尸子：紂棄黎老之言，用姑息之語，注云：姑，婦女也，息，小兒也，此亦即姑息，姑且義之所起；胡之从古，亦謂牛頷垂如繩圍，孳乳為湖，謂大陂澤如牛頷垂；盬謂鹽

池，从古義如湖；沽之从古亦如此；說文：沽水出漁陽塞外，東入海，即今出宣化獨石山之白河，至天津匯合諸大川由大沽入海，謂上游細，下游洪大如繩圍。酤，一宿酒也，从古猶腊之从昔，沽用為屠沽字、酤用為酤酒字，廣韻訓市稅之估，皆賈或夃之借字；論語沽之哉，漢石經沽作賈，玉篇引論語作夃。固訓四塞，繩圍已圍結，加口則益固矣；辜磔字漢書地理志左馮翊雲陽縣䣈鄭祠，孟康注曰：䣈音辜磔之辜；荀子正論篇作枯磔，楊注引周禮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注謂披磔牲體也，謂或者枯與疈辜義同，又引韓非子所辜磔甚众，而民竊金不止，謂疑辜即枯也，按辜磔或枯磔乃二字同義之疊詞，蓋古之習語。从古者謂磔屍張之於木，如結繩之懸掛也；說文辛部之辜，古文从歺作𣦸，歺部訓枯之⿰歹古，亦即此字；死、歺皆謂屍，周禮春官以疈辜祭四方萬物，夏官小子：凡沈辜侯禳，司農注均謂辜為磔牲以祭；漢書景帝紀：中元二年改磔曰棄市，應劭曰：先此諸死刑皆磔於市，今改曰棄市，勿復磔也；師古曰：磔謂張其屍也。按磔字初形為桀，象張屍體於木上，辜為磔刑，𣦸亦當為辜刑，說文均訓為犯法，非其初誼。網罟亦結繩為之，亦借為辜，詩小明：畏此罪罟，是也。說文謂古从十口，識前言者也；單就篆文古字解之，義亦可通，徵諸古文及一切从古之字，其說文破。

叀

說文云：□，从幺省，屮財見也，□、□，皆古文叀。疐，礙不行也，从叀引而止之也，叀者如叀馬之鼻，从此與牽同意；㡭，古文斷，从皀，皀古文

叀字，周書曰㫁㫁猗無他技；按敦煌本及日本本尚書亦均作㫁，與說文所引同；又春秋宣公十七年「同盟於斷道」，正始石經斷古文作[illegible]，汗簡引石經作[illegible]，知六國時確有此字。合觀以上諸文，叀及从叀之字均有繩索之義，以刀斷繩如以斤斷絲，其形則為繩團，上屮為結，與束、柬、索同意，其音即讀如團。古音無舌上叀，專皆讀如團。甲文叀某牲，謂繫某牲也，或加手作[illegible]，謂以手繫之，亦即摶之初形；篆文改手為寸（凡篆文从寸字古文皆為手，如專、尃、尋、尊、將、寺、導、得、守、樹等，甲文金文皆从又），作專，小篆專一、專業等，皆起義於結繩；又加口作團，加手作摶，以手摶土曰塼；詩小雅斯干「載弄之瓦」，傳云「瓦，紡塼也」，說文作紡專，不加土；玉篇、廣韻均作甎，集韻又有磚，今用此；荀子正論「是猶以塼涂塞江海」，當以从土作塼為較古。加人作傳，謂結繩以傳前言也，引申為傳授、傳達字。古之傳事，以人曰傳，即周禮之行夫，以馬曰馹曰驛，後騎驛亦曰乘傳；加車作轉，謂車輪之轉如繩團也；篿訓圜竹器，又音團（廣韻篿），篿訓蒲叢，類篇篿菉音團，不音純，皆取義於其形之團；剸則[illegible]或[illegible]之篆變也。說文：斷首，截也，从首从斷，或从刀專聲，作剸；廣韻斷首訓斷首，音同專；韻會謂剸之音義並如斷，廣韻剸字亦在去聲線韻；剸、斷同一字也，疑說文本無斷首字，故廣韻仙韻斷首下注云斷首出玉篇；線韻剸下注云切肉貌，斷首、剸不相次也。說文又有[illegible]，云从心从叀，[illegible]古文惠；按甲文之[illegible]、金文之[illegible]、毛公鼎、彔伯敦、鄦惠鼎、師嫠敦、惠卣作[illegible]，皆即此字；尚書

顧命：二人雀弁執惠；傳云：三隅矛；廣韻有䥶，訓三隅矛。𢆯字正象此器之形。省𢆯為𢆯，後期龜甲卜辭已如此。金文亦有之，晚周之器更加心作𢜬，省王孫鐘或作𢜬齊侯鎛，遂與象𢆶團之叀字形混合為一，如土、回、卜、冉、主、卯之例，而叀讀如團，惠讀如𢧢，廣韻惠音胡桂切，讀匣母霽韻，𢧢在脂韻，古書脂齊字多為韻，匣母字古音讀群母，胡讀如古，故知惠讀如𢧢。惠𢧢均為三鋒矛，三鋒矛即三隅矛，金文壬癸字有作𢦏者，顧命鄭注謂𢧢為三鋒矛不誤；而謂惠狀蓋斜刃宜芟刈則未必然矣。顧命七兵器惠𢧢、戣瞿，二者之裝置似有差異，猶之劉鉞二器。顧命亦戣瞿，鄭注云：劉蓋今鑱斧；鉞，大斧。音義均絕異。叀加心作惠，用為恩惠字者，顧命言執叀者立於畢門之內，腹心之寄也。周禮閽人司晨注：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是自外門最外，畢門最內，王者治事重地也。考工記匠人注：路門者，大寢之門。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事，注：路寢一，小寢五。按大寢即路寢，治事之所，乃別於燕息之小寢而言。

网

說文云：网，庖犧所結繩以漁，从冂，下象网交文，网或从亡作罔，隸變為罔。或从糸作䋄，隸變為網。按甲文𦉶、𦉶、𦉶諸字均象網形；金文及匋文偏旁省作冈，古鉢文偏旁有作网如甲文者；篆文或加亡者，謂網漏水也；又或加糸者，謂網罟以繩結之，與羅从糸同意。隸之偏旁變网為四，似橫目

之四，如羅、罟、罪、罰、詈、罵、罷、羆、罘、置、羈、罹等，或㓁、罒，如罕或冈。如罝、罨、罩，或作罝、罨、罩，因此从橫目之蔑，亦或譌作蔑。

离禽畢

說文云：畢，田网也，从華，象畢形，或曰由聲。詩小雅：鴛鴦于飛，畢之羅之。疏云：网小而柄長謂之畢；月令：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齊語：田狩畢弋；注云：畢，掩雉兔之網，是古確有小網長柄之畢，以之擒飛禽雉兔。甲文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諸形是也。網飛鳥者只此一器一字，後乃演為多形，音讀亦隨之而歧，[illegible]本加網於干上，即以干為柄，後遂因之作[illegible]；說文：罕，网也。[illegible]用於田獵，非以漁，後遂因之加田作[illegible]，[illegible]尊或畢，畢仲敦及古鉥或[illegible]，畢媟及篆文之畢；金文此之篆文猶近甲文，說文謂畢从華，謂華為箕屬，所以推棄之器，畢、糞、棄字皆从之；按華即金文畢之譌變，亦即不加田之畢，非另一字，畢以網鳥，何用推棄之器，甲文糞字作[illegible]或[illegible]，象手持箕帚以除穢物，棄字作[illegible]，象手持箕以棄嬰兒，皆从[illegible]不从華，除穢棄子不用網鳥之器也；篆文从華乃[illegible]之譌，華即畢，非箕屬也。甲文或作[illegible]作[illegible]或[illegible]者，謂以畢羅鳥，後遂因之作[illegible]，說文：羅，以絲罟鳥也，按羅謂以絲網網鳥，乃動詞，非象器形，作[illegible]，說文：罯，覆

鳥今不飛走作禽作畢及離，後又因羅離而作羅；詩王風「逢此百罹」，釋文「罹本作離」；書
也，讀若到」；湯誥「罹其凶害」，釋文「罹本亦作羅」；說文無罹，徐鉉新附有之。皆謂鳥為畢網所掩捕也。金文禽字猶多作
禽，王伐鄦侯鼎，禽鼎，禽𣪕。或禽，大祝禽鼎。明為畢上加今，加今者畢獵時有號令也。龜甲卜辭之畢
虎即禽虎，不畢即不禽，無所擒獲也。後又加手作擒。說文無擒，篆、古只作禽，白虎通：田獵禽者
何，鳥獸之總名，明為人所禽制也。田獵禽獲之物不限於飛或走，所禽者皆謂之
禽，故以禽為鳥獸之總名。爾雅謂二足而羽謂之禽，說文謂禽為走獸總名，皆
非初誼。畢為畢之譌變，亦與禽同；加屮者，易離卦「離，麗也；……百穀
艸木麗乎土」之義，謂艸木之離於土，猶鳥之離於畢也；加隹為離，與羅、
罹、同意，故方言云「羅謂之離」。詩新臺「鴻則離之」，兔爰「雉離於罦」；易小過「飛鳥離之」；此皆用離與羅同義，用離為分離離
別、守者，鳥離於罼，與他鳥分離也，猶之熊落网中為罷。左傳服注：螭魅，山神獸形，玉篇、廣韻皆作魑魅，
離黃，爾雅作鵹黃，又作黧黃，晉書郭璞傳作黎黃；此皆借音連語，本無
正字，許書离訓山神獸，離訓離黃，皆無知而妄言也。

罩 罯

丸

說文：「彈，行丸也，从弓，單聲。彈或从弓持丸作□。」甲文之□、□、□，正象弓持丸之形，即彈字，亦即丸字。汗簡作□。（汗簡以□為彈字，謂出說文，是郭忠恕所見說文彈之或體作□，不作□（弦），佩觿及集韻亦有弓字，均象弓持丸，不應又加弓作□。）弓字即彈亦即丸，篆本作□，隸變為丸，說文誤以為仄（□）之反文，作□（丸）。彈象彈出之聲，丸象圜轉之形，均謂○或‧也。施之於弓者為弓，其丸一，此單一義所由來也；施之於繩索者為單，（甲文金文均作□、□，金文或作□，作單，甲文亦或作□，作□或□。）其丸二，中結以繩圜，下有柄，此單聯義所由來也。（詩傳云：「三單，相襲也」，亦用此義。）丸為弓彈，單為繩彈。（或謂單為干盾，非也。干為諸器之基本，其後器柄仍用木干，不得直謂為干戈字，如畢、罕、罩、罝等，畢、罕上有网，單上有丸也。古文亦字戰字或从單或从干，乃任取一器以見義，未可據以為干、單同器同字也。單雖與干同聲，字形亦略似，然無解於單之特徵□或‧也。）戰陣、獸獵或用干盾，行丸之彈字从單，決非干盾矣。戰陣、獸獵皆可用之，故戰字篆文从戈从單，甲文金文則但作單。（甲文作□或□、□，公伐郐鼎作□，宴鼎、攻戰字作□，公伐郐鐘作□。）獸字甲文金文多从犬从單，（甲文作□、□、□諸形，金文作□、□（先獸鼎）、□（員鼎）、□（獸角）諸形；石鼓作□，尚與金文相近，小篆作□，彈丸譌變為獸耳矣。）單為獵器，犬為獵犬，獸之本義為獸獵，（周禮天官：「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引申之獸獵所獲四足而毛之物亦謂之獸，猶之田獵所禽者謂之禽也。

因之遂別作狩以為狩獵字。說文，獸，守備者，狩，犬田也，蓋作篆者因獸有守備義而作狩。後又用狩為百獸字。後漢書安帝紀注，引詩車攻，搏獸于敖，作搏狩于敖，張遷碑，帝遊上林，問禽狩所有，石門頌，惡蟲蔽狩，狩皆假狩為獸。說文謂獸字从嘼从犬，嘼象耳頭足厹地之形，而古文獸皆从單，嘼即單之譌變，金文中獸獵字有省犬作單、小盂鼎，盂鼎，或單方鼎者，猶戰字之省戈也。

盾 章 旱

說文云，盾，瞂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按象形者謂目象盾形，非从耳目之目，盾則為盾瞂。說文，瞂，盾擬也。周禮夏官司兵鄭注，詩公劉鄭箋，方言，方言云，盾自關而東謂之瞂，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按詩秦風小戎，蒙伐有苑，毛傳云，中干曰伐，伐即方言及說文之瞂，是秦在關西亦稱瞂也，及孟子趙注，皆以干訓盾，此干皆旱之借字，旱加日於干，猶之罕加网於干，干不可以為网，亦不可以為盾，說文謂盾所以扞身蔽目，釋名，盾，遁也，跪其後以隱避也，干不足為此用。說文，戰，盾也，初形為旱，後加戈，旱之干上加日亦象盾，非从日月之日，干其柄也，旱孳乳為捍，禮記內則，右佩玦捍，注云，言可以捍

弦也。為悍，說文悍，勇也。為毀，說文云毀，止也，周書曰毀我于艱。為稈，說文稈，禾莖也。皆取義於盾。說文旱訓不雨，後用為乾旱字，乃暵之假借，非旱本義。章字金文作章或章，史頌𣪘或章，頌𣪘或章，師遽方尊或章，己亥𣪘，皆於平首干上加⊖象盾，左氏襄十年傳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左執之以為櫓，杜注云櫓，大楯，說文亦訓櫓為大盾，或作鹵，史記始皇本紀流血漂鹵，徐廣曰鹵，楯也。旱與章之⊖皆似大車之輪，是章亦大盾也。周禮夏官司兵掌五盾，注云干櫓之屬，按干櫓即旱櫓，旱櫓猶章盾，或即五盾之名，盾又其通稱也。顧命一人冕執鋭，說文引作執鈗，顧命孔注亦云鋭當作鈗，按借允為盾，後加金作鈗，不當在五盾之外，漢書敘傳數遣中盾請問近臣，師古曰盾讀如允，今正作中允。故章字孳乳為障，說文障，隔也。爾雅障，界也，蔽也。廣韻障下注云又步障也。王君夫作紫絲布步障三十里，石崇以錦障五十里敵之，故用為屛障字。為墇，說文墇，擁也。為嶂，廣韻嶂，峰嶂。皆取盾之障蔽義。殷冠名章甫，即儒冠，謂高冠如盾，樂章、章句乃取章盾界隔之義；牙璋以起軍旅，見周禮春官典瑞及考工記。故璋字从章；彰謂盾上有飾畫，即詩秦風所謂龍盾，國語所謂鞼盾也。詩龍盾之合傳云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蔽車也。國語齊語管子曰制輕罪贖以鞼盾一戟，注云鞼盾，綴革有文如繢也。說文云章，樂竟為一章，从音，从十，十，數之終也。按金文章字之形無一从音从十，所孳乳之字亦無一取義於樂章，故知章字之本義非樂章。

殳

殳字見於詩伯兮及左氏昭廿三年傳，世本及周禮夏官司兵先鄭注，月令鄭注，言五兵皆有殳，古文應有象殳之字，說文謂殳从又几聲，非也。說文几訓鳥之短羽，几从之，不似殳形，甲文有伇，即役字，說文訓戍邊之役字古文亦从人旁作伇。伇象人手執殳，役象手執殳而行也。此謂長殳，即說文所云「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者是也。詩毛傳及釋名亦謂殳長丈二而無刃。今語所謂瓜鎚月斧者，斧形似月即鉞，鎚形似瓜即殳也，蓋最初用竹，以節為殳，股从殳者，謂股有關節如竹節殳也，後以木，首作椎形，以此乃有投椎、槌、字。說文，杸，軍中所持殳也，椎，擊也，槌，關東謂之槌，關西謂之持，玉篇云槌，橫木也；後亦用為椎字，最後用金，玉篇廣韻又有鎚字，此不獨用之撞擊，且以擲擊，故毄訓還擊，投字从殳，廣韻訓博塞采具之骰，及近世之丢字，音義皆受於投，古音無舌上，殳讀當如毀、投。其短者如後世之棒槌、釘鎚。鼓字甲文作鼓，金文鼓字多从攴，篆文从𡕒當為攴之譌。磬字作殸，金文磬字殳或从攴，从此擊鼓擊磬之殳自非釋名所謂撞車之丈二長殳也。

声

說文云：磬，樂石也，从石，殸，象縣虡之形（謂左旁之声），殳，擊之也，

殸籀文省。硜古文，从巠。聲，音也，从耳，殸声，殸籀文磬。按甲文磬作㱿，屮象崮上之業，厂即磬石，虡為左右二直柱，冂不象此形，乃古文戶即石之譌也，戶既譌為冂，遂別加石作磬，故籀文尚不加石。殸加耳為聲，今即以声為聲之省形。

壴　豈

說文云：豈（壴），陳樂立而上見也；豈，還師振旅樂也；可合此二句以說一字；豈即壴也，○象鼓形，㞢或𠃊皆懸鼓橫崮上如崮之業，與磬同，即詩禮所謂崇牙，陳樂立而上見者即此物，下為鼓架之足。說文謂豈从屮，从豆，屮豆省與樂器無關，謂豈从微省聲，而又謂微从㪅聲，㪅从豈省聲，此何說耶？雖許述如徐鉉亦知其不然矣。微豆亦無樂器義。壴豈，一物一字，加攴作鼓，以木擊鼓也；加彡作彭，謂鼓聲也；加心或几作愷作凱，周禮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說文有愷無凱，詩衛風：凱風自南，玉篇云：凱，樂也。還師振旅奏金鼓也；加金作鎧，軍士之甲也；加口作喜，加欠作歖，皆取奏愷樂時欣悅之義。篆文尌之从壴，乃譌形，樹字甲文作尌，石鼓文亦尚作尌，謂以手植木，豎立如豆，不从

豈，亦不从寸；說文樹字籀文亦作尌，右旁雖已變寸，左旁尚不作豈，自壴譌為豈，遂於左旁加木作樹，世謂樹為俗字，實乃籀文。

樂

樂字甲文作 88木，木上著絲，琴瑟之象；樂鼎作 樂，益可證為从絲，益古文幺玄字上下均不作結也。晚周金器銘文乃增 白 象鼓，作 樂；喜字甲文作 喜，不𤩽鐘作 喜，鼓字甲文作 鼓、齊侯鎛鐘作 鼓，皆以 白 象鼓與 ○ 同。許氏說文謂樂象鼓鞞木虡；意謂 白 為鼓，木為虡，固是，以丝為節鼓之鞞，則非，虡鐘樂（借為樂）字右旁作 88木，亦不加白如甲文，故無鼓鞞之可言也。

今

今字本義為鈴，甲文金文作 亼 者，皆不見舌；甲文作 令（見書契菁華第九葉），金文作 今（盂鼎）或 今（者𨱖鐘）者，象鈴之張舌也；三體石經今之古文作 今，篆文作 今，亦張舌。肣、含、从今，皆取義於舌。說文云今，是時也，謂以鈴趣众及時，乃今之引申義。後又作鈴，从令者，乃取鈴以令众之義，（說文旂篆下云：旗有众鈴，以令众也）非以命象鈴。令字甲文金文皆作 令，亼 為倒口，發令者

也，□象人跪而受命，古令命一義一字，後或加口作命，義仍與令同，故毛公鼎鈴字从命作□也。

㫃

說文：□，旌旗之游，㫃蹇之貌，从屮曲而下垂，㫃相出入也，讀若偃，古人名㫃字子游，□古文㫃字，象形及象旌旗之游。按說文所謂古文㫃象形者，乃以□（屮之譌）象旗干之形，□象游，篆文游與干不相連，說文謂□从屮，皆非是。甲文作□，金文作□（宰辟父敦）或□（爵文），乃酷肖旗干與游矣。金文旂游旅族之偏旁，亦皆作□或□，游與干連，作□者有□，舊釋游字，按周禮司常：諸侯建旂；大司馬：諸侯載旂；考工記輈人：龍旂九游，此蓋旂字。甲文有□，蓋旐字，周禮：旐四游。

中

甲文中字作□、□、□諸形；金文作□（頌敦、頌鼎、牧敦、父乙甗、洗兒鐘、寰盤、伯中父敦、無叀鼎）、□（卯敦）、□（盂鼎）諸形，皆象以旗置環衛之中央，旗或一游，或二游，或四游，或六游，或全左，或全右，乃因風而偃向一方也。石鼓作□，游亦皆向右；說文□，籀文中，乃譌形，理不能同時左右偃也。或省作□。或謂有游者為中正字，無游者為伯仲字，非也；甲文中丁之中有作□者，金文伯中父敦作□，中子化盤作□，皆明為伯仲字。

圅(函) 甲文之□或□；金文之□(不娶𣪘借為函)、□(毛公鼎亦借為函)、□(圅皇父匜)、□(圅皇父𣪘)等，皆即說文訓舌之□。隸變作圅或函，乃象藏矢之橐囊而緘其口者，非舌也。引申之凡器中容物皆謂之圅；緘口之信札亦謂之函；關名函谷，謂其地山谷若藏矢緘口之函也；鎧甲曰函，謂包藏人身如矢橐囊也；人畜頸肉下垂者曰胡亦曰顄，(漢書郊祀志注：胡謂頸下垂肉也。說文：胡，牛顄垂也。)謂似緘圅亦似矢橐囊也。

車 甲文金文車字率作二輪，載干，或載戈，(車卣。)車謂兵車也；說文籀文車字作𨏖，乃象兩輪兩戈，金文斬字作□(牧𣪘)象兩輪兩干，篆文□字一輪一干，車字一輪無干。(廣韻：車，尺遮切，又音居。)

旁　方 詩周南：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邶風：方之舟之；毛傳並云：方，泭也。(說文：泭，編木以渡也；方言：泭謂之簰，簰謂之筏，筏，秦晉之通語也。論語：乘桴浮於海，馬融曰：桴，編竹木，大者曰筏，小者曰桴。後漢書岑彭傳：乘枋箄，注云：枋箄以竹木為之，浮於水上。按方為本字，泭、簰、箄、筏、桴皆假借方言同音字而後製之聲化字；枋為方之加木。)古者舟以獨木為之，

易繫辭：刳木為舟，謂刳木空其中以為舟也。後乃並木為方，今世積木製舟乃始於此，其初型尚見有於今日之木簰。古音無輕脣，方旁一字；（儀禮大射儀左右曰方注：方，出旁也；士喪禮注亦云：今文旁為方；廣雅釋詁：旁，方也；東京賦：旁震八鄙，薛注云：旁，四方也。）方、旁、並同讀；方舟成於並木，故方、旁（後加人作傍）古多與並通用。（史記漢書並河、並南山、並勃海，並皆同傍，禮運：並於鬼神，注云：謂比方之也；荀子儒效：儀而並乎堯舜，注云：比也；史記秦始皇紀注：並，傍依也；爾雅釋水：大夫方舟，李注云：並兩船曰方舟；莊子山木篇：方舟而濟于河，司馬注云：方，並也；儀禮鄉射禮：不足方，注云：方猶併也；漢書揚雄傳：雖方征僑與偓佺兮，注云：謂並行也；侯伯方軌，注云：方，併也；淮南氾論訓：乃為窬木方版，注云：方，並也；說文：方，併船也。）

方字甲文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三形，金文亦作[illegible]（象伯戎敦、番生敦、召尊）、[illegible]（不嬰敦）、方（孟鼎、毛公鼎、鄂侯鼎、晉姜鼎、虢季子白盤）三形，石鼓作方，篆文作[illegible]，（說文云：方或从水作[illegible]）皆以耒形之[illegible]象並木，（或謂方為耒；然字形雖頗似耒，而以方之孳乳字及引申義觀之，則是舟非耒也。）上象以木貫之也；孳乳為杭，（說文云：杭，方舟也；徐鉉曰：今俗別作航；按大夫方舟字，爾雅只作方。）為枋，為舫，（說文云：舫，船師也；爾雅釋言：舫，舟也；廣雅釋水：舫，船也；通俗文云：連舟曰舫。）仍為方舟。旁字甲文作[illegible]或[illegible]，金文作[illegible]、[illegible]（旁肇鼎）、[illegible]（旁鼎）、[illegible]（戟鬏毋敲，南方敲之舊釋方，亦即旁。）諸形，皆方舟上加凡即帆也，篆文譌為[illegible]、[illegible]，隸變作旁或㫄，孳乳為榜，（說文引明堂月令曰：舫人。習水者；漢書司馬相如傳：榜人歌，注云：船長也；是榜人即舫人。廣雅釋水：舫、

（榜，均訓船，是亦舫榜一字，楚辭九章王逸注謂榜為櫂。說文謂榜所以輔弓弩，此則榜之引申義也。）仍為方舟或舟人，或舟具。方舟所以行遠，故旁用為四旁，旁行字，方用為方向、四方字；方祭乃即八蜡祭乃祭四方諸神以報豐年也，（詩大雅雲漢：祈年孔夙，方社不莫。箋云：我祈年甚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晚，甫田：以社以方。箋云：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周禮致禽以礼祊，鄭注云：祊當為方，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郊特牲云：八蜡以祭四方。按郊特牲，大蜡之祭為先嗇、司嗇、農、郵表畷、貓虎、坊、永庸、昆蟲八種，蓋祭之以報其助成豐年之功也。）用為比方字者，方為並木，猶比為並耒；方加户作房，（說文：房，室在旁者也；釋名：房，旁也；室之兩旁也（依御覽引）按正中為室，室左右兩旁曰東西房。）加肉作肪，（通俗文云：脂在腰曰肪。）旁加肉或骨作膀、髈，（說文：膀，脅也；或从骨作髈。考工記：以旁鳴者，此以旁為膀也。）加人作傍，（說文：傍，近也；禮記中庸注釋文：傍謂左右也。）加彳作徬，（說文：徬，附行也；周禮牛助為牽徬注云：在前曰牽，在旁曰徬。）皆取並兩木之義。紡訓網絲，義亦為縛，孳乳為今之綁字，（儀禮聘禮：賄用束紡，注云：紡，紡絲為之，今之縛也；晉語：獻不執而紡于庭之槐，此紡義亦為縛。）縛，絲猶並木也。

舟 凡

舟字甲文作□、□、□三形，金文作□、□、□、□諸形；凡字甲文之見於偏旁者，鳳即風从□或□，朕从□或□，般即盤从□，受从□或□或□

或月，金文凡字作口（𢿱盤）、冂（亦𢿱盤）、口（𩍐敦）、凡（禹比𥂕）諸形，見於偏旁者，受从月、月、月、月，諸形，朕从月、月、月、月、月、月、月，諸形，般从月、月、月、月，諸形，服从月、月、月、月、月、月，諸形。篆文凡作凡，舟作月，然以古文凡與舟字形極近，篆文之偏旁往往因之混亂。如古、回、卜、冉、主、卯、叀、之例，凡象船帆，金文旁从月，即凡亦即帆，風从凡者，釋名所謂：隨風張幔曰帆，是也；說文之从風，颿亦即帆，吳都賦：樓船舉颿而過肆。甲文鳳字均用為風，帆與大鳥皆乘風而行，故以帆與大鳥象徵風。周禮大宗伯風師作飌師，亦以大鳥喻風。玉篇廣韻均謂飌為風之古文，而不知鳳亦風之古文也。在朕（篆文作朕）、般（篆文作般）、服（篆文作服）、受（篆文作受，說文謂从舟省聲）及同（篆文作同）等字，則皆象盤，篆文皆譌舟。甲文金文皆未見風帆，古時蓋用鳳、凡、風。飌作於晚周，颿、帆漢始有之；玉篇又有䬒，注云：古文帆，廣韻又有颿，訓風貌，音讀如蓬；今語正謂船帆曰篷，乃凡之古讀也，韻轉為般。篆文凡作凡，乃甲文凡之譌篆，同字从凡不誤，而說文不云从凡，而云从訓重覆之凡，乃不可通矣。

亙

說文：亙（恒），常也，亙古文恒，从月，詩曰：如月之恒。極（䋫），竟也，亘（亙）。

古文柦。按恒字初形即甲文之亙或亙，古鉨作亙，曶鼎加心作

亙，从二謂上下弦也，滿月惟望日，上下弦前後凡恒半月，其半徑如弓弦，故甲文恒字从半月，从弓，詩天保：如月之恒，傳云：弦也；箋云：月上弦而就盈，此即恒字从半月，从二，从弓之義也，从舟無義。亙字象舟橫竟兩岸，此从舟不誤，作篆者以亙、亙皆从舟，乃借恒加木作桓。自正字通以來，人多疑亙从舟，亦月之譌，（今所謂好古之士，恒必寫作恆，猶之柳必寫作栁，劉必寫作𠜊，籀必作籀，真必作眞，以為古雅，實乃譌體也）與恒為一字；按亙、亙音同而形義異，西都賦北彌明光而亙長樂；西京賦：亙雄虹之長梁；此二亙字皆不能讀為恒。隸變亙、亙而為恒、亙，猶隸變之通例，（篆文舟，隸多變為月，如朕、服、俞、彤等）變為恒、亘，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彌亙字从二間舟，今之隸書轉舟為日，是六朝時已作恒、亘矣。乃與宣、垣、洹、桓、烜、貆、怚、咺、又有亘，玉篇、廣韻之亘相亂矣。

率

爾雅釋水：紼，繂也；孫炎曰：繂，大索也；李巡曰：繂，竹為索，所以維持舟者。按說文𦆘訓素屬而無繂，率為初形，後加素作𦆘，或加糸作繂，說文以𠦪為捕鳥畢，非也。率字金文作[illegible]、[illegible]盂鼎、[illegible]毛公鼎，即說文訓將衛之

衛□、師寰𣪘，即說文□字，□訓先道之達字；□𣪘、師□□、𥣩公鼎、古鉥諸形，甲文□或□，文亦作此形，亦即此字；□或□象繩索，兩旁之八八或⺀⺀象水，从□或𢓊，謂率引舟而行也，故又用為率領、率先、渠率字；史記渠率字，今或作渠帥，按將帥字說文作將衛，古或即以師為之，其作帥者，即師之俗譌。虞書州十有二師，鄭注曰：師，長也；周禮後師注云：師之言師也；周禮及鄭注諸帥字皆率之譌，師所以譌為帥，乃古文師字或作師之故。佩巾字詩禮本皆作帨，或有譌作帥者，說文乃據以為帨帥一字，今本古書作帥者，乃師或率之譌也。用為表率字及準的義者，今語效率亦即準的之義。率引舟向所往地也；用為率爾、率然、輕率字者，卒之假借也。今維舟者曰纜，玉篇云：纜，維舟索也。引舟者曰縴，纜縴之大者，皆以竹篾為之，率為引舟大索，非維舟之纜，以其引申為率領、率先字，又孳乳為衛，為達，而知之也。

真 尞

說文：□，謹也，从心，真聲；□古文；□，柴祭天也，从火，从昚，昚，古文慎字，祭天所以慎也；□，僊人變形而登天也，从匕，从目，从乚，音隱，八所以乘載也，□古文真。按伯寮尊尞字作□或□象在旗下焚人，此當為

勝敵後柴尞祭天最原始之象形字；說詳甲文已省作□，惟象以火焚木、炊字作□，尚象以火焚人，但已省旗矣，或更省作□，木旁諸點皆象焚木之火星；金文中亯伯㕓敦有□字、亦與甲文尞字同；篆文□及說文所謂慎之古文□，皆□之省變。□、屮為屮之省，□為□之變，□又省下之□；大史寮、卿事寮字，甲文作□，或省作□。毛公鼎作□，从□亦□之變；說文有僚無寮，爾雅釋詁：寮，官也，釋文云：宋又作僚，是寮、僚一字也。國語魯語注、文七年左傳注、莊十六年穀梁傳注，並云：同官曰寮；儀禮士官禮注云：同官為僚；亦□為尞省，慎可證寮、僚一字，皆謂同司尞祭之職及瞭望之人也。其引申義也。邾公華鐘銘文：□為言聽，即用□為慎義；齊侯鎛鐘銘文：□中乃罰，亦用為謹慎之義；此二器皆作於春秋之世。後乃製从真从心之慎，說文謂□為慎之古文，實非一字；猶之賡之引申義有續，而非續之古文。真字雖不見於詩、書、易及三禮，而从真之瑱、顛、塡、嗔、或闐均見於詩；慎字詩、書及三禮並見；稹字詩及考工記並見；鎮字見於周禮大宗伯之鎮圭及大司樂之四鎮五嶽；至遲春秋末年當已有真字。春秋之末，道書當已流傳頗廣遠，孟子闢楊墨，楊朱正為道家鉅子，荀子解蔽篇已稱引「道經」。其由來已久，真字當即出

— 268 —

道經，故荀子勸學篇已有真字。（莊子大宗師首見真字，當在荀書之前。）說文真之古文作□；南宮中鼎作□，古鉢作□，石鼓作□；从真之闐，曾侯鐘作□或□；从真之慎，古鉢作□；从真之鎮，盄和鐘作□；中象鼎，上有㚔，下有足，（惟盄和鐘下有火，不見足。）㚔為丹鼎；說文據篆文而說，諸多附會，除篆文外，真字無从匕者，今隸作真，不从匕，反近古文，从目即器，許氏無說；丌為薦鼎之几足，說文古文有足無丌，石鼓文鼎足下又加丌，器有丌薦之則（穩定，故真訓定；考工記：稹理而堅，先鄭讀稹為真；檀弓：主人既祖填池，注云，填池讀為奠徹，即取義於真；奠皆有丌。）說文以丌為八，義為所乘載，尤為謬誤。丹鼎中必填滿煉丹所需之藥，故孳乳為填，為嗔，為闐，為窴；（說文，填窴皆訓塞；漢書貢禹傳注，填與窴同，一切經音義引廣雅，填，滿也，詩采芑，振旅闐闐，說文引作嗔嗔，漢書游俠原涉傳，人無賢不肖闐門，注云，闐與窴同，漢書溝洫志，負薪窴決河，天問，洪泉極深，河以窴之，注云，窴，填同。說文嗔訓氣盛，闐訓盛貌，皆填滿之引中義也。）器填滿則重，故孳乳為鎮；（周禮大司樂，四鎮五嶽，注，山之重大者；廣雅釋詁，鎮，重也；晉語，社稷之鎮也，注亦訓鎮為重。）物重則安定，故用為鎮撫，鎮壓，守古之鎮圭，鎮山，即取此義；金重可以壓物，故說文訓鎮為博壓，猶今語之橋子，今文具有鎮紙，或云壓尺，皆鎮之引中義也。九歌，白玉兮為鎮，注云，鎮一作瑱；周禮秋官小行人，王用鎮圭，釋文云，瑱宜作鎮；玉府，國之玉鎮，典瑞，王執鎮圭，鄭注，故書鎮作瑱。先鄭云，瑱讀為鎮；國語，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史記周本紀作填，晉語，譬之如室，既鎮其甍

矣，注云：鎮或作填，漢書高帝紀：填國家吾不如蕭何，刑法志：蕭何為相，填以無為，此亦用填為鎮，此皆鎮與瑱、填通用之例，可知鎮本取義於填滿，古音無舌上，無先韻，真及从真之填、瑱、鎮等皆同讀。瑱為充耳之玉，詩：君子偕老：玉之瑱也，傳云：瑱，塞耳也，說文瑱，以玉充耳也，或从耳作䪫，說文又有珥，亦訓瑱，釋名云：瑱，鎮也，懸當耳旁，不欲使人妄聽，自鎮重也。義正取於填塞；瞋訓張目，見漢書項籍傳。瘨為腹張病，見說文。稹謂禾之叢生，爾雅釋言：苞，稹也，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詩鴇羽箋云：稹者，根相迫迮梱致也。義均由於填滿；顛之初文為天，說文：天，顛也，說在天。顛、頂、𩕄，說文：顛，頂也，頂，顛也，𩕄，籀文頂。按古音天顛均讀如丁，釋名謂天有顯、坦二音，以為方音之異；按天字別讀顯音，恐為東漢時方音，祆讀火千切（唐韻）或呼煙切（廣韻），亦如此。古書則多以天字與庚、耕、清、青韻字為韻，例如：易坤彖傳：生、天為韻，乾文言：天、平為韻，荀子成相篇：平、傾、人、天為韻，賦篇：天、形、成、寧、名為韻，屈子九章：天、名為韻，漢孔彪碑：天、青為韻，此用天字皆不讀先、真韻，莊子秋水篇：天、命、名、真為韻，文子上德篇：真、成為韻，道原篇：瑱、瞑為韻，詩東方未明：顛、令為韻，采苓：苓、顛為韻，是真及从真得聲之字亦多讀丁，如天也。借用與天同音之真、丁、鼎，以製之聲化字也。人倒懸則頂向下為至（孳乳為到，又為倒），故顛用為顛倒字，又引申為顛仆、顛狂字，後又作傎，作癲，詩蕩：顛沛之揭，傳云：顛，仆也，不作傎，莊子則陽：因顛冥乎富貴之地，司馬注云：顛冥，猶迷惑也；不作癲。山頂如人頂，詩采苓：首陽之顛，亦不加山作巔。真用為真偽字，當亦起源於道書，謂人服丹始得為真人也，莊子大宗師所謂：「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又云：「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即此義也。慎字即以真心為義，莊子漁父：真者

精誠之至也；荀子勸學：真積力久則入。注云：真，誠也；詩白駒、巷伯之傳箋，慎皆訓誠；爾雅釋詁：慎，誠也；此皆慎字之初詁，與[illegible]之眘形[illegible]、形聲、義均異。

右象器用一百五十七字

字根及半字根凡五百四十四字

（上卷竟）

下篇　字根孳乳之字

（一）字根并合者

廿　說文云：廿，二十并也。今簡作廿。人汁切。

卅　說文云：卅，三十并也。今簡作卅。蘇沓切。

世　說文云：三十年為一世，从卅而曳長之，亦取其聲也。篆文作世，金文廿字頌壺作𠃌，卅字毛公鼎作𠀀。石鼓文亦作𠀀。世字公伐郘鼎作𠀀，石鼓文作世亦作世。卅、世古益一字，左畫曳長，自石鼓文始。

卌　今本說文無卌篆，廣韻緝韻卌下注曰：說文云：數名。今直以為四十字。先立切。說文𣡽篆解說亦云：卌，數之積也。是說文原有卌篆，今本奪佚。曶鼎之𠀀，周陽侯鐘之卌，皆四十字也。甲文十字作丨，故二十作𠃌，三十作𠀀，四十作𠀀或𠀀，例如：二十人作𠃌，二十五作𠃌X，四十一作𠀀一，四十八作𠀀八，皆無橫畫。曶鼎禾十秭作丨，廿秭作

∪、卌秝作山，卌秝作山，猶與甲文同。

晶

說文云：晶，精光也，从三日。曐从晶，生聲；一曰象形，从〇，古〇復（小徐本如此作，大徐本作口，誤）注中，故與日同。曐古文星，或省作星（隸从此作星）。徐鍇謂：品本象星形，注其中偶與日同。此說星也。說文參篆作曑或曑，此可証晶即品，象星形之初文也，非从三日。古匋文星本作品，金文參字除克鼎从晶、敔敦从品之外，餘皆从品，與說文參之或體同。

多

說文云：多，重也，从重夕。重夕為多，重日為曡。

按說文宜字古文作㝖或𡧪，與金文𡧪（俎）同，是多乃重肉，非重夕。

圭

周禮春官鄭注云：土圭測日景之圭；本累土為圭以測日影，故从重土；瑞玉之圭初亦以土為之。圭字言其質，非象其形，後易以玉，遂又作珪。

垚

說文云：垚，土高也，从三土。堯字从此。

畺

說文云：畕，比田也，从二田。畺，界也，从畕，三其界畫也。或从彊土作疆。按畕、畺、彊、疆，音義悉同，皆疆界字也。疆界字甲文作㽘，金文作畕或畺（加畕季匜）

弜

或彊散氏盤、孟鼎、不嬰敔、邿伯鼎、或彊號季子白盤、頌敦、曾伯簠、陳侯簠等，古匋或作畕畕，从弓者，以弓紀步，古今同然，儀禮鄉射禮：侯道五十弓，疏云：六尺為步，弓之古制六尺，與步相應，今世丈量地畝，仍似弓計。加土作疆者，惟秦公敦及壬子啟疆尊，其餘金文大率作彊；賈誼書審微篇啟彊辟彊字，猶未加土，說文彊訓弓有力，非也；彊強之訓有力，皆弜之同音假借，說文云：弜，彊也，从二弓。其兩切 按古書皆借同音之彊或強為之，惟弼字从弜，猶存此形；彊為彊界字，強為米蟲，均無有力之義。

磊

說文云：磊，眾石也，从三石。

鑫

廣韻無鑫，玉篇雖有此字音許金切，而義闕，當為宋初重修時所增。

炎

說文云：炎，火光上也，从重火。

赫

說文云：灻(赤)从大从火；赫(赫)火赤貌，从二赤。

焱

說文云：焱，火華也，从三火，熒燊从此。

艸

說文云：屮屮，百卉也，从二屮。

卉

說文云：芔，艸之總名也，从艸屮。按二屮為艸，三屮為卉，非从艸屮也。

竹

說文云：竹，冬生艸也。象形，下垂者箁箬也。按說文有箇無个，考工記匠人：廟門容大扃七个，注云：每个長三尺；大學：若有一个臣；昭三年左傳：齊公孫竈卒，晏子曰：又弱一个焉；史記貨殖傳：竹竿萬个；皆作个不作箇。荀子議兵篇、方言、說文雖有箇字，實為个之聲化字。竹从二个，猶艸从二屮，个象竹一枝，非以从竹省半為義。

林

說文云：平土有叢木曰林，从二木。

森

說文云：森，木多貌，从林从木。按當云从三木。

甡

說文云：甡，眾生竝立之貌，从二生。詩曰：甡甡其鹿。按詩大雅瞻彼中林，甡甡其鹿，傳云：甡甡，眾多也。⿱甡子从此，隸變作⿱⿰丰丰子。

𢆶

說文云：𢆶，微也，从二幺。按茲从此。

兹

說文云：兹，黑也，从二玄。按滋从此，隸作滋，孳慈亦作孳慈。

姦

說文云：姦，私也，从三女。

棗

棘

說文云：棗，羊棗也，从重朿；棘，小棗叢生者，从並朿。

驫

說文云：驫，衆馬也，从三馬，音彪。吳都賦注：驫，衆馬走貌。

犇

漢書刑法志：或犇走赴秦號哭請救。師古注曰：犇，古奔字。說文有奔無犇，廣韻奔訓奔走，犇訓牛驚，謂出文字集略。集韻以奔犇為一字。按字从三牛，以驫例之，本義當為衆牛驚走貌。

羴

說文云：羴，羊臭也，从三羊。羴或从亶作羶。按羶為羴之聲化字。

猋

說文云：猋，犬走貌，从三犬，音標。爾雅釋天：扶搖謂之猋。注云：暴風从下上。月令：猋風暴雨總至。注云：回風為猋。釋文云：又作飆。猋孳乳為飆。說文云：飆，扶搖風也。玉篇云：暴風也。

麤

說文云：麤，行超遠也，从三鹿，音粗。古書用麤為麤惡、麤疏、麤糲、麤略之義者，義與粗同，與精細為對文。廣韻麄訓物不精，䊪訓米不精，皆六朝以後之俗字。六書正譌又有簏字，則又在趙宋以後矣。月令：其器高以麤。注云：麤猶大也。此則與粗義別。

毳　說文云：毳，獸細毛也，从三毛。脆音。詩王風，毳衣如菼；周禮王官掌皮，共其毳毛為氈以待邦事；鄭注云，毳毛，毛細縟者。

蟲　說文分虫、䖵、蟲為三。實皆一物一字，亦猶艸卉之與屮，竹之與个，絲之與糸也。

賏　說文云：賏，頸飾也，从二貝。按嬰从此。

从　說文云：从，相聽也，从二人。按卜辭恒言㞢𠬝雨。㞢从雨，𠬝象執一俘。孳乳為服，从象二俘相隨行。孳乳為從。服從之義即起於此，猶之卯象二俘相次跽，頭象二人頭，巺顨巽乃有遜順之義。

㐺　說文云：㐺，眾立也，从三人。按本義當為眾俘，亦即眾之初形。

竝　說文云：竝，併也，从二立，隸變作並。

孖　廣韻：孖，雙生子也，子之切。今粵語讀如媽。廣韻又有孿字，即說文訓一乳兩子之孿也。方言：東楚間凡人獸乳而双生謂之釐孖，秦晉間謂之僆子，自關以東謂之孿，以方言釐僆之音推之，孿字當讀如戀，不當讀如唐韻生患切也。

聶

說文云：聶，附耳私小語也，从三耳。史記魏其武安侯傳：乃效兒女子呫聶耳語。

䀠

說文云：䀠，左右視也，从二目，讀若拘，又若良士瞿瞿。

品

說文云：品，衆庶也，从三口。

友

說文㕛下云：同志為友，从二又，相交友也。

双

說文云：雙，隹二枚也，从雔，又持之。按雙字象手持二鳥，猶隻字象手持一鳥。唐以後省變作双，見韻會；象兩手義，亦可通。

𤼲　廾

說文云：廾，竦手也，从𠂇从又。楊雄說廾从兩手作𢪙。𠬻，引也，从反廾，或从手从樊作攀（即攀）。按廾亦象兩手拱，音亦如拱。隸變作廾，如：卑、弁、弇、异，或弃、弄、戒、𢍜等，或丌，如：兵、與、具（共、與、興等），或大，如：奉、恭、泰、奐、巷（奏、秦、卷、舉、奂、攀等），或大，如承、栂，兩手之動作或拱、拜，或舉物，或挽引，義無大別。廾𠬻可謂反正一字，隸均作大，不為失也。

𦥑

說文云：𦥑，叉手也，从𠂎ヨ。音舉。按𠂎ヨ即爪𠃑，本象鳥獸之爪，引申之亦用於人，𦥑即二爪，亦即二手。

舁　癶　步　歰　　舛

說文云舁，共舉也，从臼从廾，讀若余。

說文云：癶，足剌癶也，从止㐅，按當云从二止，即止與反止。讀若撥。登癸發从此。

說文云：步，行也，从止𣥂相背。

說文云：歰，不滑也，从四止。色立切。方言，口吃或謂之歰，郭注云：語歰難也，揚孟文頌：「塗路歮難」，乃从三止。歮孳乳為澀，見風俗通。說文有濇無澀，濇亦訓不滑。後亦變作澁，見玉篇廣韻。

說文謂舛从夊㐄相背；或以說文夊楚危切部無反夊之㐄，而舛从夊㐄相背，疑有逸文；其實說文夊部之外復有夂訓从後至，讀若黹。部，反夂為㐄，訓跨步。苦瓦切㐄即夂之反文，夊乃夂之譌，衍有衍無逸。桀从舛，謂人肢體磔在木上也；舞从舛，謂舞者跨步而舞也；說文舛訓對卧，非。韋从夂㐄，謂圍者足迹相接也；說文韋訓相背，非。夅（夅）象下降時人足一上一下也；說文：夅，服也，从夊㐄相承不敢竝也，此亦非。夅之本義為下降，觀降可知，降服乃引申義。據此可見夂之與夊，㐄之與㐄，舛之與舛皆謂人足，無別義。徵之甲文，夂夂為止止（止）之倒文，不作夊㐄，說文夊為夂之偽，舛為舛之偽也。（隸應作舛）

惢　哥　鬥　門　玨　絲　斦

說文云：惢，心疑也，从三心，讀若易旅瑣瑣，孳乳為繠。說文云：繠，垂也，从惢糸。按管子輕重篇：秋至禾熟
天子祀大惢，此大惢蓋謂禾穗垂如惢，不加糸也。惢見離騷，唐韻音如壘切。
說文云：哥，聲也，从二可，古文以為謌字，後又作歌。
說文云：鬥，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鬥之形。按象兩人徒手相鬥，並無兵杖在後。
說文云：門，聞也，从二戶，象形。
說文云：玨，二玉相合為一玨。古岳切。
說文云：絲，蠶所吐也，从二糸。
說文云：斦，二斤也，从二斤。小徐本無从二斤字，有闕字。質，以物相贅，从貝，从斦，闕。小徐本為从貝
所聲，無闕字。合二徐本說文，所之形聲均可知，義為二斤，則不然也。按所為鑕
之初文，後加貝作質，又加木或金作櫍見說文新附或鑕見玉篇廣韻，最後變易為
鏩廣韻鏩下注云：秦人云切草。查鎋切。為鍘，見字彙。猶之斤加金作釿，說文訓劑斷也，後變易為錛見集
韻也。廣雅釋器：櫍，椹也。周禮夏官司弓矢：以授甲革椹質者。玉篇：鑯，椹，斫木櫍也。公羊襄二十七年傳：
負羈縶，執鈇鑕；玉篇：鑕，鈇鑕砧；廣韻：鑕，斧也；史記項羽紀：身伏鈇

質；范睢蔡澤傳：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索隱云：剉刀也；漢書張蒼傳：解衣伏質，注云：鍖也；說文：鈇，莝斫刀也。按或云椹質或云斧鑕或云鈇質，同為剉刀，今名鍘刀，用以剉芻艸，亦以行刑。夫與所均象徵刀與槽兩器正自相當，故引申為質劑質要字。周禮小宰以官府之成經邦治，四日聽稱責以傳別，六日聽取予以書契，七日聽賣買以質劑，八日聽出入以要會；鄭興讀傳別為符別；鄭玄注：傳別為大手書于一札，中字別之，質劑為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傳別質劑皆今之卷書也。地官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儥（故書作買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鄭玄注：質劑者為之券藏之也，大市人民牛馬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屬用短券，左氏文六年傳注：質要，券契，皆異名同物，如今之契券合同，聯單，等。古用竹木，漢以後用紙。質劑以竹木兩方為簡札，初只刻齒，後並刻文字，取予各執一方，齒合文同以為信。周禮地官司市所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慎子所謂「書契所以立公信」，是也，用所為質劑字者，正取鍘刀上下兩器相齊相合之義。質劑兩札相平合略成方形，此張衡立方為質立圓為渾之說也；非謂兩斤相合可成方形。聘義：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注云：質謂正自相當；小雅：發彼有的，傳云：的，質也。疏云：十尺為侯，四尺為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此甚取鍘

刀及質劑正自相當之義。故士冠禮注質訓正，曲禮，雖質君之前不諱也，漢書汲黯傳，質責湯于上前；此用質為對質質問義，即質劑以稽考兩方相合義之引申。質劑結兩方之信，故又用為交質字。春秋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于周，兩方以人質立信是也。說文所謂「以物相贅」乃以物為質，亦立券以為信也，故加貝作質，（邢人鐘已有質字，是此字已製於秦篆以前。）以物為質，稽考其等值，直偽之事以生，故又引申為木質體質、性質、文質、準質字，周書謚法所謂「名實不爽曰質」是也。孟子傳質字，左傳奉質字，晉語委質字，皆贄之假借。

戔

說文云：戔，賊也，从二戈。（徐鍇曰：兵多則殘也，故从二戈。）按卬仲槃戔字作戕，卜辭有壬字，均二戈相對，有殘殺意；相殺則相損，故由戔孳乳之字均有殘餘殘壞或可分而細微之義。

辡

說文云：辡，辠人相與訟也，从二辛。（方免切。）按二辛相對有鬥意；初民辯訟決以鬥，後以言；故孳乳為辯。禮，鄉飲酒：不慢不爭，則遠於鬥辯矣；此猶

同辯之本義。辨、辧則鬥辯義之引申。說文辧訓小兒白眼，此即今語之「鬥雞眼」，謂兩眸子對集如鬥，白眼現大也。

劦

說文云：劦同力也，从三力。胡頰切。按即恊、勰、協之初形。

祘

說文云：祘，明視以筭之，从二示，讀若筭。按六書故引蜀本說文筭下有古文祘，可証祘為筭算之古文。

轟

說文云：轟，群車聲也，从三車。

右複體字　六十二

吾

从五从口，手示之為五，口言之為吾，語言字之初形也。說文謂吾為我自稱，从口，五聲，非也。吾假借為同音之我，非其本義。

言

篆文作言，从辛从口，隸變作言。刻於木者謂之文字，宣於言者謂之語言，辛、辛一字，契刻之書刀也。

音

說文篆文作音，謂从言含一，非也。古鉢悊言字作言，偏旁之言亦多作言。金文戠字从音或从言，古者言音二字無大別，从曰猶从口，言即出口

之音也。

意 戠

說文云：意，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从心从音。按此亦以言音為同義字。

說文云：戠，闕，从戈，从音，之弋切。小徐本說文闕下無从戈从音，有「職从此，古職字，古之職役皆執干戈」語。王筠謂大小徐本闕下各字皆後世箋記語；按無論許書原文如此，或由後人箋記，皆無知妄說也。戠字甲文作[牜戠]戠諸形，金文作戠（趩尊）戠（豆閉敦）戠戠（格伯敦）諸形，雖从戈或从弋，从言或从音，不同，而以丅或▽象刻木之辛則同。戠即識之初形，禹貢：隨山刊木，說文引作栞木，栞訓槎識，刊之一干。（篆文作岐首干，金文作平首干，隸亦作干。）栞之二干亦即刻木之辛，隨山刊木，謂以辛刻識於木以表道也。廣雅釋詁亦云：栞，識也；此皆戠之本義。卜辭有[戈辛]字，隸可作[牜戠]，義為犍牛，▽即犍牛之辛，犍㹌皆辛（即▽）聲之孳乳，特犆則[牜戠]之聲化字。周禮夏官校人注：攻特謂騬之，廣韻犆，㹌犆牛也；玉篇㹌本作犍，犆本作特。此亦戠為刻識義之証；題識字即刻木表道義之引申；又孳乳為幟者，旗幟上有所刻畫題識也；孳乳為職者，役主

刻木之義，孳乳為織者，織絲如鏤刻也。禹貢：厥土赤埴墳，釋文云：鄭本埴作戠者，同音假借也。加火作熾者，乃戠之偽形也。說文：熾，盛也，古文作𤈦，按左旁下為火，上象日光上射；說文又有炅篆，訓見，从火日，與炅同義，或以炅為熒者，非也。

計

說文云：計，會也，筭也，从言从十，按十訓數之具，从言猶从辛，古者刻齒以記數也。

薛

說文：𡴀，危高也，从𠂤，屮聲，讀若臬；辥，辠也，从辛，𡴀聲；薛，艸也，从艸，辥聲。按𡴀為許氏杜撰之字，辥義為以辛平众艸，从艸猶从屮，薛、辥亦非二字，今字辥及从辥之字皆作薛，未必有誤。司馬相如子虛賦：薛莎青薠，薛未必為艸名，薛莎蓋莎之芽蘖，猶之青薠亦非二艸。辥之孳乳字，櫱訓伐木餘，𨐨訓斷，糱訓芽米，孽訓庶子，皆無辠義。

亲

篆文作亲，上為辛，下為木，義為以辛伐木，加見作親，謂伐去其外皮而內見也；加斤作新，謂伐木之餘芽蘖新生也；又加艸作薪，謂伐木

以為柴也。說文謂亲為果實如小栗，引春秋傳曰：女摯不過亲栗；按今本莊二十四年左傳作榛栗，詩經、曲禮、周禮、皆作榛，不作亲。亲，非果名，亦猶之薛非艸名也。

叢

說文丵訓叢生艸，叢訓聚。其實，丵下為辛，上象以辛所鑿之齒，乃鑿器字，非叢草；業字以业象大版上所畫之齒，叢以业象聚生之艸也，叢下之取乃聚省。故後出之叢字作藂。廣韻以藂為叢之俗字。

鑿

說文云：鑿，穿木也；詩鑿冰沖沖；漢書張騫鑿空；皆鑿之本義。引申為鑽。鑿字：丵象穿木之辛及所穿之齒，臼象以手持之。說文謂鑿从金，糳省聲；糳从毇，丵聲；毇从臯，从殳；臯从臼米；按鑿非糳省，亦非从臼，臼乃臼之譌，猶臿之譌為臿也。殳謂以鎚擊其柄，加金謂其器用金為之也。

討

从言猶从辛，从寸猶从手，說文篆文从寸者多為从又之譌。象手持辛以平艸，故說文討訓治。宣十二年左傳：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論語：世叔討論之；禮器：有順而討也。注云：討猶去也；公羊隱四年傳：討賊之辭也。注云：討，除也。白虎

通誅伐篇」討，猶除也」，此皆治州義之引申，又引申為討伐字。

童　妾

說文童下云：「男有辠曰奴，奴曰童，女曰妾，从辛，重省聲」；妾下云「有辠女子給事之得接於君者，从辛，从女。」按童妾者，被俘之男女不殺而黥其額以服役者之稱也，男俘力役故从重，（毛公鼎[illegible]用為動，即童字，東即重，辛在目上，故知黥在額。）漢書刑法志「其次用鑽鑿」，注云「黥刑也」；此即童妾从辛之義。（說文云：「黥，墨刑在面也」；周禮秋官司刑「墨罪五百」，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

宰

說文云：「宰，辠人在屋下執事者，从宀，从辛，辛，辠也。」按辛義非辠，乃以刑辠人之器，象徵辠人。宰由辠人執事之義，引申為其他執事之官名，又引申為主宰字。漢書陳平傳「里中社，平為宰」，師古曰「主切割肉也」；故後世用為屠宰字，此猶近宰之初誼。

屖　辟

甲文之[illegible]，宰辟父敦之[illegible]或[illegible]，郘公鼎之[illegible]，皆屖字；競卣「白[illegible]父

即伯屖父也。辛，象刑人之器，从尸與从卩从人無異。屖為刑人之象與辟
同意，說文屖訓遲，从尸，辛聲；非也。辛固非聲，義亦非遲，訓徐行之遲，
本取義於屖，籀文作遅，乃借屖為屖，非屖有徐行之義。後世所謂凌遲
處死，字當作屖；今語殺魚或讀屖魚；漢書參夷字亦借夷為屖。漢書刑法志
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師古曰：參夷，夷三族，按夷三族即屖三族，亦即誅三族也。髳、薙、鬄、剃亦孳乳於屖。古音無舌
上，無喻母，夷屖與髳等同讀定母。金文辟字多从卩辛，从○。如盂鼎毛公鼎克鼎師曌鼎。或省○。如王孫鐘宰辟父敦、都公鼎、牧敦等。
省○者亦即屖字，加○者，以環璧象徽纆首而斬，大辟之義也。說文謂：辟，
法也，从卩，从辛，節制其辠也，从口，用法者也；此說全非，辟本謂大辟之刑，蔡
仲之命所謂管叔于商是也；引申以為凡刑法字，呂刑所謂墨辟、劓辟、
剕辟、宮辟、大辟等五刑是也。古之有特權者皆可刑人，故詩大雅：蕩蕩
上帝，下民之辟；爾雅釋訓：皇王后辟君也；曲禮：妻祭夫曰皇辟。闢、避、僻、
等皆刑辟義之引申，古只作辟；孟子：辟土地，不作闢；詩魏風：宛然左辟，注云：讓而避者必左，禮儒行：內稱不辟親，外舉不
辟怨，均不作避，禮玉藻：非辟之心無自入也，昭六年左傳：
楚辟我衷，注云：辟，邪也，衷，正也，論語：友便辟，均不作僻。用為辟廱字及孳乳為

璧，則取義於○，辟字金文作辟，雝字金文作雝，辟雝字取義於○，以象圜土外之環流也，非取義於辛。說文辟篆从口乃○之譌也。

剌 辣

說文云：剌，戾也，从束，从刀，从刀者剌之也。按以刀剌束物則乖戾矣。說文癶訓足剌癶。張衡思玄賦：彎威弧之撥剌，注云：撥剌，張弓聲，皆取義於以刀剌束物而張開也。方言云：剌，痛也，加疒作瘌。說文云：楚人謂藥毒曰痛瘌，謂如刀剌之而作痛也。變易為辢（今作辣）从辛猶从刀，謂其味如以辛剌舌也，因之辛亦有辣義，列於五味。（玉篇：五味，金辛、木酸、水鹹、火苦、土甘。風土記：元旦以葱蒜韭蓼蒿芥雜和而食之，名曰五辛。）說文雖無辣字，而通俗文云：辛甚曰辣。廣雅釋言云：辢，辛也。據此，辣亦非漢魏以後字也。

善

說文云：譱，吉也，从誩从羊，篆文作善，从言。按金器銘文善字皆从二言，隸變作善，依篆文也。二言一言同取義於辛，羊肉味羶，和五辛而食之，則稱善矣，故加肉作膳。

燮

說文云：「燮，和也。从言，从又炎。籀文燮从羊，羊音飪；」「燮，大熟也。从又持炎辛，辛者物熟味也。」按从言猶从辛，辛即䇂，平首干也；羊（羊）即干，歧首干也。即後世之杈，皆以推火。曾伯霥簠及晉公盦燮字均从丫作燮，亦象手持平首干推火；以干推火。節制火之強弱，正以和味，故訓和。又用為調燮字，周禮之「燮理陰陽」，亦調燮之義。許氏不知辛羊一字，干羊一字，又不知辛干之本義，妄謂「辛者物熟味」「羊音飪」，遂以燮燮為二字，分隸又炎二部也。

䜌

𤔔（䜌）象以辛（鐵）繫絲；䜌（系）或𤔔（𤔔）同象以手總絲，𤔔（𤔔）象以手在冂（架）上治絲，三者大同而小異。說文以𤔔為䜌之古文，以䜌為系之籀文，已相亂矣；𤔔訓治，䜌訓亂又訓治，集韻因之，直以𤔔為古文亂字，斯益亂矣。玉篇䜌訓理，乃與𤔔無別；六書正譌以繫訓䜌，則近是矣。由䜌孳乳為鑾（頌鼎鑾字作𤔔，不加金），為戀，為孿，為孌（𤔔姬壺作䜌，不加女），為欒，（䜌左軍戈不加木），為孿。據方言「東楚間凡人嘼乳而雙生謂之釐孖，秦晉間謂之僆子，自關以東謂之孿。」之說，則以玉篇廣韻音力員切為是

徐鉉依唐韻音生患切，非也。觀之，䜌音當讀如鑾，變、鑾之讀音乃古音複聲母mbl之演化。例如：埋从里得聲，霾从貍得聲，古語：貍曰不來；又如聊、柳、留均从卯得聲，廣韻茆有卯、柳二音，夼、窌均音匹貌切。由𤔔孳乳為辭，為𤔲，說文：辭，訟也，从𤔔；𤔔，猶理辜也。𤔔，理也。籀文从司作𤔲，按後又作詞，唐韻均音似茲切。觀之，𤔔音當讀如辭，不當與亂、𤔔同讀郎段切，說文女部篆文𡣍字乃籀文𤔔之譌。𢇁、䜌同為系之古文，甲文系字作𦃃或𢆶，手提二絲，與手提三絲無別，此可証𤔔非䜌之古文。音讀當與系同。

雔 售 誰

雔，象以辛貫二鳥，三蒼及漢書王莽傳注均云：雔，對也，此雔之本義。引申為應對之義，說文云：雔猶譍也，譍，以言對也；詩抑：無言不雔，禮記表記注：雔猶答也。詩谷風：反以我為雔；楚辭惜誦又众兆之所雔，注云：大怨曰雔，此亦對義之引申。相對相應，皆必相當相等，漢書霍光傳：皆雔有功，注云：雔，等也；爾雅釋詁：雔，匹也；漢書郊祀志：其方盡多不讐，注云：讐，應當也；又律歷志：未能雔也，注云：雔，相當也；用為校雔字，亦取相對相應之義。劉向別錄：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繆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為雔。或省作誰，用為誰何

字，亦應對相當義之引申。詩：誰昔然矣，傳云：誰昔猶言疇昔也；書堯典：疇咨若時登庸，傳云：疇，誰也；（按史記疇正作誰。）此皆借疇為誰，亦即借疇為讎。爾雅釋詁：疇，誰也；說文𠷎：誰也；此即借𢑚為讎。𢑚為田疇字之初形，甲文作[甲文]，金文作[金文]，秦篆加田作𤰜，隸變从壽作疇，皆無誰何之義。𢑚、疇用為誰何義者，假借以為同音之讎之引申義也。𠷎、⿰𠷎又雖皆𢑚之後起字，而金文偏旁已有此二形，故說文口部乃有𠷎篆。說文白部有⿱𢑚白篆，口部無⿱𢑚白篆，而𠷎(壽)及从壽字之偏旁如禱、譸、籌、⿰壽阝、儔、燾、鑄等，說文篆文均作𠷎，隸从壽者如璹、幬、𣪁、檮、懤、擣、壔、醻等，說文篆文均从𠷎；鮮說均云：𠷎聲，不从壽亦不加又作⿰𠷎又。按⿰𠷎又、⿱𢑚白、𠷎乃一字之異形，象手持觴上壽，白與凵皆為酒器，後孳乳為訓主人進客之醻。壽字頌壺等作⿱耂𠷎，是从𠷎也；王孫鐘等作⿱耂⿱𢑚白，是从⿱𢑚白也；克鼎等作⿱耂⿰𠷎又，是从⿰𠷎又也；此三形同字之証。又或省作售，詩谷風：賈用不售，箋云：如賣物之不售，謂買賣之價值不相當也。說文讎訓譍，誰訓何，以為二字；徐鉉新坿口部又別收售字，訓賣去手，謂為从口，雔省聲，皆非。

隻　雙

說文隻篆下云：鳥一枚也，从又持隹，持一隹曰隻，二隹曰雙。按雙字俗从文

霍

作雙，非。

說文云：靃，飛聲也，雨而雙飛者其聲靃然。按隸省作霍。玉篇云：霍，鳥飛急疾貌，蓋鳥在雨中，其飛自急也。文選楊雄甘泉賦注：翕霍，疾貌；陸機文賦注：揮霍，疾貌；漢書嚴助傳：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疾，亦謂病勢之急疾也。（甲文金文霍字皆雨下三隹。）

集

說文云：雧，群鳥在木上也，或省作集。（甲文金文集字皆一隹或一鳥在木上。）

梟

說文云：梟，不孝鳥也，日至捕梟磔之，从鳥頭在木上。

喿

說文云：喿，鳥群鳴也，从品在木上。按品象群鳥之口。

奮

說文云：奮，翬也，（翬訓大飛。）从奞在田上。詩曰：不能奮飛。按說文篆文以奞喻鳥羽之張大，令鼎諆田鼎均从衣作□，以人奔時衣張喻鳥飛時之羽張也。

奪

說文云：奪，手持隹失之也，从又，从奞。按古文从又者，說文篆文多譌作寸；奪字篆文本从又與壽同，譌作寸者隸也，古書用奪字義率為彊

蒦

取如敓，說文云：敓，彊取也。周書曰：敓攘矯虔。今本周書呂刑作奪攘矯虔。論語：奪伯氏駢邑三百，三軍可奪帥，大學，爭民施奪。注云：施其劫奪之情也。漢書景帝紀，漁奪百姓，食貨志，不得豪奪君民，此皆用奪為彊取義。奪象鳥奮飛而手奪取之，並無失義，許訓手持隹失之，未必然也。孟子：勿奪其時，荀子注引作失，謂奪民時使之失時也；素問通評虛實論：精氣奪則虛，注謂精氣減少如奪去也；此亦奪之使失義，非奪之本義為失，許迷者流，脫落字皆用奪而不用挩或脫，說文挩訓解挩，脫訓消肉臞，按肉消脫亦可引申為凡脫落義。以脫落為俗字，非也。鳥奮飛而手取之曰奪，手取萑曰蒦。說文謂：蒦从又持萑，是也。故孳乳為獲，說文訓獵所得；孳乳為穫，說文訓刈穀；孳乳為擭，說文訓握；孳乳為韄，說文云：佩刀系也，蒼頡篇云：佩刀把韋也；孳乳為護，說文訓救視，亦握持義之引申。

鷹

說文云：䧹，鳥也，从隹，瘖省聲，或从人，人亦聲。籀文从鳥作鷹，隸依籀文作鷹。徐鍇曰：鷹隨人所指蹤，故从人。按鷹字金文率从人从鳥作[illegible]或[illegible]，篆文从厂乃𠃊（人）之譌，雁从隹即鳥，說文籀文又加鳥，非也。鷹受

人之指較，其行動與人相應，故雁孳乳為膺，毛公鼎：𤼈受大命，不加內。為應，應叔鼎作𤼈，應公鼎作𤼈，應公敦作𤼈，皆不加心。為譍。說文云：譍，以言對也。

雉

雉為野雞，射之始獲，故从矢。甲文雉字或从矢作𨿅，或从𢎘作𨿅，𢎘象繳矢。史記楚世家綪繳蘭臺注云：絲繩繫弋射飛鳥也。周禮司弓矢鄭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矰。詩鄭風：弋鳧與雁，箋云：弋，繳射也。疏云：弋謂以繩繫矢而射也。文選文賦注引說文：繳謂縷系矰矢而以雉射也。說文謂古文雉从弟作𨿅，弟即𢎘之譌形。

雀

說文云：雀，依人小鳥也。从小隹，讀與爵同。按雀為一切小鳥之通稱，今云小麻雀者其一也。與鵲異，鵲，今云喜鵲。

雋

說文云：雋，肥肉也。从弓，所以射隹。徂沇切。俗从乃作隽，見字彙補，非也。漢書蒯通傳：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注云：言其所論甘美而深長也；又禮樂志：進用英雋。雋本謂鳥肉之肥美，引申以為一切物與人雋美之稱，故孳乳為儁，今吳語稱凡物之精美者猶曰雋貨。

巂

說文云：巂，周燕也，从隹，屮象其冠也，隸變如山，非也。冏聲。按爾雅釋鳥：巂周，燕燕，乙；陸璣云：巂周，子規也；釋文：巂音規；許氏失爾雅之句

讀，誤以周燕釋嶲，㕯亦非聲，㕯即吶，或以言易口作訥，與嶲聲絕遠。說文㕯訓言之訥也；玉篇㕯訓言不出口也；廣韻㕯訓言遲，聲；集韻㕯同吶。檀弓：「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漢書李廣傳：「吶口少言」；鮑宣傳：「吶鈍于辭」。嶲善啼，从㕯者謂其所啼之語不分明，故謂此啼為「不如歸去」，今川東謂所啼為「米貴了」，如不出口也。嶲或譌作巂，見集韻，漢書地理志越嶲郡，師古謂嶲音先蕊反；公羊傳廿六年傳：「公追齊師至嶲」，釋文云：「嶲音户圭反，又音似兖反」，此皆誤以雟之音讀嶲也。因之攜亦或譌作攜、擕、携等；反之檇亦或譌作欈也。說文檇篆下引春秋傳曰：越敗吳於檇李（見左氏定十四年傳，公羊作醉李）；玉篇廣韻訓地名檇之外，別收訓木名之欈，攜欈皆檇之譌也。曲禮：「立視五嶲」，注云：「嶲猶規也，謂輪轉之度」；釋文云：「車輪轉一周為嶲」；此借嶲為規，故嶲孳乳為攜，手持規曰攜，猶之手持是也（日晷）曰提，手持籾曰挈，手持單曰撣，說文攜訓提，提訓挈；挈訓懸持，撣訓提持。手持令省鈴之曰拎。玉篇：拎，手懸捻物也；六書故：拎，懸持也。嶲又孳乳為觿，謂角製之規也，許氏說文鄭注內則均謂觿為解結錐，未必然也。

隺

隺从冂从隹，謂人荷擔如鳥之張翅。孳乳為鶴，取義鶴之張翅高飛；

—297—

孳乳為榷，取義于冖，榷之挂木如擔也；孳乳為確，見周易莊子及廣韻，塙之後起聲化字也。說文塙訓堅不可拔，徐鍇謂說文訓磬石之确俗作確，恐非。

堇（𦰩）

說文云：堇，黏土也，从土，从黃省。𦰩𦰩皆古文堇。按此字隸作堇，或作𦰩，徐鉉所謂前作相承去土从大者也。甲骨卜辭作𦰩或𦰩者，用為臣下北向朝君之覲，艱之偏旁則作𦰩𦰩𦰩𦰩諸形，下从火或無火。金文堇伯鼎作𦰩，下从火，頌鼎作𦰩，亦用為覲見字；下入為甲文之六字亦即土字。毛公鼎勤大命字作𦰩，宗周鐘勤疆土字作𦰩，名伯虎敦作𦰩，齊侯壺覲宴字作𦰩，齊陳曼簠肇勤經德字作𦰩，下皆从土，金文難之偏旁，殳季良父壺作𦰩，齊歸父盤作𦰩，齊侯鐘作𦰩；艱之偏旁，毛公鼎作𦰩，不嬰敦作𦰩，齊侯鐘作𦰩，下皆从火。从土者隸變作堇、覲、勤、墐、瑾、謹、僅、殣、饉、鄞、瘽、廑、墐、螼、慬、殣等从之；从火者隸變作𦰩、暵、嘆、難、艱、歎、𩴵、熯、漢等从之；初音讀如干或扞（ɣan）其後聲母顎化，由寒變真，堇遂讀巨巾切矣。

難

堇之義為焚土偶以禳災除癘，故艱、難、嘆、熯字从之。初从火，後从土。湯禱旱桑林，焚身以勤民事，故勤、覲、說文云：諸侯秋朝曰覲，勞王事。周禮大宗伯秋見曰覲，注云：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事。之字，古皆只作堇，不加力與見也。古初本用俘人飾為旱魃之類，湯禱猶存其遺風，後以俘人事耕稼，乃以土偶代之；故卜辭堇字乃象火灼如黃之人，金文則多逕从黃土矣。

說文云：難，鳥也。从鳥，堇聲。或从隹作難；隸从隹作難，依或體也。

按難為𩴾儺之初形，非鳥名。堇亦非聲；堇之初音為ghan在舌根，難之初音為nelan在舌端，聲類絕遠。說文謂𩴾从難省聲，廣韻儺𩴾皆在歌韻，同讀諸何切。儺訓驅疫。說文儺訓行有節，乃誤用詩傳，非是。詩竹竿：佩玉之儺，傳云：行有節度；按此儺字與小雅之阿難，檜風之猗儺，南都賦之阿那，洛神賦之婀娜，同為取聲無義之疊韻連語，非儺之義。論語鄉人儺，孔注云：儺，驅逐疫鬼也；廣韻从此不誤。𩴾下引篡文云：人值鬼驚聲；說文𩴾訓見鬼驚詞，篡文从此亦微誤。其音義悉同。同為人驅鬼，初形為難，加人作儺，加鬼作𩴾，義無別也。古音歌（a）寒（an）陰陽互用，故儺、𩴾與難亦同音。周禮春官占夢：遂令治難毆疫；夏官方相氏：率

百隸而時難以索室驅疫，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注云：難與儺通。此皆用難不用儺，今存古書亦無作𩴾者。難字从堇義為禳災，从隹或从鳥者皆象徵雞，說文籀文難从鳥作鷬。古者惟國儺用牛羊，季冬鄉儺，下及庶人，只得用雞犬；今俗禳殃猶磔雞為之，此即月令所謂磔攘。說文所謂磔禳祀除癘殃也。難為驅鬼禳災，故用為災難字；用為艱難字及孳乳為灘者，皆難之引申義，沙灘水盈涸無常而難行也。灘从難得聲而讀他干切者，古音複聲母nd之所演化，帑从奴得聲，廣韻音乃都、他朗二切，同此。故沙灘字爾雅作潬；說文謂歎从難省聲；釋名以憚釋難；日本漢音難字亦有單、難二讀。

堆

詩：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即左傳：分之土田培敦，培敦，益小山也。古用培敦連語，爾雅省作敦。爾雅丘一成為敦丘，詩衛風氓傳及釋名均作頓丘。敦、頓同音，敦後又加土作墩，晉時有謝公墩；廣韻墩訓平地有堆。字又作堆，劉向九嘆遠逝：陵魁堆以蔽視兮，王逸注曰：魁堆，高皃。作崔，漢書溝洫志：蜀守李冰鑿離崔，晉灼曰：崔，古堆字也，師古音丁回反。說

淮津

文無堆雧，而有崔、𡸈、𢈲、陮字，皆从隹，以鳥與羊皆有群集性，故羊集為羣，鳥集為雧，土集則成堆也。廣韻𠂤下引說文曰：小阜也；堆訓聚土，又以𠂤堆為正俗字，如徐鉉所云。蓋𠂤本象人聚足跡；聚人則成堆，𠂤之引申義。許氏訓𠂤為小阜非也。徐氏以堆為𠂤之俗字，更非。

土集為堆，水集為淮，故淮亦从隹，孳乳為滙。或書作滙金器銘文中，淮多用為滙義，淮夷或作滙夷。水名淮者，亦以其為淇、潢、汝、潁、渦、淠、淝、澮、濉、泗諸水所匯也。說文古文津字从舟从淮作𦨈，津渡為行人所匯也：古文四聲韻津下引崔希裕纂古，津古文有𦨈字，此進正淮之譌也。說文篆文訓水渡之𣹢（隸作津）當為假借。說文訓气液之𧖧而譌省。血無可象，乃以一置皿上以象之；𧖧無可象，乃以羽聿涂牲血以象之。說文云：釁，以血有所刉涂祭也；周禮秋官士師凡刉衈注云：釁禮之事，用牲毛者曰刉，羽者曰衈；禮記雜記其衈皆于屋下注云：衈謂將刲割牲以釁，𧖧字正象手執羽聿取皿以涂之形；𧖧或書作儘（見類編）譌，省作𣹢，隸乃變作津，故津又用為津涯字。淮滙通用，此淮之一義。淮與

迴圍同音，得以相假，故匯可訓迴，（顏注漢書地理志曰：匯，迴也。）淮可訓圍，（釋名：淮，圍也，圍繞揚洲北界，東至海也。）帷一作匯，（說文：在旁曰帷，古文作匯；幃，訓囊，廣韻云：幃，香囊也，一說單帳也。按單帳即帷；史記文帝紀：所幸慎夫人令幃帳不得文繡，此亦帷幃同字之證。）帷从隹，乃淮之省，（猶之金器銘文語辭唯，惟或維之省作隹字。）淮與帷圍滙迴聲母均在匣，此淮之又一義也。

崔

土集為堆，水集為淮，山石集則為崔。說文山部之崔（倉回切）訓大高；屵部之崖（都回切）訓高；广部之雇（都回切）訓屋从上傾下也；阜部之陮（都皐切）訓陮隗，高也。此四字皆形微異而音義悉同，說文分隸四部，非也。詩卷耳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爾雅釋山云：石戴土謂之崔嵬；（按石戴土猶云石戴於土，爾雅即本之毛傳，無異義，自來解者失之耳。）故孳乳為確。（嵇康琴賦：確嵬岑嵒，集韻乃收確字。）山戴石而增高，崔之音義通於堆，土戴石而易崩，崔之音義又通於隤，一音備二義，故雇訓屋从上傾下，陮訓崩隤，見廣韻。崔孳乳為摧，（說文摧訓擠，訓折，洪适隸釋：確通作摧，出費鳳碑陰。）省之作推，（說文：推，排也。按排猶推之本義，廣雅釋詁：摧，推也。）或手旁易人作催。（說文催訓相儔，詩北門：室人交徧摧我，說文催篆下引詩作催我；侯成碑：鴻儀摧零；金廣延母祀雇碑：五內催碎；義皆同摧；催本摧之或體，後用為催促字者，趣之假借也。）摧、推、催亦一字也。

進　　雖

進从隹者，飛鳥不退行也。說文謂从閵省聲，非是，閵讀來母，與進聲類絕遠。

說文雖，似蜥蜴而大，从虫，唯聲；廣韻，雖，語助也，本虫名，似蜥蜴而有文。息遺切。蜼如母猴，卬鼻長尾，从虫，隹聲。廣韻，蜼，似猴，仰鼻而尾長，尾端有歧，力軌切。說文惟季切，又音柚，推同。按大徐說文依唐韻，蜼音余季切。周禮有蜼彝，先鄭讀為虺，或讀為隼，後鄭以為禺屬；按隹隼同聲字，蜼讀為隼是也；隹、隼古音在舌端，讀定母，定母複聲字，為di，故蜼讀力軌切，定母字顎化而變喻母，在舌腹；故蜼讀余季切，帷季切又音柚；雖从唯聲，按：唯、帷、維均音以追切，亦在喻母，雖音當同蜼，不當音息遺切，蜼亦不當讀為虺。此物蓋似猴又似隼，蟲鳥難分，如蝙蝠之類，故其字从隹从虫，廣韻或作猚，山海經中山經猨蜼並稱，海外南經蜼豹並稱，西山經則以蜼為鳥，亦有毛羽兩說也。中山經，鬲山多猨蜼，注云：蜼似猴，鼻向上，尾四五尺，頭有歧，蒼黃色，雨則自懸樹，以尾塞鼻；于遜聞奇錄述一怪獸悉同此狀，其名曰雖，雖蜼蓋一物一字也。禮少儀雖有君賜，注云：雖或為唯；表記唯天子受命于天，注云：唯當為雖；荀子性惡篇：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注云：唯讀為雖，莊子庚桑楚篇唯蟲釋

文云：唯本作雖；據此，唯雖互假，自必同音，不當讀心母之息遺切，而音義與雖同，定母顥化而讀喻母，雖从唯，猶雖从隹也。玉篇云：雖詞兩設也，集韻云：雖不定也，此雖音借為語辭，亦取毛羽兩類不能確定之義。

維

維本為以糸繫鳥，引申為一切維繫之義。虢季子白盤「經維四方」之維字作𦁐，乃象人手以糸繫鳥於木枝也。

惟

鳥之離群獨行，往往徘徊若有所思，故思惟字从心从隹，又訓獨。陳侯因資敦帷字作䧅，从唯，猶从隹也。維用為思惟義者，乃惟之假借；詩維天之命，韓詩云：念也，史記三王世家注云：維者度也念也。唯用為惟一義者，亦惟之假借也。易彖傳：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禮記奔喪：唯父母之喪，廣雅釋詁：唯獨也。

唯

說文云：鷕，雌雉鳴也，从鳥唯聲，詩曰：有鷕雉鳴。詩釋文引字林：鷕，于水反，傳等誤水作小，唐韻遂以詔切，今尚讀此音，非是。按鷕本只作唯，後加鳥；本為雉聲；說文訓諾，其引申義也。唯、惟、維用為語詞者，詩多用維，尚書、論語用惟，左氏傳用唯。金器銘文及石鼓均省作隹，隹與唯、惟、維，古音聲母均在定，與淮、帷異讀。大荒南經：赤水之東，有委維，注云：委維即委蛇也；按說文蛇為它之或體，古音

鳴　吠　名　問　啟

在定母，唯維帷喻母字古音亦在定，故可省假借字為之也。

說文云：鳴，鳥聲也，从鳥从口。

說文云：吠，犬鳴也，从犬从口。

說文云：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

以口訊於門也。

說文云：启，開也，从戶从口；啟，教也，从攴（隸變作攵）启聲。按甲骨卜辭啟字作攺、啓或省作启三形；金文亦多从手作啓；叔氏鐘、番生敦等皆从手，金文亦有从攴與篆文同者，乃譌形。象有以口評門者，往以手啟之；启不加手，與問義同，非啟也。啟發以教乃引申之義。

舌　吞　吹

說文云：舌，在口所以言也，別味也，从干从口。按惟口興戎，啟羞，多啗致疾，皆由於舌，故舌从干犯之干。

古天大一字，張大其口以象吞咽也。

說文口部吹訓噓，欠部訓出氣，乃一字而重出也。

吴

説文夨訓傾頭；吴訓一曰大言也，徐鍇曰：大言故夨口以出聲。按吴象歌舞形，故詩周頌不吴不敖，傳吴訓譁；孳乳為娛；説文娛訓樂，又孳乳為虞；孟子霸者之民驩虞如也，趙注云：故民驩虞樂之也。史記孝武紀之不虞不鰲，即周頌之不吴不敖，詩騶虞乃疊韻連語。

士　吉

説文云：士，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吉，善也，从士从口。按子璋鐘奉吕敨士字均下橫略短，與篆文同，與土有別；甲文吉字作𠮷者，金文作吉（毛公鼎）、吉（虢季子白盤）、吉（格伯作晋姬敨）者，皆同篆文；甲文作古者與空首幣作𠮷同；甲文作古者與空首幣作古同；陳侯鼎作𠮷，仲子化盤作𠮷，丯仍為十一之合文，推十合一者，數以十進也，推十合一為士形者，古者結繩之世，解釋結繩之義者有尊家，其人曰士，宣諸其人之口者曰吉。耕戰之士乃後起之名也。吉字从丯猶从士，从口猶从口，从十者正取縱橫二繩結束之義，此結、袺、桔、頡、詰諸字之所以从吉也。

舌

說文云：𠯑，塞口也，从口，氏省聲。按氏氐同為木橛，氏古聲在舌頭，孳乳為氐為柢；氐古聲在舌根，孳乳為昏為桰。昏象以木塞口，如今瓶口之木塞。（隸變與口舌字同，宜書作舌以別於口舌之从干。）孳乳為矢栝字，雖有雌雄之別，其為束物之義則一也。（說文：桰，隱也。一曰矢桰，築弦處。釋名：矢末曰桰，桰，會也，與弦會也，桰乃矢末分叉挾弦處，弦即束於桰中。）孳乳為括，說文：括，絜也；（絜有包括義，莊子人間世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音義云：絜，約束也。）易坤卦括囊，虞注：括，結也，韓詩章句：括，約束也，故後世用為包括、括弧字。方言十二：括，閉也，廣雅釋詁三：括，塞也，此猶昏之本義。孳乳為話，說文：話，合會善言也，籀文作譮；故釋名桰訓會，孳乳為刮，考工記刮摩之工，故書刮作捖，釋文捖音刮，此即塞義會義之引申。孳乳為聒，說文：聒，讙語也；蒼頡篇：聒，擾亂耳孔也；此即塞義之引申。孳乳為活或濊，由水流聒耳聲引申為萬物生機活潑之義。（說文活，水流聲，从水，昏聲，活或从聒作濊。詩衛風碩人：北流活活，傳云：活活，流也。）

咠

說文：咠，聶語也。按聶訓附耳私小語，咠正象以口附耳，孳乳為揖，為揖，取義於耳語時之趣進，揖為拱手趣進，（論語：揖巫馬期而進之，釋文云：手著胸曰揖。儀禮燕禮公揖

卿大夫注云：揖之入之也；周書克殷遂揖之注云：揖，召也。蓋古時揖以拱手趣進與長揖肅客有別。舉揖亦拱手推進如揖也；孳乳為緝為輯，皆取義於耳語時之聚集。緝為績，麻皮而成縷。後漢書陳蕃王允傳贊：人謀雖緝注云：緝，合也。輯，說文訓車和輯；詩公劉：思輯用光，傳訓和睦；孟子以戢為之，書無逸傳以集為之；虞書輯五瑞，王注：輯，合也。史記漢書均以揖為之，周語和協輯睦注云：輯，聚也。說文戢訓藏兵，詩周頌時邁載戢干戈，傳云：戢，聚也；周語注戢亦訓聚；宣十二年左傳載戢干戈注訓戢為藏。說文葺訓茨，按以茅蓋屋曰茨，葺義蓋為緝艸。詩大雅板二章：辭之輯矣，說文引作詞之戢矣，義為協和；說文濈亦訓和，皆由耳語引申為和合之義。湒則象雨水之聲。說文：湒，雨下也，一曰沸涌皃；湁下云：湁湒，鬻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湁潗鼎沸，索隱引周成難字：湁潗，水沸之皃；湁潗即湁湒，皆疊韵連語，象聲無義也。

商

商字甲文作□或□，金文乙亥鼎作□，丁未角作□，均與甲文同，說文篆文作□，亦同金甲文，惟許謂从冏、章省聲，則全非。按商上之□即辛，乃懸物之桿；商𣪊敢作□，說文古文譌作□，籀文譌作□，蓋桿上尚有横桿。「為擔架，从口，叫賣也，如近世之貨郎；周禮大宰注：行曰商，處曰賈，考工記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古時之行商只能如近世之貨郎擔。商賈交易自有㦰廢，故引申為商度、商量字。每有淺人以說文訓行賈一切經音義六引說文作行賣

唐

之賫為本字，商為假借，此誤於說文分商賫為二義二字，商訓從外知內也，漢書律厤志：商之為言章也；風俗通聲音篇：商者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白虎通禮樂篇：商者張也，陰气開張。又五行篇：商者強也；廣韻釋詁一：商，常也；此皆漢魏人聲訓之法，往往失之牽強附會，更未可据之以說字形。

說文：唐，大言也，从口，庚聲，啺，古文唐从口昜。按唐之从庚，猶之庸、康从庚，取義於築土舂米之千杵也。執千杵力作者恒高揚其聲，故以之喻大言，即莊子天下篇所謂「荒唐之言」此唐之一義也。甲骨卜辭㫬或𠶷，均用為成湯之湯；齊侯鎛鐘銘文有云：其高祖虩虩成唐，有敢在帝所，尃受天命；太平御覽八十二及九百十二引歸藏曰：昔者桀筮伐唐而枚占熒惑曰不吉；成湯字此皆作唐，與卜辭同；蓋唐一變為啺，遂再變用湯耳。啺之从昜，亦取義於聲之高揚；湯訓熱水，亦有水之浩大義，義同於蕩；堯典：湯湯洪水方割，傳云：流貌；詩氓：淇水湯湯，傳云：水盛貌；載驅：汶水湯湯，傳云：大也。

污水；其流蕩蕩，箋云：波流盛皃；論語：君子坦蕩蕩，魯讀蕩為湯；詩宛丘：子之湯兮，傳云：蕩也；離騷：怨靈脩之浩蕩兮，王注引詩作子之蕩兮；堯典稱洪水蕩蕩懷山襄陵，與湯湯洪水同義；論語：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包注云：蕩蕩，廣遠之稱也；襄二十九年左傳：美哉蕩乎，疏云：蕩，寬大之義。唐亦由大言引申為凡浩大廣大之義。莊子田子方：是求馬於唐肆也，司馬本唐作廣；七發：浩唐之心，注云：唐猶蕩蕩也。此即成湯字初作唐之故也。蕩蕩之本義當為水艸平廣；周禮地官稻人：以溝蕩水，注云：謂以溝行水也，此用蕩為使水向低窊處流蕩之義，故後俗用為水蕩字。水蕩字當為塘或隄，古即用唐；說文隄下云：唐也；周語陂唐污庳，注云：唐，隄也；淮南子主術訓決唐，注云：唐所以蓄水；廣雅釋室：隄，隄也；釋地：塘，池也；劉向九嘆：委兩館於咸唐，王注：咸唐，咸池也；今浙江錢塘，漢書地理志作錢唐。大言恒空蕩蓄水之池塘，亦掘空以干杵築成，此唐之又一義也。

告

說文云：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易曰僮牛之告。今本易大畜作童牛之牿，此後加牛旁，非為說文牿別訓牛馬牢，牛闌自有牢，牿無牢義。朱駿聲謂告篆當為从口从㞢之譌；按單就告字言之，口所之曰告，義頗可通；然依告所孳乳之字如梏說文：梏，手械也；桎，足械也。如酷荀子議兵篇：其使民也酷烈；漢書刑法志注：酷，重厚也。如窖，說文：窖，地藏也；史記貨殖傳：任氏獨窖倉粟，集解云：窖，穿地以藏也。言之，本義實為著

木牛角禁制其觸人，朱說非也。或謂童牛角猶未成，不得有梏；按易爲寓言，疏云，童牛牿，止其初也，是矣。何以知箸木必在角，義在衡，甲文牛字有作[illegible]或[illegible]者，正象角著一橫木或二橫木也。

君

說文，君从尹，發號故从口。按尹象手持指揮棒，說在尹。

命

說文，命从口，从令。按象以口發號令，令象人在廟堂內跽而受命，說在令。

龠

龠爲籥，籥之初形，後加竹，古書皆作籥不作龠。詩邶風簡兮左手執籥，傳云，籥六孔，說文云三孔，廣雅云七孔；詩簡兮釋文謂以竹爲之，長三尺，執之以舞；周禮春官注，文舞有持羽吹籥者；爾雅釋樂注，籥如笛，三孔而短小。按龠字亼象倒口以吹（从亼之字象二形：一象屋頂，如倉舍令命等；二象倒口，如合龠等，亼之器蓋口向下，吹樂器口亦向下也。）吅象孔，冊象編竹形。說文謂，龠从品侖，侖非也。从龠之龢，金文大半作龢上無亼，故知非从侖，且从侖無義。

哭

說文，哭哀聲也，从吅，獄省聲。按从犬者謂人哭聲如犬之哀嗥，从獄無義，亦非聲。

喪

僉

說文：㖟，亾也，从哭，从亾，會意。喪本謂哭人之死亾，引申為凡喪失字，隸本作䘮，後變作䘮，因之又變為喪，（廣韻唐韻有䘮喪，宕韻有䘮喪。）今或譌作丧。

說文：僉，皆也，从亼，从吅，从从。方言十二：僉，夥也；廣韻釋詁三：僉，多也；小爾雅廣言：僉，同也。按僉之从亼與令、命从亼同意，从吅謂象口，从从者，以眾俘喻群小也。初義謂群小比周，發言盈廷，故謂：僉佞（尚書堯典：而難任人；皋陶謨：巧言令色孔壬，任與壬皆佞之借字。）揚雄廣離騷：靈修既信椒蘭之唼佞兮，師古曰：唼佞，譖言也；此即僉佞之義，故僉字孳乳為憸，（說文：憸，險詖也，憸利於上，佞人也；尚書立政：罔有立政用憸人，馬注：憸利佞人也。）為險，為劍。僉字孳乳為斂（或誤作歛），為儉者，謂約束之使群小毋泰侈也；檢有二義：一，說文檢訓書署，即今人所云題簽也；又一義則為檢察，為禁閉，蒼頡篇：檢，法度也，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驃騎執法以檢下，注云：檢猶察也，此檢察之義。釋名云：檢，禁也，禁閉諸物使不得開露也，此禁閉之義。周禮司市：以璽節出入之，注云：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疏云：按漢法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

書後漢書公孫瓚傳：袁紹矯刻金玉以為印璽，每有所下，輒皁囊施檢；又續漢書祭祀志：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一分璽親封之。是檢之用，如今世封條，兼有書署、封閉、檢察諸義，與斂義近。驗性收斂，鏡器曰籢（說文：籢，鏡籢也；字亦作匳，又譌作奩。蒼頡篇：盛鏡器曰匳。後漢書陰皇后紀：視太后鏡奩中物，注云：奩，鏡匣也；廣韻：匳，盛香器也。籢，鏡匳也，俗作奩。）亦皆取義於斂。譣義同憸，在心為憸，在口為譣。尚書立政：勿以憸人。說文引作譣；廣韻憸訓利口；从心或从言，義可相通，群小之言不足取，惟責效以犬馬之勞，故加犬作獫。玁狁或作獫狁，為借音無義。加馬作驗；淺人見說文譣訓譣問，驗訓馬名，遂謂古書用驗為效驗、徵驗、証驗諸義者為譣之假借，此迷信許書之過也。楊雄解嘲：顩頤折頞，韋昭注云：曲上曰顩；蕭該漢書楊雄傳音義引字林：顩，醜也，邱飲反，狹面銳頭之貌；倉頡篇：顩音丘斂反，義同字林。按顩本謂羣小醜貌，後通用為一切人面之稱，俗又作臉，（集韻臉始訓頰，前未有也，然集韻猶讀居奄兩減二切）廣韻臉下云：臉臘，羹屬也；按臉臘連語，借音無義，與人面不相涉。

囂

說文：囂，聲也，氣出頭上，从㗊，从頁，頁，首也。按古文率以頁象微人，㗊象眾口，囂之義謂眾口喧囂，非氣出頭上。古金器銘文及爾雅釋言，尚書序、漢書五行志、廣韻均作嚻，不置口於頁上，玉篇囂訓喧嘩，廣韻嚻訓喧，是也。囂古讀疑母，如敖，後變曉母，如枵。昭三年左傳：湫隘囂塵，釋文音許嬌、五高二反；小雅車攻：選徒囂囂，釋文音五刀、許驕二反；周禮秋官：銜枚氏掌同囂，注云：察囂譁者，釋文囂音五羔反；小雅十月之交：讒口囂囂，釋文音五刀反，韓詩作嗸嗸；漢書劉向傳作嗸嗸；又小雅板：聽我囂囂，傳云：囂囂猶嗸嗸也，釋文亦音五刀反，潛夫論引詩作敖敖；漢書五行志引桓十三年左傳：鬬伯比謂"莫囂必敗"，師古注曰：莫囂，楚官名，字或作敖，按左傳正作莫敖；淮南子脩務，謂作莫囂；又董仲舒傳：此民之所以囂囂若不足也，師古注曰：囂與嗸同。故嗸嗸與囂音義悉同。古每通用。荀子彊國篇：百姓讙敖；詩小雅鴻雁：哀鳴嗸嗸。說文作嗷，訓眾口愁也。漢書食貨志：天下嗸嗸然。師古注曰：嗸嗸，眾口愁聲也。嗸或作謷，荀子禮論篇：歌謠謷笑。義皆與囂同也。

見

說文：見（見）視也，从儿，从目。按人之所見者物，能見者目，故見从人目。

覓

覓（覔）魏志管輅傳：覓索餘光，謂眼不見而以手索之也，俗作覔，廣韻：覓，求也，覛同覓，說文曰：衺視也。

艮

說文：艮（目匕）很也，从匕目，匕目，猶目相匕不相下也，易曰：艮其限。按目从

看　眚　省

匕乃比之省，目象兩人比目怒視不相下，猶𨙴之从二臣（即二目）相背，訓乖也，故目孳乳為很（說文云：很，不聽從也），為狠（說文云：狠，犬鬥聲），為詪（說文云：詪，很戾也），為恨（說文云：恨，怨也），為齦（說文云：齦，齧也），為豤（說文亦訓齧），為艱（說文云：艱，土難治也），為痕（說文云：痕，胝瘢也；通俗文云：創瘢曰痕），為限（說文云：限，阻也，一曰門榍；廣韻云：艮，止也，又引說文：限也；易說卦傳亦云：艮，止也）。此為跟、垠、根之義所由起。垠从艮者，亦取義於止於限；眼从艮者亦取義於限，釋名云：眼，限也，童子限之而出也；按限之而出當為限而不出之誤，謂眼球限於目中；方言十二：艮，堅也，此銀从艮之義。

說文云：看，从手下目，按望遠者常以手加目上障日聚光。

古文[古文字形]、[古文字形]、[古文字形]、省四字，說者每相混亂，从直之德字，甲骨文及盂鼎、井人鐘、叔向𣪊均从[古文字形]或[古文字形]，其為直字無疑；徐鍇以為十目固非，或以為古文相字亦非也。曶鼎及豆閉𣪊既生霸之生字均作[古文字形]，其為假眚為生無疑，釋為相者固謬，釋為省者亦非。眚省固同音，但對死霸而言，以假眚之說為勝。若敦煌本尚書說命：「惟干戈眚厥躬」，周禮大司馬：「馮弱犯寡則眚

之，注云，猶人眚瘦也，此皆借眚為省。春秋莊廿二年春，肆大眚，公羊作大省，傳云：大省者何？災省也，此則借省為眚也。省瘦字應作省（後漢書袁閎傳章懷注引謝承書云：面貌省瘦；釋名釋言語云：省瘦也，臞瘦約少之言也（文依畢沅據御覽校正本））而釋名釋天云：眚，省也，如病者省瘦也（文依畢沅校正本）。此乃以假借為引申，眚省音同，而義異。劉書音訓牽強失義，每如此類。說文：眚，目病生翳也，从目生聲。莊廿五年左傳非日月之眚注云：月侵日為眚。按月之侵日猶（日）之生翳，此眚之引申義；又引申為災，為過，為疾病，無省少、省察之義。說文：省，視也，从眉省，从屮。古文作[古文字形]，从少，从囧。按屮為少之譌，囧為說文所謂囧古文目之譌，實為囧之譌，字本从少、从目。及諦視時或小其二目，此眇字之義，說文眇訓一目小，非也，說在眇。或偏合其一目，此眄字之義（說文眄訓目偏合也）。亦即省字之義，合一目以諦視，故省字有省少、省察二義，有瘦之義，即引申於省少。許迷者見說文省訓視，媘訓減，凡省少省減省略省益字，均必書作媘，蓋未之思也。

相

相字甲文作[illegible]或[illegible],金文亦作[illegible]或[illegible],皆从目从木,甲文金文木旁通作屮,例如:甲文埶字作[illegible]或[illegible],農字作[illegible]或[illegible],杞字作[illegible]或[illegible];金文封仲敔之[illegible],即甲文之[illegible],籀文之[illegible],石鼓之[illegible]也。或謂[illegible]乃眚字,非是,甲文金文固均無生省作屮之例也。古語「成相」即今之「打連相」。漢書藝文志「成相雜辭」十一篇列諸雜賦,與賦及歌詩別,蓋後世鼓兒辭之祖。荀子「成相」篇與鼓兒辭酷似,所謂「托於成相以喻意」,即如後世託於鼓辭以諷時事也,逸周書「周祝解」亦屬此體。用於此種唱辭之樂器,蓋柷敔舂牘之類,亦八音中木之一種。漢書律歷志云:「八音:土曰塤,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師古注曰:「柷與俶同,俶,始也,樂將作先鼓之,故謂之柷;狀如漆桶,中有椎,連底撞之,命左右擊。」尚書皋陶謨「合止柷敔」,鄭注云:「合樂用柷,柷狀如漆桶,中有椎,合之者投椎其中而撞之,所以節樂;敔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擽之,所以止樂。」爾雅:「所以鼓柷謂之止。」郭注云:「柷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說文云:「柷,樂木空也,所以止音為節。」「控,柷樂也;敔,禁也,一曰樂器控楬也,形如木虎。」按皋陶謨明謂合止柷敔,班固白虎通、鄭注尚書、劉氏釋名、郭注爾雅,均謂柷以始樂,敔以止樂,爾雅所云鼓柷謂之止者,乃謂鼓柷之椎,許氏誤讀爾雅,遂謂柷所以止音為節。周禮笙師云:「舂牘應雅以教祴樂。」司農云:「舂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以兩手築地。」釋名云:「舂,撞也;牘,築也,以舂築地為節也。」按柷敔以木,舂牘易以竹,其中空作聲則一也。禮記樂記:「治亂以相。」鄭注云:「相即拊也。」風俗通亦云:「相,拊也,所以輔相于樂,奏樂之時,先擊相。」鄭注尚書皋陶謨云:「搏拊,以韋為之,裝

之以橐，形如小鼓，所以節樂。又注周禮大師亦云：拊形如鼓，以韋為之，著之以糠。釋名云：搏拊，以韋盛糠，形如鼓，以手拊拍之也。按今時之連相，用木或竹，中空裝以散錢，擊四肢作聲，以與唱辭相和，與柷敔舂牘及搏拊皆相近似，而不全同。禮記曲禮：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以相與歌為對文，是相與歌義近，故鄭注云：相謂送杵聲。舂不相者，正謂舂築臼似舂牘，不作歌聲以助舂，如成相也。古者瞽必有相，蓋瞽矇專於諷誦，別一樂工執相隨之，其人即名曰相，禮記禮器所謂樂有相步，注云：扶工也；此即輔相、相扶助、相人偶、儐相、相互諸義所由起也。兩心相思曰想，此又相互義之引申。說文：箱，大車牝服也，爾雅釋宮：室有東西廂曰廟；（說文無廂字，新附有之。儀禮及漢書周昌傳均作東西箱，漢時尚未用箱為箱篋字。）取相器中空之義也。中空有孔，故相字从目，節樂相瞽皆必選度適當之時以為動靜，詩：相其陰陽；左傳：相時而動；周禮春官：上春相簭；左傳：內史叔服能相人；此諸相字，其義皆為選度，非省視之義。說文

臥

相訓省視，爾雅釋詁相訓視，非確詁也，相之義若為省視，輔相相助之義，藉廂从相之故，皆不得其解矣。

說文：臥，休也，从人臣，取其伏也。按古文目字或橫書，或豎書，橫書者義率為目，豎書者或為衆目，或以象臣伏；臥謂人目下瞰，義與睡同，非臣伏之義。

監

臨

監為鑑之初形，象人臨盛水之器旁，俯首凝目以察其容；古金器文或皿上有畫作𥁕，頌鼎 頌敢 或無畫作𥁕，頌壺 頌敢 盉 鄧孟壺 攻吳鑑。有畫作一或•者，象徵水也。未有銅鑑之前，古以水鑑，尚書酒誥：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是也。古監形制與漢鏡異，其用有二：一以盛水照容，一以盛冰，藏食，周禮凌人：春始治鑑，釋文云：本或作監，鄭注云：鑑如甀，大口，以盛冰，置食物於中，以禦溫氣，是也。韻文云：鑑，大盆也，按存世之古鑑略如古盂，形圓，大口，上大下微小，無足，旁有二耳，耳各有環，或有蓋，或

無益。吳王夫差鑑之銘文曰：「御監」，此監即鑑之確証也，故孳乳為覽。自漢有銅監，乃加金作鑑，或書作鑒，於是古書本作監者，多改為鑑或鑒。尚書鑒皆作監，大學引詩儀監于殷，詩大雅文王作宜鑒於殷，箋云：宜以殷王賢愚為鏡；蕩：殷鑒不遠，箋亦以明鏡訓鑒；此古書之用監而未經後人脩改者也。許氏不識監為鑑之初文，反謂監為鑑字無義之聲；段玉裁竟謂經典多假監為鑑，其昧於文字之古義遂至源流顛倒類如此。漢時製銅鑑，其字別因景作鏡。説文：鏡，景也；釋名釋首飾亦云：鏡，景也，言有光景也；釋天云：景，竟也，所照處有竟限也。按鏡之从竟，乃景之假借，漢鏡銘文省金作竟。大戴記保傳：明鏡者所以察形也，是西漢時已有鏡字。銅鏡有二種：一以取火於日，周禮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鄭注云：夫遂，陽遂也。按夫遂，陽遂，（説文作陽鐩）即禮記內則取火於日之金燧，（內則左佩金燧，鄭注云：金燧可取火於日。釋文云：金燧，火鏡也。）亦即銅鏡，猶之淮南子取水於月之方諸，高注謂為陰燧大蛤也。故鏡訓景；一以照容，今存世諸漢鏡率屬此，故詩鄭箋、廣韻釋器均以鏡釋鑑，至漢末魏初之劉熙釋名，則有鏡無鑑矣。臨象人以目注視品物，與監从人从臣同意，大雅皇矣序傳、小雅節南山何用不監傳箋均云：監，視也；爾雅釋詁：監、臨均訓視；方言：監，察也；詩大明、皇矣箋，臨均訓視，皆監臨从臣，其義為目之証，蓋非目無以視也。説文云：監，臨下也，从臥，衉省聲；臨，監臨也，从臥，品聲；監臨均以臥為義，將謂臥而監臨之

乎？許之說形，明與義不相應，許迷之。朱駿聲亦明知臨臨無臥義，乃詭謂臨為「隱几視下之稱」，以彌縫之，可謂心勞日拙矣。

臤賢臧

說文云：臤，堅也，从又臣聲，讀若鏗鏘之鏗，古文以為賢字。按臤字从臣義亦為目，手持之，目注之，義為固持，加土為堅，土之固也；加糸為緊，絲之固也；加貝為賢，漢書食貨志引周易繫辭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按賢字義為善守貝聚財，故以為賢勞，小雅北山：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傳曰：賢，勞也；賢勞謂聚財守貝，事多而勞，故引申之義為多。禮記投壺：某賢於某若干純，是也，善守貝聚財者恒慳悋，故臤孳乳為掔說文掔固也。為慳。廣韻：慳，悋也。臧字从臣，謂以人監守於內，从爿从戈，謂以兵監守於外。說文謂从臣戕聲，非也。初義本為庫臧，後加艸作藏，蓋謂匿於草內。說文無藏篆，徐鉉新附有之，注云：匿也，漢書通用臧字，从艸後人所加。說文：庫，兵車藏也，府，文書

藏也；廥，芻藳之藏，倉穀藏也；皆從俗用加艸之藏。漢書食貨志：出御府之臧以贍之，尚不加艸；臧加貝作贓，藏又加肉作臟，皆不見於說文。周語：掩賊者為臧；漢書尹賞傳：其羞辱甚於貪污坐臧，此皆不加貝。漢書王吉傳：吸新吐故以練臧，注云：臧，五臧也；周禮疾醫：參之以九藏之動，注云：正藏五，又有胃、膀胱、大小腸，此皆不加肉；蓋食臧取義於藏匿，臧腑取義於守藏也。腎為守水之臟，故字亦从臤。

聲

聲無可象，乃置耳殸（磬）下以象之，義本為一切外物入耳之聲響，引申以為宮、商、角、徵、羽五聲之聲，猶之音本為言出於口之音，引申以為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之音也。

恥　耿

侮辱之言入於耳而慚於心也。

說文引杜林說：耿，光也；詩柏舟：耿耿不寐，傳云：猶儆儆也；廣雅釋訓：耿耿，不安也；按人之面部受刺激則耳熱如火，不安，耿之義猶今人云「打耳光」，亦謂為人批頰耳發火光也。用為耿介字者乃骾之假借。

煩

耳火熱曰耿，頭火熱曰煩，說文煩訓熱頭痛，蓋以事多煩擾或心有所煩惱，則肝火上昇而頭痛也。

頃

說文云：頃，頭不正也，从匕，从頁，按頃為傾之初形，从匕者，匕勺易偏側傾敧，故取以喻頭不正，非徐鉉所云有所比附不正之義，後加人作傾。詩卷耳：不盈頃筐。傳云：畚屬易盈之器也；韓詩說：敧筐也。按頃筐正謂畚箕之屬，器淺易傾敧如匕勺也。（荀子宥坐篇：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敧器焉，楊注云：敧器傾敧易覆之器，故韓詩以敧筐說頃筐。）頃由偏側傾敧引申為偏奇不耦之義，禮記祭義：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注云：頃當為跬；方言：半步為跬，說文作𧻝，訓半步；（玉篇、廣韻：跬、𧻝同，舉一足也；類篇引司馬法：凡人一舉足為跬，跬，三尺也，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也；按半步字當作蹞，說文：蹞，一足也。公羊傳：相與踦閭而語，注云：閭當道門，閉一扇，開一扇，一人在外，一人在內曰踦閭。漢書段會宗傳應劭注：踦，隻也；字林作踦，亦訓隻。）圭無偏奇義，乃借圭為奇以作跬也。公羊宣十五年傳注：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此用頃與說文訓殘田之畸同，皆偏奇不耦之義也。（玉篇云：田百畝為頃，廣韻同。）廣雅釋詁一：畸，衺也，畸，衺不正，亦與頃義同，傾側為時極暫，故用為頃間、俄傾字。

須

說文：須，面毛也，按从彡象毛，隸或譌从水作湏。徐鉉曰：此本須鬚之須，按後加髟作鬚，（玉篇云：鬚，髭須也，本作須。）猶冉字後加須作䫇，（說文：䫇，頰須也。）或加髟作髯。（漢書高帝紀：美須髯，師古曰：在頤曰須，在頰曰髯，說文無髟髯篆。）用為所須、必須字者，借以為需也。

髟 髮

說文：髟，長髮猋猋也，从長从彡。按此當為髮字之初形，音即讀如髮，大徐本說文髟音必凋、所銜二切，無定音，說文髟部三十七字，大率言髮之事，髻訓絜髮（御覽引說文作結髮，按髻即大戴記束髮而就大學之束髮，亦即蘇武古詩結髮為夫妻之結髮。）鬄訓鬀髮，鬀訓鬄髮，髡亦訓鬄髮，尤顯謂髟即髮。說文髮訓根，乃以艸根之發為訓也；又謂髮或作𩬊，古文作𩠐。又漢簡引裴光遠集綴作頪，其形皆不可說，釋名云：髮，拔也，拔擢而出也；此與說文訓根，皆強為之說耳。

㐱

說文彡部：㐱，稠髮也，从彡从人，詩曰：㐱髮如雲，今或作鬒。（今本詩作鬒，髮鬒為㐱之聲化字。）按稠髮乃㐱之引申義，本義象人披髮。說文几部又有㐱，訓

新生羽而飛也。按几部之㐱不見於古書，或謂㐱獨从几部之㐱亦無據。其字與彡部之㐱形聲悉同，亦象人披髮，許氏譌為二字，二義非也。甲骨卜辭祭名有㐱，蓋謂祭時神巫披髮以作法也。加玉作珍，謂靈巫獻玉以事神。爾雅釋詁（珍，獻也。）加走或足作𧼯與跈，（說文𧼯𧽢互訓，𧽢同邅。廣雅釋詁四：邅，轉也。離騷：邅吾道夫崑崙兮，王注云：楚人名轉曰邅。九章湘君：邅吾道兮洞庭，王注亦云：邅，轉也。九章惜誦：欲儃佪以干傺兮，王注云：儃佪，猶低佪也，洪氏補注云：儃佪，不進皃。易屯如邅如，馬注亦云：邅，不進之貌。劉向九歎怨思：下江湘以邅迴，王注云：邅迴，運轉也。集韻：𧼯𧽢，不進貌。類篇：𧼯，𧼯蹈也。廣雅釋詁一：𧼯、跈，履也。玉篇：跈，蹈也。博雅：跈，今之䟢字。）乃謂巫披髮舞旋時緩步之態。加目作眕，加言作診，加耳作聄，謂巫祭時目之所視，口之所告，耳之所聽。古者巫醫不分，故用為候脈之義。（素問風論：聽問其診，此為聄之義。玉篇：聄訓告，此診之義。）說文診訓視，此聄之義也。（三蒼：診，候也。列子力命篇：診其所疾。釋文云：診，候脈也。漢書藝文志：原診以知政，注云：謂視其脈及色候也。此皆以診為聄。）莊子人間世：近石覺而診其夢，司馬注云：占夢也。按占夢則巫之事。加肉作胗，或加疒作疹。（說文：胗，脣瘍也。籀文作疹。三蒼：胗，腫也。廣雅釋詁一：胗，創也。玉篇廣韻均云：瘾胗，皮外小起。正字通：俗呼疸瘡曰疹，此近世新病名。）古者以疾病創瘍皆神為祟也。加歹作殄。（說文：殄，盡也。爾雅釋詁：殄，盡也，又絕也。詩瞻卬：邦國殄瘁。盤庚：我乃劓殄滅之。宣二年左傳：敗國殄民。殄皆

滅絕之義。象巫以髑髏行詛，巫匯獨祝於神以祈福，亦能詛於神以加殃也；加衣作袗，字或作袀，（說文無袀字，袗訓玄服，或从辰作裖，按裖袀之从辰勻，皆㐱之借音，淮南子齊俗訓：尸祝袀袨，高注云：純服也，按袀袨即士冠禮之袗玄（注云：古文袗為均）亦即僖五年左傳之均服，尸祝及冠昏禮皆用之·）巫祝之服也，後漢書輿服志謂秦以戰國即天子位，滅去禮樂郊祀之服，皆以袀玄；而不知袀玄本古者巫祝祀神之服也。說文：駗，馬載重難行也；（按即易屯如邅如之屯·）沴，水不利也；紾，轉也；（考工記弓人，司農注作紾）此从㐱者，皆取趁、邅之義。畛，井田間陌也；按字本作昀，詩經南山：（昀，原隰·）此假㐱為勻，猶袀之假勻為㐱、（廣韻先韻之昀，音同田，注云：地名在絳，是昀有端系讀音，參古音亦在端系，故相假·）禮記曲禮：畛于鬼神，注云：致也，祝告致於鬼神辭也；爾雅釋詁：畛，告也，釋言：畛，致也；此皆假畛為診，亦診為巫告義之一証。軫，車後橫木也；按方言九：軫謂之枕，是假㐱為枕也，淮南子要略訓，以翔虛無之軫，注云：道畛也，文選詠懷詩：連軫距阡陌；此皆假軫為畛也。

鼻

說文：自，鼻也，象鼻形；鼻，引氣自畀也，从自畀。孳乳為劓，鼻刑也。

臭

說文：臭，禽走臭而知其迹者，犬也，从犬，从自。徐鉉曰：自古鼻字，犬走以鼻知臭，故从自。按犬鼻善嗅，故从犬自。孳乳為齅，說文：齅，以鼻就臭也；廣韻齅下注云：以鼻取氣，亦作嗅，論語：三嗅而作；莊子逍遙遊：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臭本謂以鼻取氣，引申之所取之氣亦曰臭，廣韻謂臭為凡氣之總名，是也。易繫辭：其臭如蘭，謂其氣如蘭也；月令：其臭羶，謂其氣羶也。僖四年左傳：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美惡之氣皆曰臭，斯即所謂氣之總名也；詩大雅：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襄八年左傳：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此皆用臭為氣味之義，固無美惡之分也。惡味專字乃後起之殠，說文、訓腐氣，廣韻訓腐臭，腐臭即腐氣。古或假用臭，或云惡臭，郭璞注方言謂苦而為快，猶以臭為香，治為亂，徂為存，反覆用之也；後人據此遂立相反為訓之謬說，按方言：苦，快也，楚曰苦，秦曰了；廣韻了訓慧，訓訖，苦了同訓明，非苦樂之義。考工記：辨其苦良，注云：謂分別麤細。齊語：辨其功苦，注云：功，牢也，苦，脃也，詩采苦陸疏云：苦生田及小澤中，得

霜甜肥而美，是苦之本義為肥而易絕之物，與从夬本義為速決之快、

夬。說在相同而非相反，故方言以苦快了相訓。爾雅釋詁徂訓往，又訓存；

此云存者，乃存問義，非存在義。說文存本訓恤問，月令：養幼小，存諸

孤，存之義為往問，非與徂為對文，猶之臭與香非對文也。古書中訓治

之亂，皆亂之譌，非相反為訓，相反之義，不可為訓也。

臬

說文臬，射準的也，从木从自。說文本云从木从自，未云自聲，徐鉉引李陽冰曰：自非聲，从劓省，非也。按說文劓為劓之或體，皆取義於自，與劓音義相同之劓，已為臬之孳乳，何得謂臬从劓省耶。鼻居面之正中，如射侯之的，故臬字从

自，謂鼻為準。史記高祖紀：隆準而龍顏，文穎曰：準，鼻也。始皇紀：為人蜂準，正義亦曰鼻也。按稱鼻曰準，一謂其如鷹隼之喙，一謂其在面居中隆起也。孳乳為闑，爾雅：樴謂之闑，注云：門閫。說文梱訓門樴，闑門梱，亦以

梱木豎立於門之正中。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置槷以縣，鄭注云：槷古

文臬，段借字，於平地之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疏云：槷柱也，以縣

者，欲取柱之景，先須柱正，欲柱正，當以繩縣而垂於柱之四角四繩，皆

附柱則柱正矣。小爾雅廣器：射張布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

謂之正正中者謂之槷；此皆假槷說文作槸訓木相摩以為臬也。周禮司裘司農注：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以質為之考工記：審曲面埶，乃假埶為臬，以矩審曲，以縣面埶，即以繩縣正臬取直。此百工通用之術，故謂之埶（藝）；樹埶，一藝也，樹臬以測日景，亦一藝也。以埶為臬，不獨音同廣韻埶槸並音魚祭切，臬槷並音五結切，聲母同，為疑韻則陰陽互用。亦且義通，臬之訓法，亦以此。

臱

說文云：臱，宀宀不見也，闕。此依毛本，他本作宮不見也，繫傳作穴宀不見也，徐鍇曰：下蓋象重覆也，宀音綿，慎無聞于師，故闕之。段玉裁從毛本云：宀宀，密緻皃，毛詩曰綿綿，韓詩曰民民，其實一也，上从自，不知何意，故云闕，謂闕其形也。爾雅釋言：臱，密也，注云：緻密，字亦作矊。招魂：遺視矊些，注云：脈也。郭璞江賦：江妃含嚬而矊眇。字林：篡，折竹笢也。說文：矏，下言宀宀，寡下亦言寡寡，按綿綿，矊矊，民民，脈脈，宀宀，寡寡，寡寡，皆重言形況字，單言之則曰矏，寡，矊，脈；說文毛本作宀宀不見近是。臱讀若宀說文：鬢，臱聲讀若宀。臱義為邊遠不見。玉篇：臱，不見也；廣韻：邊，視遠之皃。許云闕者，謂闕其形；其形則見於金文盂鼎邊侯之𠤗。从自从穴从方。散氏盤邊柳之𨘢从自从旁。詛楚文邊競字之偏旁亦作臱，與盂鼎詛楚文並同。漢校官碑匽豆字之偏旁作臱與盂鼎同。老子銘作𨘢，劉修碑作邊均从自从旁，與散氏盤同。自之下从穴从方，或自下从旁，大射儀：左右曰方，注云：方亦旁也。自下無从同者。从同作者，自秦會

稽刻石之臱始，說文篆文多襲秦篆之譌，此一証也。徐鍇謂冂象重覆，錢大昕謂冂為次之古文臱省；皆緣說文篆文之譌形以立說也。从自从穴金文从穴之偏旁或作∩，徐鍇本作穴山不見意，亦以為从穴，玉篇廣韻臱及从邊之字皆从自从穴从方，或云∩為丙義不可通。从方或旁者謂人能見遠物而不見其眼下之鼻，鼻穴兩旁益邊遠矣；故由臱孳乳之字其義率為邊旁，或邊遠說文：邊，行垂崖也；爾雅釋詁：邊，垂也；垂即陲；廣雅釋詁四：邊，方也；方即旁；⿱宀臱，⿱宀臱⿱宀臱不見也；櫋，屋櫋聯也釋名：梠或謂之櫋，櫋，緜也，緜連榱頭使齊平也；榱即椽，櫋為屋檐邊；矏，目旁薄緻宀宀也目旁即目四邊；籩，竹豆也說文籀文作𠥾，匚象有籐邊之竹豆，爾雅釋器：竹豆謂之籩；疏云：籩以竹為之，口有籐緣，形制如豆。

息

呼吸之氣由肺達於鼻，古人誤以為氣發於心，以鼻為竅，故息字从自从心，疾息為喘見說文，史記倉公傳：令人喘逆氣不能食。飲食氣逆不得息曰旡見說文，氣息不逆則安矣，故廣雅釋詁息訓安，釋言息訓休，休息即安義；孳乳為熄，義為止火孟子：安居而天下熄，皆取休息之義。呼吸之氣息息相生無間，故息之引申義為生長漢書宣帝紀：刑者不可息，師古曰：息謂生長。為蕃息周禮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漢書五行志：災息而禍生，注謂蕃滋也。又用為子息字戰國趙策：老臣賤息舒祺最少，尸子：棄黎老之言用姑息之語，注云：姑，婦也，息，小兒也，

思

襄廿八年左傳：廢嗣宇子息。子之婦亦曰息，近世加女作媳（見字彙）。引伸之，出錢生利亦曰息。史記孟嘗君傳：貸錢多者不能與其息。索隱云：息猶利也。山海經：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息壤謂土自生長者。思之官能在腦，古人誤以為心亦思之官能，故思字从囟（隸變譌作田），从心。

細

說文：細，微也。按用腦之事貴小心細密，察及至微；物之微細者亦恒以絲喻之；故細字从糸从囟。

慮

說文：慮，謀思也，从思虍聲。周禮：朝士慮刑貶，故書作憲。宣十二年左傳：前茅慮無。杜注云：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蹹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漢書溝洫志注：慮猶恐也。据此，慮為有所戒懼而謀思之義，故从虍。

𡿺

說文：𡿺，頭髓也，从匕，相比著也，巛象髮，囟象𡿺形。孳乳為㛴，說文云：㛴，有所恨痛也（廣韻又有惱，訓懊惱），从女𡿺聲。按說文有匘篆無𡿺篆，蓋本只作𡿺，或體加匕，謂𡿺形如匕勺，今語猶云𡿺勺；廣韻又有腦（左傳、素問、春秋元命苞，均作腦），今頭腦字仍用此。廣韻：碼碯，寶石（或作瑪瑙），此梵文連語，對音無義。

念

說文，念常思也。今，是時也；念謂時時思之。左傳引夏書念茲在茲，是也；故念字从今从心。孳乳為稔，說文訓穀熟也；僖二年左傳：不可以五稔，晉語：鮮不五稔，鄭語：不三稔矣；按禾一熟為一年，稔者一年紀念之義。

愛

說文：㤅（㤅）惠也，古文作𢟪（㤅）；按㤅之从旡，猶欲次欿之从欠，謂心有所貪得也；今用愛。說文：愛（愛）訓行皃，从夊，㤅聲；廣韻云：愛，憐也，說文作㤅；按愛當為有所貪戀而行遲之義。

患

說文：患，憂也，从心上貫吅，吅亦聲，𢝊古文患。按串、𠰥、均象寶貨成串，說在慢藏誨盜，心有所憂也。許氏謂从心上貫吅，其自訓吅為驚呼，不知何以貫之？

列

說文：𠛱（列）分解也，从刀，𡿪聲；𡿪，水流𡿪𡿪也，从川，列省聲；徐鉉曰：列字从𡿪，此疑誤，當从歺省。按徐說是也。古鉢列字正从歺，說文之𡿪當為甲文𣦼或㳒之譌，从歺从水，非从川，義蓋為穿井及泉。說文阱或穽之古文汬，當亦此字。井已有水，非陷阱矣。後出之洌字，說文訓水清

也，引易曰井洌寒泉食，亦即𣦵水之譌變，𠛱並非从𡿪，乃从巜，从𣦵，从刀，隸變去巛固非，从歹作列則是；巛為亂髮非川，𣦵為骨肉之殘，刀所以分鮮骨肉與髮也。此即裂字之初形，義謂人受斬裂之刑，髮與骨肉俱零亂。說文𣦵訓𠛱骨之殘，𠛱訓分解，均為確詁，𣦵即骨肉分解之殘也。大戴記曾子天圓注云：列，䟫辜也；廣韻虞韻之列亦訓列殺，皆正列字之本義。故由列孳乳之字，率有肅殺之義。說文：裂，繒餘也；莊子天下篇：道術將為天下裂。注云：裂，分離也；廣雅釋詁一：裂，分也。禮記內則：衣裳綻裂。裂字亦作𥿐，廣雅釋詁二：裂，裁也，三：𥿐，帛也。茢，芀也；說文：芀，葦華也。苕，艸也。蓋一字。周禮桃茢注：苕帚，所以埽不祥。檀弓桃茢注：萑苕。玉藻桃茢注：茢，苕帚也。襄廿九年左傳桃茢注：黍穰。審是，茢乃葦黍等其秀已落可為帚者，固不限於芀也。𥝩，黍穰也，說文：穰，黍𥝩已治者。烈，火猛也；方言十三：烈，暴也。颲，烈風也；風俗通：猛風曰颲。𪙸，齒分骨聲；廣韻：𪙸，齧也。按為齒狠骨之聲。廣韻：㤠，疫癘；洌，寒也，詩小雅有洌沈泉，玉篇云：洌，寒氣也。按洌即洌之變，猶涼之變凉。易井卦：井洌寒泉食，說文引作洌。鮤，刀魚也，一名鱴刀；見爾雅。鴷，啄木；爾雅：鴷，斲木。按即啄木鳥，常啄樹食蟲。古者戮俘人，以之祭祀或殉葬，皆排成行列，从象列二人，巽象列跽形二人於丌上，顛象列二頭於丌上；今發掘殷墟墓中亦有髑髏排成行列。故用為行列字；迾訓遮，乃取義

於行列。禮記玉藻：山澤列而不賦，注云：列之言遮列也。此用列，不加往。䮋訓次第馳，亦取行列之義。說文：例，比也。禮記服問上附下附列也，注云：列，等比也。分別比例之義古只作列，後加人作例。周禮司隸厲禁，注：厲，遮例也。此以例為列。

𣦼 歺

說文：死，澌也，人所離也，从歺从人，隸或作死。

說文：𣦼，殘穿也，从又从歺，讀若殘。歺由骨肉之殘，引申為凡物之殘。說文：𣧠，禽獸所食餘也。殘，賊也。後概用殘為𣧠。加手作𣦼，謂以人力穿殘之也。故叡、𡨄、叡均从𣦼。說文：稻重一秳，舂為米十斗曰糲，舂為九斗曰糳，舂為八斗曰毇，為米六斗大半斗曰粲。此米之至精者，謂以杵臼舂殘之也。用粲為鮮明盛美義者，又精米義之引申。說文：餐，訓吞也，或从水作湌。字林：餐，訓吞食。漢書高后紀：列侯幸得賜餐錢，韋昭云：湌，小食也。韓信傳：令其裨將傳餐，如淳曰：小飯曰餐。列子說符：餐以餔之，注云：餐，水澆飯也。餐或湌之初義，當為殘飯澆水食

之以為小食，从𣦵取殘餘之義也。釋名云：飧，散也，投水於中解散也；詩伐檀正義引說文飧水澆飯也；从夕食，此皆譌飧為飧也。飧从夕食，說文訓餔也；周禮天官宰夫注司農曰：飧，夕食也；與餐飧形聲義俱不同，故伐檀釋文云：說文作餐，字林云：呑食也，爾雅釋言釋文云：飧本可作餐字林作飧，云呑食，此飧明為飧之譌矣。

濬 壑

說文：㕡，溝也，从𣦵从谷，讀若郝，或从土作壑；叡，深明也，通也，从𣦵从目，从谷省，古文作睿，籀文作叡。以芮切。容，深通川也，从谷从𣦵，𣦵，殘地，阬坎意也，虞書曰：容畎澮距川。說文川下引虞書曰：濬くく距川，言深くく之水會為川也。或从水作濬，濬古文容。私閏切。按㕡、叡、容、睿三字形義皆極近，㕡去又則與容為一字，睿从目猶容从口，皆謂缺處通川之路，非从人目與人口；以缺處空明言，曰叡曰睿，以掘深缺處以通川以成井言則曰容，故容字或从睿作濬。說文又有⿱𣦵井，訓坑也，从𣦵从井，疾正切。形亦容睿之類，義為穿井，井亦地坑缺處之加深者也。說文別有訓抒之浚，實乃借叚為容之聲化字。詩小弁：莫浚匪泉，左氏莊九年：冬浚洙，孟子：使浚井，可証；

䚻　䍃

夋孳乳於允，無穿殘之義。

說文：䚻，徒歌，从言，肉聲；䍃，瓦器也，从缶，肉聲；徐鉉謂當从䚻省乃得聲，然（則䚻又从何省乃得聲耶？不知䚻䍃之从肉皆非聲也。）嗂，喜也；戴侗六書故引唐本說文又有謠；按䚻、䍃、嗂、謠實為一字，皆徒歌也，古書概作謠。（䍃隸或誤作䍃，因之謠亦誤作謡，遙亦誤作遥。）詩：我歌且謠。傳云：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韓詩章句亦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故用為童謠、謠諑字，以其皆無稽之言也。䚻、䍃，从肉猶从口，謂徒以肉口歌之，無絲竹也；从缶，謂雖無絲竹或擊缶而歌。方言、說文、廣雅，均誤以䍃為瓦器。加女作媱，說文訓曲肩行皃；楚辭王逸九思：音晏衍兮要媱，注云：要媱，舞容也，洪氏補注引方言：江沅之閒謂戲為媱；是媱謂徒歌且舞也。加足作⿰足䍃，說文訓跳也，此亦謂歌舞；加手作搖，說文訓動也，爾雅釋詁訓作也；蓋徒歌不合樂而以手動搖作勢也。字亦作⿰扌䚻（考工記矢人：夾而搖之，釋文云：搖本作⿰扌䚻；漢書天文志星名作招搖，搖動作⿰扌䚻。）加系作繇，說文訓隨從也，謂

一系列之人，隨從相和而歌也，字亦作繇。爾雅釋詁：繇，道也；昭二十六年左傳，繇朐汰輈；呂覽：必繇其道；史記孔子弟子傳：魯顏無繇字路；爾雅釋文：繇，䌛以下為搖；漢書元帝紀：不知所繇；楚元王傳：繇是怨嫂；此皆借繇為由也。徐鉉不知名言岳一字，謂繇字今俗从岳。加人作傜。說文訓喜也，字亦作傜或徭，王制注：不給其傜役；周禮天官冢宰：徒百有二十人，注云：此民給傜役者；玉篇云：傜，役也。或即用䌛、繇、漢書宣帝紀：擅興繇役；景帝紀：省繇賦。謂行役人众相隨行且歌以為喜樂也，加彳作遙，說文訓行遙徑也；謂于役者歌以行遠，字亦作遙或遙。漢書郊祀志注：遙，遠也；方言云：遙，疾行也；又遙，遠也；莊子秋水篇：遙而不悶，即謂歌以行遠，故不悶。詩清人：河上乎逍遙；白駒：於焉逍遙；莊子逍遙遊；離騷：聊浮遊以逍遙，亦即閒適不悶之義。此皆可証名言岳非異字，岳非瓦器也。詩木瓜之瓊瑤瓊琚皆連語，無義，且皆在玉石之間，非瓦器。

散

說文㪔（㪔）分離也，从攴从𣏟，𣏟，分㪔之意也；𢿱，繳𢿱也，从隹，㪔聲，一曰飛𢿱也；散，雜肉也，从肉，㪔聲；（隸變為散）曶鼎又有𢿵及𢿵，此从艸與散氏盤作𢿵同，从貝或員，不从肉；按𣏟為朩之複體，朩訓分枲莖皮，引伸以為凡分離之義。依𢿱為鳥之分散，𢿵為財之分散，則散應為肉之分散，非雜肉之義。㪔、𢿱、𢿵、散義均為分散，只形之繁簡不同耳。古書均作散，㪔字未見，分散飛𢿱亦未必有別。

㞟

說文云：㞟，髀也，从尸，下丌居几。徐鍇曰：丌几皆所以居止也；然則與尻字無別矣，非是。从丌謂㞟為人之下基，不應丌几竝用。或从肉隼作脾，或从骨殿聲作臀。周易考工記國語周語均作臀，从肉。廣韻臀下引廣雅云：臀謂之脽，與尻脾臀竝音徒渾切。脾之从隼，猶脽之从隹，皆取義於隆起。說文脽，尻也；鍇本作尻也。漢書武帝紀：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如淳云：脽者，河之東岸特堆，堀高十餘丈，師古云：以其形高起如人尻脽，故以名云。尻凡如几又為殿，殿又加竹為⿱竹殿，說文殿訓擊聲也，⿱竹殿訓榜也；廣韻殿音都甸切，⿱竹殿音徒渾切，按古音先韻字多讀臻韻，合口則在諄、文、魂韻，故殿與尻、脾、臀、⿱竹殿同讀。急就篇：盜賊繫囚榜笞臀，以臀為之。殿、⿱竹殿同謂以竹殳擊臀也。廣韻釋詁三：⿱竹殿，擊也。殿用堂殿字者，即取義於尻之隆起。初學記引蒼頡篇：殿，大堂也，御覽引說文：殿，堂之高大者也，按堂殿有陛四緣皆高起，漢書黃霸傳師古注曰：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為殿；史記秦始皇本紀：始作前殿，專以天子宸居為殿，秦以前未有也。劉熙釋名以殿釋臀，意謂臀取義於殿，然則殿與尻何所取義耶？殿用為殿後、殿最字者，臀居人身之後部也；擊乳為沉澱字者，澱亦作[illegible]，臀為下體也；此皆非取義於堂殿。

尻

說文：尻，脾也；按尻从九者說在九。

尾

說文：尾，微也，从到毛在尸後，古人或飾系尾，西南夷亦然。

尿

說文：𡱁，人小便也，从尾，从水；大徐本音奴弔切，隸變从尾省作尿。

屎

說文：𦳊，糞也，从艸，胃省，按胃、𦳊、糞所从之米，皆米之變形，似米而非米矣；从艸者，不獨獸食艸，人之初亦食艸也。莊子知北遊：道在屎溺，漢書天文志有天屎星；此可証屎字自西漢已有之，玉篇、廣韻均以屎為𦳊之俗字，非也。詩大雅民之方殿屎，說文引作唸㕧，史記廉頗傳之三遺矢，假矢為屎也。

尼

說文云：尼，從後近之也。按尼象女陰在尸後，鳥獸牝牡之交，皆從後近之。堯典：鳥獸孳尾，傳曰：交接曰尾；是也。今語猶曰交尾，尾不可交，乃謂尾下之器，猶之𡱁(尿)从尾水義為小便，亦謂尾下器官所出，非尾之有水也。尼孳乳為昵，說文：暱，日近也，春秋傳曰：私降暱燕，(今本作昵宴)或从尼作昵；按尚書高宗肜日：典祀無豐于昵，說命：官不及私昵；傳云：昵，近也，秦誓：昵比罪人，疏云：昵親近也，此均作昵；詩菀柳：無自暱焉，左氏隱元年傳：不義不暱，僖二十四年傳：暱就寡人，此皆

作暱，說文匽訓匿，蓋匿、暱、昵、與匽、宴、晏、為同義字，皆謂昵於女子而晏起（說在匽）義起於尼，非日近也。爾雅釋詁，尼止也；（孟子止或尼之，即曳而止之也。）廣雅釋詁一，尼，安也；亦均取義於私昵宴安。尼又孳乳為屔為⿰言尼。說文屔，反頂受水丘也；泥，泥水也；按屔、泥一字，泥之本義非水名，說文屔丘字，爾雅釋名均作泥丘，（爾雅云，水潦所止泥丘；釋名云，水潦所止曰泥丘，其止汙水留不去成泥也。）可証屔謂受水凹処，故从丘，泥謂凹処受水成泥，故从水，此合二字以見義之一例也。（易震卦，震遂泥，李鼎祚集解引虞注云，坤土得雨為泥；即爾雅水潦所止泥丘義也；釋名釋宮室云，泥，邇也，邇，近也，以水沃土使相黏近也；成國此釋頗得泥孳乳於尼之義。）柅从尼者，（鉉本說文，杘或作柅，訓籆柄；又別有柅篆，訓木也，實如梨；按鍇本別無訓木若梨之柅篆，徐鉉謂杘之或體柅為重出，非也。）通俗文，張絲曰柅，字正作柅，可証柅非木名，猶之泥非水名。取尼之止義也；易姤卦，繫于金柅，馬注云，金柅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令不動也；蜀才本作尼，王肅本作抳，廣雅釋詁三，抳，止也。忸怩（說文新附，忸怩慙也；書五子之歌，孟子，廣韻均作忸怩。）旖旎雖屬連語，而第二音之怩，旎亦取義於女性之羞顏及搖曳多姿也，

支

手持木為丈，即杖，手持竹為支，即枝，支字說文篆文作攴，訓去竹之枝也，从手持半竹；丈字說文篆文作攴，訓十尺也，从又持十。按手持十費解，篆文支蓋丈之譌，古文十作丨，故丈譌作支，然丈之丨乃木幹非十也。丈、父、尹三字形義本無大別，而其用不同，音乃各異。故論語孔注：丈者，訓老人，說文父訓家長舉杖率教者，其以丨為杖則一也。用丈為十尺字，猶之用石為十斗字也，說文云：周制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後因丈專用為丈尺、丈夫字，遂加木作杖說文：杖，持也，曲禮：席間函丈；論語：丈者出，均作丈不作杖。加人作仗風俗通：仗，力戟之總名也；說文無仗，廣韻仗訓憑仗隸變丈篆作支，支篆只得作丈矣、攴象手持竹枝說文謂从持半竹，亦費解。竹枝之歧衺與木枝同，凡从支之字，率有歧衺或傾衺之義，歧枝皆傾衺不正也。說文：枝，木別生條也，詩芄蘭之支，本支百世。曲禮：支子不祭。後漢呂布傳：中小支。此皆作支不作枝。郂，周文王所封，或从山作岐，因岐山以名之也，古文从枝作⿱枝山；按岐山山有兩枝，故名。⿰鬲支，三足鍑也；翄，翼也；或書作翅屐，屩也；三蒼：屐，木屩也。按从支謂屐下有二木。跂，足多指也莊子天地篇：能有所藝者，

技也，注云，技者，萬物之末用也；字亦作伎，法言，君子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史記馮驩傳，無他伎能；廣韻妓訓女樂；按技謂枝葉末藝，在人曰伎，在婦人曰妓，字亦作技。頍，舉頭也；釋名釋首飾，簂，魯人曰頍，頍傾也，著之傾近前也。攴，傾也；按攴枝與匕勹均有傾衺義。攱，攱嘔也；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作攱嘔，傾側不安也，按攱从危，危亦傾側不安之義，玉篇廣韻又有崎嶇。攲，持去也；荀子宥坐篇有攲器焉，注云，傾攲易覆之器，按說文攲从支，奇聲，乃孳乳於奇；奇亦有畸衺不正之義。廣韻又有岐，訓岐路。廣韻之岐即說文之跂从止猶从足。海外南經，岐舌國，爾雅釋宮室，二達謂之岐旁，皆作歧。

尹

文、父、尹三字形義固無大異，亦非完全相同，其用則益各別。文為拄杖，父為掘土之短杖，尹則兵杖也；或謂父尹二字同形同義，非也，近出土之矢令彝一器銘中三尹字均作[illegible]，三父字均作[illegible]，父象手執短壯而削尖之杖，即木斧；[illegible]象手執長棍，法國考古學家在法國瑞士湖穴中發見酋長所用之指揮棒（bâton de commandement）即此物也。此形之不同也。父謂家長舉斧率耕；尹謂酋長持棍率戰，故尹加口為君。此義之不同也。周之相曰師尹，楚之相曰令尹，猶氏族時代統兵酋長之遺意。氏族社會由統兵大酋長演化而為君王。

秉

兼

說文：兼，禾束也，从又持禾。秝，并也，从又持秝，兼持二禾，秉持一禾。詩大田：彼有遺秉，傳云：秉，把也。小爾雅廣物：把謂之秉；按秉本象手持禾束一把，引申之義，手持他物亦曰秉，爾雅釋詁：秉，執也。廣雅釋詁二：秉，持也。所持之處亦曰秉，史記天官書：斗秉兼之。管子小匡篇：治國不失秉，注云：秉，柄也。左氏哀十七年傳：國子執齊秉，服注：權柄也。孳乳為棅，聲化為柄。說文：柄，柯也。或从秉作棅。今語皆用把，兼象手持二禾，孳乳為廉，即簾字之初形，謂并禾稈以為簾也；以布為之曰㡘，音與簾同。說文：㡘，帷也；釋名釋牀帳：㡘，廉也，自障蔽為廉恥也；故廉引申為廉潔、廉恥字。廉，从广，謂蔽堂之一面，故引申為廉隅字。九章算術：邊謂之廉，角謂之隅。後專以廉為廉恥、廉隅字。本義為引申義所奪，乃加竹作簾。說文：簾，堂簾也。廉用為廉察字者，覝之假借也。說文覝：察視也，讀若鎌。羙从火，干聲；按羙謂以干推火；覝謂火光明可察見。兼孳乳為歉，說文訓食不滿；廣雅釋天一：穀不升曰歉。為謙，周書或稱得位不謙，注：史記樂書故禮主其謙，王肅注：均訓謙為損。為慊，孟子：吾何慊乎哉，注云：慊，少也；坊記：貴不慊于上，注云：慊，恨不滿之貌也。為溓，說文溓水訓為鎌，釋名釋用器：鎌，廉也。體廉薄也。為嫌，說文：嫌，不平於心也。按慊嫌均又訓疑，疑似近似，乃不滿足義之引申。皆取兼并起於不足之義。

帚（掃）埽婦歸妻疌侵

說文：帚，糞也，从又持巾埽門內，古者少康初作箕帚。埽，棄也，从土从帚。廣韻埽訓埽除，掃同。婦，服也，从女持帚洒掃也。歸，女嫁也，从止从婦省𠂤聲，籀文作𡚿。妻，婦與夫齊者也，从女从屮从又，又持事妻職也。疌，疾也，从止从又，又手也，屮聲。侵（隸省作侵）漸進也，从人又持帚若埽之進，又手也。按古者帚以萑苕、葦華、黍穰、王彗，或竹為之，巾以拭㕞，不可以之掃除，箕帚字不應从巾。甲文金文凡帚及从帚之字均作𣏟，無一从巾，說文誤以帚首為又帚末為巾，諸文字中置物之𠀠即架，許

氏概不識之。埽謂以帚掃土，優謂人持帚以埽。𠬝从又持帚，亦可証帚非从又持巾也。婦謂服事家庭，妻謂婦與夫齊，故二字異讀，其形義固無大別。妻字甲文从𠂢或𠂇，篆文从屮，皆謂萑苕之類，是妻字从女持帚，與婦同。歬(疌)字上从手持帚，與妻同，下从止，謂手足之敏捷也。歸字甲文金文或以帚為之，或作歸。古者嫁女或以帚為媵器，故即以帚為歸；从𠂤，謂送女人众；晚周金器文及石鼓文之从辵，籀篆之从止，義為往。

雪　彗

說文：彗，掃竹也，从又持甡。或从竹作篲，䨮(隸省作雪)，凝雨說物者，从雨彗聲。按說文甡訓众生竝立，彗之从甡，謂束衆竹或萷為帚手持之以埽。廣韻彗即訓帚；爾雅釋艸：萷，王蔧。注云：似藜，其樹可以為埽蔧，江東呼之曰落帚：此亦帚不从巾之証。彗用為彗星者，謂其星之尾如帚也，今語曰掃帚星。後加竹作篲，史記高祖紀，

擁篲注：帚也。雪無可象，甲文作[甲文字形]，以手取凝雨以象之。篆文作雪，以彗掃凝雨以象之。

灰　盡

說文：灰（灰）死火餘㶳也，從火，從又，又，手也，火既滅可以執（㶳）火餘也，從火聿聲，徐鉉曰：聿非聲，疑從聿省，今俗別作燼，非是，盡（盡）器中空也，從皿，㶳聲，按甲文有[甲文字形]，從又持丨撥火，當即㶳字，聿即㚒，非聿也。盡字甲文作[甲文字形]，從又持木滌皿，食盡滌器，故器中空而有終盡之意，非從㶳聲，㶳乃[字形]之譌也。

叟

說文：[篆文]叟，入水有所取也，從又在回下，回古文回，回，淵水也，讀若沫。隸變作叟，形與叟混，孳乳為沒（說文訓沈也），為頭（說文訓內頭水中也），為殁（說文訓終也，又作殁）。

突（罙）

說文：突（[篆文]），深也，一曰竈突，從穴，從火，從求省（式鍼切），隸變為突或罙，按突從又，非求，持火以探深穴，故孳乳為探，為深（深之本義為不淺，說文以為水名，非是，深之本義非水名，亦猶油、溢、淹、溺、蕩、灌、溉、溜、淮、泗、濁、泥之本義非水名，水經注：深水下引字林，深水一名邃水，是深水之名乃取義於深邃，說文突下云：深也，測下云：深所至也，此皆可証

反及

深非水名。琛从罙者，詩泮水：來献其琛，傳云：琛，寶也；本說文無琛字，御覽引說文有之。今寶物恒探深穴而得之也，詩殷武：罙入其阻，傳云：罙，深也；古書未見用罙為竈突字者，由罙孳乳之字亦無竈突義。

說文：及，逮也，从又，从人，徐鍇曰：及前人也；反，覆也，从又，厂反形。按金器銘文及字多加彳作彶，說文彶訓急行，象逃亡者向前急奔，追者從後及之也，反則謂追者返至厂下古者因山石之厂以為屋也覆命也；此亦合二字以見義之例。反孳乳為返，說文訓還也，春秋傳从彳作⿰彳反。為版，說文訓判也，周禮小宰聽閭以版圖，注云：版，戶籍也，司書掌群臣之版，司農云：版，名籍也；字亦作板，从木猶从片，蓋戶籍書於木板，論語式負版，以木板為之故云負，後用為凡已判之木板字。逃亡及追回皆必載之戶籍也。為阪，說文云：坡者曰阪；廣雅釋詁二：阪，衺也；呂覽：孟春阪險原隰注：阪險，傾危也；書立政阪尹，鄭注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字亦作坂，漢書地理志蒲坂縣注：孟康曰：秦人還蒲于魏，魏人喜曰：蒲反矣，故名；文帝紀：帝從霸陵欲西馳下峻坂，袁盎諫乃止；是阪坂之从反，謂其衺險不可前行而返還也。為販，說文訓買賤賣貴也，按販謂反覆買賣以為利。為飯，說文云：飯，食也，禮記玉藻：飯飧者，三飯也；白虎通：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少牢禮注云：食大名，小數曰飯；飯從反者，謂一日數次反覆食之也。諸凡从反之字，皆無覆掌之義，說文所云从又厂反形，似謂

象反手形，非也；後出之扳字，廣韻訓挽也，又云同攀，引也。說文云：𠬜，引也，从反廾，或从手从樊作攀（即攀）扳即𠬜之聲化字，義亦非反手。

曼

說文云：曼，引也，从又，冒聲；按曼非冒聲，乃从又引曰（即帽）蔽目，與正冠之義相反，故由曼孳乳之字率為引長、弇蔽、不敬諸義。說文：蔓，葛屬；按謂引藤，曼生之屬。⿺走曼，行遲也；按行遲即支曼義之引申，今用慢。慢，惰也，一曰不畏也；嫚，侮傷也；按字亦作優，禮記雜記：時人倨優。謾，欺也；漢書兩龔傳：婧謾亡狀；翟方進傳：輕謾宰相；謾罵字漢書高本紀作嫚罵；按慢、嫚、謾三字同為輕侮不敬之義，禮記緇衣：可敬不可慢，正以敬慢為對文。幔，幕也；⿰車曼，衣車蓋也；廣韻：⿰車曼，戰車以避矢也。鰻，鰻魚也；按鰻鱺一物，今俗即謂之鰻鱺；玉篇云：鱺魚似蛇，無鱗甲，長似蛇，故字从曼。槾，杇也；鏝，鐵杇也；說文杇下云：所以涂也，秦謂之杇，關東謂之槾；爾雅釋宮：鏝謂之杇，李注：塗工作具也；孟子作墁；按木製者曰槾，鐵製者曰鏝，杇者以之塗土牆，故从土作墁；圬者塗牆，以次蔓延，故从曼。縵，繒無文也；按縵即今所謂無花紋之素紬，春秋繁露：庶人衣縵；即幔義之引申，又引申之，凡不隆重之物皆稱縵，晉語：乘縵不舉，注云：車無文也；漢書禮樂志：縵樂鼓員十三人，注云：雜樂也；食貨志縵田注云：謂不為甽者也。

圣

說文圣篆下云：汝潁之閒謂致力於地曰圣，从土，从又，讀若兔窟；按以手發

土曰圣，以木棍發土曰氏，氏為厥、橛、撅、劂、闕之語源；圣則為堀、窟、崛、掘、淈、搰之語源，皆古語圣不僅為汝潁間方言，圣加心作怪者，掘土以生殖穀物，初民心中以為怪異也。廣韻又有恠，以為怪之俗字；按在謂插木於土中，其生殖也，亦以為怪異，是恠雖後出之字，从在猶从圣也。

拾拿

說文：拾，掇也；掇，拾取也；拏，持也；拏，牽引也。大徐拏拏均音女加切。按拾从手合，即手之所接洽，故義為取；拏、拏同象以手執女俘，與妥同義，與拾異義，同為丮持與牽引，乃引申之義。淮南子覽冥：美人拏首墨面而不容，注云：拏首，亂頭也；此正肖女俘被執時之容。九辯：故煩拏而交攬，注云：拏一作拏；煩拏，擾亂也；漢書嚴安傳：禍拏而不解，注云：拏相連引也；蒼頡篇：拏，捽也，引也；西京賦：熊虎升而拏攫，注云：相搏持也；史記霍去病傳：漢匈奴相紛拏，注云：相牽引也；漢書注云：亂相持搏也；此皆起義於捕攫群俘時相搏持之紛擾。今俗作拿乃取

拾之形讀孥孥之音義則二者兼用之。

拋 ——

（作者至此輟筆）

霆　說文，霆雷餘聲也。按以廷象疾雷聲。凡象聲字皆借音無義。

雹　說文，雹雨冰也，靁古文雹。按靁以畾象冰雹形，雹以包象冰雹擊屋瓦聲。廣韻雹在覺韻，音蒲角切(po)，正象此聲，猶之礮砲以駮包象發石聲也。

震　說文，震劈歷振物者，從雨，辰聲。春秋傳曰，震伯夷之廟。古無舌上聲，辰讀如廷，震亦以辰象疾雷聲，與霆同。

霹靂　爾雅釋天疾雷為霆霓，注云，雷之急擊者為霹靂。按以辟歷象疾雷聲，說文作劈歷，釋名作辟歷，均不加雨。

淅　孟子，接淅而行，說文淅汰米也，假以為淅瀝字。

瀝　說文，瀝浚也，一曰水下滴瀝。魯靈光殿賦，動滴瀝以成響，皆謂雨水下滴聲。謝惠連雪賦，霰淅瀝而先集，此謂雨雪聲也。

瀟　詩鄭風「風雨瀟瀟」，按本用蕭，以象風雨聲，後加水。荊軻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即不加水。

颼　玉篇：颼颼，風聲。

颯　宋玉風賦有風颯然而至。杜甫寓同谷詩「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溼」。此以「立」象風吹雨打之聲，引申爲衰颯字。

颳　字彙：颳，惡風，音古滑切。按颳以舌(𠯑)象風聲，猶之活以舌象水聲。今語「颳風」爲風起之義。

淜滂　宋玉風賦「飄忽淜滂」，此謂大風擊物聲也。詩小雅用滂沱爲大雨聲，借沱以象聲也。玉篇、廣韻並以霶霈爲大雨，說文只作滂沛。

崩　說文：崩，山壞也，古文作𡶶。按以朋象山阜崩壞之聲，以配象崩聲之⿱山配，說文訓崩聲，廣韻⿱山配在隊韻，與登韻之崩爲陰陽

隤　潰　隊　隋

互用。

說文：隤，下隊也；潰，漏也；蒼頡篇：潰，旁決也。漢書文帝紀大水潰出，注亦云：旁決曰潰。按隤從貴象山崩聲，水決亦如山崩，故亦以貴象之。

檀弓：退人若將隊諸淵。說文：隊，從高隊也。按以豕（當與隊同讀徒對切）象從高下墜聲，後專以隊為兵隊字，乃加土作墜，見說文新附。隊用兵隊字者，（襄十年左傳：以成一隊，注云：百人為隊。淮南齊俗訓：襄子疏隊而擊之，注云：單二百人為一隊。）假借以為同音之𠂤也。𠂤本象人眾足跡，故孳乳為師；聚人成𠂤，如聚人成堆，（徐鉉以堆為𠂤之俗體則非也。）故𠂤又有堆音，（從𠂤之追即取此音）義與師同，而分為小部者也。（文十六年左傳：楚子乘驛會師，分為二隊，注云：隊，部也，兩道攻之。）

說文：敗城曰隓，篆文作墮，徐鉉曰：今俗作隳，音許規切；陊，落也，徐鉉曰：今俗作墮，徒果切。按說文訓裂肉之隋，訓不敬之惰或憜及古文媠，訓山皃之隓，訓車笭中橢器之橢，徐鉉

亦均音徙果切。陸當為隋之籀文，省肉重左者，篆文則增土作墮，隸或寫作隓（非陊之或體），是陸、墮（隓）、陊，音義悉同，陸墮亦當有徒果切之音也。說文陸下徐鉉注曰：按陸與墮同，墮今亦音徒果切，則是陸兼有此音。說文謂陸從差聲，而無𢀩篆，其為隋之籀文重左省肉無疑。謂隋從肉、從陸省，而陸本為隋省，字從阜，又與裂肉義絕遠，窮究其本原，裂肉之字本蓋作肴，乃從肉、從𡍮省，如左傳鄭子䗐，說文引作齹，例義為祭後差餘之肉也。周禮小祝贊隋注：隋，尸之祭也，守祧既祭則藏其隋注：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隋蓋謂尸既祭所餘殘肉。隋從肴，猶之陊從多，乃以肴與多象城阜敗落之聲。隋、嫷、隓，以及訓髮隋之鬌，說文：鬌，髮隋也；廣雅釋詁二：鬌，墮也。則皆從隋省，非從肴，以其取義於隋落、非取義於裂肉也。

塌坍

由陰、陽、入之互用，墮乃變為坍塌，陳琳討曹操檄文：「發頭塌翼」，集韻：塌，墮也；玉篇以塌為古文墮，此皆以塌或闒象土崩

之聲，引申為凡下墜義。廣韻：坍，水衝岸壞，音他酣切，正字通謂坍乃坍字之譌。字彙則以坍為古坍字；今用坍亦以冉或丹象土崩之聲。說文：艸木皮葉落陊為蘀。詩曰：十月隕蘀。按此亦讀入聲。

磕 瑲 滄 浪

說文：磕，石聲。今以為「磕頭」字，象叩頭時額觸地聲也。

說文：瑲，玉聲也。

說文：浪，滄浪水也。按倉良，以象水聲，猶之玉聲曰瑲，門聲曰闓，足聲曰蹌，石聲曰硠，鎖聲曰鋃鐺也。後以水聲之滄浪為水名，又以滄為滄海字，以浪為波浪字。

濤 滔

虞書：浩浩滔天。詩：齊風載驅：汶水滔滔。說文：滔，水漫漫大皃。按以舀象大水聲，後出之濤字，亦以壽古音讀如禱。象大波鼓怒聲，遂即以為波濤字。說文無濤字，郭璞江賦有之。新附云：濤，大波也。

浩

說文，浩，澆也，虞書曰：洪水浩浩；虞書堯典，浩浩滔天，傳云：浩浩，盛大。九章懷沙：浩浩沅湘，注云：浩浩，廣大皃也。按浩以告象大水聲，字或作灝，亦以顥象水聲。史記司馬相如傳，灝溔潢漾，正義云：水無涯際也；廣韻，浩汗，大水皃，灝溔，水勢遠也。

瀾

爾雅說文注云：大波為瀾，木華海賦：洪濤瀾汗，按瀾汗、浩汗，皆借汗以狀波濤聲。

洪

今本尚書洪水字，孟子引作洚水；孟子以洪釋洚，說文以洚釋洪。廣韻洪在東韻，音户公切，洚字東江二韵並收，音户公、下江二切，二者一字一音，由（ɣog變ɣog），以共或夅象大水聲也。洪水字亦或作鴻，

鴻

天問，不任汩鴻，史記河渠書，禹抑鴻水，是也。鴻字從水，以鳿鴈字象大水聲，後即以為鴻鴈字，說文謂，堆為鳥肥大，鴻為鴻鵠，從鳥江聲，非也。

江

以工象江水聲。

河　以可象河水聲。

砰磅　上林賦師古注曰，砰磅，流水鼓怒之聲，按當為水觸石聲。

澎湃　上林賦，洶涌澎湃，注云，澎湃，波相戾也，玉篇云，澎湃水勢，按當為波濤相觸聲。

活　說文，𣶒水流聲，或從聒作𣻢，詩衛風碩人，北流活活，傳云，活活，流也，按𣶒以𣌭象水流聲，引申為𣶒潑，死𣶒字。

沖(𣴘)　說文，沖，涌搖也，從水，中聲，讀若動。按川中象水沖動聲。後譌作沖猶涼之譌作凉，淒之譌作凄，淨之偽作凈也。

淙　說文，淙，水聲也，古音讀如滄。

渾　說文，渾，混流聲也。

滾

混　孟子，原泉混混，說文，混，豐流也，按以昆象眾水亂流聲。集韻又有滾，大水流貌，與混同音古本切。

洶

說文，洶，涌也。按以凶象水涌聲。

沸

說文，畢沸濫泉。從水，弗聲。按沸以弗象泉水怒出聲，又用為湯沸之聲。

說文作滭。畢沸今本詩小雅采菽作觱沸，取聲不取義之双聲連語也。

煑

說文，鬻，亯也。從䰜者聲。或從火作煑，或從水在其中作𩱏。按以者象水在䰜中沸聲，與沸從弗同意。

滴

說文，滴，水注也。從水啻聲。

涿

說文，涿，流下滴也。按滴、涿皆以啻、豖、象雨水點下滴聲。

拍

拉

說文，𢪸，拊也；拉，摧也。按初文為拊，古音拊讀卜。後改為象聲之𢪸，後又作拍。（拍，打也。）廣韻，𢪸，擊也。廣韻，拉，折也、敗也、摧也。楊雄校獵賦，猋拉雷厲，注云，拉，風聲也。按拉以立象風折樹木聲，今語「拉倒」即用此義。

今語謂竹木摧折聲，爆竹炸裂聲，均曰「劈歷拍拉」，即爾雅之「毗劉

暴樂」也」；琴賦及甘泉賦注之披離，即爾雅之毗劉，大雅桑柔傳箋之爆爍，即爾雅之暴樂。本象竹木摧折，引申以為一切物之破裂離析聲；人手摧擊物聲亦用之，故從手作拍拉字。

葫蘆

廣韻瓠下注云：瓠𤬛，瓢也；玉篇作瓠𤬛；詩豳風七月以壺為瓠；正字通云：壺盧即瓠也，俗作瓠𤬛，又譌作葫蘆。按今用葫蘆，說文蘆訓蘆菔，玉篇葫為大蒜，均非葫蘆字，蓋葫蘆本無正字，借用胡盧，壺盧，以象其墮地圜轉時骨彔骨彔聲耳。

雁　鴈

古文從鳥之字與從隹無別，例如說文所載鷄、鶵、鵰、鴟、鴽、鳸、鷽、鳿、鷦、鵙、鷩、鸛、鶬、鵈、皆是；雁，鴈亦一物一字，從隹或鳥，以厂象其鳴聲，古音厂音如岸，今湖南雁讀仍如岸。說文雁在隹部，訓鳥也，從隹從人，鴈在鳥部，訓鵝也，從鳥人。按從人乃由䧹（鷹）而譌，倘雁亦从隹從人，則䧹雁無別矣；廣雅：鴚鵝倉鴚，鴈也，曹憲注云：鳫同雁，廣韻亦以鳫同鴈；玉篇亦有鳫，而誤以為堆字；此皆古文鴈，雁不從人之

偶存者也。韓非子說林篇：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真也；此蓋以古時大夫相見以鴈爲贄，昏禮納采，納吉，請期，親迎皆用鴈，用途多，恆以似鴈之物當之，故習俗遂譏偽物曰鴈也。世俗見韓書偶作鴈不作雁，又見說文雁鴈異訓，遂疑偽雁爲鵝，字應作鴈，與雁爲異物異字，並因之加貝作贗（見廣韻），不知當時齊人口語中固無由作從隹從鳥之分，即後人必別製偽雁之字，以鳥易隹，亦不當也。爾雅釋鳥：舒雁，鵝，李巡注曰：野曰雁，家曰鵝，鵝稱舒雁，猶之鶩稱舒鳧，（爾雅釋鳥：舒鳧，鶩，郭注曰：鴨也；疏曰：野曰鳧，家曰鴨，曲禮疏亦云，野鴨曰鳧，家鴨曰鶩。）皆謂此物爲人所畜，不能高飛，其行舒緩，故稱鵝曰舒雁，鶩曰舒鳧，舒鳧之字爲鶩，未嘗別製與鳧同音而畧變其形之字，亦以此可知舒雁之字爲鵝，而非與雁同音畧變其形之鴈也。詩鴈雁並用，鄭風弋鳧與鴈，鳧鴈皆野生，故須弋，家禽之鵝則不須弋，鴈鵝有別可知矣。且古之偽雁不必皆爲鵝，鳧雁每並言，二者亦近似。（爾雅釋鳥：鳧雁

醜，其足蹼，其踵企。郭注云：鳧雁腳指間有幕，蹼屬相著，飛即伸其腳跟企直。易以僞亂真，以鳧爲雁，猶之以鶩易雞。見襄二十八年奚各傳

雅 鴉

烏鴉字古作烏或於以象形；後變爲雅，從隹，以牙象其鳴聲。說文：雅，楚烏也；秦謂之雅，後又以烏易隹作鴉，偏旁隹烏無別也。又或從亞易牙作鵶，亦以亞象烏鳴聲。廣韻：鴉，烏別名，鵶同。今北方稱烏鴉是老鴰，以鶬鴰字爲之，亦以舌（昏）象鴉鳴聲。廣韻：鶬鴰，鳥，毛逆九尾。按此出韓詩外傳。

鵲

以昔象鵲鳴聲。廣韻藥韻從昔之鵲，趞，碏，散，踖，鯌音七雀切；從昔之斮音側畧切；鐸韻從昔之錯，厝，剒，逪音倉各切；陌韻從昔之碏，䄍，音測戟切；從昔之諎音側伯切；從昔之齰音鋤陌切；麥韻從昔之措，音楚革切；昔韻之踖又音秦昔切，耤，藉，籍均音秦昔切，是昔字古音不讀思積切也。

鴨

以甲象鴨鳴聲。廣韻：鴨，水鳥，或作鴨，䳉，鳦，烏甲切。禽經：鴨鳴呷呷，其鳴自呼。

鵝

以我象鵝鳴聲。

鵠

以告象鵠鳴聲。漢書司馬相如傳弋白鵠注云：水鳥也，其鳴聲鵠

鵠然。射的名鵠者，周禮設其鵠，注所謂「鳿鵠小鳥而難中」是也。鄭衆馬融皆云：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引申為凡鵠的字。

喔

說文：喔，雞鳴也。

貓

禮記郊特牲：迎貓，為其食田鼠也；陸佃曰：鼠善害苗，貓能捕鼠，故字從苗。按詩大雅韓奕有貓有虎；說文無貓字，徐鉉新附有之，古或即用苗，亦以象貓鳴聲；廣韻云：貓，俗作猫。

蛙

說文從黽，作鼃，或書作䵷，周禮及漢書武帝紀亦作鼃；五行志及爾雅郭注均從虫作蛙；皆以圭象青蛙鳴聲。

咆

說文：咆，嗥也；嗥，咆也。玉篇：咆，咆哮也；廣韻：咆，虓，熊虎聲。

哮

說文：哮，豕驚聲也。詩大雅：闞如虓虎，風俗通引作闞如哮虎；是虎聲亦作哮也。

嗡

集韻：蟲聲。

吼

玉篇：吼，牛鳴也。廣韻厚韻之吼亦訓牛鳴。候韻：吼，聲也；後漢

咂

書童恢傳，以吼為虎鳴；佛則用為獅子吼。玉篇：咂，魚食。廣韻：咂入口；後加乚作咂（見篇海，子答切）。以帀象魚食聲也。又用為一切物之以舌咂食聲。按咂一作唼，宋玉九辯：鳧鴈皆唼夫粱藻兮。洪氏補注云：唼喋，鳧鴈食兒（當云食聲）。上林賦：唼喋青藻。史記註正義曰：唼喋，鳥食之聲也。字又作啑，玉篇：啑喋，鴨食也。集韻：啑，作答切，啑喋，水鳥食魚貌。僖二十八年左傳音義：啑，子答反。按皆以妾疌象咂食聲。

舔

嗒

玉篇：嗒，舐也；廣韻：嗒、舐嗒、狧，犬食，音皆同答。漢書吳王濞傳：狧糠及米。廣韻：狧，犬食，音同榻。按說文謂狧從犬從舌，讀若比目魚鰈之鰈，大徐音他合切；其字音像犬以舌取食，其音則象取食之聲。說文又有訓歠之𦧇（他合切）。此與玉篇之㹺及廣韻之嗒，則皆不主字形而以荅或答象以舌取食之聲，狧則其省形也。說文：舓，以舌取食也，從舌易聲；或從也作䑛；廣韻謂舐為舓、䑛之俗字。按舓、䑛、舐均在紙韻，古讀ㄊㄧㄛ，亦與𦧇、搭、嗒、狧同為象聲字，即

啄

以易、也、氏、象以舌取食聲。篇海又有舔字音他點切，讀為tiǎn或tian與tia為陰陽互用。今用啥為人之以舌試味，用舔為以舌取食。說文：啄，鳥食也。按以豕象鳥以咮取食聲；鳥名啄木，亦謂其以咮啄木也。詩小雅黃鳥：無啄我粟，無啄我粱，無啄我黍，皆用啄字之本義；韓愈詩用剝，啄為叩門聲。說文：喌，呼雞重言之，讀若祝，廣韻喌，祝，均在屋韻，今呼雞聲為啄啄，啄在覺韻，古今同音。古音屋、沃、燭、覺四韻字皆多讀oㄨ音，蓋即以雞之啄粟聲呼之也。廣韻：喌，呼雞聲，亦作咮，按說文咮訓鳥口，此則以啄食之聲轉用為啄食之口，猶之鳥食之啄亦或用為鳥口，韓詩外傳：「鳥之美羽句啄者鳥畏之」是也，啄從豕聲，喌從州聲，咮從朱聲，陰入互用也，故啄可讀竹救反（見漢書東方朔傳師古注）廣韻宥韻有祝。宥韻咮下注云：鳥口，又鬥卓二音。

嚶

詩小雅伐木：鳥鳴嚶嚶，傳云：驚懼也，箋云：兩鳥聲也；說文云：嚶，鳥鳴也；廣韵云：嚶，鳥聲，按當為衆鳥驚鳴，故詩以為求友之聲。

爸　媽

廣韻果韻：爸，父也，音捕可切，姥韻。媽，母也，音莫補切；捕可切，讀

Pua 莫補切讀 Ma，均與今音同，父之古音本亦讀捕可切，後此字之讀音變為輕脣 u 韻，而日常語音仍未變，乃加巴作爸，巴馬乃假以象嬰兒索乳之聲，初音當為 mpua（今語山西文水縣猶呼母曰 mbu，吳語呼母曰 mma）後乃分化稱父曰 Pua 母曰 Ma，母字用為一切生物母體之通稱，音讀為 Moi，乃更作媽。

爹　爺

廣韻麻韻：「爹，羌人呼父也，音陟邪切，哿韻：爹，北方人呼父，音徒可切。」玉篇：「爺，俗呼為父爺字。」（按木蘭詩已有爺字）按南史梁始興忠武王憺傳云：「詔徵以本號還朝，（按時任荆州刺史）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荆土方言謂父為爹，故云。（梁書歌詞同，惟人字作民）字或作𤕤，廣雅：「翁，公，叟，爸，爹，𤕤，父也」；玉篇：「𤕤，父也」；廣韻：「𤕤，吳人呼父，音正奢切，古音無舌上，爹，𤕤一字，陟邪切，正奢切，故與徒可切同 da，多或者皆假以象羌人呼父之聲也，集韻亦謂：𤕤本羌人呼父，流入中國，（隋書唐書

粵

均謂回紇呼父曰多，（今粵北猺人亦呼父曰 ti。）可證爲羌語；而荊楚呼父爲爹，吳越呼父爲奢，（今吳中呼父，湘西稱尊長均曰 dia。）其流傳甚廣，並不限於北方，亦不始於南北朝，爹奢諸名已見廣雅。揚子方言云：南楚瀑洭之閒，謂婦妣曰姼，婦考曰父姼；姼，郭璞音多，曹憲又音多可反，皆讀 da。（今語文人文母，文即姼也，上海一帶讀茲窩駕切，山西讀作駕切，皆陰韻，不似他處讀陽韻如文。姼之作文，已始於南北朝，顏氏家訓風操篇已謂：中外丈人之婦，猥俗呼爲丈母。唐竇懷貞再娶韋后乳母王氏，以世謂媼壻爲阿奢，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阿奢，而人亦或謂爲國奢。說部所謂國丈，即國奢，亦即國姼也。）从女多聲爲姼，猶之從父多聲爲爹，可知以 da 音爲尊親之稱，（字或作爹，或作爺，或作姼，後變作爺，並不限於稱父，凡稱尊親皆用之。）自漢已然，爹奢字變爲爺爺者，乃六朝以來，定母之字漸類化讀喻母，遂以耶易多者也；（通鑑謂駙馬輩直呼高力士爲爺爺；新唐書爺作奢。）其音又由 ja 變 je 者，乃元末以來，由麻韻變爲車遮韻也。（吳音今猶讀 ja。）

婆

廣韻戈韻：婆，老母稱也；漢書高帝紀：常從王媼武負貰酒，如淳曰：俗謂老大母爲阿負；古音負亦讀如婆。（Pua）嬰兒索乳聲之 Mpua 初音初義本無男女之別，故父可稱爸，老母亦可稱婆也。（今語稱祖母、外祖母、夫之

母，以及一切老婦均曰婆；日本語亦如此；廣西猺語則稱男子老者曰婆。

呱　說文：呱，小兒嗁聲。詩曰：后稷呱矣。虞書：啟呱而泣。

啾　說文：啾，小兒聲也。

聊　劉向九嘆：遠逝：耳聊啾而戃慌。王逸曰：聊啾，耳鳴也。洪氏補注曰：聊當留。說文：聊亦訓耳鳴。按聊啾連語，以卯秋象耳鳴聲。

喤　說文：喤，小兒聲。詩曰：其泣喤喤。按周頌：鐘鼓喤喤，以小兒號聲擬鐘鼓聲也。詩傳：喤喤訓和，非是。

唧　玉篇：唧，啾唧也；廣韻唧下云：唧，聲也，啾下曰：啾唧，小聲；集韻：啾唧，衆聲也。木蘭詩：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以人聲擬織機聲也。

咷　說文：楚謂兒泣不止曰噭咷；易同人：先號咷而後笑。按噭咷，號咷，皆疊韻連語，取音不取義。

噥　玉篇：噥，多言不中也；廣韻，二冬之噥亦訓多言不中；四江之噥，訓噥噥，語出字林；集韻：噥，一曰語不明。今語唧唧噥噥，正爲低語不明之

義。

啼

說文：嗁，謕，皆訓號。莊八年左傳：豕人立而嗁。漢書五行志亦作嗁。作謕者，漢書嚴助傳：孤子謕號，是也。或作啼。禮記雜記：主人啼；穀梁傳十年傳：麗姬下堂而啼，皆是。廣韻：嗁，泣也，啼同。按嗁，謕，本謂人之號泣，後作啼，今則專用啼為雞鳴鳥鳴之義。

喧

說文：咺，朝鮮謂兒泣不止曰咺，從口，宣省聲。詩及爾雅之赫兮咺兮，韓詩作宣；說文心部引詩作愃，義為威儀。大學引詩作喧。玉篇：喧，大語也。廣韻同。今用為喧譁字。

譁

淮南子精神訓：五聲譁耳，使耳不聽；說文：讙譁互訓；史記叔孫通傳：無敢讙譁失禮者。廣韻類篇均作諠譁；今作喧譁。

欬

說文：欬，逆氣也；字林：欬，瘶也。按以亥象欬嗽聲。

咳　孩

說文：咳，小兒笑也。孩，古文咳，從子。按皆以亥象小兒笑聲，後用咳為

唉 欸

欬嗽字，莊子漁父篇、漢書宣六王傳，均咳嬰連辭，已用咳為欬嗽義；玉篇：嗽，咳嗽也。用孩為幼兒義。老子：聖人皆孩之；吳語：而孩童焉比謀，注云：孩，幼也；月令：無殺孩蟲，注云：言蟲始生為孩也。

說文：欸，訾也；唉，譍也；唐韻：欸、唉，均音烏開切。按：皆以矣象嗟嘆聲。唐元結有欸乃曲，乃以為船櫓聲。史記項羽傳：唉，豎子不足與謀，索隱曰：唉，歎恨發聲之辭。屈原九章涉江：欸，秋令之緒風，王逸注云：欸，嘆也。洪氏補注云：欸，音哀。

欷 歔

說文：欷歔互訓。按：以希虛象嗟嘆聲，双聲連語也。

嘘

說文：嘘，吹也。按：以虛象撮口吹毛聲。

噫 嘻

詩周頌：噫嘻成王，傳云：噫，嘆也；嘻，和也。按：以意喜象驚嘆聲，詩傳嘻訓和，非也。說文噫訓飽食息。

呃　廣韻："呃，不平聲，音烏界切；呃，呃喔，烏聲，音於革切"。說文："呃，喔也"；玉篇："呃，雞聲，亦作呝，音於革切"。正字通云："方書有呃逆症，氣逆上衝作聲也。"按說文有呝無呃，呝本謂雞聲，後變作呃，以厄象氣逆聲，即今語"打飽呃"也，亦即飽食息之義，說文作旡，論語作旣。

歐　嘔　說文："歐，吐也。"按以區象作歐聲。古用嘔有二義：一同謳，漢書朱買臣傳："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是也；一同歐，哀二年左傳："伏弢嘔血"是也。

噁　廣韻："噁，怒皃，音烏路切"；集韻："噁，噁噁，烏聲，音遏鄂切"。今以爲歍讀遏鄂切，說文："歍，心有所惡若吐也"。

噦　說文："噦，气牾也"；唐韻音於月切。禮記內則："不敢噦噫嚏咳"，正字通云："方書有物無聲曰吐，有聲無物曰噦，有物有聲曰嘔"。

嚏　說文："嚏，悟解气也"，詩曰："願言則嚏"；玉篇："嚏，噴鼻也"。按嚏从疐者，謂鼻中有所疐礙，气解則噴出，亦以疐象嚏噴聲。

噍　嚼　吃

說文：噍，齧也。或从爵作嚼。王充論衡：口齒以噍食。今用嚼。

說文：吃（吃）言蹇難也。按吃以气象口吃之聲，用期亦同。史記周昌傳：臣期期知其不可。後假吃為喫，說文新附云：喫，食也。

喝

說文口部喝訓漱，欠部漱訓欲飲，水部涸訓渴，渴訓盡，是喝漱之義皆口涸，渴則水涸也。後水涸字用涸，口涸字用渴，詩車舝已用為飢渴字。喝則用為呼喝、喫喝二義，蓋以喝象呼喝及飲水之聲也。後漢書竇憲傳：憲陰喝不得對，論衡气壽篇：兒生號啼之聲鴻朗高暢者壽，嘶喝溼下者夭；皆由口涸引申為口腔陰啞之義。戰國策：恫疑虛喝，又恐喝諸侯以求割地，此已用為呼喝之義，用喝為飲水義，近世事也。

娃　哇

哇有二義，皆以圭象聲；孟子：出而哇之，此一義也。說文：哇，謟聲也，廣韻：哇，淫聲；揚子法言：或雅或鄭何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字亦作䖯，漢書王莽傳贊：紫色䖯聲，師古曰：䖯者樂之淫聲也。今吳中歎語猶多用哇為語尾之感嘆聲，此

又一義。娃之从圭，亦取義於少女哇聲軟語；說文：吳楚之間謂好曰娃；廣韻：娃訓美女兒；江淹空青賦：趙妃燕后，秦娥吳娃；蓋吳女軟語哇聲，自古已然。今用娃為男女小兒之通稱。廣韻：哇娃同音，於佳切，在影母；今讀近代音微母。

吪

說文：吪，訶也；从口匕聲（或譌从匕作吪）。倉頡篇：大訶為吪。尺栗切。

咄

說文：咄，相謂也；廣韻：咄，呵也。漢書李陵傳：咄！少卿良苦；東方朔傳：朔笑之曰：咄！師古曰：咄，叱咄之聲。後漢書嚴光傳：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此用咄咄為呼喚相語聲，即說文所云「相謂」也。晉書殷浩傳：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此用咄咄為驚嘆聲。

呸

字彙謂呸為相爭之聲。按可否之字初但作不，後乃加口作否，謂口之所否拒也。說文：否，訓相與語，唾而不受，此亦否之義，誤以訓否；否隸變作咅，乃接木之義。後世之呸，形聲義亦與否為類。

咦

說文：南陽謂大呼曰咦。今驚呼聲通用咦。

哈

淮南子氾論訓：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玉篇：哈，以口歃飲。今用為嬉笑聲之嘻嘻哈哈。

喊

方言：喊，喊聲也。廣韻：喊，聲也。

訌

說文：訌，讀也。詩大雅召旻：蟊賊內訌。箋云：爭訟相陷入之言也。按以工象相爭之眾聲。

哄

集韻：哄，眾聲。或作哄，今以為哄笑字。

烘

說文：烘，尞也。字林亦云：烘，燎也。按以其象火上炎聲。

嘈

玉篇：嘈，聲也。廣韻：嘈，喧嘈。馬融長笛賦：啾咋嘈啐。集韻作嘈啐，訓眾聲，今作嘈雜。

嘯　哨

說文口部：嘯，訓吹聲，籀文从欠作歗。欠部又有歗，訓吟，乃重出，嘯歗亦一字。說文歗下引詩：其歗也謌。今本詩召南江有汜作：其嘯也歌。詩鄭箋謂嘯為「蹙口而出聲」，即今語「吹口哨」。以肅或肖象蹙口吹聲也。

嘶

漢書王莽傳：大聲而嘶。師古注曰：嘶，聲破也。禮記內則：鳥皫色而沙

啞

嗚欝，注云：沙猶嘶也。按以斯象言過多或聲過大力竭而啞之沙聲，猶之流聲曰嘶，水索聲曰澌也。說文作𤺊，訓散聲。

說文：啞，笑也。易曰：笑言啞啞。易震卦疏云：啞啞，笑語之聲也。又以為盲啞字，戰國策：豫讓吞炭為啞，是也。盲啞字，說文作瘖，訓不能言；玉篇作瘂，廣韻：瘂、瘖，同啞，皆以亞象啞者口不能言但作此聲也。

撞

禮記學記：善待問者如撞鐘；戰國秦策：迫則杖戟相撞；說文云：撞，飛擣也；按撞或从重或从舂或从從，皆以象杖杵擣擊之聲。

擣　搗

詩小雅：我心憂傷，惄焉如擣；說文云：擣，手椎也，一曰築也。按以㠯象築之聲，後又作搗，見韻會。以島易㠯，㠯者因後世音壽不諧擣也。

擦

篇海：擦，音初戛切，以察象磨擦聲也。

掽

字彙：掽，音蒲孟切，搕掽，撞也。今俗字作碰。

批

說文：𢪛，反手擊也；或作批，莊十二年左傳：批而殺之，是也。

摑

玉篇：摑，掌耳也；廣韻又有訓打之摑；按以馘或國象批頰掌耳聲。

搕（𢿍）敲搉

說文：搉，大徐音苦角切，敲擊也；漢書五行志：高后支斷戚夫人手足，搉其眼以為人彘。注云：搉謂敲擊去其精也。敲，橫擿也。集韻又有搕𢿍，音克盍切，皆以高隺或盍象敲擊聲，猶之磕以盍象頭額觸地聲。廣韻高（ㄎㄛ）在豪韻、隺（ㄨㄛˋ）在英韻，盍（ㄨㄛㄆ）在盍韻，陰入相通。

發

說文：發，䠶發也，从弓癹聲。按金文从矢不从又，⿰弓矢為古文䠶字（甲文䠶字作矢在弓上，金文及石鼓文䠶字均作手持弓矢形。）發字乃象張兩足發矢形，秦篆作發，乃以癹（普活切）象發矢著的聲，詩賓之初筵：發彼有的；禮記射義：循聲而發是也。

潑

玉篇：潑，水漏也，一曰弃水也。按以發象弃水著地聲。詩小雅蓼莪：飄風發發；衛風碩人：鱣鮪發發；（馬融曰：魚尾著網發發然，釋文云：發韓詩作鱍，說文引詩作鮁鮁。）蓋初以發象弃水著地聲，象風聲，亦象魚掉尾聲，後加水或魚，作潑作鱍，又或借用同音之犮。

廢

說文：廢，屋頓也，按以發象屋倒塌聲。定三年左傳：廢於鑪炭，注云：廢墮也；此正屋頓義之引申。廢發互假，古同音也。列子：黃帝曾不廢藥乎，莊子：列禦寇曾不發藥乎。論語：廢中權，鄭注：廢，發動兒。

德

說文：德，升也。易剝卦虞本：君子德車；按德車即登車，乃以悳象升登時之踏地足聲。唐僧貫休入蜀，投王建詩：萬水千山得得來，乃借得為德，亦謂登山踏地足聲也。自來用德為德行字者，悳之假借也。

踏

說文：蹋，踐也。玉篇廣韻又有踏，訓足著地。按以䍜或沓象足踏地聲。

宏

說文：宏，屋深響也，从宀厷聲；宖，屋響也，从宀弘聲。按魯靈光殿賦又有宖，三者一字，皆以厶或厷象空大回響聲。谹訓谷中響，義亦如此。

弘

說文：弘，弓聲也，从弓厶聲，厶古文肱字。厶為初形，後加又作厷，後又加肉作肱。按書顧命襄十九年左傳，尚書大傳，爾雅釋詁，漢書揚雄傳均作弦，此以厶或

厷象弓弦聲。

空

説文，空，窮也，从穴工聲，按以工象穴中空聲。

弸 綳 綁 挷

説文，弸，弓彊皃；綳，束也。廣雅釋詁一，弸，訓滿；墨子節葬：禹葬會稽，桐棺三寸，葛以綳之；集韻云綳或作繃；按凡絲麻緊束之物均能鏗然作聲，故以朋或崩象之，漢書宣帝紀注師古曰：繈即今之小兒綳也；後變為綁，見字彙，為挷，見正字通。

梆

正字通云：斲木背穿孔，官衙設之以為號召之節，或以竹作筒，兩頭留節，旁穿小孔，擊之有聲，似古之用梆；六書故云字从邦，謂聲邦邦然。按梆為兩木相擊，梆則一木中空或易以竹筒，故作邦聲。

柝（㯓）以斥（㡿）象擊柝聲，字亦作欜，亦以橐象擊柝聲。易繫辭九家

注云：㯺，兩木相擊以行夜也，說文柝訓判，㯺訓夜行所擊者，兩字下皆引繫辭，惟柝下作易曰重門擊柝，㯺下作易曰重門擊㯺，亦以兩字為一物。

砲　礮

廣韻礮下注云：礮石，軍戰石也；後漢書袁紹傳，曹操發石車擊袁紹軍中，呼霹靂車；唐書李密傳，以機發石為攻城具；漢書甘延壽注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二百步；此皆古之以機發石為礮也。後又作砲（見正字通）。此以礮或包象礮石落地聲。

鼛　鐸

唐書馬周傳：請置六街鼓號為鼛鼛鼓；廣韻云：鼛，鼓聲。以睪象振木鐸聲。自來說木鐸者，以為金口木舌，此恐非初制，睪字不象金聲也。

鍠　鎗　錚

詩邶風：擊鼓其鏜，傳云：鏜然，擊鼓聲也；說文云：鏜，鏜鼓之聲。

說文：鎗，鏜聲也。

說文：錚，金聲也。潘岳籍田賦：衝牙錚鎗。

所

說文云：所，伐木聲也。詩曰：伐木所所。按今本毛詩作許許。許許，戶許古音同，讀如虎。許謂舉木歌聲，所則以戶象鋸木聲也。檀弓：無所不用斯言也。論語：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獨斷曰：天子所在曰行在所。皆借所為處也。禮記哀公問：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注云：所猶道也。又用為所以字。此又借義之引申。

鋃鐺

說文：鋃鐺，瑣也。按以良當象鐵鎖鍊聲。故六書故云：鋃鐺之為物連牽而重，故俗以困重不舉為鋃鐺。

乒乓

爾雅釋訓：甹夆，掣曳也。郭注謂牽拕。按爾雅之甹夆，詩周頌小毖之荓蜂，說文之𢓜律，皆象人曳物，或物與物自相牾觸作聲之雙聲疊韵連語。今俗省兵之一畫作乒乓，水觸石聲之砰磅亦同此。

致臺靜農手迹信及同陳立夫、陳可忠來往信

書札目次

民國二十九年
九月二十日（一）
九月卅日（二）
十月四日（三）
十月十九日（四）
十一月十六日（五）
十二月廿四日（六）
民國卅年
四月廿二日（七）
五月五日（八）
十一月十三日（九）
十二月七日（十）
十二月廿八日（十一）

民國卅一年

二月一日 (十二)

二月廿日 (十三)

三月六日 (十四)

三月八日 (十五)

三月十五日 (十六)

三月廿三日 (十七)

三月廿九日 (十八)

四月八日 (十九)

四月十六日 (二十)

年月不詳之一 (二十一)

年月不確定者

年月不詳之二(陳可忠) (二十二)

年月不詳之三(陳立夫) (二十三)

年月不詳之四(陳可忠) (二十四)

靜農兄左右：

六字條……

未字條（未）……

（4）西字條……

（5）父字條 人入下加（水）……

（6）寅字條……

獨秀

九月二十日

靜農兄：拙稿尚有請兄改正者又及之：

（1）冬字条 "冬" 說文云：……終下亦云："舟，古文終"，以为"夂"。說文夂部[illegible]下云："从夂，从夂"，古文終字；水部[illegible]下云："从仌，夂声，夂，古文終"。[illegible]

綏下云："舟，古文終"，[illegible] 古文終字。

（2）中字条 古音中字上声，下加双行夹注，文下。余謂中字讀為古上声（[illegible]），照宋本廣韻[illegible]……

（3）[illegible]

（4）前寄字 按 [illegible]

此頌

健康

弟 獨秀 手啟 九月卅日

獨秀用牋

獨秀手啟 十月四日

(1)蕤字條 "以事說內既有臺觀字"，之下加以"蕤"，"蕤"以花蕤，微之小花，"蕤"為蕤之貌也，之十字、

(2)求字條 "如引申為求取、乞求、追求"，實求取以為求索。下加又下一段，以引申為逑，逑詩周頌："君子好逑"，逑，正用

毛以逑求之義，初形為求，傳寫乃加"辵"，

引申義為匹耦，章太炎謂求字為逑之假借，非也。著逑字明以

金文求作初形，但如許書所云："從辵求聲"，試問求字追求匹耦之義何自而來耶？

以上兩條，弟為改正！

史表廿作收聞，"尊兄"即以代庄，免亥訓為對多亥之磨語，

以為"特殊之"，"特殊之性"——難以明暸之義不易領，應另

不大恰，正以為"特殊之性"，以為未肯如為所用於某中意，若夫

適為忽之，古史上上稱為向題因此難以解釋，表示

(一)后稷，以為(二)帝嚳即后稷，(三)祝融，太昊之孫，(四)、侯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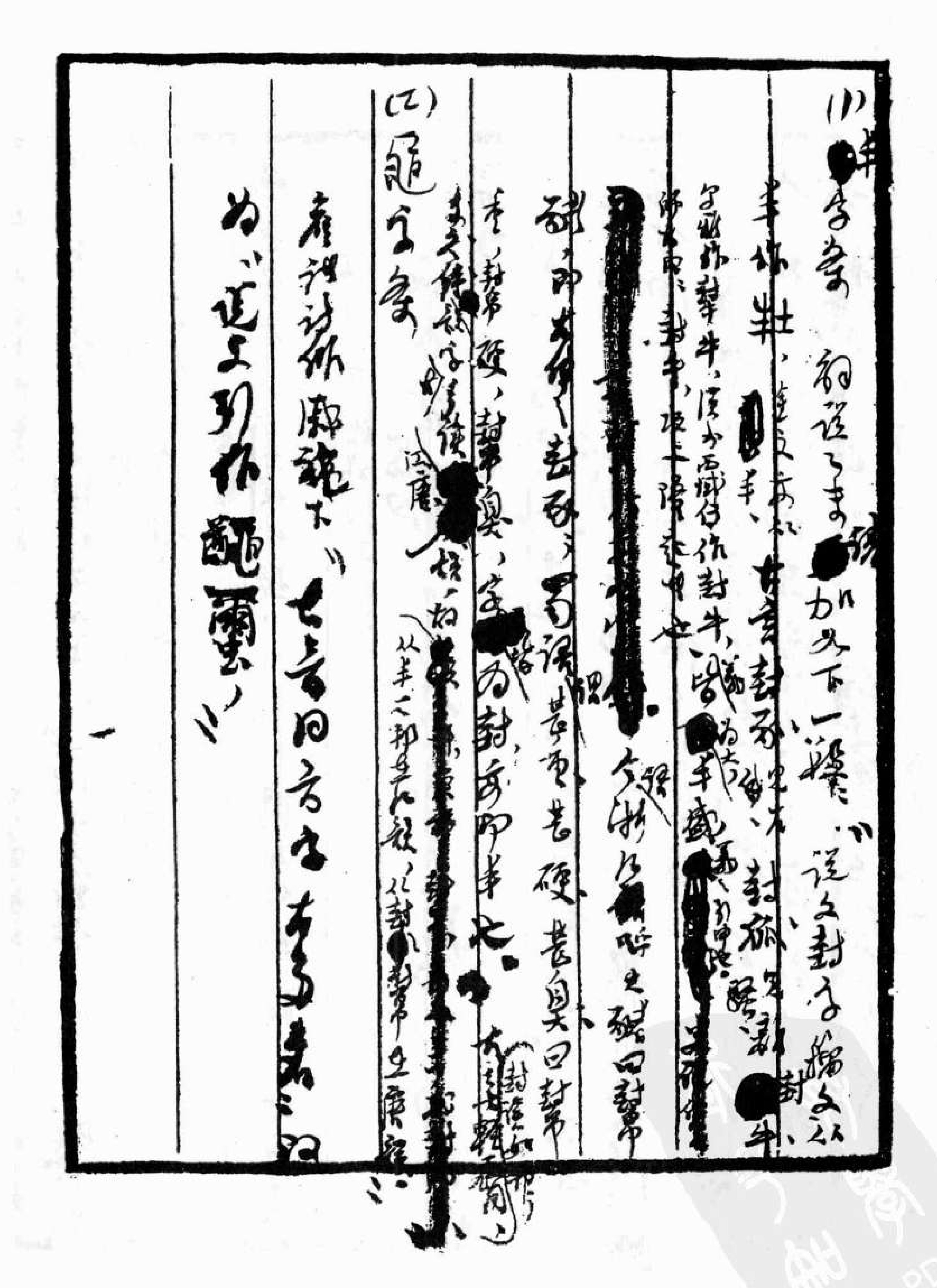
(5)出行"帝王世紀謂為帝之世代"，獨秀按："氏"疑為"膺"字，"膺氏"(13)十

三行"融回祝融上"，"按字"，廿二行"者"，四日求言之"求"字難辨，不

清，為此以正之。待細校，聊為存之，請勿為此 此祝

靜農兄健康！

獨秀



刖字條　通俗文曰上加"漢書敘傳"，又說文臑肩常
　　不必加子，鄭氏曰、膺、小也。
㓨字條　天說文髮，下加"刀鷞或作鵜鶘，鐎斗式
　　作刀斗（俗作刁斗）。
前四條續燎好，亦有一兩字並非要改，而寄給
以留意，請足下見告。
　　到江津者已五十五日之醫人陳城大哥，不審寄
已達到否？諸稿前寄不成，稿也當除卷
請付油印，可先代寄上三文。
　　此山作記，序亦收我（副稿）到台灣存續
上，杜稿為有二冊在編輯，又已抄好，也樣文大
本樣中，此祝
　　健康
　　　　　　　　　　　　仲甫手啟
　　　　　　　　　　　　十月十九日
思君贈台灣不招東二八以更一輯等
又一己寄收，又又

(1) 從日決下篇
一字根、語根，改為(1)字根，並舉出若
(2)字根如加偏旁者，改為(2)字根或再合字根加偏旁也
(2) 秀兆字表
未初稿將日錄上，加兄不下面，未乃本無演，如先，移後在未內者，
(3) 東字等
古上與上為不下之下，加兄下一句：宮鼎對，偏旁作米，
正當本從，則如說文所謂以火燒之一樣也。
（此條上次似已寫上）

以上說容先函陳改，
昔管為建功兄所同意者，不知已收到否？
拙稿何日能開寫出耶？寫能早印出，能寄港也，抽
求聘遠寄知！ 此上
建功兄
靜農兄 仲甫啟 十二月十六日

獨秀 用牋

鶴山輝已斷經濟，於本月病極大狼狽，她廿天不赴，
只陳城望居移居，望不得也，我甚希從一切形，又用

靜若枝之之略同向、覺枝稿、黃先鏡、議二家、本為增改

兄者：

(1) 足字條（象管家 城敢敢）以以華為華字，以為斯者，

遂用足為斯之，以為、以同者假借，春為華

分，為為斯者，遂用足為斯之

(2) 足字條以加字又去之

爾（尒）

說文云：爾（就作爾）、麗爾猶靡麗也，从冂、从㸚，其孔㸚，介聲。朱駿聲謂爾即㸚㸚字，以㸚字加冂之声也。本象為窗櫺之交文，玲瓏可觀，樓中設之

小窗之本，謂㸚象窗櫺之交文固是，謂爾即㸚

㸚也，㸚加巾，謂以竹（中个即竹字）編成有格

邊之窗从广，八謂編竹之經也。

獨秀用牋

故篆孔為邇，篆之中畫均以硬物夾持之，

故篆孔為訓麗，籬爾及從兵樹，植之以鹿藏全

窗，故篆孔為訓滿之彌、瀰、瀰等。尒為爾之省

形，從文爾，爾從尒聲，尒從入丨八，八象氣之分散，

當以爾用為爾字者，同音假借也；用為爾爾也，

如此如此之音意也，用爾耳也，如此而已之音意也。

因為加了一字，象容室城郭下三十六字，唐蘭為三十七字，

總數五百三十五字，唐蘭為五百三十六字。

此書印不成，用油印寫五百份，挑選清楚者

此書計二三百份，交鄉賢於摘置也，望以此書寄達

於館長！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啟　十二月廿四

獨秀用牋

靜菴兄：拙稿尚有改正者如左：

（雷浚曰）古字條"足著地，從膝，下臀，如繩團也；……皆可[illegible]

以姑稱之也"改為"足著地，從膝，下臀，如繩團，今

語蹲踞曰蹬，湘楚猶曰踞，音如姑；

緣繩之事，古者視為神秘，解說異義也，

屬諸神秘之家，稱女人男曰士（當作覡），女曰姑（當作巫），後以

姑為凡女子之尊稱，夫之母曰姑，見說文；父母之姊

妹曰姑，見爾雅；舅之母曰[illegible]

姑，妻之母亦曰外姑，婦謂夫之庶母曰少姑，竝見爾雅；又猶之

詩泉水："問我諸姑"；白虎通曰："親如母而非母者，姑也。"

以巫祝之兄稱男子之先生者，吳語："吳王與晉爭長，

乃戒夜中官師擁鐸建祀姑，以傳書王英侍：

三萬餘人南出東街作姑，此皆用姑之初誼也，又引申之又為婦女之通稱，尸子：紂棄黎老之言，用姑息之語，注云：姑，婦女也，息，小兒也，此亦即姑息、姑且之義所起。

今稱施邪術之婦女猶曰姑，如靈姑。

此稿請 國語日報副刊一發，希便中檢查一下有無錯誤。此頌

健康

弟獨秀手啟

四月二十二日

建功兄想尚未回白沙也。 又及

日前寄上一函內有答尹默詩，已收到並寄去否？

靜農兄左右：讀手書，謂以字系稿與交之瑜兄帶來，今去暑假尚早，豈瑜兄擬暑假來行耶，或其已不能繼續授課於聚奎也？弟作詩甚少，不知尹默在渝所見者乃何詩也？聞於拙稿出版，弟已無作此想，聞部中有阻力也，此稿已停止續寫，改寫「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已成三分之一，今

量不少，（二十萬字左右）擬自買紙，由館中代爲寫印（油印），如何？兄及建功兄能設法覓一冊段氏六書音均表（版本小的好些），借我一用否？聞於包君作畫之事，偶然問及，非請其作畫之意，此告是紙甚難，要必向全君乞畫也。建功兄想已回白沙矣。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啟

五月五日

拙稿服飾類朋字條"朋鳳同音，（古無輕脣，鳳讀如朋）古或借朋爲鳳，"此條餘字當全刪去。又及

又同條"乃象大鳥、"改爲"乃象大鳥之豐羽修尾、"

靜農兄左右：三日手示誦悉，又收到高書一大册，内有重陽日手示。重陽乃十月廿八日，遠在三日手示之前。高書略讀後即可奉還，正還不過一個月。彼中能別購一部固大佳，稍勉強則不必也。致陳館長書，即乞代爲轉致！八日之函内有識字教本改稿二葉，想已達到。韻表正文及自序印好，不候裝訂即求檢一份代寄成都華西壩金陵女子大學理學院陳覺玄教授收，因其函急欲以作爲授課參考之用也。裝訂好時，請送胡小石一份，只留一份，請代寄尹默兼士各一份，餘均交農工銀行寄下，至感！此祝

健康

弟獨秀啟 十一月十三日

靜農兄兄：奉上油印短文一篇（近作），兄閱後，俟老兄回渝時寄給他（請轉），白沙

想必於國府[illegible]（有誤）[illegible]，諸字都有二字修正之：

(1) 多少本數不字係「杯字从丕丕下，無此行旁注之

杯，八下說文从否，作棓，从籀文作[illegible]

隸作棓或杯，從籀文 也，如从不，義勝，从否。 廿下曰：「故篆文杯字從[illegible]

謂以口飲形以否之，古字金刻也！

(2) 吾人自證自字係「送女于歸京，人略也之~下，加「[illegible]」行旁注之 自之訓說

古人所自之公[illegible]九年傳，古師[illegible]也，[illegible]不居也，[illegible]也。師者何？眾也。許氏說文謂：師，以币，从自，自四币，眾意也。蓋人眾所聚，鄭注洛誥，京師洛陽。[illegible]師，[illegible]成都邑，故金器銘文地名下往往綴以自字，今京師猶云京都，洛師猶[illegible]云洛之已也。

俟寄之抽表尚未到，不知已寄出否？編譯館陳之宣諸君

前五內附可全年[illegible]寄，樓[illegible]，已收到否？ 此祝

健康 [illegible]

十二月七日

前惠書頃已由仲儀兄轉來，拙表七年來亦刊，是否還有？如只印廿本，[illegible]

廿本，續次約[illegible]不送，光午之[illegible]或亦[illegible]，之風[illegible]，[illegible]

(1)象器用類古文字有古尊碑字下旁注明為

漢書地理志左馮翊雲陽有越巫䘏郷
下文旁注內"漢

祠,孟康注曰:'䘏音辜磔之辜'、

書刑法志'先謂荒刑皆磔於市',已改為"漢書景帝紀:'

中元元年,改磔曰棄市。'應劭曰:'先時死刑皆磔於市,今改

曰棄市',句後'磔也'止

(2)象竹木類个字象"說文無'箇',個又作個,已改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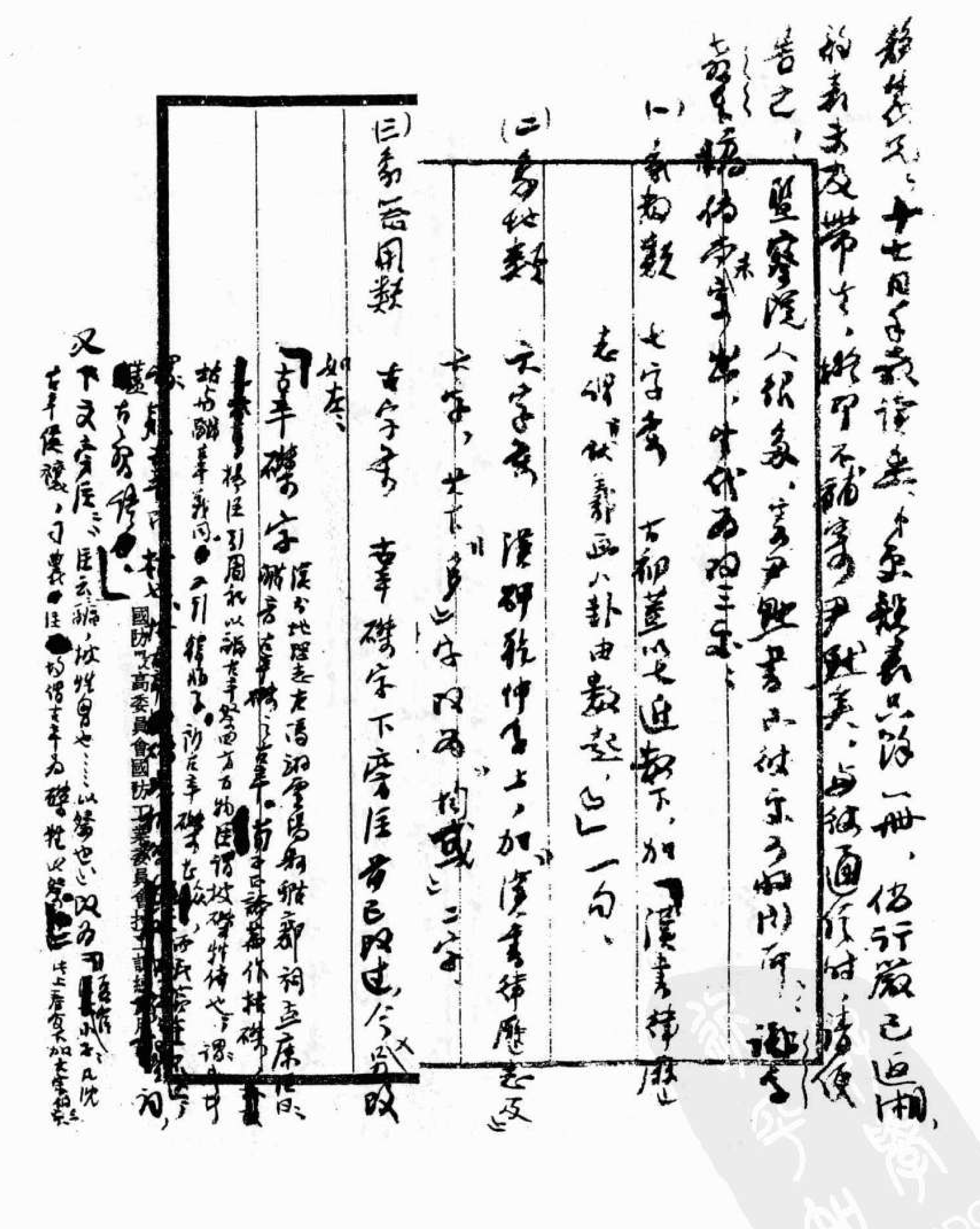
"荀子、周禮、儀禮、史記、漢書均省介字,說文作[illegible]箇

漢書刑法志'甲胄負矢五十个',師古曰'个讀曰箇,箇,枚也',後又作個。

(3)象器用類奠字象"奠,國家者不如莫何"止

下加"刑法志:'蕭曹為相,填以無為'"止十八字、

以上三條中加入"徵引者",但不知此稿已寄出否?



陳館長已回否？論存款未已否？寄去之他已寄滬否？
亞東誤將此件不但（不能）寄香港，即只寄上海亦未
也可行了。前稿商務自說未能立刻將出書于重慶，
編譯館即識字書稿，此時此書能從陳館
長二，此書出版付印，才換形義字典小學二書印
名識字書可改名上古音例無二（改用書）此行六字則
此可大書，此祝 健康 弟獨秀 十二月廿六日

臺靜農研究古字讀字每（延期）一二月
字區之收入，只以梅花時間去年時，亦須要留留
行一程也。 又白

靜農兄左右：廿六並□日手書並鄧君所畫均收到，
鄧君畫頗簡潔，字亦不俗，請先代為道謝！此
君現在白沙做什麼事？請便中示知！《訓字篇》末加一段，
未能錄上，於前寄稿補錄後，使得尚無大錯誤，
最好寄來一閱，謝字篇末付印之事，擬來年半年之[illegible]，
中字之詳可大大改作，不寄[illegible]於[illegible]動身前收到否？
去年先已離白沙否？今年亦用其妍大房
匹下工，倘不足，[illegible]假中名而用錢物，勿為
所欺。此頌
健康！弟獨秀手啟　二月一日

殷人重巫，人神糅雜，帝嚳即始祀五方天神，周人欲絕地天通，[illegible]別天神於始祖之外，祭天一歲凡九，莫大乎圜丘及南郊，《禮記》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經說禘嚳者，冬至祭天于圜丘，以嚳配之，郊稷，夏至祭五帝于南郊，以稷配之。故周人圜丘南郊之祭，乃祭天之禮，別於殷人[illegible]，郊祀天神，而以嚳稷為配，別以宗廟三禘祭其祖先，[illegible]殷人鬼之祀不別久矣，故郊祀[illegible]祭天[illegible]殷人同人神不分也。

自用禮言，漢儒謂[illegible]

此段加在第[illegible]行動類言字条之末。

靜農兄：前函諒已收到，茲有二處增加者：

(1) 第六字"城郭"數　穴：改加"宮"一字及說明如左：

宮　甲文宮字作 [illegible] 㕣 或 [illegible]，皆从口口，或 [illegible] 象
數室相連之狀；金文宮字或作 [illegible]、
尹卣作 [illegible]，其鍾鼎文相連與甲文同；說文
謂 [illegible] 為躳省聲，非也。（皆順心呂字之形）

本類二十七字，現為二十八字，總數當加一字，改為五萬四十一字。

(2) 第器用數　方字下加双行旁注：旅(?)方方
儀禮大射儀"左右曰方"，注："方，旁也"。士喪禮注亦
云："今文旁為方"。廣雅釋詁："旁，方也"。[illegible]
賦："旁震八鄙"，薛
注云："旁，四方也"。

已去函說服翁勉強待下文矣。兄函已
轉去已見過，探說中華書局取回稿，弟
想只要依以書名為據者，恢大局文明，最好
仍由川之機會。弟編之書，來函謂陳可達
切任副館長，館中有稿何處送館云云，讀館
已有之稿尚未付印者，此外不必談矣，此致
健康
弟獨秀手啟　六月二十日

此信寫發時，只四則，要作編兔轉來清世之日寄書，知謝字者

本只付油印，能由校勝於摘置也。才要求信我才能行，又何？　又及

靜農先生：識字前本書應改（作）如下文：

小篆𢀳用類己字象「𢀳，長踞也，从己，其聲」。以己喻曼

股也」。以為句𢀳跽从己其，皆以己喻曼股也。

跽與𢀳異，卩（節）𢀳訓長踞，說文跽訓長跪，𢀳訓長踞。按長跽皆以人體說。之形態

形不同，而曼股則一也。說文己訓象萬物辟藏詘形，按曼股亦辟藏

詘形。或謂己象人屈膝長跪側視之形，按屈膝人之長跪側面形，甲文金文均作卩，若某作𠙵，隸作卩，非己字也。

〔2〕同類𢀳字者「非无亦从己」，然為口與己同意

非字字。「以為南作𢀳」不如「以𢀳字从𢀳聲」

製字之初意也。

（13）象天電申戾之象，「古音在天上声，二字同讀也」，二

段玉裁曰：如照之字，古音均讀若陳，故古字音讀若真

神、申、伸、電皆同讀也。

（14）象人行動類至字奉「曰古音在元上聲也」，段若

「古音如旦，二系字均讀端音」，也。朱駿聲說

之ま，加段（双行在旁注）又下之「太平御覽卷六百の十の

引風俗通云：極，蜜也，言更下垂至地，止於味精首蜜

極無對，極之為用，不獨械足以踐行，止

聚以遷徙，古至今之稱，後在氏證以人倒懸

為極之本義，足械下垂至地，為足以使人味蜻者

實郎也。

(5)家客宅㑹有數爻字會「爾、爽」則爲四爻」」，均爲「爾、爽」則爲二爻之數，」

「交爲交織」」，以爲「交爲交脛」」

(6)同類足字合「相」之本義者爲穰歲以上、、

相互相通者」」，以爲「相」之本義當爲木中空，

有眼之目」」

「胥字亂爲婿或婿，正取義於相」」，改爲

「胥等亂爲婿即婿，亦取義於足，猶聰之取

義於▇囱，蓋以通明也才智，聰塞者根塞，婿

或謂之倩，倩婿皆才智之俑也。」說文心部之「諝」，言部

之「諝」，均訓知，同訓知也。厚庵宗兄，靜農十一月二十二日

胥讀如諝，謂其有才知，為什長，皆有起之[illegible]（以世人為胥吏之稱，鄭注云：甲，起也）

[illegible]明。乙

用為胥吏、鈔胥，字也。乙「胥吏」二字則古，

(7) 系人身體類儿字甚多，甲文金文之字之下從作儿或亻，[illegible]所從古文奇字儿[illegible]兒、兊、兄、皃、皃、等字，下從[illegible]作儿，或文金文[illegible]

亻，此系文儿多見異，所謂古文奇字，說文[illegible]

所謂古文奇字作[illegible]，甲文金文[illegible]

[illegible]生，字或作[illegible]，見字甲文或作[illegible]，金文[illegible]

陵鼎為衛之叔，[illegible]作[illegible]，可證也。[illegible]文作[illegible]下引

孔子曰：在人下，故詰屈，此正謂[illegible]字，象人[illegible]長跪形。

甄豐所校定古文，即此類，[illegible]鄉壁虛造也。乙

(8) [illegible]數兩字[illegible]作[illegible]，[illegible]皆[illegible]

栔於所契之物之完美透明也」，段為
句麗廔與作「栔」是「栔」樓，而「栔」皆諧丰之同音假
借，故条同窗刻牘疏稅，美觀不失之解
也」。

(9) 字用契者字類 若以一錢 [illegible]

(10) 字用契者字類 「契」訓刻契……段氏云契
二字，
刻之以竹木」，段為「契為刻契以諧丰，段氏云
契刻之以竹木」
又「加日為睹」，……「契」以書契物也」，段為「契[illegible]
為契，以契開。」說文諧訓契，莊子讓王……
以為圖……司馬[illegible]……

緒風，王逸注云：緒，餘也。箋曰：芽子𢦔𢦔，孝楥以為緒，注云：緒，業也；姪嫁，嬉也；揉，伊，則緒之初義為殘餘，緒餘，以者乃取義於剩木之殘餘也。

又：此書初稿之末加一段如下：「煮或作鬻，乃以者象鬲中水沸之聲，諸或作煮，假者以為同音之字也；赭、暏、睹、暑、堵、渚、賭、闍，則皆假者為主，諸之从者，乃諸之省。」

（三）象人行動數氏耳矣　氏耳之間加一「氏」字、本數字寫在加一字（六十七頁第七字）、德數亦應加一字（五百四十一頁四面五百零六字）、

約說中「古書上者」，只有「照原字古音讀誦」之」

又「卬从邑，誦人之所止也；邑之下，加「卩」讀从邑，

[illegible]犹與譽之从與，與从舁，从共舉，以言高舉

古中譽，从言與聲，與从[illegible]為讀之也」

此外（檢原稿）新人身得數字字義，初（或三行）內，□並

印證子之於參文乎！」「從古迄今」「讀文」之謂，不

知伯中動本[illegible]謂者，亦乞一查！

弟前以陸士寺所鈔副本，正今青年四行

不知當面請之要、此旧新附，但為吃飯問題，

青罪窮紙，似不世計也、定以[illegible]、此後

健康，小弟[illegible]頓首

靜農

此外以轉告立夫，以後內外[illegible]四年」、

(1)書人身律數此字條，日是以照二等，唐韻李同讀之乚

以日、照二聲母俱屬照系，古音同讀定母(d)之乚

(2)書州本數書作案，日以舌上音毫之〔定母為古，以舌上音為去，若上也四紙已寫好，又也將此字注文字加去〕

音下加注，所存應在下（舊云正齒錯誤）

右二書可識字者去年寄以文、者自字之上一快

行，該已生此收到，識字者加案由印好，希

望日內能給我十小冊，此祝

靜農兄健康。 獨秀 三月八日

識字者加案中之古文引錄文，當代所知恐不甚了了，

務求兄特別留神指導一下！

(1)象篇有數且字条「祖組州一字、……」按之以今為

姚也」及有「祖組州从因一之且」、組字甲文金文均象

肉在[illegible]几上、篆文移肉於左、右旁遂作且、祖組

字之祖、甲文作[illegible]或[illegible]、金文作[illegible][illegible]或[illegible][illegible]、

乃象供神主之古龕、[illegible]臆同古器从加拓說文訓示作祖、

祖為始廟、與象組几之且為異字、篆隸之變乃同為

且耳」

(2)自類示字条「故福从石示」下引行齋說云

三三古文祏字如此 一金殷，改為如何寄還如下說

文云：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為主。按

以石主之制無聞，疑許本作大夫以石為主。從王祏於周廟；哀十六

年本作得祏於橐中；又：反祏于西圃，杜注均謂祏為藏

主石函。蓋因之；說處有此常火災，新廟、此望納

為有室以藏木主，石室又付以藏於橐中

也。管子山權數：數十世則為祏，蓋遠祖廟數之廟之主並（昭六年左傳）

藏祖石函，故以匱從，從說文云：室，宗廟室祏。

藏主、蓋室謂木主，祏謂藏主石函，非以祏為石

主。甲文有斤或斤，均从石示，正象藏主於石，古字

祏字。已

右致文二条，已写好，盒書由郵寄或

其何時，希示知，此祝

静农兄健康

三月十五日

[illegible]「壺」字[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壺」
[illegible]

靜農兄：[illegible]

(1) 象宮室城郭類（壺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十字形也。[illegible]加一[illegible]

「亞」：[illegible]，即金文亞形，圖象之「[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室）字內[illegible]。

「台」：由[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者，謂宮室中[illegible]室相次也。

(2) 象器用類：琴字[illegible]

「[illegible]」：象形，下加「古文以金作𨪐」。

「說文」[illegible]作「𤫕」，[illegible]

作「𤫕」：古文從金，隸[illegible]作琴，皆象形[illegible]

[illegible]

（3）從日語 下篇（二）字根以加偏旁者，改為字根或字根再合字之加偏旁者。此意似可以改，但或不妥協，此與候回示！

十一日兩函及致莊慕陵函均收到，館中容許我卅部，恐稍難。館即要言，今只印四百部，來函說給我廿部，十[illegible]便多矣，且此時郵寄困難，分寄廿部已夠分配，惟望看情形可以多寄，此部多寄幾部也好，因存之亦多失，將來

不無好事者來，熟人叢中以之奉送者

場爲好也。多備贈中將拙集續贈我兄部，

寫者何君，既經讀伐書，可否贈俞書一部代，請

足下轉告之。書功力行來云無甚發進者

而已好，想近已有所長進之及其專工矣。

此後字兒兩種以比之思是一樣，因禪母

所舉照字之，既已照之月九日函以達，即示典

改，排印時改訂，則請定母之下應加

定母之上可加諦字以

為氏氏二字，皆下氏讀之氏氏的字加卜，亦難
方快。金文為四禱母之氏，古音讀端系定母入氏，已
為文身符類之以字為者。原稿本年，乃去年春夏
補上，又曾畫一向以字為者列於為文身符類以
來，今田作之列於為字為者之後，以今竟年
之了。此為不斷自寫上，惟恐已謹列於代數，

附：大不無少乏印匯評例權書一通，備
各類都沒有，則是補各失之，東西字各，
中印再寫補上。各小字數字各各之末段注（再用雙行）
文號如之字，自不便於內注文之注，然用小字雙行
如括號式之之（舊云正小篆者，篆同。）唯此括號乃是中之字，應加在句中，以方上言之下，
非加在句末，句則乃為下，雲后有之
此祝
健康
靜農手啟　二月廿二日

四

云信用欲鴻吉文，乞為印之，覆敍段，來文通訓定聲，
今發鴻書，退之緩借用此二書　用數月乎，
又上

静农兄：廿三日函已收到，前有讯寄台君，谅已达到。

兹有几件事奉告：

川部巠颠旦字条「米声以为之下」，改为「此为易（以下，不正文）」，

川部巠、又、幸行为为戕（今作戕），皆系后人据于杜，

杜（删）自为戕以下皆正文，亦部首巠，故偶

足为释（作二系）匪文与此言部首巠，是皆不清，不能称

精当，须注意之处，擦一下。

（2）象巫用一字条「为为概言之初文也」。

「今语曰根，根下加『如下之句』」（此句删去）棘、棘、概皆

冀乱繁（根）又……之为此字也。

（3）册 东字……图字条「……」读若明同。下言部首巠

此颂

健康　仲甫手启　十一月廿九日

加在彡乚下

巛

甲文金文子字之有髮者，皆从川象髮形；金文頁字首字亦从川或巛象上髮，説文子字之古文籀文均从川作，首之古文𦣻（首）亦从巛。首下云：巛象髮，謂之鬊，鬊即巛也；子下云：古文子字从巛，象髮也。按鬊即巛之声化字，从髟，借同音之眷以為巛也。史記注：鬊，亂髮。漢書天文志：有黑雲狀如焱風亂鬊。此皆鬊亦即巛之義也。巛髮字遂與川篆相混。篆文从巛之順、訓、馴、巡等，隸變除巡外均偽作川，倒子之𠫓亦偽作㐬（流从此）。大徐本説文鬊音舒閏切，順音食閏切，是巛順二字唐韻本同讀。

唐韻，川在仙韻，而春、純、紃、巡、馴在諄韻，鬊、順在稕韻，訓在問韻，是一入仙韻耳。

博雅及後漢書方術傳注均云：訓，順也；説文云：馴，馬順也。史記漢文帝紀列侯亦無由教馴其民，正義云：馴，古訓字；説文巡延行皃。禮祭義：終始相巡，注云：巡，讀如沿。按此即説文延行之義，故集韻引順古作巡。是順、訓、馴、巡等字音義皆孳乳於巛，非从川也。許書之説解於訓、馴、巡下雖云从川，而順下則云从巛，王筠亦以篆為古文訓字，皆猶存原形。篆文順从亂髮之巛者，蓋謂歸順之俘人不得束髮正冠，與齊氏伍，此與若同意。説文揖俘古文以為訓字。㑪（佚）下云：送也。呂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佚女，古文以為訓字。按古者以俘奴為賞賜媵送之物，女曰媵，佚字从人，蓋兼男女而言，皆歸順之俘人也。此亦可證順、訓等从巛之義。

巛（列）[illegible]乳，謂人受斬裂～刑，髮內[illegible]亂，亦以亂髮～巛，非从川也。

最末當加此一段、

巛

甲文金文子字之有髮者，皆以川象髮形，金文頁字首字亦或以川或以彡象上髮；說文子字字之古文

從𡿺之𡿺从巛作，百之古文𦣻（首）亦从巛，首下云巛象髮，謂之鬊，鬊即巛也；子下云古文子从巛，象髮也。按鬊即巛之聲化字，从髟，借用音之舂以為巛也，袁士記注，鬊音

訓亂髮；漢書天文志：日出時有黑氣狀如犬狀風亂鬊（鬊），注云音舜。巛髮之字遂與川象相混，篆文以巛之順，訓、川、馴、巡等，隸變除巡外

均譌作川，倒子之古文亦譌作㐬（㐬从此亡）。大徐本說文鬊音舒閏切，順為食閏切，聲母俱屬照系；廣韻川

在仙韻，而春、糾、紃、紃、巡、馴，在諄韻，鬊、順在稕韻，訓在問韻，無一入仙韻者。博雅及後漢書方術傳注均

云訓順也；說文云馴，馬順也；史記[illegible]列傳亦無[illegible]教，鄭訓其氏正義云馴古訓字；說文巡，延行兒，

禮記祭義：終始相巡，注云巡讀如沿，按此即說文延行之義，故集韻謂順古作巡，是順、訓、馴、巡等

字意義皆導亂於巛，非从川也。許書之說解於訓、馴、巡、下雖云从川，而順下則云从巛，玉篇亦以巛爲古文訓字，皆猶存篆文原形。順从亂髮之

巛者，蓋謂歸順之俘人不得束髮正冠，與齋氏俘，此與若同意。說文謂侯古文以爲訓

字。𠈌（侯）下云送也，呂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侯女，古文以為訓字。按古者以俘奴為賞賜媵送之物，女曰媵，侯字从人，蓋兼男女而言，皆歸順之俘人也。

此亦訓（訓）順、訓、等从巛之義。𠛬（剗）字義謂人受斬刖劓之刑，髮肉

雪亂，亦當从亂髮之巛，非从川也。

此字列於象人身體部分字之次、

静農兄：識字教本可以文之左、

「川象鳥獸髮，皮字象形，又加手作披，下加[illegible]（而用皮傍如下：）

又加木作柀。說文云：柀，旁持曰披；柀，[illegible]也，一曰析也。披、

柀、柀，初文作皮，就圍象之，皮面披服之[illegible]

後衍皮被，釋名釋衣服：被，[illegible]，皮[illegible]以為服，（蒼頡）

畢沅注曰：剥取獸皮曰皮，皆說文之本義為抵擱也。」

（2）象兕用斧辛之象，（辛下加（羊））[illegible]是辛，辛明文一字也」下加一段如左：

「言是殺之[illegible]（亦多殺仙殺（122），故有[illegible]漢[illegible]字）（廣文之殺）辛在仙殺，辛在其殺，但右

言是殺之[illegible]青龍之為殺，以辛為首，其新

其義[illegible]之辦，与清生产鳴征，從而殺，以辛為首之親，稱

子笑有什至兩手形，經生而殺，嘗子四行，子与手合縣而殺，韓非

楊雄子為并而殺，是使是任子中罪，經常負而殺，坐任，刑辛

字之本義作殺[illegible]（125）也。」

又：「辛字象兒力幾」……[illegible]之刺舌」改為「辛（刑辛）

（5）象[illegible]用數辛字等　又辛之孔乃剢為[illegible]；下言

注：曰「今語謂以刀[illegible]曰騬」。故為：「曰從文[illegible]，辣辛之，古[illegible]」。此下文：「曰辛部又

其字亂為騬，亦借為[illegible]，或作閹，[illegible]乳作竜，[illegible]說文作閹[illegible]」。以為：

「又[illegible]作羯」，說文云羯，羊羖犗也，近人謂犗、羯、剢等及劇、犍、

犍、閹等，同[illegible]亂於文，要知剢等[illegible]亂於辛，劇

等從辛字亂非辛也，由非從作許[illegible]，辛為草[illegible]，[illegible]平[illegible]干二（見非上），

義為自辛（罪），而形聲氣相閹[illegible]，[illegible]形[illegible]言[illegible]，[illegible]之一因。」

失之「又辛借為[illegible]」，而字以「用」之字。

安[illegible]

健康

[illegible]獨秀　四月八日

前日寄上一函，内附有拙[illegible]，由[illegible]轉[illegible]，

想已收到。　又及

靜農兄：五、八、曾寄上之油印稿，十二日寄上之

增改稿及羅君寄往稿，俱收到。茲有修改之處：

（此條由印已寫好）(1)多數無定也字集「歌（見）麻（見）極近」，常刪，

(2)因數目字多「麻（見）模（見）者近」也，此字已刪去，

與模類（見）者近，也

、(3)由人行動類 識字多之事，此字可以刪中，也

下，當加一段文左：

且查黑餘文無字節歷，爲戍役所經歷，取尊：取叢歷中書之文錫從

師說，文戍于口自（釆师字），徽自：徽從所準，文戍于古[illegible]，識

歷：其義甚顯，段氏謂叢歷皆勉力之義，恐不盡然，恍邑自

卯公時文字邑治田，乃邑節歷，此字作勉力解，其承戍人勞日義

之引申也，也

此段不知有無錄上否？如已錄上，是否（若此能）置於此條之最末？均乞檢查一下！

此外關於帝字也另三條錄上，一及八條，工二條共計十一條，以後陸續檢查錄上，附向來某日又，此時爲人所細數，想尚未寫定也。此祝

健康

仲甫手啟

四月十六日

秀范

此稿紙中之字皆應改正、

(1) 為人君而數亡生乎今之世 生乎今之世 此下曰說文也 己

說文訓侯云云 揚雄之要不亂辭 己是也 己

長短皆應改正、

(2) 日數、空年字字 摽、積木 云下云文本從之云以木 己

此十四字應改正、

(3) 日數 歷（曆）字字。 歷字字亦作曆、云不云古文云到誤 己

(4) 日數 民歷年字字 歷字曆用日方之世之下云由

輯擬選此云云 字欲用出、即歷也 己 此段皆應改正。尚

誤作丘之字說、不改也 然雖可用、

(5)同數　那字條　桑野穰之下云：之者多增，多誤衍也
又　姚與作嫋之下云：從文之姚，誤也云云。衍倚此一點
段皆旁注、

又　注云畀，目暗也之下云：說文均訓暖爲畀也夫云云　旁注上
爾雅釋注云：暖，目病也、
刻作，以下自[illegible]疏云起皆爲正文，注意句上連旁注、
又　瞬綴　表木綴旌之下，同書記云：瞬綴又通也　此旁注

(6)同數[illegible]史本事字條　采擇以起筆旅之下云：考工記鄭云采擇以起筆旅也

(7)同數書字條　以淨言中土無道之下云：所從之例，言中道之書也　旁注
注止於此，下文今俗讀陽日以下皆正文、

(8) 日數之字素 以字之素作出字之下云「古甲文出為某字」。已

(9) 日數正字素 上書為丁字之下云「凡物以丁釘之，則穩定矣，故篆文定字从正作定」。已

(10) 日數足旁字素 字亂為說字之下云「前漢書黃霸記其類，廣雅作說基」。已

又 理利繹之下云「史記禮書……物利則提也」。已

(11) 日數農 寺為章弁後，上字之下云「周禮司服……故章弁上有結」。已

此一長段當亦刪去。

以上十二事凡屬已中今寫刪削去。

（12）左字宗紐郭數：卯字古文卯，樞之以留……而抽出也。」於為：

「樞之以留，乃取義於卯，說文：樞，引也，或作搐。文作抽，摩擦攄，訓三：抽，拔也，擠，撥也，說文：

擠，撥引也，義亦於引，聲陸於頭留切，抽擠古音同讀若茶。」

（此段為正文，句讀連上文看去！）

（13）字同作數同字，字之最末一段：「同為字之初形，……從讀若條理也，時

段全刪。（此條似前已錄上）

（14）字為同數，或字之文帶失用，如：『之下，曰里文數字…………

此共字也』一大段，全刪！（此條亦似前已錄上）

告訖

健康

中　獨秀　上　啟　四月廿日

關於字形之檢查太大，另兄中錄上，再二四日寄下檢

查定了。　二段

以下各條　凡中字句皆旁注、

(1) 參考資料標數　广字條　又[illegible]之[illegible]之下：「广[illegible]」[illegible]

(2) 同數　房字條　今為屋[illegible]及[illegible]之下：「[illegible]」

(3) 同數　又字條　曰[illegible]也之下：「[illegible]」

(4) 同數　正字條　乃[illegible]正之[illegible]之下：「[illegible]」

(5) 同數　亘字條　既已相背之[illegible]之下：「[illegible]」

(6) 參考資料數　弁字條　此說弁同弁之[illegible]之下：「[illegible]」

[illegible]朱字變之前有一段，自借朱為八文也以下皆同文，乃[illegible]）

(7) 參考用數　虔字條　隸書變作[illegible]之下：「[illegible]」

(8) 同數　斤字條　斤[illegible]之[illegible]之下：「[illegible]」

(9) 同數　來字條　[illegible]之下一長段[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10）

古東毂之所剫「此句當是人也」三字的檢加入，文應竟句

連上文讀之、

（11）

日數　一句當在　聘禮之儀[illegible]之下。「說文作　所原[illegible]也」

日數并在年　當作甲文之并寫之下。「說文并，從也，从二从，許為八千并為一字意也」此下（并）「說文并有羊」此下

[illegible]自奏釋山起皆正之，注意句連上文讀之。

執、犁、圖、黻、籀、等以之，羊作并本即千、也　此段

二字後當移注字注之、

（12）

「日數日年」　當作出之在異之下。「是之說……」

[illegible]中法[illegible]明是為双行之字注也，並植未能入頌錄十二年

中之字屋入當是加添之文，為於後為正　誤

而未錯上對入列而正之也、

[illegible]

(1) 東字章 古也出木字方也[illegible]下〃出一段又太[illegible]之所謂以[illegible]一橫

(2) 屍字章 止之也。皆是同義,下加一段又[illegible]

說文屍部第下云从[illegible]在尸下,尸,屋也。(屍下云从死在尸下,徐鍇云尸者屋也。)徐[illegible]底正

謂據此所繫之屋,非象人臥形之尸可知之

本字應請加上於排稿

[illegible]務費之至。晤善之,吾道遠[illegible]進秘,因之付他書來回,不知 百[illegible]此時已動身否?王廷生先生處所寫論著上一冊,均已[illegible]。請約長為同代集錦排稿,不日即寄上。[illegible]排印,[illegible]之撰究,[illegible]根據定讀,以後此冊日子不大,是為所禱!此頌

健康

弟[illegible]

同[illegible]聯書已為一部,下還由台灣,不知何不支持,[illegible]何如?

又日

下次篇已動手寫。

建功兄：[illegible]之[illegible]書及抄稿二冊
均已由仲純兄轉來。[illegible]已有回信云稿寄
上海付印，[illegible]之來函謂交香港印，至寄
完是否交印？前建功兄所問[illegible]已發
寄否？至于我的[illegible]行動，[illegible]，其功之者年
問題，實[illegible]之多問題節，於書未能正定
也。弟極明此稿能早日出版，[illegible]兵寧出付
印，[illegible]，此致

[illegible] 獨秀 [illegible]

(1) [illegible]數末字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硬、[illegible]
曰封事、封事硬、封事臭、、、下，加以吳語[illegible]封事
硬，粵語曰硬封事、、、 之 [illegible]、

(2) [illegible] 第一行下加夾注云：

周禮宮人[illegible] 農注王為[illegible]，

[illegible]

右二條請加入注稿　　靜農白

(4) 用數爾之字「猶或多餘有由之」「窗」之字刪去、「囱」屢見

窗之後附例脫之，延窗之「加一郵」門之二字、

(5) 象器用數爾之字「皆取其於形義」之字由來

為之同麗離，皆㸚之同音假借，㸚象門窗刻字 義見（義見〔四〕）

明之之用麗，為無旅展，美麗展字，即由手到申也、

此又即前之窗字耳

上㸚、莊二條以後加在「㸚字」（注在如鄭數）之後，及在窗

之前。現可不剪用此稿，此之數字，此數行

如二字，女字數則宜改為罢 之數字加一字、

其數及經數之字破為手之寫由所

者核算明白照寫，不必計較也

教育部陳部長陳傳[illegible]函

仲甫先生大鑒：

大著小學識字教本，斟酌古今諸家學說，煞費苦心，閣

下已意亦多精闢，自宜付梓，以期普及。惟書名稱

為小學識字教本，究屬程度太高，似應改為中國文字

基本形義，未審

尊意以為何如，即希

示復為荷，順頌

撰祺

陳立夫 六 廿

實庵先生覆陳部長書

十月十日惠書誦悉。許叔重造說文意在說經，章太炎造文始意在尋求字原，拙著識字教本意在便於訓蒙，三者目的不同，署名遂異。以其內容高深，不便訓蒙者，朋輩中往往有之，此皆不知拙著第一種乃為教師參攷而作，兒童課本別為一種，但編排單字三千餘，不加詮釋，絕無高深之可言，俱見全書，疑慮自解也。

三十年十月十三

尊著行將付印，至慰。惟極要即在台何石印

采刻工費太鉅，寄港滬鉛印出版期又何能

俟也。出版時擬請貴賜我五十部，該何々，可支除款也。

此，希便中時敎，此頌著祺

六十年十一月十二

國立編譯館稿紙

又忠吾兄左右：[illegible]稿所來函書

兩劍均不易，本擬日[illegible]奉[illegible]，節

省斷於是下在設湖南，但印

五十份（另有[illegible]二十份）可寄全國。

時所有存稿一份，副本三份，

一旦川中有亂，請免作無存

也。此言請勿以為過慮而忽之！

此頌

大安！

弟獨秀手啟

二月廿七日

丁先生：拙稿雖未盡善，而創始不易，弟頗自矜貴，並希

望能於先生在館期間，由部印五十份，弟需要二十份分贈朋友，分寄全國之

此外尚有原稿一份副本三份，一旦川中有亂，難免散失也。區區之意

請勿以其虛而忽之。此祝大安

二月廿六

國立編譯館稿紙

附：文字學音韻學著作目録一覽

（一）文字學

説文引伸義考（一九一〇年《國粹學報》第六八、六九期）
實庵字説（《東方雜志》三十四卷第五、六、七、十、十三號）
字義類例（作於一九一三年冬，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亞東圖書館出版發行）
識字初階
干支爲字母説（手稿未發表存目）
甲戌隨筆
右旁之聲分部計劃
（以上兩種，已收録《陳獨秀先生遺稿》，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北京圖書館出版）
小學識字教本（已編入本書）
文字學、音韵學致臺靜農手迹信（部分手迹信已編入本書）

（二）音韻學

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



同魏建功來往書信（已編入本書）

中國古代語音有復聲母說（《東方雜志》三十四卷第二十、二十一號）

連語類編（手稿）（已編入本書）

荀子韵表及考釋（《東方雜志》三十四卷第二號）

屈宗韵表及考釋（手稿、未完）

晋吕靜韵集目（手稿）

廣韵東冬鐘江中之古韵考（《東方雜志》三十六卷第四號）

表（手稿）（已編入本書）

中國拼音文字草案（作於一九二七年底、一九二八年。稿成後售商務印書館未果，至今下落不明）

